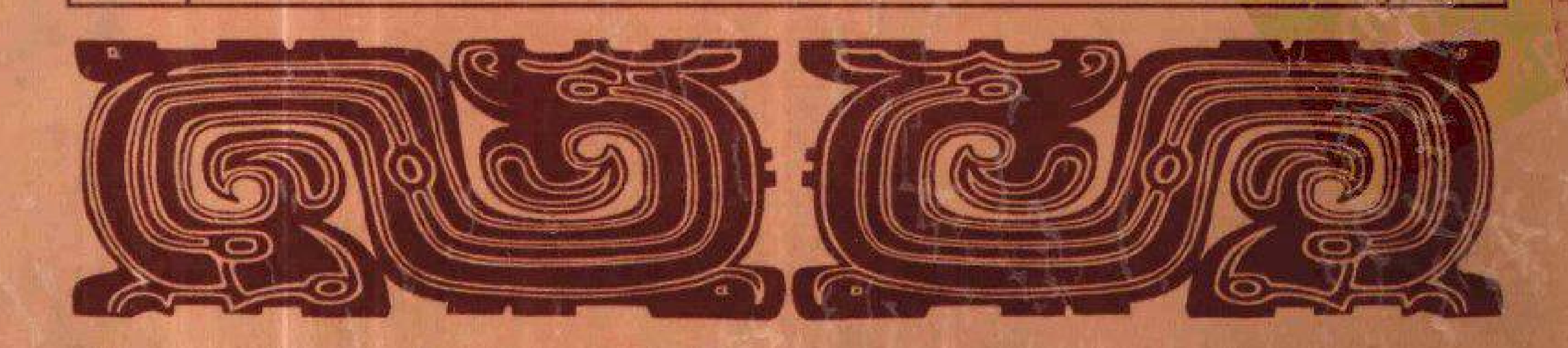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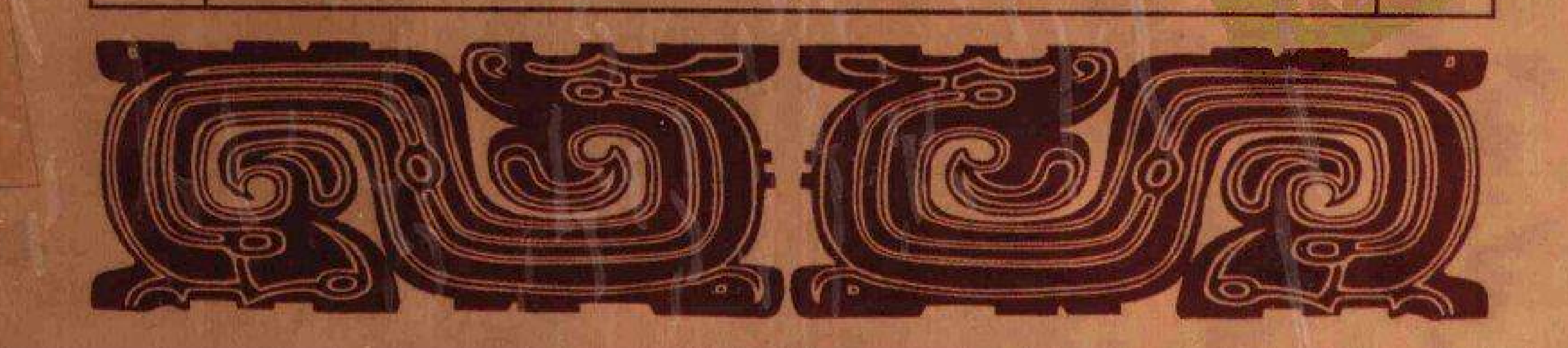
史部　第四十六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儒林碑傳

儒藏·史部

第十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録

明儒碑傳集一（卷一至卷五〇） 刁忠民 校點 王智勇 審稿……一

明儒碑傳集

楊世文 選輯
刁忠民 校點

《明儒碑傳集》一百卷，楊世文選輯，刁忠民校點。

明代儒學，承宋元之緒，以程朱理學爲正統。明太祖朱元璋即信用浙東儒生，參與謀議。稱帝前一年，即於宮室兩廡書宋儒真德秀的《大學衍義》，以備「朝夕觀覽」（《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他還去曲阜祭孔廟，贊揚「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并」。洪武十七年（一三八五年）規定，鄉、會試《四書》義以朱熹集注，經義以程頤、朱熹等注解爲準，程朱之學作爲官方學術得以鞏固。明成祖也提倡程朱理學，命胡廣等採摘宋儒一百二十家著作，編成《性理大全》，闡發理學觀點。又命纂輯《四書大全》、《五經大全》，作爲士人應科舉者必讀之書。《明史・儒林傳序》說：「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

大體上，明代儒學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明初諸帝，繼續提倡理學，作爲官方學術和王朝的統治思想。明初著名儒學家有宋濂、方孝儒、曹端、薛瑄、吴與弼、胡居仁等。至明弘治、正德年間，王陽明遠承宋儒陸九淵的心學，倡導「心外無理」的心學，又稱「王學」，廣爲流行。《明儒學案》按地域劃分，將王門學者分爲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等六個學案，列專案叙述者六十六人。其中以浙中、江右王門的影響最大。到明萬曆以後，商品經濟發展，社會開始轉型，朱學和王學都不再能控制社會人心。反理學的各種學說陸續興起。明朝亡國，士人痛詆理學或心學的空疏誤國，遂另闢治學的新徑，重新檢討宋明學術，一時諸説并立，名家輩出，思想界再次出現「百家争鳴」。王學流於空疏，不僅引起思想家的非難，也在經學研究中引起反動。晚明經學研究出現一些新動向，逐漸拋棄空談心性之學，轉向考訂注疏，朝棄宋復漢的方向發展，成爲清代漢學的先聲。

明代經學研究中卓有成績的是梅鷟著《尚書考異》。宋儒對《古文尚書》的真僞曾表示過懷疑。梅鷟歷舉證據，確證《古文尚書》是僞書，在當時學術界引起巨大的反響。《詩經》的研究中，陳第的《毛詩古音考》獨闢蹊徑，創出新局。明代經學上音韵訓詁和辨僞之學的興起，爲清代漢學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明代名儒輩出。如朱升、錢唐、方孝儒、解縉、胡廣、薛瑄、胡居仁、余祐、蔡清、陳琛、林希元、羅欽順、曹端、吴與弼、胡九韶、陳真晟、王守仁、吕柟、李中、馬理、魏校、王應電、黄淳耀、陳獻章、李承箕、張詡、婁諒、夏尚樸、賀欽、陳茂烈、湛若水、蔣信、鄒守益、錢德洪、徐愛、王畿、王艮、歐陽德、羅洪先、鄒應龍、張居正、程文德、吴悌、何廷仁、劉邦采、魏良政、王時槐、許孚遠、尤時熙、張後覺、鄧以贊、張元忭、孟化鯉、孟秋、來知德、張以寧、焦竑、楊慎、曹學佺、高攀龍、黄尊素等，或以講學見長，或以事功見稱，或以通經爲業，對於明代儒學的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明人別集、總集有大量明代儒學人物的碑傳，焦竑曾輯爲《獻徵録》，是研究明代儒學的重要資料。兹復廣爲搜輯，共得四百餘位儒學人物之傳記，通編爲一百卷。

明儒碑傳集目録

卷一
梁寅 朱升 楊維禎 汪克寬 胡翰
張以寧
卷二
宋濂
卷三
劉基
卷四
宋訥 張九韶 汪廣洋 陳遇 朱善
趙汸 陶安 王沂 朱右
卷五
秦約 曾魯 陶宗儀 蔣宫 董倫
王禕 汪叡 蕭岐
卷六
殷奎 盧熊 吴沉 武周文 李希顔
王佑 金固 鄭洧 羅性 葉子奇
徐一夔 趙謙
卷七
黄鼎 王進 方孝孺 陳濟 趙友同
徐善述 熊直 陳鑒 楊士奇
卷八
周鳴 陳繼 周是修 魏純 胡廣
解縉 金善 趙爲
卷九
楊榮
卷十
曹端 翟溥福 楊溥 王直 朱權
章敞 曾棨
卷十一
林誌 孫迪 陳祚 薛瑄
卷十二

劉實　彭勗　黄潤玉　吴與弼　馬貴
卷十三
劉觀　于謙
卷十四
李賢
卷十五
劉定之　饒秉鑑　商輅　朱英　段堅
張傑　王恕　田汝耔
卷十六
鄭伉　岳正　閻禹錫　丘濬　周洪謨
王佐　何喬新
卷十七
陳獻章
卷十八
周瑛　張鼎　李錦　周蕙　羅倫　吾哻
陳選

卷十九
林大猷　胡居仁　劉昂　閻仲實
薛敬之　謝鐸
卷二十
陳音　張元禎　莊昶　戴珊　賀欽
章懋
卷二十一
梁文冠　陳琦　莊祥　謝復　戴冠
朱存理　王華　程敏政
卷二十二
丁積　宋端儀　李東陽　徐玉
卷二十三
王鏊　董澐　楊黼　李孔修
卷二十四
李承芳　楊廉　張吉　潘府　蔡清
卷二十五

林俊 丁璣 林嵓
卷二十六
李承箕 張詡 楊一清 林光
卷二十七
楊廷和一
卷二十八
楊廷和二 金賢 姚文灝 都穆 廖紀
朱誠泳
卷二十九
吴世忠 邵寶 吴廷舉 王鴻儒 余祐
祝允明 毛憲 羅僑
卷三十
王承裕
卷三十一
龍光 羅欽順 湛若水 鄒智 陳沂
王九思
卷三十二
王昂 方鵬 吴昂 朱拱榠 徐問
凌震
卷三十三
王守仁一
卷三十四
王守仁二
卷三十五
馬理 何孟春 何瑭 王廷相 伊伯熊
卷三十六
陸深
卷三十七
李中 陳琛 崔銑 施儒
卷三十八
穆孔暉 吕柟
卷三十九

韓邦奇　李滄　貢汝成　潘絲

卷四十

胡纘宗　汪玉　桂萼　孫承恩　黃綰

蕭鳴鳳　周廷用

卷四十一

余本　萬吉　江曉

卷四十二

彭淪　王艮

卷四十三

魏校　潘潢　蔣信

卷四十四

張邦奇　顧應祥　方獻夫

卷四十五

周衡　季本　潘子嘉　何廷仁　范瓘

卷四十六

臧應奎　聶豹

卷四十七

霍韜

卷四十八

南大吉　王道　薛侃　陳交　林希元

徐愛

卷四十九

薛蕙　徐袍

卷五十

周思兼　汪禔　方重杰　朱健根

卷五十一

鄒守益

卷五十二

張岳　童承叙　戚賢

卷五十三

陳九川　黃弘綱　胡天鳳　楊爵　陸粲

卷五十四

歐陽德 劉陽 萬表 周復俊 程梓
謝祐
卷五十五
林春 薛甲 陳讓 梁格
卷五十六
何良俊 鄭曉 劉邦采 劉文敏 吴悌
胡應麟 沈謐
卷五十七
徐階一
卷五十八
徐階二
卷五十九
徐階三
卷六十
徐階四
卷六十一
尤時熙 羅洪先
卷六十二
余胤緒 周怡 尹臺 歸有光 周士淹
卷六十三
周子恭 彭湘 唐順之 陸樹聲 陳言
張之象
卷六十四
陳源 錢鎮 沈寵 饒思明
卷六十五
羅文祥 趙弼 尹轍 陳慶 梅守德
楊希淳
卷六十六
高拱
卷六十七
黄天祥 張後覺 李渭 王壁 王敬臣
卷六十八

姜寶　呂潛　郭鄄　顏鯨
卷六十九
海瑞
卷七十
羅汝芳
卷七十一
龐嵩　周賢宣　葉朝榮　張元沖　張獻
翼　陳茂烈
卷七十二
王應電　查鐸　呂調陽　蔡汝楠
卷七十三
馮惟訥　宋儀望　徐師曾　朱大韶
朱睦㮮　胡直
卷七十四
梁汝元　鄧鶴　方興時　李恭懿
傅明應　楊豫孫　丁旦　史桂芳
卷七十五
耿定向　徐渭　殷士儋
卷七十六
張居正一
卷七十七
張居正二
卷七十八
耿定理　李學梅　陳吾德　王世貞
王之士　李贄
卷七十九
張四維
卷八十
周子義　鄧元錫
卷八十一
魏時亮　涂懋光　夏臾　李庭止
李大昭　袁黄

卷八十二
呂坤 趙用賢 曾朝節 王之士
王世懋
卷八十三
張元忭 王問 孟秋 鄧以讚 潘士藻
管志道
卷八十四
錢一本 李逢陽 余繼登 劉元卿
陳與郊 孟化鯉
卷八十五
瞿九思 郝敬 于慎行 劉濟 陳金鉞
胡用賓 錢翊之
卷八十六
楊起元 瞿汝稷
卷八十七
顧憲成 趙南星 鄒元標 馮子咸

許孚遠 季道統
卷八十八
郭正域 葉茂才 趙邦柱
卷八十九
馮從吾 高攀龍 繆昌期 甘丙
馮應京
卷九十
薛敷教 歸子慕 祁承爜 陳際泰
卷九十一
袁宏道 馮復京
卷九十二
卓爾康 沈守正 顧大韶
卷九十三
鍾惺 文震孟 耿橘 鹿善繼
卷九十四
劉永澄 楊彝 顧夢麟 周順昌 吴鍾巒

卷九十五
劉宗周一
卷九十六
劉宗周二
卷九十七
黄尊素 陳仁錫 吕維祺
卷九十八
華允誠 顧天錫顧景星
卷九十九
陳弘緒 倪元璐
卷一百
毛晉 錢啓忠 談遷 張溥 來集之
朱之瑜 沈壽民 劉汋

明儒碑傳集卷一

梁寅　朱升　楊維禎　汪克寬
胡翰　張以寧

徵士梁寅傳

徵士梁寅字孟敬，臨江新喻人。世業農，家貧，能自力于學，由是通六經之旨。累舉于鄉不第，遂棄不復念。嘗遊金陵至錢塘，一時名士多願與之交。辟爲集慶路儒學訓導，居二歲，以親老辭歸。明年，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及　上平定四方，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以新一代之制，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律制誥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皆推服之。書成，賜以金帛，將授以官，寅以老病辭，許之。寅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相與稱爲梁五經。洪武二十三年，年八十二，以十二月卒。所註有周易參議、詩書演義、周禮考註、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略、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行于世。

《國朝獻徵録》卷一一四

朱侍講學士升傳　子同

朱禮侍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後徙居歙。幼師鄉貢進士陳櫟，剖擊問難，多所發明，櫟深器之。至正癸未，問資中黃楚望講道湓浦，偕趙汸子常從游。明年春，歸講學郡城紫陽祠，始作經書旁注。是年秋，登鄉進士第。丁內艱，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路儒學正。庚寅，始之官，學之田歲入富於他學，而官吏蠹食之，弟子員日僅一飯，教養無方，師生解體。升始至，則舉吳文正公澄鼠牛之喻，會出入，登齋厨，去宿弊，甚與講授，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明年，淮甸兵起。又明年壬辰，秩滿南歸，而蘄黃之兵至徽矣。自是遂與勝負相尋，而所居僻在窮山，雖避兵奔竄，往往閉戶著述不輟。越五年丁酉，大兵下徽，被　旨召見　上①潛邸，冬，辭歸。明年，梅花初月樓成，　宸翰四字賜焉。嗣後連歲被徵，受命既就道，不辭。比至，見　上，有所訪問，復亦不留也。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次年，　聖上肇登鴻寶，改元洪武，車駕幸汴，得告歸省丘墓。冬，未再行，仍以年高得請致政而歸②。明年庚戌冬十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二。自幼爲學，即以列聖傳心爲主，踐履實用爲工，上窮道體

貫椋元化。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於百家衆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探、沿流泝源、謂濂洛既興、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於世、然後學者往往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其已明者既不求其真知、而未明者遂謂卒不可知、豈前賢所深望於後人者哉。加以詞華浮靡之習蕩其中、科舉利祿之心誘於外、是以聖學明而實晦、飄流忘返、慨然思所以救之。於是考六書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義、味詞助③之旨、以暢指趣之歸、而聖賢之心見於方冊者始可得而見。然後傍參之以傳注之文、究極乎濂洛之說、熟玩乎其所已明、而深究乎其所未明。嘗曰、先儒傳注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舉業往往混誦經注、既不能體味乎傳注、而返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脈不通、首尾不應、知味樂學何所自乎。於是始作諸旁注、離而觀之則逐字爲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綱提目舉、一覽可知。其有訓而未類、疑而未安者、必窮研極慮、不合乎聖經不止也。嘗曰、旁注之作也、知其蠹者以爲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精造道之要法、平生之所以有得於聖經之蘊者以此。此學道之大槩也。於易則有以見夫河圖洛書之異也、而原則同。先天後天之殊也、而實則一。序卦之說則本乎吳澄之卦統以總其綱、表章乎蕭漢中之說以極其趣。他如四卦從中起之故、方圓往來逆順之妙、著七卦八之實迹、用九用六之微機、卦象神奇卦變之定法、貞悔元吉之大義、三陳九卦之要旨、諸如此類有得於前聖之心者、旁注不足以盡其蘊、則又列於前圖以表之、而千古不釋之疑於是乎定。於書則蔡沈受命作傳、惜其成於朱熹既沒之後、門人諸錄未萃之前、是以猶有未備者。乃參考諸說、以析其衷、成書傳緝、補其缺而正其僞。又直約之曰書傳補正、以翼之、而未索之旨於是乎備。他如禮經大祀未審、春秋書法未明、三聖執中之本旨、孔門求仁之要義、中庸知仁勇之統、尊德性道問學之說、孟氏存心養氣之異用、風人詩章之體、音韻之說、諸如此類、皆涵泳玩索、有得乎聖賢之旨者。其異也、非立異以要名。其同也、非雷同而苟合。今不能悉錄。平生處己以儉、待物以仁、恩以濟鄉隣、巽以處患難。犯而不校、寬而有容。是以遐邇宗師、小大咸服。然天性剛直、不肯苟同、以其出自公心、人受其責者、亦未嘗怨也。自幼學至於捐館、六十年間、雖出處不常、未嘗一日釋卷。編錄

考索、日益月加、動成卷帙。所注書有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孝經、小學、旁注、讀老子、孫子、亦爲旁注。他如小四書、小學名數、醫家諸書之輿義、葬書之說、皆有紀錄。茲不盡載。其在 國朝有所擬議、隨即廢毀無存。 制誥表箋前後文稾若干卷、俱藏於家。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制、 朕聞洙泗集羣賢之大成、新安爲文公之闕里。先後相望、斯文盛昌。況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氏。允爲博古通今之士、耆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內庭、參酌命於翰苑。惟茲華要、用寵師儒。朱升趍鏘禮法之場、超擢傳註之表。羣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精慮、至於皓首蒼顏、用功勤矣。朕開基以來、歲每徵聘、戔戔束帛、爲矜式於國中。菁菁子衿、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己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彤闈。鳳池兼掌於絲綸、麟史仍忝於筆削。天地交泰、有資贊翊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以宮音爲徵音。 上曰、何乃以宮作徵邪。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邪。升等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樂亦無不和矣。 上深然之。 十一月壬辰、以翰林侍講學士朱升年老、免朝謁。 洪武元年二月、定宗廟時享之禮。翰林侍講學士朱升、待制詹同等奏、按禮、古者禴祠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於祖廟、祭於各廟者惟春爲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 廟時享亦宜倣近制、合祭於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 上命春特祭、餘三合時祭。 洪武元年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以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

定宗廟時享之禮

也。夫内變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宋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爲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洪武元年三月戊戌、翰林學士朱升以年老乞致仕、詔許之。歸石門、後終於家。洪武十五年二月丙寅、陞吏部司封員外郞朱同爲禮部試侍郞。同、翰林院學士升之子也。洪武十六年十二月、賜禮部侍郞朱同等襲衣。

泉南雜記云、翰林朱允升、國初名儒也。一時制誥多出其手。如於李韓公訓曰、漢廷命相、蕭何在曹參之前。唐室紀功、玄齡居李靖之上。於徐魏公則曰、起兵濠上、先存捧日之心。定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於常鄂公則曰、可謂馮異功不小於鄧禹、潘美義無忝於曹彬。於劉誠意則曰、學貫天人、才兼文武。皆妙得其實。今文衡皆未收入。

《國朝獻徵録》卷二〇

揚廉夫維禎墓志銘　宋濂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于浙河之間曰鐵崖君、聲光殷殷、摩戛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瀕終、召門弟子曰、知我文最深者唯金華宋景濂氏、我即死、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張學盤朱芾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爲位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禎、廉夫其字也。胄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唐、分爲四院。第二院太師虞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嵓。五季時錢氏有國、嵓仕至丞相、自諸爲浙院。嵓之孫都兵馬使佯、徙浙水東、又分爲浙左院。佯之子成、隱居會稽諸暨之陽、復爲諸暨人。君之十世祖也。高祖文振、曾祖文修、以好善嗜義、門人呼爲楊佛子。祖敬。父宏、贈奉訓大夫、知溫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妣李氏、追封會稽縣君、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嘗縣君有妊、夢月中金錢墜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祥徵、其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刺、幾踰百十家。大夫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爲授室、俾游學甬東、粥廐馬以益褁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大夫公慨曰、此顧不多於良馬邪。弱爲裝褫、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署台之天台尹、階承事郞。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長、先以餌鉤其欲、然後扼吭、使不得吐一語、號爲八

賜。君廉其姦、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蚓結蛇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令。時竄賦病民、君爲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千。俄相繼丁外內艱、結廬于桐原墓。族屬有爵墓者、植竹於前、竹發榮、枝葉蔥如也。自是不調銓曹者十年。會有詔修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辨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又有沮之者、尋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爲江南劇曹、素號難治、君日夜爬梳不暇、騎驢詣大府、塵土滿衣襟、間有識者多憐之、而自如也。轉建德路總管府推官、陛承務郎。君悉心獄情、必使兩造具備、鉤摘隱伏、務使無寃民。居無何、陛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學。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泯迹浙西山水間。及入　國朝、天下大定、詔遣賢修纂禮樂書、頒示郡國。君被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雲間九山行窩、病且革、猶拄頰枕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捉筆、撰歸全堂記、頌刻而畢。擲筆曰、九華伯滔君招我、我當往、車馬候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丙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接。時洪武庚戌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上書于郡守林君公慶、以封塋爲屬、林君欣然從之。擇地華亭縣修行鄉千山之原、以六月癸亥舉從葬。君初聘錢氏、忽罹惡疾、錢父母請能婚、君卒娶之。再尋卒。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抗、鄭出也。孫男一、某。一未行。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鈐鍵、春秋透天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鉞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麗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瑣臺、洞庭、雲間、邠上詩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爲童子時、屬文輒有精魄、諸老生咸謂咄咄逼人。既出仕、與時齟齬、君遂大肆其力於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見諸論撰、如覩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蕩凌厲、駸駸將逼盛唐。驟閱之、神出鬼沒、不可察其端倪、其亦文中之雄乎。名執政與司憲紀者、豔君之文、無不投贄願交、而薦紳大夫與岩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席、崖鐫野刻、布列東南間。然其風神甚沖、無一芥蔕懷。遇天爽氣清、時躡屐登山、肆情遐眺、感古懷今、直欲和豪傑與游而不可得。或戴華陽巾、披羽衣、泛畫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

爲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亦無日不沉醉。嘗酒酣耳熱、呼侍兒出謌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蹁躚起舞、顧盼生姿、儼然有晉人風。或頗加誚讓、亟罵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箏琶以爲樂、爾謂退之非端人邪。蓋君數奇諧寡、故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本情哉。性疏豁、與人交無疑貳、賤而賢、禮之如師傅。貴而不肖、雖王公亦蔑視之。平生不臧人善、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爲批點黏于屋壁、指以歷示客、尤不錄人以小過。嘗奴負君金、度無以償、遁君書收券、君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爲西鄰所竊、其僕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矣。無賴之徒僞爲君文以冒受金繒、或疑以爲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誠吾所作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爲寬厚長者云。激者之論、恒謂名者天所最忌、矧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所以文人多畸孤坎壈以終其身、視貧與富猶風馬牛不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不越朝歌暮絃之樂爾、顯榮者不過紆朱拖紫之華爾、未百年間、聲銷影沈、不翅飛鳥遺之過耳、叩其名若字、鄉里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挫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愈精、其巍立若嵩華、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慊、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彌綸文運、豈曰忌之云乎。嗚呼、君眞是矣。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勳績、未必專攻於文。縱攻矣、未必磨礪之能精。藉曰既精矣、亦未必歲積月累、發越如斯之勝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右馮翼、俾其延緜而弗絕、則其煮育以成君者、豈不甚侈也邪。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亦足以不朽矣。

《國朝獻徵録》卷一一五

鐵笛道人楊維禎自傳

鐵笛道人者、會稽人、祖關西出也。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綠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泰定間、以春秋經學擢進士第、仕赤城令、轉錢清海鹽、皆不信其素志、既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毘陵。聞雲中、雲間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西泝大小雷之澤、訪縹緲七十二峰、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鐵笛得洞庭湖中、冶人緱氏子嘗掘地得古莫耶、無所用、鎔爲鐵葉筒之、長二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

道人吹之，聲皆應律，奇聲絕人世。江上老漁狎道人，時時唱清款，乃道人爲作廻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烏、西飛烏，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烏生雛。城中貴富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幸聞笛。道人爲一弄畢，便臥遣客，即客不去，臥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鈞天大人不發也。晚年同年夫有以遺逸白于上，用玄纁物色道人于五湖之間，道人終不一起。道人性辣踈，與人交泯疑二。雖病凶危，坐不放文，則弄札翰，或理音樂。素不善奕書，謂奕損閒心，書爲人役，見即屏去。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帆鴻，非常人所能測也。與永嘉李孝光、茅山張伯雨、錫山倪雲林、昆易顧瑛爲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知歸叟釋見、消谷叟釋信爲方外友。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琼臺曲、洞庭謠吟五十卷，藏于鐵崖山云。　贊曰：有美人兮冠鐵葉之卷兮，服兕禍之蹤跡。雷浦之濱兮鐵崖之巔，兮陰呼陽兮，從坤載乾，萬鍛不作兮全身于天。其漆園之傲吏兮，鐵山之遊仙也耶。

《國朝獻徵録》卷一一五

璟谷汪先生克寬行狀

吴國英

先生諱克寬，字德一，一字仲裕，汪其姓也。上世自歙縣之黃墩，遷于祁門縣北之石山。④至諱釗，徙居縣南之韓溪。五傳有兄弟七人，並有才名。其弟五子世容生深。深注⑤，敏。敏生徹。徹生二子，長若思無子，以弟若谷子僑爲嗣。僑補試中國學進士，生暐。暐生燦，字明夫，繼家學。時羣從昆弟爲諸經講師，學問文⑥章，與範鄉邑。從弟國學進士東山府君，諱作，字榮夫，嘗與其族兄二教府君相，字魏夫，學于雙峯饒子之門。饒乃勉齋先生黃文肅公高第弟子，二教及東山問難扣懇，悉得其蘊奧。祁邑理學之盛，自二公發之。東山早歲又嘗從學鄱陽趙先生介如，與故中書右丞五峯先生燕公楠爲同門。至元初，燕公僉江浙行中書省事，道過祁門，訪求東山，與論舊故，將薦諸朝，東山固辭。明夫無子，東山有五子，稔聞家庭之學。明夫夫人王氏請其第三子應新，字元美，爲嗣，是爲中山處士。記識博洽，議論慷慨，嘗著便民二十條，力陳當世要務，欲上之臺省，不果，聞者惜之。處士娶同邑貢士石溪先生康鼎實第二女，生五子，次四是爲先生。大德八年甲辰正月八日，先生生于桃墅里第。生而有異，處士

君謂康夫人曰、吾祖考積善陰德多矣、或者食報於是兒、興吾宗乎。甫六歲、石溪教之孝經論語孟子、隨口成誦、日記數百言。後二年冬、石溪謂處士君曰、吾老矣、不及教訓諸外孫、汝第四子骨相匪凡、宜擇師善教之。自是先生從鄉先生學、每屈其師、日益月異。至十歲、處士君見先生所學爾進、因取東山問學于饒先生講授之書、及當時問答之言、與先生觀玩、遂於理學寖悟。乃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讀、恍然知爲學之要、專勤異於儕輩、或達旦不寐。母夫人見先生勤苦太甚、謂處士君曰、是兒讀書過勤、脫或致疾、不可不戒。處士君呼先生諭之曰、讀書以養氣爲主、不宜過勞。先生曰、某自樂此、不爲勞也。自是讀六經諸子、歷代史、通鑑綱目等書、悉皆成誦。延祐四年丁巳、先生年十有四歲。是秋、鄉里傳錄江浙秋試三場題目、先生一見、揮筆成篇。鄉先生驚異曰、此天才也。明年戊午、郡守禮羅葵源道一書院山長雲峯胡先生炳文於郡庠、開堂試以激厲後進、先生屢中。郡學及堂試、與庠序諸老成相頡頏矣。至壬戌春、處士君同先生往饒之浮粱、拜可堂吳先生仲迂于州學、吳先生謂諸門人曰、新安汪克寬遠來從遊、穎異絕倫、勇於爲學、他日必有所成。及以所爲文印可於吳先生、曰、讀書明理、斬體諸身、文章與時可不學而能也。先生既得吳先生之訓、遂篤志聖賢之學。既歸、扁其故廬闢書齋于居室之東偏、扁曰思復、銘于齋壁以自勵焉。次年、吳先生講道武林、勉先生充貢。先生答以吾斯之未能信、躐等謀進、某何敢然。至泰定丙寅春、聞嚴陵吳先生朝陽以春秋登甲子進士第、任番陽丞、特訪之。朝陽先生聞其言、嘗曰、子可謂眞知作春秋之心法矣。是秋、邑長令聞先生學行邁異時輩、舉應江浙鄉試、卽中前。次年、偕先生至京會試、論春秋與主司不合、又兼對策切直、遂見黜于中書。先生欣然南歸、遂奉養之志。時貢待制師泰曰、德輔年妙而質純、才優而學博、賈勇秋闈、卽中高等、上之春官、輒不偶於主司、是得之於數千人之中、而失之於數千人之外、天道之無常也。先生歸自京師、刻勵爲學、痛自脩飭、遂厭科舉之文、慨然曰、道不行於當時矣。乃取聖人手筆之春秋、博考諸說之同異得失、以胡文定公之傳爲主、而研究衆說、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翰林學士虞公序行於世。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逸、綱目

有凡例考異、其餘論著、未可枚舉。先生於經史聖賢之言心融神會、造詣深刻、故爲文略不經意、而渾融典雅。其敎學者、誘掖獎勸、無不成入。後以經學敎授宣歙間、數與師山先生鄭公講理論學、意氣相得。尚書梁深先生汪公謝事家居、因遣其孫世賢執經先生之門。四方學者知先生道學之懿、從遊甚衆。先生嘗語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爲先、至於文章、特其餘事。參峯王著諸老交欲以文章薦爲、而先生篤志著述、不以一毫利祿動其心。諸從學者以先生所居山谷幽邃、稱曰槃谷、四方學者皆曰槃谷先生。迨至元戊寅五月、居室災、先生夜半奉處士君遷于別室以居、奉養備至。是年九月、處士君以疾卒、先生哀毀踰禮。至正壬辰、蘄黃兵至、先生率長幼避兵深山、所居房舍資財爲賊焚掠殆盡、簞瓢屢空、晏如也。自是連歲兵戈擾攘、至[illegible] 聖朝戡定禍亂、先生始返故廬。洪武二年正月、朝廷命行人齎幣禮聘先生至京、同翰林潛溪宋公删修元史。是年九月事畢、特旨一班俱留爲仕、先生以老疾力辭不受、乃命禮部設宴、賜白金三十兩、采段二表裏、給驛而還。先生抵家、以洪武五年壬子十有一月十二日卒、享年六十有九。

《國朝獻徵録》卷一一四

衢州府學敎授胡公翰墓志銘　吳沉

金華文獻邦、與時碩儒魁彥踵武迭興、或以道德鳴、或以文章顯、或以氣節著、聲稱當時、名載簡册。若乃接前修之緒、爲後來之倡、則長山先生胡公其人也。先生諱翰、字仲申、世金華人。在宋有諱漢者、以學行聞於鄉、號南岡處士、先生曾大父也。大父諱伯起、父諱英、仕元爲太平路總管府照磨兼架閣事、蒞政有績。先生幼聰睿、甫七歲、志氣卽與羣兒異。一日、於道中拾鏹若干緡、不去、坐候遺者至而還之。歸告母夫人何氏、夫人奇之、益督以學。旣長、侍架閣君宦遊蘭溪、從禮部吳公學。公一見卽期以遠器。繼從吳先生於莆陽、博覽經史、靡所不究。又登文懿許公門、南北士在講下者皆願與交。復以所著文進之文獻黃公、待制柳公、二公稱之不容口。翰撰張公於文少許可、見先生之文、無異辭也。是時文治方興、華轂之下英俊雲集、先生游焉。見其人而誦其文者、莫不稱歎。有勸之仕、輒謝之、遂過廣川、弔董生、謁曲阜、拜孔子墓而歸。先生於當世名公卿多所交接、惟武威余公闕、宣城貢公師泰號知己。遭時多虞、四方兵起、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大明開天、　皇上駐兵金陵、招羅

賢才，遣使聘先生。曾有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先生從容進曰：「金華民素儒，不習軍旅，籍以爲兵，徒費廩粟耳。」上即罷之。授衢州教授。洪武乙卯，奉旨纂脩元史，入局撰英宗、睿宗實錄及拜住丞相等傳，凡若干卷，賜白金文綺以歸。素嗜山水，晚歲愛北山泉石佳勝，卜居三洞之上、竹林之源，幅巾短杖，徜徉終日。或乘輿入城府，訪故舊，則留連數日。先生生元丁未十一月，卒洪武十四年正月，年七十有五。所著有春秋集義，有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先生集。

《國朝獻徵録》卷八五

故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張公墓碑

故翰林侍讀學士張公志道，閩之先輩君子也。其德義學識爲當時尊尚，予恒以生晚不及覩炙爲恨。公之孫隆以前刑部主事劉子欽所述行狀來請銘，予讀之，慨然先輩之不可及，尚敢銘公墓乎？然以隆之請堅確，弗可得而辭也。按狀，公諱以寧，志道其字也。元贈禮部尚書諱留孫之孫，中奉大夫福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諱一清之子。其先有光禄大夫諱睦者，自光之固始從王審知入閩，始居古田之梅溪。至公曾大父世延，再遷邑之雲津坊。一清先娶廖氏，生三子，顯、興、野，俱幼而廖卒。繼娶陳氏，有賢德，訓育廖所生如己出。陳既有娠，一夕夢小兒擎荷葉向月而拜，覺而公生。賦質清粹，神采煜煜。襁褓中即嗜誦讀，甫六歲，日記千言。嘗與羣兒遊寺中，僧人難之以對，公隨口酬應，意甚超卓，聞者歆羡。八歲時，人訟其伯父，逮于獄，公忿不能平，詣邑伸理，令異其言有條序，命賦琴堂詩，立就，且出語新奇，伯父由是

得釋。年十五、承父命往寧德、受學于韓古遺趙。五年方歸、學業大進、鄉之學者莫不推許之。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初任黄岩州判官、不踰年、以計擒捕海寇殆盡、民賴以安。繼陞真州六合縣尹、有惠政及民。以丁内艱去官。服闋、將上京師、爲兵所阻、敎授淮南者十年。王鈍、石光霽皆其門人也。後復徵至國子助教、累官至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祖考皆贈官、祖母賴氏、母廖氏、陳氏、妻宋氏、皆清河郡夫人。既入國朝、拜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每承顧問、多所禆益。賜誥褒諭、恩賚特厚焉。洪武己酉夏六月、奉命賫詔印使安南、封其國王。未至而王卒、國人請授其世子。公不聽、遣人請命于朝、且教其世子服三年喪、并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朝廷嘉之、賜以勅書、比之陸賈、馬援、并御製詩八篇以奬諭之。未幾得疾卒、實庚戌五月四日也。公生於元大德辛丑四月十有五日、至是春秋七十。其在安南八閱月、著書不少倦。臨終、自爲挽詩、意豁然也。訃聞、勅禮部遣官歸其柩、所過有司致祭、仍給在任三歲祿以贍其家、以其年某月某日葬邑之極樂山。初娶太原宋氏、生子四人、烜、燧、煒、煜。繼娶大名宋氏、生子炬。烜、燧、煒早世、煜以明經舉湖廣蒲圻知縣、炬以茂才薦任江西新淦知縣、官至刑部員外郎、並著政績。孫男七、垣、圻、埴、坦、埏、塤、壇。埏任南雄保昌儒學訓導、更名隆。煜之子也。公所著文有翠屏集、淮南藁、南歸紀行、安南紀行集、春秋春王正月考。故翰林學士金華宋景濂、瀏陽劉三吾皆稱公之文章瑰傑、迥出流輩、而非後學所及。其尊敬仰慕于公者甚至。予以末學、又安能稱頌公之遺德哉。因不揆蕪陋、而爲之銘。銘曰、

世德相傳、厥爲名族。固始徙閩、肇于光禄。積善流慶、𣲖毓文儒。譬如喬松、温若美瑜。富有才華、早登科第。敭歷中外、英聲藹起。際我皇明、奉職詞林。用弘禆益、恩眷彌深。使節煌煌、遠臨交阯。夷俗丕變、龍顔以喜。寵命方降、

訃音遠來，夭語興嗟。失茲良材，爰歸其柩。俊䘏厥家，生榮死哀，綽有光華。墓門有碑，以昭厥德。維公子孫，永世承式。

楊榮撰《楊文敏集》卷一九

校記

①上：據《新安文獻志》卷七六《朱學士升傳》當作「于」。

②「以」字前字，右引書作「尋」，當是。

③詞：右引書作「箋」，當是。

④至：疑誤。

⑤注：當作「生」。

⑥父：當作「文」。

明儒碑傳集卷二

宋濂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　知制誥兼修
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致仕潛溪先生宋公濂

行狀　鄭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爲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伍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娠七月即生、爲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免無虞。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爲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背、先生以一月爲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背、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爾。乃携入府城、受業於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即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爲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辭、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於先生曰、舉子業不足恩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閫奥。自是先生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膴仕者。當是時、會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穀然賓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參問於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黄文獻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1]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

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絶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爲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爲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即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2]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韜閟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書二十四篇、曰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記、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先生既聞[3]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絶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

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爲經論、類其語言、寘諸其書中、無辨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飫粱肉而茹茶、飲茗汁耳。歲庚子、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眞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　旨入內、授　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慤、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　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公三畧、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畧乃用兵攻取時務

所先耳。嘗侍　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　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　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損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先生以疾告、　詔還家婺治、仍賜金帛。　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先生上箋謝　恩、復奉書　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喜甚、召　太子語以書意、且　賜書答其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倖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　上每與羣臣言先生淳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既而先生丁尚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　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　制誥、兼修　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壹仰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斂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甘露屢降、　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爲是故也。　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　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　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冥安之餘、多好神僊、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深然之。　上既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袞冕、何也。先生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　國子司業。　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蒞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閫奧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先生弟子。　上欲試先

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五年二月、 召爲
禮部主事。十二月、擢 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
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 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
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
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
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 皇太子每歛容嘉納、敬
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
賜。先是、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 上讀
眞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
兩廡之壁、時瞻觀之。六年二月、 上御西廡、大臣皆
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
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旣如 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
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旣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
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
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上謂先生曰、
朕之爲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
先生對曰、 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
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正
謂此爾。 陛下愼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御齋宮、
先生侍坐、 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修短廣狹。先生

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
後世莫及。 上從容謂曰、 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
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
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
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
部侍郎。母陳氏、贈淑人。先生奉 詔搜萃歷代姦臣
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 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
上作祖訓錄、至是成、 命先生作序、論以大意。先生
歷言帝王之道及 皇上創業之艱、以致嚴戒之意
於後人。 上稱善、命刻於篇。先生嘗侍 上至後苑
觀稼、 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
食爲天。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艮苦、實
盛德也。 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
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
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 旨纂
修大明日曆一百卷、撮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先
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
布衣沐非常之遇、誓竭誠以報 國、凡 上有所任
使、靡晝靡夜、躬閱載冊、書於牘進之。或覆視於冊、一
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

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焯德輝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 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 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爲誰、饌爲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 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 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

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爲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雖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 制詠鷹、令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 上忻然曰、卿可爲善諫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藁。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 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盃勺、舉觴即辭。 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上召先生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 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宣勞爲多、特拜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修 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 詔。至是年某月、 詔徵先生冢子璲之子慎爲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璲除中書舍人。 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璲與慎而戒飭之。 上笑語先生曰、朕爲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 上命璲、慎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爲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 詔 皇太子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馬歌、復 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 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爲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效萬一耳。 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 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爲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德人爲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

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　誥辭皆　上所親製、天下榮之。　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爲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　上答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詔上疏、其職耳、烏可深罪乎。　上默然。已而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　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④不誤罪言者邪。　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爲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　皇太子贈以衣三襲。　上諭曰、朕最慎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

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内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即拜　表遣慎詣闕稱謝、仍上箋　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　上賜　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勳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上佇想已久、延問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　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顔色。越翌日、　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上遊歷觀閣、盤旋禁籞、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昃始退、恩禮之優、羣臣莫敢望。　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衞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留　朝七旬餘、　上重先生遐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　上爲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先生既行數日、　上問璲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璲以安對。未幾、復謂璲曰、朕嚮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依然在朕目中也。璲叩頭

文集　待日本高麗安南

謝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彦良等、皆爲詩歌以紀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外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剛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詘膝而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向。朝廷有大議、閒閒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尚表襮、必合乎義。敎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爲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鉤距、縱爲所紿、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橐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勑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卻不受。

不受日本請文金

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　國體也。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卽欣然爲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衆譽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爲法。初奉　勑敎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參大政、爲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爲先生大人長者。及先生之歸、　上面發後學無師之嘆。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於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疏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髯、狀貌豐厚、不爲奇言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何所以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婭有以郡縣事爲託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閭民有困乏者、爲之不飽。

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臥絺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人以爲先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寘重辟、　上念先生、特降赦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歿、端坐斂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守官吏皆來賻贈哭奠、葬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山下。其經紀喪葬、刻石表墓者、則知事葉以從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娶賈氏、名專、字主敬、賢而有德、爲女婦師。前先生一年卒、葬青蘿山。子男二、長瓚、次璲、有文行、精篆隸眞草四體書。女二、長適金華賈林、次適義門鄭林。孫男慎、愷、恂、懌、恒。嗚呼、楷自垂髫時、嘗侍先　公貞孝府君、拜先生於床下。先生不以童子無知、即辱進而教之、親承化育、於茲有年矣。第愧才質凡庸、學如望洋、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慟莫知所從。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以顯著於當世。其出處遭逢行事之盛、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尚恐人未盡知。爰敢裒取翰林待制王公禕、先伯父太常博士諱濟舊著小傳、及同門友人所作歷官紀、合爲行狀一通、俟當代立言君子著爲碑銘、表諸芦隧、庶幾他日太常國史有所採擇焉。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一日。

宋太史傳

王禕

宋太史者、名濂、字景濂、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諡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者、⑤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爲景濂。自其父祖而上、世爲醇儒、雖隱約鄉里間、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於人者多矣。景濂在娠僅七月、爲嬰兒時苦多疾。甫六歲能讀古文、嘗過其目輒成誦。爲詩歌有奇語、操筆立就、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有張繼之長者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爾。乃携之入城府、俾受業聞人夢吉先生、習詩、書、春秋、通焉。爲舉子業、課試每居諸生右。⑥友胡君翰曰、舉子業不足爲、景濂盍爲古文辭乎。遂與俱往浦陽、從吳萊先生。⑦博極經史、善爲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其

藴奧。久之、文章之名藉然著聞矣。景濂爲文、初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浩浩乎莫闚其際、源源乎不知其所窮、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時、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貫、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仰。景濂又各及門執弟子禮、而此兩公者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景濂所爲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莆田陳君旅、知言士也、爲之序曰、柳公之文厖鬱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辭韻沈鬱、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大哉文乎、其不可無淵源乎。蓋以景濂爲能兼二公之所長矣。翰林學士承旨廬陵歐陽公玄於二公爲行輩、嘗評景濂文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衆

景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其爲當世所稱許如此。於是二公相繼即世、而景濂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至正中、大臣薦、擢徵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濂素不嗜仕進、固辭避不肎就。會世亂、益韜閟不欲事表暴、乃入小龍門山著書。書成二十四篇、曰龍門子凝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皆傳於學者。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景濂既閒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喬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景濂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指要。至於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趣、製爲經論、絕類其語言、寘諸其書中無辨也。青田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佛語以資嬉劇、譬猶飯粱肉而茹苦荼、飲茗汁耳。　濂狀貌豐厚、美鬚髯、然目短視、尋丈之外

不能辨人形，而雪遶月下，蝇頭之字可讀也。性疏曠，不喜事檢伤，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幘，或偶友生彷徉梅花間，索笑竟日；或獨臥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以自樂。世俗生産作業之事，皆不暇顧，而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與人交，任真無鈎距。視人世百爲，變眩捭闔，謾若不知；知之，亦弗與較。緫爲人所賣，不復恤，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咸稱爲有德之君子。景濂所爲文，別有《蘿山吟藁》三卷、《潛溪内外集》三十卷，又有《浦陽人物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　義烏王禕曰：世稱太史公司馬遷好游，南上會稽，浮於沅湘，北涉汶泗，過梁楚，足迹半天下，其文雄深雅健，善馳騁，有奇氣，以游故也。吾觀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其才氣殆前無古人。使其生遷時，與之相頡頏，不知其孰爲先後矣。而其足迹未嘗踰鄉里，豈世之稱遷者不足信耶。遷生龍門，而景濂亦著書龍門山，其所著書與遷恊六經異傳，整齊百家襍語，以成一家之言何異。然遷謂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後至其身亦五百歲，自待太重，亦見其不知量矣。若景濂立言謙謙焉，未始以自高，此又其所爲異耶。

以上二文并見《國朝獻徵録》卷二〇

宋文憲公傳

宋文憲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之浦江人。其先家京兆，曰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徙吴興。周廣順中，復徙義烏。宋嘉定初，又徙金華之潛溪。及公始徙浦江。自憲至公凡二十六世，中多以經術隱居教授鄉里。公在娠僅七月，元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生。生而苦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甫六歲入小學，穎敏絶倫，書過目輒成誦。九歲爲詩歌，操筆立就，有奇語，人稱爲神童。公故家貧，不能延名師，而村學究又無敢師公，自是廢業者幾十年。里中張教授繼之者奇公，貿言于公父，令受業聞人夢吉，習舉子業，每試輒右諸生。其友金華胡翰曰：舉子業寧足溺此君耶。邀與同學古文辭于吴萊，籍然有聲。時同里待制柳貫、侍講黄溍俱以文學擅大儒名，公咸從之學，遂兼得其長。由是公文章名滿浙東矣。元至正中，徵爲翰林國史編脩，不就。見世亂，益韜閟，入小龍門山隱

居著書、與其伯祖真和酌定禮儀爲家規、以傳示孫子。居常自念文爲載道具、凡區〻酬應製作不足語文、於是益求古人精神心術所寓。聞同郡許謙承傳何基、王栢、金履祥、爲朱學嫡正、因其門人討究晦庵之學、而慨鄉賢呂東萊氏之失其傳也、奮然思繼其絕識、着知其志所存蓋聖賢之學、自任重矣。公于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指要。至于佛老之學、亦皆研究。嘗用其義趣、模其語言、製爲經論、參諸其書中、無辨也。歲庚子、 高皇帝定鼎金陵、遣使以幣聘。公憣然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其時乎。遂與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龍泉章溢俱見、 上尊禮稱先生而不名。上問世亂柰何、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在明公。除江南儒學提舉、尋召授 皇太子經。公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亹〻不倦、 上深敬歎。壬寅、召講春秋左傳。公對曰、春秋、孔子褒善貶惡之書、遵而行之、賞罰適中、天下可定。甲辰、改

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 上論黃石公三畧、對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 陛下留意。尋以疾乞歸、賜金帛、太子贈有加。還家、箋謝 上、奉書太子、願進脩德業。 上覽書喜、荅諭太子嘗意、賜書獎荅。洪武二年、徵總脩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脩國史、及討論功臣封爵。時甘露屢降、 上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徵不于祥于其仁。 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才、天下未有不治者。四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五年、陞太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請讀⑦真德秀大學衍義。上立取寫說之、令大書 兩廡壁。六年、 上坐西廡、賜大臣坐、令 衍義言司馬遷論貨老事。講畢、復言曰、漢武嗜神仙、好邊功、民力既竭、繼以重刑、幾至大亂。人主能義理養性則

邪說不能侵、與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　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離席頓首曰、願　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陞侍講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代姦臣事爲辯姦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祖訓、纂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爲序　上之上。方稽古定制、凡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多所酌議論述陳說　上前、直諒不爲文飾。雖家事亦無蔽隱。一日、上偵得其家居飲宴、與其諸饌事、已試問之、對一一皆實。上曰、卿真不欺。由是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對曰、臣少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侍　左右、一旦受職任事、不效負　陛下。頓首力辭。　上愈重之、每燕見命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復問否爲誰、對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纔有、臣不知也。卒無所

短毀。間應制爲詩文、輒寓忠告。　上喜公善諫。公溫密、不洩禁中語、有奏摭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壁。或問朝廷事、但指二字不對。　上嘗強公飲醉、歡笑賦楚辭一章、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今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又嘗賜執金杓調甘露湯以賜、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者、特與卿共之。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以公衰、行詔　皇太子選良馬賜、親爲作歌、命群臣和之。時有上疏者過衍至萬言、上怒甚、問群臣、阿意者或抵以不敬、罪當誅。公對曰、彼應　詔陳言、闕效忠耳、有何罪焉。　上怒稍解。復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非宋景濂誤罪言者矣。十年丁巳、公以老乞致仕、詔歸、賜綺帛、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　上曰、卿今年幾何。對曰、六十八。　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初、公辭歸、請歲一來朝。及期、　上屢延問。比至、大喜、親寵有加。嘗歎曰、純臣扎爾濂、方

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公遜謝不敢當。辭歸道所經行、　上親爲指畫。既行數日、至形諸夢寐、其眷注如此。公入朝、　太子諸王咸欣動色、在廷百官惟恐不留、下至寺人衛士、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爭先快覩。四方士得一識面、豫手人爲榮。蠻夷朝貢者數問安否。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教文華生數十輩、出參大政、爲御史、知列郡、省相學、既司制作、乞文之士踵接於門、然苟非其人、雖權要有力者卑禮厚幣、不得一字。而欲發潛振幽、即貧賤之極亦欣然爲之承。一言之賜者、人輒以容易視、不敢與齒。日本使奉勅請文　[illegible]金、卻不受。　上問公、對曰、天朝侍從而受　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高麗、安南使者購　文、不啻拱璧、而公故悛悛如鄙人口不能　者。比歸、　上詔加贈父祖官、三代誥詞、皆　上親製。誥詞中稱公德量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天下榮之。頌　上知人哲、謂公無愧詞云。嘗訓子孫曰、君恩等天地、何以爲報。惟誠、敬、忠、勤、差可效萬一耳。公豐頤美髯、目短視、尋丈外不辨人形、而雪邊月下、能讀蠅頭字。一黍上作十數字、點畫可辨也。身不踰中人、而志蓋尙友千古矣。忠愿愷悌、而尤篤于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間、咸盡其道。所友善若義烏王子充、其門弟若天台方孝儒、師二公本末、而師友平日之所劘切者、可槩知已。晚益究極性命之理、嘗曰、古人爲學、使心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敝也。平居布衣蔬食、不殊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貴而能降、威而能慮。援引后學、惟恐不及。謙冲抑畏、雖三尺童子下拜、必詘膝垂首。而公侯貴戚則未嘗降禮、足不一履其門。人有爲善、竭慮相助、不啻巳且揚譽無已。至於品裁優劣、則極愼許可、當者十無一二。及致政歸青蘿山、終日閉戶、人罕覿面。或[illegible]孫毋至城市、姻友以群[illegible]則峻辭拒謝、弗假顏色。閭閻閻疾苦狀、[illegible]

粢谷菜食爲不飽。遠方來學，授館具饌。雖久不衣，而或談及時事，則拂衣引去，不與竟語。行事不爲奇異，不偽表暴。學士大夫以至胥隸工賈，無論遠邇，識不識，咸推爲大人長者。與人和易任真，不爲鉤鉅，視世人所爲變詐捭闔，謾若不知，知亦弗較，彼爲所賣不顧，而人亦卒無有欺之者。性尤疏達，不事檢飭世俗生產作業，一切不問。自少至老，未嘗一時釋卷。稍暇或支頤看雲，或蓬髮徜徉松梅間，遇得意時，擊壺浩歌，聲振林木，倏倏若塵外人也。中所自得，莫有測之者。識者謂其方嚴似程正叔，而不失伯淳傍花隨柳之趣；該博若鄭夾漈，而亦類元晦繭絲牛毛之精。文詞足方歐陽永叔，而忠實無妄語類司馬君實云。三年，冬孫慎坐法論死，公罪且不測，　皇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行至夔卒，年七十二。公之文自朝廷大紀述外，別著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浦陽人物記二卷、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四十卷行于世。又有周禮集注、孝經新說、凝道記、古賦、正音、經緯文宗、浦陽三書等云。正德中，謚文憲。

論曰：伏聞我　高皇嘗諭侍臣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甚君子人與？匪直君子，抑可爲賢矣。炳乎　聖鑒，茲其定評哉。青田劉伯溫稱公學主六經，奴百家，至于釋老書，亦殫精研究，第以資戲劇而不溺云。夷考公論道　上前，授經　太子，暨凡議禮定制，明徵于典則之正者，粹然一軌于正，其學之淵源可識矣。我　國家二百餘年來，所以寧平到今，縉士無異論，無異學者，可弗繹思所從來哉。

耿定向撰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一五

校記

①「公」字前闕字，《明文衡》卷六二作「柳」。《明名臣琬琰錄》作「柳謂」，「謂」字疑衍。

②目：據右引書當作「自」。

③聞：據右引書當作「間」。

④幾：《明名臣琬琰錄》作「豈」。

⑤者者：據《王忠文集》卷二一，當删一「者」字。

⑥此二字不清，據右引書當作「其友」。

⑦據右引書，「博」字前脱「吴先生」三字。

⑧貞：當作「真」。

明儒碑傳集卷二

劉基

誠意伯劉公基行狀　　黄伯生

公諱基，字伯温，世爲處州青田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爲文有奇氣，决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性理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不報于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翊日即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廉飾著名，發姦擿伏，不避强禦，爲政嚴而有恩愛，小民自以爲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驗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罪，其家怨，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讐。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爲職官掾史，以讜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爲江浙儒學副提舉，爲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爲臺憲所沮，遂移文决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後十年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

疑雲占天子氣

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器公才器，以爲諸葛孔明之流。

擬以孔明

方谷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爲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與元帥納鄰哈剌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諭方寇，復辟公爲行省都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爲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宜捕而斬之，餘黨脅從詿誤，宜從招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却不受。執前議益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省都鎭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谷珍以官，乃駁公所議，以爲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帖木耳左丞，羈管公於紹興。是後方氏遂横，莫能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娱。時與好事者遊雲門

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畧定其地。復以爲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畧使李谷風巡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績奏于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乃棄官歸田里、時從義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栝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箭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業也。舍此不爲、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珍、張士誠輩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栝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爲。乃悉以衆付其弟陛、俾家人葉性、朱佑等參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爲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一十八款、〔陳時務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　上名公入內、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長策敗陳氏〕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不奉小明王〕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拜。適　上名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爲宜逕拔江州、　上悉軍西上、陳氏挈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公授方畧。公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愼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向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卽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青雲起、如公言。衆以爲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以饒信降、　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祈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床、　上意

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即歸、 上以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 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弔祭、恩禮甚厚。時苗軍反金華、掠倉、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炎等。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無所措。會公至、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公即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平。公至家營葬事、將歸所親、以 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降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溫、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公舊德也。方氏素長公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公不敢受、使人白于 上。 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宜 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月日公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覺狐切敵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動。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迸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于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 上時或至公所、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

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爲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 上、 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爲。 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象字頭上有血、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 上遂留所欲刑之人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公言。捷至、 上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公縱之。某年月日、熒惑守心、羣臣皆震懼、公密奏 上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即以公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 上從之。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上宜及時爲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爲趙高也。

上領之。景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齊與嚴等伺察公陰事、欲借之、未及發而景先受誅。及司天臺災、翼嚴因爲書言之於 上、其事多公平日密聞于 上或 上使爲之者、翼嚴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翼嚴、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景通謀狀。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奕悅因彈之。公爲 上言、李公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勳、足以任此。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顚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駑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中丞）拜御史臺中丞。適中丞章公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聽、遣官齎奏請行在、 上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 旨卽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比 上回京、李公愬之、公乃求退。 上命歸鄉里。公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願 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手詔敘公勳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勳冊。公至京師、 上賚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辭公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 上知其至誠、不強也。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才小一作器）以爲不可。 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犂矣。 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①太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 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辭伯爵）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璉捧表詣闕謝 恩。某年某月、復遣璉進賀平西蜀

表頌、　上仍以文答之。八月、　上使尅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　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其書藁弃已前奏請諸藁、公皆焚之、莫得其詳也。初、公言于　上、甌栝間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巡檢司守之。　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溫州界、抗拒不服。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溫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其事、逕詣　上前而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庸爲左丞、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搆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訹老吏、訐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爲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族幾可動　上聽。遂爲成案以奏、頗　上素知公、置不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　上時已勅璉歸。及奏、　上曰、既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爲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大慼、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

公遂白于　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　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　御製爲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歿。公生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歿于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日葬公于其鄉夏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藁五卷、名曰犂眉公集。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室陳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參政、卒于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孫男三人、廌、虎、貊。公未歿前數日、以天文書授璉、使伺②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爲我奏。其畧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幸　聖主留意。公平生剛毅、慨慷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然無間阻。至于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爲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患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

機、累贊　上成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不敢當。居家惟飲酒弈棋、未嘗自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公以天下蒼生休戚爲憂喜者、即此可知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于中、　上亦甚禮公、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擬以子房）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爲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爲人言也。其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于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伯生辱在同郡、預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璟相知最深。今公歿而璉没、仲璟與璉之子廌請錄公遺事、因輯昔所聞大略爲行狀。至於　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效之績可見矣。其籌策帷幄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强質也。

升庵集

趙天澤、蜀新都人、與同邑杜圭明春秋、齊名。棄官游遊江南、無貴賤皆倒屣迎之。最善括蒼劉公伯溫。一日行省大臣論江左人物、天澤首以伯溫對、衆愕然疑、且竊笑之。趙公退而贈劉公文曰、蕭何拔韓信、玄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篤、則涇水之奇、八陣之妙、何由照耀後世。其文載于翊運錄中。方劉公之未遇也、授之以卜法者曾義山、而深奇預識者趙公也。趙有吳江月下泛舟詩云、餘霞斂遠岑、微靄生近浦。江行得良夜、月出鳴柔櫓。泓泓天欲流、歷歷星可數。水螢明乍滅、沙禽或翔舞。此意誰與同、三高渺千古。

《國朝獻徵錄》卷九

明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謚文成護軍誠意伯劉公神道碑銘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奉敕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四明張時徹撰。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前太常卿管南京國子監祭酒事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　太典總校官常熟瞿景淳篆。

文成劉公、其先豐沛人也。後徙鄜延名延慶者、宋宣撫都統、少保。厥子光世、以平方臘功為兵馬總管。高宗南渡、部兵以從、累官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進太師、楊國公、因家臨安。子堯仁、過麗水而樂之、遂徙③其邑之竹洲。四傳至集、又卜居青田之武陽、去縣治者百五十里、世所稱南田福地也。俗尚儉朴、有唐風之遺焉、遂世定厥居、兢兢於仁義之訓。五傳而至濠、宋翰林掌書、益慈惠好施、每淫雨積雪、登高而望、里中有不舉火者、即分廩賑之。會宋亡、乃荒遯自適。時有林融者、徵聚義旅、興復宋室、元討平之、逮融至京、世祖義而弗殺也。融歸而至甌越之間、地名牙陽四谿者、而復嘯其徒。元乃馳驛使簿録其脅從、將盡殲之、而鄉豪因以仇怨相傾、引蓋善良鮮有脫者。使者返、夜次武陽、會天大雪、與居民百錢市酒、而市者則至濠家、具語之故。濠即間行謁使者、得所籍録數而深心惻焉。時孫爚侍、年方十齡、陰為策計。濠則大喜、輒盛供具以逆使者、醉而寢之樓。乃探篋啓牘、録其渠魁二百人、已乃遂火其居、焰灼千樓、倉皇掖使者既而走。詰旦大恚曰、將何籍以復闕下、殆誅死不赦矣。濠辟之曰、濠不幸灾于居室、震驚使者、濠誠死罪。意者簿録有冤、天欲生之乎。使者事竟不復可至。濠幸有密親於彼、度往返者四日、可以相報。使者曰、幸甚、但半之亦可矣。已而以前所録二百人者授之、得命誅死、諸所全活無算。濠即文成公之王大父也。祖孫同心、破家以沽萬命、篤生文成、為一代元勳、子孫千百世食其報、豈倖然哉。濠生庭槐、慱洽墳籍、為太學上舍。槐生爚、通經術、元遂昌教諭、是為公祖。公父後、皆以公貴封永嘉郡公。祖母梁氏、母富氏、皆封永嘉郡夫人。公諱基、字伯温。神知迥絕、讀書能七行俱下。年十四、入郡膠、師受春秋、未嘗執經、誦讀而默識無遺。辯決疑義、出人意表。為文輒有奇氣、諸家百氏過目即洞其旨。嘗遊燕京、閒閱書肆天文書、翊日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此已在吾胸中矣。時從鄭復初先生遊、講濂洛之學、先生大器異之、語公父曰、吾將以天道不報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輒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西蜀趙天澤亦以為諸葛孔明之儔。蓋雖未試於用、亦已頴露囊中矣。甫弱冠、舉元

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以廉節著名、發姦摘伏、不避強禦。為政嚴而有惠、小民咸慈父戴之、而豪右數欲陷焉。時上下信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殺人者、獄公覆案得其實、而初檢官以不實當罪、乃其家欲甘心於公、江西行省大臣辟公為掾史紓解之。已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後為江浙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領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為憲臺所沮、則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時同遊者魯道原、宇文公諒輩、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元方全盛、諸同遊大駭、以為狂也、而悉去之。公益呼酒放歌、極醉而罷。方國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為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建議城慶元等路、賊不敢犯。及左丞帖里帖木耳招諭方寇、復辟公行省都事。公議方氏首亂、罪不可赦、宜捕誅其兄弟、而招安諸脅從者。方氏大懼、行重賂求解、而公峻卻之、執前議請于朝。方氏乃走賂闕下、而省院臺前胥甘焉、降詔招安、授國珍官、駁公議、以為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則罷左丞輩、而羈管公于紹興。自是方氏遂橫、莫可制、山寇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則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於當途蓋蔑如也。乃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畧定其地。已復以為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之後、受行省郎中。時經畧使李國鳳奏守臣功績、而執政者皆右方氏、遂抑公功、僅由儒學副提舉格授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莫不解體。公拜勅曰、臣不敢負國、今無所宣力矣。遂棄官歸。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公哂曰、吾平生忿方國珍、張士誠輩徒狗鼠耳、而奈何效之。且天命有歸、吾姑待焉。會

高皇帝下金華、定括蒼、公指乾象謂客曰、此非向所云天命者乎。客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悉以衆付其弟陞、併家人參掌之曰、善守境土、毋為方氏得也。適總制孫炎以 上命來聘、公遂由間道詣焉。陳時務一十八策、 上悉從之。會陳氏入寇、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宜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 上召公入內、討之。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耳。 上曰、討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也。 上遂用公策、斬獲凡若千萬。已而頒賞、則力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禮、公大怒詬曰、彼牧豎

爾、奉之何為。遂不拜。已而見
上、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遂定征伐之計。兵攻晥城、自昏達旦不拔。公謂宜
舍堅城而遡拔江州、遂平江州。
上嘗使都督馮勝攻敵城、命公授方畧、以雲物為驗。及克敵、
一如旨。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躡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
城降。時苗軍反金華、梧蒼殺守將胡大海等、衢州亦謀翻城
應之、守將夏毅計無所出。適公以憂歸道其地、入城一夕而
定。公即遺書金處舊邑、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郡平章諸軍克
復處城、苗帥就擒。公時語所親、 上必有天下、衆心翕然。方
氏勢日沮喪、數遣人奉款于公、不納而白于
上。 上因令公與之通問。公乃宣國家威德、而方氏遂納土
入貢矣。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條荅悉合機宜。會公
赴京、經建德、適張氏入寇、守將曹國公欲奮擊之。公止之曰、
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耳。已而果然。時陳友
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衆謂蘇湖富饒、宜先取之。公曰仕
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焉。陳氏既滅、取
張氏如探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大戰
彭蠡湖。公密啓移軍湖口以避難星、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遂殲友諒。次取張仕誠、次定中原、蕩群雄、逐胡狄、再
造區夏、凡皆公之密謀也。 上時至公所、屏人而語、率至移
時、雖至親密莫知其端。公為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
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深伐福建、果敗沒。又見熒惑
守心、群臣皆震懼。公密奏、謂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 上以
公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論滯獄、凡平反若
干人、雨即隨澍。公因奏請立法定制、以止濫殺。
上方欲刑人、公請其故、 上語公以所夢云云。公曰、是衆字
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計得夢後三日、當有報
至。 上遂停刑以待、如期報海寧果以城降。 上大喜、悉以
欲刑之人俾公縱之。張仕誠平後、有張昶者欲亂政、上書稱
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為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為趙高也。
上頷之。昶以為發其奸也、而慫之使齊畢嚴等詞公陰事、欲
陷焉。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會司天臺災、畢嚴上書言事、欲
以中公而 上洞其奸、切責畢嚴斬之、窮治黨與、書得其與
昶通謀狀。 上不懌於丞相李善長、而憲使凌悅因彈之。公
為營救。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勳足以
任此矣。公首觸地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將
速顛覆。如臣駑鈍、尤非所堪。 上怒乃解。洪武改元、 上登
大寶、拜公御史中丞。時定處州七縣稅額、計臣謂比宋制畝

加五合、上特命青田縣粮畝止五合、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上言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劾無所避。公因案中書省都事李彬不法事、罪當死、而李善長素善彬、請緩其事。公竟奏誅彬、由是與善長大忤、力請歸鄉里。臨行、奏鳳陽雖帝鄉、非建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舉也。已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上益思公、言、手詔叙公勳伐、召赴京師、同盟勳冊。公至、賜賚甚厚、贈公祖、公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晉公爵、而公固辭不拜。上知其至誠、不強也。時 上謀所相、首楊憲、次汪廣洋、次胡惟庸、公皆謂不可。上乃曰、是無逾先生矣。公曰、臣豈不自知、況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秖孤大恩耳。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于鄉。八月、上手書丸期問天象事。公條具以奏、大意謂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上嘉納之、以付史館。公所奏記諸如此類、率焚其草、人莫得其詳也。初、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界于福建之三魁、元末頑民嘯販私鹽、因挾方寇為亂、久之不靖。公言于 上、設巡檢司控之、而頑民猶復逆命。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吏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之、不先白中書省、而逕詣 上前。時胡惟庸主省事、怒其不白也、而重以舊怨、甚。刑部尚書吳雲詠老吏訐公、謂談洋為墓地、而弗得也、而建議立司以擁還居民、激之為變。上素知公、置不問。又請逮璉置獄、後不許。于時非得 上渥眷、公且族矣。比公入朝、惟引咎自責。晃是楊憲敗而相汪廣洋、未幾貶廣東、乃相惟庸。公大慼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增疾、蓋八年正月、云惟庸以醫來、飲其藥、至冊有物積腹中、彭彭如拳石。公遽白 上而疾遂益篤。三月、上知公且不起、御製文遣使馳驛送之歸。歸一月而薨。公生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五。以是年六月塟於夏山之原。所著有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犁眉公集五卷、皆傳於代。公初與同郡葉景淵、胡仲淵、章三益、金華宋景濂、以德執相慕尚、至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為當代稱首云。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與人交洞見肝腑、至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以為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儔輩莫能測也。

累贊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遜謝。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一齒前事。每天象有變、則累日不懌、蓋志念深矣。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自怵、　上亦甚禮之、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時曰、吾子房也。又曰、居則每匡治道、動則仰觀乾象、以至讞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運籌决勝、功寔茂焉。又曰、每於閑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此其知遇之隆、世寧有儷哉。廷臣以過被譴、公密為救解、其人知而謝之、輒拒不納。其人不知、卒亦未嘗言也。公之將薨也、以天書授璉、使服闋奏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仲璟曰、胡惟庸在位、欲奉遺表、無益也。敗後、上必思我、倘有問、以遺眎密奏之。其畧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惟
聖明留意。　上益念之。公初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陳氏、
賜章氏。陳生子男二、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參政、卒于官。
次仲璟、授閤門使、
賜除奸敵佞鉄簡、侍　朝、尋陞谷府左長史、提督　肅遼慶寧代谷六王府軍務、　成祖時死事。別有傳。公以中毒死、
上深閔其冤、乃命長孫廌世襲伯爵、給之金書鉄券。後　文
皇帝北征沙漠、定鼎燕都、而廌于幼弱、不能赴　闕、遂停祿爵。至景泰間、七世孫劉祿始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弘治間、九世孫劉瑜授處州衛世襲指揮使、立祠本郡、蓋數用言者所請云。至嘉靖間、後納郎中李瑜下禮兵二部議、大畧曰、基當草昧之初、首識　真主。金陵謁帝、動中機宜、觀其陳天命之有在、斥偽主為不足事、舍安慶而徑拔九江、欵仕誠而急攻友諒、江南大勢已定于此。其後屢從征伐、觀天察象、設策運籌、知無不言、言無不驗、仰副順天應人之舉、翊成用夏變夷之功。我
高皇帝延攬豪俊、創造丕圖、雖一時佐命之臣、並軌宣翼、而贊畫帷幄之奇謀、恢復中原之大計、徃徃屬之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符發孔明之喩。功臣廟廡既圖其跡、青田邑租復减其科。推基之功、於　國家、豈有量哉。盖思創造之難、則當隆佐命之恩、修社稷之功、則當篤延世之賞。况翊運開基勳業炳烈、如基者哉。奏上、報允、遂進　公配享於　太廟、乃後瑜伯爵、世世承襲焉。公臨終戒子孫毋仕、且不利、九世方興、至今若合左券云。微鄉里後進、伏讀功臣翊運諸録、而景公之勳烈、讀郁離子諸集、而慕公之文章、夜旦皇皇、恒思執鞭而不可得。玆其孫世延、蔫厲操尚、繩其祖武、恐芳懿之不彰也、而繆以隧道之碑見屬、即不文庸何敢辭。銘曰、於惟掌書、樂善好施、雨雪分餉、閭閈稱慈。無辜被録、百千其徒、何以拯

之、爰火其居。我也無棲、人則釋誅。篤生孫子、為時鉅儒。武緼鞱鈐、文富詩書。璣衡洞燭、囊括寰區。元失其馭、四國卒瘏。如鼎斯沸、莫汞匪孤。廼有　真主、應天受符。間關草昧、翼龍以飛。運籌帷幄、以張以弛。天牖其衷、人罔攸窺。群雄竊據、以次芟除。大命既集、戎胡卒遁。

帝曰汝功、汝侯汝公。公曰天眷、微臣曷庸。功成身退、從遊赤松。　帝寵其直、人嫉其忠。奄殞非命、實恫　帝衷。冊書錫爵、賞延不窮。厥惟胤子、忠考彌崇。均輸大節、盍闡丕風。嗣傳式微、謂天瞢瞢。爰有封章、頻籲九重。　哲后攷德、宗工記功。廼集廷議、報稱宜隆。侑享　太廟、俎豆春容。君臣一體、祀典攸同。於萬斯載、嗣續公封。百爾圭裳、奕慶厥逢。公文日星、公烈華嵩。既載旂常、亦銘鼎鐘。孰是不師、孰是不共。允也梓里、奕世其風。渺予小子、夙夜欽崇。不腆者詞、曷賁玄宮。庶托貞珉、光昭罔終。

皇明隆慶元年　歲次丁卯春二月望日。

《劉文成公全集》卷首

校記

①大：據《明名臣琬琰錄》卷七、《明文衡》卷六二當作「太」。

②伺：《明名臣琬琰錄》卷七作「侯」。

③徒：據文意當作「徙」。

明儒碑傳集卷四

宋訥　張九韶　汪廣洋　陳遇
朱善　趙汸　陶安　王沂　朱右

文淵閣大學士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宋先生訥墓誌銘

國子祭酒宋先生卒、既往哭矣、居數日、博士吳守德持前正朱惟嘉所狀先生行實來、曰先生嗣子麟①孩在苫次、不得跣以請、謹將歸葬之滑之水寧所、惟翰林兄長吾于先公③為同舍、故懇銘焉。尚憶是始來會先生于春坊、先生曰、得毋于④劉長吾為昆弟耶。不然、何其面貌之似也。相與感歎久之。嗚呼、先生以後至元丙子入監、周旋十有五年、中間雖有歸寧⑤而在監舍法以同時為兄弟、以昆弟相知為世契、則走於先生忍銘、忍不銘。按狀、先生姓宋氏、諱訥、字仲敏。世本衛之山陽人、後徙滑家焉。兩世由貤恩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騎都尉、封京兆郡侯、諱德仁、其曾祖。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京兆郡公、諱宣、其祖。官中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贈推誠秉義守正功臣、通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魏國公、謚忠肅、諱崇祿、其父。忠肅在元時、敭歷中外四十餘年、五持憲節、逮事七朝、豐功盛德、所以壽後、衍慶、神道碑紀之悉矣。先生儒宗家教、動以榘雅、性持重、不妄言笑。嘗貢冑館以來、所師宗于碩儒、月開日益、卓然有成。擢科登仕、為時聞人。中經繹騷、乃被褐懷寶、以自韜晦。皇明受祚、徵詣公車。　召見、有言動聽、洪武之十三年也。是冬、除國子監助教、橫經發難、鮮手部廓塞、學者如客得歸。嘗同諸儒應　制、譔勅文、畀僧道錄司領教事者一十六通、操筆立成、稱上意、超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俄陞文淵閣大學士。日見親信、有所補拾。會建大學成、中外學徒日夥、而職大司成者往往逡恢、師生相訐、教尼不行。　宸衷簡注、擢為祭酒、階朝列大夫、以董正前弊。　上自制誥詞、至以尚父興周、八百儗之。感惶　眷遇、所以提絜劃磢、不遺餘力。師道既立、　皇心載寧。乙丑、戊辰兩科得士、大率十三天下之二、而龍頭魁選恒在大學、大被賞遇。一日有疾、　上遣中使致詢、其畧曰、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老、以其有神也。嘗謂祭酒骨格必壽、　天年下賁、光耀儒紳。適有畫工至、命繪其像、有焉喜溢　天表、然終老之以其子麟主望江簿、特勅召之還、俾便侍養。其被遇優渥類如此。方倚之以棟梁我道、楷式諸生也、不謂得疾、旬日遽不可起。病也、尚醫來治、卒也遣官致祭、其文悉　上所自製。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賁者、

牆典之彝、助自先生、斯皆異數也。居嘗寢食恒在廂房、未始一宿于家。及是病革、麟等託諸監官、懇請其還、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況在丁杜兩祭齋戒中耶。至是祭畢、乃就舁歸、一不口及家事。及家、氣絶焉、二月之三日昏暮時也。嗚呼、先生以八袠之年、當易簀之際、而風雲爲氣不少衰、丁杜兩祭、始終齋戒、非其平日操存有素、詎能方寸不亂若此哉。可謂眞大丈夫爾。其生平所裒集先世碑銘傳記曰紀德錄一集、所自著述曰西隱集文十七卷。既號西隱、後別號所居別業曰白雲芽窟。自法書名畫外、他無所嗜。好中朝名縉詩若文、讀一二過、輒能記憶、不減少時。今皆已矣。先生以元至大辛亥十一月四日、卒以今洪武二十三年春、壽八十。配康氏、先卒。子三人。長衍祖、即麟、擢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出守望江簿。次復祖、鄉邑訓導。次安祖。女一人、在室。孫男三、愿、慤、憲。孫女四。所適其人、長邦謹、次陳惟新、次李均、一在室。曾孫女二、皆幼。館柩時、 上再遣祭、賻車之費、一出乎官、可謂生榮死哀也已。銘曰、

銅臺世家忠肅公、挺生賢嗣際時雍。身逢聖代言文淵、掌辭飛感帙 皇上倚注隆、率先條約自其躬。風雲氣槩冰霜容、教行六館諸生從。金石文章錦繡胸、蔚爲海內諸儒宗。譽望多士振文風、棟梁我道緊誰功。夫何一疾遽告終、至尊爲之惻衷、命醫與祭恩禮崇。年登八袠壽始窮、餘慶祖宗得幽宮。銘阡者誰青蘿翁、子孫世世其吉逢。

葉砥撰 《坦齋文集》卷下

翰林院編修張公九韶傳　黄佐

張美和名九韶、以字行、江西清江人。幼穎異、年十三能詩詞、博通經史。元末累舉不第。洪武三年、用薦爲縣學教諭。十年、召陞國子助教。爲人篤實、每教諸生、必端坐不言、有所請問、徐徐應答、不過一二語。然義理明暢、人深服之。十一年、遷翰林編修。十三年四月戊子致仕。　高皇帝親爲文賜之曰、朕聞古之賢士莫不脩已行仁、爲時君之用、否則獨善其身、以終天年。或著書立言、傳之永久。雖不顯於當時、而有功於後世、以其德重而行純、學博而言信也。今老成宿儒、凋落無幾、獨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正欲詢問古今與論、以沃朕心、奈爾不任周旋、所以命卿歸老。卿之去矣、朕將誰從。於戲、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然全其始終者罕矣。今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美和博學精擇、善於著書、故　宸翰及之。所著有理學類編八卷、羣書備數十二卷及元史節要、行於世。

《國朝獻徵錄》卷二一

中書省右丞相忠勤伯汪公廣洋傳　國史實錄

廣洋字朝宗、高郵人。少從余闕學、通詩書、遊寓太平。乙未歲、　上渡江、首召詣儒。廣洋入見、與語大悦、留幕下、爲元帥府令史、行樞密院提控、江南行省提控。丁酉、除縣磨兼知諸州事。己亥、置正軍都諫司、擢都諫官。辛丑、遷山南行省都事、升郎中。甲辰、立中書省、改右司郎中、尋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平章常遇春下贛州、命廣洋參軍事。贛州平、命廣洋守之。尋升江西參政。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平山東、開省治、欲得廉明持重者往安輯之、以廣洋可任、乃命陶安爲江西參政、調廣洋山東行省。至即撫納新附、民庶安之。冬十二月、召入中書參政。明年、復出陝西參政。三年、丞相李善長病、　上以中書無官、召廣洋爲右丞。時楊憲以山西參政先被召入爲左丞、廣洋洋、憲惡其位軋已、每事多專決不讓、威福恣行。廣洋畏之、常容默依違不與較。憲猶不以爲慊、欲逐去之、嗾侍御史劉炳等奏廣洋奉母不如禮、以爲不孝。　上初未知之、因以勑切責、令還高郵。憲恐其復入、又教炳奏遷海南。上覺憲奸、不召廣洋還、憲坐罪。是歲冬十一月、進封廣洋忠勤伯。四年正月、丞相李善長以老辭位、乃拜廣洋爲右丞相、以參政胡惟庸爲左丞。廣洋位居惟庸上、無所建明。六年正月、以怠職左遷廣東行省

叅政。踰年、名爲左御史大夫。十年、復拜右丞相。上遇之特厚。嘗有疾在告、賜勑勞問。然頗湛酒色、荒於政事、以故多愆違。又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爲不法、廣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 上察其然、因勑以洗心補過。廣洋内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者既至、而省部之臣不以時引見、 上以其蔽遏遠人、下勑書切責執政者、廣洋惶懼益甚。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廣洋對曰無是事。 上頗聞基方病、丞相胡惟庸挾醫往候、因飲以毒藥、乃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爲國、坐視廢興、遂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勑之曰、丞相廣洋從朕日久、前在軍中、屢問乃言、否則終無所論。朕以相從之久、未忍督過。及居臺省、又未嘗獻謀畫以匡國家、臣民之疾病皆不能知。間命爾出使、有所偵視、還而噤不一語。事神治民、屢有厭怠。況數十年間、在朕左右、未嘗進一賢才。昔命爾佐文正治江西、文正爲惡、既不匡正、及朕咨詢、又曲爲之諱。前與楊憲同在中書、憲謀不軌、爾知之不言。今者益務沉湎、多不事事。爾通經能文、非愚昧者、觀爾之情、浮沉觀望、朕欲不言、恐不知者謂朕薄恩。特賜爾勑、俾其省之。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卒。廣洋善篆隸大書、尤工爲歌詩。爲人寬和自守、居相位默無所可否、由是人以庸懦不立目之。大抵其相才不足、與奸同位而不能去、故卒至於覆敗云。

《國朝獻徵録》卷一一

陳靜誠先生遇傳

陳鎬

陳遇、字中行、先世曹人。高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子孫因家焉。曾祖執中、淮南諸路兵馬都統制。祖老汝德、溧陽縣判。考辛之、元淮南鹽課提舉。遇資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于先天之學。元末爲江東明道書院山長、關教永嘉學子、弟多從之。及中原板蕩、乃歸建康、扁所居之室曰靜誠、人因號曰靜誠先生。 太祖高皇帝渡江、御史秦元之薦遇學行才識、因以書聘之曰、予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興兵、共爭疆域、干戈四起、黎庶流亡、天命歸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藉門雖有將士、惟慨惜無軍師。恒側席以求賢、定太平以開國。比聞老先生世居江左、學貫三史、六經傳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崇儒重道、今古皆然。湯文曾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

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𠫊起。倘以主民為念，須弘恤恵之心，應天順人，敷陳遠略。非欲奮爪牙以顯武，其實資文德以安民。取威大業，列爵胙土，以報功德，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信歟。其韜光晦跡以全己，其好潔時行道以成仁。拱侯車屢起，展素蘊，幸勿辭拒，以慰下懷。蓋丙申四月八日也。既見，與語大悅，遂命參謀帷幄，益見親信，率其弟者三。甲辰，上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上即帝位，紀元，還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為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乘，選衛士廿人贊其出入。洪武庚戌春，承命往兩浙廉察民隱。還朝，密有所陳，賜白金、綵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賞賚有加，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獻馬一，不甚貴，召入，看是引漢故事為諫。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上不許。況吟良久，從之。戊午，復除禮部尚書，又固辭。上曰：士之有志節者，功名不足以介意，其卿之謂乎。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古今得失。嘗值暑，賜歸。時功臣少有通儒，遇力為救解，多所全釋。上嘗諭曰：先生有子耆來帶刀隨侍，朕當重用。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讀書成立，以圖補報。上誠賜對衣兼全。當是時，寵遇之隆，雖公侯卿大夫無與比者。甲子秋，病作，太醫院官省視，尋卒。上震悼不已，遣中官諭祭，賜葬鍾山祖塋之次。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遇所著述，皆燬于火，故所存無幾。今見世德錄云：子欽、誠，俱早卒。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

⑥祖初下建康，閩士人秦原之、周良卿、丘某三人，素有德行，以禮延請，詢以政事，號曰三老，敬之甚厚。不久，以原之為南臺侍御史，郎為陝過中行於　太祖，遂三顧聘之，為帷幄師臣，以定天下。原之於　太祖，亦猶鮑叔之於仲、於齊桓，可謂有知人之明，是以為國初名臣矣。惜乎無所考其世次及歷官行已之始終，不能為作傳，為可憾也。　息庵臣錄

《國朝獻徵錄》卷一一六

文淵閣大學士朱公善

楊廉

朱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國初仕至文淵閣大學士，卒年七十有二。先生少聰穎，不好弄，好讀書。十歲作文，通四書五經大義。祖洞雲先生嘗曰：是孫他日必為令器。壯年以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隱居鄉里，養親

敎子之外、惟著書立言、以聖賢道学爲已任。所著有詩經解頤、詩經軒轅、史輯等書。奉繼母李氏克盡孝道。壬寅亂劇、扶母逃竄十餘日、兩全無恙、人謂孝感所致。 上平定天下、開設学校、豐城仍舊爲富州、州守强俟意中延公訓導、南昌守許方延至郡庠、皆有成效。大府以名聞於 朝、授教授。洪武八年、召赴京師、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署院事、知制誥。逾年、以奏對失旨、謫教遼東。公略無慍色、且日賦詩寫懷、有遼海集。未至、 賜還鄉。語子逢掖曰、汝力耕以供賦役、我取汝祖所著皇極經世等書而考証之。十七年、天子思用老成、驛使召公、授翰林待詔。十八年、奉旨校文禮闈。撤棘之日、授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是年九月遘危疾、 上命醫治。月餘、疾增劇、逢掖詣闕上訴、蒙 上賜告歸。臨終起坐、加冠帶、拱手加額曰、感荷 聖恩、無以報效。言畢而逝。卒之前、鄉人望見有星如虹、墜於所居之屋、衆咸謂文星之墜。以到家之日計之、得九十日。墓志

《國朝獻徵録》卷一二

東山趙先生汸行狀　　詹　烜

先生諱汸、字子常、姓趙氏。其先隴西人。唐中和間有諱忠者、避地新安海寧之龍源里。八世孫曰安慶、時方冠亂、率義民勦平之。事聞、授西隅總管。安慶生光祖、爲宋京庠學官。歲大侵、出廩賙貧、提刑汪文振嘗銘其墓。二子、次曰大振、淮東漕司總管。大振二子、長夢營、將仕郎。夢營二子、長彌孝、浙江稅官。彌孝子象元、號可齋、才識超異。元平江南、徽既下、隣邑有持兵未服者、將加屠戮。可齋盡發私藏、詣軍門請、而屠戮不行。由是貳令休寧、遷婺源丞、改授信州司獄、以疾辭。既而朝京、授杭州仁和令、未至、卒於揚州。二子、幼曰克明、號松莊、孝友敦厚、鄉稱善人、實先生之考也。娶同邑汪氏、生五男二女、先生最幼。初、夫人夢飛鳥自齊雲巖來集于懷、覺有娠。明年延祐六年己未三月癸亥、先生生焉。資禀卓絶、自孩抱讀書、輒能成誦。及就外傅、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師告以初學毋過求、意輒不釋、夜歸、取文公大全集、語録等書繙閱、五鼓始休。由是有悟、遂屬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少長、過諸郡之師儒、遂有負笈四方之思、篤恒産以爲執贄具。親友或譏其非、弗顧。聞九江黄楚望先生杜門著述、歲丁丑往拜之。先生窮經以清思自悟爲主、故其教人引而不發、使其自思。一再登門、乃得授六

經疑義千餘條以歸。辛巳秋、復往爲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過廬陵、請益於夏先生大之、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先生以所聞於黃先生者對。夏先生因出示其家傳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一天象也。繼如杭謁黃文獻公於官署、公以師道自居、不少借辭色。及誦所進書、大異之、待以殊禮。甲申失怙、學長謁翰林虞公於臨川、授館於家一歲。其所上書曰、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乎。嘗聞之、吾之至尊至貴、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然非眞有所見、無以爲日用常行之地。非眞有所得、無以爲造詣歸宿之極。所謂爲學之要者、庶幾在此。此汸之所以日夜憂懼、以求聞乎先覺之訓而未之有得者也。然汸之幼也、聞江西有吳先生焉、行修道立、爲世表儀、而成己誨人、深悲空言之無益。及觀閣下所爲行狀、而知先生爲學之方矣。伏惟閣下察其有志、以其所得於先生者而賜教焉、俾於入德之門不致迷其所趨、而天之所以與我至尊至貴、可以反身而有得、則閣下之賜大矣。時江西憲試、請題虞公擬策問江右先賢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

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至論朱陸二子入德之門、尤爲精切詳備。末乃舉朱子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墜於一偏也。又舉陸子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以說爲證、使其合并於暮歲、微言精義、必有契焉。子靜則已往矣。虞公評其後曰、子常生朱子之鄉而得陸氏之說於二家之所以成己教人反覆究竟明白、蓋素用力斯事者、非綴緝傳會之比也。厥後再往、公愈加敬異。及疾革、先生適在左右、凡喪事損益、皆以爲託。諸子請先生狀其行。歲丙戌、再遊九江、則黃先生已捐館矣。有表誠夫者、文正公高第、緝師說爲四書日錄、旨意與朱子多殊、請商頂。先生爲條列是非數萬言、表公心服、多所更定。趙郡蘇公伯修、虞公之徒也、爲浙省參政、與先生友善。比入守邦畿、要同往、以毋老辭。歸名其居曰東山精舍、虞公嘗爲之記、舉先生之言曰、汸蚤歲學於鄉、求程朱緒餘、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所致力焉。誠恐終身不足知至、畢世不能意誠、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切嘗思之、以求塗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益其屬之蘊

山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朱子者、亦非有他道也。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時、無文章以垂於後、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之作、所以願盡心焉者也。其於大學、則謂三綱乃聖人事爲大學標準、八目乃教學者用力之方。故明明德新民傳中無學者工夫、而脩身傳中無聖人氣象。其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而逆推其用力之序、則明古之聖人亦必由學而至、而學者之功必可至於聖人。又以爲格物是窮盡物理、程子所謂講明義理、分別是非之類是也。致知是程子所謂明諸心。又云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之類是也。二事不可合爲一、唯程子言之甚明。若曰致知在格物、在字之義不同、遂擬格致分而爲二、則傳中言齊家在修身、修身在正心、謂二者合爲一、可乎。且聞明道先生謂學者、若無事可行、且去靜坐之言、而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及朱子得於羅、李二公所相授、亦必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爲有在乎是也、由是雞初鳴則起、澄心默坐、涵養本源、以爲致思之地、而後凡所得於師之指及文字與義有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於是造詣精深而一旦豁然矣。蓋雖雅志不苟於仕、而身則優爲。當四方擾攘、嘗論爲國家者不能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使臺省貴人、郡縣俗吏共軍旅之權、仗行省討亂、御史臺督視如平時、而誅求刼奪之弊、反覆壞爛之由、朝廷終無自知之。兵財兩匱、郡邑一切以矯假病民、而上官方且守故常、不知通變長久之道、賞罰不明、故是非淆亂、而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徒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大率近歲用兵之失、不越斯言、而先生經濟之才亦可見矣。自精舍成、四方學者尊之爲東山先生云。壬辰兵興、先生奉母夫人避地、盡心調護。及郡邑兆復、而大人以天年終。丙申、天兵克定郡邑、其主將慕先生名德、禮羅不至。丁酉、寓于衢之柯山。己亥、結茅于星溪之古閒山。山深闃寂、人事幾絕、潛心著述。雖當顛沛流離、而進修之功不少輟。壬寅春、歸東山。時明興、創業金陵、吾邑已附屬六年矣。有司屢奉命徵辟、繼以議禮召、皆以疾得辭。己酉、起山林遺士共脩元史、先生在召中。暨竣事、

得　請還。未幾疾復作、十有一月丙申、而先生捐世矣、得年僅五十有一。於戲、痛哉。新安自朱子後、儒學稱爲東南鄒魯、然其末流或以辨析文義、纂輯羣言即爲朱子之學。先生獨超然有見於聖賢之授受、不徒在於推究文義之間。故其讀書一切以實理求之、反而驗之於己、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當時鄉先生皆留心著述、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具有成書。先生受而讀之、猶謂未知爲學之要。常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羣疑競起、如蝟毛、要須得程朱復作、面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是以質諸師而不得者、卒求之程朱遺言而有見焉。其於窮經之要、則有得於黃先生而推極之。其初見黃先生、問年、答曰、己未。黃先生曰、先吾刊六經補註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予曰、當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邪。然春秋託始之歲亦己未也、斯文淼契、實在斯乎。先生請問窮經之要、惟告以在乎致思、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爲例、禮曰、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絶於人如此。先生思之久、而後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註言無所受命、猶不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黃先生大稱善、遂授以求春秋書法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既又爲易置其語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先生受其說、退而思之久、乃悟其意、則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魯史書法、二百四十二年之內者、聖人書法也。黃先生各以二義貫一理之旨、以爲單傳密付、悉在於斯。先生即黃先生六經補註等書、取凡爲春秋說者、參以耳聞、類萃爲春秋師說三卷。復因其意爲春秋集傳十五卷。既而求之於經、終有未盡聖人之意、因思戴記經解有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始悟是經全以一筆一削見義、苟不屬辭比事、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未有得其說者。蓋左氏與杜註有得於魯史遺法、主史以釋經、而不知有筆削之法。至若公、穀、啖、趙、陳氏、俱有屬辭遺意、則知求筆削之旨、而不知先考魯史之舊章、二者各得一偏、不能無獘、合而求之、具見得失。由是不傳之旨煥然復明。每謂非黃先生教以先考史法

而後經義可求、則不得其門而入也。及重改集傳、越因載始克成編。復思是經倫類區別、為義至精、參互錯綜、易相矛盾、苟不推類以通之、豈無遺憾。遂著春秋屬辭八篇、雖萬變不齊、始終各有條理。於是一經本旨方完。每謂苦思之功、若有神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又以為春秋必攷左傳事實、為先杜元凱、陳君舉皆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因著左氏補註十卷。吾鄉楓林先生亦以窮經為務、而莫肯雷同、一見是書、輒曰前無古人、春秋之旨論定於此矣。時駙馬都尉和陽王公鎮徽、以春秋屬辭師說左氏補注下商山義塾刻梓、以廣其傳。然屬辭詳著筆削之權、集傳乃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經旨無所遺。逮屬辭成書、復改集傳、使歸于一、至昭二十七年而賫志以歿。門人倪尚誼謹以屬辭義例、質之以平日所聞於先生者、參互考據、足成之。若尚誼亦可謂有功於先生之門矣。其於易經、則聞諸黃先生必須明象、又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同、苟通其一、則可以觸機而悟矣。先生春秋本旨既明、於易[illegible]不忘致思、每有所悟、則喟然曰、黃先生豈欺我哉。嘗曰、春秋文義賴孟子之言而後有據、於周易亦必見其說如孟子之論春秋者、而後聖人之情可得而推焉。先生常作序卦圖說及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大略以為羲皇設卦、繫辭名之曰易、繫辭傳上篇所贊皆其事也。神農黃帝氏繼作、各因羲皇之易別定卦序、自為一代之書。逮夏而商、其辭則世有[illegible]無不備、皆為占筮之用、連山、歸藏是也。[illegible]至德而不免羑里之難、乃本羲皇之易、因其交易對待反易相因之象、定于上下二篇、以天地之道、明君臣之義、因陰陽消長盈虛之變、以著人事進退存亡之戒、其辭之所繫、必有關於此者取之、而非聖人一時自為是言也。逮周公相成王、二叔流言、召公不悅、亦有感於先王憂患、故乃即卦爻彖象、取其愛惡遠近相攻相取之情、作為爻辭、與先王之書相表裏。以其制作之旨視連山、歸藏少異、題曰周易。其書與二易俱掌於太史、占筮家得通用之、而義則不專主於占筮。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始終、其要無咎、此周易之本義。蓋先生所求論周易本旨、如孟子之論春秋者、卒有得於夫子斯言、而不假乎他求也。詩五言初

學六朝、後改習建安諸子、及老杜。近體則學乎唐人。其爲文曰、必以理勝爲主、然後命意遣辭、川沛然矣。烜竊觀先生之學、以積思爲本領、以自悟爲歸宿、飽夫向上之工夫、而至乎窮經復古之成效、豈偶然哉。烜自獲交先生、不以疎謬、進而教之、往來請益、遂得聞窮經之要、及春秋筆削之旨。自悔其前學之非、而惜聞道之晚也、方期以晚年相與講授周易象學、而先生遽已謝世矣。何後學之不幸也、抑斯文廢興關於天運、非人所得測識歟。尚謯偕其子夢吉屬烜爲狀、烜末學膚淺、何足以知先生哉。然受知最厚、義不容辭、姑述所見聞如右。碩學君子尚表章之、俾垂永久、非惟先生九京有光、實亦斯文之幸也。諸生星源詹烜謹狀。

《國朝獻徵録》卷一一四

姑孰郡公陶安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元書院山長。乙未、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　上、召語時事。安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勝、出臨四方、何向不克。　上又曰善、留參幕府。丙申、從克金陵、陞左司郎中、贊機務。既而得劉、宋、章、葉四公、　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辛丑、知黃州、寬賦省徭、招徠流亡、民庶悅服。甲辰、移知饒州、賜詩行。時方征伐用急、安善諭、民樂輸、軍興不乏。乙巳、信州賊攻城、安與千戶宋炳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勇卒爲游兵、晝夜巡捍。請救江西行省。安登城諭賊曰、爾皆吾民、反爲賊用、得無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即破、不相害。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盡屠諸從賊者、安曰、民爲賊脅、非本心、奈何殺之。不許。明年、入朝。吳元年、初置翰林院、爲學士、知制誥、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安總裁定。修律、爲議律官。洪武元年、　上與儒臣論儒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鮮不爲惑、自非豪傑、不能決去。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頓首曰、主上探本至論。　上嘗賜安對、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安隱過者、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

且爾何從知。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毁譽人、以此爲盡職乎。立黜御史。初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叅政汪廣洋山東、安出江西爲叅政。上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爲朕陳王道、論時務、深合朕心。朝夕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郡、會擇卿撫治。對曰、臣微陋、恐付託不效、負聖恩。安寬仁、達吏事、政績彰著。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贈姑孰郡公。國初諸禮多安裁定、大祀禮專用安議。

《國朝獻徵録》卷六

行省叅政陶安傳　失名

陶安字王敬⑦、姑孰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尤深於易。元季嘗試於有司、爲明道院山長、再調高節書院。秩滿、避亂家居、沉涵道藝、賦咏自樂、若將終身。乙未夏六月、太祖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安見上狀貌、謂諸父老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與語時事、大悦。安因獻言、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今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悦服。以此順天應人、四行弔伐、首取金陵、以圖王業、天下不足平也。上曰、諾。授安天下興國翼元帥府令史。丙申秋七月己卯朔、諸將奉上爲吴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上兼總省事、以安爲員外郎、晋叅幕府、從克金陵。會丁母夫人憂、服闋、授行省都事、尋陞左司郎中、贊畫之功良多。上既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因問四人者何

如。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多其善讓。癸卯、黄州平、上思得重臣以鎮之、曰無愈安者。遂命知黄州。至則寬賦稅、省徭役、民悦服之。改桐城令、尋移知饒州。時方征伐、急軍需、安勸諭率其民、民皆樂輸、而用不乏。適閩寇至、攻城、安諭父老率子弟固守、俟援兵至、擒其衆。諸將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曰、民為所脅耳、奈何殺之。由是民皆得全、四境以寧。上嘉其功、御製詩以示褒美、遣使往勞。明年入朝、命復守饒州。民懷其德、建生祠事之。吴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名安為學士。凡國家制度禮文之事、多所定擬。御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林文章第一家。戊申、上即皇帝位、建元洪武。春正月、詔修大明令、公為議律官。是月辛巳、安與中丞劉基言於上曰、適聞假元舊制設中丞令、欲奏以太子為之。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求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迴擢、豈能達哉。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上因謂詹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其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於是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乃諭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佚、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上一日御東閣、安與中丞章溢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事。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侈。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卿此論深有契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

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士、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諸侯、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二月壬寅朔、中書省臣李善長、傳獻泊安等進郊社宗廟議。其圜丘之議若曰、今當尊古制、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其方丘之議若曰、今當以經為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鎮、四海、四瀆從祀。其宗廟之議則若曰、今擬四代各為一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太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於高祖廟。其社稷之議若曰、今宜祭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皆從之。安又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時有御史言安隱微之過者、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命黜之。中書省臣進曰、御史職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上曰、不然。夫植佳木者必去蟊螣、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大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納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常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為此讒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為力。不然則害滋大矣。竟黜之。某年、還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於山東、以安代之。時江西諸郡縣初下、安鎮定之有法、軍民帖然。得恩追封其祖父、父為姑孰侯、祖母、母為姑孰侯夫人。某年、安有疾、既劇、猶草時務十事上之。九月戊戌、卒於官。上聞之憂悼、親為文、遣使祭之、時年五十九。事載國史。論曰、自古帝王之興、伐暴救民、以安天下、雖其智勇神投、動有定畧、要之艱難草昧之初、人心未定、所以啟迪淵宸者、

亦不能無賴於英雄豪傑之助。若董公説高帝為義帝發喪，誅無道秦之類者是已。然我太祖之興，比之漢高，抑又過之。蓋元主入統華夏百二十餘年，衰亂之後，我太祖出而順天應人，奠安中外。當時奔走禦侮，推誠効力，如徐、鄧、湯、常、李、沐諸公，勳業烜著，然謨謀帷幄，自誠意伯劉公之外，如參政陶公者，亦不可多見。方其避亂家居，賦詠自若，樂將終身，其與耕莘釣渭同一揆也。及其遇我太祖，乃能審識真主，首從義旗，因説以弔伐安天下為心。一見之頃，兩言而合，不數年間，削平禍亂，登斯民於衽席，以立中國帝王萬世之業，其視鳴條、牧野之役，夫何異乎。然則董公之説，不足言矣。褒嘗得公之文集於當塗縣博張祐，獲覩永樂間刑部侍郎劉辰所進事蹟及銘山宫贊，贅先生序語，因類萃成篇，庶幾一覽得以仰見明良相遇之盛焉。

《明名臣琬琰録》卷九

王竹亭先生墓誌銘

國朝混一之初，天下耆儒碩師往往多在，徵詔數下，或進而階顯融，佐化理，或退而信廉節，成後進，皆卓然有益於世也。是時泰和王竹亭及其弟子啟兩先生，正學篤行，高風直節，表表乎大江之西。洪武二年，子啟先生首舉明經，爲監察御史。明年，竹亭先生以説書徵。既至，上書論事，更授福建鹽運副使，以老得辭。子啟先生後陞廣西按察僉事，又擢知崇慶州，政治赫赫，已而罷歸。時竹亭先生春秋六十餘，子啟先生亦幾六十，伯仲恭愛，隆然居必一堂，出必鴈行，長身玉立，儼乎端恪，巍冠褒衣，襜襜甚偉，蓋望之如神人，無不肅然起敬畏者。至其接人，色莊氣温，雍容怡如，語簡理盡，無不樂就之焉。竹亭先生諱沂，字子與，竹亭其别號。幼誦孟子，即知辨於義利，稍長刻厲學問，嘗從元進士楊升雲、彭復初治周易，造其窔奥，自六經至于周、程、朱、張之書，靡不深究，及子史百氏，咸旁通博考，蓋於天人之微，聖賢之蘊，

往古治亂成敗之故、蓄之富、察之審、言之的而履之確也。嘗一試有司、不合、即不復出、教授於其鄉、而所交游往還皆當世名人。元季江西參政沁布阿咱爾守贛州、禮遇先生、辟爲行省照磨、又承制授吉安路治中、俱不受。逮皇明龍興、洪武三年、廣東行省聘考貢士試。是年、侍御史吳去疾言、泰和王沂經學操行宜在侍近、遂徵爲說書。至未幾而歸、益以成就後進爲務、從學者愈衆。傾竭底裏、隨其材而篤之、而皆有成。先生資識高明、內貞外和、器度弘偉、規範自然。安成進士劉雲章嘗贊之曰、淵乎玄酒之在尊、凛乎太阿之未出匣、皭乎其清而挹之弗竭、薰乎其和而即之弗可狎。又曰、使及門孔氏、則風雩之詠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綽然而特視其所合。蓋確論也。先生孝友篤志、歲時塋祭備古禮、燕處必嚴、未嘗啟口及人過失。有文集若干卷、承旨宋公濂爲之序。詩若干卷、襄城楊伯謙序之。洪武十六年某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七。王氏世有德義。其先出晉司徒導之後、由金陵來徙。至宋、戶部侍郎贄顯于仁宗朝、事載郡志。又若干世至圭、爲榮王府賓客、與周文忠、楊文節皆善、學者稱虹溪先生。虹溪若干世至性夫、性夫子以道、元季韓公復嘗薦之、以親老辭。二子、先生兄弟也。先生娶陳氏、繼李氏、皆有賢德。子男一、伯貞、舉明經、累官瓊州知府。女一、嫁嚴玄齡。孫男二、信、直。直舉進士、爲翰林修撰。曾孫男八、女三。先生初塋千秋鄉大徑之原、至是瓊州公丁李夫人憂、改塋先生新山之原、使直屬士奇銘墓。士奇蓋生晚、不足究知萬一、然念鄉人老長識先生者盡矣、當時門人親受教者亦多不在、將使後之學者有志乎先進、其何所考法也。且士奇於王氏重世好、又少嘗侍教先生兄弟及瓊州公矣、故不敢辭不敏不銘、謹述其所知大槩而爲銘曰、

奕奕王山、澄江洋洋。猗歟先生、邦人之望。江山出雲、雨于下土。君子之道、有蓄不施。道之傳矣、孰不爲材。佐理于隆、濟濟偕來。世其遠矣、後來何師。猗歟先生、昌究予思。

楊士奇撰 《東里文集》卷一八

朱右傳

朱右字伯賢，臨海人。元至正末，司牧蕭山，遂徙居上虞之五大夫市。問學該洽，尤長書、禮、春秋。其文深醇精確、簡而有度。嘗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翫培塿者忽嵩華之高矣乎。故其所作一以經爲本。劉仁本駐師餘姚州、作雩詠亭于龍泉左麓、集名士四十有二人修禊賦詩、右與焉。洪武三年，以宋濂薦，召修元史。史成，乞還田里。六年，召修日曆，除翰林院編修。七年，與修洪武正韻。八年，擢晉相府長史，尋奉命同宋濂定議王國禮樂。晉王隨太子游中都，講武事，右嘗從。九年，以疾卒，葬蘭風鄉。右嘗編性理本原，揭河圖洛書于首，次太極圖說，次西東銘，附以通書，以正蒙爲未純，不錄。其嚴于論學若是。又以深衣之制，世代沿革，襲以成俗，無復古意，乃援禮經及先儒之說，求合古制，使宜于今，作深衣考，學者稱焉。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六二

校記

①孩：當誤，《西隱集》附錄所載墓誌銘作「疾」，《明文衡》卷八五作「疚」。

②水：右引二書均作「永」。

③公：右引書作「生」。

④于：右引書作「與」。

⑤有：據右引書當作「兩」。

⑥「祖」字上闕字當是「太」。

⑦王：當作「主」。參前篇。

明儒碑傳集卷五

秦約　曾魯　陶宗儀　蔣宮
董倫　王禕　汪叡　蕭岐

溧陽縣學教諭秦公約傳

秦約字文仲、其先淮安人。宋直龍圖閣觀之後、始遷崇明、其後再遷崑山。父玉、字德卿、業儒、有至行、門人私諡孝友先生。約至正間官崇德州教授。洪武初應名、試慎獨箴、拜禮部侍郎、以母老辭歸。再以賓鈔束帛徵詣京、上疏陳乞復書院、書堂、義學例當復。守令之選、另立一科、四十蒞職、百日舉代。郡邑三年造冊、與志書同進、以備國史採擇。上悅、以約年老、難任繁劇、計五百里授以儒官、得溧陽教諭。御史練則成、待制吳沉爲約宿學道老、合在館閣、不報。在溧陽八年、請老歸、卒。約文章務求理勝、而詩尤工、張潞公貢師泰尤所推重。所著詩文曰樵海集、別有師友話言、樵史補遺、孝節錄、詩話、舊聞、崇明志。

《國朝獻徵錄》卷八三

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魯神道碑銘

宋　濂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修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贍宏博、足以爲經世之用。蓋自童丱之始、十四經之文、畫以歲月、期於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諸書、皆其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誤定之集錄、探幽索隱、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濂銘亡友曾公之墓、憤激于中而復繼之以永慨也。公諱魯、字得之、曾其氏也。孔門弟子郕公五十七代孫、世居新淦吉陽里者已久。曾大父兼善、宋贈太理評事。祖天祺、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儒學教授。妣劉氏。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簡君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

淞苹、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皺、沓莫究其端倪。公殊不以爲足、所淑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掇其華。間有僻書隱牒、不憚道路之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爲辭章、麗蔚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弗休。歎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内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充拓其所未至、辯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羣書稱于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於臨州。①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脫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益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密於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澂之書。吳公亦告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繹騷。公乃里諸豪集健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釃酒、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及入　國朝、有詔纂修元史、勅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補苴罅漏者、不一而足、其功爲最多。史成、　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　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嘗衆言沸騰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選入儀曹爲祠部主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内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熞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熞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纂其位、中心懷愳、故託修貢以覘朝廷之意。　上聞之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　上問丞相曰、曾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耳。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成將每捕獲

之。 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誤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 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巳起人意、今觀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八月、奉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然吐血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霄露降鍾山、羣臣咸見諸詠歌、獨公誤賦以進。十月、 上將郊祀、出宿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獨曰、此曾督作耶。援據既精、鋪敘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十有一月、疾逾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 上憫然許之。十又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卒。公蓄德熙和、人近之者溫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巳而二兄諸姪相繼捐館、公收淚經紀凶事、一年間葬十餘喪、且撫存其孤惸、惟恐或失其所。平生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例皆迎之、了無倦容。其出仕也、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爲。凡典禮涉於制度者、必經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字文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爲決、公誠所爲濟世之學者、非邪。公爲文不喜雕琢、其徒雖有所輯錄、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稾辨誤、藏於家。他咸未脫稾。當公修元史時、濂實爲總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爲最深。其坐官齋、更析互辨、每至夜分。歎末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噓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宋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其意蓋指公與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儷於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胥會焉、共成一書、庶可藉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屢興懷於治古之時也。銘曰、氣化紨纏、人文斯宣、萬類斯甄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資兮。載籍繽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枝分葉散、爲千塗、混其精粹兮。彌綸大邦、物采文章、有變有常兮。不生碩儒、誰軋其樞、孰范其軼兮。玉筍之陽、神珠吐芒、莫自翳藏兮。 大明麗天、東帛戔戔、旁羅俊賢兮。袞褒鉞誅、寓於策書、與論所孚兮。儀曹之升、議禮稽經、日維烝烝兮、黼黻 帝猷、上窺殷周、功在刪修兮。所積之沈、所發之深、開陽闔陰兮。正笏垂紳、其色誾誾、邦之老臣兮。婿學蹻蹻、其中樗然、何翅霄淵兮。天胡降喪、一鑑之亡、四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爲列

星、寔光晶熒兮。下射屏山、馬鬣桓桓、名在不刊兮。

《國朝獻徵録》卷二五

陶宗儀傳

陶宗儀字九成。其先出閩之長天之永嘉陶山、再徙台之黄巖。始祖泰和、宋皇祐襄溪都巡檢、復徙淅水。父煜、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宗儀沖襟粹質、混然不凡。少舉進士、一不中、即棄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瀏國張公翥、李孝光、京兆杜本、問文章爲事、故其緒檢家法、邁人遠甚。尤刻志字學、工篆氏趙集賢雍集篆家其長、貲柢松教授弟子。遇人無夷險倨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匪匪闕析、帥羕不華、南臺御史丑閭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聚士誠據蘇、議署軍諮、不往。洪武辛亥、部取天下士。癸丑、命守令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誚讓之、歎曰、一激而喜、所以爲親、禄不逮養、適人悲耳。況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老矣、太平幸矣。輸分之衆、其敢覬乎。藝圃一區、果蔬菁賴、度給粥祭已、餘悉種菊栽樹、教塵身自爲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宗儀時喝亂離幾二十年、共募祭禮備盡其力、人以孝稱。由避兵家故北泗水之南、言生貝地結廬、遂居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郛一百卷、輟耕錄二百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脫稿者不與焉。

《國朝獻徵録》卷一一五

翰林院修撰蔣公宫傳

蔣宫字伯雖、眞州人。三歲喪母、哀毀如成人。五歲誦孝經、論語、左氏春秋。十歲善屬文、未章庸、孟之書。居父喪、勺水不入口、毀瘠踰制。從學陳子山、子山方銳意釋經而宫乃列諸家傳疏得失以進。子山異之、授以詩、書、春秋及諸文章大家、宫輒悟其肯。子山謂人日、明敏若宫、雖汝南應世叔、不足多也。自是博極羣書、於制度沿革、陰陽曆數之義、無所不通。元至正初登第、未幾丁祖艱、負祖母避地浙東。以爲授行樞密院管勾。服闋、授崇明州判官、撫州事、有聲。丙午、皇朝剋平封吟、宫乞歸田、不許。會部使薦宫才可備史館、授翰林修撰。洪武紀元、擢開封府蘭陽縣縣丞。當南北要衝、兵燹之餘、寇賊充斥、居民存者十二三。宫廣爲召募、一年復業五千戶餘。弭菑捍患、撫緒理[2]尚、通商販、理冤滯、安反側、開學校、崇德義、邑人大和。拜滿　朝京、以疾卒。

《國朝獻徵録》卷二一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傳

董倫字安常，故山東恩縣人，世居燕之宛平。自處山林間，布褐藜藿，已懷憂世之志，學者多從之遊，以所居貝州，因稱貝州先生。元末，徵辟不出，世高其行。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以倫薦，徵爲春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事　懿文皇太子，陳説多長厚語。　太祖高皇帝聞而善之，由右春坊右贊善陞左春坊大學士，賜文綺六疋，鈔五十錠。會東宫晏駕，二十五年，出爲河南左參議，盡心民事，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方孝孺爲之記，嘗草封事數千言，無一不當　上心者。又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　太祖遽擢爲陝西右參議。三十年，以詿誤免官，謫蜀，獻王深寵之，其老，賜以白金若干鎰。倫行至成都，獻王深寵之，陝西右參議。三十年，以詿誤免官。

建文帝即位，眷念東宫舊臣，屢詢及之，左右亦多言倫可用，召至京師，慰勞備至，拜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孝孺同入内閣，侍經筵，御書「怡老堂」及賜几、玉鳩杖各一，賜之初，監察御史解縉以權臣讐嫉，謫之諭河州衛吏，縉與倫書祈援，歲餘，倫爲之言，乃召縉還，以爲翰林待詔。其汲引人材類如此。倫爲人質直敦厚，富文學，爲時所重，建文間，屢懇言當務親睦，不聽。　文皇即位，時倫年八十餘，有旨令致仕，出京，悒悒成疾，數日卒。

《國朝獻徵錄》卷三五

翰林待制王公墓表 禕

鄒緝

大明受天命、掃除羣雄、奄有區夏。元主既遠遯於漠北、獨其梁王巴圖時猶據守雲南地、恃其險遠、弗遂臣服。屢遣使往諭之、輒殺使者、拒不從命。太祖皇帝終欲以德綏懷之、洪武五年正月、乃復遣翰林待制王公持詔往諭焉。衆皆謂公文學詞臣、不宜遠蹈不測之地、而公辭色慷慨、即日就道。既至雲南、見梁王、諭曰、大明受命、統一疆宇、皇帝聰明神武、作君萬邦、內外大小、罔敢不服。惟爾西南僻在遐遠、未被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宜順天道、奉圖歸職方、否則偏師南指、坐見夷滅矣。梁王聞公言、頗駭懼、欲降。會沙漠有遣使至雲南、聞其納我使、怒責梁王、使速殺公。梁王初不肯、後不得已、乃出公見之。公慷慨言曰、天實訖汝元祚、我明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誓為國死、終不為若屈。遂被害。時六年癸丑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年五十有二。公既沒後八年、大兵始平雲南、梁王敗死、遂郡縣其地。又十有五年、其子紳往為成都府文學、乃往求遺殖、不可得、因訪其禕所製神主以歸、將奉公之遺衣冠以葬、志弗獲而卒。永樂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其孫稔始即青岩里象鼻岡奉公之神主葬焉、遵父命也。公諱禕、字子充、金華義烏人。祖炎澤、考良玉、皆仕元為學官。公少從學於侍講學士黃公溍、其為人長身山立、屹然有偉度。太祖皇帝初下金華、聞公名、遣使召公、一見甚悅、即處以幕職。未幾、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遷侍禮郎、兼引進使、除起居注、出為同知南康府事。及太祖皇帝即大位、召還議禮、以不合意、復出判漳州府。二年己酉、詔修元史、復召公還、與翰林學士宋濂同為總裁官、遂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預教大本堂。公既為上所知、甚見禮遇、嘗謂浙東儒者惟卿與宋濂耳。公凡兩佐郡事、皆有善政。其在南康、當兵革之後、人民逃散、百不存一、庶事皆草創、公披榛莽、

剗瓦礫以建府署、撫摩其瘡殘而安輯之。民由是稍復其故。又收禮其士之賢而廩餼之、搜除姦蠹、經理廢壞。郡以安集、民至於今思之。其在漳州府亦然。其於吏職雅擅其長、裁繁剔穢、公之功為多。及教大本堂、尤盡開導之益。上每召對、必賜坐從容宴語、久之而後退。性剛直、於人少許可。人初見之若不可即、及一言合意、即傾盡無所靳。少時嘗遊元都、翰林張起岩、危素、許勤哲圖等雅敬重其才、列薦之。時元政已非、公一獻書闕下、不報、即南歸讀書、以養其親。公學問深粹、博覽經籍、蒐綜百家、與胡翰、宋濂俱以文章名江南。三人之交相上下、而公之才氣尤雄遠。其文章簡而嚴、深而肆、跌宕閎偉、卓然鮮儷。蓋自宋元諸君子之後、所以振起斯文者、公與胡、宋二人實為之首也。公之學問文章既已不可及、而其死忠大節、復炳炳然昭如日星、不可過如此。嗚呼、公可謂無愧於古烈丈夫矣。公之忠義在人心、其行實在國史、而孫復欲有以表揭於阡者、亦孝子孝孫不忘其親之心也。公娶何氏、子二人、綬早世、紳仕為國子博士卒。孫男五人、穆、穰、稌、稔、稚、女三人。平生所著述、自有集行於世、皆不論、獨叙其大者於此、使以告其鄉之人。

《明名臣琬琰録》卷一〇

明故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貞一汪先生敘行狀

程汝器

先生諱叡、字仲魯、號貞一道人、晚年有喘疾、自稱貞一病叟。汪氏世居徽之婺源、號巨族。先生曾祖諱琰、祖諱賓、考諱閔、俱寬厚禮讓、不希仕進。先生賦性聰敏、穎悟過人、幼知務學、年十二能賦詩、十五能屬文、夏不就涼、冬不附火。其族叔祖古逸翁喜其性質超邁、務學之勤、收教之、日誦經傳千餘言、凡有疑難、必籍記、遂一問辨、其志愈篤。同舍咸推讓焉。未幾、翁捐館。是為至元戊寅夏四月、先生執弟子服、衰哭之慟。其子淮、淵先翁亡踰年、其孫奇、樹、奇芳力不能葬。越十有九年丁酉、先生禮葬於里之高路。先生既冠、遊於江淮兩浙、一時知名之

士莫不器重。至正壬午秋嘗應浙江鄉試、不合有司、歸家取友於鄉里、如倪仲弘、鄭子美、朱允升、趙子常、呂安貞諸先達、相與討論。既而與族人茂昭子文即里之碧雲菴王蓮僧舍、窮日夜潛心於諸經子史、靡不研窮攷訂、融會貫通。性命道德之原、古今事物之變、至於山川嶽瀆、草木昆蟲、凡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者、莫不極其所以然之故。然後反諸身而自得之、體認操存擴充、其端以實踐焉。會元季干戈聿興、四海鼎沸、鄉里橫潰、殺人如刈草菅。先生惻然不忍、乃設策與其弟同集義旅、以靖鄉邦、協天兵以復郡邑、凶惡者鋤之、柔善者扶之。諸大家來依者、亦警諭勸化、相為保全之計。事寧、退歸田里、不希進用、惟以悅親為心。至正丁酉七月、居內艱、九月葬鴻村之僊人池。己亥七月、居外艱。越五年癸卯十一月、葬鴻村之瑤竹園。三年之間、不接人言、哀毀踊頓、幾絕、葬祭以禮、廬於墓側、扁其樓曰春暉。庚子秋、弟同提兵爭鄱陽不克、棄妻挐軍馬廩庫亡之西淛、用兵姑蘇。

朝廷疑之、檄取先生及夫人程氏幷次子淵存寓江寧為質。已而知同還張士誠之害、方釋、授先生安慶稅令、夫人俱往。壬寅夏、先生以奏請事宜還京師、而安慶城陷於陳冦、夫人與隣婦襁褓赤子淮竄入山谷。勢急、棄赤子於草野、以身免難。家僮余奴亦從竄避、見遺赤子、抱以尋夫人、不獲、求乳於村婦、逾旬而後子母以完。城復平定、先生自京師復任。未逾月、朝廷選儒官、委參軍詹同領入川蜀、隨軍參贊。先生以肺疾辭、得歸田里。洪武初、駙馬和陽王公克恭由新安移鎮會稽、從調八閩。先生長子澤先從事王公幕下、公素知先生學行、遣專使禮延先生至三山、關館於中山之陽。再越歲、以疾辭歸。洪武甲寅乙卯之歲、屢奉朝命、郡邑交劄勸聘先生疾愈與否。郡府命醫視、曰肺疾難療、由是復命、得遂田園舊居。雖臥病中、猶激勵鄉里子弟之好學者、如邑之李文徵、休陽范平仲、吳艋中、程子靜、皆得造就、受任於朝。凡遠近祖宗墳墓有傾圮者、務堅完之。荒蕪者芟除

荆棘、立石碣以表之。有白蘸者、潒溧人也。壬寅之歲來宰婺源、廉公有威、强暴者畏而疾之。甲辰冬、鄰境寇作、犯州城陷、白公遇害、屍暴於河。事平、先生備衣衾棺槨、買地於環村、營塚壙葬之。鄉里兵變後、有喪不能葬者、亦皆為葬焉。其奉宗祠祭享一如古制、割田四十畝、立定規、俾子孫永守、立祠額曰著存。喪亂之餘、鄰境銀峯泊水浮梁有流移顛沛來依者、悉皆捐粟與之食、假室廬於村落、俾居之。時平、皆令復業。洪武甲子孟秋、朝廷復下徵賢之詔、有司敦迫上道。至則司禮官引見、上舉書之西伯戡黎篇命釋之。先生詳析發明、深愜聖意。時受顧問、俾翊贊儲皇、授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上亦日召侍講、周旋於兩宮之間。與朱善、劉三吾二學士趨朝則同班、賜坐則聯席、入稱三老。開陳善道、從容獻納、天顏每為霽威。上嘗憫先生年老氣喘、勅賜朝房、俾便於趨朝。萬幾之暇、命續製薰風南來詩、諸作稱旨、諸近侍臣僚亦皆推遜。遇春夏萬物發生之際、人有罪至死者、先生輒涕泣俯伏進諫、請決以時、無傷天地生物之仁。上允所奏、常稱先生為善人。明年、頒誥寵諭。再踰年丙寅仲春、先生喘疾大作、力疾奏請歸家療病、期秋再至。可其請。三月朏、上御奉天門、勅中使傳宣召先生。既至、賜坐、語次顧曰、若知所以召見意乎。先生起對曰、未知。曰、日昨不嘗以老病故請暫還婺源、期秋再來、朕可其請、有不須辭別之旨。已乃思之、若等光陰有限、言歸有期。仲魯喘嗽為病、誠劇然、恒見得此病者往往壽考、矧若龐眉有壽之徵、若之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若多讀書、何理不窮。第心素善、於人之善者固好之、不善者亦不惡之、斯為未能全好善之心也。朕今許若還鄉、毋庸再來矣。所戒者近侍之歸、郡若邑官勢須來見、爾當閉門以絕、否則筆之於簡、俾僮僕輩示之。若曰、仲魯幸蒙聖恩、予告還鄉、理宜杜門謝客、輸租應役則有恒制矣、其敢以是自速愆戾。如是則可考終命矣。先生叩首謝曰、聖上愛人以

德、適承聖訓、是欲臣全其晚節者、敢不欽佩以期毋負上心。明日辭朝、都門送東百兩、觀者填道、莫不嗟咨詠歎、以為千載一遇也。先生之道和而純、其用莊而毅、內之孝、外之仁、黙而智、言而信、窮而不憂、樂而不淫。為學推孔孟之道、必求諸其中。所為文章深而博、厚、淡而古雅。賦、頌、詩歌、其要咸歸于正、積有十帙、名曰浯溪集。又十有六年、考終於正寢。先生生於元至治三年癸亥冬十月二十又三日、不祿於大明洪武三十四年辛巳春三月二十又三日。先生寢疾甫三日、又明日始旦、命子澤奉水進盥。盥卒、迺正衣冠端坐、形神朗全、具蔬食進文、稍益方徹。謂子若孫曰、汝輩宜安分守禮義、謹言行、以保其身。事死如事生、勿作佛事、祭惟隨儀、不必豐、惟在誠敬。言既、正身斂手、晏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九。子男四人、適長曰澤、弱冠從事於金陵兩浙八閩兩廣嶺海還戍。年五十甫告歸養親、獲終其孝。適次子淵、年四十四、以進呈田畝圖冊所司責緩、罰造京官第宅、殁於江寧。適次二曰淮、年二十九、亦以圖冊事罰役、未畢從殁於京之石城門。庶曰潭、年三十一、繼役於京、還感疾而殁。紹男一人曰渚、幸無恙。女一人曰浯、年十六、適里之江里仁。孫男八人、柱、梁、柜、櫨、棨、樫、杞、楚。惟梁更名良、士由邑庠生中永樂癸未鄉試、登甲申進士第、推虞城宰。孫女九人、樟、楣、慶、栱、楹、楠、栝、移、桐。曾孫男五人、熙、照、煜、烜、焰。曾孫女二人、美、馨。嗚呼、先生信道甚篤、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喪亂流離則危而持、顛而扶、安人澤物、以底於昇平。其子適庶暨紹者五、不幸淵、潭、淮俱以王事殁於中外。幸適長子澤雖從事遠戍、老則歸養送終、而渚仍輔協之、得非皇天不慭遺一老之意乎。前三越月、澤竭吉卜奉葬於鴻村瑶竹園、負巳丙、挹壬亥。是歲之四月十五日也。夫人程氏同穴。夫人先於先生十年殁、是為洪武二十三年庚午秋七月望前一日、年六十有九、葬以其年八月十有五日。側室許氏、年六十有九、無恙。汝器嘗遊先生之門、不可以無

述、廼書其耳目見聞之大槩狀諸篇簡、尚求名公誌而銘之、以傳不朽云。時永樂乙酉秋八月望日、前承務郎、金華府浦江知縣松蘿程汝器狀。按洪武十七年八月乙未、以儒士江仲魯為左春坊左司直郎。誥曰、朕嗣子求善人輔導以成其德、豈易云哉。夫人固有能言而行不逮者、亦有能行而訥於言者。蓋非言無以達意、非行何以取信。惟善言不迫、故聽而不厭、善行不彰、故近而不狎。從出入、侍起居、能格非而不撓、承顧問、進講說、在即物以為喻、小則以諷、大則以戒。若積簣土、期於成山、若導泉流、期於會海。苟非備此、曷稱厥職。特授爾仲魯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爾其輸忠效誠、陳善閉邪、無有所隱、斯為美矣。仲魯、徽之婺源人、以明經辟至京。上詔諸儒講論、仲魯講書之西伯戡黎篇、辭旨明暢、上甚嘉之、遂授是職。洪武十九年三月辛未、左春坊左司直郎汪仲魯以肺疾乞還鄉、上許之。明日、復召至便殿賜坐。顧謂曰、汝昨以疾告歸、期秋復來見。朕知汝疾劇、宜休養以延老壽。汝平生力為善、今皤然厖眉、乃壽之徵。更慎起居、精藥物、以終餘齒、無庸再至也。仲魯為人敦實簡靜、不妄言笑。進講兩宮歷三載、遇事輒言、明白簡直。上嘗以善人稱之、始終被禮遇云。

《新安文獻志》卷七二

正固蕭先生行述

予吉之為郡、隸大縣有九、而廬陵、西昌、文江又其尤也。西昌餘漢唐迄宋元、號多真儒偉士、至天朝國初為益盛。二十年餘、若劉先生子高、王先生子啓、海乘陳先生、雅言蕭先生、皆相繼物故、吁可悲也。夫所幸而憖遺為斯文之領袖、後學之矜式者、正固先生一前輩而已。既而予以名命官遊河洛、復四三載、鄉音南來、又聞亦屬纊於分秩之明年矣。嗟悼久之、曰、何吾邑老成之凋替倏忽殆盡若此耶。建文歲、予脫難還朝、未幾、而先生之令子道以才德著望郡縣、交薦于天官、會同京師、受靖江王府直史、乃得詢先生順正之槩、悲痛復不自勝。道以予同里閈、知先生信行出處為悉、請狀其實以求傳於當代立言之君子、予不敢辭。謹按、先生姓蕭氏、諱岐、字尚仁、正固則其所顏歸休自適之齋、而門人因以私謚也。蕭氏世居郭西之柳溪里、溯其先由六朝齋宗室曰叔諒、襲封西昌侯、食邑吉州泰和、故家譜猶稱金陵蕭氏。建隆中、叔諒之十一世孫景純以明經仕至殿中侍御史、弟景大之五世孫服補太學生、七世孫森功書

經中嘉定甲科、以直言忤時相、左遷衡山丞。先生其六世孫也。曾祖昕可宇古山、學行純正。祖靜安、字與道、志節清曠、嘗帖其門曰一溪活水、五柳高風、治園亭池墅自娛。俱隱德不仕。父方平、以書記死于文天祥匡山寨。先生泰定乙丑甫四歲而母亡、五歲而父入廣、零丁孤苦。承祖靜安公之訓、幼穎悟恭謹、自知讀書為文、誓不失先業。甫成童、以書經獵獵有聲場屋。既不偶于有司、且知元季運否、又以祖父母衰老、未能棄離、即退晦自守、恂恂鄉黨間、敦睦典則、稱於人人。每醉歸、袖手促步過市、無少急容。父老指以相語曰：此君子醉也。翰林楊公吟窓奇之、以兄子妻焉。比壯、博通群經、尤長於四代之書、講貫洞澈、識見廣遠、如巨海長河、浩浩蕩蕩、莫獲窺其涯涘。四書習更精熟、每卧誦以勉諸生、終卷不失一字。士林推之。性端重、不喜諧謔。嘗宴會、豪士有垂老者中席酣暢、或舉杯相屬曰：吾徒身後碑銘、惟先生是托。先生拒其酒、正色曰：須好為人、庶不閼吾筆也。一座為之改容。世變以來、禮法廢弛、閭里宴集、諸少往往諠譁恣肆、動至違禍、有識者多畏避不敢赴。聞先生在、則忻然相即曰：一薦先生足可鎮席矣。先生待諸少不惡而嚴、語稍不當、惟正坐不應。諸少入侍、或隆冬而汗。四方來學者、誘掖諭道不倦、一言一行、足為儀表。以故及門之士、莫不涵養造就、户外之屨常滿、而邑里後進薫其德而善良者、亦不少也。與人交無屑屑責備、愈久而敬不衰。事祖父母盡孝愛之道。客故家大族、遇盛宴有罕致之味、必不舉筯、諸生承意、輒橐餽于家。楊氏亦克恭婦職、奉順唯謹、備物致養、及叙劍無所靳惜。靜安公暮年失子、而歲時盡歡、年皆九十而卒。當承重之責、歸匡山之肯、雖亂離造次、不少忽於禮、哀慕常如初喪焉。楊氏以連年重憂成疾而卒。既而世運更革、柳溪之居蕩于兵燹、長子忠被虜於寇。繼娶栗原羅氏、亦詩禮名家、距邑西北十五里。羅氏伯兄允道嘗偕赴鄉試、力致先生於其里、因家焉。國朝廓清、大興文治、旁求俊乂、

悉會京師、於是老師宿儒彬彬輩出。先生語兄尚魯曰、蕭氏一門唯我與兄耳、今諸幼皆未成立、不可他圖也、一往不復、則祖宗墳墓何所托乎。語畢、涕泣交下。自是累舉不就。洪武壬戌春、詔舉天下賢良共論治道、有司强起之。先生以其子蓮稍長、足紹基緒、且時之憸民告訐蜂起、動以逆誣奏、乃憪然曰、既生為丈夫子、何可無益於斯世哉。殄行震驚、吾不忍見也。安民有詔、吾將應焉。既至京、首陳十便書、其略、一曰審察誣告謀叛者以便良善、二曰禁止實封者以便人倫、三曰免池塘之稅以便耕種、四曰早計撥秋粮以便會計水脚、五曰早行移折收以便民間預備、六曰雜料隨土地所宜以便價值、七曰雜造不必圖局拘監以便民自為、八曰罪坐所由以便同寅、九曰依律科斷以便當罪、十曰考覈生員以便學校。書奏、復懇陳民無寸鐵之刃、而授叛逆之名、誠可痛也。上嘉納、錫宴右角門。明旦、召入、親授潭王府左長史。先生以年老、不欲以長史任煩劇、辭至再四、竟忤旨、謫教雲南楚雄府。受詔就道。明日、上念其忠言在耳、而又憫其老也、遣騎追至采石、乃還。入見、復得旨留京師、朔望一入覲。居歲餘、一夕夢神人引至一室、有古書筐篋之類、指示之、且曰、先生就此得歸家矣。覺而異之。是歲秋九月、乃有陝西平涼府儒學訓導之命。既至學舍、則皆如夢中所見、因長嘆曰、何莫非命也。自是安於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學者信服、屯營守帥皆遣子從遊。善誘所施、率就雅飭、蓋其與人為善本於至性、故自大江以西、經生進士多出門下、名播省憲。當大比之歲、則聘幣交至、必以主文正考官為請、先生亦樂領之、且曰、掄材為國、正吾儒者補報事也。二十三年校文湖廣、士論無間、得舉人六十四名、既毋入辭、楚王殿下恩遇有嘉。二十六年、校文福建、得舉人五十四名。兩試所取、經魁比會試仍多甲置。二十七年、奉詔考定典籍、始至、賜宴奉天門、趨朝賜食。十日入對、屢獲稱旨、宿食會同館、往來翰林國子。凡四閱月、學士劉先生三吾、祭酒

胡先生季安，論義多所推重。已而得賜老之請，寅餞奉天門，賜衣被靴韈，給道里費。比歸，則傾竭行橐，集士友，塋③樂丘于近里之楓山，因語鄉黨曰：吾且老矣，若等宜守律處家，勿犯條例。今上神聖聰斷，動必加法，不汝貸也。樂丘既成，復自誌而銘之，因寫真而自贊之曰：吾以此見祖宗於地下，差不辱矣。二十九年正月初度日，親友捧觴為壽，先生曰：吾益衰矣。今年又大比，其能免於考試之行乎。三月，浙江之使者果至，而先生以六月二十二日戊申得痰氣疾，自午及酉，無一語及家事。忽攬衣起坐曰：吾其止於是乎。言終，儵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二。子二人：忠，字用文，以被虜為臨洮百戶，何遇壻，消息不聞。先生自平涼歸，而用文適入覲，邂逅道左，且哭且慶，遂獲送南還，履險如夷，君子莫不以先生為積善之報焉。適，字用道，篤於孝行，治喪始末，一依文公家禮，蓋率先生之庭訓也。夫人羅氏，後先生二年而卒。孫男六人：望、朏、盱、晦、恒、曙。先生平生所著述詩文累千百篇，初有正固藁，在京有京華藁，入平涼有歸來藁，在湖廣有鄂渚藁。求墨跡者所至填塞，嘗曰：吾為文不肯詆人斥言，但移置別一人便用不去。有五經四書要義傳于家。又嘗取刑統八韻賦引律理為之解，併為一集。或問之，曰：二書本不可同日語，先生胡為合而緝之？荅曰：天下之道本一，而為用則有二，曰得與失而已。入乎此必出乎彼，出乎聖學必入乎形統。④吾合二書，將使觀者知所擇也。凡其著述，皆有關於世教之說，一有不經，輒觝排擯斥，不少許可。海桑陳先生讀其文而序之曰：先生養高龍門三華間，清修苦節，種學績文，不求聞達，而亦未嘗不達。殆古之不顯亦世者歟。尤不信鬼神邪怪之事。鄉鄰有疫癘，無憚昏暮赴救之，曰：此人家均稟不正之氣，故均得一証，鬼安在耶。當時學者望而愛之，知先生有不可奪之節，仰而思之，以先生有不可及之德，相與即先生之名齋，而私謚為正固先生云。嗚呼，先生閒關歷落，以有其生，辛勤來歸，以底于道，有文學以淑

後進，有德義以敦薄俗，使論道安民之際得以在朝，其所立豈不彰彰矣乎。而卒不得遂其志，豈非天哉！然進言足以便民，掄材足以爲國，著述足以傳世，敦善足以垂裕，於先生又何憾焉。況於易簀之頃，正大光明，得非知幾於天者耶？予也以後學膚淺，固不足以發揚先生之潛德，因用道之請，始述見聞所及者，以復之，庶將爲當朝秉史筆者大書特書所資之一二焉耳。

周是修撰《芻蕘集》卷四

校記

①州：據《文憲集》卷一八、《明名臣琬琰錄》、《明文衡》卷七一當作「川」。

②理：據雍正《河南通志》卷五五當作「埋」。

③塋：似當作「營」。

④形：當作「刑」，見前述。

明儒碑傳集卷六

殷奎　盧熊　吳沉　武周文
李希顔　王佑　金固　鄭湉
羅性　葉子奇　徐一夔　趙謙

教諭殷奎傳

殷奎字孝章，一字孝伯。其先自華亭徙昆山。少從楊維禎授春秋，嘗應鄉試不利，遂謝去。洪武四年，以薦赴京，試高等，例授州縣職。因老母請近地便養，忤意，調陝西咸陽教諭。盡心教事。在任四年，念其母不置，傷鬱而死，年止四十有六。門人私謚文懿先生。奎文章精審有法，尤深於性理，勤於纂述。所著有道學統緒圖、家祭儀、昆山咸陽二志、關中名勝集、陝西圖經、學而叢稿、文離叢、渭城寐語。奎二子，璧字孝連，璵字孝揚，俱明經，篤于孝友。奎卒，璧間關數千里迎其柩歸。璵舉秀才，試廣西僉事，終太平府推官。

《國朝獻徵録》卷九四

知州盧公熊傳

盧熊字公武，其先本武寧人，宋季徙家於吳，再徙昆山。父觀字彥達，詣旨有至行，門人私謚考孝先生。熊元季爲吳縣學教諭。洪武初，以故官追赴京。母卒，免歸。起復爲工部照磨。尋以善書擢中書舍人，遷兖州知州。爲政務愷悌，不求赫赫名。州初罹兵革，人情凋弊，適大帥李善長營魯王府，浚兖州河，熊撫綏供億，事集而人不擾。俄以簿録刑人家屬事坐累死。先是，熊嘗上疏言州郎①篆文謬誤，忤旨，至是竟得罪。熊少嘗從學楊維禎，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所著有説文字原章句、鹿城隱書、蓬蝸録、幽石門清溪等集，别有蘇州志、兖州志、孔顔氏世系譜總若干卷。子彭祖，字長孺，洪武末任湖州武康丞，永樂初薦授禮部主事，坐事謫阜城爲民，尋徵詣行在，冠帶聽用，以疾卒。彭祖幼傳家學，不事藻麗，而求以適用，爲政亦有父風。彭祖孫瑛，字克修，宣德五年進士，官刑部主事，博學工書，尤工畫竹。

《國朝獻徵録》卷九六

東閣大學士吳公沉傳　黄佐

吳沉字濬仲，金華蘭谿人。父師道，元禮部郎中，博涉羣書，其爲文多尊信朱、吕、何、王、金、許之學。沉嗜學有文，克世其家。累辟爲縣學訓導，不就。洪武十二年十月，郡以博學儒士舉至京師，謁上，更名曰信仲。既除

自永樂初始

翰林國史院待制、謂修撰王艱曰、名既誤矣、賢昧而不更、是欺罔也。艱以 國法方嚴、恐觸犯 天威、固止沉。沉不從、毅然往吏部、告請改正。部以上聞、 高皇帝喜曰、是誠恪人也。遂眷遇之。十一月甲午朔、上觀漢紀、顧謂沉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蓄、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衆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丁酉、上諭持身保業之道、又謂沉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於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不克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在於能謹與否爾。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又謂沉曰、人君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眞切事也。沉曰、求之於古、克行者鮮矣、是故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眞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眞知諫者在於己、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眞、是以於己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來而賢者自至、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沉曰、 陛下之言及此、國家興治之要也。未幾、奏對錯誤、降爲編修。十三年六月乙亥、復以爲待制。甲申、復降編修。沉薦教授童冀、儒士吳愼進使徵之。十四年冬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同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宮、是踰所尊矣。沉駁之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 聖體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安得有異。請凡啓事 東宮如舊制。 上從之。十五年三月、復坐奏對失旨、降潤源縣學教諭。未行、留爲翰林典籍。十一月戊午、以爲東閣大學士。十

精誠錄

六年二月己丑、沉進精誠錄。先是、上將享 太廟、致齋於武英殿、召沉等諭之曰、朕閱古昔聖賢書、其垂訓立敎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宜類編三事爲書。至是書成、上覽而善之、命沉譔序。六月、 上御謹身殿、沉進講周書至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誅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藥、不急去之、必爲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

喜其順己而恣其所爲、將無所不至矣。沉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奉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爲。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知人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八月丙戌、以進講後期、考功監劾其愆於賤事、降侍書、尋改爲國子博士。是時文治大興、沉獨謂兵不可廢、因言武經七書多依托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爲可信。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穰苴之說、今所傳者非齊之全書矣、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爲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詭道也。吾恐非聖人意也。閒嘗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有涉於戎事者、聚而類之、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體、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其論兵禮尤爲確言。初沉家食時已草創是編、及官成均、乃與諸生訂正以傳焉。十九年七月丁丑、以老疾乞致仕、許之。遂卒。沉富蓄遠覽、志負經濟、三進三黜而無喜慍、人以此多之。

翰林院侍講學士武周文

永樂四年、　上御奉天門、翰林侍講學士武周文陛辭、命留之。賜坐與語良久、　上曰、爾篤學惇德、宜在朕左右。然春秋高矣、不欲煩勞、宜歸家享子孫奉養、以終天年。周文起、頓首謝。又命賜酒饌、楮幣、給驛傳送至家。　上顧謂翰林侍讀胡廣等曰、周文亦操履端方。廣等對曰、　陛下待儒臣進退之際、恩禮俱至、儒道光榮多矣。　上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禮儒者。致遠必重良馬、粒食必重良農、亦各資其用耳。

李愚菴墓銘　王尚絅

公諱希顏、姓李氏、號愚菴、本央谷隱士也。學源伊洛、遙出東魯。去尚絅百年、於茲、慨生也晚、願乖几杖。嘗聞之父老云、公性行峻茂、貫酣群籍。太祖高皇帝用薦手書徵之南畿、擇為諸王子師、令分建十王者是已。教法嚴毅、雖諸王子有弗若教者、或擊額以警。帝撫而怒。仁孝高皇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訓倆子、顧怒之耶。帝威用霽。立朝風節巍然、傳聞海宇。授左春坊贊善大夫。既而太宗北歸、公歸舊隱矣。道窮根柢、期於力行。得意則容與謳歌。立論首忠孝、遇事以仁義。嘗於央谷孔子廟教授生徒、優游耕讀、落魄頗頷。時或陶情以酒、或資以禳祈、囂然有操築鼓刀之風。感時慷慨、足跡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騶輿訪公途、遇一老枕袋側卧、前驅呲之、乃先生也。遂與班荊傾囊、以別首戴箬笠、身著緋袍、時臨盛會。客嘲之、曰、戴者本質、著者君賜也。築墟莫周、鄉井罔識。時惟先太僕王公亞卿、張公乃翁、獨從公遊、見各翁墓碑。學諭李君嘗邀為諸生開講、公訖以詩謝之。先君尚識其手慷篤信守度、孤介寡合。卒忍殁以死、葬合塔亭保八畝地、生卒歲月茫無從考。國初猶給戶縣告身蠲賦役、嗣後守司罔恤、二子流落宛鄧、田廬就墟、祠墓荒蕪、害逼耕犁、寢有歲年、乃下無所舉而上焉弗詢。觀風弔古心茲名教者、其可歎已。平生著述、諫草詩文散逸、所及見者大學中庸心法、張公嘗刻之陝藩。歲久並毀、有醫士祖良左翁抄本幸存、先君攜之、漢中每經更定。命絅識之、一統郡邑誌畧可徵云。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非道之無傳、人心之不明也。使人皆知之、則聖賢可以無言、安有所謂心法云也。輒慕子思子思慕孔子、得諸意象、曰傳與授、凡以理在人心者同爾。絅茲藐焉、去先生輒復二紀、顧惟沖年蠢冥、犬馬賤齒荏苒四十、使旦夕填委溝壑、則百世之下鍾靈毓秀、間風興慕者、往孰以傳、來孰以據、絅罪孰與辭哉。乃相與求公之墓祠之謹、再拜刻銘曰、

孰用非義、卓彼西山。孰悟非愚、陋巷如顔。忠兮必用、湘水其先。義兮必舉、介卓胡然。義贊太公、賢歸尼父。柅姤膏屯、匪今伊古。席珍罔傳、渾璞罔售。與言與行、厥迹可究。乃迹孔嘉、來孰釋女。乃思孔渥、抑孰其所。拜公斯名、繹公斯號。聲跡寥廓、貽子至教。維名伊何、去階而天。維教伊何、乘波而淵。不同者世、緊同者心。世遠心邇、無絃有琴。孰云夾谷、而隱斯文。山崩谷壞、此墓常存。薦碩昭蘊、厎格其神。掃松祭菜、嗟爾後人。

《明文海》卷四四〇

王先生傳

王先生名佑、字子啟、晚號啟翁。王出琅琊、後蘇金陵、從泰和、世系具家譜。先生十數歲知自重、以古人為歸、不混流俗。初從鄉貢進士曹隨、治毛氏詩、長遭元季之亂、與兄子與先生避匿平川山中、力學不輟、兄弟自為師友。稍出游南昌、與辛敬萬、石曠達、楊士弘、練高、劉永之輩為詩友。行省平章遂禮致先生為塾賓、聲譽日聞四方。江西既内附、先生首舉教官、吏部試中經義、偕十八人者入見。是日、太史奏星象文明之祥、太祖皇帝喜、皆除監察御史、賜襲衣、又賜宴御史臺。先生劾奸貪、振憲紀、風裁勃勃動人。廣西平、初置官府、簡御史往任風憲、以尋适為按察使、先生及胡子祺為僉事。子祺曰、古新國用輕典。先生曰、蠻夷之人素昧君臣父子之分、漬倫傷化、不及此時明禮法以示勸懲、後將難制。适從先生議。先生所分按郡縣、吏民悚然。三年、偕子祺入覲。時王師初平蜀、重郡守之寄、遂徙先生知崇慶州、子祺知彭州。崇慶承兵革凋弊之後、植仆呴槁、隨事盡心、民稍復蘇。坐累罷歸、而從學者日衆。先生嚴師道、其施教有方、務見實效。後生晚學望之、皆内自斂肅、不敢侈肆。江陰徐遜知泰和縣、勵精為治、聘先生訓導縣學、日躬諮問政。先生曰、示民以好惡之正而去其蠹耳。遜虛己惟先生之言聽而行之不疑。於是五六十年、知泰和者、其設施當大體、得民心、民至今誦道之無厭者、莫有過遜、蓋

自先生導之矣。先生孝友忠信，嚴毅端方。海岳陳先生嘗言，王子啟壁立千仞，不負所學。劉尚書子高言，子啟真風紀臣，包孝肅不足多也。郭敬守曰，子啟平居，一言一話皆可書簡冊，垂法戒。蕭子所曰，王公秋霜烈日，執固當憚之。先生擅文章，養氣為要，中歲以前所著毀于兵，晚獨存長江萬里稿。先生年六十有六卒。二男子皆殤，卒時惟二女子在。其行事舊無紀述。梁潛嘗從受經，欲作傳，未及而卒。余丱角以姻家子恒得侍教，猶及見所藏僉事知州時政事文書，充積牖下，時不敢有請。今所藏無復存者。每念士君子挺特魁傑如先生者，一代無幾人，其可使泯而無聞。謹記憶耳目所得大槩為此傳，雖言不能詳，觀者可推類以得之矣。

楊士奇撰 《東里文集》卷二二

雪崖先生傳

雪崖先生，臨江新淦人，姓金氏，諱固，字守正，雪崖其號也。家世業儒。四歲，母口授五言詩，輒能成誦。稍長，出就外傅，日誦數百言，緣文求義，通其大要，習聲律，課詩，援筆立就，未嘗經意，而語皆不凡。時已屹然有巨志，刻厲學問。母憂其過勤，夜讀輒止之，則常潛置大密室，夜深閉戶默誦，日親良師友講說。既冠，兼通書、詩、春秋及司馬子長、班孟堅之書，遂究心於易。是時安成劉雲章、吉水夏道存兩先生皆以治易為學者所宗，先生往質所業，兩先生皆忘年與之交，益其為學，自四書五經及子史諸家，無不博通精究，有所疑必先求諸心，然後歷考古說而折衷焉。由是所自得多矣。至於天文、地志、律歷、器物、數度之詳，亦無不用心焉。雖祈寒盛暑及兵亂竄避山谷艱危困阨之際，手未嘗釋卷。名其藏修之居曰正心。蓋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而忘學也。其學以孔氏為宗，漢以下則曰周、程、張、朱，吾師也。洪武中，郡太守聘為學訓導。先生嘗慨師道不振，學者日趨於簡陋，至是毅然自任，嚴約束諸生，而身率先之。於道德性命之旨，正心誠意之方，為之開諭，反覆詳明，而常戒以敦本務實，

學正學，為正人，無徒苟事文藝為利祿計。至評論古今人才賢否，亦必以此。諸生翕然嚮服，退而相率遵承先生之教不可以違，有過更相責善，惟恐先生之聞之也。先生孝友恭儉，出乎天性，一言一行皆以誠為主，動循禮法。布素泊然，家無餘畜，非賓客不兼味，非其義一介不取，而輟己以賙族姻，振遺乏者，常如不及。介然特立，同郡名德宿儒惟梁孟敬、劉仲修、胡行簡、張美和、聶器之相與為莫逆交。洪武己巳五月，留郡庠，顧次子行曰：明日之夕，吾其死乎。得微疾，諸生進醫藥，先生止之曰：命矣。時長子幼孜從學二百里外，獨行侍側，先生手書四十字詩一章示幼孜，書遺命數事示行，又書四十字詩一章謝素所往來。翊日，自題其神主，付諸生，使授幼孜。晚沐浴更衣，端坐至夜二鼓卒，春秋五十有七。所著詩文有湄湘稾若干卷，藏於家。幼孜舉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右諭德。永樂十年，先生用子貴，詒贈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云。贊曰：

余與幼孜同官，嘗讀先生之遺文，淳厚古雅，藹然有德者之言。又讀張美和敘列先生行事，一本道德仁義之意。余未嘗不徘徊向慕，有高山仰止之心焉。至其門人學者，余往往遇之，能道其師之教，而考其持身蒞政，皆足以發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惜乎先生之教僅施於一郡而已也。乃若其屬纊之際，明於幾先，從容綽然，非篤學所至哉。士苟用志於內以致夫誠明靜一之功，則自然必至之理矣，其待以他求乎。

楊士奇撰　《東里續集》卷四三

貞義處士鄭府君墓表

樓璉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之君子曰處士，諱湞，字仲宗。其言慤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受業于太史潛溪公，劬躬勵志，病自綖斷，籠鷄卧榻之側，聞鷄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通貫聖賢經訓，尤精於朱氏論議，根據仁義，下筆為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嘆譽之。其家合族以食，男女數百人，處

士事尊長、侍昆弟、御卑幼、壹以誠篤恭順為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疆畛為圖、命太學生涖其役。太學生有以賄敗者、蔓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濂時主家政、名逮于牒、當就逮京師。處士老其兄、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争先死雒揚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兄而使之就吏乎。遂詣理自誣服、死金陵。其喪歸、不惟其家哭之哀、而鄉人靡不哀之。不特識之者為之涕泣、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彝。父諱鉅、母周氏。配張氏、有淑德賢行。子男二人、檪、柏。女二人。孫男五人、熚、烝、耿、炶、烱。曾孫男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于白麟溪北二里潘坂之原。鄉人私謚曰貞義。柏有有文學、與余皆師潛溪公。處士遇余最厚、柏以伯父左春坊左庶子濟所録狀來請銘、誼不敢辭、乃為表其墓曰、

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為何如耳。使獲罪於義理而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倘所為合乎義、而遭逢事變、隕身于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童汪踦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負恥含垢以全其生、縱登上壽、殁牖下、君子視之猶狐鼠之斃腐、曷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兄、死于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為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哉。

《明文海》卷九二

羅先生傳

羅先生名性、字子理、以字行。羅故泰和儒家、宋有為廬溝主簿曰伯壽、嘗刲股和藥起親疾、縣表其所居坊曰旌孝者、先生曾伯祖也。曾祖伯霖、祖見可、父毅禎。先生少孤貧、自奮於學。初授易於鄉先生韋乾乾、繼登康山長宗武之門、苦志畢力、博記精思、夙夜不懈。既冠、遭元

季兵亂、走避巖谷、崎嶇困窮、未嘗廢書卷。性耿介、一言一行必端、不與俗人接。雖至戚或涉邪行、輒絕之、然口未嘗言。海桑先生陳心吾嘗稱先生及楊子淵有氷玉之操。洪武初、詔郡縣立學、御史劉昭先知縣、采譽望聘先生及子淵、鄧彥高三人為之師、時號楊羅鄧。四年、中鄉貢進士。明年赴春官、勑免會試、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冠號糟李萬戶者、以衆入府治、刼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獨糟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蹤跡所過宿、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先生初下車、民有頁一橐詣府言、糟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矣、曰一歲。曰、始死時曷為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浩然白也、曰、糟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耶。笞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諭之曰、朝廷但欲得糟李耳、糟李旦出、即汝等暮皆寧家、何為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賊耶。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即汝皆良民。衆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日、生縛糟李至庭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遣之。命下賦民鐵造軍器、時兵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猝無所辦。先生居第後治蔬圃、得窖鐵萬餘斤、民爭趨求售、同官亦勸以售民。先生曰、固天以濟民、豈為我也。悉以代民充賦、有餘皆入官庫、銖兩不私焉。其氷蘗之操、愈厲而卹民之心寢食不忘、為政以寬恕為本、惟贓吏無所假。應城縣吏劉仁盜官麥、事覺、府逮治之、仁懼逃匿。會按察僉事朱逢吉過德安、仁出誣告先生他事、將就鞫。湖廣參政陶凱、吳雲、按察副使劉某聞之、馳召逢吉還、謂曰、君不知德安有羅同知耶。廿七府之賢守、裁三人、其可以枉忠賢哉。（岳州呂知府、沔陽彭知府及先生三人。）逢吉卒白其誣、而正仁盜麥之罪。在郡四年、闕知府、皆先生總之。秩滿詣京師、坐擅用衆木染軍衣、為陳寧所劾、謫戍西安、行橐無數百錢、怡然就役、不以得失置意。既至西安之逵、官貴人皆敬禮之、而安於處賤、未嘗一毫干人。郡諸生從之受經、後多舉進士去。是時四方老師碩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中鄒

奕獨曰、合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半。蓋先生學甚博、為文章切深、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書法鍾元常。年及七十卒。士奇少孤、五歲先生取而教育之、有父道焉。明年官德安、又挈以行。又三年、先生有陝西之役、屢遣書督其學。又廿年而捐館。當是時所以誨不肖者、雖不能盡記、而為道之大要不敢忘也。恒竊私念、先生所以脩諸躬、施諸人者、皆當追配古人、而今之人知之者寡矣。謹述其槩為傳、手録一通、以寄其子賓、蓋又欲其子若孫、皆圖不廢云。

楊士奇撰《東里文集》卷二二

葉子奇傳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用薦授巴陵主簿。嘗作太玄本旨、究通行皇極之説、儒者稱之。洪武十一年春、有司祭城隍神、吏竊飲豬腦酒、縣學生發其事、子奇適至、以株連就逮、獄中用瓦磨墨、有得輒書、事釋家居、續成之、號草木子。其書稽上下之儀、星躔之軌、律歷推步之驗、陰陽五行生尅之運、海嶽浸漬、戎貊希有之物、神鬼伸屈之理、土石之變、魚龍之怪、旁及釋老之書、而歸于六籍、兼記時事失得、兵荒葘異、曰草木子者、以草計時、以木計歲、以自況其生也。里人王毅者字剛叔、從許謙游、受理一分殊之旨。子奇學于毅、歎曰、聖賢之學不貴多聞、以靜為主。因自號曰靜齋。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六三

徐一夔傳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以文見知危素、授以建寧教授牒。吳元年六月、詔儒臣纂禮書、勅中書省舉素志高潔博古通今士、非深知經術者勿遣。於是一夔首被徵、開局于天界寺、草創既就而還。會元史成、而元統後無事蹟可徵、將有事續修、王褘以一夔薦。一夔報以書曰、執事自漳州被名纂修元史、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十三朝、悉本據實錄修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或授官、或還山去。獨

順帝三十六年事無實錄可據，分遣使搜訪故郡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采擇，足成一代之書。邇者滕史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且云執事以僕爲善叙事，爲之當路。夫爲總裁爲人，此固其職，然何爲而及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論史者謂莫切于日歷。日歷，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歷。日歷之設，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法，而起居注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歷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荅，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封匭，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必隨日以錄。又慮其出于史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子所以慮日歷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歷慎重如此。日歷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于此，他年實錄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元朝制度，文爲務從簡便，不置日歷，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一②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尚幸天歷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爲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止于天歷，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纂修之士，其成此十三朝史不難矣。若夫順帝三十六年中事，既無實錄，又無參稽之書，惟憑采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其言未必馴，其首尾未必貫。雖職事高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向之諸公，或受官，或還山，既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之于後，誠恐不能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驛，賤疾

大作，行步不前。謹奉狀左右，乞賜矜察，別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幸甚。一夔復至京師。洪武三年九月，大明集禮成。五年，試職杭州府儒學教授。六年，復就職，命編纂日曆。成，得實授官，并賜文綺繒各三、楮錢六緡。十六年，帝以靈谷寺初建，勅一夔自杭州撰碑文以進，稱旨，賜鞾衣、綵幣。一夔工于文，深而不刻，質而不俚。其言曰：理足而言暢，斯天下至文也。臨文而後索理，理惡乎粹，惟夫求諸經而有得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立言之旨，融而攝之方寸之間，而吐之簡牘，則其為言自不患其不醇矣。彼以才驅氣駕為高者，坐于造理不深故爾。君子以為篤論。禮局共編纂者，新喻梁寅孟敬、永豐劉于允恭、贛州劉承直宗弼、廬陵周子諒子諒、清江劉永之仲修、淳安魯淵道源、錢塘劉儼敬思、會稽錢宰子予、胡行簡、董彝、蔡深、滕公琰。當元之季，一夔自天台徙嘉興。於時嘉興人鮑恂居郡城之西溪，貝瓊居千金圩，鄒遵居商陳村，朱克恭居澄林，王鏞及弟鈞居梅溪，濮仲溫父子居濮市，豐于資，集一時名士為聚桂文會，以文卷赴者五百餘人，請楊維楨評其優劣。四方避地者桐廬姚桐壽居海鹽之峨溪，崑山顧德輝居合溪，溫州陳秀民居竹鄰巷，閩卓成大居覽川，江陰孫作居南湖，而東平牛諒、河南高遜志、江都丘民、錢塘陳世昌、會稽唐肅、江漢皆來僑居。一夔卜宅于春波門外白苧里，四明周棐以陸宣公書院山長留梨林，鹽城秦約教授崇德，日以文酒相酬和，桐壽稱曰樂郊云。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六四

趙撝謙傳

趙撝謙名古則，更名謙，餘姚人，宋秦悼惠王之裔。幼孤貧，寄食山寺，與學佛者同學。長游四方，樂取友，人有一善一能，輒往訪。隆寒溽暑，恒徒步百餘里。與朱右、謝肅、徐一夔輩定文字交。天台鄭四表善易，則從之受易。定海樂良、鄞鄭真明春秋，山陰趙俶長於說詩，迮雨善樂府，廣陵張昱工歌詩，無為吳志淳、華亭朱芾工草書篆

隸，撝謙志與爲友，博究六經百氏之學，尤精六書。其言曰：水火之生，人不可一日無之，而不汲汲者，以其隨取隨足，故衆人昧焉。惟聖人于易坎離、始終明之。字書之爲用，亦若水火，人顧不察爾。又曰：士人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讀書，讀書必本識字。六書明然後六經如指諸掌矣。隱居隝山萬書閣，築考古臺，取諸家論著，證其得失，作六書本義，繼成聲音文字通，約之以造化經綸圖，又作學範，共著書三百餘卷，時目爲考古先生。洪武十二年，命詞臣修正韻，撝謙年二十有八，應聘入京師。衆以年少易之，撝謙亦自信其說，不爲貴顯者所奪，以是不見錄。授中都國子監典簿。宋濂獨遣其子璲從游，歎以爲不及。久之，以吏部侍郎侯庸薦，召爲瓊山縣學教諭。二十八年，卒于番禺，將終，以書別瓊山弟子曰：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爲人物，人物又不能不散，而還太虛。其聚其散，皆理數相推，不能自已，豈有所爲而爲者？予身在太虛中，如水在水，而今將爲水矣。冰與水時爲之，何所留，亦何足慮，聽其自然可矣。撝謙卒時年四十有五。其後門人柴欽以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進言其師所撰聲音文字通當采錄，遂奉命馳傳，即其家取之。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六四

校記

①即：據《姑蘇志》卷五一當作「印」

②據《始豐稿》卷六、《明文衡》卷二六、《明文海》卷一七四，「一」字前脱「以」字。

明儒碑傳集卷七

黃鼎　王進　方孝孺　陳濟
趙友同　徐善述　熊直　陳鑒
楊士奇

黃伯器傳

黃伯器名鼎、一字孟鉉、其先盱人。宋淳熙中、八世祖勿知吉之吉水縣、遂家焉。世業儒。大父天衢、篤行勤學、自經傳子史百氏及天文地志醫卜諸書靡不通究。父彥粲、直諒和厚。四子皆秀穎、伯器季岳尤傑出。伯器天資絶人、八歲倍誦五經四書、涉知大義。成童爲文章、馳騁司馬子長、班孟堅、論議閎博不可窮。既冠、明於世務、自許賈誼。時翰林吳沈得其兄弟之文讀之、嘆曰、今之軾、轍也。季岳穎悟超越、清修篤學、兄弟自相切磋、亦必推服其兄。用薦授鎮江府知事。鎮江隸京師、密邇、庶事叢脞、簡牒山積、伯器至、裁決數日而畢、素習者不能及、吏民畏服之。歲中坐詿誤罷官、退處山林、取舊所爲文悉焚之、一志於性命道德之旨。自聖人之經至於濂洛關閩之說、研精覈微、涵泳渟滀、久益沛然、而從學者日衆。伯器善開諭、獎勵誘掖、感之以誠、學者無賢愚少長、皆樂從之。隨才質高下、各有所成。其教人以實踐爲務、必使窮其理而體驗於身。嘆學者專務科舉之業、曰、士固由科舉進、然志於道者必不以是自足。明道晦菴吾師也。篤於孝友、恬澹守約、窮達一致。爲文章脫略凡近、根據至理、粹然大雅。所著有四書五經精義若干卷、學古齋詩文若干卷、宋史論未成。卒年三十八。君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國家初興、吉之宗師碩儒林林比立也。一二十年、物故盡矣。學者方倀倀如失所歸、伯器後出、汲汲焉以成就來學爲己任、所從學者衆矣。其顯者故大學士胡廣、左庶子鄒緝。余不及識伯器、而二子者皆與余久處、爲余言伯器才高意廣、襟度洒落、玉潔而春和、庶幾程伯子之風。余未嘗不仰而興慕、俯而私憾、未得親炙也。然觀二子者、其文學行誼亦皆今之士所未易及。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吾故刪次緝之所述者、爲之傳云。

楊士奇撰《東里文集》卷二二

翰林侍講承直郎王君進墓誌銘

楊士奇

宣德元年三月一日、翰林侍講王進汝嘉卒、館閣自

大學士而下咸走會哭。已而共嗟咨歎曰、當　國家用儒之際、柰何其喪賢者。且兩朝史事方嚴、柰何喪文學老成人。相與悼惜不已。汝嘉爲人惇實、内貞外和、行修識明、學該博、尤熟書、春秋、爲文章和平寬厚、一傅於理。勤職務、雖老不倦、雖風雨寒暑不自逸。而析衆羣議、辭氣雍容、簡而適當。故所爲悼惜之者、非徒以寮宷之故、交游之私也。其先京兆人、家蘇之昆洲。立中仕松江府知府、生三子。璉、洪武中吏部主事。汝玉、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編修。季汝嘉也。自幼喜學問、穎敏異羣兒。十歲從師受經、下筆敷釋義理、已津津動其長者。侍松江君宦游浙東西、所親炙日廣、造詣日深矣。平居孝親敬兄、一本於至性。嘗坐累謫戍五開、後舉明經、爲武昌府學訓導。歷九年、陞大庾縣學教諭。所至盡心啓迪學者、率見成效。初被召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又召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成、皆受重賜、遂陞翰林五經博士、授迪功郎。秩滿、陞侍講、授承直郎。永樂中、考鄉試應天府、廣西、廣東各一、考會試禮部三、無敢干以私者。洪熙初建弘文閣、將翰林學士楊君溥偕汝嘉四人者受命、日直其中、禮遇甚厚。汝嘉與人交久而敬、溫而可親。於義當然、未嘗有所不盡。一時王氏之盛、汝玉、汝嘉先後入翰林、汝玉文名聞天下、而士君子論行已有道、益於汝嘉無間言云。

《國朝獻徵録》卷二〇

文學博士方公孝孺傳　侍講學士　鄭　曉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寧海人。父克勤、元末隱居、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公幼精敏絶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稍寸①、爲文雄邁醇深、鄉人以爲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宦游齊魯間、歷覽孔子、周公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從宋濂游、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公顧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已任。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嘗以病絶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上嘉其舉動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輔汝。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公、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識公名、特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五年、又薦召至、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公每見、必陳説道德。王喜其講經論文無虛日、

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卽位、初廷臣交薦、召授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暨董倫經筵、備顧問。公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公。 上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公就扆前批答。公嘗作書事詩曰、斧扆臨軒几硯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烟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遶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名儒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公爲總裁。會改謹身殿名正心、公獻銘。作凝命神寶、公又獻頌。皆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公爲文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公手。兵旣渡淮及江上、畫策堅守、誓死社稷。建文君遜去、 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公、不肯俯、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召公草詔、及見悲慟徹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公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公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文皇曰、國賴長君。公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苦。宣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公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卽死、

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公慨然就戮、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已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公和粹貞諒、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克勤守濟寧、被誣、詣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父、不報。宋濂葬夔州、公自漢中走荊榛往祭墓、且言之蜀王、軫恤其孤、婺偕至。與林右、王紳、鄭濟、劉浩、蔡兒太諸名士友善、切磨道義。被薦時、叔英與書、大率以時措之宜爲言、公深然之。及與政、又輒泥古王政、卽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箴、又作雜誡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以羣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者。四方學者得一字、實於金璧。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洪熙初、 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

於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公。成化初、文始行。或曰錄公家時、得魏典史澤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公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也。公死節事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死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彭惠安公澤哀江南詞有曰、我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

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召禮部尚書呂震與御劄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爲奴。今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爲民、給還田土。尋撰長陵神功聖德碑文、稱建文君雖退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爲忠臣云。今訂

《國朝獻徵錄》卷二〇

儒林郎右春坊右贊善武進陳公濟行狀

金寔

先生諱濟、字伯載、姓陳氏、常州武進縣人。父貞、母唐氏。先生穎悟異常、總角讀書、過目輒成誦。比長、勵志弗懈。嘗以父命游錢塘、介紹、從縉紳先生學。從者載泉貨隨之貿遷、比還、先生以其貲之半購書。父奇之、笑曰、汝能盡讀耶、吾弗汝恡。先生自是益肆力其間、日夜務記覽。俾人有異書、輒假手錄成帙、至於胼指、無憚勞勩。如是者十餘年、遂貫穿經史百家之言、才名卓然振起東南郡。會朝廷修永樂大典、大臣有言先生者、以布衣召至、爲都總裁。時命內外詞臣暨太學儒生衆數千人、繙閱中秘四庫書、浩瀚填委。先生至、則與故少師姚公、尚書鄭公、祭酒學士數輩詳定凡例、區別去取、莫弗允愜。而六館執筆之士、凡有疑難、輒從質問、先生隨問響答、未嘗眡滯、疏抉剖析、咸有源委、非口耳涉獵者可比。故一時之人無不服其該博。書成、擢右春坊右贊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小心謹慎、未嘗有分毫過差。去年、被命隨侍五皇孫授經、凡有諮問、先生援據精詳、洞究始末、博而有要。皇孫亦素聞先生名、深加禮重、方將資以啓沃、甲辰夏五月日、暴中風不能言、卒於寓舍、年六十一。先生重厚修慎、孝友天至。事母太夫人、備極色養。太夫人嘗戒以無過飲、終身未嘗至醉。其官遊京師也、以太夫人年高、不可迎養、每一念至、輒欷歔飲泣。敬爲二

弟底於成立。尚書公以碩德長才，由給事中陞大理卿，再轉而位司馬，事先生如父。出鎮交阯，歲時書問往來不絶。先生以其弟位六卿，已復繼登清要，深懼盛滿，彌自斂畏。平居敦尚儉素，食不兼味，衣無華綺。僑寓閩關一室，蓬戶蓽壁，僅蔽風雨，而終日危坐，手不釋卷[②]。爲文章根據經史，必務理勝，不事虚藻。常曰："文如菽粟布帛，貴有益於世。不爾，雖工奚益？"所著有綱目集覽鐫誤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貞節錄　卷之十九

《國朝獻徵録》卷一九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墓志銘

楊士奇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字彦如。大臣嘗言其文學於上，時方修永樂大典，即用爲副總裁。後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又用爲纂修。書成，皆被寵賜，於是知彦如者皆爲之喜，且意其將有詞林之遷也。而彦如亦冀得一職於此，爲其親榮。未幾，以母喪去，又未幾以病不起。嗚呼，惜哉。彦如沉實溫雅，有行義。自其少篤志學問，手一卷，祁寒盛暑不釋。嘗受經翰林承旨金華宋先生，爲文章貫穿經史，優柔縝栗，或豐或約，必歸宿於理。今祭酒胡公敎諭華亭時，首舉爲訓導。既而浙江布政司聘考鄉試。華亭滿九載，天官考最當陞，太子少師姚公言其邃於醫，詔陞太醫院御醫。會浙西水，有言彦如知水事者，又奉詔從今戶部尚書夏公往治之。士恒患有所負挾無所遇而不見試也，若彦如所長，數數見用於世，彰明如此，其可無憾也矣。彦如系出宋南陽侯仲鎮，生士誦，爲武節大夫、處州兵馬鈐轄，因家處州。士誦生武義郎不玷，官浦江，子孫又徙家焉。曾祖崇係，祖必俊，父良人，又徙蘇之長洲，故彦如今爲長洲人。母鄭氏。

《國朝獻徵録》卷七八

故左春坊左贊善徐公墓誌銘

永樂甲申春，詔簡東宮官屬。時詹事春坊司經③，其長貳以廷臣兼之，次簡六科中書及太學、郡縣學官陞而用之。自太學陞者兩人，博士天台徐善述好古陞左司直郎，助教鄆城晁鑄景範陞右司直郎。其學問之正，操履之篤，溫厚而簡靜，皆爲縉紳君子所重，以爲輔臣之良也。後十年，景範年八十，奉命致事歸。好古陞左贊善。永樂己亥九月，景範卒於家。十月己亥，好古亦卒於官。蓋縉紳君子又皆嗟咨悼傷老成之喪也。好古一志儒者之學，尤邃《書經》，其講說及作爲經義，皆精確，非衆所及。少爲郡學生，已有聲譽。洪武中，初行歲貢法，首充貢入太學。六館之士咸推之。祭酒宋訥嚴不可近，獨禮接好古。歲餘，詔選太學生爲州縣教官，好古爲首，授桂陽州學正，賜勅符。後丁父憂，服闋，改和州學正。用薦陞國子博士。經其教者率有成，嘗預纂脩翰林者累年，考鄉試者一，考會試者二，士服其公。其在春坊，一用所學，進對之際，簡明質直，必據正理，故尤見禮遇。而卒之日，皇太子親爲文祭之，極褒惜之意。好古平居寡言，其中所執確然，未嘗枉己徇人。性澹泊，寡交處，家貧，于于自足。手一卷，雖老不釋，可謂貞而絕俗者矣。年六十有七而卒。

徐世家天台，宋之亡，其幼主趙慶元南奔，元兵追之。徐氏有爲進義副尉者，率鄉兵扼關嶺之險，元兵不能度，宋主得浮海去。元兵既入天台，徐氏無少長皆被害，獨乳媼負所乳兒脫走得全，好古高祖也。自高祖至其父皆業儒。好古娶朱氏，邑名家，有婦德，先卒。子男二：行、衔。女四：長適翰林庶吉士永嘉王道，次適同邑朱莊，二未行。孫男三：元孝、元奇、元茂；女一。既卒之明年，行、衔奉柩歸，卜某月某日啟其妣之窆而合葬焉。先事，以庶吉士業願所述行狀請銘。士奇初被徵，與好古同事翰林。及其擢春坊，又同寮相與二十年，知之深矣。爲之銘曰：

忠信以爲車兮，廉潔以爲旗兮，道乎平直之衢兮，確乎不可以渝兮，展乎君子之儒兮。

楊士奇撰《東里文集》卷一八

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熊公神道碑銘

西澗先生熊公、其所學究聖賢之蘊、通性命之要、所存必欲及諸人、人所行必欲聞諸後世、蓋正直明愨君子人也。年五十有九、未嘗一試以卒、非其命歟。先生諱直字敬方、西澗者其所居之地、學者因以稱之。熊氏世家豐城、先生幼孫、隨母適古田尹吉水胡時中、遂家吉水。嘗冒胡氏而後復焉。自幼端重、好學不懈、晝誦夜思、日從老師碩儒講說、蓋於書無不讀、而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說、力探深究、不暢不已。既壯、充然有得、邑人爭聘之為塾師、考邑之大夫交致書幣、請為學訓導、先生不忍去其親、乃辭而求入吉水學充弟子員、冀得朝夕侍養。其學之師不以弟子視先生、反數從質所疑、同門生率執所業求益、而遠近之從學者益衆矣。先生以為正綱常明世教者、莫嚴於春秋、故來學者皆受之春秋。歲大比、縣輒以先生薦、就試輒不中。後充貢入太學、於是其名聞京師久矣。祭酒司業以下皆重之、六館諸生從之者如向之在吉水學也。永樂十二年、舉應天府鄉試、遂為春秋之冠。是時先生之子及其學者多擢高科、列要職、而先生年已五十有七。明年會試、復不中。每榜出、士爭問先生名列第幾、及知其不預、而所受教者多預、莫不益貴其學而嘆其命。十三年歸省、學者越數百里從之者益衆。無幾、以疾卒于家、十四年九月二十七也。先生內莊外和、孝友忠義出乎天性、與人交盡誠、閒居潛心玩微、時出意見、評古人是非、為衆所服。文章溫雅豐贍、所著有春秋提綱、西澗稾、鍾陵稾、金陵稾、又有詩賦雜錄若干篇。蓋自壯至老、未嘗一日忘用世之心、亦未嘗一動心於外之得失。嗚呼、士不志於古久矣。古者學之必在於行、然命有得焉否焉、安其命而不違者、君子之道也。如先生者、其幾之矣。卒之十有五年、為宣德五年、朝廷推恩廷臣、賜誥命贈先生父其及先生皆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母楊夫人、而封先生之配郭太夫人。子男四。槃、永樂辛卯進士、監察御史、陞廣西按

察使改廣東、入為大理寺卿、進都察院右都御史、有盛名於時。棐、槃、棨、皆志於學。女一、嫁徐彥襄。孫男若干。於是槃使棐來言於士奇曰、先公之沒也、胡文穆公銘其墓矣、今承制命之榮、於法得立神道之碑、非先生知先公之深、莫宜為文。嗚呼、西澗先生吾友也、其何以辭。乃敘而銘之。銘曰、

士之於學、以明道焉、道之行歟、厥有命存。脩己俟命、時曰君子。曰行曰止、曾何與己。嗟熊先生、實有諸躬。志將行之、屢閼不通、不慼不慍、其中休休。賦命則然、吾何有尤。澤物之仁、志篤弗替、施不在躬、式遺厥嗣。嗣興桓桓、遭逢聖明。豸冠犀鞶、白簡在廷。薅莠薙稂、以育嘉穫。先生之志、是蹈是力。帝嘉所生、龍光自天。崇秩厚褒、垂輝九原。述其初終、繫銘貞石。雲仍繩繩、敬恭無斁。

楊士奇撰　《東里續集》卷二四

陳孟省傳

陳泰和碩宗、五季時自金陵徙來、歷宋元以科第入仕者六十人。國朝心吾先生為江右大儒、洪武初、朝廷遣使徵議禮、以老辭。三子、孔立、孔奐、孔碩。孔碩見余所作墓表、孔立、孔奐皆明經擅文章、孔立負才識卓犖、不局於小節、嘗仕為白水縣丞。孔奐溫粹如玉、隱居不出。孟省、孔立之仲子、為孔奐後、名鑒、心吾先生七孫、特愛孟省。十四即侍先生上京師、及考鄉試廣東、江西、旦莫不去左右者十數年。為人質確、苦學攻詩經及大學語孟中庸、晝夜熟讀精思、諸經史子皆通究、治科舉業、其文一本實理而深斥浮靡之習。弱冠甚見重先生長者、同輩者皆往質疑請益、而愈益自進不少懈。為人峭直寡合、邑中士所與交者無幾人、行道邂逅流俗人、俛首過不一顧。厥義利之辨、不輒受一毫於分之外。年十五六、即名其讀書之齋曰克治、以自勵。精楷書、平生所繕錄文字甚富、一點一畫必如法、蓋類其為人。邑大夫舉充學弟子員。歲甲子、江西鄉試、衆皆必孟省在高選、是歲江西聘心吾先生考試、有令考官不得以子孫預試、遂

格不入。丁卯再試，將入會闈，大父喪，遂止。同門生素爲孟省簿者訟孟省，謂無祖喪不就試之令，有司刻深不明，竟坐孟省不應而罷其弟子員。己巳，凡罷黜弟子員皆徵詣京師，分布諸司治吏事。踰年，孟省抑鬱不得志，竟卒，蓋年三十有五。一子西安，少孤失學，易業賈而卒，無嗣。先夫人，孟省姑也，余生後孟省十歲，丱角嘗從學焉。既長，最相厚。孟省志甚卓，學甚篤，行甚堅，卒不遇以困死，非其命耶。夫挾藝求試，以干祿也。大父喪，不恤而汲汲於祿，禮歟？執法吏不推人情，明禮義，可以爲良歟？吾著孟省之事，以悼賢者，亦於法吏有警云。

楊士奇撰　《東里文集》卷一二

東里老人自志

東里在邑東清溪之上，吾高曾以來居之。楊氏宋盛際自吉水從泰和，號儒官家，蓋四百年矣，稱東里者，重所自云。高祖考復圭，元贈富州尹、騎都尉、弘農郡伯，妣黄氏，贈弘農郡君。曾祖考景行，延祐初科進士，累官翰林待制、朝列大夫，妣嚴氏，弘農郡君。繼高氏。祖考公榮，妣胡氏。考子將，妣陳氏。國朝累贈三代，考皆至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妣皆夫人。吾名寓，字士奇，後以字徵。一歲而孤，陳夫人鞠之教之。既壯，起家文學，除吴王府審理副，改翰林編修，陞侍講。又四轉至左春坊左諭德、翰林學士。又五轉至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遂進少師，繇承事郎累轉至光祿大夫、柱國，歷事四聖，皆居清密。越自授官，所覬行道，心存體國，志在濟人。惟理無窮盡，而學殖未充，事有甚難而智慮弗逮，故秩愈進而憂愈重，寵愈厚而畏愈切。進慕陳善，退勤省躬，而施以公，而守以約，始終一意，夙夜不忘。若蒙負乘之譏，昧止足之義，皓首徒弊，毫末無稱，反思惕然，内愧何已。風燭奄及，幸保歸全，輒循杜牧之故事，聊述平生，用藏幽室，亦以示於子孫。闕生世八十年，叨祿於朝四十有四年，去世以正統九年三月十四日。元娶嚴，繼郭，皆封夫人。子三，男四，女、孫男七。白雲原、

吾所治也。窆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日、虛其右以俟郭。銘曰、

昔也其浮、今也其休。曠八極兮逍遙、聊委蛻兮茲丘。

楊士奇撰 《東里續集》卷三九

楊文貞公傳

王直

太宗皇帝即位、擢楊公士奇爲編修。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其中、典機密。尋陞侍講。上嘗諭公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勿疑。饒州朱季友獻所著書、斥濂洛關閩之說。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及公侍側。上示以其書、縉曰、惑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擯之四裔。公曰、當燬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上曰、謗先賢、毀正道、治之何拘常例也。遣行人押季友還饒州、會道府等官與其鄉士人、明諭其罪而笞以示罰、悉索其所著書焚之。六年冬、以巡狩北京 詔天下、命公視草。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兵部尚書劉儁私語公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公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 上旣稱善、不必易。公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儁言。上喜公能服善、益屬意於公。明年、駕狩北京、皇太子監國。上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公輔導。九年、上還南京。一日、召公問曰、爾輔東宮久、其所行何如。公以孝敬對。上使

吉其實、對曰、凡有事 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閱。六年
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 殿下曰、汗即不敢涖祭。
左右請遣代、斥之曰、 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
親祭。祭畢、汗遍體、勿藥病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
封識遣行、不輕信下人。 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恒
日中昃始食、 駕還而後即安。 上曰、此子道當然。
公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殿下天資高、或有
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將來必不負 陛下
付託。 上悅。十四年、 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
京、欲發其事、疑未決、獨召公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
對曰不知。若朕未有知、爾輩慮有離間不敢言。今朕
既知矣、爾言之、何害。公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人無
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
不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
心、惟 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幸甚。
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
大怒、褫其冠帶、縶之西華門內。東宮力救解、乃免。遂
命削其兩護衛、處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即其作
禍、可朝發而夕擒也。二十二年八月、 駕北征、尋上
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 仁宗皇帝即遣 皇

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 駕、城中空虛、浮議籍
籍、慮趙府兵爲變、因秘未發喪。皇太孫辭行啓曰、出
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 上然之、顧急未
有所與、以問公。公言 上所用東宮圖書、今暫假之、
歸即進納。 上即取付 太孫曰、啓事以此封識。此
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而謂公曰、卿言誠是。昔太
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
何由興。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
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傚漢制易吉服。 上
未答。震退、徧請羣臣明旦釋服。公謂震曰、今未可比
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
帝衰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可遽即吉乎。
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說、明
旦、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 上亦未答。明旦、
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
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曰、呂震昨奏當易
服、朕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
也。時天下方面大臣及羣有司皆朝京師、兵部尚書
李慶言於 上曰、民間畜馬蕃衍、已散之軍伍、尚餘
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甦民力。太僕苑馬寺歲課

其息、有依、罰與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責賢殘害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天下賢者誰復肯仕。　上許出內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公又言之。　上曰、偶忘之、吾當即批出不爽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公諭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　命公據此草勑止之。公頓首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上復謂公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過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　上頗厭之。公進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爾。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　上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公又進言曰、　陛下有詔求言、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爲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若傳之於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　上惕然曰、朕非惡言事、謙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衆人。公曰、此非臣所當諭、當以　璽書開諭可也。　上遂命公書勑

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毋以謙爲戒。　上嘗論科舉之弊、公曰、科舉當兼取南北士。　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才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可用也。　上曰、然則將何如。公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於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彀矣。　上曰、卿言良是。命與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而　宮車晏駕。　宣宗即位、遂行之。宣德七年、高煦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尚書陳山來迎見　上、請乘勢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無憂矣。　上疑之、以問楊榮、榮力贊其決。又語蹇義、夏原吉、二人依違其間。榮遂傳　旨、令公草勑詣趙王。公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今當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言實與趙謀、即是矣、何患無辭。公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之靈。榮意未解、汝④不草勑、則吾當以聞。時惟楊溥與公意合、溥曰、吾二人俱請入見、明其大義。榮先趨入、公二人繼之、門者不納。俄復召蹇夏、蹇夏以公言告之、　上不懌而止。駕還京師、意大悟、不復論彰德事矣。然言者猶喋喋、　上皆不聽、特召公曰、論趙王者日益多、當如何。公

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 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
豈可惑羣言。 上曰、吾思所以保全之道、欲封羣言
示之、俾自處。公曰、更得一親者諭之、幸甚。遂遣廣平
侯袁容、都御史劉觀持 勑往諭、且示以衆言。趙王
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 上
待趙王日益親、而薄陳山、竟踈斥之。既久、召公諭曰、
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公白金文綺
楮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爲表、
乞立爲陳氏後、辭甚懇切。 上亦厭兵、欲從之。大臣

論交阯

有言、此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之、與之無名、徒示弱
於天下。 上召公與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
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因其請而與之、便。公
曰、榮言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心。求
之未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兵民困於交阯極矣。此
皆 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保 祖宗之赤
子、正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厓、前史以爲美
談、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每慨此事、願
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公又言、方面及郡守、請令

論保舉

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端厚、能
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犯贓罪、并
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
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年來吏員太冗、
請令部院同考、選擇而用之。軍民中有文學才行卓
然出衆及精於武略者、亦宜察舉。唐虞之世、罰弗及
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
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今除謀及大逆外、其餘犯
者並聽舉用。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
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公與楊溥議之。公等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
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勑令大臣舉保。自兹以後、多得其人。間有
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
不行糾舉、以致如此。大抵 宣宗皇帝求賢養民之
心、皆上體 祖宗之心、非是有所更改。昔堯舜禹湯
文武及我朝 祖宗相承爲政、皆因時損益。 宣宗
皇帝臨御之時、體 祖宗之心、行仁民之政者尚多、
保官特其一事、當時不聞異言、多以得人爲喜。唐太
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縣守令、後來
致天下斗米三錢。明監在前、可無疑也。 聖諭保官
則恩出於下、竊謂衆臣舉保、吏部審擇、具名奏請、

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即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壞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乎。伏望聖斷具依先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惟念用人賢否、生民休戚、國家治忽所關、是以竭誠盡言、惟聖明裁擇。詔如公言。公論事必當大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羣臣有罹讒毀者、必盡誠爲之伸解。有貪邪不悛者、必正言其不可用。三朝史事、皆公總裁、是非悉徵諸實。每語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所舉賢才列於中外、皆能正己恤民。蓋公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無間識與不識、博詢於衆而信、乃舉。以此不得於公者、怨誹忿毀、不恤也。

東里先生小傳

陳實

東里先生姓楊氏、名寓、字士奇、一字儒仲。世西昌東里儒家。先生一歲而孤、四歲身奪母志、遂從適羅公子理。公時舉進士、爲德安府同知、以其家行歲時祀先祠、恒命諸子陪禮、公獨不見命。六歲、以問母宜人、泣語之故、因慟甚、日益感發。七歲、私作神主於別室、祀其三世。每旦入焚香潟拜、出入扃鑰、秘無知者。既久、左右覘知、以告德安公。公且伺先生入謁與母宜人、從戶外竊窺之、見其進退拜俯、皆感泣。時已冒羅姓、遂復先生姓。德安公日造之以楊氏先世文學行義之美、曰小子勉之。無幾、德安公坐累謫戍陝西、母宜人以先生歸而家益貧、時甫九歲、饘粥或不克、井汲杵臼之勞皆身親之、而書冊未嘗去手。旦暮入治家事、晝出從師學、已能自貴重、不逐閭巷童兒嬉狎。海桑陳先生、宜人世父也、先生之父嘗從之學。及是見先生能嗣父志、召而教之、有所適必攜以行。時不能得書、五經左氏傳皆手抄以讀。母宜人喜曰、兒可望承先業矣。旁舍有爲掾曹傭書致富者、雅重先生而念其貧、數遣其家人請諸母宜人、欲與俱去。母宜人歎曰、貧者士之常、豈可使兒役志於是、以辱祖父哉。十二三習舉子業、浸有聞。十五、鄉人請爲子弟師。踰年、從游者益衆。其友之姻有母老而貧、無以資養、往告先生者、先生視其儀狀重、問能讀四書否、曰能。即輟從游之半畀教之、使納其束修。母宜人聞之喜

曰、使兒從政、其能濟人而不爲貪吏矣。聞人精一書、明一義、亟詣請益。弱冠稍出遊章貢、守重禮之、請撰琴江教事。琴江令邵子鏡一見相好。邵爲人廉介、然頗近刻、先生每諷切之。永豐商人過琴江、關吏驗無文引、搜其裝得僞鈔數百貫、送縣。縣疑其造也、榜掠不伏、曰、我山谷人、邂逅售得之、不能識眞僞耳。實不造也。邵以告先生、先生曰、山谷人宜不辨眞僞、而視其裝亦有眞鈔乎。曰、有之。尚數百貫。然吾意以爲鈔易得之。先生曰、僞造當重法、奈何以意卽欲寘人重法乎。吾郡嘗有以僞造禍蔓延數百家及孥戮、何可輕也。邵竟焚其僞鈔、止坐無文引之罪。邵數與人言先生其事、浸聞於外、商人以白金五十兩夜詣先生謁謝。先生厲聲曰、吾何與知哉。斥去之。在琴江半歲、去之。後游湖湘間、止江夏最久、縉紳先生皆禮重之、而漢陽府學、江夏縣皆禮聘訓導、不就。都指揮齊讓請教家塾、尤敬禮之。旣歸、郡縣交舉明經任教職、未赴。會朝廷以博學徵入翰林、任編纂。是時四方老師宿儒多在、其分類纂輯總裁者、獨稱先生爲精博。未幾、有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紞讀先生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

之工也。以爲第一、擢授親王府審理。受命之明日、復召入翰林編纂。明年、改翰林編修。數月、陞侍講。永樂二年、選東宮官屬、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三年、陞左諭德兼侍講。先生奉職甚謹、私居未　言公事、所治職事、雖至親厚不得聞、而亦無敢以請者。遇月俸之入、或得賜賚、輒顧其家人曰、我何才德、可以當此。常人施一飯之恩、猶望報、今吾舉家享天賜、何以報也、惟應勉力爲善耳。人或問先生平昔所行、曰、不能爲善、亦不爲惡也。其存心不間物我、見人有樂、如己之樂、有憂如己之憂。居官好獎掖士類、有片善必延譽之、未嘗揚己抑人。士有得一職來見者、必勉以守身愛民。有議法刻薄、必嫉之。遇事是非、不以私蔽公。居家嚴厲、與外人接甚和易、不見崖岸。性廉介、自其少賤窶、不肯苟事干謁。及貴、儉約一如布衣時。所得祿賜有餘、一以置書籍、家未嘗有百緡之畜。事其從兄仲基甫盡恭愛。愛從子如子、諄諄訓之爲學務義、雖隔數千里、貽書不輟也。待羅氏弟妹尤有恩意。弱冠、姑氏舉家疫疾、素所厚皆悄迹。先生曰、吾父同產也。獨往消浹旬、日爲灑掃户庭、具湯粥調護、安而後去。竟亦無恙。後客江夏、嘗館於陳氏。介城中大疫、

其家無少長悉病、知先生者皆勸出舍他館、不從。陳稱問之曰、先生在、我砥柱也。終其家盡瘉不去。與人交直道不阿、必輔之於善、有不善必戒之、不從則遠之。及其能改、又歡然好也。已所行或未當、人以爲言、亦欣然納之。平生樂簡靜、間暇閉戶觀書、自適而已。恩雖微必報、而未嘗宿怨。臨利能讓、不事苟得。歸家先塚多壞、子孫貧不克修治、或有舉以售人者。先生初喪母宜人、卜宅兆未得也。婦有季父素重先生者、告曰、吾家某所壤塚、世遠無遺骸、術者言葬此後當貴。請以贈也。先生曰、丈人厚意不敢忘、然義有不可。幽明一理、攘人之室而居之、其能安乎。且所重有後者、爲其爲墳墓主耳。壞而不治、不可爲孝、況又舉以畀人哉。余陳氏於公之家世爲潘揚之好、先君子先生外兄。而先生母宜人陳出也。又視先妣爲內衆。貫幼失怙恃、宜人哀憐之。稍長、不能究知先德、先生數召而語之、使之學。貫後舉進士、在京師數年、無日不往見先生。見必侍語移時、或暮而後退、故獨知先生心及其行事爲多。先生於貫數惓惓也、嘗指子稷語貫曰、古之人易子而敎之。其意以稷屬貫也。貫應曰諾。今拜廣西按察僉事之命、將遠去、不知再見何日、而稷亦就長矣。恐未有以副先生之意、則述先生平昔大槩爲小傳授稷。如稷有志乎古人、放而行之、必自先生始。余既書以授稷、又存其副於家、用示陳氏子孫云。

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以說。皇太子疑其言、問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之說。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

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簟諸物、或得其餽目以進。上閱之無士奇名、獨召問士奇。對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東、皆有詩文以贈其行、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爲物微、甚當無他意。上遽命毀其目。

楊文貞公士奇以元宰歸省、過淛中、避近一張參政者、風駛舟上下、則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郡守令先日候無耗、明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過去。訪友人則相與聯牀語達旦、自常所外、無別供、鄉人得以隻

然來新相辭受。其細如此、其大可知也。予因是又知當時上下省事、彌力民務而化國日長矣。予觀文貞爲此良有本。文貞雅言天下事、當以天下萬世心處之。嗟夫、末世之有天下萬世之心者誰哉。見抑菴文集。公正統初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閒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顔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 上聰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係國事如此。見灼艾集。

李文達賢入仕初、公以不識爲歉。南陽守公友也、邀之往見。文達不可、曰、素無識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夫兩賢之。

以上二文并見《國朝獻徵録》卷七二

校記

①積：《明史》卷一四一本傳作「日盈」。

②澤：據文意，當作「釋」。

③據《翰林記》卷一〇，「經」字下脱「局」字。

④據《明名臣琬琰續録》卷一、《抑菴文集》卷一一，「汝」字前脱「曰」字。

明儒碑傳集卷八

周鳴　陳繼　周是修　魏純
胡廣　解縉　金善　趙鼐

故奉直大夫兵部職方員外郎致仕周君墓碑

正統三年夏四月五日、兵部職方員外郎致仕周君岐鳳以疾卒於家。訃聞、其子翰林侍讀叙泣而告曰、叙於先君子生不得侍左右而致旦夕養、疾不得躬侍湯藥、殁不得受遺訓而送終、不孝之罪大矣。先生知先君子為深、而辱教於叙者久、幸哀而賜之銘、俾得樹碑墓道、用昭先德於永久、庶盡人子之萬一。予重其意、不容以老倦辭、為之述曰。周氏吉之大族、其居吉水泥田者世以儒顯。宋季有諱應龍號磻洲者、舉紹定進士、為時名儒。其子京孫直寶謨閣、以言詆賈似道去官。直閣之從子厚號亦山者、君之曾祖也。元以明經領鄉貢、薦入館閣、預修三史、上言以宋為正統不合而去、終豫溪貞文書院山長。諱聞孫者、君之祖也。贈奉直大夫、職方員外郎。諱觀號彬彬者、君之考也。君諱鳴字岐鳳、性質穎敏而嗜學、才識高邁、襟度弘達、言論侃侃如也。洪武甲戌、以經明行修薦為桐城縣學訓導。既至、嚴立教條、勸課敎迪有方、諸生自是樂學、出而决科取士者相繼。後以外艱去。服闋、擢即墨主簿。優於為政、藩司因遣同御史僉事往登州讞强盜獄、盜七十三人、而稱屈者四十五人、御史欲不與辯、君察其情果濫、乃具為御史言、四十五人者悉得不死。會兵興、所司命縣民出鐵資軍需、君奏鐵非所產、請出府庫積鐵以抵用、庶蘇民力。又命民輸豆赴軍、而準其歲賦、已而復征其米、俾以鈔償豆、君復奏豆米俱徵、失信於民也、請從初令、且連奏便民十餘事、朝廷皆納其言、民甚德之。永樂甲申、徵授國子學正。明年、太宗皇帝幸太學、預延宴、襲衣之賜、未幾擢漢府紀善。初甚見禮待、時王府私有壯士三千、非兵部籍

發者、及所為多不法。君輒具諫、王雖面從、而心惡之。王嘗開寶賢堂以延問群臣、實欲招匿人為異謀也。君心知之、因作堂箴寓規諷之意、王益忌之。會大駕北巡、王擁重兵出入、君言王宜抑兵威、守藩臣禮、遂激王怒。翌日、密令衛士詬侮君、及君以白王、令質於儀衛司、已而獨送于朝、欲搆諸重獄。時仁宗皇帝監國、察知君以諫忤王、無他咎、遂降長洲儒學教諭、一以教於桐城者教其徒。三為閩浙鄉試考官、所取士多得人。秩滿、赴行在、陞國子博士。至南京、名見于文華殿、慰諭甚至、且期以大用。尋丁繼母憂、服除、用薦陞今官。時方清理戎籍、而職方事尤劇、君至、剖析無滯、僚案服其能。三載考最、賜誥命、階奉直大夫、贈考妣如制。宣德乙卯、乞致仕以歸、至是終於正寢、歷年七十有五。娶彭氏、贈宜人。繼室王氏、封宜人。俱有懿德。子男三人、長曰勉。次即叙、以永樂戊戌進士入翰林院、累陞侍讀。又次曰廣。女二人、前兵科給事中金昭伯、廬州儒學訓導彭塤、其婿也。孫男七、蒙、渙、復、巽、同、伯、咸、恒。女三人。曾孫男二人。女二人。叙將歸、卜是年某月某日合葬於里之錦峯山宜人王氏之兆。嗚呼、君為人孝友、婣睦、急於濟人。甫十歲、母李氏宜人卒、哀毁不自勝、見者稱嘆。並仕桐城、即迎父就養。及卒、奉柩歸、至小孤、舟將為風覆、君仰天而號、風隨以定。教育二弟、冠婚盡禮。合三從之親為一爨、人近千指、服用皆有常度。著家範十數條以示子孫、族子弟性敏者悉令肄經學、取祿仕。其有歿官不能歸葬者、必為經理而歸之。嘗過清江丈時春之官寧海道、為冦所傷、且掠其貲、君求藥愈之、而復賉之。其尚義類如此。少從季父子森、族兄仲容受書經、旁及他經傳、故學有原委。為文浩瀚沈實、無浮薄之疵。晚號退齋、有退齋藁六十卷、藏于家。別著尚書通、春秋纂要、授學者。惟君以衣纓之裔、文章事業既足以克紹前美、而詩書禮義之澤又足裕後人、是可謂賢也已。銘曰、

吉多右族、世緊且昌。傳數百年、弗墜而彰。文江之濱、遠

矣。周氏慶澤之流、詩書禮教。卓卓礄洲、學正而淳。抑有賢嗣、為宋直臣。子孫碩蕃、世濟厥美。術敷職方、譽望斯偉。教嚴道尊、學者儀刑。審審其言、藩國用懲。言雖弗行、我則無愧。仁廟之知、謂將重寄。作屬爲官、弗究嘉猷。年既耆邁、式遄歸休。以逸厥躬、以樂厥志。胡未百齡、溘然遐逝。錦峯之山、有髙其墳。銘昭不朽、君其永存。

楊榮撰《楊文敏集》卷一九

故翰林檢討陳君墓碑銘

仁宗皇帝初臨御、獎用儒術、茂興文治、首命在廷舉賢薦能。于是少保臣士奇言蘇州陳繼、其文學宜在侍近。即日詔驛召之。既至、授國子博士。明旦入謝、改翰林五經博士。時初建弘文閣于思善門之右、以儲經籍、備訪問、而命翰林學士楊溥董之、擢侍講王進及繼等三人副之。今上嗣大統、詔脩兩朝實録、簡用纂修官、而繼預焉。無幾、賜勅命。實録成、賜白金及織金文綺衣、遂進檢討。宣德七年五月、自陳老疾、奉命致事歸。又明年、疾加、遂不起。五月某日也。於是其子寬走北京、求文書墓碑。嗚呼。斯文老成、凋謝殆盡。士奇忍以衰病而忘情老友哉。按其學者大理評事張益狀、陳氏其先家蜀、與宋文忠公堯叟同祖。堯叟從父諱鄴、始徙南康之都昌。七世至諱菉、登宣和六年進士乙科、累官左朝散大夫、明州通判。再徙星子。又五世至諱洽、咸淳貢士。貢士生元翰林待制諱全。待制生諱徵、受學臨川吳文正公、為通儒。至正間、廷臣交章起之、將授之官、以介特不偶自引去。又徙蘇州之吳縣。娶宋相江文忠公萬里之孫、生諱汝言、博學有才具。洪武初、仕為濟南府經歷。所設施秩然條理、一郡倚重。大將軍出師道其境、深見獎重。娶吳氏。初生三女。經歷公方以嗣子為念、在濟南、一夕夢白衣大夫。已而生男、即檢討也。初名釋童、更名繼、字嗣初、晚號怡庵。嗣初生十月、經歷公沒。母抱之歸蘇、家具

蕭然、惟存書二萬卷及蔬地二十畝。其母知學問、諳禮法、守節不嫁、以教育遺孤。嗣初稍長、克自奮勵。其天資明果、內奉母訓、外從良師、日益見端緒。又進而從明經師、遂深于易、詩。又求邃於古文者而師之。其爲學自經史百氏、皆博考深究、久而淹貫沛然。爲文章根義理、辯體製、嚴矩矱、力去陳言、不肯苟卑。由是聲譽蔚然、見重於三吳、求文者接踵戶外、而從學日輻輳講下。其施教有本末、主敬爲要、明理爲務。後在館閣、於商確古今、講論述作之旨、娓娓皆有所自、衆推服之。居家篤孝行、雖貧而講授之暇、躬治蔬圃以資養甘旨、恒充。有司上其母貞節、詔旌表之。自是遠迩交聘、嗣初學官一以親老辭。親沒、葬祭盡禮。與人交以誠、善者獎掖之、不善者面警飭之、不肯媕婀苟容。窮乏者賑給之、沒無歸者斂葬之。雖官於朝、其志泊如、蓋未嘗一日忘幽閒之適。既得請歸、吳中之學者皆忻忻喜得所依、而從游者益衆。既疾革、門人請所欲言、舉西銘存順沒寧語荅之、遂卒、春秋六十有五。其卒也、族姻門生故舊皆臨哭、郡自守貳以下咸走吊祭。遠近大夫士聞之、皆嗟嘆悼惜。其所著詩文有怡庵集四十卷、藏于家。其配故蘇守金絅之子、儉勤克孝、先十二年卒。子男五。宗、寬、宏、宣、完、皆志于學。女二、長適謝璜、次在室。孫男七、傳、儀、仁、佈、佃、佶、備。女四。其葬在縣之太平鄉薦福山之原。銘曰、

有碩其先、自陳宗室。派衍於蜀、英傑森出。沿江而東、來從南康。再從閶闔、代有書揚。卓乎怡菴、克奮于孤。幼志桓桓、壯夫莫踰。有書充棟、有哇遶宅。晝鉏夕誦、孝養是力。浩乎其學、邃乎其文。求道請業、從游詵詵。辟書騈來、親養弗舍。晚而幡然、玉堂金馬。抽思發才、效勤紀述。長簡鉅冊、金匱石室。沖澹之存、食息靡忘。引疾謝榮、遄復于鄉。邦有耆俊、如璞如石。山林草木、光輝潤澤。奄其永逝、士林興悲。紛彼媚學、依依奚歸。刻詞墓前、式示來者。尚有懷德、車過斯下。

楊士奇撰　《東里文集》卷一四

周是脩傳

周是脩諱德，以字行，周吉之泰和爵譽里名家。其先諱矩者，嘗顯於南唐。至宋，累累有科第。其支裔從灘江里，是脩之所自出也。是脩少孤貧，自奮於學，從游鄉先生胡諸樵，諸樵以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明詩經。初舉霍丘縣學訓導，入見太祖高皇帝，擢爲周府奉祠正。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王過失，事王府官屬皆下吏，是脩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脩纂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衆共挫折之，是脩屹不爲動。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是脩留書其家，别其友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臣民推戴文皇帝繼大統。數月，御史言是脩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是脩内貞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而沖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之説，靡所不通。爲文章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稍暇，著述吟咏不虛寸晷。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諸論、語類編、廣行、太極圖觀感録、綱常懿範、通言、家訓、芻蕘集、進思集。是脩汲汲導誘人善，人有過失，恒爲之隱，以是無少長賤貴皆樂親之。明知人，所薦士如梁用之、劉叔毖，皆知名當世。是脩之學雖間未純，然於明綱常爲世道計，必身履之，而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是脩卒年四十有九，時解、胡、蕭、梁皆見諸文字，然屬倉卒不及詳。今二十有八年矣，知是脩者獨余在，每追念君子清白之節，文皇帝日月之明，既照其心，豈當遂致泯没，故述爲小傳，以授其子轅，使傳焉。

楊士奇撰 《東里文集》卷二三

魏純傳 薛瑄

魏純字希文，山東高密人也。其先世多仕者，至其父，爲官江南。希文就學於江南，初治易，後明春秋、詩、書大義

亦皆知之。其父為績溪令、時希文客金陵、一時達官貴人聞希文名、屏勢就見、請交、因合幣羅致館中、俾訓其子弟。未幾、人有所指摘、諂及希文、謫戍邊衛、寓薊州玉田縣。先君子永樂七年教訓其邑、希文復誨諸官將子於學宮傍、瑄因得納交為心友。自是往返凡十年、議論連日夜不舍、瑄之昧劣賴希文規輔之益為多。先君子官滿去、希文徒步送數十里、執手為別、別三年、嘗一得書、自是信音不相聞者又三年。其後先君子丁大父母憂、起復至北京、時希文亦以薦至吏部、因同膺薦者有所不合、復退於初。又二年、為宣德元年、侍從有薦希文學行者、復召至京師、集試吏部、文既合格、將上其名於朝以官之、而希文竟暴卒於旅次、是年某月某日也。明年春、瑄在河南、始聞其訃。先是、瑄有詩懷希文、考希文亡日、與瑄作詩時皆在宣德元年冬、豈非交情之密、默有感觸於中而不能自已於言乎。嗚呼、瑄嘗觀古人論富貴貧賤、必皆曰有命。瑄少猶未之信、年來經涉既久數數考之於己、驗之於人、然後有以見夫富貴貧賤、蓋皆有決然不易之命、而非人之私智所能去取也。以吾希文觀之、其賦質粹而明、其為學正而純、其立心必欲一毫無愧於屋漏、其制行必欲一事不悖於天理、是則以德言之、希文之賢、固當見用於時也。處戍伍僅三十年、超然自適、不為顯者焜耀而有自沮之色。其貧至於床無完衾、身無完褐、耕穫薪芻之事靡不備嘗、而操行堅如金石、略不少變、其所處蓋有古人所難者、而希文優處之。以時言之、希文困極宜通、當不至於終困也。至其忠信之行、積於中、徵於外、武夫小子皆信其為善人而起尊敬之心、搢紳大夫皆知其為君子而咸欲其得位於時。是則以人事言、希文名實孚於遠邇、亦當顯於世也。三者皆無絲髮可疑、而乃卒至於窮死、不得一試其有、則所謂決然不易之命、豈不信哉。瑄又竊有疑焉。夫所謂命者、果何自而然哉、蓋出於天也。天必貴有德、福仁人、希文乃不克蒙其貴與福、則所謂天者竟何如

哉。豈貴德福善者其常、而貴福差爽者不得其常乎。果天道自然而然、初無心於其間乎。抑人之生也、適丁其氣之清濁厚薄不齊、而非天之所能爲乎。是皆不可知也。或者又謂天於善人不有以福其躬、必有以昌其後、是又未可必也。雖然、古之所謂善人君子者、顧自處謂何耳、固未嘗以今之厚薄爲輕重也。昔固有貴爲卿相、富累千金、生無益而死無聞者、命則厚矣、其於道果何如哉。以希文之賢、雖卒至於窮死、其德行名譽孚於人人、其自處者既已無媿於道矣、命之厚薄奚足道哉。瑄與希文交最久、情最密、始以希文之不遇資之命而自疑、終以希文之無媿揆之道以自解。又恐希文之潛德懿行久而或泯於世也、遂作傳以志於私篋、以傳之悠久、且俾世之君子當力於爲善而無疑於命云。

《明文海》卷三九七

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贈榮禄大夫少師禮部尚書謚文穆胡公神道碑銘

太宗皇帝御天下二十有三年、文武之臣各展其才能、達諸事功、若竭誠效力始終不渝者、其身雖没、所以寵眷之卒有進而不衰、其文臣遭遇之盛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尤著者也。公初以進士第一爲翰林修撰、階承直郎。又明年、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陞侍講、踰月、改侍讀、進承德郎。永樂二年、陞右春坊右庶子、階奉議大夫、仍兼侍讀。四年、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階奉政大夫、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左春坊大學士。又三年、得疾且劇、上數命太醫集衆醫之良者往視、日遣中使問疾。既卒、上悼嘆不已、命工部具棺、禮部賜祭者再、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穆。國朝文臣有謚、自太子少師姚公廣孝與公始也。又命官給舟還其喪、命有司治祠墳。時仁宗皇帝監國南京、公之喪過焉、遣官臨祭、賜賻甚厚。葬畢、其子入謝、官其長子穜爲翰林檢討。仁宗既嗣位、追念公舊人、加贈榮禄大夫、少師、禮部尚書、遣官諭祭、且厚賜其家。公遭逢二聖、恩備始

終，何其愈久而愈盛也。公居官謹慎，在上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必據理，而忠厚爲本，未嘗及人過失事。於奉旨制勅視草，即有所見，必具可否以聞，多見采納。所譔進文字，上知出公筆，輒稱善。所奏對語及所治職務，退未嘗出口，雖親厚不敢私涉有問。蓋自守之嚴有素。事太宗皇帝十有七年，凡巡幸北京、親征北邊，翰林率公與楊公勉仁、金公幼孜在扈從，信任甚篤。禮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廷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上皆不聽，時獨公之言與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丁母憂，召還，上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姦惡外親爲民虐，遂詔罷之。其兼春坊也，小心盡誠，多所裨益，故尤爲儲君所厚。而沉靜謙約，以滿爲戒，未嘗干人以私，人亦無敢以私干之。兩考京畿鄉試，四爲廷試讀卷，鑒别公明，奉勅脩高皇帝實録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皆爲總裁。志於扶植名教，獎掖善類，果於義事，於利不苟取與，未嘗一比匪人，所與交必輔之於善，不善去之不復顧。

小人有不滿公者，屢造言毁之，賴上深知之，不聽，遂無毁者。而公自執愈堅，意度蕭散，雖身處榮禄，未嘗一日忘山林幽澹閒遠之趣。公退，閉户讀書賦詩而已。初名廣，廷試傳臚更名靖，永樂初復舊名。其字光大，其齋居名晃菴，因以爲號。公十數歲喪父，已有志問學，內浸漬其母訓，外則日受從祖子貞先生之教，故德器不凡。居家篤倫誼，處鄉曲恂恂執恭讓。既冠，溥遊閩中，閩之前輩君子率忘年與交。歸而從黄伯罷先生講論，得所歸宿之地，而日進焉。其學博究經史百氏，下逮醫卜、老釋之説，亦皆旁通。而用志性命道德之旨，晚益有造詣。爲文援筆立就，頃刻千百言，沛然行雲流水之勢。賦詩取適其性情，近體得盛唐之趣。工書法，行草之妙獨步當世。四方重其文翰，求者日接踵户外，雖無厭倦意，然非其人不苟予。其卒以永樂戊戌五月八日，春秋四十有九。其先自金陵徙廬陵，宋忠簡公銓其十二世祖也。曾祖鳴㪅，祖彌高，父子祺，累官延平知府，母吴，元進士永

豐縣丞師尹之子。永樂中，贈公父翰林學士，封母太宜人。公娶夏，初封宜人，洪熙初進封夫人。子男三，長即穫，次穆，次穗。女三，長嫁陳年，次嫁解禎亮，次嫁宋懷孫。男六，女七。所著文章有晃菴集、扈從集若干卷。公與士奇同郡同官，知契最深。未卒前二年，有後死則銘之約。既卒，其孤又奉臨終之命，索文刻墓石。嗚呼，士奇先公生五年，豈謂竟銘公墓哉。蓋今九年，乃克成之。銘曰：

經國所資，文武並施。維武以靖，維文以治。巍巍太宗，統御九有。任武暨文，如左右手。公職詞垣，十有九禩。秉恭執勤，司帝之制。玉冊金簡，天章龍文。光華日星，敷宣帝仁。萬幾燕閒，清問前席。公所入告，惟帝時懌。公所蓄志，寬惠被下。沕穆泯焉，密贊鴻化。春宮輔德，平直之行。二聖惟明，燭鑒公誠。好文之朝，儒林之首。人聳其瞻，公眎無有。泊虖之存，簡肅之度。彼其何心，有好有惡。仲尼有言，善者好之。善有好公，沒思不衰。寵章駢蕃，貴終猶始。始終之全，曠代其幾。金螺在左，文川在右。埋璧有光，上貫牛斗。墓道之碣，爲尋有多。冢行琢辭，來者是儀。

楊士奇撰　《東里文集》卷一二

内閣學士春雨解先生行狀

公諱縉、字大紳、一字縉紳、姓解氏。其先居鴈門、唐金紫光禄大夫琬之孫禹為吉州刺史、因家焉。其后世有聞人。曾祖長曳、宋漕舉進士、永豐主簿。祖蒷我、元進士、判安福州、終東莞縣尹。父開先、號筠澗、國子生、元贈參知政事。母高氏、進士灝雪高公之女也。公生洪武巳酉十一月初七日。未生時、母夫人夢老人以深衣大帶授之、覺而異焉、已而生公、因取以為名。公生而秀異、穎敏絶倫。為嬰兒時、母夫人畫地為字以教之、一見不忘。父亦奇之。每賓客過從、公在提抱間、有問輒對、聲皆成文。由是衆亦異之。七歲能屬文、書過目成誦如流。為詩詞操筆立就、往往出奇語、先輩罕及焉。稍長、益肆力於學、日記數萬言。父子兄弟切磨講貫、自為師友。通五經、尤長於易、書。時縣令姑蘇沈士行聞公及其妹壻黄金華俱有名、遂選為縣庠生。自是文思大進、若水湧山出、峥嶸浩汗、不可名狀。一時名公鉅儒折輩行與之交。洪武丁卯、年十九、與兄綸暨金華試江西、皆中選。公以年少魁江右士、由是聲名籍籍。明年春試禮部、三人皆登進士第。太祖皇帝嘉其年少穎異、顧語廷臣曰、解氏二子一壻並為進士、非有賢父兄、能致是乎。嗟賞久之。公遂與黄金華皆為中書庶吉士。嘗應制春雨詩、養鶴賦、操筆而成、造語奇崛、太祖益愛之。其為庶吉士、日造中秘書、因得繙閱所藏古今天下之書、由是意會心融、而其中宏博深窈、弗可涯涘。時中書舍人詹孟舉以書名世、亟稱公書有法而用筆精妙、出人意表、遂相與講求古人書法、悉得其要領。當時有得其片紙隻字、皆珍藏什襲、不啻重寶。上以其親老、二子皆仕、特賜歸省。暨還朝、改授江西道監察御史。歲庚午、詔近臣有父在者皆得入覲。時公父年八十餘、即日上道。及謁見、太祖深加禮遇、因憫其老、特命公歸侍、以終養焉。公至家、事親之暇、閉户讀書、率意為古文。其於性命道德之奥、諸子百家之説、以至佛老方技之書、靡不研究。其造詣益深矣。或半酣興至、落筆數千百言、倚馬可待。未嘗創藁、人以太白擬之。二親相繼以没、既襄事、用大臣薦起為翰林待詔。壬午之夏、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首咨文學老成德望重者、有言公、即名主、親

加勞問。公應荅敏捷，無所疑滯。一時詔勅號令潤布四方，皆出公手。於是上深眷遇之，拜翰林侍讀學士。其在職日侍左右，論思獻納，多所裨益。永樂甲申春，建儲東宮，慎延進以道義之說，輔以聖賢之學，從容啟沃匡益爲多焉。上方鋭意稽古禮文之事，詔修列女傳、永樂大典諸書，公爲刊定凡例，刪述去取，幷包古今，蒐羅隱括，纖悉靡遺。公在朝專備顧問，言論剴切，無有所隱，彌綸黼黻之功不可殫述。其薦拔人才，引進善類，惟恐弗及。歲丙戌以事出為廣西布政司參議，未幾復調交趾。公至以夷人新附，撫綏安輯，不失其宜，南夷安之。乙未正月，卒於北京，享年四十有七。娶徐氏，繼陳氏。子男二人，長曰禎應，次曰禎亮。女一人，適上凍胡世恒。卒之日，其平生交處及從游者相與具棺襚，權厝公於郊外。丙申，姻家子通判高原始歸其旅櫬，窆於仁壽鄉灞溪株山之原。公生而秀朗，目光如水，才具衆長，學貫千古。上既信任，苟有益於國家，雖違衆而行，無所顧忌。四方之士為時所推許者，甄拔無遺。公退一室，蕭然惟留心翰墨，揮洒忘倦，言笑竟日，不為崖岸。其所著有白雲藁、東山集、太平新說，凡若干卷。其平生行能可見者若此，而其中之所蓄，淺見薄識之士有不能窺其際也。因具列如右，以俟立言君子有所采焉。奉議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兼修國史門生曾棨狀。

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參議春雨解先生墓碣銘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葬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奇始克序而銘之。序曰：解氏先居鴈門，唐同州刺史琬之孫隱為蘄州司戶參軍，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參軍六世孫盛，遷吉水邑中，世有科第。至諱夢斗，宋太學上舍生。①生諱應辰，元高安縣學教諭。生諱子元，舉進士，授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開先，號筠澗，娶高氏，進士若鳳之女，公之父母也。公諱縉，字大紳。自幼穎悟絶人。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老成不能難也，而文思溢發。十九，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會試禮部中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言論過高，抑置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

黃金華同登第、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主事、公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閒暇數召兩人論議、考其所學。一日諭公曰、爾試思當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退即具奏、大槩言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慮之有法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為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為明。又言、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强暴、然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民翫。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為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言、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埽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肄俗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紬之、使復人倫。經咒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瑜珈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以底善治。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為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隣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隣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世狃於晏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為已治。天下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為備。宜敕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頒設弓手、課之射、教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莊、宜修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上嘉其識正。公素與兵部尚書沈溍不合、誣②奏公入部堂索皂隸語、嬉慢非禮。上慮公優閒怠逸、即除公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玉成之也。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公揮筆直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上又慮公少涵養、將為衆所傾、

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后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遂侍父歸。公天分高，又感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數歲，高皇帝上賓，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為翰林待詔。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既見，置諸左右，深信任之。時朝廷詔敕與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議，寵眷加厚。陞侍讀，數月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上初與武臣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召公預議，事已定，然秘未發。明年，冊仁宗皇帝為皇太子，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所初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縉泄之。遂出公為廣西布政司參議，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趾。八年，入奏事，時車駕已出征北虜，至京師見仁宗而歸。車駕還，高煦言解縉瞰上遠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游出資斂之，外姪高建春歸其柩葬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遼。仁宗皇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子禎亮為中書舍人，從子禎期為大理評事。公仕前後不十歲，為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為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暖。初修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為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籍甚。敦孝友，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為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誚其汎愛者，終不為變。襟宇灑略，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岸崖[3]，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孰不可與進者？不畏彊禦。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横，嘗箠擊人於左順門，公過之，叱興曰：御座在此，爾敢違犯禮法乎？興雖忿公，然不敢出一語，俛首遽斂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誤，公在上前率引為己過。明哲知人。太宗常與論羣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於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與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重厚而終無定見。於夏原吉曰：

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雋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而能持廉。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也。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后十餘年、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絶、行草皆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氏、有賢德。子男二、長禎應、卒徙所。次禎亮。孫男女各二人。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内閣、其三出廬陵、公與胡公光大及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相知深、今獨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石未有書、其可不書。銘曰、

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蹷之不虞。楩楠百尋、其材之巍、寧見捐於匠輸。郁乎紛紛、五采承日、競睹望以欣快、何泯沒之遄疾。干將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漢之涘。

解公沒、光大約余各爲文字、未及爲而光大歿。余初爲解公傳、去年得周怡如所録公洪武中奏對藁、近得禎亮將來世譜、又改傳爲此文。雖於公平素磊落軒豁意度有未悉、然所爲可傳於後者、在此不在彼也。遂以授禎亮。禎亮淳篤有爲、今幸蒙天恩、悉還其故廬園田、則奉覲敬長之餘、一志於進學進德、庶幾稱公之子、而亦以副吾輩之望。禎亮勉之。

以上二文并見《解文毅公集》附録

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金公神道碑銘 楊文敏

國家當太平熙洽之時、必有忠謹淳實之臣論思獻納於其間、而後克臻乎至治之盛。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公寔其人焉。公諱善、字幼孜、世居臨江新淦之厚泉。宋時有諱清者、遷洪坑。至十五祖諱某者、復自洪坑徙培山、遂家焉。曾祖德明、祖仲卿、皆以儒傳家。父諱守正、學問該博、洪武初辟爲郡學訓導、嚴毅剛方、人稱爲雪崖先生。公生而秀拔不群、幼克勵志于學、雪崖奇而教之。及長、遂從前進士聶鉉受春秋、業成、爲邑庠生、領鄉薦、登洪武庚辰進士第、擢戶科給事中。太宗皇帝即位、首以文學薦入翰林、改檢討、命與解公縉、胡公廣、黃公淮、胡公儼、楊公士奇與榮凡七人同直內閣、參掌機密。不數月、皆稱職。公爲侍講、階承直郎。明年、蒙賜象笏、襆頭、公服、并賜二品織金衣、寵任甚專。仁宗皇帝在春宮、侍臣進講經史、公獨說春秋、詞嚴而理正、遂承命作春秋要旨。既進、深協睿衷。公嘗

病、遣中官偕御醫往視。及痊、入朝、慰勞甚至。丁亥、陞右春坊右諭德、乃兼侍講、階奉訓大夫。今上皇帝爲皇長孫、命宮僚兼職輔導、賜服獎諭、公亦與焉。己丑、扈從來北京。庚寅、從征北虜。冬、還南京。辛卯、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公與纂修。壬辰、命典文衡、考試天下貢士、號稱得人。既而余五人者蒙賜誥命、公得推恩贈其父如公職、封母羅氏爲太宜人、贈妻孔氏爲宜人。癸巳、復扈從來北京。甲午、征西虜。既還、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學士胡公與公及余寔總其事。書成、重沐恩賚。丙申、陞翰林學士、仍兼諭德、階奉議大夫。是冬還南京、明年復扈駕來北京。戊戌、實錄上進、錫宴于禮部、有金織紗衣鈔幣之賜。庚子、陞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壬寅、扈從北征、行軍之食、偵知敵營尚與遠、公與余密疏軍中利病言之、遂詔班師。癸卯、隨駕巡邊、獲胡名王也先土干以歸、特蒙厚賚。甲辰、復從北征。師還駐榆木川、太宗晏駕、凡沐浴含斂、及道路措置之儀、公與余寔與焉。仁宗皇帝嗣位、深加寵眷、進戶部右侍郎、仍兼

前二職。今上正位東宮，拜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遇益厚。凡法司論決重刑，必定楊公與余及公同審錄，其中伸雪益多。時賜大臣五人銀圖書，其文曰繩愆糾繆，以為政務有關夫、許用此密疏以聞，公亦與焉。當時榮之。是冬，奉命持節冊趙王妃及封梁王。明年洪熙改元，命兼禮部尚書，三俸俱支，賜誥命贈公父祖皆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祖妣為夫人，加封母太夫人，贈故妻劉、封繼室屠皆夫人。明年春，公以母老首奏歸省，仁宗可之，命給驛以往，賜賚甚厚。皇上嗣位，公丁內艱，特詔起復，命為總裁官，纂修兩朝實錄。已而持節往寧夏，冊封安化、真寧二王妃，所過閱兵民休戚，還奏，上嘉納之。庚戌，兩朝實錄成，賜鞍馬、白金、文綺、金織襲衣，賜宴于中府。是冬，扈從北邊，至宣府而還。明年秋疾作，上遣醫診視，賜藥物。至冬疾劇，少傅楊公與余往候問，公言死無足惜，但愧無以報朝廷、益生民。家人有請祈恩于子者，公曰：此君子所恥言及耳。有問竟不答。卒之日，實宣德辛亥十二月辛未也，享年六十有四。訃聞，上為之嗟悼，贈榮祿大夫、少保，誥文璽，命有

司襄禮，遣禮部尚書胡濙致祭之，給舟車歸其喪，為造坟塋，恩典厚矣。其子昭伯將以某年某日葬公于某里某山之原，而以碑銘為請。余與公同年，官處禁林三十餘年，出則聯鑣，入則同庵，雖親兄弟不過是也。自公之歿，痛傷于懷，不能自釋，銘其可辭。惟公孝友謙恭，沉實和易，樂善況愛，出乎天性。其學問淹貫，文章豐暢，為人所愛重。凡三扈從往來兩京，五從北征沙漠，執筆從事於行陣之間，秉危涉險，未嘗以勞勤為言。其在朝廷，動則進止皆有常度，論思獻納，多所裨益。是以歷事累朝，荐膺寵任。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名其燕休之所曰退菴，可謂得大臣之體矣。是宜樹碑墓道，以垂不朽。銘曰：

天啟皇明，文運昭宣。輔贊至理，必多俊賢。顯顯金氏，世業以儒。善積有源，慶澤乃敷。惟公之生，天資挺秀。辟經于史，靡不博究。即擢科第，給事廷陛。太宗右文，寵遇荐至。擢寘禁林，從容宥密。克副淵衷，屢進華秩。予狩于征，公罔不從。恪勤夙夜，不有其躬。仁宗嗣位，簡賢任舊。爵位日崇，寵眷彌厚。皇上繼統，倚毗益隆。公未耋期，遽以去終。爰錫褒命，賜官贈謚。爰塋百需，罔不具備。是崇終始，

惟公克全。播美揚休、孰與比肩。高墳峩峩、神道有石。刻茲銘詩、垂輝無極。

《明文海》卷四四七

訓導趙先生墓表

許

故大名府滑縣儒學訓導趙先生、正統八年三月④以疾卒於家。先生諱鼐、字玉鉉、世爲平陽蒲州人。祖諱伯通、考諱良、皆以淳質行義稱於鄉、比兩世隱德弗耀。先生有美質、少疾⑤端凝不嬉、動止異凡兒。良視諸子中惟先生可教、遂遣受業郡博。比長、習程朱氏易。中洪武二十八年鄉舉人太學、益從老師儒及四方之英俊以廣其學識、端其趨向。適天下教職多缺員、所司上⑥請合太學六館士、考其業精行修者以補其缺。時先生在選列、授鳳翔府汧陽縣儒學訓導。隴俗獷悍、諸生事弧矢網罟、漁獵以荒其常業。先生至即督絕嚴條約、以身先之。數年、諸生遵禮教、篤詩書、由科目進而仕於時者累累焉。官滿、調順天府三河縣儒學訓導。教人如在汧陽時、固無怠。九年丁內外艱、起復調今任。先生年益高、學益進、行益修、士子類其造就者益衆。正統元年、以年逾七十致仕歸。僻居鄉里、跡遠紛囂、安靜自順。雖不出戶庭、而蒲之人士皆推爲先進成德、加敬畏焉。及辛酉、年八十有一。皆曰善人逝矣、吾其何如。奔走賻祭於其門者相屬。於乎、先生爲子而能肖其親、爲師而能淑諸人、爲父而能善其後。少而學、壯而仕、老而休、全歸壽考、其可謂卓乎有立、克保終始者矣。夫有善於當時者、宜表見於後世。予故删取其家世行已、歷官之槩、表諸墓隧、俾來者得有所覽觀焉。

《國朝獻徵錄》卷八二

校記

①生：《明名臣琬琰録》卷一三、《東里集》卷一七、《明文衡》卷八一無。

②陻：據右引書當作「湑」。

③岸崖：據右引書當作「崖岸」。

④據《敬軒文集》卷二三，「月」字下脱「初六日」三字。

⑤疾：據右引書當作「即」。

⑥上：右引書作「得」。

明儒碑傳集卷九

楊榮

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楊公行實

公名榮，字勉仁，姓楊氏。先世家關右，系出漢太尉震。唐末有仕於閩者，始居浦城，其後子孫復遷崇安、建陽，轉徙建安，今為建安人。衣冠相承，為郡望族。考士美，妣劉氏。洪武辛亥十二月戊子，公生焉。先夕，士美夢一道士眉髮蒼然，扣門假宿，翊旦生公，因名曰道應。祖達卿聞公啼聲，竊自喜曰：是子必榮顯吾家。為更名子榮。祖母阮尤鍾愛之，常抱置膝上，教以詩書。六歲，遣從里中師，不數月，能誦孝經、啓蒙、論、孟諸篇。達卿益喜，間與賓客嬉游，必携公往，時誦古人詩，令公解說，皆通其意。達卿嘗曰：異日其無忝太尉矣。惜吾老不及見之。達卿沒，公纔八歲，哭泣盡哀，弔者異之。自是日侍祖母阮，弗暫離。士美嘗以賦役居外，公年十二三，承順母志，綜理家事，纖悉皆有條緒。年十五，適歲亢旱，請命於父，致齋三日，率鄉人犯烈日，徒跣走數十里，詣龍岩請禱，倏爾大雨隨澍。公之居近有溪流，絕行道，舊為梁其上，山水暴溢，輒衝決之，涉者病焉。男女或相牽執，公見而歎曰：此甚非所宜也。古者男女授受不親，此何為哉。乃率鄉人採木編筏，固以鐵杙，水弗能害，行者安之。時妖人有依鬼物混擾邑中者，以公正直，不敢過公之鄉。年十七，鄉里大疫，死者過半，無何，公亦染疾，沉困極甚，湯藥弗能進，人皆以為不可治。公父母為具棺衾。忽夜半，公起呼家僮索水飲，頃之遂甦，人皆竊謂公危殆若此而復生，不偶然也。是冬，有司選充郡庠生，從教授周循夫、訓導趙友士學易。二先生見公穎悟敦實，甚器重之，深加訓誨。公益勵志於學。嘗與同門論古之名相，彼或謂不可及，公徐言曰：皐、夔、伊、周或不可及，如其他，未有不可學而至也。知者謂公器識不凡矣。公在學舍，自奉甚薄，每月分廩米市甘鮮之味，歸以奉親。年二十四，西甌仲彬一見

公喜曰、此國士也。遂以女歸之。是為劉夫人。溫柔貞淑、而尤聰慧。自幼已通曹氏女誡諸篇。夙夜敬謹、克相其德。公在諸生列凡十年、於經史百氏靡不該洽。其為文皆根據義理、不事浮靡、儁華罕及。深為郡守禮敬。時戶部侍郎夏原吉及諸朝使按臨者、莫不待公殊禮。達卿葬建寧城東白鶴山麓、去郡庠可五里許。公築室墓下、扁曰白鶴山房。常與賓朋游息講貫其中。歲己卯、福建鄉試中第一。明年禮部會試中第三。入對大廷、中第二甲第三。賜進士出身、除翰林編修。公益注意聖賢仁義道德之懿、不屑屑文辭。凡有求者、輒辭不獲已、則隨己意以應之、不為雕斲組織以徇俗好、而理致闊遠、有非人所可及。故凡得片文隻字者、莫不寶而重之。壬午六月己巳、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為更名榮、陞脩撰、階承務郎。命直內閣、參掌機密、賜香藥及金織羅衣。冬十一月庚辰朔、進翰林侍講、階承直郎。永樂元年癸未秋九月丁亥、配劉夫人卒於京。冬十月丙辰、命馳傳歸葬、仍諭其速來。明年春二月庚寅還京。先是、奉勅修古今列女傳、至是書成、賜紵絲襲衣鈔幣。夏四月甲戌、立皇太子、陞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皆極一時之選也。秋九月庚申、太宗皇帝顧謂之曰、朕即位以來、爾朝夕在左右、敬慎靡懈。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思保全之道、爾亦宜益謹厥終、庶兩盡其美。公對曰、陛下不以臣愚陋、特加委任、敢不勉圖報稱。太宗皇帝大悅、賜象笏幞頭公服。尋賜二品金織紵絲衣。公入謝、且言恩禮太過。太宗皇帝曰、卿在朕左右、機務所屬、贊襄之功不在尚書下、故特賜二品服、以示旌異、豈為過哉。是冬、仲務復以季女妻公。乙酉春正月至秋九月、時召公評議諸司事宜、以奏對稱旨、賜二品金織紗羅衣及鈔幣。丙戌春二月、公得寒疾、不能造朝。太宗皇帝聞之、亟命中官偕御醫蔣用文視之。還奏、賜藥物、且命用文通夕守視、時時奏報、至痊乃已。及公入謝、重承慰賚、仍令休息旬餘乃出。丁亥夏五月庚申、奉命往甘肅規畫

軍務。所過覽山川形勢、察軍民休戚、閱城堡虛實。秋七月甲寅回京、奏對武英殿、太宗皇帝大悅。時盛暑、命取瓜親剖賜公、且遣中官賜以羊酒、勅命休息。八月、建安糧長魏子中來京師、公之家以白金夏布等物共一篋附之。舟次嚴之七里灘、夜遇強寇、舟人皆竄匿、所載為之蕩盡。翊旦、子中返舟次、遥見一篋在水涯、視之則公家所寄者。抵京奉還、因訴被刼事、公愕然曰、此亦幸耳。即分半付子中。冬十一月辛亥朔、陞奉議大夫、右庶子、仍兼侍講。戊子春正月戊寅、賜綵幣白金鈔米。夏四月丙午、父喪。六月庚辰聞訃、告歸、賜以鈔幣、命馳傳以往。既襄事、乃料檢鄉黨平日有假貸錢穀弗能償者、悉焚其券。族人有喪不能舉者、悉為葬之。孤弱不能自存者、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產業致爭者、割己業畀之。詔奪情起復、宗戚鄉鄰送行者咸垂涕去。抵京未閱月、命公等輔導皇長孫。賜勅曰、朕惟令德所成、本乎天賦、養正之學、實弘聖功。故有聰明純一之資、必有詩書禮樂之教。所以充其德性而廣其器識也。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道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心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宗社之靈、上天錫慶、篤生異質、以福佑天下而基命於無窮。然需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皆茂簡德藝、職輔東宮。東宮之子、必資兼弼。宜協心同志、輔導於成、推廣仁義道德之源、闡陳二帝三王之治、與太祖高皇帝之大經太法。凡創業守成之難、生民稼穡之事、朝夕講論、以涵養本源、恢弘智量、充其盛大之器、以為宗社生民之福。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窮之聞。欽哉。冬十月甲午、母喪。乙丑春正月、公聞訃、當去職、時車駕將幸北京、特留扈從、賜綿衣狐裘鞍馬。三月抵北京、賜宴、公辭以母憂、弗與、特命中官以珍饌送至家。嘗命從遊萬歲山、亦辭弗與、特召之行、復蒙賜賚。秋七月、甘肅總兵官都督何福言、韃靼托克托布哈王等各率

部落來歸、命公往甘肅、與福經畫。還奏稱旨、賜以米鈔。九月、復命持節諭亦集乃、封何福爲寧遠侯、俾經寧夏、與寧陽伯陳懋規畫邊務。旣抵亦集乃、封福還、至甘州、福與陳餽遺、公一無所取。冬十一月、還京復命、及陳邊境便宜十事、太宗皇帝嘉納之、賜以襲衣鈔幣。庚寅二月丙午、從征朔漠、賜衣被鞍馬、途次命光祿給酒饌。壬戌、太宗皇帝度野狐嶺、至山巔、召學士胡廣及公、指示山川形勢、與語良久。奉制各於馬上賦親征詩、公有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戎敵自相殘之句、太宗皇帝甚嘉之。未幾、諜知敵首布尼雅實哩與其下阿嚕台讎殺東西奔遁、亟召公諭曰、此賊果自相殘滅、汝前日之詩、安知不爲讖乎。公下馬叩首、且言曰、陛下德威廣布、賊若不散、旋當殄滅、安敢拒天兵。太宗皇帝喜、命賜羊酒。三月壬午、車駕早發淩霄峰、公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刑部侍郎金純四人失道。太宗皇帝命中官二人及傳令者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公等復迷入窮谷

中。幼孜墜馬、胡學士、金侍郎不顧而去。公下馬、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墜馬、鞍盡裂、公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騍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不勝疲勞。翊日出山、望見左掖、乃趣赴之。至午、方詣中軍。太宗皇帝大喜、慰問良久、嘉公之義。復笑語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楊榮、詎能免乎。公謝曰、僚友之分、誼所當然。太宗皇帝曰、胡廣豈非僚友耶、何不顧而去也。三月乙未、車駕次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旁近水皆苦鹹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三里許、忽有泉湧出、清澈可愛。命公同胡學士往觀、遣中官以銀瓶汲取、太宗皇帝親嘗之、味甚甘美。復賜公等飲。士馬爭趨之、皆給足。命之曰神應泉。又明日、公等應制撰神應泉詩銘、太宗皇帝覽而嘉之。是日寒甚、特賜上尊以勞之。五月丁卯、車駕至臚朐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迫賊境、駐蹕河上、親選勇士三百人、專令衛護、不以隸諸將、特命公掌之。迨寇平、班師、軍士乏食、公力言之、即日召乏糧者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糧炒散

與之、且下令軍中凡糧少多者許假貸、回京倍酬其直。由是獲全者衆。秋七月丙寅、至開平中途、召公還行在計事。至京、皇太子賜鈔幣、金織麒麟衣、銀相鍍花香帶及石刻蘭亭。兩賜宴於翰林、命隆平侯張信、尚書蹇義款待、且命諸儒臣陪之。及還北京、挈長子恭偕行。八月庚子、申刻、舟至大江中流、暴風卒起、同時濟者多傾覆。公之舟危險尤甚、衆料不可救。至晚乃遇順風、倏至儀真壩下。次德州、有巨艦順流而下、觸驛舟破碎、墮水死者四人、公父子及二僕皆無恙、衆謂神明相之、不偶然也。八月己未、抵北京、蒙賜綵幣、鈔米、羊酒等物。冬十月、扈駕南旋、賜鞍馬、綿衣、褲襪及路費、途中屢賜珍饌嘉果。抵京復有鈔幣之賜。辛卯春正月甲申、乞奔母喪、賜白金、鈔幣、遣中官宋成送至家、且勑速來。抵家服已闋、拜謁墓下如初喪儀。族人有間公弟妹匿母存時所蓄金帛甚富、盍追究之。公從容言曰、昔人云楚弓楚得、況弟妹吾同胞也。寘置不問、創祠堂二十餘楹、構所居之堂、扁曰清白。又作軒竹林之下、名之曰雲際山房。為弟貞娶宋宗室之裔趙友忠女、厚具資裝、嫁二妹、一適西鄉童文貞之子衡、一適璜溪雷仕學之子鐸、皆士族也。族中有孤貧子女、皆資給之、令以時婚嫁。六月癸丑、還京師、太宗皇帝召問閭閻中民情暨歲豐儉、公條對詳實。命光祿賜酒饌、勑戶部優免其家徭役。八月、命為應天府鄉試考官、取舍公當、士衆悅服。九月、皇太子命公侍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且諭諸皇孫曰、此皇祖近臣、汝輩當禮敬。公講授有程度、諸皇孫多所進益、皇太子召公獎諭切至、且曰、他日學成、卽汝訓迪之功也。公在春坊、每進講罷、必從容以正心務德、親賢去邪、尚儉戒逸之言進、深見嘉納。或訪以政務、必陳其切要及先後緩急施行之序、皆懇切無少避忌。皇太子每稱公忠直。而兩坊僚屬亦莫不推服焉。十月、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命公為總裁。壬辰二月丙辰、賜誥命、并封贈父母及妻。冬十一月、甘肅守將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言叛寇妻

運罕等逃去主郡勤蒙古衛指揮塔爾凡將為邊患勅守陝西豐城侯李彬率師討之仍命公往經畧十二月戊辰公還具言敵人性無常叛服常態不足以勤大軍遂勅彬旋師未幾叛者皆附癸巳二月乙丑復扈駕幸北京賜衣幣鈔米等物甲午三月庚寅扈征衛喇特時皇太孫侍行太宗皇帝謂公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智過人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閒爾等即以經史講說庶知古今成敗得失之迹可以鑒戒也公每遇駐營伺閒進講皇太孫甚嘉重之夏四月丁未駐蹕興和以尚寶司乏人命公兼掌其事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勅吉旗牌不得公奏允不敢發乙卯師次大石鎮晚涼太宗皇帝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公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既安則耕不違時何患兵食之不足哉太宗皇帝是其言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等物冬十一月甲寅太宗皇帝諭公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之外諸儒論議有發明者爾等宜采附於下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宜類聚成編務極精備用垂永久命公總其事仍命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修開館東華門外命光祿寺給朝夕饌甚豐乙未三月庚申工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太學命公為記五月辛丑端午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賜文武羣臣鈔有差公進詩文加賜上尊束帛鈔衣九月己酉所修書成賜名性理大全命宴於禮部并賜鈔幣丙申夏四月乙亥陞翰林院學士仍兼春坊庶子冬十月扈駕南還賜綿衣鞍馬鈔幣丁酉三月壬子駕復幸北京屢召問民情公悉以實對賜白金鈔幣金織紗羅紵絲衣幣等物戊戌五月庚戌朔進太祖高皇帝實録太宗皇帝御奉天殿受之披閱良久嘉奬再四曰庶幾少副朕心辛亥賜宴并鈔幣紗衣丁巳學士胡公殁公掌翰林院事太宗皇帝注意益隆而公在衆

中謫色，厲屬諸大臣，往往忌嫉，陰欲踈之。屬北京國子監乏師，因薦公可爲祭酒。太宗皇帝曰：吾固知其可，汝但求可以代之者。於是群意銷沮。六月乙酉，詔修天下郡邑志，命公總之。己亥夏五月，公從弟義與公仲子讓自閩來省，與嘉興通判陳原祐同舟行，次山東。時天氣暄熱，舟小難居，適同鄉翁良輿以湖廣黔陽縣丞考滿入京，其舟稍寬，因力邀義與讓共載。是夜，盜殺原祐，盡掠舟中物，義與讓得無恙，人咸謂公厚德所致。十二月己丑，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太宗皇帝覽而嘉之，密諭公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昇入奏，衆皆股栗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凡所改多益國利民之事。庚子春正月甲寅元宵御，太宗皇帝御午門觀燈，賜百官宴，并示御製詩，公奉和以進。太宗皇帝覽而悅之，賜以羊酒鈔幣。閏正月丙子，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階奉政大夫，特賜宴於禮部。先是太宗皇帝以四夷諸番字，中國宜解其義，因選太學生聰俊年少者習之。諸生多不欲，輒生謗議。太宗皇帝怒，將罪之，公力救解得免。遂命公掌之。公訓勵得宜，自是帖服，不敢妄有所言。卒皆有成，官至五六品者，莫不感公之德。是冬，連賜鈔米柴炭并織金紵絲表裏。建庠教授何士濟等時寓公家，公輒分與之。辛丑正月，北京宮殿成，初御朝賀。太宗皇帝念公日侍左右，竭効心力，時密加賞賚，他人弗與焉。二月，寧夏報達寇犯境，亟召問公，公對以城堡堅實，士卒精悍，賊必不能持久，料今已去矣，無勞聖慮。既而得報，果然。是月望夜，暴風大作，其隣居千戶焦壽家遺火，并延十餘家，公屋與之連，火至輒反風滅之，見者皆歎羡公行善之所致也。夏四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廡切近秘閣，公奮身直入，麾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積歲制勅文書舁致東華門河次。明日，太宗皇帝召諭之曰：昨夜火發，在目前

者幾人，卿能收拾圖籍，不避艱危，可謂歲寒松栢也。公謝曰：職分當然。太宗皇帝嘉之，賜銀酒鍾、古銅器各一事，鈔千錠。壬寅，降勑訪求民隱，公首陳利國便民十餘事，太宗皇帝嘉納，命悉入詔條頒行之。時翰林侍讀李時勉等十餘人為飛言所中，太宗皇帝怒，欲罪之，公力救解得免。是冬，兵部尚書方賓得罪死，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工部尚書吳中等，皆下獄。時禮部尚書吕震侍左右，屢言中等憸邪誣罔，太宗皇帝益怒。一日，御鷹坊司，特召公問原吉等平昔所為，公極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敵，乏餽運為憂，謫才力或不及，憸邪未之見也。由是太宗皇帝怒稍釋，遂寘而不問。壬寅三月戊寅，從征沙漠，賜米鈔鞍馬。每軍中命公候大臣議機務，密令公參决，無不稱旨。特召公於御幄中，同公候大臣坐飲。凡有賜賚，公與之俱。其特賜公者，公候或不與俱。而諸扈從文臣亦皆弗與。秋八月，還京師。九月己巳，宴隨征將士，命公坐前列，食上肴，賜鈔幣并二品金織襲衣靴襪。閏十二月甲子，詔復西征。方以士馬糧餉為艱，有以建文間江西埰集民兵輿餽運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為言。太宗皇帝以其奏示公，公對曰：此兵夫昔有詔令復業，今復徵之，是失信也。太宗皇帝笑語公曰：卿言正合朕意。遂寢其奏。癸卯秋七月戊戌，扈從西征，賜羊酒帳房等物。八月庚申，駐師萬全，一應軍務悉命公掌之，自晝至夜，或三接五接，宣召每以楊學士稱之而不名。冬十月甲子，次天成，寧陽侯陳懋奏酋王頟森圖罕納款，命公諭大同議納降之禮。癸酉，公回營奏對稱旨，賜以御饌，慰勞甚至。冬十一月甲申，旋師，賜鈔一萬貫，米十石，紵絲金織衣二襲，靴韈二雙。甲辰三月，復從征北敵。五月甲申，公言軍士勞苦，宜遣使諭彼，并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太宗皇帝曰：卿言深合朕意。遂勑中官伯勒格及所獲諜者往彼中，諭其部落來歸。遂班師。乙未，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復奏處州之麗水、建寧之政和、山寇周叔光等聚二千餘人，往來行劫，漸致滋

甚、請發兵捕之。命兵部尚書李慶等議、調防倭都指揮張翥所領勤兵三千、并閩浙兩都司各調五千、總於翥而捕之。公從容進言、以為彼皆愚民、或為有司所苦、或為衣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耳、何敢為亂。若寬而撫之、當遂散矣、急則堅其為盜之心。况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願更思處置之宜。太宗皇帝曰、卿言是也、可勑閩浙三司招撫、若復頑梗弗服、用兵勦滅未晚也。既而果悉順服。七月庚辰、次清水源、道傍有石崖高數十丈、命公紀年月日、刻於上。丁亥、次翠微岡。太宗皇帝御武帳中、憑几而坐、顧内侍海壽曰、計程何日可至北京。對曰、八月中可至。已乃諭公曰、東宮歷歲滋久、政務已熟、吾還京之後、悉以軍國之事委之、朕惟優游暮年、以享安和之福、何如。公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託。太宗皇帝喜、命太監馬雲以羊酒賜之。辛卯、次榆木川、太宗皇帝不豫、召公等受遺命、傳位皇太子。遂崩、衆倉卒莫知所措、公一遵古禮、斂含如

度、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衆是之。復條畫軍中事、益嚴號令、人皆莫測。時議者有欲假他事作勑用寶馳報者、公曰、先帝在稱勑、今而稱勑、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次雙筆峰、乘遣命馳訃皇太子。八月甲辰、至北京、致大行皇帝遺命、退而復以軍中所宜施行者陳之。皇太子嘉歎、賜以白金鈔幣。召吏部尚書蹇義謂曰、卿其識之、他日吾將大用馬。翊旦、復承命同義等議即位事宜。公首條民間不便二十餘事上、進皆嘉納之、命入詔條頒布。丁巳、仁宗皇帝即位、賜公白金二錠、鈔二萬緡、幣二十表裏、及胡椒諸物。己未、陞嘉議大夫、太常卿、仍兼前二職。九月丁酉、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階資善大夫。戊戌、賜銀印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公曰、卿國家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輔朕於東宮、練達老成、朕今嗣位、須卿等協心匡輔、或政務闕失、朕弗聽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毋憚煩、朕將采納。君臣之間、兩盡其道、

庶幾不負祖宗付託之重。公頓首受命而退。還事屢有所陳、仁宗皇帝皆嘉納之。十月己酉、奉命持節冊立淑妃暨滕王、賜以白金、鈔幣。是日、皇太子正位東宮、公以師傅之重朝夕侍側、忠心匡輔。丁巳、大理寺奏決重罪、仁宗皇帝特召少傅楊士奇及公至御榻前諭曰、比歲法司濫刑、往往出於煅煉、先帝嘗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後決。自今審錄、卿與士奇同之。由是寃抑者多伸理。十一月丁亥、仁宗皇帝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詞、顧謂公等曰、卿三人暨蹇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卿等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皆當盡言。朕觀前代人主一履尊位、輒惡聞直言、雖素所親信亦皆畏威順旨、被悅取容。或有忠良時進一言、一再不納、則退而杜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至覆敗。今朕與卿等當以此為戒、君臣一體、終始協心、庶幾可以共圖永久。因取五人者誥詞、親御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公對曰、皇上聖德之至、臣等其敢不勉。十二月甲寅、加公工部尚書、仍兼二職。勅曰、茲為敵人梗化、累犯邊疆、我皇考太宗皇帝為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六師、往行天討。豈期敵人畏威遠遁、班師之日、不幸中道皇考上賓、六軍在外、朕又遠違膝下、及其崩殂、兒孫亦莫能知。惟卿盡忠為國、報先皇帝恩德、獨為果斷、致有今日家國寧謐、宗社奠安。今辰奏告、忽愍至此、實感不已。卿當重賚量者哀悼倉皇之際、報卿甚微。今追前愆、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綵幣十表裏、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十石、特陞卿為工部尚書、前官如故。三俸俱支全支尚書本色、卿當領服、以慰朕懷。初、公扈從北征、太宗皇帝委以軍務。及上賓之日、所行喪禮并軍中處置事宜、仁宗皇帝聞訃之時不及訪問、至是有以為言者、遂降勅獎諭。丁巳、梓宮葬長陵、命公複喪事、賜白金鈔幣。洪熙元年正月壬申朔、仁宗皇帝御奉天門朝羣臣、徹樂、止行五拜禮。先是禮

部尚書呂震請曰、皇上新即位、天下文武之臣以暨海外諸國悉來朝賀、宜設鹵簿作樂、如大朝之儀、以稱瞻仰。弗聽。既而震固請、仁宗皇帝曰、山陵甫畢、忍遽即吉。明旦、朕亦不欲臨羣臣。震復進曰、四方萬國遠朝新君、皆願一覩天顔、雖聖孝有所弗忍、然宜勉徇輿情。仁宗皇帝顧公等曰、禮過奚奈何。公對曰、誠如聖諭、必欲受朝、不宜備禮。從之。明旦、諭公等曰、為君以納言為賢、為臣以直諫為忠。如朝會一事、若從震請、追悔何及。賴卿等直言幸免斯咎、自今朕有弗逮、卿毋惜言之。各賜鈔幣。丁丑、公懇辭尚書俸、仁宗皇帝曰、卿居侍從之職、勤勞多矣。朕皇考賓天、遠在塞外、卿獨在側、盡力綱維、每瞻奉几筵、念茲弗忘。今與三俸、亦豈為過。卿其勿辭。公復曰、臣等祇奉先帝職分、當為過受厚祿、實所未安。終弗允。丙戌、頒賜誥命、并推恩封贈其祖考、皆如公官、祖妣及母妻皆為夫人。三月辛未、命魏國公徐顯宗讀書國子監、召公諭曰、爾宜往諭司業、此開國元勳之裔、欲其家與國同久、必教之讀書、知道理、乃可以長保富貴。顯宗孫子其篤意訓之。五月庚午朔、勅修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為總裁。每朝退、仁宗皇帝還宮、遇有機務須計議者、必親御翰墨書公姓名、識以御寶、或用御押封出規畫。公條對詳悉、皆如聖意。辛巳、仁宗皇帝升遐、時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恟恟。奉皇太后懿旨、馳往以迎。至德州謁見、公進言曰、中外臣民翹首以俟、遂兼程而進。既至、人心大定。六月庚戌、宣宗皇帝即位、益推心委任公。承事尤謹、屢沐白金綵幣之賜。閏七月甲辰、勅修仁宗昭皇帝實錄、復命公為總裁。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乙卯、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命總之、且諭公書館中編纂及謄寫官有不遵約束者、悉聽稽考賞罰、敢有違越者具聞黜之。公處之適當、人皆悅服。八月辛未、漢王叛、公勸上親征、旬月間事平、回京、蒙賜鞍馬、白金、鈔幣、及樂安州男婦五十餘人。丁未二月戊寅、賜範銀圖書五、其文曰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楊

民勉仁。且面致訓戒，以表眷待之隆。宣宗皇帝嘗親御翰墨，作春山竹石牧牛三圖，題詩其上，裝潢成卷，賜公，并賜端硯、御用筆墨及白磁酒器、茶鍾、瓶、罐、香爐之類。十月庚申，命持節册鄭王妃，賜紵絲表裏。十一月乙未，皇太子生，宣宗皇帝親酌酒賜公飲，并賜白金、鈔幣、鈒金酒器。十二月，召至東苑，詢訪政務，賜酒饌、銀相椰盃。臘日，賜綿衣二襲。戊申春正月戊戌，元宵，御賜文武大臣觀燈於萬歲山，命中官侍宴。公進元宵賦，賞鈔三千貫。二月庚申，命公同少師蹇義等十八人從遊萬歲山，詔許乘馬從東北門入，各攜從者二人，至乾明門下馬，登山，繼命乘舟泛太液池，賜茶及蜜漬珍果，然後至新圓殿，俯瞰宣宗皇帝乘黑騮馬至，召士奇與公詢問民情甚悉，賜以潑醅酒，人各令盡一甌。復命遊小山，看西域所貢二獅，復遍閱諸景。日將西，令中官侍宴松林之下，各賜鈔三千貫、鵪鶉一連，從者賜鈔三錠，并給酒肴，皆醉飽而歸。且傳旨免謝，明旦入見，復各賜椰子，慰勞甚至。三月癸未，奉命持節册中宮。禮成，賜白金、綵幣。秋七月辛酉，賜遊内苑，賜以金銀、綵幣、玉杯、酒饌等物。未幾，賜玉帶、瑪瑙、鶴頂、龜筒、琥珀、花犀、合香諸帶及龍骨等，繫腰、皮裘、黑貂、銀鼠帽。八月戊申，扈駕巡邊。九月癸丑，給以内廄良馬，命公先從出塞，日賜御廚酒饌。乙卯，師次寬河，遇敵衆將入冦，宣宗皇帝親率師剿平之。丁巳，駐蹕會州。甲子，班師。既還京，公進七言詩凡十篇，各立題意。宣宗皇帝覽之喜，屢沐白金、鈔幣之賜。十月乙酉，不欲煩公以有司之務，乃賜勅獎諭曰：卿祗事祖宗，多歷年所，忠謨讜議，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春秋高，尚預繁劇，優老待賢，禮非攸當。況傅保之重，寅亮爲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翰林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禄悉如舊。卿其尊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之意。欽哉。十二月，兩遊南海子，賜羊酒及鈔。己酉正月丁巳，陪祀南郊，賜金銀、鮮果等物，五

月端午節、賜扇及五色長命縷、繫腰等物。七月、以建議鈔法、宣宗皇帝以公有益國利民之心、賜紗羅羊酒果物。八月、賜枸杞湯、且令中官吳誠諭旨曰服此可以延年益壽、可以袪諸疾。九月甲辰朔、賜白金、珍珠、鈔幣、白磁器、蘇合香丸等物。重陽節、賜宴及御製詩一章。丙寅、給賜河南男婦六人。十月癸未、駕兩至文淵閣、賜詩及鈔并酒饌。十二月辛巳、賜白金綵幣羊酒等物。庚戌春正月丙辰元夕、奉命觀燈於萬歲山、賜宴。公以詩進、賞鈔六十錠。凡遇時節、必賜以詩章及內珍羞異果。壬戌、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宴於中府、再賜鈔一萬貫并豬羊海魚等物。二月乙未、宣宗皇帝侍皇太后謁長陵、獻陵。庚子、宣宗皇帝以皇太后命召見公等五人於行殿、諭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是固祖宗福祐、家國亦惟卿等贊翼之功。賜以酒肴及白金紵絲表裏。辛丑、進詩謝恩。三月己酉、回京、賜青紅氈子駝褐。四月丁巳、皇太后千秋節、賜鈔三千貫。甲申、陞少傅、仍兼前二職、階榮祿大夫、三俸俱支。乙酉、固辭大學士俸、詔許之。丙申、賜宴文華殿、宣宗皇帝親侍馬、賜鈔一萬貫。秋八月癸巳、賜從一品誥命、并封贈三代考妣及妻。六年辛亥春二月甲辰、聖節賜宴。恩賚甚厚。乙巳、復賜宴內廷、特賜詩一章、褒嘉公昔有賜賚必以奉親、及親歿而朝廷恩眷日隆、公位望益顯、至給三俸、恒以親不逮養爲歎、乃請以少傅俸於鄉邑給受、以供祭祀及賙卹親族故舊朋友之貧乏者。七年壬子春正月乙亥元宵節、賜觀燈於內苑、仍賜白金綵幣、遣中官送於其第。秋七月、屢賜御製祖德詩、招隱歌、猗蘭操。重陽節、賜宴及內醞珍羞。十一月丙寅、皇太子千秋節、賜綵繡麒麟襲衣。八年癸丑秋七月丁丑、吏部奏少傅滿三載、賜宴、禮部降勑獎諭曰卿以博通之學、明敏之識、練達之材、歷事皇祖皇考、踰三十年、多效勤誠、以樹勞績。朕承祖宗大統、亦惟資先朝舊臣以匡以輔、共圖康濟。蓋自朕即位以來、卿秉誠心、躬勤夙夜、摭其

嘉謀嘉猷、贊助不逮。整飭武事、綏懷遠方、而軍旅之政、四裔之情、明習周知、莫踰卿者。忠言讜議、裨益為多。肆特陞弘化之職、今滿三歲、嘉念良深、特宴勞於禮部、仍賜勅奬諭。於戲、自古有言、人惟求舊、惟朕以至誠任卿、惟卿以至誠事朕、同務戒儆、以令始終、庶幾允釐天工、用光祖考。欽哉。九年甲寅秋九月、扈駕巡邊、給以天閑名馬、光禄寺日供酒饌。比還、恩賚甚厚。十一月甲戌朔、賜詩褒嘉、詩曰：武夷巍巍清插天、丹山碧水相連延、扶輿旁礴之所産、往昔奮起多名賢、只今繼續揚華芬、漢清白吏有遠孫、明經策第登詞垣。皇祖承天御天下、竭職論思靡餘暇、懷忠秉誠履堅貞、臨事果達智識明、禁中頗收材卓犖、風雲驥足千里輕。顧予菲德嗣天位、旰食宵衣急圖治、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安危休戚繫于一人。大廈之興藉梁柱、為邦必資輔弼臣、卿事文祖兼仁考、歷年固多身未老、方兹倚重傳與保。士有大抱負、堯舜其君民、勗哉弼違補闕輔吾仁、齊芳昔賢耀千春。十年乙卯春正月甲戌、宣宗皇帝晏駕、公與少師蹇義等命議即政事宜、舉愜群情。壬午、今上即大位、累賜白金綵幣鈔錠。丁亥、往相視山陵、還奏稱旨、復有白金鈔幣之賜。夏六月戊申、命護梓宫葬景陵、賜白金二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二千錠。山陵畢、復賜白金鈔幣。秋九月庚午、勅修宣宗皇帝實録、命公充總裁、賜宴禮部。冬十月辛亥、命監立天壽山碑、賜白金五十兩、紵絲羅四表裏及上尊珍饌。十一月丁丑、以聖節賜綵繡雲鶴襲衣寶帶。明年丙辰、改元正統、公與太師英國公等二三大臣建議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詔可其奏、且命精選儒臣充講官、降勅勉諭曰：朕祗奉天命、嗣承祖宗大寶、統御天下、用主神人、而即位以來、弗遑夙夜、永惟厥道、必學乃明。今以初九日御經筵、命爾翰林春坊等衙門儒臣會同進講。夫大道原於天、堯舜禹湯文武以隆政教、而周公孔子闡明之、我祖宗世所師法、以安天下。卿等宜安心竭誠、相與討論、務歸至當、毋隱而弗彰、毋曲以徇好、庶明

之於心，誠之於行，以興治化，以福蒼生，用不忝天與祖宗之命。欽哉。故諭。三月丁卯朔，上臨軒策試進士，公請卷殿中，勞以羊酒。庚午，宴禮部。甲戌，上御文華殿開講，公講《堯典》克明俊德章，敷析明暢，音吐鴻亮，文武大臣之在廷者莫不竦然傾聽。聖心悅豫，賜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鈔二百錠，即宴於禮部。尋復賜金織紗羅襲衣、金相玳瑁香帶各一。公以累朝舊臣，親受顧命，被皇上眷寵優異，慨然以身任天下之重，精力瀕老而不衰，遇事雖煩劇，應之常若簡而有餘，凡大論建，動協人心。夏五月甲申，秩少傅滿六載，勞以羊酒鈔幣。冬十一月庚子，以聖節賜綵繡襲衣。二年丁巳夏六月己巳，賜綵繡雲鶴紗衣。冬十一月辛巳，賜金織紵絲襲衣、金相文犀帶。三年戊午春二月戊辰，陞授光祿大夫、柱國。夏四月己巳，《宣宗實録》成，上御奉天門，慰勞再三，陞少師，賜白金一百兩、綵幣六表裏、鞍轡、名馬，宴於禮部。辛未，復賜玉帶、金織麒麟羅衣。四年己未春正月戊戌，賜金織麒麟襲衣、金帶。冬十一月庚戌，聖節賜如舊。五年庚申春二月丙戌，從耕籍田禮成，即上章請告展先墓，詔賜允許，降勅書諭遣曰：卿以宏材碩學，事我祖宗，居密勿之地者四十年，小心恭謹，簡在惟深。朕嗣承大統，仰惟負荷之重，倚任老成，用圖康濟。講學以明治道，而克啓沃之；崇敬以監成憲，而克欽承之；脩政以安黎庶，而克相成之。肆海內寧一，庶幾小康。卿以先壠久違，請告展省，朕惟孝思名教所關，特從所請。於戲！古之大臣君子，體國如家，今聞長世，卿其念先朝寵眷之隆，及期而來，永諧寅亮之功，以副朕之倚望。賜白金、紵絲、鈔幣、上尊、羊豕，凡諸餼具稱之，且命內侍阮江伴行，水陸給驛。公卿大臣出祖都門外，觀者塡道，朝野榮之。至家，省先壠，饋奠惟謹，大散賜金內帛，遣諸宗親故舊，無不及者，賓客過門，宴洽累月。先是得微疾，卜六月己卯還京，力疾就道，次杭州而劇，七月壬寅卒於武林驛，享年七十。時長孫泰侍側，斂含如禮。己未，內侍阮江以訃聞，上爲之慟，

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等諭祭、仍命江護喪歸其里、工部遣官督所在有司營墳以葬。朝士大夫賓涕相弔、遠近聞者莫不嗟悼。公在郡庠時、外祖家自母兄子和殁後貲産日替、公養其遺孤、俾有成立。春秋覲奠墳下。閭里有困於賦役而流竄者、公竭心力爲之營護、招其復業、俾父母妻子咸得聚處、無離散之憂。或有忿爭者、輒求判正、無不悦服。時公之行誼已卓然矣。及來京師、鄉人有因繫輸作謫戍者、皆隱憫資給之、不令失所。其有疾病死喪者、或給以醫藥、或給以棺衾、蓋所濟爲益廣焉。其在朝廷、遇事有關於治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治職以勤、御衆以公、薦舉惟賢、無間親疎。人有因事詿誤而囚繫者、則從容爲之解釋。上知公忠直、罔不聽從、而陰受公之惠者多矣。三四十年間、日侍四聖左右、參贊機務、惠澤及人、不可勝計。人莫能知、公亦未嘗言。至其往還兩京、辛勤勞悴、從征朔漠、乘危蹈險、人所弗堪、公亦未嘗告勞。朝廷有大慶會、分獻南郊、遣祭孔子、持節封拜、宴待遠人、無有弗預。公進退起居皆有常度、凡所存所履、務協理道、絶不爲戲狎之言、褻玩之事。論事上前、詞氣温厚委曲。至與僚友分别淑慝、審辨邪正、則凜然不可犯。暇時接見朝士大夫及方岳牧守、從容諮訪時政人才、以備顧問。凡有餽送、纖芥弗受。嘗於所居東偏搆屋若干楹、環植花木、扁曰靜軒。退朝之暇、衣冠正坐、焚香煑茗、與所知談論經史、每至夜分。又於朝門之東南築室十餘楹、樹以槐柳、退食則燕息其中、或邀翰林諸公宴會爲樂。少傅西昌楊公名其堂曰聚奎、并爲文記之。長子曰恭、次曰讓、曰錫、曰賜、曰貴芳、曰貴通。女七、兵部主事雷潛、詹鐄、陳順德、蘇瀾、其婿也。餘在室。孫男十二、泰、儼、俊、倫、儉、信、儆、佐、倧、偉、倜、儀。孫女七。曾孫女二。諸子每歲更迭來京省侍、於其歸也、公皆有詩訓飭之詞、意激切。并纂集古人訓子之言爲書、名之曰訓子編、各授一帙。國子祭酒豫章胡公若思、學士西昌楊公士奇、

臨江金公幼孜、永嘉黃公宗豫俱有題識、贊公篤於教子也。閩浙之間有見其書者、莫不爭相傳寫而寶藏之。所著詩文有兩京類藁、玉堂遺藁、訓子編、北征記若干卷、藏於家。人皆謂公有文武才略、詩文特其餘事。公自立朝迨今四十餘年、海內之士莫不仰餘光而承下風、誠可謂德被生民、功施社稷者矣。若公者、非所謂積善之慶、天祐之吉、國之蓍龜、時之柱石者乎。銕謭陋、在昔同處郡庠、至爲親密。及入仕、復託寓舍館、知公之歷履頗爲詳悉、故不揆僭踰、謹述其大槩如右、庶以備他日史氏之録云。正統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甲子、中順大夫浙江提刑按察司副使同邑江銕謹述。

故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楊公墓誌銘

正統五年二月十八日、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奉勅歸展先墓、既畢事、卜日啓行、病作。衆曰易俟少間。公曰君命不敢稽也。挾醫以行、至臨安武林驛、病加、遂不起。是年七月二日也。守臣治棺斂、既馳奏、皇上嗟悼、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賜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涖祭、遣中官使護喪還葬其鄉、命有司治壙。公先世見余撰其大父墓碑。曾大父伯遜、大父達卿、父伯成、皆贈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曾大母黃、大母謝、繼阮、母劉、皆贈夫人。公初名子榮、自學諸生、鄉試選第一、會試第三、廷對擢第二甲、賜進士出身、入翰林爲編脩。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更其名榮。初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其中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黃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奇也。公齒最少、最警敏。一日晚、上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公一人在。出江西三司奏章示之、言吉安鄉民之嘯聚者已悉復業。蓋朝廷初有聞、即遣行人許子謨齎勅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即加兵。及是奏至、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勅褒觀。公請奏訖、對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

從之。自是益重公。時四方之事方殷、七人者旦夕侍左右、承顧問、受旨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虚寸晷。上時步至閣中、親閲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旨、時公尤勤勵、遂皆進官。公進修撰、數月復進侍講。明年、改元永樂、秋、公請告歸省。又明年春、七人皆賜二品金織衣、且勞之曰、天下事咸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分理也。無幾、簡翰林之臣十數人兼春坊官、任輔導、公兼右春坊諭德、授奉訓大夫、日分直進講經史。四年春、公得寒疾、命中官以御醫來視、賜藥物。五年、奉命往甘肅、同總兵議邊務、察視守備、還奏稱旨。六年夏、喪父、給傳歸。既葬、遂命起復。是年冬、喪母、公奏歸守制、時已下詔巡狩北京、不許。七年春、内閣胡公及公、金公奉命扈從北京、甘肅總兵何福奏降虜托克托布哈等率部落來歸、命公往同福處置。還奏、上悦、遂奉命持節往亦集乃①之地、封福為寧遠侯。八年春、車駕北征布尼雅錫哩②、公三人仍扈從。至驢駒河、命公先齎勅還報皇太子、復還北京。冬、扈從還南京。九年春、奏奔母喪、遣中使護送。既還、皇太子命公侍諸皇孫學、且命公曰、嚴則有成。公盡心不怠。重脩高皇帝實録、命胡廣、胡儼、黄淮及公為總裁。十年二月、賜誥命、并追贈父母妻。冬、甘肅守帥西寧侯宋琥奏、叛寇妻達衷逃居齊勤蒙古衛、將為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鎮陝西、遂勅彬率師勦之、且命公往與彬計度。十二月還、奏餉道險阻、令天寒、人瘦馬瘠、不可行。且小醜不足以煩王師。遂勅彬旋師。無幾、叛者復歸。十一年春、從狩北京。十二年三月、從征衛拉特。時皇長孫侍行、上命胡、金及公三人、凡行營有暇、即與講析理義、開其聰明。尚寶司官闕、命公兼之。既還、勅翰林脩性理五經四書大全、公三人皆為總裁。十四年、陞翰林學士、仍兼庶子、扈從南歸。十五年春、復扈從巡北京。十六年夏、進高廟實録、賜宴賚。胡公歿、公掌翰林院事、益見親密、一時廷臣狎恩多縱、忌公伉直、發其私、適太學闕祭酒、衆共舉公、實欲疎之。上不聽。公遂密言十獎、指斥五府六部都察

院章留中不下。十七年，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授奉政大夫。十八年，扈從北征。秋還京，冬將西征，親藩奏建文中江西所採集民兵可徵用，出奏示公。公對云：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今復徵，非信。上曰：朕意固如此。遂寢。三殿災，公偕金公陳便宜十數事，皆見施行。重賢愛人，或陷非辜，必援之。尚書夏原吉以兵饟不給坐繫，呂震言其柔姦，侍讀李時勉嘗論事，亦有言其責直者，皆激上怒，悉委曲為之辨解。二十一年秋，復扈從西征，駐驛萬全，一切軍務悉付公掌。寧陽侯陳懋奏酋王額森托噶來歸，命公往議受降，歸奏稱旨。二十二年，復從北征，中道軍餉不繼，上聞之，命公與金公總計其數。遂如二公言，遣使諭彼，釋其不臣之罪，下令班師。浙江三司奏處州之麗水、福建之政和山寇劫掠，請勅兩都司合兵討之。公言愚民為有司所苦，出不得已，兵出即良民先被害，願遣一勅使撫諭之，不足煩兵。上從之，卒如公言無事。一日，上從容坐帳殿，諭公二人曰：東宮監國久，熟政務，此歸悉付以天下事，吾惟優游暮年。二公共對曰：皇太子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陛下付託。上悅。師次榆木川，上不豫。既上賓，凡沐浴、襲奠、飯含、棺殮一切之禮悉出二公。衆遂推公先馳歸報。既至，同尚書蹇公等議喪禮，遂議即位禮。仁宗皇帝嗣位，進公太常寺卿，授嘉議大夫，仍兼兩職學士。踰月，進太子少傅，授資善大夫，兼謹身殿大學士。山陵事殷，太監孟繼極言公盡心喪事。上嘉歎，即陞公工部尚書，仍兼前二職。賜勅褒諭，三俸俱支，尚書一俸全給米。洪熙元年，賜誥贈二代考妣。無幾，上命範白金為方寸印四枚，其文曰：繩愆糾繆，以賜師傅。公與金公同受其一，皆期之直言匡輔。脩文皇帝實錄，公預總裁。仁廟上賓時，皇太子監國南京，遺詔嗣位，公往迎於德州。既還，命公同有司相陵地。宣宗皇帝嗣位，修仁廟實錄，仍預總裁。高煦反，在廷多懷貳心，惟文臣三四人勸上親征，公其首也。遂扈從討平之。師還，特受駢蕃之賜。馬騏激變交阯，黎利聚衆

抗王師、總師孱弱不支、輒與利和、且為利奏請立陳氏後、遂以師還。奏至、上以示文武大臣、皆勸發兵擊利、上不聽、竟偃兵息民、公預力焉。是年八月、車駕巡邊、至遵化、聞敵逼塞下、以道阸師難並進、上率鐵騎數千先馳擊之、文臣獨公從。既還、陞少傅、進榮祿大夫、仍兼尚書、大學士、三俸俱支、辭大學士俸。進兩朝實錄、賜宴賚、又範白金為圖書、刻方直剛正四字以賜公。數月、上念先朝老臣蹇義等四人皆春秋高、並賜勅褒諭、命輟職務、朝夕左右侍論議、公與焉。賜玉帶、加有御製詩畫之賜。公滿三載、吏部以聞、賜勅、有忠言讜論裨益為多之褒。賜宴禮部、遂賜少傅誥、進封三代。後兩扈從巡邊、皆至洗馬林而還。宣廟上賓、公復偕有司相陵地。皇上嗣位、公與同官三人協志合力、以效裨益、賜賚特厚。修宣廟實錄、皆為總裁。書成、進公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尚書大學士如故、賜玉帶。時上日勤聖學、命公同知經筵事。五年、謁告省墓、賜勅褒諭、加厚賚給傳、遣中官護送。既還京、道薨、春秋七十。公仕於朝四十年、皆居清密。考鄉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九。為人闓疏果毅、遇事當為、奮前不疑。於論古人必欲出新見、不肯苟同。議辟率歸寬恕。勤職事、盛寒暑及小疾未嘗少怠。於四裔及邊徼事及邊將勇怯智愚靡不通知、故忖量事勢率豫中。內篤孝友睦婣之行、家故豐裕、且有厚祿、能濟窮恤患、無間疎戚。喜賓客、善交際、雖貴盛無崖岸、貴賤小大皆歸心焉。故聞其歿也、咸有咨嗟悼惜之意。所著文章有兩京類藁、玉堂遺藁、訓子編、北征記、藏於家。元配劉、贈夫人。繼劉、封夫人。皆里處士仲穆之女。子男六、恭、讓、錫、賜、貴、芳、貴通。女七、兵部主事雷滑、詹鏞、陳順德、蘇潤、其婿也。餘在室。孫男十二、泰、儼、倫、俊、儉、信、儆、佐、倧、偉、倜、儀。女七。曾孫女二、皆在室。士奇與公同僚三十有九年、同事四聖、今內閣舊臣惟吾兩人、未能退、公又遽先余逝。公之葬、其子屬少保楊公書墓上之石、余銘諸幽。嗚呼、凡今能文士大夫感公之德、述公之行、雖有之矣、若文之久知

之深、言之信者、余兩人其庶幾可無愧也。銘曰、

桓桓文敏、通才博識、遭際聖明、光奮於績、承明延閣、著作之庭。以翱以翔、舒華振英、北裔西陲、從狩萬里、職典者文、亦兼知武、羌虜胸臆、師垣弱强。重譯屢奮、數奏惟明、晩陟三孤、貳公弘化、恪恭昕夕、啟或違暇。帝懷敷仁、鞠躬承之、民懷被福、黽勉成之、志存寬惠、行在果斷。嘉謀讜議、發書有煥。予告南旋、曾幾何時、上下延竚、而訃奄來。越昔內閣、七人同事。荏苒三紀、我銘其四。公壽考終、哀榮寵光、嗚呼文敏、歿也不亡、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國史總裁、同知經筵事、廬陵楊士奇撰。

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建安楊公神道碑銘

士君子遭際明時、為國大臣、偉績榮名、流芳永世、豈偶然哉。蓋其生也有所本、出也有所為、故其終也克全其美。少師光祿大夫柱國、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本漢太尉震之後、繼世以官游遷閩。至其祖達卿、家鉅富、積善樂施。嘗置近居山林、栽萬木以資鄉人貧者衣食屋室棺槨之用、津渡為橋梁舟楫、歲久滋茂。遺訓子孫、無專以利家。厥考士美、克承先志、益廣厥施。公生而不凡、自少力學、以科第發身、入翰林為編修。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脩舉成憲、開內閣、擇儒臣六七人掌機密、公尤為精敏周緻、不踰年屢遷至侍講。及建皇太子、授諭德、尋陞右庶子、皆兼翰林職事、論思而退則進講東朝、趨事惟謹、未嘗知倦。又嘗受命輔皇太孫、未幾陞翰林學士。上巡幸北京、營建都邑、親征朔漠、制勅條畫、公偕同事二三人祗順贊襄、罔不盡心。至若將帥賢否、軍機調度、邊務緩急、遠人叛服、必詢之公、公亦以身任之。陞文淵閣大學士、兼舊職。征北班師、軍食不繼、亟言於上、以御膳餘糧給之。西羌叛命、往經理、公言敵人叛服不常、招撫之便、不必勤兵、未幾叛者皆歸。寧夏報西寇犯邊、召公計之、公以城堡堅固、士卒精銳、賊必不

能持久，料今已去矣，無勞聖慮。既而得報，如所料。方西征，有言建文時所募江西民兵可十餘萬，宜徵用。公言嘗有詔令復業，不可失信於民。再征北敵，公言軍士久勞，請釋其前罪，班師。麗水、政和山寇聚衆，有司請發兵捕之。公曰：愚民窘於衣食，盡爲有司所苦，求活朝暮耳，少緩之，必散；用兵則害及良善。撫之不從，用兵未晚。上皆嘉納之。再從北征。上升遐，奉歛如禮，傳遺命。仁宗昭皇帝即位，預議喪禮，悉遵古制。詔汰冗費，蠲逋負，舉困窮，省刑罰，出官鏹贖民間所鬻子女，用圖惟新。不踰年，仁義忠厚之政，舉行無遺，公與力焉。陞太常卿，兼舊職，尋陞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賜銀印，文曰繩愆糾繆。未幾，以經畫喪事勞，賜勑獎勞，特陞工部尚書，仍兼二職，支三俸。復命護梓宮，葬長陵。宣宗皇帝上賓，迎皇太子嗣位，益見信用。庶人高煦叛，從駕東征，不旬日平之。公有參贊之功。交阯叛，請寬其伐，以卹我師。未幾，陞少傅，仍兼前二職。今上即位，議即政事，宜及開經筵，以

廣聖學。命公同知經筵事，日侍講學，退而綜理庶事。進少師，兼官如舊。以久違先壠，請告，詔許之，賜璽書褒諭，優加恩賚，乘傳南還，遣中官相行。事竣，力疾就道，至杭州，卒於武林驛。訃聞，上深悼之，輟視朝一日，遣禮部尚書胡濙祭於其第，復命中官護其柩歸，勑有司營葬，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官其子恭尚寶司丞。公事列聖四十餘年，自右庶子至少傅，三受誥推恩，追封三代考妣。凡朝廷大制作，若四朝實錄、性理大全、歷代臣鑒、外戚事鑑，皆爲總裁。大冊封、大祭享，恒命行禮。所賜御製詩文、圖書及金帛、衣服、乘馬、寶帶、珠玉、金銀器皿諸物，歲無虛月。寵任益隆，勤慎益至。凡所理事，可集辦者，未嘗踰宿。公素孝友，自家食至大官，於宗族、師友、鄉黨及所知識，困苦婚喪，必賙卹，患難必救援。卒之日，聞者莫不傷之。所著有兩京類藁、玉堂遺藁、訓子編、北征記。配繼皆劉氏，贈封如制。側室葉氏、武氏、張氏。子六人，長曰恭，次曰讓，曰錫，曰賜，曰貴芳，曰貴通。女

七人、長適兵部主事雷潛、次適唐鐄、次適大理寺評事陳順德、次適蘇潤、皆士人。餘在室。孫男十二人、曰泰、儼、俊、倫、儉、佶、儆、佐、倧、偉、侗、儀。孫女七人、曾孫女二人。公卒以正統五年七月壬寅、是年十二月丁酉、葬於甌寧縣豐樂里山之原。溥與公同年同事、知公為悉、因恭弟之請、纂其大槩、俾書之神道。銘曰、

天眷國家實以賢、惟才之生匪徒然、用輔厥世福黎元、公事列聖四十年、從容館閣佛仔肩。天戈屢出清塞垣、謀協廟算皇威宣。三扶紅日升青天、公孤特進昭台躔。位日益顯心益虔、服勤夙夜罔有愆、恩榮終始福百全、用振厥後光厥前。武夷秀氣凌雲烟、建溪之水清且漣。高岸深谷有變遷、我銘昭昭其永傳。榮祿大夫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國史總裁同知經筵事南郡楊溥譔。

少師楊公傳

公姓楊氏、初名子榮、字勉仁、太宗皇帝更名榮、遂以聞於天下。漢太尉震之後。唐末有仕於閩者、因家浦城、三遷、遂為建安人。祖達卿、父士美、皆不仕、而皆為善人長者。以公貴累贈至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公幼聰悟絕倫、喜讀書、善講說、當時大奇之。事大父母、父母盡孝敬、處內外屬皆有禮。弱冠已有濟物之施、公輔之志、朝之公卿大夫道建安者皆重之。由郡庠生領鄉薦第一、遂取進士、入翰林為編脩。太宗即位、選儒臣六七人、置內閣、典辭命、而公在焉。陞修撰、尋陞侍講、修古今列女傳。仁宗皇帝正儲位、公為諭德兼侍講。太宗嘉其勤、謂曰、卿朝夕左右、敬慎不懈、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常思保全之道、卿亦宜謹厥終。賜二品服。上慨引遠略、經營四方、公獨以警敏勤於外。嘗命往甘肅視師、及還、規畫皆稱旨、且言其山川形勢軍民休戚、城堡虛實、上悅、陞右庶子、侍講如故。父卒、賜鈔三千貫、俾馳傳歸葬、詔奪情起復。皇長孫英睿夙成、篤志學問、命公兼職輔導。永樂七年、當巡幸北京、適聞母喪、又奪

情以行。時何福守甘肅、言虜酋布哈等率衆來歸、詔公與福議所以處之者。既還、又命持節至亦集乃、封福爲寧遠侯、且命過寧夏、與寧陽侯陳懋飭邊務。歸奏便宜十事、上嘉納之。從征北敵、師至臚朐河而還、軍士乏食、公以爲言、上命供御之羸盡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歸而倍償、衆賴以濟。公在軍事既繁劇、以親喪不飲酒食肉、時哭泣不自勝、因以羸悴。上憐之、既還、乞歸終制、不許。許奔喪、遣中官宋成護往來。既而仁宗命與諸皇孫講學、學益進、深見獎重。甘肅守將西寧侯宋琥言、叛寇曩達衆等依赤勤搭爾尼、將爲邊患、勅豐城侯李彬率師討之、命公往經略。時草枯冰凍、士馬不可動、彬不敢言。公歸奏之、且言小醜無能爲、不足以勤大軍、乃止。而叛者已復歸附。師征衛拉特、皇太孫侍行、上既訓以武事、命學士胡廣及公稍閒即以經史進講。又嘗問足食足兵之要、公曰：慎擇將帥、力屯田、訓練有方、耕獲以時、食足而兵精矣。及還、上以五經四書傳註之外、先儒多所發明、且性理書及諸議論皆未有統會、詔集儒臣類次成編、又命廣與公總其事。書成、賜名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陞翰林學士兼庶子、益見親任。朝臣有傾巧迎合爲公所抑者、譖讒之、會北京缺祭酒、衆請以公任焉。上不許。公又指言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有十、上命以授御史揚言於廷中、衆皆請罪、詔原之而使釐正。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寧夏報虜入寇、上以問公、公對曰：寧夏士勇、邊實、寇不能持久、今去矣。已而果然。浙之麗水、閩之政和有寇合二千餘、兵部請發兵勦之。公奏曰：愚民窘於衣食、剽掠求活耳、急之則益生變、臣以爲莫若招撫便。從之、果順服。太宗屢北征、公必在行、軍中密務多命公掌之、決機發策、亦使參與。眷待與公侯等。上嘗語公曰：東宮歷事久、閑於政務、朕歸悉以軍國事委之、得優游暮景。公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託。車駕還、至榆木川、疾甚、召公等受遺命、傳位皇太子。上崩、公與左右中貴人奉斂如禮、以去京

尚遠慮不虞戒勿發喪整軍旅嚴號令而與中官海壽馳還報仁宗宣大行遺命仁宗即位禮儀詔赦命公與二三大臣計議條奏行之賜公白金二百兩鈔二萬貫綵幣二十表裏陞嘉議大夫太常卿仍兼前二職尋陞資善大夫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賜銀印文曰繩愆糾繆且諭公曰朕於政務有缺則用此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毋憚煩公奉命惟謹又慮法司濫刑命公與諸大臣同審錄獄以不寬上嘗閱翰林所作公等誥辭謂曰朕倚卿自輔朕若有失皆當盡言親御翰墨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公拜曰陛下聖德之至臣豈敢不勉既而有言太宗升遐時事多公為主之上嘉歎降勅獎諭加賜白金綵幣諸物特陞工部尚書前官如故三俸俱支公辭尚書不允仁宗崩宣宗為皇太子在南京遣使還嗣位公往迎於德州由是益任公公亦益盡力高煦反公力贊親征及累出巡邊公皆從久之念公等大臣且老不欲煩以事命毅翰林之務惟朝夕在左右討論至理共寧邦家陞少傅階榮祿大夫又陞少師勳柱國階光祿大夫今上即位待公益重而公謀國益盡心有大事衆取決焉累朝眷遇宴賜之隆前後不可計雖元勳世戚不過也然以久去墳墓常欲一歸省而靡於職務會有事西陲及西南夷不敢求去至是西師解嚴西南夷亦納貢乃請行上命中官與偕往且命公速來事畢戒行已有疾或勸且止公曰君命不可緩也扶醫而行至杭州卒年七十事聞上嗟悼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文敏又命中官往護喪歸建安葬事皆官給之夫人劉氏先卒以其弟繼亦封夫人子六人恭讓錫賜貴芳貴通上念公不已命恭為尚寶司丞公祗事列聖凡四十年未嘗去禁近每四鼓起俟朝雖風雨寒暑不變日親所事至或廢飡常迫暮而後反初修高廟實錄其後三朝史事皆公為總裁紀載詳備實而不華京闈鄉試典文衡者一廷試讀卷者凡九其文施於國家與凡碑銘序記

之散於天下者、人皆傳誦之。其於武事尤諳練、將士之勇怯、饋運之難易、邊鄙之利害、道里之迂直、靡不知。故每承顧問與籌算、皆能適事宜、體國之心、老而彌篤。嘉謀至計、進膝而言、所以裨益於上、惠利於下者蓋多矣。直從公在翰林亦三十七年、知公平生爲詳、故摭其事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者爲公傳、俾後有考焉。若其德義之施於親戚朋友以及鄉鄙州閭、則有公之行述與墓銘在、此不著。

論曰、古之君子之事上也、必委身於國而不顧其私、故能視官事如家事、知無不爲、爲無不力。公受任四朝、竭心殫慮、不以險夷禍福易意、況經綸於外、弼亮於內、又有衆人所不能知者、豈非古之君子與。昔仲山甫事周、出入中外、所任者衆矣、而皆能善其職。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以公比之、何有異哉、何有異哉。行在禮部左侍郎、翰林侍讀學士、國史總裁、兼經筵官泰和王直撰。

本卷文并見《楊文敏集》附録



校記

①亦集乃：《明文衡》卷八六、《明名臣琬琰續録》譯作「額齊訥」。

②布尼雅錫哩：右引書譯作「巴雅爾實喇」。

明儒碑傳集卷十

曹端　翟溥福　楊溥　王直
朱權　章敞　曾棨

山西霍州儒學學正曹公端傳　黄佐

永樂中以理學鳴者、河南澠池有曹月川先生正夫端、戊子鄉薦、己丑乙榜、授霍州學正、壬寅改蒲州。敎人以踐履爲主、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西銘通書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略、存疑錄、夜行燭等編。其事父母、養志怡色、飲食衣服、惟務精潔。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建祠堂以事先。又建義祠、以薦外族之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請縣上書、請毁淫祠。年荒訪①賑、全活甚衆。殯殮同僚之喪、貧不能赴任者贐之、客死者葬之。學徒從敎、一於禮義、郡人皆薰然而化。甲辰、蒲、霍二州弟子上章、競留之。霍州先上、得允。宣德甲寅、卒于官。正統中、河南僉事姑蘇張敬、澠池知縣胡復立特祠。

《國朝獻徵録》卷九七

南康知府翟溥福傳　黄佐

翟溥福字本德、東莞人。永樂甲申進士、筮仕知青陽縣。青陽地僻民稀、因其土俗爲政、一以恩禮爲本、民甚戴之。縣治近九華山、山麓多虎爲民患、齋沐爲文檄告山神曰、民罹虎患、令之過也。禍于吾民、寧禍于令身。二日即殪巨虎、一境賴寧。邑人勒石紀之。移知新淦、田里廣而政冗、訟繁、能推誠布公、教民禮讓。秩滿、陞刑部主事、用法平恕。進本部員外郎。尚書魏源薦其有牧民材、出爲南康府知府。至則訪民情、求疾苦、省刑罰、禁横征。先是、郡値歲歉、民有掠取富室穀粟及收漂流官木者百餘人、前守論以強盜、悉寘重典。溥福盡杖而遣之、闔郡服其明。封境瀕湖、舟楫苦風濤、無栖泊所、遂捐俸築石隄、延袤百餘丈、舟人稱便、後共立廟祀于隄上。政暇遊廬山、見白鹿洞書院遺址經元兵火、蕩爲瓦礫、喟然興嘆、以爲政本在是、乃捐俸、率郡邑之尚義者重新建之。延致仕何博士爲師、簡民間俊秀子弟受業其中。每朔望、親臨爲生徒講解、老稚觀聽、動以百計。自是郡民皆知慕學。考績赴部、以老疾辭。侍郎趙新嘗巡撫江西、知其爲人甚詳、厲聲曰、翟溥福江西第一郡守也、豈宜遽退。懇

乞果日、始得謝事。別郡之日、父老以其清貧、爭持百金餞送、溥福力辭不受、皆挽舟涕泣不忍舍、因留帶立廟祠焉。又配饗于白鹿書院之三賢祠。三賢者、唐李渤、宋濂溪、晦菴也。後并祀賢守、號六老堂。年六十六即投老歸、杜門却掃、惟觀書教子孫諷誦而已、足跡不到公府、口不言有司政令。居官三十餘年、俸祿盡損以營公務、故家居田宅絕無所增。平生廉謹剛介、始終一節、庭遐蕭然、清貧自甘。年七十一卒。論曰、儒生溺文墨而忽公務、俗吏事簿書而急操切、迂且鶩之過也。鶩則瑣瑣條貫、於風化罔所裨、迂則愒玩覬望、而下緣為奸。夫條貫之稍而風化之遺、弊端蒐究而奸利緣起、此守令所以難其人、而民受荼也。秉公廉則不鶩、任禮教則不迂、若翟溥福者得之矣。入國朝東莞號多賢、而鄉評謂溥福為最。驗諸厥施、信哉。

《國朝獻徵録》卷八七

榮祿大夫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楊公溥傳

彭韶

公諱溥、字弘濟、湖廣石首人。洪武庚辰進士第、授翰林編修。永樂初、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兼編修。一日、東宮觀漢史、歎張釋之不易得。公進曰、釋之漢庭一時不易得、如文帝者、三代而下不易得也。退采文帝事編為事類以獻、仁宗甚悅、賜書褒美。漢庶人潛謀奪嫡、離間宮臣、公下錦衣獄垂十年、家人供食數絕。又　上命叵測、日與死為鄰。公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為。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不以貧窶患難介於中。

漢庭文帝事以獻　家中嗜書

仁宗登極、釋公、擢翰林學士、陞太常寺卿、兼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洪熙改元、　上於思善門開弘文閣、選儒臣居之、以備顧問、俾公掌閣事。　宣宗嗣位、遷公內閣。宣德四年、母喪去位、復起不與機務。九年秩滿、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　英廟立、又命入內閣、與士奇、榮號三楊、倚任尤重。正統四年、修　宣廟實錄成、進少保。以年及累乞致仕、不允。十一年卒、年七十五。謚文定。公為人謙謹小心、篤於操履、接吏卒亦不敢慢。嘗曰、士君子一言一行、幽明無愧、然後無忝於父母生身之恩。又曰、人必有躬行之實、然後可以訓子孫。初鄉試為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文曰、初學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之阿曲。人

以儼爲知人。後儼爲祭酒、公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讓、人兩高之。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一路守令聞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卽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卽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民到今頌之。再擢爲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謝、范公曰、宰相爲　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爲。竟不致一書。逮後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云。遇程襄毅信、公一見而奇之、與論人品、確有定見、曰遠到器也、薦爲吏科給事中、卒爲名臣。維風編

《國朝獻徵録》卷二三

吏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謚文端王公直神道碑銘

李　賢

公諱直、字行儉、別號抑菴、系出瑯琊晉太傅導之後也。導輔東晉、遂家金陵。後數世有崇文者、仕唐爲吉州刺史、因家吉州。又數世孫贄仕宋爲戶部侍郎、徙居泰和、代有顯人。曾祖以道、祖子興、隱居不仕。父伯貞、仕國朝爲肇慶知府。俱以公貴累贈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早喪母而父以事去、賴祖母李夫人撫育。自幼端重、異於常兒。家貧力薄、刻苦讀書。永樂改元、遂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時　太宗皇帝篤意古學、詔選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爲翰林庶吉士、俾讀中秘書、冀成遠大之器。公在選中、感激奮志、不數年、文辭追古作者。　上以公卓越諸士、召入內閣、凡機密之政、屬執筆焉。尋授翰林修撰。　車駕巡幸北京、　仁宗爲皇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留黃淮、楊士奇與公三人輔導。公夙夜勤愼不懈、中外咸倚重之。及再幸北京、公在扈從、遂與修　太祖實錄。未成、以憂去服闋、仍入翰林、陞侍讀。　仁宗卽位、進侍讀學士。　宣宗爲皇太子、愼選宮僚、首陞公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文武羣臣誥勅、皆以屬公。又兼記注。至於　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進階奉議大夫。　宣宗卽位、與修兩朝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有白金、綵幣、襲衣、寶鈔之賚、進階中順大夫。　今上嗣位、詔修先朝實錄、以公總裁。書成、進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賚賚如前。久之、以禮部缺人、命公出涖部事。宗伯胡公大耋、闔部之政悉付之。公處之裕然、若素習者。吏部尚書郭璡

登位、詔以公代之。 命下、士類皆悅。進階資善大夫。歷再歲、有無賴不得志者、以選授事嫁禍於公、給舍御史交章論列、乃直公誣、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正統已巳秋、北虜犯邊、 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爲不可、率廷臣上疏止之、不獲。特命公留守京師、加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尋進階榮祿大夫。景泰初、進少傅、壬申、兼太子太師、進階光祿大夫。累疏求退、不允。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圖任舊人、公艱於步履、不能朝謁、懇乞休致、弁辭師傅二職。詔特許之、賜以璽書、有忠清之操、簡於朕懷之語。復出白金、文綺、寶鏹賜之、給驛舟以歸。公方面修髯、器宇宏偉、望之若神仙中人。天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清緻、四方求者接踵。屢典春闈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如一日。與王文安公齊名、時稱二王。又以居第在東、稱東王先生。士類莫不拭目、海內想聞其風采。及位冢宰、益加廉慎。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益留意人才、妥任部屬、凡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拔用。自是四方多號得人、奔競之風爲之一息。居第隘陋、曾不屑意、一切世味、安於淡薄。朝廷重公之德、每優禮之、免其朝謁。及退休居家、杜門不出、日課諸孫讀書而已。所著有抑菴集若干卷、行於世。天順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四。訃聞、 上爲之悼惜、特贈太保、謚文端、遣官諭祭於其家、復令有司營葬事。

王文端公傳

王文端公直、字行儉、泰和人、以庶吉士入內閣、書機密文字、歷修撰、侍讀學士。正統初、陞禮部侍郎、仍兼學士。尋拜吏部尚書。已巳、 駕親征北虜、公率廷臣疏諫止、不聽。 命留守京師。景泰初、虜乞遣使奉迎 駕還、不允。明年、禮部議奏、復迎 上御文華殿門、諭宜絕虜、公言乞遣使、勿貽後悔。 上色不悅、諭諸大臣曰、朕初無意大位、若曹過謂朕宜、今奈何異議。于少保言、天位已定、孰敢他議、但欲答使盡禮、紓邊急耳。 上曰、從汝。卒臣出文華門、內臣興安出呼曰、爾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衆未對、公面發赤、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唯在所使、敢弗行乎。言至再、詞②色愈厲。安語塞。遂遣李實、羅綺使虜。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天順改元、致仕。公器宇宏偉、位冢宰一十六年、留意時彥、凡御史復命、必令報所屬高下、以

備擢用。科臣葉盛、林聰以直言忤當事者，公力護之。一時干請奔競之風息，大稱得人。遇不如意事，輒誦古人詩自寬。有初拜給事中郎欲干撓選法者，則曰俄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君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雖涉諧戲，要切中云。公於世味一切淡泊，官極人臣，無以遺子孫，居第隘陋。年踰八十，嘗從諸佃僕耕野，擊鼓唱歌，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爲樂。嘗言西楊不欲我同事內閣，出理部事，當時意不能無憾。若使不出部，丁丑正月當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爲樂。以此知出處自有定分，非人力所能爲也。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後曰，公發文進之譌，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爲史官，因於讒譭，臥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於公。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爲墓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因爲正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爲譏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爲意，至泣而銘其墓，與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以上二文并見《國朝獻徵錄》卷一四

寧獻王權

寧獻王諱權，高皇帝十六子也。生而神姿秀朗，白皙美鬚髯，慧心天悟。始能言，自稱大明奇士。好學博古，諸書無所不窺，旁通釋老，尤深於史。洪武二十四年冊封之國大寧。大寧，古會州地，東連遼左，西接宣府，北邊要鎮也。所統封疆九十城，帶甲八萬，革車六千，諸胡騎又驍勇善戰。王智略淵宏，被服儒雅，數會邊鎮諸王出師捕虜，肅清沙漠，威震北荒。建文中，齊黃用事，疑忌諸藩，多所出削。以王英武，擁重兵於邊，下勑名還京師。王未命，遂削王護衛軍。靖難師困白溝，覘王已奪兵柄，遂襲破大寧，取其軍資佐師。師復振。文皇帝踐祚，不欲壯王在外。永樂元年二月，改封王於南昌。王亦深自韜晦，所居宮庭無丹彩之飾，覆殿瓴甋不請琉璃。搆精廬一區，蒔花藝竹，鼓琴著書其間，故終長陵之世不被譴責。仁宣時，法禁稍解，王乃得上書言事。蓋一日而封九女，又嘗請乞南昌灌城一鄉土田，及論宗室不應定品級事，皆未

行。晚節益慕沖舉、自號臞仙、建生壙緱嶺之上、數往遊焉。江右俗故質樸、儉於文藻、士人不樂聲譽。王乃弘奬風流、增益標勝。海寧胡虛白以儒雅著名、王請爲世子師傅者七年、告老而歸、王爲輯其詩文、序而傳之。凡群書有繫風化及博物修詞人所未見者、莫不刊布國中。所著通鑑博論二卷、漢唐秘史二卷、史斷一卷、文譜八卷、詩譜一卷、神隱肘後神樞各二卷、壽域神方四卷、活人心二卷、太古遺音二卷、異域志一卷、遐齡洞天志二卷、運化玄樞琴阮啓蒙各一卷、乾坤生意神奇秘譜各三卷、采芝吟四卷、其他注纂數十種、經子九流星曆醫卜黃冶諸術皆具、古今著述之富、無逾獻王者。又作家訓六篇、寧國儀範七十四章、皆以忠孝恭儉垂訓子孫、盟諸山川社稷之神、有弗率訓範者、受顯僇。在位五十八年、壽七十有一、正統十三年九月望日薨。世子諱磐烒、孝友仁厚、洞達理學、有淵騫之譽。正統二年正月十有九日、先獻王薨。世孫奠培嗣爵。追謚爲惠王。

《國朝獻徵録》卷一

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章君敞墓銘

楊榮

君諱敞、字尚文、别號質菴、世居越之會稽。高祖斌、宋景定中鄉舉第一人。曾祖諱某、不仕。祖誧、父昇、俱以君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③、母某氏、累贈淑人。君自幼穎敏嗜學、爲父母鍾愛。既長、爲郡庠生、師友咸器重之。永樂癸未、領鄉書首薦。明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續學中秘。與修永樂大典。壬辰冬、授刑部主事。癸巳、命同諸儒纂輯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成、重膺賜賚。時近京西山有盜肆劫掠、逮捕數百人、鞫之多不服。君察其冤、惟拘其辭色異者一人、餘悉遣出、期朔日復至。同官爭不可、君卒遣之。明旦至如約。後勘驗其人、皆非盜、而一人辭色異者即盜也。衆始服其明。復有商夜宿都城外千戶何氏、肆人掠其財、商疑何、欲訟之、何不克自白、乃訴於官而自經死。　大宗皇帝聞其故、命司捕者三日不得盜抵死。司捕者乃妄繫何鄰近二十餘家、别取楮幣如商之數、而以盜加之。君察其誣、辯理之、皆得釋。丙申、轉員外郎、階奉議大夫、尋遷郎中。丁外艱、起復改吏部考功。洪熙初、賜誥命、階奉議大夫。丁內艱、服除、調驗封。宣德庚戌、擢行在禮部右侍郎、進階嘉議大夫。奉詔往安南、命黎利權署國事。暨宣詔、利遣人白相見

禮、君語之曰、吾奉詔命至、爾益小國一酋長、能盡禮於使者、即所以尊敬　朝廷、何用白爲。利聞、即起拜坐于下、令所親給侍左右、數爲巧媚辭、欲啖以聲色。君正色待之、終不爲動。及還、餽賮珍異一無所受。利曰、假此以將誠爾、何拒之甚。君曰、吾奉命令爾撫輯一隅、以廣　皇上一視同仁之恩、豈爲賂至耶。利乃以所餽物付貢使致之、且戒關吏俟使者出即閉關。君忖知之、及關、親閱所貢方物、餘悉封付關吏。及利死、君復奉命令利子麟襲署國事、關吏見曰、此天使前却金者。比還、却所賮如初、麟不敢更進、益知君不可以利動也。　聖天子嗣位之初、平陽王復封晉王、即以故護衛官軍田廬爲請。君受命往理之、至則較其軍數、量以田廬與之、餘給於民。王不悦、君啓曰、國中先三衛、今止一千戶所、以三衛田廬而歸一所之人、得無過乎。且　朝廷以藩屏望殿下、國內軍民宜均愛之、庶副　皇上至公之意。王悟曰、使方面諸官早有此言、吾亦豈敢上煩　朝廷哉。還奏、　上嘉之。未幾、遷左侍郎。君之莅政、思慮精審、防範周密。以國家統理天下既久、典禮品式有因革輕重之殊、事或隨時損益、有先後矛盾之異、而吏胥亦稍緣此爲奸、於是白尚書胡公取國初至今凡所行條格籍記之、付四司、使得參酌而行。以是事得適宜、奸弊頓革。嘗有黠吏嗜酒怠事、且增損公牘、即寘於法、群吏自是悚息、不敢爲非。太醫院每舉醫者、人往往假以復怨及徼至、多弗諳醫。君察知之、遂偕尚書奏革其弊。比歲僧道數給度牒、輒以千計、君與尚書請依洪武例、三歲一給、凡僧道出家及舉爲僧道官者、止於所居封內、不容越籍冒濫。四夷貢使日給餼廩、人每役剋之。君聞之、曰、小人爲口腹計、而使　朝廷薄懷柔遠人之禮、可不禁乎。即令所司具日給之數、付通事者。或給不如數、乃從而督治之。自是遠人以爲　朝廷待之加厚也。君生洪武丙辰、歿正統丁巳、享年六十有二。訃聞、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喪葬。君爲人性質端厚、接人待物意氣藹然、賙貧濟難、尤克盡心。在刑部時、有同官尤許二人坐累謫戍邊、君資之甚厚、後又汲汲欲拔之。既而許果薦爲御史、歿又爲之經理喪事、恤其孤嫠。尤既老、遣其子代戍、而窘甚、乃贈以衣裝金幣、且遺書所親在邊者、令周之。其輕財重義類如此。君問學優裕、爲文簡暢、所著有質菴稿藏於家。

章尚文傳

楊溥

尚文名歛、世居會稽。高祖裕、宋景定中鄉舉第一。祖君乘、父可道、世有善聞。尚文穎敏有智略、初補郡庠弟子員、日以讀書攻文辭爲事、服食之需不計其有無。永樂癸未、以詩經魁鄉試、明年第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同狀元曾棨而下二十八人續學文淵閣、預修永樂大典。授刑部江西司主事。尚文究心理斷、訖無寃滯。久之、復入翰林、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受重賚。時山西有盜掠人財、詔有司亟捕之、逮至數百人。尚文適當其事、上官督之甚急。尚文曰、殺人重事、豈宜率易。鞫勘之、皆有辭、一人辭色獨異。尚文收其辭色異者、餘悉疏之、俾明日復來。明日亦如之、衆皆如約。勘其爲盜者、果一人。衆始爲尚文危、終乃深服之。有何千戶者、商數輩莫宿其家、被刼、商疑何、何訴之官、恐不能自明、乃縊死。事聞、詔巡捕者三日弗獲抵死。既三日不獲、則拘隣何者二十餘家[4]、別楮幣、證其爲盜。尚文詰之曰、商遠來而楮幣約皆斷、何也。捕盜者不能隱、遂首伏、二十餘家皆得釋。未幾、陞本部員外郎、授奉訓大夫、復陞本部郎中。丁外艱歸、起復行在吏部考功郎中。洪熙改元、賜誥命授奉議大夫、推恩父母。丁母夫人憂、服除、調驗封郎中、尋陞行在禮部右侍郎、進階嘉議大夫、加封父母及祖父母如制。奉詔往安南、命酋首黎利權署國事。尚文宣威德、讋服利。郊迎、拜使者甚下。利令所親給事左右、數進甘言、誘以聲色、尚文正色遏絕之。及還、賂以金珠異物、多方致之、尚文堅卻不受。及利死、朝廷以其子麟署國事、復命尚文往諭之。麟吏曰、此天使前卻金者、再來矣。比還、麟所饋皆卻之不受。更進平陽王、復封晉爲恭王。昔所以有田土及護衛官軍房舍、有司莫能處分、王以爲言、詔遣尚文往理之。至則勘其田土、悉歸王府、房舍驗所有軍士給之、餘悉以居民、王樂從之。復遷左侍郎、與尚書胡公協謀國家典禮、前後損益不同、吏無所據、或緣奸[5]。乃取國初以來所行條格籍記之、於是司屬

遂有所持循。太醫院醫士妄舉鄉人為醫、以復私怨、時為積弊、奏革之。僧道請度牒者、歲以千計、奸偽日滋、請遵洪武中例、循舊額三歲一給。其有舉任僧道官者、不許越州郡。由是奸偽者漸息。會同館四夷朝貢者、日給廪餼、往為監臨侵尅、乃嚴為關防、以副懷柔之意。尚文為人尚誼氣、賙䘏朋友、曲盡其道、不以患難死生為輕重。平居簡靜、遇朋友談笑戲謔、襟度豁如、然絕口不道政事。及臨事、井然有條。為文簡潔。所著有質菴稿、藏于家。壽六十二。其子瑾、正統丙辰進士、克世其家云。論曰、士君子抱負才氣、修志山林、無聞于世者何限哉。尚文際明時、為顯官、處順安常、克諧所事、蔚然有聲稱。書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有以哉。

《明名臣琬琰録》卷二二

禮部左侍郎曾公墓碑銘

天之生才甚難也、然高明强毅、宏博奇偉、智能勇畧之士、世未嘗乏用、惟文章者不易得。夫探造化之閟、微帝王之法、通古今之賾、渟滀融會而後出之、上焉者發揮性道、修正人紀、此聖賢之事、未可幾及。次焉者推明義理、紀述功德、作為風雅、以鳴國家之盛、司馬遷、相如、揚雄、班固、韓柳歐蘇、作者之事、然亦代不數人焉。信乎其難也。國家自洪武以來、有文之士其可以嗣遷固者、蓋有之矣。太宗皇帝御天下、慨然欲作新人才、興起斯文、而龍飛第一科進士中、簡明秀通敏者二十八人、就文淵閣、盡出中秘書、俾進所業。朝暮大官供膳、月給內帑鈔為膏火費、蓋期之于古人、曾君子啟其首也。君名棨、時以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授承務郎、遂晝夜淬礪、文與學俱進。上時召試、子啟迅筆千百言立就、不費思索、而理致文采皆到、其苦心思索者有不能及。上屢舉疑書隱僻事以驗所學、靡不悉對、以是深見獎重、遂名聞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五年、陞侍講、授承直郎。七年、扈從巡北京、數侍燕閒、應制賦詩、並荷褒嘉。後有薦文士於上者、必問得如曾棨否。卒之考其能、

未有庶幾跂及者。陞承德郎、預脩太祖皇帝實錄。十一年、復扈從北京。十二年、考北京鄉試。十三年、廷試充讀卷官。實錄成、賜鈔、襲衣、文綺。十六年、考禮部會試。陞侍讀學士、授奉訓大夫、修天下郡志、爲副總裁。二十二年、考禮部會試。仁宗皇帝嗣位、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翰林侍讀學士、日以經史進講文華殿。從皇上之南京、還預脩太宗皇帝、仁宗皇帝實錄。宣德二年、考禮部會試。五年、充廷試讀卷官。兩朝實錄成、賜金織襲衣、銀幣。陞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賜寶帶。子啟爲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奔放、一瀉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畜發、組繡爛然、可翫可悅。賦詠之體、必律唐人、興之所至、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嘗有餘。四方求者、無間貴賤、日集庭下、靡不酬應。一時文人所作碑碣、記、序、表、贊、傳、銘、詩、賦、流布遠邇、蓋未有如子啟之富者。工書法、草書雄放、有晉人風致。自解大紳、胡光大後、獨步當世。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洒落。善譚論、簡而有味。良辰清景、擇勝而遊、未嘗以事廢。其天性孝友慈厚、喜與拔士類、交際有始終之義。急人之急、無論識與不識。平生以及物爲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其仕三十年、恒以文學在侍近、所及者未廣也。素有痰疾、一日、侍朝疾作、遽引退。上遥見之、勅免常朝。宣德六年冬、疾大作、命太醫視療。明年正月廿一日卒。訃聞、上爲悼惜、贈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遣侍郎章敞賜祭、命有司營葬、給舟還其喪。朝臣自公侯、尚書以下皆臨奠。春秋六十有一。嗚呼、人才之難成也。一代之文人如子啟何可多得、而今已矣。蓋悼惜之無間言云。曾氏世家吉之永豐。其高祖晞顏、宋兵部侍郎、江西湖南安撫使。元贈武城伯。妣蕭氏。曾祖巽申、元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與其兄翰林直學士德裕皆有盛名于時。妣胡氏。祖如瑶、集賢院司直。妣周氏。考叔本、洪熙初、以子啟貴、贈奉議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而贈其妣張氏宜人。其配鍾氏、封宜人。子男三。

秬、務學力文、有志繼述、甫冠而卒、縉紳惜之。次積、次种。女五、鍾公鉉、劉敦會、周秀夫、胡顯勉、高欽夫、其壻也。公之易簀也、以身後事屬建安楊公及余。楊公既爲著葬銘、余爲書其墓石、而係以詩曰、

鄫出有夏少康裔、曲列啟封國爲氏、去邑爲曾適魯仕。郕國聖學述傳最、親承素王道統系。後十餘葉新淦除、爰以閩宗徙南避、宅盱與吉心洙泗、章逢繹聨如櫛比。歐陽之鄉吉之委、宋元連綿起祿位。天啟文運赫昭晰、公奮而興屬隆世。天經煌煌表人瑞、彰纓垂組侍趓陛。操觚含毫應帝制、岷江茫洋萬里勢。春空澄明雲錦麗、重瞳四矚天容霽。紀功述德封金匱、操執權衡品文藝。宏章大什耀海内、朝陽和鳴鳳翽翽。儒林翹翹拔其萃、矜惻焚溺懷惠濟。惟仁攸存未弘施、没奚憾兮此賁志。

《東里集》卷一四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曾公墓誌銘

宣德七年春正月辛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曾公卒於北京之官舍。予與少傅楊公往哭之、士大夫皆往會哭。翌日、予二人以聞、皇上悼歎、即命禮部賜祭、贈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命工部治墳塋、兵部給舟歸其喪。將行、其季子种稽予、拜且泣曰、种父未卒前二日、屬春坊庶子周公狀其事行、命种請墓銘於先生、先生幸賜之、以慰先人於地下。予聞而益悲、念與公交好三十年、而今已矣、奚可辭銘。公諱棨、字子啓、吉之永豐人。其先世出自武城。西漢末、郕國十四代孫諱據者避王莽之亂、率族人南還、散居南豐、廬陵諸郡。至宋兵部侍郎、江西湖廣安撫使、贈武城伯諱睎顏者、公之高祖也。元翰林直學士諱德裕者、公之伯祖也。翰林編修、知制誥諱奚中者、公之祖也。考諱叔本、妣張氏。公幼穎敏端重、言笑不易。五歲盡識象戲字。七歲從學伯父兩峯。十五以其所學訓族人子弟。十七出教新淦胡氏塾、已有名。時儒者鄒仲熙、鄒幼章輩皆忘年與之交。二十充邑庠生、教諭戴正心文學老成、尤重公、既作詩勵之、復

為龍說、期其大用。永樂元年、中江西鄉試、明年禮部會試、中選者四百七十人、公在第八。廷試、遂中第一。賜進士及第。太宗皇帝奇其才、親批所對策褒美之。賜冠帶朝服、授翰林修撰、承務郎。未幾、詔選進士二十八人俾進學文淵閣、公為之首。上嘗召問典故、公奏對如響。每應制詩文、皆立就。由是深沐寵眷。纂修永樂大典、命為副總裁、授儒林郎。五年、陞侍講、授承直郎。丁內艱。大駕巡狩北京、起復扈從。同邑有坐姦黨事連公者、人以為危。太宗持原之、誚曰、朕惜爾才也。公所居西長安門外、家人不戒火、延及禁垣、上亦以公故置不問。嘗與諸才俊賦天馬海青歌於上前、公獨先成、詞氣豪宕。太宗深加歎賞。陞承德郎、滿、陞侍讀學士、與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書成、重沐賜賚。丁父憂、復起就職。仁宗皇帝嗣位、皇上正位儲宮、陞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學士、授奉議大夫、賜誥命、贈其父為奉議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母為宜人。洪熙初元、侍皇上監國南京。宣德改元、與修兩朝實錄。書成、賜金織襲衣、白金文綺、遷詹事府少詹事、賜寶帶、日直文淵閣、歲時屢拜御酒珍饌白金鈔幣之賜、恩意隆洽。一日趨朝、以跌仆、遽引退。上遣見之、詔免朝參。公益敬慎弗懈。踰年、疾復作、上亟命醫往治。公知不可起、自為贊遺相知者訣別、遂卒。公生洪武壬子八月戊戌、享年六十有一。既卒、公侯六卿以下皆往哭奠、而士林君子咸共悼惜、以為斯人不可復得矣。其配鍾氏、有賢行、封宜人。子男三。長桓、先卒。次櫰、次种。女五、劉敎會、鍾公鉉、周秀夫、胡顒勉、高欽夫其婿也。公姿貌魁偉、襟度夷曠、孝友忠實出乎天性。而才氣志行尤超卓不羣。兩京鄉試、禮部會試、屢與文衡、去取率公。平素獎勵後進、以為己務、宗姻鄉部有急難、靡不用情。善飲酒、與賓朋觴詠談笑、傾倒意氣如也。為文章才思滂沛、頃刻千百言、不待思索。工書、而草書尤精、得晉人風致、四方慕而求之者、足相躡其門。至於商榷古今、講論政治、無不切當。其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其墓

在某山之原。銘曰、

偉哉曾公、卓犖現奇。少處鄉邑、才已不羈。永樂初科、首賜及第。玉質金聲、爲國令器。居官翰苑、克慎克勤。文行之懋、遠近著聞。歷事三朝、竭心贊翌。寵眷殊深、屢進清職。弗克厭施、遽止於斯。恩命之隆、生榮死哀。惟茲鄉邑、山盤水遶。銘諸其藏、千古有耀。

楊榮撰　《楊文敏集》卷二一

校記

①訪：據《明史》卷二八二本傳當作「勸」。

②詞：《明史》卷一六九《王直傳》作「聲」。

③右：《文敏集》卷二四作「左」。

④據右引書，「別」字下疑脱「取」字。

⑤緣奸：此疑有脱字，右引書作「緣此爲奸」。

明儒碑傳集卷十一

林誌　孫迪　陳祚　薛瑄

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林君誌　楊士奇

墓表

君姓林氏，世爲侯官人。父興，母游氏。生君，諱誌。四五歲，其母口授書，一過輒能記誦不忘。十歲日記千數百言。十四五下筆爲文章，不倍義理。從學王孟揚，孟揚奇之，爲盡底裏。時數數出論辨，見鋒鋩，以折其老長。孟揚曰：此非所以求益也。爲學之日尚默，即痛自克治，羣居一語一笑不敢妄，終其身不變。而沈潛於學，涵浸渟畜，久而益富。永樂辛卯，福建鄉試，壬辰禮部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癸巳，車駕幸北京，甲午召赴行在，預編性理及四書五經大全。書成，受賜賚。丙申，扈從南還，預編歷代名臣奏議。辛丑，召赴北京，陞修撰。甲辰，陞侍讀，考順天府鄉試。未幾，簡東宮官，擢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讀。洪熙元年，賜誥贈其父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封其母、妻宜人。宣德元年，赴應天府鄉試，預修兩朝實錄，未成，尚默得熱疾，更數醫弗效，數月卒。

《國朝獻徵録》卷一九

禮部員外郎孫君迪墓誌銘　王洪

君諱迪，字仲約，世爲錢塘人。祖茂實，父莊，皆力本好施，鄉稱善人長者。仲約生而秀穎，志趣異凡子弟。讀書過目輒記不忘。稍長，入邑庠，授春秋，語止偘偘，出一時流輩上。當是時，予與今翰林檢討蔣良夫皆郡學生也。仲約不鄙，兄事予二人，時時執經傳講問，姿娛嬉遊，不異兄弟。居數年，予二人相繼登第，竊官翰林。仲約益自刻厲問學，期大樹立。又六年，仲約偕計來京師，覩其文章偉麗，志氣卓絕，人物瓌瑋，裒然爲名進士，予二人又自愧不及也。由是選任翰林庶吉士。不數月，用薦者超擢禮部精膳員外郎，遂奉命督運淮安。既至，方意有爲也，不幸告病不起矣。於是年始二十有七，永樂五年十月也。烏乎，孰謂仲約止此也耶。仲約嘗讀書觀古今治亂，遇豪傑功業之士，必慷慨拊髀，恨不生其時。躬上下論議，至[illegible]岃者，不翅吐涕，斥不一顧視。故其臨政施事，一以理自許。理苟且，雖生死不暇卹也。烏乎，豈非有志士哉。自聖賢

道熄，學者往往習輭媚，乾沒不克自振拔，直趣大道，卓然濟天下而傳後世。脫使仲約幸而永年，益進以大，可量也哉！此予所以深爲痛悼者也。

《國朝獻徵録》卷三五

福建按察司僉事陳公祚墓表　吳寬

宣宗章皇帝之臨御也，知人善任，小大之臣各當其才，庶事既康，四海益治。時則有若監察御史陳公祚出巡江西，乃獨爲聖學之慮，具疏馳奏，大略謂帝王之學先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凡聖賢嘉言善行，載在典籍，皆足以爲後世師法。若非素加講習，則於理未盡明，雖有生知之質、高世之見，欲其行事之悉合於道者鮮矣。　陛下備有聖德，惜經筵之典未甚興舉，講學之功少有程度，故所講者雖得於此，或未得於彼，雖知其一，或未知其二，而於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而所謂學，尤貴乎知要，知要則治功易成而効可得。惟宋儒真德秀大學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蹟，無所不載。　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爲邪佞之可遠，孰爲民利之可興，孰爲民害之可革，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德者愈見於信任，邪佞以奇巧蕩心者自見於疏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上覽公奏，已有以嗜欲邪佞等語若有所指者，疑焉。他日以問侍臣，或叩首爲婉詞以對，且謂祚緣於忠愛，所發無他。　上意稍解。先是，有旨械公赴京，并籍其家，比至，竟不忍加刑，特繫之獄。　英宗即位，察公忠直，復其官，盡還其家屬云。公諱祚，字永錫，世家于吳，曾祖翠山，祖正，父子敬，母顧氏。公幼即不羣，弱冠補郡庠生。永樂初，詔修大典，以善書預選，非其志也。明年，遂以春秋領鄉薦，又二年，登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時方重進士科，即拜河南右叅議。爲政持大體，惠愛在民。嘗與臬司官交章言事，謫均州太和山佃戶，至則躬自耕作，其勞苦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裕如。同謫士大夫遣子弟從受經，一爲講解不倦，凡十年。　仁宗即位，念謫者才多可用，詔吏部選起之，公在選中。會　上晏駕，不果用。　宣宗初年，仍命憲臣即均州郡試之，公策第一。吏部覆試，

復第一。特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公在言路、愈自激厲、一時彈劾、貴幸爲之斂跡。出巡福建、糾貪黜庸、自方嶽而下不少假借。所至尤恤民隱。福州屬縣民苦上官和買、破産不足供。公廉知其弊、即日禁之、民大稱快。歲滿還朝、奏開白塔河漕粟事宜、悉見施行。未久、河就湮塞、劾督工役者、　上雖曲宥其人、而在廷多公直。既乃有江西之行、而繫獄者幾五年、始獲復官、再巡湖廣、風力愈勁、部下肅然。既而言遼王不法事、　上怒甚、復械赴京、論死。未幾事竟驗、卒直公、原之、因改南京雲南道、益務建明。戶部侍郎吳璽奏舉主事吳俔、俔有過不得舉、璽被劾、鞫獄者因以私憾附致其罪、俔亦不勝拷訊而死。公歎曰、獄重事也、法司故爲深刻乃爾。今災沴薦臻、職此之由。乞坐其人以變亂成法罪、大理依阿、宜併罪之。奏可、以犯在赦前、幸皆不坐。仍勑天下法司一遵律斷、當以徇私深文爲戒。秩滿、用大臣薦擢僉福建按察司事。閩人素知公、至是相戒不敢犯法。諸軍衛厲民者、公痛繩之、民益安焉。分巡興化、漳泉等郡、郡舊多神祠、爲考其建置之由、諸不載祀典與非古節義槩名教者、悉除毀之。其廟學壇宇、出官帑一新。士民感之、爲記刻于石。

久之、寇起沙尤、諸郡騷然。公時移疾不出、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閩中、知公賢、强起、公爲力疾視事者數月。閩既無警、辭曰、某自蚤歲即涉仕途、雖庸陋無補、苟有所見、不敢不盡。今年幾七十且病、無能爲矣。因疏請致仕。時同官以寇起皆貶斥去、乃獨得許而歸。閩人雖不忍去公、而亦爲公榮之。既歸、自號退菴、杜門却掃、日惟以訂經籍、立家法爲事。盍年七十五而終。公爲人風神整峻、音吐剛厲。平生雖疾惡少容、然居官遇賢能吏、輒薦舉之。尤號有識鑒、出巡時兩値鄉舉、如湘陰曾文、莆陽柯潛、賴公監臨、得不枉抑、後皆知名於世云。

《國朝獻徵録》卷九〇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內閣

薛公瑄神道碑銘

李　賢

吾道正脈、實由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我太宗文皇帝、乃始表章其言行天下、由是天下士習一歸于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忻慕而篤信之、則河東薛公其人也。公諱瑄、字德溫、世爲山西河津人。其先自奚仲封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爲氏。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教授鄉里。父貞、洪武初領鄉薦、

爲真定元氏教諭。仲義、貞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祖母、母皆淑人。初，母齊淑人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公。祖以生時卜之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童時教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爲滎陽教諭，公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既而聞魏、范二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于家，俾子弟職日與講習周、程、張、朱性理諸書。久之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永樂己亥，貞改河南鄢陵。時教官考績以科貢多寡爲黜陟，貞大以爲憂。公乃補鄢陵諸生，遂中河南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以省親西歸。是歲秋，貞有疾，公日夜不離左右。及居喪，一遵古禮。服闋，願就教職。會 宣廟思得良憲臣，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每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然燭記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不知手舞足蹈也。丁繼母憂，服闋，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璡首薦公提調山東學校。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每臨諸生，必親爲講解，不事夏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楊文貞公薦，召爲大理寺右少卿。明日，轉左

不符弗王歙

少卿。公作大理箴以自警。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邪。已而遇諸途，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由是不懌。會有獄夫實病死，三年，其妾私於人，欲出嫁，妻弗聽，遂誣妻魘魅夫死。公爲辨其冤，都御史王文諂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留心理學，造詣益深。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公爲大理寺丞。時虜騎□①都城，公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接言論，遂訪策。 公曰，以天時人事驗之，此虜必宵遁。既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朝廷命將往征之，公督餉，事竣而還。景泰初，總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者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于法，明斷之譽播于民謠。刑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同事，嘆曰，如薛公，當於古人中求之。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名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有草

場火。朝廷欲置典守者罪，公力辨之，獲免。蘇松有饑民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衆皆畏勢莫敢發。公抗章辯之，文亦悟其非，獲免者甚衆。是歲公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召入内閣，知制誥。尋主考會試，事竣，轉左侍郎。居數月，公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爲教，嘗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②而還珠也。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乙巳八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配齊氏，贈淑人。生子四人，溥、淳、治、濟，邑庠生。孫男四人，繼登天順甲申進士。嗚呼，公之學，踐履篤實之學也。居恒每以聖賢爲師，隨其所寓，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之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爲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所著有讀書録二十卷③、河汾集，藏于家。

成化元年，監丞李紳首請公從祀孔廟，劉文安公繼請公從祀，言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名臣記

謙菴曰：讀書録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爲此言而已。困知録

弘治元年，令春秋專祀於鄉。隆慶五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傳道録

《國朝獻徵録》卷一三

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公墓誌銘　彭時

公諱瑄，字德溫，姓薛，山西河津人。曾祖常，祖仲義，父貞，世以經學相傳為儒家。仲義、貞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祖妣某氏，妣齊氏，俱淑人。洪武中，貞教諭元氏，齊淑人嘗夢一紫衣人前揖，既而有娠，遂生公。祖仲義筮之吉，曰：此兒他日必有大過人者。五六歲，目光如漆，讀書日記千百言。居母喪，朝夕哭奠如成人禮。年十二，隨教諭公官滎陽，監司得其所作詩賦，大奇之，因為延譽於衆。同輩見其才敏，詞工，亦無不推高之者。然志不以是自滿，及聞魏、范二先生自南方至，皆明於理性之④學，招延於家，日從講授，得濂洛諸書讀之，歎曰：此道學正脉也。自是用心益篤。二先生相謂曰：此子踐履篤實，真畏友也。永樂十七年，隨官鄢陵，補本學增廣生。明年，應河南鄉試，遂領解魁。又明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三矣。尋丁教諭公憂，塋祭一循古禮，不肉食者三年。是時從游者衆，公悉誨以理學。踰五載，赴京，簡授雲南道監察御史，監銀場。先是，監銀場者多致富，公獨廉潔著名，政暇，手不釋卷，精思妙契，殆忘寢食，至是所造益深矣。正統元年，以吏部尚書郭公薦，授山東按察僉事，提督學政。公曰：以規待人，學之末也。先榜諭學者，俾由經以求道，根理以為文，山東士習為之一變。未幾，用楊文貞公薦，遷大理寺少卿。時內臣王振權傾中外，或邀公往拜其門，公曰：安有受爵於朝，謝恩私門耶？拒不往。一日，遇諸途，公弗為禮，振不悅，會有死獄，實冤，公分辨之力，都御史王文知振嗛公，因誣劾公當以大辟。公怡然曰：辨冤獲咎，雖死何憾？在繫讀易不輟。後得大臣申救，乃罷官還家。家居六年，日以講授著述為事，後學成就者多。正統己巳秋，起為大理丞。時北兵犯京城，公分守北門，號令嚴肅。總戎因訪策焉。景泰元年春，師征叛苗，益急，公受命給軍餉。既至，見民供輸困敝，曰：敝中國以事荒徼，豈良策耶？即上疏乞寬賦緩征，不報，乃歎曰：民力竭矣，吾忍重急之耶？遂懇乞致仕。有惜公去者，力為調護

乃召還。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多犯罪、執法多貸之。公至、力抵於法、衆稱快、有薛公到來、始斷絶之謠。司寇楊公寧、都憲張公純俱以才名相尚、每曰、如薛先生、當於古人中求之、非予所及也。五年、召還大理。平反冤獄甚多。蘇州民有飢乞粟富豪不與、遂火其居者、事聞、命太子太保王文往驗之、文悉論以謀叛、并籍其家、至京、衆知其冤、莫敢言。公抗章辨之、得不死者百餘人。天順丁丑、英廟復位、進公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參預機務。尋命考會試士、論服其公明。自入内閣五月餘、卓然欲以正道匡時政、而武臣中有恃寵亂法者、公策其人必敗、乃懇乞致仕去。至家、四方從學者益衆、公誨之不倦。天順八年甲申六月十五日、以疾卒。庭有白氣上升、人咸異之。享年七十有六。所著有讀書録、御史箴、解大理箴、詩文集、藏於家。配寗氏、贈淑人。子男四、溥、淳、濬、治。治為邑庠生、與濬俱先卒。孫男四、祺、甲申進士、祐、禮、祜。孫女五人。公外和内剛、言温而貌肅。其為學與教人一以復性為要。嘗曰、吾日用間必體察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因其發見、恒加實踐之功。其語學者亦曰、為學不知性之至、不踐性之至、是徒學也。平生有得於此、故其持己敬以肅、其接人誠以恭、其出處進退光明峻潔、惟義是從、而於貴賤貧富、利害禍福有不暇顧也。此其履道惇德之實、豈一時名公卿所可及哉。公之塟、進士祺奉公門人閻禹錫之狀來求銘。銘曰、

世之誦公、正直廉潔。孰知其學、體究真切。蓋志欲探乎性理之淵源、行必循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斯其所以有異今人、而無愧往哲。我銘有徵、後之人將不信其為當時之傑也歟。

《明文海》卷四四一

薛文清公傳

本朝薛文清公名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幼有異質、因覩性理大全、嘆曰、此孔孟正脉也。其書不下數百萬言、悉手録之、至忘寢食。學務力行。嘗曰、聖賢千言萬語、皆

説人身心上事、誠能因其言反求之身心、擺脫私累、則身心皆天理矣。登永樂辛丑進士。宣德初、為御史。時楊文貞公在閣、求一識面不可得。正統初、提學山東、首明理學以淑人士、人稱為薛夫子。時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誰可為大臣者、皆薦先生。召為大理右少卿。三楊欲先生一見振、先生正色曰、安有受官公朝而拜恩私門耶。振聞、憾先生。會有獄夫病死、其妾欲嫁私人王山。山振姪也。正妻不許妾嫁、妾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先生辨其冤、都御史王文怒、譖於振、振嗾言官劾先生故出人罪、論死。先生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獄中日手周易誦讀不輟。將刑、神色自若。會王振一老僕哭於廚下、振怪問之、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耳。振問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備述其賢、振為之動。忽有詔赦之。通政李錫嘆曰、真鐵漢也。居家六年、閉戶不出、造詣益深。用侍郎江淵薦、起大理寺丞。時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其屋、竄匿海中。朝廷遣王文往案、文坐以謀叛、連五百餘家。先生抗章力辯、獲免。文謂人曰、此老倔強猶昔。陞南京大理卿。太監金英奉使南京、諸公卿共餞江上、先生獨不往。英北歸、言於人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天順改元、擢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一日召入便殿、上服小帽短衣、先生不入。上遽易服、入見、所陳皆正心誠意語。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先生持不可、不得。又見石亨等竊弄朝柄、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歸。至直沽、道遇風雨、舟不前、餱糧俱匱、日中猶未食、從者皆慍、先生歡然吟咏。居家八年卒。卒之日、作詩曰、土床羊褥紙屏風、睡覺東窗日已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

高攀龍撰　《高子遺書》卷一〇

薛文清公傳

公諱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曾祖曰常，祖曰仲義，皆通經，值元亂，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曰貞，洪武初，鄉薦爲真定元氏教諭，尋改玉田。配齊氏，一夕，夢紫衣人謁見，而公生于學舍，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也。初誕，肌膚如水晶，瓶五臟皆見，家人怪之，欲不舉。祖聞其啼聲，曰：體清而聲洪，非常兒也。卜之，旦吉，曰：此兒必振吾宗。乃舉育之。自幼書史，目輒成誦，端重不爲兒嬉。年十二，時元儒魏、范諸公以御史謫戍玉田，父延與講論經史名理，退謂人曰：聖門有人。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永樂初，父復除河南滎陽教，公年十五，諸生咸尊之爲師。滎陽陳宗問聞公名，請見，固辭不往。宗問就學舍求見，索其詩觀，嘆服，謂異日必爲大儒。欲薦諸朝，公以學未就，固辭。公自是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精思力踐，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尋父以故，鄢陵時例庠之科貢職教者充戍。父慮之，強公應河南鄉試。公勉就試，途中永樂庚子解元。明年辛丑登第。學士楊文貞欲館之，訓諸子。公固辭。時父任懷慶河內教諭，卒，公居喪服闋，碩就教職。會　宣廟思振風紀，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一日，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晤。公辭云：職在糾劾，無相見禮。三楊嗟嘆焉。尋差監湖廣銀場，黜墨剔蠹，風紀大振。手錄性理大全，晨夜玩讀，潛思密玩，值雪盈几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正統改元，初設提學憲臣，出爲僉事山東。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誨育生徒，先力行而後文藝，隨其才器成就之。諸生感慕，皆呼之曰薛夫子。時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薦公，因召爲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三楊以用公出振意，欲公一見振，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振聞，憾甚。會有獄夫實病死，其妾欲嫁，其私人妻勿許，遂誣妻魘魅夫死。公爲辨其冤，臺臣謟事振，劾公

受賜出人死、請廷鞫。振月、是固應死。竟坐公[illegible]、繫獄待決、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不輟。臨刑、大臣有伸救之者、得免歸田。公居家六年、造詣益邃。正統己巳、以言官程信等薦、起爲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先生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聞言論、遂訪策焉。公以天時人事驗之、策虜必宵遁、既而果然。貴州苗蠻猖獗、 朝廷命將征之、委公督餉。公贊都帥先布諭恩信、然後耀武、貴州遂平。事竣還。景泰初、公懇乞致仕、學士江淵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决、或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于法。他平反多類此。守備中官與安表誠時無與抗禮者、公至安、謂人曰、此與王振作對頭者、何可屈耶。午節餽扇、公曰此 朝廷禮、不敢受。府司冠[illegible]宰、中丞張純俱負才望、及與公同事、嘆曰、薛公當於古人中求者。又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illegible]餞于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于衆曰、南京好

官惟薛卿耳。御史劉孜薦公粹學篤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閒遠。乞召共帷幄之職。 上曰、内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允。壬申秋、召爲大理寺卿。時草場焚、 朝廷欲置典守者于法、先生力辨之、獲免。蘇松有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屋而竄海中、時遣王文廉之、坐謀叛。文時以宮保兼總臺憲、衆莫敢與爭、公抗章辨之、乃得減。是歲公復乞致仕、不允。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内閣。一日、召入便殿、 上方燕服、先生不入、俟上入易服乃見。時有矜迎復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代宋謀、凡事取必于智謀、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命主會試、録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曰平生所學惟此事、改晉左侍郎。居數月、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公諫不聽。又曹石用事、遂引疾致仕。石亨來視疾、曰先生既不留、願爲先生請 勑、即家塾敎授、且有以資養。先生曰、昔許魯齋去、元世祖賜勑書爲教、

魯齋懸之屋梁務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易若不辭官耶。乎嘆息而去。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甚衆。公隨其所寓、圖書篋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嘗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云。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人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爲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詩則古淡、出於自然。所著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而逝。時風雷大作、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壽七十有六。計聞、　朝廷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諭祭、營葬。子四、曰淳、曰滏、曰濬、曰治。孫祺、登天順甲申進士。隆慶辛未、允議從祀孔廟。

關中呂文　記公祠述公立朝風節詳矣。釋褐始、元輔延館之、固辭。列豸初、三公思見之、靡得。秉義特立、不濡迹于權璫。執法理冤、卒致命于圜室。逆罪蹈海、刑坐以誅叛、則固爭之、寧失貫臣之歎。端午、餽莚禮嫌于上須則力却之、不恤婪倖之怒。孱召而次且、思長孺之必冠。決退于先幾、繁稽生之屣醴。諸如此類、何皦然烈也。余謂公非直矯然以名節自樹者、讀其書、諷誦其緒言、蓋亦有原本矣。公嘗曰、心中無物、其大浩然無涯。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曰、大極中無物、外物於吾何有。人能虛中無物、則大極之妙可默識。曰、洗心退藏于密以約、失之者鮮。曰、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寡欲者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曰、人只一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無許多勞擾。曰、一身萬物皆天地公共之器、非己所能私。曰、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自能愛。曰、常默可以見道。曰、究竟無言處、方知是一源。曰、此理非利口辯舌所能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曰、應事以理、理在此、元不隨去。曰、應事已即休、不可留滯。余聞先生之教以復性爲宗、嘗曰格物只是格箇性、玩

[illegible]言誠亦知性者耶。學未知性而浮慕先生風節，鮮不爲殉名釣奇者。由有道者觀之，亦足羞矣。世何賴焉。

耿定向撰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一三

校記

①原書「騎」下字不清，據《古穰集》卷一三當是「薄」字。

②原書「買」下字不清，據右引書當是「櫝」。

③二十卷：右引書作「藏於家」。

④理性：疑當作「性理」。

明儒碑傳集卷十二

劉實　彭勗　黃潤玉　吳與弼
馬貴

廣東南雄府知府劉公實墓志銘　　彭時

公諱實，字嘉秀，號敬齋，姓劉氏，安成邑東竹江人。本漢安成侯禮之裔，曾祖懷古，學行卓異，與劉須溪先生爲倡和友。祖尚賢，考伯武，洪武中以才能徵，未官而卒。以公貴，贈承德郎、金華府通判，奉政大夫、順天府治中。母高氏，累贈宜人。公早孤，賴母守節訓育成人。年弱冠，補邑庠生，從吉水周學士功叙、張貢士箎永受書經。二先生見其聰敏，所業日進，亟加稱許。以書中宣德丙午江西鄉薦，庚戌進士第。奉詔依親進學。越二載赴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正統元年，授金華府通判。時金華適歲凶旱，民多鬻妻孥輸賦。公奏寬其征，且設法爲贖其孥。舊俗民貧，親死不能葬者多棄之。公嚴加禁止，或諭有力者收瘞，其俗稍變。義門鄭氏役爲夫于山西，甚病之。公爲奏復其役。至於興復先賢祠墓，修葺學宮，俱處之有方，不以擾民。民深德之。歲辛酉，應天聘爲同考官，簡閱精當，人服其公。被事至郡，有富民以殺人論死，獄成矣，公疑焉，密察其情，蓋告者故爲吏，實貧而狡，潛殺三人，以誣富民而奪之產，非富民殺也。立辨其誣，出之。衆服其明決。歲亢旱，屬邑雩久弗應。公齋沐一禱，即雨。所經行地，雨復隨至。一日行縣，始出郊，一狸迎拜于道。行十里許，復引類羣至，且行且拜。公下馬視之，羣狸馴伏，良久乃去。嘗夕寢夢神語以公署將火，公驚起。至廳事，火且然矣，因率衆滅之。其精誠感召類如此。既九載，聞母喪，不越宿即馳歸，居喪哀悴。服闋三年，不家居，起復陞順天府治中。府事劇，民頑，公蒞以公廉，凡所分理，民惟趍之。事以先集。三載賜誥，有廉介久著之褒。景泰乙亥，用薦入翰林修書。天順改元，復蒞府事。九載績最，陞知廣東南雄府。至則剗吏弊，蘇民瘼，捐商稅十之八九，取其一二以修葺郡學，不兩月告完。施爲有叙，民忭以悅。居無何，以愛民故，與中使有違言。文章入訴，值朝廷勇於爲治，欲别枉直，遂遣人逮之。民數千擁道泣拜以送。既至，事將白，以疾終。識與不識，咸悼惜之。實天順辛巳四月十四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公性剛直少容，行己峻峭，意所與者，無貴賤一接以溫顔，否則雖達官貴人，必面斥之，以故與人寡合。或勸之少貶，則曰：惟聖爲能剛柔合德，自大

賢以下未有不剛而能立者。自待益不變。歷官除三十年、不苟取民一介、終始以廉潔稱。所至惟一蒼頭執役、未嘗以妻子自隨。甘澹泊如寒素。雖居不庇風雨、與衣服什器弊陋不完、一不經意。人或迂視公、而公之視人蓋蔑如也。尤嗜經史、其涖公堂、或出與馬上、輒展卷吟誦。公退手一編、至夜分乃寐。有得即呼童張燈起書之。爲文平易雄渾、時有高趣。草書飄逸、師晉體。所著有元史略、孝經集解、小學集註、春秋集説、持敬録、詩文稿、藏于家。

《國朝獻徵録》卷一〇〇

庶吉士劉公實傳

劉定之

君諱實、字嘉秀、姓劉氏、吉郡屬邑安成人。安成在漢屬長沙國。景帝子定王發國長沙、分封其子禮侯安成、傳三世失侯。自是以後、史無所徵、然至今安成劉往往祖侯。其家譜亦屢絶不屬、猶云爾者、承其先祖父所云也。君居安成東竹江。祖尚賢、與須溪劉會孟爲友、有詩相唱和。會孟元初中老儒也。父伯武、國朝初用薦起家、後以君故贈順天府治中、母贈宜人、高氏。君弱冠爲邑庠生、從故翰林周學士功敘學書經、用以舉進士。時　宣宗皇帝方隆儒術、合前科丁未、是科庚戌、後科癸丑進士、共選得二十八人、比列宿數、學文於翰林、以先朝選士亦嘗若是、然後得其用故也。其號爲庶吉士、賜詩以勉其成、君俱焉。　今天子登極、君授官金華府通判。郡賦以旱歲逋不能完、民或鬻子女以足數、奏寬貸之、又贖還其子女。行諸邑督賦、至浦江。其丞王部、君鄉友也、具盤饌置諸館餽君、君謝弗納。坐郡署治公務、有間輒探架間經史閲視、事至乃掩卷、已則復然。郡僚或竊笑之、不爲改。郡中顔孝子、宗澤、吕東萊祠墓、汲汲修葺。鄭義門合爨世久、漸不能自以　又貿馬出丁供山西驛、以君言得免役。南京鄉闈較文、給帳幕衾裀、遂以爲贜、舊常然也、君卻還之。丁母憂、廬墓蔬食以終喪。擢順天府治中。民饋生鵞、不受、委而去之、君縱之門外。景泰中、召修宋元史於東閣、筆削任心、無所咨承屈遜。見所修不合己意、笑聲徹闕陛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稿示君。書未成、君以官滿擢知南雄府。府爲江廣要路、酋税鉅萬、官于是者鮮不盈饜、推其餘以待過客、亦無或觖望。君至、存税之一二以繕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松而已。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安、先遣騎來南雄視供帳、不如昔所聞、君又與騎抗禮、不假借

色辭。騎馳還南安，明日從中貴至，入驛與諸從騎弓劍列左右[①]。郡僚庭叅畢趨出，獨留君，詰以慢己，共肆辱之，庭中轟然。南雄民自驛門外爭入，爲君謝過，以身翼蔽，遂以君出。中貴見君得民心，徐問，知其平素，欲召釋前憾，君不復往。中貴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驛書，言公矣。中貴乃亦以驛書[②]兼程疾馳先聞。逮君至京入見，具言臣從官三十年，不以妻自隨，餐粗衣敝，欲爲　國家愛養所部民，不忍勞費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霽威聽其言，不復更窮治獄事，得釋有日矣，而以病卒，治喪于其所授業同邑士翰林張檢討振烈寓舍，季子于心在焉。長子敎仕爲武昌訓導。君卒，年六十有六。贊曰，予聞安成大夫士云，君喜著書，尤用意於春秋。中夜有得，蹴童子燃燈起書之，如獲至寶。斯可謂慕學矣，而其所行與古廉吏范丹、壓甑者何相異。學而知行之，誠難能也。然以是律己可爾，以是求合於塗之人，欲與己不齟齬，豈可得乎。位至郡太守，全而歸之，其託鑑於　聖明，爲幸已多矣。

《國朝獻徵録》卷一二二

山東按察司副使彭先生勗傳　葉盛

先生彭氏，名勗，字祖期，別號存菴。宋御史中丞思永十二世孫也。系出唐安定王後，吉州刺史玗始居廬陵山口。六世祖司農少卿少英從文天祥起兵勤王，始遷今永豐，故今爲永豐人。曾祖貴德以書經試不偶，乃業醫濟人，家有種德堂，蓋期待其子孫，所以識也。祖景忠，父叔敏。先生生有挺質，七歲日記數百言。嘗從鄉父老入佛寺，獨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爲[③]。人大奇之。父聞，私語之曰，爾能力學以繼前人聞[④]乎。即應聲曰，吾能之。於是遊從里儒，曾以南遊、大通經術。年廿六，登永樂乙未進士。念親老，乞敎職就養，得南雄府教授。在官凡得一美衣食，必先奉親。諸生化服。其爲教，以經書爲請講解爲先，作文次之。每選諸生之尤者，聚一室，同飲食，躬爲訓導，至終其任不替，造就甚多。雲南鄉試，得爲考官，驛舟抵廣南界，有攜臨安府生求見，贄以黃金，先生笑却之。三日復尾其後，因怒叱左右擒其人，不得。既至，方鎮諸公禮待甚厚，凡場屋事一惟先生言是聽。乃知黔國公晟、都閫昂二公以考官多[⑤]私，是科則各使人偵[⑥]之，獨先生嚴不可犯，故爾。九載，赴

吏部，以急闕仍除建寧教授，績效如南雄。有許宗道者，以醫書爲權要所獎，因中傷官民，人詣事之。按察副使土⑦增刷卷來，卧疾道中，許一女孫飲人家，而寘轎於生員游亨門。亨歸，怒毆其轎夫，許銜之，即以游氏父子魘魅入誣，且以其居近童五郎祠爲証⑧，遂逮亨叔父七人連罪，俱就其平民因神而下獄者四百餘家。且以增素敬先生，恐先生直其誣，弁譏先生不得見。一日官吏聚㨿，增言玆事不枉，人畏其威，皆曰然。先生獨立而言，游氏非巫者，五郎非邪神，初指地梁城人也，事載郡志，大人勿信讒。衆駭愕而退。少⑨選，召送志者入，乃大愧悔，盡釋無辜，增亦卒。正統元年，以少傅楊公士奇薦，召拜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儒學。師道卓然，教條畢立，寬嚴得體，一時東南士風翕然振起。已未廷試三甲魁選，悉出先生。至今論南畿提學，必以先生爲第一。靑浦嘉定縣民朱行等三人非謀殺人，建平縣民陳良二、陳文二等十五人非強盜，衆服其明。教官有持身不謹者，即就黜。揚州、安慶知府不稱，皆劾罷之。又幾九年，以内艱去。起復，拔授考功郎中。先是，司府州縣及雜職等官考滿當黜陟者，雖公罪，但經納贖，亦從私罪降用，不報爲私過者有罰。先生謂此不合公罪不降律。巡檢倉庫稅務河泊等官犯笞杖罪者，不論其功績，即於原授資級降用。先生謂此合從當歷資級降，庶不違定制。而前官文過，譯然指攻，以爲行之年久，即爲例，不宜遽更。部堂爲大閱洪武、永樂中已行卷牘，一如先生言，諱者始服。至於吏胥歷役多弊，言者方多法以繩之，得罪者相繼。先生謂法出奸生，若不爲定規易守，將攪撓不已。乃自入奏，詔可之，俾部堂議條例以進，考功爲之一清。獨趙侍郎者怙勢自用，與先生不合，嘗面以言誘之。先生應之曰，君所知守成憲，以合公論耳。若狥時于位，非素志也。遂奏先生學行雖優，疎於吏牘，宜詘爲郡。不報。已而竟用闕補山東按察副使，士論不能平。王文端公雖極知重先生，而亦莫能主也。未幾，有巳巳之變，廷議以先生可用，乃勑簡練軍壯，固守城池，督造軍器送京營。於是不憚出入之勞，雖荒崖絶島，必親歷，以伸究宣澤爲巳任，屢抗撫外安内之疏，直言不隱。如是者又四年，以老疾自陳，不許。巡撫者再爲之奏，始得歸。時景泰癸酉，年僅六十四。先生正學直道，確然自守，壯老一致，不爲流俗所惑。南雄學後舊有小祠，肖一女子中坐，俗稱之云靈甚，學官

弟子恒設祭。先生初至，家人夢縣卒有爲之私禱，遂安。明日，先生令積薪祠前，將實火焚之。後屢見光怪，有勸復之者，拒不納，怪亦尋息。嘗奏言：釋氏云，凡人平生所爲之惡，皆可修齋懺脫。道經有云，不忠君王、不孝父母、姦私邪淫之罪，亦可誦經而即減。爲惡明不天討，幽有鬼神，而曰齋醮可滅，豈理也哉。且修齋起於梁武，設醮起於林靈素，固非盛世可傳之典。誠世之大害，宜漸除之，以致去天下不係叢林寺院，停給僧人度牒，勅令年少僧尼還俗，禁止𠝹立菴寺，修齋設醮，庶治道可復。所至拳拳以名教爲事。若建寧胡文定、蔡九峯、眞西山輩，㫖賢堂秩祀之。嘗加漢五更桓榮、大司農朱邑、吳將周瑜、宋范文正公、胡安定、歐陽公、朱文公、游定夫、元高郵守李齊等墳祠，皆爲修建。又嘗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非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則其道無傳。所謂集羣聖之大成也。濂洛關閩之學，非朱子註釋六經而裒集諸子之言，則其學不明。所謂集羣賢之大成也。今　朝廷於孔子至矣，而朱子建寧舊宅有祠無祭，子孫身服徭役，誠非所宜。乞定議褒崇，幸甚。疏入，公議是。近年增入從祀者多大賢之後，累加恩典，先生有以導之矣。

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山東郡邑通志，勝覽等集，纂于濟南書傳通釋，傳學者。又嘗集朱夫子以下讀書規範，名曰讀書要法，若干卷。門人葉盛曰：先生剛方正直，道大而才高。觀其在學校，在藩臬，在考功，皆有成蹟，而獨不爲時輩所容，大都可知已。使當時處先生而得其宜，則所以發揚經訓，丕變斯文，不猶有可望者乎。昔張子厚浙東按獄，明道先生特疏懇留。彭先生則既留不聞，吏牘之詆矣，乃備以一祭官之亞。僕僕走塵埃中，道老且休，不聞有明道者出一言留之，先生亦不遇也哉。先生亦不遇也哉。

《國朝獻徵録》卷九五

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南山黃公潤玉墓碣銘

楊守陳

山環吾郡、而其南若金峨、諸峰尤峻秀、先生樂之、故自號南山、而學者稱南山先生、無與辭。先生嘗仕有官階矣、[10]不稱其官、獨舉其號、而先生之者、崇其道也。先生之道性於天而成于自得、其學以聖賢爲一鵠、以知行爲兩輪。嘗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此其所以學而道也。[11]方其少時、已負文行之譽。及其壯、強益修、耄老不懈、德足玉[12]于家、功足昭於時、言足立於世、其可謂有道而善文者與。先生諱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曾祖長卿、仕元解浦巡檢。祖啓翁、隱鄉授徒。父艮、以先生貴、贈文林郎、行在交阯道監察御史。母嚴氏、贈孺人。生母史氏、封大孺人。先生方五歲、侍母病、夜不就寢、家人已稱其孝。六歲就塾、坐立屹然、不與羣兒同。書過目輒成誦、師奇之。十歲行道、見遺金不拾、詭人悉嗟異。歲十二、聞郡守王公璡舉鄉飲酒禮於郡庠、往觀之、默識其儀、歸書于冊、師愈奇之。歲十有三、時改示水樂[13]、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請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踰年抵京、受屋北城外十里所、沙漠沍茫無人烟。先生與同役築室城北間[14]、傾貲給徭賦、坐圃鬻蔬以爲生。人不堪其劬瘁、先生安之。稍隙、輒肆力於學、以己心爲嚴師而蘄造於賢聖、擇然後語、揆然後動。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宿其家而同賈、先生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其慎行若此。里中子弟多從之、因教且學。問爲文辭、不作組麗斬刻之語、而理致淵永、人喜誦味之。補郡庠生、京闈鄉試、擢禮經魁。會試、授建昌府學訓導。丁文林公憂、改訓南昌府學、蔚有聲績、用薦拜行在交阯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廣、澤斥藩臬郡縣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威望赫然。英廟即位、以學政衰弛、命廷臣舉有學者爲憲臣以董之。楊文貞公以先生薦、遂陟廣西按察司僉事。屏浮薄、奬賢俊、士風丕變。時寇起軍興、都指揮吳某妄掠子女萬餘口、先生劾而歸之。副使李[15]立入民罰死[16]罪且數百人、亦爲辨出之、萬口稱快。南丹衛在萬山中、瘴甚、戍卒歲死或饑、爲奏徙于夷曠之地、人感之至今。丁史孺人憂、改湖廣按察司、布憲亦嚴。巡撫都御史李實張甚、藩臬皆折節下之、先生獨無加禮、而連黜墨官二人、文皆其鄉戚也、故發憤誣奏先生不

諳刑律，先生弗辨也。左遷和州含山知縣。洊麻湖以復適税，閔蘆塲華其積弊，徭均訟平，民咸悦之。請老致仕，尋以子隆貴封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以閒居間出，日惟玩味經義，無厭足。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遂取儀禮分爲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末，亦各有義意。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别爲一卷。通五卷，皆爲之註釋，總曰儀禮叢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奥，撰學庸通旨。以禮記深衣制十有副，鄭氏誤註爲裳，而玉藻長中繼掩尺注亦誤，撰考定深衣古制。以四明新志蕪穢，撰寧波簡要志。以道德經、陰符經古註皆昧，各爲之註。嘗因安遠侯柳溥問古兵法，爲註孫子。其他備論理事曰南山録，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居二十載，壽八十有九而卒，時成化丁酉五月二日也。嗚呼，詩有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人之重於典刑也尚矣。吾鄞風俗自古樸淳，大里之高節，董溪之純孝，可徵也。宋慶曆、淳熙以來，諸老傑出，表以馴行，闡以正學，既駸駸於古矣。有國初，士猶修德行，礪名節，尚道學，而文藝仕進不甚貴之。逮於今，則文藝日以盛，仕進日以煩，而向所謂德行、名節、道學者，或莫知省。於是老成人凋謝盡矣，而先生巋然若魯靈光之獨存。後生小子有志于古者，尚可憲而乞焉。今亦已矣，噫可痛哉。先生性剛介，寡交游，其所稱許者，四方若李文毅公時勉、薛文清公瑄，不過數人，而鄉邦尤鮮，獨與守陳祖考栖芸先生。雖顯晦不倫，而以道德相契，往還間，人見兩先生皆偉貌豐髯，莊重嚴毅，畏之若神，莫敢即所談惟性道之原、文辭之奥，未嘗一語及世故。守陳少撰杖屨，侍側，聞緒言爲多。長與隆同舍講學且久，逮先生歸老，尚時獲親炙之，故知先生爲深，宜隆之以銘屬之也。先生室范氏，封孺人，贈安人。繼室徐氏。五男：長性承，新訓導；次毅；次道，宣義郎；次隆，以進士累官四川按察司副使，褒毅文雅，政聲彰甚；次遠，國子監生。孫男二十有七，曾孫男十有九。先生位不滿德，而年齡之高，子孫之顯且衆，若償之矣。况又有不朽者在乎。

《國朝獻徵録》卷八八

吴康齋先生與弼行狀　婁諒

先生姓吴氏，始祖諱兢，汴州人，貫知經史，方直寡言，

唐睿宗時累遷諫議大夫。七世孫諱宣、娶蜀主孟昶女、徙居撫州、子孫因家臨川之桂洲。高祖諱昇南、號南窓、工詩、吳文正公序其集。曾祖諱術、號楚江、博學、詞藻清麗。祖諱滢、號逸遇、徙居崇仁之蓮塘。父諱溥、字德淵、號古崖、國子司業、剛介自守、所爲詩文有古崖集。母裴氏。先生以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亥時生。逆遡夢祖某一藤盤旋而上、問甚物、一老人此爲何藤、答曰扳帳藤。翌日生先生、因名夢祥。長諱與弼、字子傅、號康齋。繼母鄭氏。先生資稟英異、八九歲時已負氣岸。讀書鄉校、嶷然有立。侍親京師、習舉子業、科第可期矣。永樂己丑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錄道統之傳、心慨慕焉。及睹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之上、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爲、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者二年。辛卯冬、以用工過苦致疾、遂還鄉。遺風舟幾覆、衆皆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坐。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居鄉動必以禮、或笑其迂、或哂其倸、先生介特泒然、不少變於俗。蓋其涵養體驗之功深、故定力如此。每旹說太學、粗衣敝履、人莫識其爲司成之子。里閈之人多橫逆、弗與校、益厚其德、久而從化。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稼穡、手足胼胝、非其義、一介不以取諸人。好學之篤、不知晝夜寒暑、或在途、或夜牧、或枕上、亦默誦精思、無一雜念。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自強不息、日新程課、世利紛華毀譽欣戚、不一動其心。古之聖賢嘗形諸夢寐、昨非今是、日改月化。門人胡九韶嘆曰、先生可謂日進無疆者矣。先生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圭角。然當風頽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深慨嗜利者多、師道不立、四方來學者却其束脩、雖饑寒切身、有所不顧。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進學。九韶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惰志矣。嗚呼、天所以困窮拂鬱其身、蓋欲堅志熟仁而勝[17]大任也。及其工夫貫徹、不怨天、不尤人、動靜語默之間、莫非鳶飛魚躍之妙矣。其事親則致其孝、親心或有不順、負罪引慝、終亦底豫。幼失所恃、事繼母如所生、待異母諸弟友愛兼篤。夫婦之間未嘗有惰容、接朋友以誠敬。講論義理、每忘寢食。待親賓隨其所遇、不寔其所

無。間有寒士欲就學者，輒館穀之，惟恐人不入于善。歲凶，餓莩相枕，勸諭富民發廩賑濟，全活者甚衆。里有灌陂濟池久堙爲田，率鄉人開鑿修築之，人有所賴。倡明正學，遠近尊信，皆知崇禮義，斥異端，惟恐不遊其教爲恥。先生於世味淡然，年十九，嘗從楊洗馬學，見先生器識超卓，未嘗以子弟禮相待，情義極厚。洗馬位居保傅，屢欲擧於先生，竟無一字相答。先生道益高，譽益盛，天下仰之。縉紳尚德之士，累上章交薦，俱引疾弗起。天順元年十月，忠國公石亨上疏論先生學行之高，士類爲之矜式，朝廷宜禮聘至京，崇以祿位，俾展嘉猷。 英宗皇帝允其言，遂遣行人曹隆賫詔，仍賜禮幣，往起先生於家。十二月，行人奉詔至小陂。二年三月上道，五月壬寅至京，授左春坊左諭德。先生疏辭職。 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尋遣使賜鈔羅羊酒柴米，續奉 旨，朝廷久聞高誼，特用徵聘。今惠然遠來，朕深嘉悅，然幣以將誠，官以命德，禮非過也，不允所辭。士友咸勸先生就職，先生曰：淺陋之學，衰病之軀，豈堪任職？苟就職，便須屹然風采動於朝端，方不負天書期待之重，豈敢但爲循尋已哉。甲辰，再疏辭職，奉 旨，固知本心不干仕進，亦不煩以冗務，特處以宮僚之職，不必再辭。戊申，學士李賢請 召先生入內閣講中庸。己酉，三疏懇辭，奉 旨，固辭雖得難進之義，揆之中道，無乃過乎。欲觀著書，可勉就職。丙辰，先生令子瑱赴吏部告疾，部以疾聞。 上知先生終不可留[18]，略有允辭之意。七月庚寅，四疏終辭。奉 旨，既年老有疾，不能供職，准辭。丙申，進封事，一曰崇聖志，二曰廣聖學，三曰隆聖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謹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濟百僚，八曰齊庶政，九曰廣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語載集中。己未，召入文華殿， 上眷注無已。丁寧勉之，著書垂後，賫以銀幣，給以月廩，復遣行人王惟善送歸，仍賜詔褒嘉，以示拳拳之意。先生既辭， 上令內官傳旨勅行人惟善曰：天氣近寒，吳與弼年老，一路好生看顧，莫教他費力。 上之眷遇亦云至矣。先生拳拳愛君之誠，豈忍遠去，豈不欲行其所學以繼二帝三王之治，顧乃懇辭者，蓋有不得已焉耳。己卯九月，遣門生車泰進謝表。辛巳冬，先生適楚，拜舊師楊少傅之墓。壬午春，適閩，拜朱子考亭，以伸平生慨慕之懷。己丑十月十七日卯時，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九。先生間氣所鍾，挺然獨立，上無所傳，聞道甚早。其爲學也，專

德性以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以盡乎道體之細、反躬踐履、隱顯一致。其成德也、人欲盡而氣宇和、大本立而達道行、知足以周萬物、道足以濟天下、其心歉然未嘗自以爲足也。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發、善啓迪人、聽其言者莫不踴躍思奮。恒舉程子之言勵學者曰、言人當以聖爲志、言學當以道爲志。然進修不可躐等、必先從事於小學以立其基、然後進乎大學以極夫體用之全。讀論語則以博文約禮爲要、孟子則以克四端求放心爲本、中庸則謹乎存養省察之功、以致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易宗程朱而鄙後世新奇之說。書則古文雖致朱子之疑、或者以爲僞書而刪之、先生以爲古文雖平易而義理亦精深、固不得而去取也。朱子詩解已無餘蘊、春秋則本程子而資胡氏之發明、三禮則講而習之、以見聖人品節之詳。嘗嘆宋末以來箋註之繁、率皆支離之說、眩目惑心、非徒無益而又害焉。故不輕於著述、異端雜說不接於目、俗儒之說一覽而得失瞭然、理明義精也。程朱之言、不忍釋手、心契道合、無古今之異也。所爲文皆積中發外之實、清明峻潔、曲折迂紆、讀之使人自然興起。詩則本乎情性、原於義理、殷采雅淡、有盛唐風致。日錄記日新之功、發自得[19]之蘊。旨大小皆[20]得音韻、自成一家、而妙造於化。天文地志、律曆醫卜、罔不究其說。若先生可謂全人矣。嗚呼、紫陽沒世、道統無傳、所尚者文詞訓詁、功名利欲而已。先生傑乎百世之下、慨前迹而啓其任道之機、遠續洛閩之絕學、誠賢古之豪傑也。平生歷患實多、務學甚苦、竟不獲少試於時、惜哉。先生永樂壬辰始居貫泉、宣德戊申居小陂、正統庚申居穠湖祖基、二載而復居小陂。成化八年十月乙酉、葬本邑五十五都羅原岡。娶五峯陳氏。子一人瑛。女三人、長適豐城胡全、次適同邑饒循、幼適臨川饒協。先生沒有年矣。瑛以諒受學門下、俾狀先生之行。顧諒之淺陋、何足形容萬一、特述聞見之梗概、以詔後世云。

《國朝獻徵録》卷一一四

贈中大夫光祿寺卿馬公墓表

公諱貴、字尚賓、以字行、號靖川、姓馬氏、三原丁村人也。正統癸亥、公没、弘治甲子、冢宰端毅王公表其墓。嘉靖癸巳、以孫谿田子貴推恩贈官。皇帝若曰、處士貴、光祿卿理之祖父也。篤孝友于家庭、化良善于里黨。優游不仕、人稱靖節之風。授受有徒、世仰河汾之化。其贈中大夫光祿寺卿。理者、谿田子也。谿田子思所以貽皇恩、光先德也、故再表其墓、以文命予。曾祖仕祿、服田求志。祖彥真、膂力絶人、能舉牛馬、逾垣度險、徙居王村。元亂、避兵淳化山中、卒全其家。洪武四年、天下大定、乃返王村。村人盡死於兵、廬室盡燬、乃徙丁村云。祖妣徐孺人、太原同知睦嚴先生女也。父仲良、仁讓謹飭、口不言人過失、與人交、久而敬之、處鄉里、犯而不校。嘗有野鴿羣集所居廬、若忘機者。將卒、出末命一編、皆篤厚親故鄰里之説、子孫至今珍存云。妣傅孺人。生公、予讀馬氏家史、而知谿田子所以大也。夫湍不急則淵不深、畜不極則發不輝光。馬氏自仕祿以來、篤行可欲、代為善人。及公則日新充實、益弘世德、使當時置之廊廟之間、加之烝民之上、其施為建立、豈不道充富有哉。乃竟抑而莫伸、隱没岩穴、乃今谿田子興焉、急而淵、畜而發、孰謂非公所不盡哉。請詳論公世而表其墓。公幼而靈俊、徐孺人教之學、乃日夜誦讀太原遺書、即能曉識大意。家貧、弗能時具紙筆、常以荻畫地學書。及長、友同邑杜知府棠、張教諭顯、石處士彥華、高處士銘、切磋講輔、考尋載籍、上稽天文、下測地理、中極人事、然未有指歸也。一日、徐孺人語之曰、吾聞之爾太原外府君、道在中庸、不必旁求也。公悟、遂專意中庸、師處士敏、深于中庸者也。又相與研極中庸之理。公南居丁村、處士北居巷村、間有石橋、每相過講有遺論、送各期于橋則止。一夕自巷村歸、論難不已、不覺其曙也。忽見行人過、始別去。鄉人因曰分袂橋。久之、於六籍兩間無弗見中庸、而日以自學、舉以教人者、皆中庸也。吉士解栖霞嘗就問、退而嘆服、贈

公詩，有公生質類顔淵之句，一時學士大夫皆尊信之。公于中庸益手舞足蹈矣。永樂中，詔舉隱遺，有司以公應詔，不就。公能用周易六壬皇極諸書占事知來，皆奇驗。事親孝，父病，藥不即功，乃割股肉和羹以進，疾遂愈。時杜知府、師虞士皆親喪廬墓，人稱三孝子云。公生于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卒于正統八年癸亥，年五十。預知卒期，語門人曰：某日日入時大風，吾歸矣。果如期卒。葬于丁村之樸頭田，杜知府所相地也。門弟子服心喪，歲時拜掃其墓。涇陽周銘者過墓必拜，告所如還反面。公所著有語録一卷、周易雜占一卷、中庸講義一卷。配張淑人。古有恒言，探數原者鬼忌，泄天機者神嫉。由漢以來，京、翼、李、邵之流皆能察兆知先，洞照今古，禎祥妖孽毛髮莫逃，然卒不能自有其身。嚴君平、邵堯夫蓋能將之以德，則鬼神之道自我出矣。如公者，方且慶延嗣世，綿綿無窮，豈特身安而德尊也哉。御史大夫何柏齋謂當與君平、堯夫同傳，信矣。予又謂中庸之旨原誠明于天道，致精一于人心，其極至于位天地、育萬物。公能升其堂而窺其大焉，雖與程朱之徒同傳亦可也，益見黔田子之興，源流深長矣。

韓邦奇撰　《苑洛集》卷七

校記

①列：《明名臣琬琰録》卷二四作「羅立」。
②書：右引書作「馬」。
③爲：《明名臣琬琰續録》卷一〇作「焉」。
④人聞：據右引書當作「聞人」。
⑤多：右引書作「營」。
⑥傎：據右引書當作「偵」。
⑦土：據右引書當作「王」。
⑧「証」字下右引書有「增入其言」四字。
⑨少：右引書作「部」。
⑩「不」字前字不清，據《明名臣琬琰續録》卷一三當作「皆」。
⑪學而道：右引書作「道而學」。
⑫玉：右引書作「重」，當是。
⑬改示水樂：據右引書，此四字似當作「改元永樂」。
⑭間：據右引書當作「閒」。
⑮「李」字下右引書有「公」字。
⑯間死：右引書無「間」字。
⑰「任」上字不清，據《明名臣琬琰續録》卷一〇當作「大」。
⑱可留：右引書作「可以強留」。
⑲自得：右引書作「事理」。
⑳皆：據右引書當作「楷」。

明儒碑傳集卷十三

劉觀　于謙

劉觀傳

王時槐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生有異質、自少有巨人志。既就傳、經傳子史靡不淹貫、下筆辭氣逸發、率屈其名病。正統戊午、舉江西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未幾、以疾告歸。尋丁內艱、服除、遂堅卧不起、杜門謝俗、以讀書養性爲事。四方來學者日衆、隨才造就。縣尹劉庶爲築書院於虎丘山、題曰養中、取劉子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之義、因顏以見志。所居四壁、書儒先入德造道、脩己治人之事、以備觀省。復列責志、恒心二圖于座左右、又大書誠明敬義四字、各爲箴以示教。嘗語諸學者曰、小學一書是教人做人樣子、到老須以此立脚。又曰、吳文正公嘗云、一舉作狀元、使謂事業了當者、鄙人也。斯誠確論。又曰、吾幼見青紫赫奕、知進士之貴、輒慕爲科舉之學。既卧病京師、讀儒先諸性理書、乃知科舉上更有此學、又輒慕爲之。今殊覺進士非貴也。或請著述、曰、朱子、吳文正之言尊信足矣、何復言。問取勤儉恭恕作四箴以教其家、取呂氏鄉約表著之以教其鄉、冠婚喪祭悉如朱氏禮。家有孤發不能自存者、隨力周養之。觀爲人尚質行、終其身飯脫粟、服澣袍、澹約不異貧生。每旦祇謁先聖畢、即凝坐一室、竟日無惰容。隆寒盛暑不少輟。嘗有詩云、願做好人清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汚。康齋吳與弼嘗誦其言以語人曰、觀此足以知其操矣。書院之退居曰卧廬、學者稱爲卧廬先生。

《國朝獻徵録》卷一一四

大明故少保兼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于公神道碑

憲宗皇帝紀元成化之初，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公之子冕歸自謫所，即衘哀列疏以訟父寃。上聞而憫之，追復故秩，遣行人司行人馬瓛往祭其墓。其文有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由是天下稱快，曰此誠天日開明，公道暴白之秋也。於乎休哉。已而杭之父老白於廵按監察御史，請即公所居建祠祀公，榜曰憐忠，遵制詞也。今上皇帝紀元弘治之初，訓導儲衍奏公功績宜賜贈謚，立廟以祀，言甚剴切。禮部將上其事，會給事中孫儒復言：古之節義則諸葛孔明、張巡、文天祥，今之節義則李時勉、劉球與公，宜一體報祀，以厲後來。廷臣合議以聞，詔歲一祀公于鄉民所立祠。未幾，冕以應天府尹致仕歸，復列公平生行業，請如制贈謚，以慰泉下，累數千言。事下禮部議，僉謂古今人臣能為國家建大議成大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沒則有褒恤之典。若前岳飛盡忠報國，死非其罪，其追謚祠祀在宋具已舉行。公之受寃雖同，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宜如其子所請。制可，賜謚曰肅愍，建祠于墓，表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其文有曰：遭時艱危，安內攘外，社稷之功，世永不忘。復賜贈官誥，其畧曰：當皇祖北狩之時，正國步艱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障家邦。迴鑾有期，論功應賞。不幸為權奸所搆，乃隕其身，輿論咸寃，恤恩已錫。茲復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用昭旌崇之典。天語丁寧，垂之萬世，蓋至是而公之寃以白，公之功以著矣。於乎休哉。於是冕抵書京師，謂岳在里姻之末，又適官禮曹，親承德音，宜為其述其事，勒之墓碑，以昭示無極。岳不敏，何足以知之。按狀，公諱謙，字廷益，姓于氏，號節菴。其先家河南，七世祖某仕金為汾州節度使，知開封府。六世祖某，階朝請大夫，廷津令。五世祖某，宋遠大將軍、沁水令。金末兵亂，譜牒散佚，僅存官秩而亡其諱。四

世祖諱伯儀、金亡、奉母遷雲中、元初收括新附、復遷薊州、仕至朝列大夫、太常丞、兼法物庫使、累贈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妣晋、贈河南郡夫人。高祖諱夔、起家中書掾、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妣張、贈河南郡夫人。曾祖諱九思、階中奉大夫、湖廣道宣慰使、都元帥、延祐間為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于杭、故今為錢塘人。祖諱文、入國朝仕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諱彥昭、隱德不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少保、兵部尚書。曾祖妣馬楊、祖妣施、妣劉、皆贈一品夫人。公生有異質、甫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長游邑庠、領永樂庚子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宣德紀元丙午、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公風儀峻整、音吐鴻暢、每日侍奏對、上必注聽。院長都御史顧佐風紀甚嚴、獨器重公。巡按江西、奏白誣獄、出數十百人於死。劾治王府之以和買害民者、一道肅然。比還、復同錦衣官校往理官舡之

貨私鹽者、公不避權貴、河道以清。上親征武定州、罪人既得、命公數其罪、公辭嚴義正、肆口而成、大稱上旨。師還、受賚與從征大臣等。自是受知於上、屬意用公矣。庚戌、河南、山西災、廷議必得大臣兼理之、上親署公名、擢兵部右侍郎、賜勑以往、年方三十有三、朝野榮之。公感上知遇、夙夜經畫、遍歷梁晋閒、問民之所欲惡而興革之、民大感悅。九載秩滿、進左侍郎。公在鎮久、多善政、在河南者尤著。若勸民糶粟、官為收糴、以備賑荒。預擬河患、督採近地草束、以備築堰。公度積久易敗、即減價而糶、旁省亦獲以濟征輸。脫有贏餘、即以鈔折納、官民交以為便。歲旱、奏減存留粮草、積誠以禱、雨澤民忘其災。河流歲衝土城、遂築大隄以障、植柳以固、立鋪設夫役以備修補。復植柳於道、以蔭行旅、鑿井以濟道渴、迄今存焉。時議者欲移山東薪炭及大名牧馬於河南、公抗疏止之。山東、陝西民流徙其地、公為立里以居、給田以耕、不使貽患地方、後皆視以為法。其在山西、奏革大同

鎮將後軍耕種之弊、盡入其田為軍屯。復以大同遠在北邊、乞專差御史一員巡歷其地、庶奸弊可革、遂為永例。議處修築鴈門軍役、議減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奏減七分之一以甦民困。時災傷流移、公設法招徠。又恐復業者殫於徵輸、無復固志、即奏免所欠稅粮。復請著令、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為殿最、使知警焉。其地霜早田薄、收當輸邊者多折賫金銀、姦民恒竊以逃。公奏遣官觧以懲其弊、且請免煎銷以便分給、尤為民利。公嘗自河南抵山西、夜經太行山、有羣盜持兵喊而前、從者駭愕。公厲聲叱曰、汝何為者邪。盜聞公言、大驚散去。其德威所著如此。有叅議劉孔宗者、律已甚嚴、頗與流輩寡合、衆搆贓罪汙之。公知其誣、即奏白其事。恒以盈滿為懼、請舉叅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中璫王振方用事、有御史姓名類公者嘗忤之意、以為公、遂乘機嗾言者劾公擅舉自代、罷為大理左少卿。二省之民倍道赴闕、交章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公為請、乃復命巡撫、實

正統丙寅歲也。明年、復為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公考妣相繼歿、皆命奔喪、兩遣行人汪琰抵杭賜祭治塋事。懇乞終制、不許。又明年己巳、酋長額森寇獨石馬營、至秋遂猖獗、上下詔親征。公與尚書鄺公埜上言、邊防將士皆可托以制敵、不必上煩六師。且皇帝宗廟社稷主、無親臨戎。懇留不聽。八月望日、師次土木、寇奄至、主將失律、王師敗績、皇輿北狩、宣府懷來僅以自保、沿邊城堡奔潰一空、京師大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號泣、誓以滅寇。將議集兵為守護京師計、會皇太后命郕王監國、以係人心、于時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王始攝朝、倉卒未定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衆起捽順擊死、復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班行諠雜、無復朝儀。王疑懼、屢欲退、諸大臣亦多歛避。公堅立不動、時掖王請留、且請降旨宣諭羣臣無擅動、振罪俟請命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將軍亟擊二內侍死、衆乃定。退朝、漏過午刻、公袍袖為裂。吏部尚書王公直

執公手曰、今日正賴公等。若某百輩何能為。公辭謝不敢當。進兵部尚書、固辭不獲、始就職。公受任多事之際、首劾扈從失律者、武臣顧興祖輩皆宜議罪以聞、庶後之任事者知所用命。從之。王嗣位、尊上太上皇帝號、改明年庚午為景泰元年。公入見、泣對曰、額森不道、犯我邊疆、邀留大駕。彼既得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豫為計。過者各營精鋭兵械且盡、宜亟募兵、易漕卒以備調、令工部分局治兵器以備用。京師九門、尤為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張軏、張義、雷通分兵以守。選給事中、御史王竑輩佐之、列營于外、以振軍威。徙郭外居民於城内、隨地安插、無為寇所掠。通州所積粮數百萬、挽運固難、棄之或以資寇、宜令在官食粮者悉詣關支。人以多寡受粮而歸、坐集京師、庶幾兩便。大同宣府常經寇剽掠、請勑各地守臣協力防鎮、訓練修飭、務使有備。至於選任人才、尤為至務。文臣如軒輗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為將帥。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効則治臣之罪。上皆嘉納行之。時邊報絡繹、訛言萬端。公先事豫防、達權制變、眾視公以為安危。太監喜寧、北種也、土木之潰、降歸額森、因為之用、導之寇邊。寇奉車駕趨紫荆關、京師戒嚴、朝臣至有挈家南奔者。侍講徐珵因謬言占象、倡議南遷。事聞、六宮人心動摇。公為慟哭、抗言于廷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在此、此而不守、去將何之。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監[1]也。上是公言、守議遂定。主將石亨復為異議、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胄、出營德勝門外、閉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自倍。十月朔、額森入紫荆關、傳言送駕還京、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為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却。額森次至城下、對我壘而陳、駕亦在北營、覘我軍嚴肅、不敢有加於我、我亦不敢向寇輕發一矢。喜寧唆額森邀大臣出議和、且需金帛萬萬計、蓋强所難從、以起釁耳。對壘凡七日、是為十月既望、寇移

踉漸遠、乃舉砲擊寇營、寇死砲下者萬計、額森大沮宵遁、京師解嚴。時謂不戰而屈寇兵、實天生公以為社稷也。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固辭、久之乃受。嘗謂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今日惟有聲罪討賊、復還車駕、乃臣子之職、他復何言。大同參將許貴奏欲遣使議和、以緩寇兵、徐為討伐計。公謂去冬嘗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厚賫金帛以往、寇輒深入。繼遣通政王復、少卿王榮往議迎復、亦不見鑾輿而回。寇譎詐叵測、和不足恃。况與彼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理不可。萬一可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害、違之則變、勢亦不可也。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鋭、無輕遣使、以取其侮。從之。公以涿、鹿、真、保、定、易州皆京師近地、兵力單弱、雖嘗遣都督劉安率兵巡視、猶恐寇方遠遁、或肆剽掠、力弗能及、即奏遣都指揮陳旺、石端、王信、王釭輩、分益以兵往為之援。復請勑右都督楊俊節制之、民恃以安。又以寇之深入、必先攻犯白羊、紫荆、倒馬諸關、復奏撥京兵

與原守官軍互為應援、俾無債事。諜報寇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甚急、遠邇騷動。衆謂宜急發兵往援、公不為動、即奏上方畧、密授亨等、仍令各營選調軍馬、若將赴日大舉者。旋報寇已出境、乃服公料敵之審。公謂喜寧不除、寇卒弗靖、乃以計授楊俊、擒送京師、公廷劾其罪誅之。自是寇竟畏憚悔禍、不敢復犯矣。辛未、額森遣使入貢、請送大駕還京。朝廷疑未之信、下廷臣議。公曰、此天意也、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以承天心。萬一寇果懷詐、我有辭矣。議乃決。秋九月、大駕至自北營、衆韙公一言之重。時邊事稍寧、公益修安內攘外之政。河間東昌諸處、永樂間安置降寇甚衆、方寇入邊、勢欲乘機而動。公因南征、奏遣其有名號者以行、遂留於彼、以為潛消之計。天壽山、祖宗陵寢所在、而無城郭、寇嘗犯其地、乃奏起成山伯王通城昌平、徙兵民其中、以衛陵寢、且重邊關之援。臨清漕舡所經、商舶輻輳、實喉襟之地。寇入邊時、嘗

有往據之謀，乃奏遣平江伯陳豫築城以守，遂爲重鎮。尋諜知爲寇謀者，乃我亡命小田兒也，適雜北使中來瞰虛實。公奏授計于侍郎王偉，因使大同道誅之。初，北邊獨石馬營八城爲寇所據，公謂此不可棄，即奏起都督孫安，授以方畧，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由是八城復完。公謂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或遇調發，動相選擇，兵將不識，卒難濟事。乃議以諸營馬步兵擇其精者十五萬人，分爲十營，各立名號，每營以都督一員總領之，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一員，每千用把總指揮一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團詰②訓練，體統既定，兵將相識，有警當調某營，則自其總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兵制之善者也。故其法迄今守之。揚俊議奏盡出京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寇，可以得志。公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寇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謀也。上從公言。俊素跋扈，時謂公此議足以奪其心。是時浙江、福建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東則有黄蕭養，乘時竊發，殘破郡邑，一時命將出師，皆出公籌畫。雖遠處千萬里之外，懸制切中，不啻親歷其地，卒用勦平。貴州苗賊作亂，侍郎何文淵奏乞罷布按司，復置宣慰司，以土官涖其地，留都司以轄諸衛，遣大將鎮之。公謂貴州自祖宗開創餘八十年，顧因小寇遽隳成功。況土地人民皆受之祖宗者，豈可輕棄？事遂寢。公念北寇既平，軍國之務可緩，懇辭兵柄，復以天變乞罷，皆不許。初，額森犯京師，石亨因公成功，驟躋侯爵，心不自安，乃奏公功宜官一子，朝廷即授冕府軍前衛副千户，累疏懇辭，且曰：縱欲爲子求官，亦不當假手於亨。不許。既受命，語冕曰：我本書生，當聖主憂勤之日，分以死報，顧功微報腆，爾宜砥礪名節，毋忝恩命。朝廷復於京師之西賜公第一區，公上疏辭，謂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況星文示變，正宜貶損，豈可厚享以重咎愆？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盔甲袍帶之屬移置第内，封識加謹，

時一往視焉。公素苦痰喘、恒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疾作、上遣太監興安、太醫院使董宿來視。宿云、此非竹瀝不可愈。安為上言、且奏公自奉儉約。上親幸萬壽山伐竹以賜、仍命計公所用、悉給自尚方、蓋異寵也。病少間、復懇乞罷歸、不許、特降勑諭留。免公朝參、屢遣中使促公出視事、為上所倚重如此。公握兵久、號令賞罰皆出於公、言議所及、宿將斂伏、亨等不能措一辭。亨素貪縱、尤為公所裁、積成嫌隙。亨侄彪本驍將、時皆慮其一門同握京兵、公乃奏遣彪充遊擊將軍、往戍大同。二人不得遂所私、並切齒於公、思有以傾之矣。丁丑正月、景皇帝不豫、公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未報。英宗皇帝復正宸極、此實天與人歸之會。亨等貪天之功、掩為己有、即誣公等迎立外藩、以為罪、與大學士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牌勑符具存、他無顯迹可據。亨等必欲置公於死、會徐珵者以倡南遷為公所斥、久不獲進、因易名有貞、尤銜公者、廷鞫之日、力言大肆拷掠、宜無不承。

文不勝忿、力辯不已。公曰、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所司承亨風指、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蓋即秦檜莫須有之故智也。是月二十三日狀上、上猶豫良久、曰、某實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於死、今日之事為無名。上意乃決。時錦衣指揮劉敬方帶刀在宿衛、日睹其事、每言及、未嘗不以為恨。公沒之日、天日無輝、朝野冤之。太監吉祥麾下達官朵爾者聞公死、慟哭都市、以壺觴酹公。祥聞之、切責焉。明日往哭如初。此實忠義感激人心、雖異類而天理固不泯耳。先是、杭之湖水竭、土裂、人驚異之。孫原貞方以尚書鎮浙、語人曰、賢才之生、實鍾山川之秀、今日之兆、浙人其萎乎。蓋指公也。至是卒驗云。公之生為洪武戊寅四月二十七日、得壽六十而已。惜哉。所司籍公家、自朝廷所賜外、他無一物、益公平日自律之嚴也。未幾、陳汝言代公為兵部、以賄敗、上命陳所籍物于大內廡下、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謙任事久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期、何得賄無算耶。上

色變久之、亨等俛首不敢動。撫寧伯朱永出謂人曰、今日覩上意、亨輩將無所逃矣。一日邊報甚急、集廷臣議。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在、邊患不至此。上為之默然。初、公被害時、皇太后未及知。比聞、嗟悼累日。上聞之、益悟其冤、深悔之。既而有貞獲罪遠竄〔闕〕此③皆上心有所懲、而亦天道好還之明驗也。初、公之遺骸賴都督陳逵憫公無辜、密賂守者收瘞。踰年、冕遣義兄康詣逵、逵乃具棺衾、俾康扶歸杭、葬於祖塋、即今建祠地也。公天性狷介、不立私黨、一以忠誠結主知、分謗任怨、無所顧忌。不貸贓吏、而恒宥小過、急於薦賢、不遺一善。凡公所甄拔、如孫原貞、王來、皆在巡撫時所舉、其他文臣武將、功名顯著者尤多、蓋公知人之明如此。所至聲績懋異、遺愛不忘、故江西祀公郡學名宦祠、河南祀公開封庇民祠。二省之民家有公像、飲食必祝、皆至于今不廢。及己巳之變、軍旅方興、中外論事者紛然議下兵部、公悉裁之以理、可者行之、否則止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時克詰戎兵、登崇智勇、卒之肅清大憝、迎復乘輿、以安社稷、以固邊圉、此誠不世之功也。歷事三朝、位極人臣、然故廬之在杭者未嘗增飭尺寸。丁內外艱、歸、蕭然不異寒士。孤忠峻節、夷險弗渝、可謂難矣。平居好學、手不釋卷、為文有奇氣、詩詞清麗。在江西時和祭酒胡順菴山居十詠、在河南時和馮海粟梅花百詠詩、皆頃刻而就、膾炙人口。尤長於奏疏、至今視以為準。當政務旁午、章日數上、累千萬言、揮筆如流、一皆切中事幾。人服公明決、率推為天下奇才焉。平生著述甚多、今僅存節菴詩文稿、奏議各若干卷。禍變之餘、蓋千百之什一耳。配董氏、累贈一品夫人、翰林庶吉士永豐知縣某之女、柔惠靜專、克謹內助、先公十一年卒。公未五十、遂不娶、亦無媵侍、人皆義之。生子一、即冕、自副千戶改受兵部員外郎、進禮部郎中、南京太僕少卿、應天府尹。文學政事、無忝家法。女一、適錦衣千戶朱驥、坐公累戍邊、比宥還、累官都指揮、使掌錦衣衛事。孫女六、吏科給

事中張晟、工部員外郎倪阜、盐都知縣孫武卿、德清縣學生徐九萬、杭州府學生沈維榮、其壻也。嗚呼、公之功業在天下、公論在人心、傳在國史、列聖眷恤、恩命屢頒、一時之屈、萬世之伸、一時之冤、萬世之雪、公於此可以無憾也已。岳生也晚、雖自童丱得之見聞之日久、然才力綿弱、不能揄揚朝廷褒忠録功之曠典與公忘身為國之大節、姑即冕所述、擬拾其槩、俾立石墓道、以示後世、以為他日為臣者勸焉。惟公諱與先考同、未敢以私故闕而不書、蓋公之所關者大也。臨文悚然。銘曰、

惟天純佑、賢俊挺生。實商昭周、為國之禎。惟公之生、允濟斯世。雄才卓識、孫忠正氣。始鎮兩藩、迄主五兵。民困畢甦、邊塵肅清。時方宴安、寇盜竊發。皇曰往哉、執梃以撻。公疏懇留、六師已陳、越關而北、曾未浹旬。寇敢犯順、皇輿遠狩。公獨治兵、痛心疾首。浮議譊譊、公斥正之。人心搖搖、公鎮定之。內決廷論、外當寇衝。一時安危、萬目視公。國步載寧、皇輿遂復。名高毀來、功大弗録。公存以功、公亡以冤。於惟聖明、克俾昭宣。萬世之名、一日之厄。失短獲長、公亦何責。享祠顧號、報祀無窮。四湖之濡、岳廟攸同。廟貌儼然、公其如在。嗟嗟後人、守視無懈。

倪岳撰 《清谿漫稿》卷二一

于肅愍公傳

少保于肅愍公謙、己巳之秋、胡塵翳天、 皇輿播越於逆北、戎馬蹂躪於郊坰、變在呼吸間耳、卒不至如靖康末嘉之禍者、公之力也。惟公册勞當所最難者有七。彼時 闕庭閧然而譁、監國欲退、已成耳露之變矣。公上陛扳留請立郕王、毛二監以紓衆憤、請宣諭王振應族伏 命行誅、馬順應死擊死勿論、而群情乃定。一也。嗣監國新立、法紀不章、戰守無具、虜患月方熾也。公首正宦 駕失律之罪、亟請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營兵、以備征調、且除戎器、調兵食、傳檄邊鎮近省、分撥方略遏虜勤王。二也。嗣徐珵倡議南遷、踵宋季南渡之覆轍矣。公慟哭抗言、力排其議、自是根本始固。三也。石亨請閉九門以避賊鋒、幾以百萬生靈與虜矣。公令盡移郭外居人入城、背城而軍德勝門外、堅壁清野、急散官軍通州倉糧百萬盡入都城、不以資敵。四也。喜寧嗾虜邀大臣議和、後叅將許貴亦請與和緩師、是季宋狄金之愚計也。公即出德勝門對壘約戰、厲將誓師、而虜始震沮。五也。嘉寧與族、以國爲市、此虜奸細也。公授計擒之、以絕禍本。六也。自是虜酋懾稱奉上還京、其册外思前嶽內釁漸萌奉迎之議、 上不樂聞、調停少失于戚之事兆矣。公昌言大位已定、不敢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應遣使奉迎、 上乃勉從。七也。且其册闘越嶺、南剿盜蜂起、南蠻西蕃亦復叅勤。公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抗捍淄渠、開鎮臨清、収復獨石八城堡。蒼黃狂曆、動中機宜、一時經畫、奕世末賴者、不可殫述、殆若天授神啓、豈公之智算異耕、抑公之精誠無二耳。惟虜酋擁 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至京城下亦然。公時引據孟子社稷爲重之言、實合漢帝分羹之設。霸、鄭人代許之故智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悲夫。公嘗言、此一腔血不知竟灑何地。嗟〻、

公之血誠已灑於此矣。太子之易、南城之錮、公何以自解於　英皇顧九廟列聖享血食於無疆者、當亦鑒公此血誠也。抑世僉謂倜儻非常跌宕不羈者、可濟緩急彼繩尺循謹士、齷齪難與應卒支變云。乃公故潔廉方正、一錢不私、力逐賜第、止宿直房、旁無姬妾、斂祿敝廬、僅蔽風雨、幾畝薄田、纔供饘粥、食無兼味、衣無累帛。巡撫兩省幾二十餘年、議事入京也、不持一土物以賄貴要、兩袖清風之咏、汴人至今傳誦之。由是以觀、論材品者尤重原本哉。蓋未有侈於奉身而能致其身、未有急於徇世而能以身徇國者也、視公可鏡已。

耿定向撰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一五

校記

①監：據《明名臣琬琰續錄》卷六當作「鑒」。

②詰：據右引書當作「結」。

③「此」上闕字，據右引書當是「亨等坐謀逆夷滅」。

明儒碑傳集卷十四

李賢

行狀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達李公行狀

曾祖諱寬甫、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妣喬氏、贈一品夫人。

祖諱威、故雲南江川縣丞、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妣楊氏、孟氏、俱贈一品夫人。

考諱昇、累封榮祿大夫、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加光祿大夫柱國。妣葉氏、贈一品夫人。繼常氏、封一品夫人。

公諱賢、字原德、姓李氏、世居河南之南陽鄧州、爲鉅族。其先相傳有兄弟四十八人同爨、宋宣和中旌爲義門。值兵燹、失其譜牒。至諱成者生義卿、寬甫之考也。寬甫生威。元至正末起鄉兵、捍州里、歷陝西乾州揔帥、佩金符、與主將不合、棄官而歸。國朝洪武初、以薦起至雲南江川縣丞、有惠政、是生榮祿公、公之考也。公生而氣宇凝重、不妄舉止。嘗得疾劇、葉夫人危之、有老嫗來視曰、此非凡子、幸毋無以爲憂。言已即去。明日疾愈、人以爲神。七歲知向學。稍長、入爲州學生、學業騰進、一時師友皆莫敢與齒。舉宣德壬子河南鄉試第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上。布政使李昌祺舉酒酹曰、將必有名世之才乎。癸丑舉進士、奉命祭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公瑄以御史家居、公往造之、叩質所疑。薛公亟稱之、以爲英悟淳確、非流輩可及。英宗皇帝嗣統、公上疏言帝王之道在愛養黎民、疏遠降戶。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豢養降戶者。今京師降戶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降戶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降戶一員

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幸位則食之者寡。此豈幸位之比。況降戶旅寓京師、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已覆之轍、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為萬世計、勑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蓋公筮仕即有志當世如此。雖議者難之、而己巳之變、畿內降戶犇起扇亂以應敵。公言始驗。正統丙辰、授吏部驗封主事。會有旨、文官誥勑三年不得請、必俟九年者、公以職守所在、復上言、此獎勵臣下之良法、若俟九年則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便。後卒從公言。公以人才繫太學、而太學因元之陋、上疏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後數年、詔新太學、實自公發之。乙丑、陞考功郎中。踰兩月、丁母葉夫人憂。久之、轉文選郎中、俟終制赴京。公官吏部更三任、幸公暇、手不釋卷、尚

書王文端公以公輔期之、而少師楊文貞公每以不識公為歉。南陽知府陳正倫、文貞友也、因要公往見之。公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大夫兩賢之。己巳秋、敵攻大同、時中官王振貴用事、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公代之行。師潰於土木、英宗北狩、扈從官多殞其難、公瀕死而還。景泰初、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為陛下一身、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恭忠言、宜賜鑒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辛未、敵遣使求通好、有詔絕之、令廷臣公議長策。公上言、敵所以輕舉無忌者、恃其弓馬之强而已。在吾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者

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用得其法，行可以退敵，驅之出境，止可以衛民，使得耕作。然此東固善，又在將士何如。夫今之將士猶古將士，而朝廷於將帥特彰剖封之典，於士卒頻加賞勞之恩，待之厚矣，然不能一為國家復讐雪恥，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能安寢也。詔加獎諭，仍飭中外將臣采取而行。是歲冬，以合廷薦陞兵部右侍郎。壬申，奉命察四川有司之不職者。癸酉還京，轉戶部右侍郎。公以敵欲無紀，不宜終徇，上疏言：敵相類森近弑其主，并吞諸國，包藏禍心，其志非小。若只聽其講和貢馬，圖金帛之利，幾敬順之誠，增數冒名，曾無定約，竭生民之膏血，供無厭之貪求，在彼日見威强，在吾日加罷弊，持此悠悠，實非長慮。惟陛下奮仁者之勇，勵總戎之臣，惕然於心，不少自逸，觀釁而動，以挫長驅之勢，振在吾之威，則在彼之心自懾，方來之患自弭。詔下兵部，少保于公謂李某言誠為正論，請下其章以勵邊臣。甲戌，轉吏部右侍郎。詔頒君鑒錄於羣臣，公擇其中善可為法者二十二君，又詮其最切者數事，曰鑒古錄上之，蓋深有意致忠於上，為孝友恭儉之事，而力莫能與也。英宗復位，一時輔臣多竄逐，遂以人望名公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欲以汪后徇葬者，上問武功伯徐有貞及公，公言：景泰初汪后即不得志，況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為宜厚遇之。上憮然，以公言為是。山東奏民饑，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上復召有貞及公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公言：天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為人上之理？上深以為然，命增銀四萬兩，民賴全活甚衆。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辟為己功，竊弄威福，上漸不能堪，乃密語有貞及公宜協心輔朕。公自念遭遇不偶，凡事一以至公處之，吉祥與亨滋不悅。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上嘉其敢言，命吏部識其名，將擢用之。亨

還、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公所使、相與怨於上、言己有迎復功、為有貞、暫等所傾、將俾臣等無噍類。因伏地流涕不已、乃諭言官劾公等、并下獄。其日風雷雨雹、大作、損殿宇、公署瓦木甚異。上知天怒在此、亨等反言上天亦怒公等。雖強解釋、終不自安。明日言於上、釋之、詔俱謫外任。公得福建布政司右參政、將辭、而吏部尚書鹽山王公是日得專對、語有間、上曰、李某與有貞雖同事、未嘗阿比。王公因頓首力言公淳謹可大用、上頷之、即日留為吏部左侍郎。踰月、奉天門災、詔復公尚書、學士。公上章懇辭、不允。戊寅春、賜玉帶、以示優寵。皇太子將出閣、公請擇學術端良之士備輔導、乃上劉珝等數人為春坊官。上仍命公總之、日授書正字於文華殿。時崇仁處士吳與弼以薦聘至京、上喜其來、問公曰、與弼當授何官。公曰、與弼老儒、必能成就君德、授春坊諭德專輔青宮為宜。與弼固辭恩命、不受、乞歸田里。公復請徇其志、以勵士節。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

左右多以為不可、召問公。公曰、陛下此一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初、石亨以文臣總軍務于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邊徼騷然。上悟其非、命公舉可任巡撫者、蓋都御史李秉、芮釗、白圭、王宇、陳翌、皆公所薦、一時號稱得人。尋命公總修大明一統志。公偶患足疾、不能造朝、上遣御醫來視、又數遣太監安寧以政務問公。旬日方愈、入謝。時御史劉濬劾太傅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上怒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校聞濬言、豈不解體、將遣人繫之。公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惟明主用其是、舍其非而已、不當見譴。石亨等遂乘間譖公、以為回護文臣。會上知公已深、譖卒不行、而大悟公言為是、濬得薄責。已而溥還自陝西、上曰、溥為主將、畏縮致敗、不罪之、何以警衆。諭言官廷劾之、奪其太傅。景泰間、三年一度僧數萬、是歲如期來集。公言於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後十年一度、為著令。初、上於便

殿屏人謂公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公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移、若陛下每事自斷、惟公道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上曰、朕意亦然。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人薦己。上廉其詐、并逮亨置於法、因問公迎復事。公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上怪問何也、公曰、天位乃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爲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何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所至①、今爲此輩損大半矣。上竦然大悟、詔凡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人悉疏職、中外蕭然。蓋非公忘身徇國、不避讐怨、莫敢發者。前此榮禄公以封贈恩詣闕謝、至是陛辭、上特賜寳鏹三千貫。因顧謂公曰、先生已盡天倫之樂乎。公頓首曰、臣父子所以有今日者、皆陛下之賜。是冬、賜甲第一區、公上章懇辭。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居以便宣名、所辭不允。遷居之日、上及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賚。公以朝覲官黜陟之典往往應故事、無以示懲勸、言於上、罷不職者數百人、旌異者十人、賜宴禮部。上命公與尚書臨山王公主之。庚辰、敵帥博羅攻大同、守將失利、遂深入鴈門關、烽火徹於京師、民驚遁不可止。公請急發兵、遣兩都督將之、出鴈門、倒馬二關、旬日始定。明年、敵西攻涼州莊浪、公知上以敵入爲憂、陳邊事五條、上從之、遣懷寧伯孫鏜率兵往禦。時江南北大水、而加以師旅、公言宜布寬卹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鳥板枋之類、及暫免采柴追馬清匠刷卷諸事、而采柴一事、歲省銀三十餘萬兩。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御史劾之、上雖見原、而下詔戒諭勳舊之臣。欽益懼、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幽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因西師行、乘機入内爲亂。朝臣當道或有憾者、戕害之、擊公、傷首及耳。且持公謂曰、某等迫於讒

間、不得已爲此、請入疏以申救。公曰、爾既殺譽償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上得疏、乃知公在、甚喜。既脫於難、上急名公入。公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惟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由是陷於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此極。上悉報可、下寬卹十餘條、而以開言路殿焉。上念公忠勤、下勑加太子少保。公上章懇辭、不允。公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敵、虜引出。邊臣請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公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敵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況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趣河閒班師、使民得屯種爲便。上命廷議、卒從公言。聖烈慈壽皇太后崩、上見公所服斬衰與衆異、取視之、乃知公服制合古、即以公服者爲法、命宮中悉易之。孟冬、享太廟、適大喪禮未終、上以問公。

公言、宜僕釋服後、庶人情事理兩安。上曰、微卿言、幾外於禮。癸未春、上以足疾不視朝、召公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公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至齋宮、復名公曰、朕惟俯伏難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公曰、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蔵事而還。二月晦夜、公聞空中有聲。明日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惻念黎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上覽之、即名公曰、此事正須先生言、先生不言、誰復言者。其具寬恤事條密封以來。公遂疏十事、一清滄鹺罪人、二止銀場煎辦、三停歲造紙劄、四蠲被災粮稅、五弛芻粟之徵、六罷虧損馬疋、七飭邊臣撫恤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糾察貪吏、十禁外官因事科斂。上曰、朕諦觀之、皆實惠也、宜即詔天下。公又請罷江南所造叚疋及燒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已下番所遣使臣、停內外買辦采辦。上不從、公執

之數四、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公力爭、皆寒心、同列亦為公懼。公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上聖明、亦不以為忤也。上以母后胡氏因疾請閒、尊號靜慈仙師、非令典、欲上皇后尊謚、而左右以為不便、一日召問公、公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然臣之愚、必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稱陛下之明孝、不然、為虛文。上即命舉行。是時錦衣指揮門達有寵於上、專理詔獄、且兼緝事於中外、道路洶洶、相視以目。公嘗以為言、達銜之、會指揮袁彬為其誣下獄、有救之者、上命達訊之、達欲并傾公、咻其人使誣公為草奏狀、牽捕數十人、勢危甚、上令廷鞫之、其人遂吐實曰、此達所教也。公以事白、上疏力辭、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為言。上不允曰、此細故、無用介意。甲申春正月、上不豫、久之、疾劇、命中官以遺詔示公。十七日上賓、後五日、今上嗣位、有欲尊②致隆於上生母者、公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顒望、凡事宜悉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脫或不然、則當尊母妃為太后、於皇后為太后上加二字以別之。卒如公議、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為皇太后。進公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未幾、而門達以附中官謫遠方、又為言者劾其欺罔、故殺諸罪、戍貴表。不知者以謂出公意、其黨相與為匿名文書、指公姓名、欲中之。公不自安、懇乞退休、上不允、下令禁謗議者。時異屢見、公請出宮人以昭聖德、又上疏言、人君一身、天下之主、若行事合宜、中外順服、不然、則人皆離心離德、而欲天下治安、不可得矣。然治安之本、在於君德、輔養君德、又在於左右前後皆老成端謹之人、若輕浮頑猾、喜好生事、逢迎取悅、供耳目之玩、信佛老之教者、望即日退出、毋令隨侍、庶於君德無損。臣受朝廷祿位、為宗社生民至計、不敢不竭忠盡言、惟陛下剛斷而進退之。五月五日、風雹大作、飄瓦拔木、上及郊壇、公復疏言、天戒顯赫如此、惟陛下勉加修省、雖在閒靜之中、常如對

越之際、不可一毫與左右狎、亦不可聽其誘而寵用之。惟日與老成之臣商議君德何以修、朝政何以舉、念茲在茲、頃刻不忘。仍寫勅戒諭羣臣同加修省、庶回天意。公以疾在告、詔免早朝。尋降勅命公知經筵事及總修英宗睿皇帝實錄。有司請造鹵簿、已得旨、公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者、今恩詔方頒、百姓蘇息未久、柰何復為此。上即日寢其旨。皇后吳氏之廢、小人乘機欲害公者益甚、上命錦衣衛嚴禁之、且遣衛士夜宿公第、護公以行。有內直將軍怨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久於役、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然入愬不已。公言於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故少保于公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上亟是公言、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以下俱奪爵。蓋公欲消患於未萌、故於上即位極言之、由是洶洶者衰息、有識者至今以為難。丙戌二月、聞榮祿公之喪、詔起復公、賜賻甚厚、復賜素品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為營葬事。公上疏言、士見用於盛時者、無分小大、於父母喪皆得盡三年之制。若臣以所任之事而不得盡、恐無補於名教。得旨、朕賴卿輔導、卿勿以私恩廢公義、宜抑情遵命、以成大孝。公復疏言、陛下必欲起臣、以為國家事重、不得以彼易此、但今內外大臣當任者皆忠正老成之人、使臣在此、不過贊成其事、無臣贊之、亦不為欠。臣之去就甚輕、昔富弼累詔不起、亦以朝廷有人、不至甚不得已故也。臣之蹤跡、似亦類此、乞容臣終制。假使未填溝壑、則驅策駑鈍、以報皇上、固有日矣。詔卿當深念職任之重、移孝為忠、不必固請。遂遣太監林興輔行、公聞故鄉歲侵、加以師旅、請止官營葬、不從。既抵家、襄事、興即日促公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勞有加。公退、即疏言、陛下謂臣可以委託、堅使奪情、而不知臣實駑劣不堪、有類折足之鼎。且古之大臣若張九齡、寇準輩、雖

起復而入不非者、良以其人之才足勝重任、有益於天下國家也。如臣不過尋常之流、無事之時、亦掊物議。令不獲命、則不知者謂臣心實以此為榮。姑陳奏章、免人之議而已。乞察臣至情而矜從之。詔：禮有經有權、朕特從權制用卿。若固違君命、豈得為孝。卿當深念大義、勿恤微言、勉起就任、毋得再陳。公復疏言：臣累訴衷情、而陛下曲加勉諭、終不矜允。奉誦恩言、涕泗交頤。所以不能仰遵聖訓者、區區之心誠有所不忍也。況臣日迫衰朽、縱起供職、未必能副陛下盛意、徒重臣之愆、增臣之罪。詔：卿言之再三、但委託尤重、宜體至懷、即日就任、慎勿再言。又遣中官至公第道上意、乃供職。公因上道中往來所得軍民利病八事、大約乞重守令之選、毋拘常格、以免曠政；留河南所運之粟以備民飢；停通州諸衛新炭之徵、以蘇民困；蠲江南馬戶而復本處民戶代之、以均勞役；增天津諸衛及河南滎澤新鄉諸處驛遞、以便往來；開衛學軍生歲貢、以振淹滯。上即命所司議行。

是歲秋、率廷臣言：今天下盜賊未息、災傷未止。仰惟祖宗創業垂統、宮禁甚嚴、內外不許混雜、府庫充積、金銀不肯妄費、遊宴有常所而不縱情、賞賜有常規而不濫。及至於祖訓一書、尤為明備。惟陛下逐一省覽、剋意恭儉、以繩祖武、以幸天下。上方虛己以聽、而公感疾浹旬不愈。上遣中官臨問、賜尚食、及命御醫日夕診視、報疾狀。凡三閱月、疾亟、語弟監察御史讓及子璿、惟以國恩未報、史事未成為念。以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于賜第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距生永樂戊子十二月十六日。先是、京城內外木稼三日、太白晝入南斗杓中。訃聞、上震悼、輟視朝、遣中官賜鈔一萬緡為賻、贈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曰文達。明日、遣禮部尚書姚夔諭祭。詔每過七日及下壙、皆遣使祭、命工部給棺槨與齋糧麻布、兵部給驛舟還其喪、仍官其子為尚寶司丞。哀榮始終、自三楊先生之後、一人而已。公少即有志聖賢之學、為諸生時、提學者問所志、對曰：為學之道、當如周

子言、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其人大異之。在吏曹、遍書箴銘於坐右。及故學士薛公瑄文厚善、務以性學相切劘、而窮理之功益密。故言益純、行益充。立朝四十年、不立黨與、惟守一誠、蓋不知者始或疑、而終大服之。無異議。自以受知英宗、遂身任天下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力、天下亦倚公為重。雖遭讒罹謗、處之泰然。登對之際、氣象雍容、言辭簡當、將順匡救之力甚多。英宗嘗論景泰不與大臣接言、公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商確治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於君德方有益。又言、朕自復位以來、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每以此戒左右。公曰、安樂不忘患難、古昔聖賢之君存心正如此。又以戒左右最善。又言、飲食隨分、曾不揀擇、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公曰、如此節儉、尤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節儉、是以當時海內富庶、非其餘可及。又曰、朕於四書、尚書皆嘗遍讀。如二典、三謨、真帝王書。公曰、誠如聖諭。凡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此時正宜玩味體而行之。英宗每為首肯。愛惜人才、惟恐弗力、而以獎恬退、厲名節為先。耿公九疇及軒公輗皆以廉介聞、公首舉、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未幾、耿為石亨所排斥、軒以權貴倖官託疾去、公屢言於上而還之。年公富亦為亨姪彪所誣陷、及亨敗、公力言富有執守可大用、遂起為戶部尚書。上嘗謂公曰、左右多不悅富壽。公曰、不悅者衆、愈見其賢。禮部侍郎缺員、有求近習薦陞者、上問公何如。公對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可任此。因進言、邇者士風不立、多夤緣以求進。如用紹、請於御座名吏部面命之、庶幾士類知警。上從之。命下之日、傾朝慢然。其後任事大臣多公所薦。已薦矣、其人不之知、反有訾公者。或以告公、公曰、吾知用其才耳。三選庶吉士、儲養於翰林、親加督教、如愛子弟。與故學士呂文懿公及今學士陳公、彭公相處十餘年、

未嘗失辭色、每語具以忠言相告、而於講學論政、至終日忘倦。人有善若己出、不白之不已。兩廣兵興、編修邱濬言廣人、具嶺南事宜告公。公繳奏、言濬言可用、請付軍中為平賊之助。遇天變民瘼、憂形於色。每以裁抑浮費、蘇息民力為本、謂內帑財物非濟兵民、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自公柄政、前後發內帑銀救荒卹邊、凡數十萬計。人有急難、以身救之、而於植臺諫、慎刑獄尤惓惓焉。有會試被黜者、訴考官有弊、上不悅、以章示公。公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弊。如臣弟謙亦不在中列、可見其公。上意方解。言路屢閉屢闢、而不至於銷鑠、皆公力主之。惟成化初言者歷詆中人之惡、謂不可使與國政、得補外、而或咎公不申救者、公曰、此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天順中、宗室臨川王、弋陽王前後為緝事者發其陰事、已而多涉虛、因名問公。公曰、觀此則其餘所枉多矣。法司雖知其枉而不敢辨、非明詔理官不許畏勢避嫌、實

傷和氣。上乃名三法司面戒飭、中外感悅。凡朝廷大政令涉於軍情邦計者、必經公議而後決。敵帥博囉近邊、有言傳國璽在其處、請發兵乘機掩取之、上為之動。公曰、頻年災荒、府庫空虛、兵民困極、宜與之休息。且敵近邊而未嘗犯塞、無故伐之、必貫釁。況秦璽亡國之物、亦不足寶。上費然罷議。內府奏乏金用、詔下戶部議、請以蘇松嘉湖四府歲折糧銀折金五萬兩。公言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必湧貴。聞雲南諸夷有歲辦金銀、若以銀折金、亦足以充國用。衆以為便。松潘羌叛亂、已勅三司調兵勦之、久不下。公曰、三司頡頏牽制、自不能成功。若朝廷命一大臣統之、則事定矣。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不可不慮。上問公可將者、公薦都督許貴、遂用之、而松潘羌始靖。凡冊后妃與諸王、大喪大祀、冠婚之禮、及今上之初、親耕視學諸大典禮、悉命公與禮官增損儀式而後行。白金、文綺、上尊、珍饌與夫四方貢獻、內帑圖書、賜賚無虛月。公每以盈滿

為戒、取小旻詩中語扁其堂曰臨深、以寓安不忘危之義。雖位極三孤、不治田宅、不蓄女侍。為學務實踐、不為空言。因自號浣齋。孝友敦睦之行、有人所難能者。所居圖書左右。口誦手錄、雖老不懈、每有得即識之。有體驗錄一卷、雜錄三卷。所被顧問有天順日錄三卷。作文章以理為主、不為艱深靡麗之詞。每教人以晦菴、草廬為法。有古穰集若干卷。詩沖澹溫厚、有和陶詩二卷、和杜詩一卷、讀詩記一卷、讀易記一卷、南陽李氏族譜若干卷。平居無疾言遽色、其容粹然、見者如在春風中、浮躁者為之自失、陰狡者為之中沮、蓋其所稟者厚、所養者深、故其所得有大過人者如此。論者謂自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恤民生、進賢才、廣言路、抑僥幸、靖邊徼、皆公之力。天不慭遺、可為世道斯文之不幸。公配黃氏、武畧將軍某之女、早卒、累贈一品夫人。繼周氏、安慶知府濟之女、累封一品夫人。所生子男二、長曰璋、即尚寶司丞、次曰玠。女二人、長適翰林院編修程敏政、次適衍聖公孔弘緒。璋、玠將以明年春奉柩歸葬於故鄉刁河之原、乃以狀屬敏政。敏政大人實公之友、故為童子時、公不鄙而收教之、且妻以子。至親大義、抱慟無窮、而謭才末學不足以發公勳德之萬一、平生之託又不敢辭、用直書其槩以告當代立言之君子、且以備異日史氏之采擇。謹狀。

程敏政撰《篁墩文集》卷四〇

校記

①至：據《名臣經濟録》卷一三當作「致」。

②専：右引書無。

明儒碑傳集卷十五

劉定之　饒秉鑑　商輅　朱英
段堅　張傑　王恕　田汝耔

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諡文安劉公定之神道碑

彭時

公諱定之、字主靜、姓劉氏、江西永新人。父諱髦、學行篤實、以易魁江西鄉闈。授徒家塾、學者稱爲石潭先生。公其長子也。自幼穎敏絕人、日記數千言。先生傳授以經史羣書、而禁其作文、然涵積既久、文思溢發不可遏、輒私爲之。一日、先生見其所作、驚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取一第不難也。宣德癸丑、年二十有五、部使者閱其名、衆充邑庠生。乙卯領鄉薦、中正統丙辰會試第一、廷試第一甲第三名。文字入錄者、人喜誦之、自此名聞天下。是年授行在翰林編修。秩滿陞侍講。景泰壬申、陞司經局洗馬。丙子、進右春坊右庶子。丁丑天順紀元、改通政司左參議、俱仍兼侍講。是冬、改翰林學士。甲申、　今上嗣位、進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兼經筵官。成化丙戌冬、入內閣參預機務。丁亥、陞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戊子、陞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未幾得疾、亟上章乞致仕。　上諭留之、命太醫視療、遣中使賜藥。竟以成化己丑八月十日卒、享年六十有一。訃聞、　上悼惜、賜賻鈔萬緡、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諡文安、遣禮部尚書姚夔致祭、命工部造墳、兵部給舟還其喪、皆異數也。公襟懷坦夷、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溫氣和、惟恐傷之。遇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自下若怯懦然、至其居官論事、則根據義理、詞鋒峭厲、雖勇者有弗及。爲編修、嘗因水災陳十事、以規切時政。及爲侍講、當北虜構難、又以十事上陳。比任洗馬、正北虜求和遣使之時、羣議未決、公又陳言、以爲宜遣使以答其意。所陳三疏、皆援古證今、事理明辯、文氣壯偉、非他人杜撰者。比居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處事必從公論、而潔己勤事、視昔有加。一日中使傳旨、命公製元宵詩、却立以俟。公據几筆不停揮、頃刻成七言四句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兼職經筵、多啓沃益。修大明一統志暨　英廟實錄、俱爲副總裁、商論筆削、咸愜士論。主考南京鄉闈并會試各一、讀廷試卷二、衆服其能。自入仕、凡三受誥勑、贈祖元傑、父髦俱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祖妣歐陽氏、妣楊氏俱淑人。生母劉

氏封太淑人。先後蒙賜銀幣、文綺品味不一、每拜受輒局促不安、曰何以爲報。比病中受賜、即獻諸家廟、召子弟謂曰、吾受恩厚矣、懼不能報。臨終①精神不亂、惟以養母不終爲言、聞者悲之。盖公素篤於孝養、太淑人愛敬兼盡、推愛親以友諸弟、克訓教之以有成立。若湖廣參議寅之、鄉貢士安之、訓導宜之是也。立朝三十餘年、以文學擅名天下。作文賦詩、援筆立就、雄渾變化、自成一家機軸。至於狀物寫意、能言人所不言、隱然有蘇氏父子筆力。四方求者踵至、應酬不倦、故其文章散布天下爲多。所著有易經圖釋十二卷、宋論二卷、策畧十卷、呆齋存稿二十一卷、續稿五卷、藏稿六卷、前稿六卷、藏於家。

《國朝獻徵録》卷一三

雯峰先生饒公秉鑑墓表

何喬新

嗚呼、此雯峰先生饒公之墓。公嘗仕爲郡守、惠澤流于人、聲績焯于時矣、予不稱其官而表其墓曰、先生者、蓋先生有德之稱、爲士而有德、功名富貴不足道也。公諱秉鑑、字憲章、世家廣昌之嵩角里②。曾祖仲實、祖文遠、父希明、累世不仕、而以長厚稱。母禂氏③。公生長巨室、思以文學顯其身、以及其親。初從監察御史聶公宗尹受春秋、又從教諭鄭子游受尚書、發爲文章、詞采炳然、覽者驚異。弱冠遊京師、先冢宰一見許以國器、且作文贈之曰、它日聳壑昂霄、必子也。正統甲子、領江右鄉薦。兩試禮部、名俱在乙榜、例授教職、辭不就、卒業太學。時李忠文公爲祭酒、士之明睿者多在館下、公獨與彭文憲公友、朝夕相切磋、學益進。景泰二年、除廣東肇慶府同知。肇慶地險俗獷、號難治、公疏滌宿弊、均徭賦、繩豪猾、恤貧弱、境内以安。鄰郡有羣盜侵掠至境上、公督民兵敗之、斬獲甚衆。屬邑有奸民聚羣不逞、欲爲亂、公單騎入其地、曉以逆順、衆讙然羅拜而散。右都御史馬公昂征瀧水猺、公獻平蠻策、馬公善之、委公城瀧水、上其功于朝、陞四品俸。僉都御史葉公盛巡撫兩廣、召公詢以時事。公具言盜賊所繇起與平寇安民之策、葉公深然之、用其言、羣盜稍戢。僉都御史李公秉巡撫南畿、聞公名、薦于朝、欲以爲太平府太守、不是④用。尋以葉公薦、遷知廉州府。廉與交阯接壤、連年用兵、重以中貴採珠、民不勝困。公規畫有方、民以不勞。又什伍其民、教以騎射、有寇至輒擊敗之。葉公上其功、特賜寶鈔綵段。公痛兩廣賊勢日張、民日凋瘵、具奏監軍及諸將無

平賊方略、所至惟事剿剿、戰小勝則張虛聲以邀賞、大衄則匿不以聞、臣恐數年之間、兩廣盡爲盜區矣。章上、權貴大怒、思有以中之。會公督兵俘逸出、寇乘虛襲城陷之、家咸以失守爲公罪、坐褫職。廉民千餘人詣當道訟寃、且言知府文吏、非守城者、況以公事遠出、城陷非其罪也、乞還知府以活吾民。時當道多忌之者、莫肯上聞。公歸家、優游泉石、以書史自娛。又作義倉以賙貧乏、立義學以教宗族。建雯峰書院、與翰林修撰羅應魁講學其間。成化二十二年十月、以疾殁于家、年七十有四。所著有雯峰集、春秋提要、春秋會傳、傳於世。

《國朝獻徵録》卷一〇〇

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毅商公輅墓誌銘

尹直

成化丙戌冬、詔起前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商公於淳安山中。至則復職、仍參密務。公辭、不允、乃感激就任。累遷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丁酉、以疾懇休。　上察其誠、從之、陞少保、兼職如故、賜璽書、金幣、襲衣、寶鏹、給驛以歸。抵家十載始卒、丙午七月十八日也。⑤浙生永樂甲午二月廿五日、壽七十有三。訃聞、深見悼惜、贈特進、榮祿大夫、太傅、謚文毅、遣官諭祭者四、命有司營葬如制。嗚呼、始終榮哀至矣。公諱輅、字弘載、號素菴、姓商氏。始祖諱瑗、宋嘉祐間自西夏都知兵馬使來歸、賜地于邑芝山、子孫因家焉。三世俱以蔭補官、至祖敬中、考仲宣、咸因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祖妣胡、妣解、俱夫人。公自幼穎敏卓越。宣德乙卯發解浙闈、正統乙丑會試、廷試俱第一、授翰林脩撰。尋命進學東閣、務期大用。繼選經筵展書、遂命進講。己巳、陞侍讀、擢入内閣。時　英廟北狩、國勢危疑、妄有倡議南遷者、公力沮之。虜逼京城、公與文武元僚經畧戰守、遣官撫輯甸居降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援。偕勝賊營、瞒虜酋、僞爲喜寧報誘擒也先書、故遺于虜營、虜得勝與書、果自相疑、遁去。明年景泰紀元之秋、往迎英廟回鑾於居庸關、草詔稱旨、賜以馬匹。既而錦衣盧指揮妄言南内事、窮治不已、公言此不足信、獄遂不竟。壬申、初議易儲、公謂此國大事、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明日有旨令多官議、附和者衆、公爭不可。踰歲、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下獄、禍不測。公因召對、力救綸、竟得免。丁丑春、　景皇帝不豫、公即

與陳公循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公援筆增二語、陛下爲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旦進、至期變作、正月十七日也。先帝復辟、首召慰論、且問改元。公對當同循等具請裁定。又明日、權奸嗾言官指摭、再劾坐免。朝廷尋知非辜、欲復用、不果。公家居怡然、養母訓子、杜門不出。及復起、首疏八事、舉切時弊。戊子、以地震乞罷、論以方託調燮、豈宜去。是夏、詔議慈懿皇太后葬禮。公憲⑥公力言祔陵祔廟、理不可易、至率廷臣伏闕泣請、卒從之。尋因彗見、言官有所詆詆、公力求退。奉旨、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至請貞言者、唐太宗用王魏、朕用商輅、何不可。欲加譴謫。公言、臣嘗勸優容言官、已荷嘉納、如修撰羅倫、復請召用。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特允所言。召公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尚書、仍兼學士。番酋滿四叛、官軍往討未下、廷臣規再出師邀功、有危語。公與同官執不從。未幾、捷至、上喜、賜公等俘奴各一。己丑冬、災、公陳時政之弊。辛卯冬、彗見、復疏八事。壬辰、以天下水旱相仍、請省科斂、減力役、寬兩稅、弛利禁、悉從之。是冬、奉勅修續資治通鑑綱目。乙未夏、進兼文淵閣大學士。丙申、加太子少保、改吏部、賜冠帶、一品服。時禁中建玉皇閣、公論毀之。又請建儲。尋因黑眚見、極陳時弊。丁酉、兼殿學士。時內臣汪直創西廠刺事、權傾中外、公與同寅指斥激切、即爲革罷。公亦決於去、遂得辭。公配龐氏、封夫人、先卒、勅葬邑西山之原。子男二、長艮臣、第進士、仕至翰林侍講、先公兩月卒。次艮輔、以公廕授禮部主事。艮輔將以卒之明年月日、奉公柩啓盧夫人之封而祔焉。前是以太常卿兼學士王惟臣所述事狀屬銘。直公門生、素承愛重、方聞訃悲慨不淼、銘何敢辭。惟公丰儀山立、襟度淵澄、詞氣溫裕、平居敬愼不懈、接人恭遜。早擢三元、旋登內閣、以經濟爲己任、以薦賢爲首務。間論古今治亂、事機得失、賢否、亹亹不倦。文牘盈案、裁決如流。中遭誣間、夷然不校。權奸既敗、事白復起、倚毗益切、建明良多。一時僉壬搆傾、舉無能爲。卒之身退名完、德業著于當時、風聲聳于後世、視古名相碩輔如勃之重厚、崇之應變、旦之沉靜、亦何忝哉。先後蒙賚金幣、冠服、鞍馬、書籍、飲食之類類腆、而自處泊然。嘗一主考會試、五爲廷試讀卷官、皆稱得士。於書無所不讀、爲文渾厚雅贍、詩主平淡、不雕刻。有集若干卷、傳於家。

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商公輅

實錄

商輅字弘載、浙江淳安縣人。宣德乙卯鄉試、又十年始登進士第。鄉試、會試、殿試俱第一。初授翰林院修撰。丁卯歲、　英廟命選講讀以下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己巳之變、　英廟北狩、　景皇帝即位、召入內閣、參預機密、陞侍讀。是時北虜方熾、而閩浙盜又起、奏牘填委、輅悉心參佐、勞效爲多。景泰庚午陞學士。

英廟至自虜庭、　景皇帝遣輅至居庸關奉迎還。

壬申、陞兵部右侍郎、兼學士、并左春坊大學士、賜以居第。丁丑、　英廟復辟、石亨等嗾言官劾之、坐除名。成化丙戌、召起復原任、仍參預機密。首言八事、皆切中時政。戊子、　慈懿皇太后崩、輅率群臣上疏定祔葬之議、從之。是歲陞兵部尚書、仍兼職如故。癸巳、內官監皇莊者害民、輅言　天子以天下爲家、何以莊爲。　上嘉納之。改戶部、仍兼舊職。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兼文淵閣大學士。丙申、加進太子少保、改吏部。時倖臣有欲于掖庭建玉皇祠、每歲以內臣執事、如郊祀儀祭之者、輅力言止之。宮門災、工部請差內外官徵材湖廣等處。輅言　上天垂戒、宜少緩修葺以存警戒。從之。丁酉、命兼謹身殿大學士。時汪直開西廠行事、大肆羅織、屢起大獄、勢焰熏灼、人不敢言。輅偕同列上疏極言之。會六部大臣亦以爲言、遂革西廠。由是見憾於直。會故大學士楊榮曾孫曄有罪、不就逮、赴京避罪、爲直所發、語連輅、輅遂乞致仕。詔進少保、賜璽書、給驛以歸。成化二十二年七月卒、年七十三。訃聞、贈特進榮祿大夫太傅、諡文毅、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域。輅體貌脩偉、風神雅秀、文章典實、不事華藻。爲人平粹簡重、寬厚有容。登第甫六年、即入內閣、預機務、儕輩多有異議、而輅處之自如。尤與錢溥不相能、溥至爲禿婦傳譏之、亦不與之較。其再起也、黎淳以景泰中易儲事專歸咎於輅、上章攻之、輅待之無異平時。君子謂其有大臣之量云。子良臣、中進士、爲翰林侍講。次子良輔、孫汝謙、皆以蔭得官。良輔刑部主事、汝謙尚寶司丞。

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雖被重刑、猶窮治不已。輅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情。由此盧忠得罪。

以上二文并見《國朝獻徵録》卷一三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朱公墓神道碑

劉珝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朱公卒、上悼惜之、遣中使賜楮鏹萬緡、追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命禮官諭祭、禮部營葬域。惟朱氏自廣州節度使世爲名家、其後以難徙郴州、至公凡幾世。公少孤、嗜學喜談易、資志聰遠。以明經領鄉薦、與族兄克寬同登正統乙丑進士第、授監察御史。閩浙亂、上簡才御史十三員分守州縣、公得處州。比之郡、大軍尚駐金華、公欲徑趨處州守鎮危之、遣人遮留、不聽、竟冒險抵其所。公乃取道慶元、榜示賊衆、旣以禍福、即時被虜老小皆出附、擒賊首周明松等若干人。賊平、召還京。公條處中民情五事、皆報可。外戚都督汪全侵民產、中官普增、姚廣恃寵暴橫、時林莊敬公爲給事中、公諷莊敬等交章劾奏、汪以外戚免、產即歸民、而普、姚竟下獄。景泰壬申秋、召多官議易儲、公偕莊敬力論不可、旣而泣下。附時者頗忌之、然終亦不能有加于公也。冬、以公參議廣東布政司、剛斷伏奸暴、寬和綏良善、凡有便於民、輒舉行之。中官採珠南海、督責太甚、時公掌司事、甚憂之、以爲兵乏民貧、爲之奈何。乃會巡撫秦文莊公審奏召還、民無擾。一夕宿雷州分司、夢有人謂曰、汝心白色、我爲汝易之。忽取出、果白色、乃點以藥、即赤色、復置內如故而去。於乎、異哉。甲戌、斗峒賊首劉三仔等恃險屢作亂、公厚撫諭之。未幾擁衆復劫掠、公奮不顧身、振揚士氣、徑趨巢穴、剪除無遺類。捷聞、賜彩段實鏹凡若干。公雖以有功獲賞、然每遇寇亂邀功冒賞、未嘗不反覆面折不少貸。一時獲脫血刃者、以手加額曰、活我者朱公也。天順辛巳、潮賊羅亭等流劫郡縣、屢挫官軍。公檄諸路兵大會賊所、即時剿滅之。其生俘脅從者、或欲以爲功、公曰、此良民也。悉縱之。是時軍中所獲被虜男婦數千人、公別置一營以處婦女、人莫敢犯、各使寧家。捷聞、復有彩段實鏹之賜、以功陞右參政。丁內艱、起復改陝西。土夷滿四叛、寇固原、官軍往討之、以公總餉饋、賊平、陞福建右布政使、尋遷左、復改陝西。甫載⑦、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公拜命、首陳安邊十事、大要欲練兵積穀、與屯種、柔諸番。又陳處置邊夷十事、如徙居戎以消後患、簡貢使以省邊儲、類皆確論。後歲又陳八事、如製衣裘以給墩軍之類、上皆嘉納之。以才能改兩廣總督軍務、兼巡撫。公於事無大小、

一以持重爲務、如昔發議時、而重輕加密、一時喜功生事者成欽退、而賊亦知化。立山當大藤峽羣盗之衝、首惡猺獞李公主頞鸖順、公爲請於朝、置永安州、以其子世吏目、餘黨悉爲編民。由是蒲郡猺獞歸復尊業者匪相繼、數年間所增户四萬三千有奇、口一十有五萬。他如韋諒誠、潘萬璽、潘公添等、皆乞降附。荔浦潯融間剧盗竟未服、公以次芟除、殄其渠魁、餘醜亦從治。　上以優詔勞獎、陞右都御史、仍加從一品俸。會交人欲侵老撾地、立營於龍州外境、議者謂將内寇、朝廷詔諸鎮設備、且詢公方略。公奏云、安南蕞爾小國、不過與老撾龍州爭隙地耳、志豈敢深犯哉。姑諭之、彼當悔悟。如不自量、聲罪致討未晩也。
上用公言、交人果畏服、修貢不絶。既而公以衰老請、
上不許、以練達邊事軍民悦服褒之。大司馬缺、廷臣首薦公、　上以兩廣重地、未可輕代、當別舉。久之、都察院長缺、　上乃名公入、尋加太子少保、中外咸稱愜。乙巳元日星變、公陳八事、切中時宜、　上皆允行。至是以疾不起、時成化二十一年七月十二日也。
銲⑧其生永樂丁酉、得壽六十八。子守孚、乙丑進士、任刑部郎中。次守順、守謙。次守蒙、舉人。公諱英、字時傑、號滄菴、更號誠菴、又號任眞子。有滄菴紀年、誠菴奏稿、任眞子集若干卷、藏于家。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英傳　　實録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英、成化中總督兩廣軍務、以恩威著名。專事蓄積、在鎮數年、積金數萬計、流移脇從賴以復業、全活不可勝紀。子孫有勸自陳年勞及軍功者、則曰食報如是足矣。歷官四十餘年、清白之操如一日。廣人思之、與葉盛、韓雍、陳選並祠學宫。子刑部郎中守孚請謚、已得旨、後以病卒、不果。正德十三年、御史范輅爲之申請、追謚曰恭簡。

以上二文并見《國朝獻徵録》卷五四

萊州府知府段公堅傳　　何景明

段堅、字可久、蘭州人。生而剛方、早年讀書、即知向正學、希聖賢人、以伊川擬之。中景泰甲戌進士、天順己卯、知山東福山縣、修政治、隆道化、刊布小學、令邑人講誦、敷申五教、動以詩言。福山地僻俗陋、於是翕然丕變、海邦島嶼、渢渢乎絃誦之風焉。既四載、陞萊州知府、壤接福而俗等、政教一如治福者。召謁郡縣及學正屬、賦詩啟諭、勉振事用、未期、萊人大化。以憂去、服闕、除南陽、屬吏被化、感奮思體國、勤民、視萊更加。

病近世以讀書媒利祿、階富貴，士鮮志聖賢之學，乃倡鳴岡、程、張、朱與古人爲學之意，召郡學及屬治諸生，親授講說，士志行勃然以變，自茲鳴世者輩出。又以民俗之偷，由未預教，乃取屬治童蒙及其良心未鑿，刱志學書院教之，刊小學、孝經、論語、崇正辯、文公家禮、教民俗言諸書，授之講習。又於書肆收儲五經性理大全，刱刊二程全書，俟有志者給授，百姓邪闢薰液，純實同性，禮讓同俗，逾世而風猶存。又刱節義祠，取列女傳論祀有差，自是母儀婦道，閭閻可觀。其爲政持大體，不立赫赫之威，不急功利，凡所思措，規模遠大，而毀譽榮辱無一動心，其勁節直氣，勢力莫折，而抑強宗，去貪剝，察民隱，進巫尼，窮究獄、訟、清[illegible]，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郡人戴之如父母，其敬畏之至，若家有一段太守者。然愚澤究下，以直道不能取悅於上，竟不得大用。致政歸郡城，與過屬地，攀泣不忍舍。卒於家，郡人聞訃，無弗泣下者，遂作木主於志學書院之企德堂，祀以少牢。後四十年，郡人思其德澤，又別立廟以祀。有容思集、栢軒語錄行於世。蓋其學本河東薛文清公，承伊洛之傳，故見於治行者如此。祭酒王鴻儒議曰：使南陽之人知有正學，而不知有俗學，知有王道，而不知有伯道，知有關雎、麟趾之化，而不知有桑間、濮上之風，皆先生始也。當以學修人紀之功歸焉。陸淵之贊曰：學術本於至誠，政事純於王道。以廉恥忠信爲四海九州之宗，以文章禮樂爲一邑而郡之教。柴昇著祠堂碑，彭澤著墓表、年譜，張景純著行實，其詳可考。有子曰晃，[illegible]。

《國朝獻徵録》卷九六

容思段先生

先生名堅，字可人，蘭州人。初號柏軒，後更號容思，義取九容九思也，學者稱容思先生。生而剛方穎異，讀書即知正學。年十四，為郡諸生，見蠡山陳先生書銘于明倫堂，有屋居慎口、獨坐防心之語，酷愛而敬誦之，遂慨然以為聖賢可學而至。年十七，王父歿，白其父治喪不用浮屠法。凡當世宿儒宦游于蘭者，無不師之，于經史蘊奥、性命精微，不究其極不止也。動作不苟，人以伊川擬之。正統甲子，領鄉薦，明年下第歸，鄉之士大夫多遣子弟就學。先生以師道自尊，教法嚴而造就有等，士類與起。己巳，英廟北狩，應上詔詣闕上書，不報，乃裹糧買舟南游，由齊魯淮楚以至吳越，訪求同志之士，相與講切，得閻子與、白良輔輩定交焉。逾年始歸，學益有得。景泰甲戌登進士，以文名差纂山西誌，明年誌成，復命尋移疾歸，讀書于五泉小圃，依巖作洞，以為會友講習之所。有得即形于詩，有云：風清雲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綠楊烟外兩三聲。論者謂宛然有浴沂氣象。越五年，為天順己卯，選山東福山知縣。福山故僻邑，先生以德化民，刊布小學諸書，令邑人講誦，復以詩歌興之，必欲變其風俗。或謂其迂闊不能行，先生獨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嘗有詩曰：天下有材皆可用，世間無草不從風。始終不少懈，由是陋俗丕變，海邦島嶼，渢渢乎有絃誦風。既六載，以李文達公薦，超擢知萊州府。迺先生與文達公竟未面也。先生治萊如治福山，時名郡縣官師與燕，俾言志詠歌，以申政教。未期月，萊人大化，以憂去。既禫，不遽北上，乃訪周廷芳于泰州，訪張立夫于鳳翔，講學求友，孜孜不暇，其于功名利達，澹如也。久之，復補南陽。在南陽，慨近世學者以讀書媒利祿，階富貴，士尠知聖賢之學，乃倡明周程張朱與古人為學之意，建志學書院，聚郡庠及屬治諸生，親授講說。又以民俗之偷，由未預教，乃遍屬治童蒙，授以小學、孝經、文公家禮、教民俗言諸書，俾之講習。

又創刻二程全書、胡致堂崇正辨諸書，俟盈科者給授，士習翕然改觀。又創節義祠，祀古聖母烈女，以風勵郡俗。尤嚴迸巫尼，不使假左道傷風化。會有女縊而自經以殉夫死者，先生率僚屬師生往弔，為具棺斂，卜地合葬已，又奏表其閭，由是郡人雖婦人女子皆為感化。先生為政持大體，重風教，不急功利，不規規于簿書，不以毁譽得失動其心。凡屬吏不法者，即業問不少貸，民或良或奸，相宜訓治，與民休息。在南陽八年，郡人戴之如父母，其敬畏之至，若家有一段。太守者，治行為天下第一，以直道不能諧時，遂致政歸。乃結廬蘭山之麓，扁曰南村，曰東園，取淵明詩昔欲居南村及青松在東園意。授徒講業，相羊唫詠以自樂，然于時政闕失、民情困苦，則又未嘗不憂形于色。成化甲辰卒，年六十有六。門人私謚曰文毅。先生性素孝友，治父母喪一遵古禮，事兄椿曲盡弟道，居家嚴内治，崇禮教，凛然為鄉邦典刑。與人尤篤于分義。友人唐知縣廷器貧甚，其歿也，為具棺斂以裹事，併志其墓。方伯石公執中曾孫以貧鬻于人，乃垂涕捐貲贖還，俾主其祀。業師周公麟歿，為撫其後，每至其家，坐必避席爲。先生雖未居言路，而屢有建白，如請修龍逢比干祠墓，請從祀元儒劉因，請旌表孝行節義，請開言路，諸封事，皆鑿鑿有關國體，裨風化。蓋先生之學，近宗程朱，遠遡孔孟，而其功一本于敬。嘗言：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心之理即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叅天地贊化育者在于此。必以命世大儒自期，而不可自暴自棄，以常人自居，有負為人之名。所至從游者衆，多所成立，如同郡董學諭芳、羅僉憲睿、彭少保澤、孫孝廉芳、秦州周布衣蕙、山西董僉憲齡、福山張同知獻、南陽崔尚書升、王文莊鴻儒、熊少叅紀、張孝廉景純，皆門牆尤著者。郡人陳祥贊云：距釋排朋，吾道是遵，士趨歸正，鄉俗以淳，繼往開來，遠探濂洛，文清之統，惟公是廓。彭澤撰墓碑云：先儒謂道自堯舜以來至孟子歿失其傳，爲匪道不傳，學者託之言語

文字而無深造力踐之功也。至宋周程三夫子出、至晦庵朱先生始極主敬致知力行之功、上繼孔孟之統。元魯齋許文正公、我明敬軒薛文清公、以篤實輝光之學繼其絶、此固萬世之公議也。若我南陽太守容思先生段公、其克尊信斯道而致深造力踐之學者歟。論者以爲知言。所著有容思集、栢軒語録行世。

馮從吾撰 《馮少墟集》卷二〇

默齋張先生

先生名傑、字立夫、號默齋、鳳翔人。父璡、工部主事。先生生有異質、頴悟過人。稍長入郡庠、卓然以聖賢自期。年二十一、登正統辛酉鄉薦、乙丑中乙榜、以親老就山西趙城訓導。居官六年、惟以講學教人爲事。一日、薛文清公過趙城、與先生論身心性命之學、文清公嘆服而去。先生之學由是益深。值歲祲、捐俸賑饑、雖所捐無幾、亦寒寠所難。景泰辛未、工部公捐館舍、先生徒跣奔歸、喪葬悉以禮。先是、里俗多用浮屠法、先生一切屏去、鄉人化之久之。以養母不出。天順癸未、母棄養。既禫、有司勸駕、先生蹙然曰：吾少也力學以明道、禄仕以養親。今吾親終矣、而學無所得、尚欲仕乎。遂不復出、因賦詩自責曰：年幾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益大肆力于學、居恒瞑目端坐至于移時、起則取諸經子史朗然諷誦、或至丙夜後已。最愛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因大書揭座右。造詣日深、弟子從遊者日衆、乃拓家塾、以五經教授、學者稱爲五經先生、名聞一時。巡按御史某薦先生爲提學僉事、不報。成化乙酉、應天聘典文衡、謝不往。辛卯、茶臺馬公震行部漢南、特遣諸生黃照、王宣輩奉書載幣、聘先生攝城固學事。先生復書略曰：天地生人、無不與之以善、聖賢教人、亦無不欲其同歸于善。是知善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先覺之覺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耳。但古之學者從事于性情、而文辭所以達其意。今之學者專務文詞、反有以累其性情。某今年五十有一矣、方知求之于此、以尋古人

向上之學。雖得其門、未造其域、汲汲皇皇、恐虚此生。嘗自念僻處一方、獨學無友、每欲遠遊、質正高明、奈有寒疾不可以出。況鄉黨小子、相從頗衆、豈能遠及他方邪。亦謝不往。與阜蘭段先生堅、趙侍御英、河東李學博杲、秦州周布衣蕙相與論學。而段尤稱契厚、嘗贈以詩、有云、萬徑千蹊吾道害、四書六籍聖賢心。聖賢心學真堪學、何用奔馳此外尋。而先生詩中亦有今宵忘寝論收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或勸先生著書。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爲之未晚。乃竟未及著書而卒。是爲成化壬辰十月十二日、距生永樂辛丑八月十九日、年僅五十有二。先生爲人篤于孝友、事二親曲盡子道、與兄英爲異母、同居五十年無間言。姊早卒、撫其子若己出。教之成立。御子弟一以禮法、内外斬斬。嘗自讃曰、讀孔孟書、學孔孟事、知有未真、行有未至、惟日孳孳、以求其所無負也。其勤勵如此。先生殁若干年、郡守趙公博白兩臺、爲先生建祠于家塾之左、以供祀事、長平郭公定爲記。郡倅范公吉稱先生以五經教授、明心學于狂瀾既倒之餘、以四禮率人、挽風化于頹靡不振之秋。以端實淡泊飭躬砥行、垂休光于千百載之後、可謂一代人物矣。識者以爲實録云。

馮從吾撰 《馮少墟集》卷二〇

吏部尚書王公恕傳　　王世貞

王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少治易、傍通他經子史。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爲古文辭、其學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歸極經濟而已。以是不得留、出爲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所讞決必覈情法、嘗條刑罰之不中者六事、朝廷議行之。擢知揚州府。揚、淮南大都會也、恕以直道精心爲之、吏民皆愛服。歲再饑、上疏再請賑、度事已迫、不待報而發倉廩、且別市米以施病者、其人不至後時而殍。立書院、萃少年諸生於其間、而延文學行誼之士爲之師。太守以間按行、名諸生褒衣講說、勸勵禮讓、文事亦大振。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揚人視西之不得、相率伐石勒德政。其在江西、而贛寇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之。轉河南爲左、以公廉稱。賦稅出納、吏無所容舞。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襄荊諸府。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楚之流民萃焉、日剽攻殺略、而礦賊亦不時發。時設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軍府取草創、恕事事經畫有成算。首捕獲南陽之爭礦而稱兵者、已會兵、搗襄益巢、平之、殲其魁、釋脅從之衆纍纍。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既捷、而大將欲搜山、盡取其首以徼功賞。恕持不可。久之、乃聽。念所從將卒必有乘間爲賊者、乃下令曰、擅殺一人即抵死、衆肅然亡敢犯。因檄諭流民各使復業。後流民聚貲立生祠祀恕、仍家繪一像。母憂歸、即家起復、巡撫河南。以襄南功遷左副都御史。境內荐旱不相宿、而又苦蝗、大風晝晦、乃上疏乞罷以謝豫人。因極言止營建、崇儉約以回天意。　詔不報罷。⑨而他所疏荒政甚詳、　上爲之蠲賦有差。例入朝議事、因復上六事疏。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請禁抑馬快船橫擾商賈而縱橫郵道間、妨糧運、且及弭災數事、惓惓民力。　上爲之下蠲租詔。改南京戶部、復大有所損益、部事理。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恕於選若左、然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鎮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之。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二童子以往、而中貴人錢能果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詣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往返數四。景等復與其國互市、捆載還。恕廉得之、遣騎追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根鞫其從者下之獄、而没入其賄、飛章露劾能私通

外輿罪嘗光。報聞。當是時、瀕別爲私鄄以遁滇賞會、實欲乘間掩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鸚鵡進、恕復上章極言、明王不貴異物、今萬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　上意。因盡發能貪黷縱肆諸狀、　上不得已、召能跡、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未嘗各一棗、無纖毫增。掌院之未幾、參贊南京守備、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如故。盡摘於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嘗使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賈、非奉旨、毋得自爲互市。考選軍政、即同事者無敢干、頓不使恕、而適有與力取中旨、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兼總督糧餉。恕益日夜孜孜於職、下車必首延耆碩、降色與談民間利病、因而刺及屬城吏賢否。諸屬城吏故已耳恕名、其墨不可洗者望風解印綬去、罷者相刮濯、爭欲獻其長以自效、以故恕不勞力而治。乃責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粲粱及庖人賤工、請稍裁別、派市物料、織造緇彩及貢獻花木禽鳥、請賜蠲省、皆報可。常州時有荒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以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頌之、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魏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疏言、帝王之學貴要、與謨訓誥及無逸、旅獒、皆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　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瑣瑣也。佛像外道、亦不足汙清覽。而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齎御符金收市圖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挾括官人財寶殆盡、而官府供億亦不貲、人情洶洶。恕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王敬亦誣奏恕、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其狀、　上始下敬錦衣獄、論戍之、并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尋復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錢能復貪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益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惟有斂事而已。恕諗其少自抑損、坦待之、卒無害。而恕以年至乞休、不許。滿九載、加太子少保。以秦晉饑

言便宜十事。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蠹大鎮固永昌寺、其言直忤 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祢、舛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數十萬金、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因併復黼官。 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慊、以星變遷俊、黼南京。恕因是益自信、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 天子亦漸心厭之、而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 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無虛月。 上崩、

孝廟即位、於是薦恕者無虛日、即家特名之、命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乞休、不許、而改吏部尚書。入見、即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而賢、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備顧問。 上報曰、朕用褒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所不聽從、何必內閣也。 上時釋奠文廟、恕請加禮、於是孔子前獨用幣、改太牢。而是時恕侍經筵、特酷暑、督 上方汗而盛服疲不堪、請暫輟講、於宮中進學。報許。始恕以直諫重天下、後進慕說之、而 上方開言路、各欲有所自見、其望恕重而責之深。至是、御史湯鼐、進士董傑、都給事中韓重等各疏論經筵講不宜以暑輟、恕非所宜言、而傑尤激。恕不懌、待罪私第、上疏乞休。 上曰、君臣之間、恩猶父子、各陳所見、以盡乃職、何嫌何疑。其亟出勿避。恕乃復疏露其意、謂人見 朝廷待臣太重、責臣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毋論臣不敢望司馬光、今亦豈熙豐時也。 上復優詔留之、乃止。時 上於春宮內臣多所登進、又贈服色、莊田。恕爭之、 上巽辭以報、恕益自奮。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御史姜綰等訐而各失實、綰等謫而琮獨留、恕謂獨留琮何以示天下公、不聽。御史湯鼐故嘗以經筵譏恕者、他亦譊譊有所論建。壽州守劉槩以書稱之、引所夢爲證。事發而大學士劉吉惡之、下 詔獄、欲坐槩妖言律論斬、而鼐亦與同罪。恕力辯其不然、 上命姑緩之。迨法司讞上、槩、鼐皆減從戍。陜西巡按御史李興有風裁而微過刻、爲同事者所中、以多杖入死、當大辟。恕謂非故勘於法不當大辟、亦減從戍。

修理河橋工竣、太監李興乞陞工匠官四人、冠帶者五人。恕再執之不可、乃上言、臣力竭矣、惟 陛下愼之將來耳。 上溫旨報聞。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糺總兵安遠柳景不法、而爲景所誣、與俱罷。恕復言紘不當罷、卒奏起爲戶部尚書。滿三載考最、授光祿大夫、柱國、贈及三代。 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脈、牲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饌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玉自陳春宮効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遠閹之。有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且先貴、猶據其上、濬意弗善也。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而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訪詳具奏。恕自擬有沮之者、必濬也。前是無歲不求去、乃求去益力、至再、而 上特慰留之。居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强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鋟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

報、以彰 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懌、意文泰受之丘濬、且疏辯謂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此非有怨於 先帝者。卽臣傳內所言、皆足以昭 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且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辭、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君也。傳若行、有豪傑鬨之 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爲民都御史吳貞、貞亦爲之奮言、且潤色文泰草而校之以上。因請逮恕及濬貞面質。 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宥之、俾焚其傳草、而罷濬、貞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辯、復不聽、而恕自此屈矣。於是懇疏引疾乞休、至再三、乃許之、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勑。而文泰心怏怏、謂濬不能爲之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在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公齮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弔爲。時人快之。恕家居健無恙、口誦大學諸書、草石渠意見、能發前賢所未發、而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屛呵從謁之、再拜叩質疑難、恕亦

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 天子遣行人齎手勅羊醴綵幣存問、益月廩歲夫而諭之言。恕乃復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恕啖食兼數人、至其日而小減、已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人視之、瞑矣。訃聞、 上爲輟朝、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顯、而少子承裕遂爲南京戶部尚書、有學行、不墜其聲。

《國朝獻徵録》卷二四

按察副使田君汝耔墓志銘

崔銑

君諱汝耔、字勤父、汴之祥符人。弘治戊午、年二十有一、與予同舉、遂業太學。勤父傳聞善辭、又飭操檢、三原馬伯循稱之曰、見人之有技而不驚、規人之過而溫。乙丑、又同予舉進士。已以憂歸、服除、授行人、選給事中。是時劉瑾竊政、瑾誅閹、嗣其所行、朝紀聿紊、宦推附權潤已。勤父挺立其間、絕請謁、攻詞賦。予既交甚而雅好何舍人仲默、每過予、兩人浮白吟詩、慨時自憤曰、引裾請劍者、固丈夫許國爾。顧事不當其會、而情不中其款、殺身無益、章主之暴。嗟乎嗟乎。迹與心違、命與世左、是以西山有餓夫也。然勤父遇事斤斤自信、敢斷決、值端揆虛位、爭進者類掣徒然、勤父上疏言當用大臣以忠諫去位如韓文等、遭旨斥、然不概聯。又劾武幸時源恃功淫縱。遷江西提學僉事。江西雖號文邦、士習譸恣、尚請託、提學官校試列第不合素所評、輒吹譁徑去。善官者先陰訪衆議、參以今試者列名下之。勤父惟據試文。勤父雖好秦漢諸家書、剗行史記、往以舉業舉者、勤父病其腐、置下列。又遵勅諭賢知府伍文定、同知曹琥四人、及教官十二人、及退居御史宋景及逸士其、俱上疏薦。又劾知縣及教官不職者十餘人、憲臣及僚惡其侵官、乃共升諳當考官。時南臺劾之、調山西。方諳起、其欲擠入不測、然止言其爭方、他無可摘也。古所謂因貶見褒者歟。自山西遷湖廣副使、皆理獄、清屯田、修水利、權庚備、事靡不飭。前後乞休者三、乃得請、時年四十五。既還汴、力田養母、杜門讀書、誦聲琅琅聞戶外。病六經庸學傳注紛如靡統、字稱句品、思纂輯成一家言、僅畢周易而已。詩暨古文集若干卷。勤父授行人在正德戊辰、遷給事中在己巳、治刑科、遷江西在癸酉十有一月、調山西在丁丑二月、遷湖廣在己卯、閱四歲歸。嘉靖癸巳三月二日卒。勤父閒居者十有二年。

《國朝獻徵録》卷八八

校記

①絲：據文意當作「終」。

②角：《椒邱文集》卷三一作「昌」。

③褐：右引書作「揭」。

④是：當作「果」。

⑤泝：《明名臣琬琰續錄》卷一四作「距」。

⑥原書「憲」字前三字不清，據右引書當作「同彭文」。

⑦載載：下「載」字疑誤。

⑧鉅：疑當作「距」。

⑨原書「罷」字前字不清，據《弇州四部稿續稿》卷八八當作「聽」。

明儒碑傳集卷十六

鄭伉　岳正　閻禹錫　丘濬
周洪謨　王佐　何喬新

鄭敬齋墓表　鄭善夫

先生諱伉、字孔明。其先赤石魯氏、七世祖正叔出姑子後、遂爲鄭氏。居常山之象湖、世濟其德、至先生而大。先生吳康齋之高業弟子也。風聞楚越之交、蓋闇然游於萬仞者。余生也晚、不及挹先生之容、近李子道者揖余於京師、求表先生之墓、因得睹行蹟、聞風慨然、樂爲執鞭而恨不可得者。先生三歲聞父母哭而知哀、五歲誦故事、十三讀易治舉子、文理蔚然。二十爲博士①、及省試一再不合、棄之曰、顯親揚名、恐不在是也。乃走豊城、拜於丁潛軒之門、求踐履實學、時年三十有幾矣。適復見康齋先生於崇仁、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復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自驗之身心、徐得聞四子六籍之文。久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龍池之上、日取諸儒論議、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籍、鮮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毀肢體、滅人倫、即不容誅、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一時名士若蘭谿章楓山、開化吾文山、南昌張東白皆與相可否。所著有易義發明、卦贊、讀史管見、觀理餘論、哇鳴集、凡數十萬言。惜以燬盡、其存者僅十之一云。吾嘗聞康齋之學最強毅直致、不屑屑於文字箋註、約破碎而大同之、卓然有六經註我之見、誠所謂掇章句之迷而立於獨者。夫章句猶筌蹄然、本以發迷、欲學者既得而忘之也、非爲終身溺之而不究心於章句之外者也。吾聞其執喪極哀、祠墓殯塟、一本之家禮、設義學、立社倉、事事皆著實地上作業、要非所謂瑣瑣破碎者。故自號曰敬齋、又曰斷迷子、蓋有得之康齋者矣。然挾經濟之術、三謁公卿而不一試、豈所謂逆流退飛者耶。古之君子知之則言、言之則行、聖人之心顧亦何嘗忘

天下哉。使假先生以年、其用舍内外之辯必有分矣。先生行履備見傳志、此特其大者、余故表之、以詔後之尚友者。

《明文海》卷四四一

興化知府岳君墓誌銘

葉　盛

英宗皇帝既復辟、宥密之臣累出親擢、具第五人則吾友燕山岳君正也。君固奇士、而王吏部忠肅公又雅亟稱其賢、上雅重之。君亦自幸魚水之遇、凡所陳請、所撰述、所對答、竭盡忠藎、多稱旨。一日、湯序言變異、將以古法進、云奸臣未盡之故。上以問君、君叩首曰、奸臣未闓、求之將人人自危。况序術疏淺、宜不足信。上悅。時石、曹二猾勢方張、君虞其將來必不盡靖、因極言於上前、且退而面開導之、使為保全計。二猾雖陽諾好辭、中實銜之、益未幾君之禍作矣。上猶惜君甚、止出為欽州同知。既又追及還繫、責戍甘肅之夷鎮。二猾尋踵敗、上惻然有思曰、岳正言是也。召還、將復有所用、而龍馭上升矣。成化初、君居母憂服闋、御史有言、當急召用君、以勸忠詔。仍元職。吏部言當調南京、有旨具勿調、命充經筵講官、纂修本朝實錄。適兵部清黄官缺、部院大臣會薦君、遂以成化元年四月俾知興化府以行。君在官生財惠民、民始譁而終服、號賢守。有司者或不知禮君、君迺有歸志。歲己丑來朝、請致仕、家居越三載、為成化八年九月十一日疾卒、得年五十五。公卿以下皆往弔哭、莫不嗟悼曰、岳先生亡矣。君字季方、別號蒙泉、畿内漷縣人。曾祖德甫、祖思銘。父興、懷遠將軍、輕車都尉、府軍前衛指揮同知。母太淑人劉氏。君少年已能學、有名。二十一領鄉薦、卒業太學。正統戊辰會試、同考誤寘落卷中、侍講杜寧獨薦其文、以為此吾輩中人、遂占首選。廷試第三名、授翰林編修。景泰三年、陞右春坊贊善、兼編修。天順初元、改修撰。是年六月、被命入内閣參預機務。及其得罪去、僅一月耳。君偉貌美髯、言論灑灑、動循矩度。居家孝弟、交朋友有始終之誼。平生性剛而志高、抱負經濟、不輕屈下人、有古豪傑之風。石、曹事或迂議之、且

以未信為言、直應之曰、何得以諫官處我、我道當如是。其篤於自信如此。人有不可意事、雖權貴人、當言即言之、無宿藏、而人不之察、以故愛君者雖多、卒不能勝夫嫉君者之屢也。配宋氏、孺人。側室周氏。子男二、增、堂、皆夭。女六、長許嫁而卒。已嫁者、婿朱彔、生員李經、翰林編修李東陽。餘俱未行。君之學精博、旁熟莊騷、至方外度數諸書、無所不窺。所著經解務出新意、多儒先所未發。惟深衣纂誤成書。文章有類博稿若干卷。書法晉唐、可名家。嗚呼、美才如君、即特置華要、先皇帝之明也。中間蹇連坎坷、有若不堪處者、然觀君今日之金緋在躬、考終牖下、自非先皇帝、今皇帝之明且仁、則雖欲得此難矣。若是者、在君其亦可以無憾哉。以卒之年十一月十一日、塟祖塋之側。君之兄端府軍千戶祥哀君無子、率猶子坪、培、均、坦、墉長號嚮予乞銘、予為作銘慰答之、亦以慰君於地下焉爾。銘曰、古有李白、其人亡嗣。亦有柳州、擯斥以死。其名之長、弗繫乎此。

《明名臣碑傳琬琰録》卷一一

直内閣翰林院學士岳公正傳　李東陽

公姓岳氏、諱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為蒙泉先生、順天漷縣人也。曾祖諱德甫。祖諱思銘。考諱興、府軍前衛指揮同知。公身長美鬚髯、神采秀發、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公為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三原諸公皆預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公寧見之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每開口論大事、嘗閉戶夜草疏、請復　恭讓后位號。其伯兄端俯樓隙窺之、驚曰、柰老母何。取其草裂之、乃止。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賛善、兼編脩。天順丁丑、　英宗復辟、改脩撰。　上廉知其名、吏部王忠肅公亦薦之。六月、　召見文華殿。　上遥見、遽曰好。既陞陛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　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漷縣。　上曰又是此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　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顧謂曰、今用汝内閣參預機務、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公頓首辭至再、乃出赴閣。至　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

公不敢對。時亨、軏已不平。比入見、 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軏詰爲誰。 上曰岳正。亨、軏陽猶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如何。亨、軏因奏曰、 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 上默然。甚亨輩以事非已出、故撓之云爾。自是 宣 召賜賚、絡繹于道。公感 上知遇、銳意功業、知無不言、言必盡肝膈。一日、欽天監湯序言變異、謂奸臣未盡之故、 上以問公。公曰、姦臣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疏淺、不足信。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假、自言尙大貴、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覬非分。獄具、當坐反。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公詞事繼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治其從十數人、邏者准應捕律、朝論韙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獨不及②亨、緝捕甚急、衆 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illegible]旁③格、公與呂文懿公見 上曰、爲政自有體式、資④兵部、奸究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欲窮治其事、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算、皆梟于林木、不能悉致。公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于何所。其人驚伏。公間爲 上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爲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公徑造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益深。[illegible][illegible]如此 會 承天門災、 上下詔自責、實公視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流語指爲謗訕。七月、 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涿、以母老留與月。尙書陳某者、曹石黨也、憾公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考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所居京第爲幸臣都督李鐸所奪。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者頗尙意氣、爲祈哀解人。其人怒不肯、楊所以醉酒、伺其熟睡、謂公曰、梏有封印、奈何。公教之曰、可燒鐵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皆昂起、因去釘脫梏、刳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覺有異、楊說之曰、業已然矣、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公乃得至戍。時太監猛虎石鎮甘肅、相傳有 密諭、須生不須死、鎮巡而下亦

雅重之、致客禮焉。上每意及、輒曰、岳正倜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以不軌敗、上謂內閣李文達公曰、向岳正固言之。文達因請曰、正有老母、得放歸鄉里、幸甚。乃　命釋爲民。甲申、　憲宗嗣位、有御史楊宣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奏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　旨勿調。公在院供職、充經筵講官、纂修　先朝實錄。文達欲薦爲南京國子祭酒、公不應。有忌者僞爲公劾文達疏草、今廷薦公爲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公得知興化府。時論譁然爲之不平。公才素大、不屑條格、動輒爲闊遠計。築西湖隄、漑田數千頃。京庫輸納多爲解戶所侵、公畫一會算、省其半費。士大夫家有侵廢寺田及規公利者、悉不與、皆切齒恨之。其貴有力者共騰爲謗書、模莫可遏。公亦厭苦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京師、因引疾致仕。時李鐸已敗、朝廷還其故弟居久之、陳緝熙、邢遜之二公相繼爲祭酒、有官錢爲公用、簿不時注、忌者因肆爲媒孽、皆得罪去。文懿致勸公請代之。公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爲。自是宦道交絕。忽喪幼子、慟而成疾。壬辰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十月十日堅村葬塋⑤。公于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爲、高自負許。其爲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詩亦雅健脫俗。字法精邃、大書尤偉。旁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嘗戲畫蕭竹、遂稱絕品。晚好皇極書、有所論述及經解、皆未及就、惟類博稿十卷行于世。深衣箋誤一卷、藏于家。

興化郡守蒙泉岳公祠記　黃仲昭

君子之心坦易明白、故其臨政也、不任智巧、不施鈎距、不求人之過、不逆人之欺、不爲利汝、不爲勢回、而凡可以稗官政、阜民生、美俗化者、爲之惟恐或後。儒者之用心類如此、然世之知之者恒鮮、豈惟不能知之、疑謗之來且不能免。必久之公論定、而後向之疑且謗者渙然釋矣。以子產之賢、仲尼之聖、其得政之初、猶且謗之。及久而孚、然後頌聲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難行、而後世之君子者多不遇也。故興化郡守蒙泉岳公、蚤以與學雄文魁正統戊辰會試甲榜、廷試擢進士及第第三人、拜翰林編脩、進脩撰。英廟復辟之初、召入內閣、預典機密重務、侃侃持正論不少阿狥、以觸忤權奸、謫戍遼。既而權奸敗、遂召還。未及用而宮車晏駕矣。　憲廟紹統、遂復其官、尋出守

兹郡。下車之初、見郡事之當脩舉者甚衆、而帑藏空虛、用度不足。乃節縮公私浮費、凡事之可以生財而不礙理法者、多方經理之。財用既裕、乃徙建布政分司、重新莆陽驛、撤江口橋舊址之傾圮者、增勢以石而高大之、以禦海潮之衝激。疏城中故壕以通舟楫、而建石橋於其上、以通行人、扁之曰兼濟、言水陸俱便也。其有裨於官政甚博。郡之白埕舊有渠、通木蘭陂之水以溉田、後因堤壞、水盡洩於海。公乃別決渠引水、而為橋以通道路、民以為利、因號其橋曰岳公橋。郡城預備倉久乏儲備、公盡斥其所經理餘財、糴穀數萬石以實之。其有阜於民生甚殷。郡有涵江書院、歲久圮廢、公為擇旁近爽塏之地重建之、且增其祭田、訪求宣聖裔孫之轉徙他處者還居之。復修境內先賢祠墓、新林孝子祠、並鑄文廟祭器。其有益於風化甚大。迹公之蒞政甫及三年、而治功如此。或乃以是疑公、謗議蠭起、而公亦因是飄然納祿以去、卒使其蘊蓄不盡施、而儒者之效不得以盡白、可慨也。然公去官未幾、家計蕭然、濵於貧困、莆人始知公之操履果無所作。及公歿數年、而其倉廩所積、濟民甚衆、前人始感公之惠、思欲起之於九原而不可得、於此又可以見誠之不可掩、而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滅也。始公去郡、郡人議以公之重兆涵江書院、治蹟尤偉、因相與塑公像祠於院之旁室、殊隘陋弗稱。今太守王侯嘗以齋事宿公署、夢公在囹索中、呼謂侯曰、幸出我。既覺、莫曉所謂。弘治甲寅之秋、侯以事至書院、謁公像、因感前夢、遂謀為公別搆祠宇。廉得淫祠曰玉虛觀者、近接書院之東、乃謀諸鄉之父老大夫士、葺而完之、遷公像其中、祀以特牲而告以文。是日來陪祀者數百人、咸稱快焉。兹復議取廢寺之田若干畝、牒所在稅課局及祇守祠之役者、歲收其入、請於府、量給以備春秋之祭。又恐久而或墜、命仲昭記其顛末。仲昭竊觀公之為人磊落豪邁、為文詞才氣逸發、雄偉不常。民投牒訴訟、一經其目、是非立決。處事寬平簡易、不設城府、求之當世、亦可為豪傑士矣。而預政于朝、既不得久於位、典郡于外、又不能諧於俗、竟齎志以至於沒、則其精爽不散而平昔胸中之耿耿者、必有不能釋然也。意者王侯夢寐之感、其亦公之精神相為流通、而欲以其胸中之耿耿者、藉侯以一白於世歟。是則王侯兹舉、匪直以慰郡民之思、且使有志於君子之道者、知公論終不可掩、而

有所恃以力於行也。公諱正、字季方、號蒙泉、順天之鄚縣人。王侯名弼、字存敬、浙之天台人。成化乙未進士、由刑部郎中擢今官、善政多可紀、此特其一事云。

《國朝獻徵録》卷一三

監察御史閻公禹錫墓志銘

馬中錫

成化甲午春夏間、中錫得劇疾、危甚。稍間、則秋試屆期、吾邑計偕者赴試久矣。公方試士於順義縣、因持牒復試、得中錫文、輒大言謂隣邑諸令及校官、不意今歲解元乃在此。吾歷試八郡、未見有出色者、晚得斯人、足慰吾心矣。仍命順義令餽米肉僕馬、以示優異。比揭曉、中錫果第一、朝論翕然以公爲知言。顧中錫膚淺、何足以膺公盛心、而公之愛則深矣。公今已矣、每追思不勝悲愴。其子敎復屬中錫銘公之墓、是益重于悲也。義不可以但已、乃收淚叙而銘之。公諱禹錫、字子與、世洛陽人。祖以上不仕。考諱端、登解河南、爲敎官以終、贈雲南道監察御史。公美髯、明目、負氣自許、不肯脂韋世俗、亦不辜遊幅、與物無忤。童時穎敏之人、讀書日記萬言、過目輒成誦。肆長、博極羣書。日大、性純孝、九歲時哭其父、幾至滅性。正統甲子年十九、領河南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授昌黎訓導。

丙寅喪其妣太孺人、旣奔喪之禮久不行、乃自官徒歸、廬於墓。終制、有强牀兒化白蟻出集之應、有司以聞、詔旌其閭。旣而聞河汾薛文清公講明濂洛關閩學、遂謝舉業、去洛從之遊、得其大指而歸。考功員外郎開州紀振薦公爲其庠訓導、遂以其所得爲敎。四方從者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州之氓無少長皆化之、曰、無取閻先生非刺也。稍涉不義、即相誡曰、毋令閻先生知之。正身飭行、望者消釋、人以比司馬端明之在洛云。天順丁丑、大學士李文達公薦爲國子學正、尋陞監丞。諸生之事干謁者悉不得行、不遂者或以賈怨。癸未、謫徽州府經歷。諸生請　闕奏留者至再。甲申、陞南京國子監助敎、復轉監丞、掌京衛武學事。世祿子弟悉知讀書由禮、登甲科者相望、而中外擁貔蟬握虎符號稱儒將者、亦多公門人。四典文衡、尤號得人。太宰鹽山王忠肅公欲大用公、未果。繼忠肅者姚文敏公、集廷臣求學行異等可任御史者、提督畿內學校、同聲以公應、乃授今官。公感知遇、慨然有造就人材之志、勵名節、敦士風、抑詞章之習、明本原之學、取周子太極圖通書爲士子講明之。一時之人胥粗知性理者、公之力也。又疏場屋數十弊、陳之、皆

久賜施行、時論稱快焉。世方仰其有爲、成化丙申七月二十八日、無疾衣服冠而逝、公卿大臣多惜之、士子如失所怙恃。距其生宣德丙午四月十三日、得壽五十一。明年丁酉、歸葬洛。公宦遊三十年、清苦肅索如吳隱之、每去任囊無一錢、如劉寵、死之月家計如原憲。其文武門人及故屬吏相與賻而殯之。平日著述甚富、有白倚集、晦菴要語、二程全集、薛文清公讀書錄、河汾詩文、司馬法、吳子註解、孫子選註、武學詞範、行於世。

《國朝獻徵録》卷六五

大學士丘公濬傳

黃佐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祖普、性仁愛、專事濟人利物、爲臨高醫學訓科。宣德甲寅、郡中大饑、白骨遍野、業有第一水橋地、捨爲義塚、躬求全骴瘞之、纍纍凡百餘。清明瀝以杯酒糲飯。其所行自少至老多類此。父傳、早卒。母李氏守志訓之。濬生有異質、讀書過目輒成誦、日記數千言。六歲信口爲詩歌、語皆警拔。如詠五指山詩、識者知其必爲國器。稍長、博觀羣籍、每借諸市肆、羣釋老伎術亦所不廢。年十七、始習舉子業、落筆爲文、數千百言立就、夐出倫輩。弱冠著論、謂許衡仕元無能改於其俗、又不能行己之道、雖不仕可也。耆儒碩師初見甚駭之、已而又大深服、以爲先儒未有言及此者。正統甲子、首舉於鄉、主司全錄其五策。兩試禮部、名在乙榜、卒業太學。祭酒蕭鎡深器重之、爲之延譽、繇是名益重。景泰辛未告歸、所與厚者咸贈以詩、編修岳正知其後必大成、作序以送之。甲戌、復試于禮部、學士商輅主試事、閱論策即意其爲濬、及揭名果然。廷試當魁、或以貌不揚已之、乃寘第二甲第一。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者十八人、濬爲首。被命修寰宇通志。時洗馬李紹偕諸學士合史館、指劉定之謂濬曰、主爵生廬陵文獻之郊、又承石潭家教、宜其博洽爲一時之冠。子生海外、何從得書籍師友、而乃博洽如此。濬自以遠方新進、一旦名動京師、方欿然不自足、益求人間所未見書而讀之、遂以博極羣書稱於時。尤熟本朝典故。書成、授翰林編修。濬既多識有獲、發之文章、雄渾壯麗、四方求者沓至。碑銘序記詞賦之作、流布遠邇。然非其人、雖以厚幣請之不與。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決、濬條列事宜、李文達公賢一見之、即代上之。　英宗嘉嘆、付所司舉行。八年、　憲宗登極、充經筵講官。成化元年、陞侍講。

命與修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濬曰、巳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謗、豈可信哉。功過皆從實書之。三年、實錄成、進侍講學士。經筵嘗進講、吐音洪暢、　憲宗竦聽甚悅。五年、丁母憂。九年服闋、復原職。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濬自出己見、撰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有裨世教。是年、祭酒員缺、僉謂非濬不可、乃陞祭酒。時同官劉健與濬相詭、然健自此不説、又有崇尚內典自謂心學者、共誹且笑之。學士劉吉亦北人、寡學、喜濬陞曰、南籍止可爲教官耳。十六年、加禮部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復謂眞德秀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己見、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審幾微以成天下之務、故又首補誠意正心之要曰審幾微、自爲一卷。餘自正朝廷以迄成功化、凡一百六十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値　孝宗嗣位之初、其書適成、乃表上之。　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裨政治、朕甚嘉之。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會修　憲廟實錄、充副總裁官。弘治四年、實錄成、加太子太保。三疏求致仕、不允。本年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復三疏固辭、不允。乃奏請擇衍義補中要務行之、　上見納、乃就務以寬大啟　上心、忠厚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　祖宗舊典是循。五年、天變、上疏、大槩論　上改元之初、歲在戊申、與洪武初元同符、宜釐革庶政、盡復舊規。因擬二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其略曰、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震無慮五六百次、邇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三鳴于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在三垣三台尤爲重。地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邊防尤爲危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臣願體上天仁愛、念　祖宗基業、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邪姦、愼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疏凡萬餘言、　上命諸司議行。

又請訪求遺書、 上皆嘉納。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員朝 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適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濬深知其弊、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勿黜。蓋用其言也。醫官有療疾往來其家者、以失職怨家宰王恕、奏訐其短。科道言疑出濬意、 上察其誣、待濬益厚。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疾辭、不允。八年、薨于官。訃聞、天子嗟悼、輟視朝一日、賻寶鈔一萬貫、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謚文莊。濬性剛直、與大臣論政議所未安、必反覆辯論。言官論事、亦以是非詰之、不肯媕婀取悅。無歲不求歸、前後凡十三疏、皆不允、問勞賜賚之使踵相接于門。初、經生文士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濬考南京鄉試及禮部會試、凡怪詞險語皆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及爲祭酒、尤諄諄爲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其在太學、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文忠公綜理微密則文忠公不及。嘗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略焉。爲考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朱子微言散見於傳註語錄、學者率未易求、乃采其精切彙爲二十篇、倣魯論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述著甚富。自筮仕至位極人臣、凡四十餘年、而自處無異韋布、產業僅能卒歲、第宅不逾齊民。在都城、市屋於蘇州巷南、規模卑陋、聊庇風雨、始終未嘗少拓、人到於今呼爲丘閣老巷。所得俸餘即充官費、絕無贏餘。及卒、南歸行裝白 欽賜白金綺幣外、惟圖書數萬卷而已。正德初、武宗素知其名。孫當廕尚寶司丞卒、復以曾孫郊繼其官。 賜額祀于鄉、曰景賢祠、以濬配宋學士蘇軾、以風示天下。何喬新稱嶺南人物、自唐張九齡、宋余靖、崔與之及濬四人。尹直贊曲江其師、東坡其匹、世以爲知言云。

雙槐歲抄。弘治乙卯春二月戊午、少保丘公薨于位。槩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作、其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城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靜三也。家積書萬卷、與人

識古今名理袞袞不休。爲學以自得爲本，以循禮爲要。陳主事晟表揚唁公開喪⑥面斥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自學士爲祭酒，最久任。所著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每遇名流，必質問辯難，以求至當，皆足傳世。成化癸卯，陳白沙至京，與談不合，人謂公沮之不得留用。時猶未入閣也，安有沮之之事乎。及入閣與太宰王三原皆太子太保，偶坐其上，三原嘖有煩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失職，奏三原變亂選法，以所刻傳封進內，多詳述留中之疏。上責其賣直沽名，致仕去。人以教訐議公，公實不知也。蕭侍郎鐸至形諸言論，訾其著述。劉學士健謂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公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健默然甚愧。又嘗勸其門生王鏊、謝遷二學士讀書循禮，毋狎飲廢事，至面撿毛修撰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翰林後進多憾之。

治世餘聞：瓊臺丘公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醫劉文泰訐奏三原王公，令人毀傳事，可見其槩矣。嘗與同寅劉閣老吉不協，劉作一對書之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荊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爲然。

守溪長語：丘濬閣老瓊州人，於子史無所不閱，而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矯以爲非；人所共否，必矯以爲是，能以辯博濟其說。其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其最得者，黜元不與正統，許衡不當仕於元，亦前人所未發也。好著述，雖老手不釋卷，性剛褊，不苟取，亦恬於仕進。年七十，猶滯於學士。孝宗即位，進大學衍義補，得進尚書，李廣幸於上，因之得入內閣。與同僚爭，每事欲有紛更，時王恕有重望於天下，濬每怡之，會劉文泰劾恕，或以爲濬嗾之也，以是尤爲衆所貶。

《國朝獻徵録》卷一四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安周公洪謨神道碑

徐溥

周之先爲蜀之資陽人，宋紹興中始徙敘州之長寧，故今爲長寧人。曾祖世祥，祖本原，父永隆，俱儒學訓導。邑人稱世儒周氏，以別其族。至公以儒術大顯於世。公諱洪謨，字堯弼，號箬溪，又號南皋子，自少穎敏

好學不倦。侍父官長陽、處諸子中、卓然有名。正統甲子、領四川鄉試第一。明年復占第一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景泰壬申、陞左春坊贊善。丙子、修寰宇統志成、陞侍講。天順戊寅、進侍讀、署南京翰林院事。甲申、憲宗即位、召修　英宗實錄、改翰林院侍讀。丁亥、進學士、陞南京國子祭酒。丁母憂、服除、改北京祭酒、擢禮部右侍郎。由左侍郎拜本部尚書。丁未、進太子少保、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今上即位之元年、爲弘治戊申、　上念公嘗以老請致仕、令乘傳而歸。陛辭之日、恩禮不替。又三年辛亥、以疾卒於家、壽七十有二。訃聞、　命有司諭祭治墳、仍　賜謚曰文安。公少以文爲業、然有志政務、多所建白。初在翰林、即勸　上勤經筵以講聖學、謹內治以致政本、復條十三事以進。及蜀寇作、與長寧鄰境、公稔知其出沒、設禦備之術甚悉、遂見擢。而其地寔然。及爲祭酒、整飭規矩、表率生徒。且言修祀事、廣禮儀、禁酷刑、減征稅、攘虜、撫夷十事、　上悉嘉納之。又言　聖明尊崇孔子、其塑像冕服旣循前代之舊、用　天子之制、而禮樂不稱、封號不加、殊爲闕典、宜下禮部議之。尚書鄒公以尊崇孔子初不在此、爲奏、然朝廷竟用公言、始增籩豆舞佾之數。在禮部時、首言書載璿璣玉衡、蔡傳不得其制、乞改造以備占候。旣成、有羊酒寶鈔之賜。後烏思藏等處入貢、其貢使數踰舊制、一歲中有至三四千人者、賞賜所費不可勝計。自長河西諸番冒月以圖利。公言、此特無印符爲驗耳、宜依海南諸番例、各給與符二十道、入貢備填貢使物數于　上、仍識以僞　賜金印、至關驗以防詐僞。　詔從其議、其貢始省。丁未、月當食不食、或以爲宜賀。公謂此陰盛之象、其可賀耶。遂止當奏。　命祭天壽山神、見役夫運載相繼於道、知有所營建也。歸言、月令云、盛夏不可興土功、又曰舉大事則有天殃。今歲大旱、未必不由於此。且時方炎蒸、人多疾疫、宜暫休息之。不報。及旣歸老蜀中、惓惓不忘朝廷、猶力疾疏安中國禦四夷十事、遣人馳進、悉　命所司議行。蓋公忠勤之心、至於終身乃已。公平生尤善著述、凡經史稍有疑輒訂正之。其爲文簡直、不爲奇險語、而理致明白、粲然可愛。所著有疑辯錄三卷、南皐子集二十卷、等齋集五十卷。公之祖父並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

維揚志

周尚書異事　國朝大宗伯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邪

江、夜見一異人謂公曰、吾郎子之前身也、前程萬里、終身清要。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公官南京翰林日、以詩訊太守三原王侯恕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侯得詩甚訝、作郎之青老面訊之。畢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偉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殁於成都、以儒雅重於蜀王、有德人也。侯所以此回報宗伯。世以爲異、如羊祜、房琯之事云。

《國朝獻徵録》卷三三

臨江府同知王佐傳　黃佐

王佐字汝學、瓊州臨高人。少受業於丘濬。弱冠、正統丁卯、以禮經魁鄉薦。游太學、爲祭酒吳節、司業陳鑑所稱許、監試每擢爲首、延譽于內閣李賢、冀其大用。役試南省、五策條答無遺、本房欲寘魁選、爲忌者所黜。成化初、授高州府同知。時都御史韓雍用兵兩廣、佐獻策平戎、用之動中肯綮、雍奇其才。甲午、改邵武、以文章飾政事、持身廉而不徼、事上恭而不阿。閩泰寧盜發、將僉事章忠涵分巡至郡、檄佐行縣、召集里老、密切訪問賊中動靜。若其可招、則遣其里老之有識幹者往諭之、除首惡不宥、其餘脅從者悉聽自新。若不可招、則亦令其各陳勦捕方略以報。佐至縣、周詢衆論、皆以爲賊勢方張、若遽攻之、則其黨必固結以拒戰、而其勢遂成。不若乘其衆心未固、誘其來降者以殺其勢、則可不攻而自潰矣。佐遂遣人招諭、降其脅從者數十人、賊果散去。懋同寮聞之、有欲邀功希賞者、言於部使者、謂懋儒者不知兵、恐不能濟事、願自行勦之。部使者信其言、遂調將樂所官軍、俾率以行。至則賊已平矣、乃械縶佐所招降者凱還獻功、悉戮之。懋恥與爭、而佐亦絕口不言、惟與人頌其靖亂安民之績、然終亦無由自白於上也。滿九載、去改同知臨江府。致仕、臨江與人又頌其公平正大、博學工吟詠、以賢能著稱云。佐所至廉操遺愛、始終如一日。惟質直任職、不能隨時俯仰、故低徊二郡二十餘年、一官不徙、衆皆惜之。平生雅淡、惟耽書史、自少至老、手未釋卷。雖眊聵、猶使家人讀而聽之。提學新淦胡榮稱其博學多識、精思力踐、見道精審、故其詩辭和平溫厚、文氣光明正大、當比唐宋諸大家、識者以爲確論。所著有雞肋集、經籍目略、原教編、庚申録、瓊

臺外紀。其經進御則有珠崖錄。世稱其文行。年八十五卒。

《國朝獻徵録》卷八七

刑部尚書椒丘何公喬新傳　蔡清

先生名喬新、字廷秀、姓何氏。世家盱之廣昌、宋寶謨閣直學士謚文定公坦之裔、吏部尚書東園先生第三子也。少多疾、九歲始就外傳、讀書循敏過人。年十一、讀通鑑綱目、輒了其大旨。有問者、備舉其首尾、若道目前事、聽者忘倦。刑部尚書匡山魏公、侍郎豐城丁公皆以偉器期之。翰林修撰周君中規嘗至先生書齋、見壁間懸新城朱文徵所寫丹鳳鳴圖、中規因歎文徵多能。先生徐曰、此非學者所當爲也。中規異之、因問所閱何書。對曰、陳子桱通鑑續編也。曰、子桱書法視朱子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所敢議、然呂文煥之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之溺海不書其死節、曾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義軒則採怪誕不經之談、書遼金則失內夏外夷之義、似有未當也。中規大驚、因白東園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景泰庚午、赴江西鄉試、時姑蘇韓公雍巡按江右、欲私見之、先生辭不往。及入試、主司天台章先生陬得其文、擢置第一。監察御史周君孔明以東園方典銓衡、懼招物議、乃移置第六。明年會試禮部、名在甲榜、翰林學士江先生淵亦避嫌移置乙榜、例授教職、辭不就。及東園致仕、遂登進士第、觀政工部。嘗奉使淮西、巢縣令聞徵少學於東園、以白金文綺爲贈、先生力却之。徵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先生曰、子欲壽吾親、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東園聞之喜曰、吾兒如是、吾無憂矣。景泰七年春、擢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政務甚簡、終日閉戶讀書。宗伯姚公重之、語人曰、何主事方爲時用、恐其不習於政、奈何。乃檄先生收糧、先生平斗斛、謹出納、嚴勾稽、而痛懲奸吏之侵漁者。姚公喜謂先生曰、推是以往、無施不可矣。會丁東園憂、解任歸。宋樞密陳文定公父葬廣昌、世稱吉壤、其子孫貧甚、欲鬻其墳爲東園宅兆。先生曰、暴人之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也。繼丁母夫人憂、服闋、改刑部陝西司主事。先生盡心庶獄、無大小必求其情。武清農家婦牧牛於野、二戎卒驅其牛去、婦號而請之、不予。錦衣衛捕盜者執之、以爲強盜、送刑部議其罪。先生曰、此白晝奪人物、非強盜也、律當徒。又有強盜舍逆旅、分所刼彩繒遺主翁。事覺、巡徼者并主翁

執之、以爲同盜。先生諷得其情、曰、此與盜分贓耳、當與強盜殊科。司寇陸公喜曰、子愼刑如此、不愧廼翁矣。遷本部廣東司員外郎。錦衣衛隷廣東司、其官校恃侍衛親軍恣橫冒禁、法司每假容之。先生曰、法者天下之公也、有犯輒捕治不少貸。繇是官校悚懼、相戒不敢犯。修 英廟實錄、命各部採摭事當紀載者、爲書上之、司寇以屬先生。及書上史館、少保南陽李文達公閱之曰、紀實而飾以文、視諸司惟於吏牘者大不侔矣。遷本司郎中、錦衣衛百戶有逐其舅之子而奪其財產者、舅子死、其孫訟于官、指揮使袁彬囑先生抑訟者。先生執不可、悉奪財產歸其孫。彬怒、欲因事陷先生、遍覘事者百端摘摭、卒無毫髮可指爲罪者。先生在刑部久、凡法比禁例具通其本末、陸公及侍郎太原周公、新安程公、瀏水黃公皆重之、有大獄具、必以屬先生、章疏當上者輒使具草。吏部尚書古曹李公知先生材且賢、屢薦於 朝、陞福建按察司副使。暨抵任、浙寇千餘人寄寧等縣盜採銀礦、所過剽掠。先生募鄉兵擊之、斬首數百級、擒其魁、浙寇敗走。福寧土豪尤氏暴橫殺人、出入以兵甲自隨、縣官捕之、輒族拒不服、幾二十年。先生設方畧、生致其

父子、置於法。福清薛氏以所居瀕海、歲出諸番互市、事覺、遂聚衆欲爲亂。先生掩其不備、盡獲其渠黨、海道以寧。福安寧德銀礦久絕、有司責民供歲課、民多破產、先生具奏、減二縣銀課三之二。行部興化、問民所病、皆曰洪武初官以牛貸民耕而徵其租、牛物故已久、而徵租如故、民以是病。先生以聞、遂蠲其租。都察院副都御史滕公巡撫福建、檄先生分巡汀邵延建。先生徧歷諸縣、訪民利病、而興除之。清流之歸化里介乎將樂沙縣之間、民恃其險餉不供徭賦、先生白歷公、即其地置歸化縣、其民始奉法令。龜山先生將樂人、子孫微甚、墳塋蕪穢、其書院亦爲戍卒所據。先生修其墳、復其書院、且籍廢寺腴田百畝、俾其子孫耕以奉祀焉。與番船中官死、鎮守太監分其餘財遺三司、先生力辭不得、廼受而輸之庫。陞河南按察使。福建都指揮僉事武成以先生薦授閫職、及先生行、以犀帶銀器爲贐。先生笑而却之曰、我知君、君何不知我邪。成慙而退。河南大水、民艱食、舊制賑貸貧民、至秋罷。先生曰、令賑貸止於秋者、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無收、賑貸可已乎。命郡縣如舊賑之、至麥熟乃止。流民入境無食者、發粟爲粥食之、無衣者以庫

藏帛給之，所全活不可勝計。河南守薛良、鹿邑令胡宏、杞縣令李文中皆以貪暴病民，而有飛援，它使者不敢問。先生劾其罪，或徙或黜。鈞州民趙甲飲于陳乙酒肆，乘夜渡河溺而死。甲之子訟於官，謂甲與乙鬬，乙殺而投諸河。乙以榜掠慘酷自誣服，坐繫數年。先生讞之日，酒肆民居擳比，使鬬必有聞之者，肆距河且十里，負屍投之，必有見之者，奈何以單辭成罪乎。令有司驗甲屍，腦皮裏有沙石，仵作定為溺死，遂破械出之。都御史陽城原公招撫流民，至河南，引先生自助。先是，都御史項公驅逐流民，死者十餘萬，及聞原公至，皆逃匿。先生馳至山谷，委曲諭之，流民感泣，願附籍者六萬餘戶。再覲京師，同覲者多重載以饋權貴，先生僦車以行，所載書籍朝服而已。陞湖廣右布政使。荆襄大水，漂溺千餘家，巡撫都御史劉公檄先生賑之。先生躬自撫循，發粟以續其食，而給錢使葺其居，民咸安焉。荆民以徭役不均訟於臺，劉公又檄先生理之。先生驗其丁口登耗，貲產厚薄，列為九等，以輕重授役焉，民咸稱便。成化十七年冬十一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時山西連歲旱饑，米價騰躍，先生發介粟三十萬，減價糶之，民賴以濟。北虜寇邊，先生伏兵尺溝營。虜至與戰，斬獲甚衆。陞左副都御史。奉　勅清理刑獄，辯沉冤，察隱慝，咸當人心。律重情輕者具以聞，多得末減。召為刑部左侍郎，屢辯疑獄，請託無所狥。屬官畏其嚴，莫敢恣睢者。虜酋小王子寇大同，殺遊將，邊內騷駭，紫荆、居庸二關尤急。先生奉　勅巡邊，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壯，備器械，為戰守備。嘗探虜謀，知小王子嘗在邊，守者多老弱，又請遣精兵，間道出搗之。會虜潛遁，不果用。山西大饑，人相食，逃徙他境者什四五。　上命先生往賑之，許便宜行事。先生請於　朝，發內帑幷賣淮鹽，得緡數萬兩，又勸富室及僧道士，得粟數十萬石，遣司府官分部賑濟，死者為求槥葬之。又僦民疏濬渠而償以粟，所活凡三十萬人。招回復業者十四萬人。播州宣慰使楊愛與其庶兄友不睦，友奏愛僭濫暴等罪，且云有異謀。　朝廷命先生即訊，囚愛以待　命。先生言楊氏據有播州六百餘年，其民知有楊氏而已，一旦見其酋長囚禁，羣蠻驚疑，恐生他變，乞審驗虛實，重者監候，輕者發遣。上從之。既而訊鞫，具得其情，友實欲奪愛宣慰，肆為誣罔。先生具以上　請，且慮其兄弟相讐殺，遷友它

郡、追奠以安。今　上皇帝即位、陞南京刑部尚書。到任僅二月、召爲刑部尚書。先生在南都、嘗言沿江蘆洲率爲中官占據、有訟者輙云買物進奉。今　陛下旣罷貢獻、乞以蘆洲給還軍民。由是拂中官意。及在刑部、拒絕請託、凡大小之獄、一以法律從事。或脅以禍福、皆不顧。錦衣衛官校出入逮捕、但齎駕帖到部、皆不與聞。先生言舊制提取囚犯、必給精微批、所至比號乃行、則矯詐無所託。駕帖不必比號、則眞僞無由辨、乞仍給批便。又言京師大水、恐內外刑獄有寃枉者、乞遣官審錄、庶以弭災。又言京師軍民信胡諦服、此亦伊川被髮野祭之類也、乞出榜禁約。　上皆從之。尋以疾臥家、　上皆命醫診治、又遣中使臨問、賜以酒米肴蔬。屢疏乞罷、　上不允。然以執法不阿、羣小多不悅、御史鄒魯等乘風誣奏、先生不自辯、但解印待罪、且乞致仕。旣而有　旨、仍令先生掌印、亦固辭。及錦衣衛逮證佐鞫之、知魯等所奏皆誣詞、上乃命先生致仕、賫宅即行。抵家不接人事、鄉人罕得見其面。大理少卿屠勳及南京六科十三道累奏欲起先生、權貴多忌之者、竟不用。宣慰楊愛聞先生致仕、遣使致金銀爲壽、幷獻名梓可爲棺者、先生拒不受。或譏其近名、先生曰、吾道當如是也。自初仕即自誓不營利、不阿權貴、不以受愉爲賞罰、守其誓終身。性剛介寡與、歷官皆久而後遷。自少好學、公退書聲琅然聞戶外、雖親事亦手一編不少置。聞人有異書、輒假錄之。藏書三萬卷、皆手自讎校。所著有宋元史臆見、周禮集註、擬丘稿。所編懇有文苑羣玉、歷律羣玉、續編百將傳、勛賢琬琰集、皆藏於家。

都御史林俊奏乞贈諡、幷搜采衆論、言諡當以文。會有沮之者、給事中吳世忠論曰、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後日太師文忠之贈諡、之奇不能奪。胡紘亦嘗誣奏朱熹、後日太師文公之贈諡、胡紘不能奪。蓋誣善者羣小之私、贈諡者萬世之公也。廣昌知縣張淶復論之、詔喬新學行俱優、始終全德、贈太子少傅、仍與諡文肅。時正德十三年八月、蓋公論至是始定。而先朝實錄本傳謂喬新議法刻深、及勸父引決以自全、蓋出焦芳之曲筆也。

《國朝獻徵録》卷四四

校記

①「博士」下脱「弟子」二字，參《少谷集》卷一二及《國朝獻徵録》卷一一四所載此文。

②獨不及：《懷麓堂集》卷七一無此三字。

③「榜」字前字不清，據右引書當爲「撰」字。

④「兵部」前闕字，據右引書當作「賊責」。

⑤堅村葬墓：據右引書當作「葬堅村世墓」。

⑥「喪」字疑當在「唁」字下。

明儒碑傳集卷十七

陳獻章

翰林檢討白沙陳先生行狀　張詡

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姓陳氏。高祖判鄉。曾祖東源、祖永盛、號渭川、少愨不省世事、好讀老氏書、嘗慕陳希夷之爲人。父琮、號樂芸居士、讀書能一目數行下、善詩、卒之一月而先生始生、母太夫人林年二十有四、守節教育之。祖居廣之新會縣都會村、至先生始徙居白沙村。白沙村去縣北二十里許、天下士大夫重先生之道、不斥其名字、因共稱之曰白沙先生、至於兒童婦女亦皆目其爲陳道統云。宣德三年戊申十月二十有一日、生於都會先是、有望氣者言、黃雲紫水之間、當有異人生焉。黃雲紫水者、新會之山川也。又有占象者言、中星見浙閩分、視古河洛、百越爲鄒魯、符先儒文公之說。及先生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音吐清圓、太類中州產。嘗戴方山巾逍遙林下、望之若神仙中人也。生前一夕、太夫人夢白龍入室、其光如晝、諸異夢類是。自幼驚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爲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齋。既老、更號石翁。少讀宋亡厓山諸臣死節事、輒掩卷流涕。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慨然嘆曰、大丈夫行己當如是也。弱冠充邑庠生、其師見其所爲文、異之曰、陳生非常人也、勢利不足以羈之矣。明年丁卯、中鄉試。戊辰、辛未、兩赴禮闈、不第。聞江右吳聘君與弼講伊洛之學於臨川之上、遂棄學而學焉、時年二十有七也。下缺①是有所警②發、南歸、羅倫贈文畧曰、白沙先生處南海者二十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莊昶詩曰、百年吾道在東周、天下斯人豈易求、誰爲齊王留孟子、自知堯舜有巢由。鳳凰氣象終千仞、北斗光芒共九州。

萬里東南滄海澗，蒼生何處問乘桴。既歸，杜門潛心大業，而道價響天下矣。四方學者日益衆，往來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王、島夷宣慰，無不致禮於先生之廬。先生日飲食其賓客，了不知其橐之罄也。自朝至夕，與門人講學、賓友論天下古今事，或至漏下，亹亹不少厭倦。翌旦精神如故，雖少壯者自以爲莫及也。江右藩臬左布政使陳煒等脩復白鹿洞書院成，以山長書幣走生員劉希孟等，聘先生爲十三郡士者師，先生報書謝不往。壬寅，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上疏畧曰：臣聞古昔聖帝明王，諮詢敷求，罔間遺逸，小或致之，大或起之，動則賴以成顯著之事功，靜則因以繫士心之嚮慕。聲望丰采，蔚爲國華。竊見依親監生陳獻章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給假回還，杜門養志，沈潛聖賢之書，實窺體要，通達事物之理，俱見精微。今年五十餘，讀書踐履，愈覺純熟，孝義著聞，人皆感動。臣等自度才與德不及獻章萬萬，猶且叨食厚祿，顧於獻章醇儒，反未及③見用，非惟臣等之心誠有不安，抑國家不及收用，是坐失爲善之寶也④。伏見天順年間，英宗皇帝聞撫州人吳與弼文行高古，特加禮聘，官以宮僚，恭緣與弼老病，辭不供職，是以未見作用之效。今獻章年方強盛，大非與弼之比。伏乞聖明以禮徵召，必有以補助聖德，風動士類。疏聞，憲宗皇帝可其奏，命有司以禮勸駕。先生以老母并久病辭。時巡撫右都御史朱英懼先生終不起也，其題薦末云：臣已趣其就道矣。因曰：先生萬一遲遲其行，則如予誑君何。先生不得已起。至京師，朝廷用故事，勅吏部考試。會疾，上疏畧曰：臣累染虛弱自汗等疾，又有老母，朝夕侍養，不能赴部聽選。成化十五年以來，左布政使彭韶、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臣堪充任使，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等衙門，趣令起程。臣以舊疾未平，母年加老，未能輒行。府縣官吏承行文書，日夕催迫，不免強起就道。而沿途病發，隨地問醫，扶衰補羸，住不大愈。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朝見，乃以久勞道路，舊

疾復作、日復一日、病勢轉增、耳鳴痰壅、面黃頭暈、視昔所染、無慮數倍。衆目所覩、不敢自誣。又於八月二十二日得男陳景陽書報、臣母别臣以來、憂念成病、寒熱迭作、痰氣交攻、待臣南歸、以日爲歲。臣病中得此、神魂飛喪、仰思君命、俯念親情、展轉鬱結、終夕不寐。臣之愚迷、實不知所以自處也。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然於君臣之義知之久矣。伏惟我國家教育生成之恩、陛下甄録收采不遺卑賤之德、至深至厚。於此而不速就、以圖報稱於萬一、非其情有甚不得已者、孰敢驚虛名、飾虛讓趦趄進卻於日月之下、以冒雷霆之威哉。臣所以一領鄉書、三試禮部、承部檄而就道、聞君命而驚心者、正以此也。緣臣父陳琮年二十七而棄養、臣母年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也。方臣幼時、無歲不病、至於九齡、以乳代哺、非母之仁、臣委於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子母之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愛臣之深也。臣於母恩無以爲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爲府縣所白、已蒙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倍於尋常萬萬也。顧臣母以貧賤孤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老而氣則衰、心欲爲而力不逮、雖欲效分寸於旦夕、豈復有所惜哉。臣所以日夜憂懼、欲處而未能者、又以此也。夫内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全之士。惟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内、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則臣之微亦豈敢終有所避而不自盡哉。伏望聖明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已之念、乞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終餘年。俟母養獲終、臣病痊愈、仍前赴部以聽試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所賜、臣感恩益厚、圖報益深、雖死於道路、無所復辭矣。疏上、憲宗皇帝親閱者再三。明日、授翰林院檢討、俾親終疾

愈仍來供職、蓋異數也。先生以表謝、其畧曰、臣本菲材、謬蒙薦舉。又以臣老母在念、沈痾在躬、未得以承試用。陛下憫其愚誠、不加誅責、使少寬旦夕之暇、已云幸矣、而又慰之以温言、寵之以清秩、使遂其欲去而勉其復來。此誠天地之量、日月之明、雨露之恩、出於尋常條格之外者。臣雖至愚、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致用之初心也。又曰、臣瞻望朝廷、違離在邇、雖圖報有日、而遲速未占、俯仰愧怍、無任感激戀慕。表既上、又遲遲至於旬日、始買舟南去。學士李東陽贈别詩云、只有報恩心未老、更無辭表意全真。諭德陸釴詩云、逍遥佳處悲吟戲、古寺心齋長薜蘿。本為愛君觀國屢、可堪思母望雲多。東部信有靈光在、西土空聞鳳翼過。應笑病夫方鑄錯、汗顔何處逐頹波。蓋實錄也。某先生省人也、素忌先生重名。及至京師、使人邀先生主其家、已而先生僦居慶壽寺。某御[5]之後、因纂脩實錄、陰令所比誣先生。學士某見之不平、為削去。歸往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荐、所以不授職而求觀秘書者、冀得間悟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為寔然之言、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所選監生荐人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以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弼唯唯。暨歸、歲有荐辟、皆投詔不行。初應詔而起也、道出羊城、所至觀者如堵、至擁馬不得行。歸之日、有祥雲五色遶其第、經日始散。弘治改元以來、郎中等官屢任藩府。萬某、周某先後疏荐。庚申、給事中吳世忠以以[6]先生及尚書王恕、侍郎劉大夏、學士張元禎、祭酒謝鐸等八人同荐、與二三儒臣入內閣柄用。上方勅吏部查勘、而先生歿矣。是年三月十日也。享年七十有三。歿之前數日、要具朝衣朝冠、命子弟扶掖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辭吾君。復作一詩云、記仙終被謗、記物乃多脩。弄艇滄溟月、聞歌碧玉樓。曰、吾以此辭世。歿之日、頂出白氣、勃勃如蒸、竟日乃息。前一夕五鼓、鄰人聞車

為駢闐異之。急出，見一人若主者狀，儀衛甚都，出先生廬而去，以為太宮至。及旦詢之，無有也。先是，知縣左濬以醫來，先生病已亟矣，門人進曰：藥不可為也。先生曰：飲一匕，盡朋友之情。飲已，作詩遺之。沒後一月，提學僉事宋端儀移文當道，請入祀鄉賢祀祠。都御史鄧廷瓚疏乞恩典，章草已具，尋卒。御史賀鐩、巡撫雲南都御史李士實復疏乞，不拘常例，賜與贈謚諭祭，不報。是年七月二十有一日，葬於圭峯之麓，辛向之原，遠近會葬者凡千人。左布政使周孟中賻白金三十星，助葬，誄之，以辭刻石於墓。三府暨藩臬諸公、門人、親友遠近相繼設奠致賻，殆無虛日。於戲，生死哀榮，吾於先生見之矣。先生少負氣節，每出少挫，歸輒對伯兄泣不食，房婢偶露告太夫人，必黙之乃已。初待學者甚嚴，晚更平易。孝弟出於天性，事太夫人甚謹。太夫人非先生在側輒不食，食且不甘。先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母愛子篤，惟日不足。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先生從之。御史王昇曰：此見先生變通處也。此時行不能別太夫人，欲傚徐仲車故事，伯兄不可，曰：吾弟為人子，吾獨不為人子乎？兄弟泣爭，義感行路。太夫人歿，以七十年之派子，居九十年之母喪，哭擗食素，一如先王之禮。太夫人耄耋強康如壯，先生以古希年頗多病，嘗慮一旦身先朝露，不能送太夫人終，故自太夫人七十年之後也，每夕具衣冠，秉燭焚香，露禱於天曰：願某後母死也。後喪太夫人，服闋，絕不衣錦繡，曰：向者為親娛耳。通判顧叔龍曩見先生束木帶，解所自束玳瑁帶贈，至是反之。一念衡山，靡間朝夕，曰：自今以往，未死之年皆幸也。事伯兄如父，坐必隅坐，雖跡處山林，其愛君憂國之心，視諸食祿者殆有甚焉。憲廟之升遐也，哀詔至，先生如喪考妣，有詩曰：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臥家。溪上不曾携酒去，空教明月管梅花。知言者讀之，當知先生之心無一日不在天下國家也。為人豁達大度，不與物競。未第時，鄰人有侵其物屋地者，欲戚之

以力、揚言於衆曰、陳氏子異日他出、我必辱於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吾當爲若讓。其人慚、竟不能作惡而去。又有侵其田者、處亦如之。復後有盜葬其墓者、先生怒曰、以此義不共戴天也。彼不即徙、吾即訟之官、吾敢沽虚名而忘大義哉。盜葬者聞之、果徙。巡撫湖廣都御史謝綬遺先生壽木甚美、一白。其交厚陳某卒、遺言必得木如先生者。其子以告、即舉以畀之。林良者以畫名天下、常作一圖爲先生壽。惠州同知林壁至、閲之愛甚、亦即畀之、無吝色。知縣趙某者頗著貪聲、懼先生過當道露其事、遺白金數錠爲太夫人壽。先生不得已受之、戒家人勿啓。某後以贓去官、追而還之、某人感泣。提舉注廷貞慕先生特甚、在海北時、作懷沙亭以寓仰止、亦數以白金爲先生壽。其卒於官也、盡封還以爲賻。參政伍希淵、僉事戴中輩以次各遺白金、欲新先生居、卻不可、乃營小廬山書屋、以處四方學者。初年甚窶、嘗貸粟於鄉人。僉事陶魯知之、遺田若干頃。晚年按察

司學士實倣富鄭公故事、破數白金買園一區於羊城之北、甚廣。先生封券、至於三四往返、卒俱不受。御史熊達倣洛陽故事、欲建道德坊於白沙以風士類、先生不可、乃議創樓於江滸、爲往來嘉賓盍簪之所、榜曰嘉會。先生曰、斯可矣。先是、達亦以疏薦先生於朝、大畧謂宜及先生年未艾而亟用之也。都御史鄧廷瓚檄有司曰、月致米一石、歲致人夫二名。卻之以詩云、孤山鶴啄孤山月、不要諸司費俸錢。行人左輔出使外夷、以其師意致白金三十星、亦非而不受。其視利若將浼焉如是。太夫人兄弟之子陳敬幼無依、先生收育、教之成人、至割田廬以樹其家。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嘆曰、良家子也。命内人撫育如己女、及笄、擇婿嫁之。友人莊泉病、遣書求先生門人之醫范規者往、規貧不能赴、先生即備行纏服食津遣。與人交、無生死炎涼之别。都御史朱英柩歸桂陽、爲文遣子不遠數千里設奠。尚書彭韶、御史袁道、經歷張戩輩之殁也、亦然。其間羅倫、袁道、

張瓚之訃也、皆設位哭、爲緦之服三月。參政胡榮爲提學僉事時、雅重先生、嘗遣生員有異質者十餘人往受業、今學士梁儲、參政李祥輩與焉。其後榮遺母憂、先生特行弔禮於新喻、及祭吳與弼墓於崇仁、羅倫墓於永豐、訪莊昶宅於江浦。其論治道以正風俗、成人材爲急務。知縣何積之初知新會縣事也、出其鄉人給事中董旻書爲介、求執弟子禮。先生百凡啓迪、以致四禮大行、民愛之如父母。父卒於官、先生綜理其後事如己事。後民立祠於白沙、先生記之。其始終成就皆先生之力也。顧叔龍爲同知知德慶州、卒遺事不測、先生毅然任其事曰、朋友之責也。後聞其子某至乃已。翰林院庶吉士鄒智以言事謫石城吏目、其父自蜀來、怒其去官也、日撻之、賴先生諭之以理始釋。其後智於順德也、劉大夏時爲右布政使、卒、吳廷學時爲順德縣知縣、先生相率厚賻、擇人而扶歸之。李承箕累粮自嘉魚數千里從學、先生服食行纏、待如子弟、復築楚雲臺以居之。臺榜一

聯云、有月嚴光瀨、無金郭隗臺。學士王鏊聞而嘆之、盛稱先生出處之正。見黃公釣臺記。東莞林光始有志於學、後爲貧累、先生欲成之、謀田於肇慶同知張吉、以光不歸乃不果。其接引後學、隨人材大小而成就之類如此。嘗慕先哲宋丞相崔菊坡之爲人也、迎其像爲文祭於家、偶坐瞻仰、若弟子之於師者久之。程節婦鍾氏子也、孀居二十七年、貧甚。先生既爲詩以嘉其節、復遺帛以周其貧。君子謂使先生大得志、表先德、舉賢才、當不遺餘力也。其見義樂爲如飲食焉如是。厓山大忠祠慈元廟之建與夫祀典之舉也、皆發議於先生、與副使陶魯、右布政劉大夏、僉事徐紘共成之。大忠祠成、太夫人夢金冠三人、從甲士數百謝於門。慈元廟之未建也、先生夢一女人后飾立於大忠之上、曰、請先生啓之。後十年建廟、即其所也。故先生弔慈元詩、有依稀猶作夢魂通之句。先生精神常與神明通、居外海陳諫宅、有異人來見、嘗夢遊天臺、至第八重而覺。又夢一長髯道士以

布衣盱羅浮山遺之。八月八夜、忽夢玉字無瑕、碧雲燦爛、南斗下大書八字、下有四人面西而行、或隱或見。臨沒、夢與濂溪兩座答歌於衡山之五峰、皆紀之以詩。蓋其神之極清、故所感如是、昔人所謂夜驗之夢寐者也。北歸時、泊舟江滸、夜半有人呼、急起。未幾水至、溺死人畜無算、因得免。先生德氣粹面盎背、無貴賤老少、莫不起敬。給事中賀欽執弟子禮、既別、肖先生小像懸於家之別室、有大事必啓焉。羅倫改官南京修撰、先生謂曰、子未可以去乎。倫即日解官去。按察使薛綱始疑先生、及得於觀感、乃悔嘆、即欲解官從學。有詩曰、欲拋事業留門下、老驥那能學駿奔。進士姜麟以史事使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師禮見先生。出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吾何以名哉。至京師、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子。都御史韓邦、劉洪官廣東藩臬時、每言謁、一則曰無緣、一曰無福、以不見先生爲恨也。嶺南士遊國學者、北士必問曰、遊白沙先生門否。以一字一墨爲符驗、而因之以輕重其人焉。壬寅、別都御史朱英於蒼梧、英預約來參隨官族、先生至、挾之從南道出入、先生力辭不能。英嘆曰、古之聖帝明王尊賢之禮、有膝行式車者、況區區。有中貴謁先生廬、至江滸、乎⑦却肩輿、走數百步。入京師時、道經南安、知府張弼倣曹參師蓋公禮以待先生。道出淮陽、總戎平江伯陳銳往復差官具人船護送、極其禮意之隆。暮年欲卜築衡山、都御史沈暉創屋、士人某等割田以待。左布政使周孟中甫下車、既謁先生於白沙、欲請先生入省、南面坐受拜咨問、以風一方。以先生病、不果。嘗經畿內山鄉、熱甚、思生菜。値山民植者良少、前此貴客重價求之弗獲。先生至、山民羣求獻之。寓京師時、走家僮市靴於肆、工人聞自先生、亟易以佳者。其至誠能動人往往如是。先生之始爲學者、激厲奮發之功得之與弼爲多。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朱英時爲參議、造廬求見、卒避不見。閉戶讀書、盡窮天下古今典籍、旁及釋老

稗官小說、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嘆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一臺、名曰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數年。有答張元禎問學詩曰、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眇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累積、源泉自涓涓。至元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縅藏及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纒。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懼恐、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久之、又嘆曰、夫道非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即非靜矣。於是隨動隨靜、以施其功。有示張詡詩曰、知夜則知朝、西風漲暮潮。千秋一何短、瞬息一何遙。有物萬象間、不隨萬象凋。舉目如見之、何必窮扶搖。又曰、登高未必高、老腳且平步。平步人不疑、東西任回顧。豈無見在心、何必擬諸古。異體骨肉親、有生皆我與。失之萬里途、得之咫尺許。得失在斯須、誰能別來去。明日立秋來、人方思處暑。又曰、兩腳著地、此何關、白雲與爾同去還。正當海闊天高處、不離區區跬步間。蓋其學初則本乎周子主靜、程子生靜之說、以立其基。其自得之效、則有以合乎天心泰之說。故凡富貴功利、得喪死生、舉不足以動其心者、其後造詣日深、則又有以進乎顏氏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天地位而駸駸乎孔子無意必固我之氣象矣。其學有本原、進有次第、的然可據如此。迨其晚年趣悟、極於高遠、則又非他人所能窺測、言語所能形容者矣。其始懼學者障於言語事為之末也、恆訓之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其後懼學者淪於虛無寂滅之偏也、又恆訓之曰、不離乎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妙。門人各隨其所見所聞、執以為則、天下之人又各隨其所見所聞、執以為稱、果足以知先生之道也哉。有詩曰、十年無飽叔、一懶有柴桑。蓋亦嘆天下之莫我知也。所待天下之大、千百世之遠、其心同、其理同、豈

無知言者起、誦其詩、讀其書、當有以知其人卓卓乎孔氏道脉之正傳、而伊洛之學益有過無弗及也。是設見諸日用與百姓同也、至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聞風者興起、沐化者心服、益有莫知其為之者。使得天用於世、綏來動和之效、庶幾乎。先生嘗以道之顯晦在人而不在言語也、絕意著述。有詩曰、他年倘遂投閒計、盡對青山不著書。又曰、莫笑老翁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有勸之者、對曰、伏羲著述數畫耳、況畫前又有易乎。君子曰、先生著述可謂富矣。自一言演之可萬言、自萬言斂之可無言。今其詩文不下萬餘首、獨非著述乎。莊昶讀先生詩集曰、喜把炷香焚展讀、了無一字出安排。為經為訓真誰識、非謝非陶亦浪猜。又曰、老雖靜裏都無事、笑此山中亦著書。帝伯皇王鋪敘裏、乾坤今古笑談餘。大學士李東陽始得先生藤蓑諸作也、語人曰、待某謝官、絕烟火十年、然後可屬和耳。蓋皆知言者也。其為文也主理、而輔之以氣、雖不拘拘於古人之繩尺、故自有以大過人者。以為詩也則功專而入神品、有故人所不到者矣。蓋得李杜之制作而兼周召之情思、妙不容言。故其詩曰、子美詩中聖、堯夫又別傳。後來操觚者、二妙少能兼。今蒼梧山東皆梓行其集、惜乎未全也。至於書翰如其詩、能作古人數家字。山居筆或不給、至束茅代之。晚年專用、自成一家、時呼為茅筆字、好事者踵為之。有詩曰、神往氣自隨、氤氳覺初沐。聖賢一切無、此理何由矚。調性古所閑、熙熙兼穆穆。恥獨不恥獨、茅根萬莖禿。又曰、茅君頗用事、入手稱神工。又曰、茅龍飛出右軍窠。皆指茅筆也。天下人得其片紙隻字、藏以為寶。太夫人嘗夢星斗燭天、旁百人指謂曰、此人爾家秀才文字也。與粥婿某貧不能自振、造白沙求書數十幅、歸一城、每一幅易白金數星。庚中、朝廷遣朝官使交南、交南人購先生字、每一幅易絹數匹、搆者恨不多也。先生教人、隨其資稟高下、學力深淺而造就之。循循然善誘、其不悟不強也。至於浮屠羽士、商賈農業之來謁者、先生悉傾

意接之、有叩無不告。蓋天下被其化者甚衆。南識僧太虛知名當世、亦以其學求正於先生。先生復書、以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告之曰、我以此證也。先是、先生道南識見太虛告以念老母、太虛為朝夕禮拜祝願、至先生歸相見乃已、其篤信如此。嗚呼、若先生者、君子謂周子之後一人而已者、非邪。翊也無似、自成化辛丑見我先生于白沙、我先生即以國士待。其後受敎多而辱愛厚、臨歿具書趣至白沙、寄以斯文。告門人羅晃曰、吾道吾有所記矣。示以詩云、古往今來幾聖賢、都從心上契心傳。孟子聰明還孟子、誰今且莫信人言。又曰、萬丈祝融何處山、三年碧玉夢相關。多少畫工傳不去、都沒賢令畫幅寬。又曰、病久惟聽命、詩成不浪傳。門前花十丈、玉井正開蓮。數椽剛到地、一棟正橫天。不忘吾道在、萬萬歲相連。既而曰、孔子之道至矣、幸勿畫蛇添足。又曰、用斯行、舍斯藏、子其勉之、吾言止是矣。嗚呼、言猶在耳、不肖翊斗筲之器、何脩何為、而後可以少副我先生付託之重乎。先配張氏、生子三人。曰景雲、作小詩得唐人體裁。曰景易、克邑庠生、先先生卒。女二人、婿黃彥民、指揮倪麟。孫男三人、曰田、曰琬、皆庠生。曰㚙、尚幼。繼室羅、無出。先生沒後、門人聚議、湛若水為行狀、李承箕為墓銘、梁儲為傳、而墓表則屬之翊也。若水之為行狀也、倉卒事多、未備。翊竊懼久而湮晦無傳、重加補葺。僉事許怛嘗刻梓以傳矣。嗣是有待於同門者數事、復增入焉。雖恒心細行、不敢有遺、如昔人年譜之為、庶幾他日有得與於斯文者、取而删述之、以為世訓、初不暇計其言辭之蕪且陋也。謹狀。

《明名臣琬琰續録》卷二二

石翁陳先生墓誌銘　李承箕

先生身長玉立、眼正黑色有光、右臉有七黑子如斗。為兒時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自誓曰、為人必當如此。二十年領鄉薦、又七年、從遊吴康齋聘君門。聘君之學、主敬窮理之學也。先生退而家居、一

守其職助之長失先放之忘矣後而不得古人之所以好而樂之者也乃擲書而嘆曰古先賢聖其不可及矣乎於是習靜端坐積以歲月以我之所得者取正於古先賢聖格言始似各得其職者矣於是又優游停涵積以歲月翳者去而明者來往者過而來者續泯然無支離糠粃之患怡然無內外動靜之別洒然與萬物同其上下而不庸我矣先生之學歷據故迹故能超然自得有如此性至孝事母朝夕不離側後來廣東布政使彭公韶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朱公英交薦於朝至京師一造朝隱隱得疾而母亦有疾報至先生乃上疏曰臣生五十又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今臣遠客異鄉母憂日甚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為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願乞終養疏奏詔授翰林院檢討親終疾愈仍來供職遂以表謝而南

歸矣蓋其所以得已與其所欲及人者非隨世以就功名畸殘而補偏舉弊者也隨世以就功名畸殘而補偏舉弊者殆泰漢以後自獻其身者之學非其志也先生不著書嘗曰六經之外散之諸家百子皆剩語也許魯齋謂須焚却願我何復云云性喜吟咏故其進退語默之幾無為自然之旨悉發於詩此非示著書遺意乎予從先生十有三年凡四見也先生每云以已養心持身由微至著自得無待於外之要惺惺策之者不但一二而已也其故人有羅一峯倫者莊定山昶者一峯改官修撰南京先生謂之曰子未可以去乎一峯即去之蓋其言說精明處義至到立人如已有如此先生諱獻章字公甫號石齋廣州新會人高祖判鄉曾祖東源祖永盛考琮早卒母林氏二十四年而寡居七十二年而受旌表九十一年而卒先生生於宣德戊申十月二十一日攜疾於弘治戊午卒於庚申二月十日葬於圭峯左股深坑元配張氏子男二人景雲景陽張卒先生獨居

十餘年、繼娶羊城羅氏女、無子。銘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孰握其機、孰闢其門。凝而涵之、天飛淵淪。不以我故、何往非真。我掇其迹、抹撥譾諄。用納玄原、示委及顛。

《明文海》卷四四〇

白沙先生墓表

天旋地轉、今浙閩為天地之中、然則我百粵其鄒魯歟。是故星臨雪應、天道章矣。哲人降生、人事應矣。於焉繼孔氏絕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白沙先生、蓋其人也。先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人嚮慕之、不敢名字焉、共稱之曰白沙先生。先生生而資稟絕人、幼覽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奮發、繼之以涕泗、其嚮善蓋天性也。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勵奮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暨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志、久之、然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其為道也、主靜而見大、蓋濂洛之學也。由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為道也、無動靜內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天人相去則遠矣。由是、以無思無為之心、舒而為無意必固我之用。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故病亟垂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而能詩、章雲漢而諧金石、胡為其然也。蓋其學聖學也、其功效絕倫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用於世為可恨者、是未知天也。天生聖賢、固命之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功叵測、其可以窮達限邪。且治所以安生也、生生而心死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功大矣哉。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之謂也。

先生雖窮爲匹夫、道德之風嚮天下、天下人心潛移默轉者衆矣。譬諸草木、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於世、豈下[8]於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别號石齋、既老曰石翁、吾粤古岡産也。祖居都會、先生始徙居白沙、白沙者、村名也、天下因稱之。其世系出處見門人李承箕銘、湛雨狀者詳矣。詡特以天人章應之大者表諸墓、以明告我天下後世、俾知道統之不絶、天意之有在者蓋如此。

弘治庚申春三月望、後門人張詡廷實撰。

明故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改葬墓碑銘

惟明宣德戊申歲十月二十一日、白沙陳夫子公甫誕于新會。惟育成於妣旌節林氏、惟生於考琮、樂芸之既卒。樂芸生於渭川、渭川生於東源、東源生於判鄉、惟乃高祖。惟夫子有生乃異、始讀孟子、志於天民、二十年舉於鄉。二十有七年罷於禮闈、從學於吳聘君、聞伊洛之緒。既博記於羣籍、三載罔攸得、既又習靜於春陽臺、十載罔協於一。乃喟然嘆曰、惟道何間於動靜、勿忘勿助何容力、惟仁與物同體、惟誠敬斯存、惟定性無内外、惟一無欲、惟元公淳公其至矣。故語東白張子曰、夫學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藏而後發、形而斯存、知至無於至近、則何動而非神、故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虚而已矣、虚其本也、致虚所以立本也。語南川林生曰、夫斯理無内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霸柄、更有何事、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是一片、自兹以往、更有分殊、合要理會。終日乾乾、存此而已。甘泉湛生因梁生景行以見、語之曰、噫久矣、吾之不講於此學也。惟至虚受道、然而虚實一體矣。惟休乃得、然而休而非休矣。惟勿忘勿助、學其自然矣。惟無在無不在、斯無忘助矣。問體認天理、曰、其兹可以至聖域矣。問參前倚衡、曰、惟子是學矣。問東所張子敏也、子何不之講。白、弗問弗講、且順其高談、然數

禪矣。甘泉生曰、人至無、無欲也。至近、近思也。神者天之理也、宇宙以語道之體也、乾乾以語其功也、勿忘勿助一也、中正也、自然之學也、皆原諸周程至矣。惟夫子道本乎自然、故與百姓同其日用、與鬼神同其幽、與天地同其運、與萬物同其流、會而通之、生生化化之妙、皆吾一體充塞流行於無窮、有握其機而行其所無事焉耳矣。惟夫子學本乎中正、中正故自然、自然故有誠、有誠故動物、惟歲丁亥遊於太學、祭酒邢公為之彰厥譽、一峯羅子、定山莊子為之左次、達陽賀子為之執贄、惟歲壬寅、方伯彭公、督府朱公為之薦其才、夫子疏於朝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方、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為而力不逮。乞歸養、欽授翰林院檢討、不敢辭。自彌篤、書歲至、不行。或勸之著書、不答。夫不辭、以嗇係仕籍也、恭君命也。不行、達可行也、夙志也。不答、著述之精寓諸詩也。夫道知語默動靜而不失其正焉耳矣。惟弘治戊午遘疾、彌留弗興、越二年庚申二月十日乃卒。方伯周公孟中葬之圭峯、越二十有一年、惟正德辛巳、膺子景雲謀及門下晉江知縣梁生景行、翰林編修湛生若水、庠生鄧生德昌、湯生需、大學生趙生善鳴、處士梁生景孚曰、惟予家中否、惟予兄弟二人、景暘也先析、惟諸子弗振、惟我顯考之藏、卜罔知吉、至以累子。若水輩乃以鄧生、湯生其以十一月十二日改葬皂帽峯下。聞於憲長汪公鋐、以聞於巡按謝公删、下於府、太守簡公沛、為助之金。總鎮韓公慶聞而先助之、吏部方公獻科益助之、府命縣典史賀恩、義官鄧南鳳、士人馬國馨董葬事、乃襄事。餘置祭田、買其前湖、湖曰自然、昭至學也。昔者水也聞諸夫子曰、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智力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夫自然、則誠矣。故夫子之生也人榮之、其死也人哀之、其誠之所為乎。

銘曰、混沌既鑿、源遠益分。分乃支離、體用弗原。孔孟而

下、若更一門、門各為戶、競出異言。渾渾濂溪、有沿其源。一為聖學、示我大全。學絕道喪、千載棼棼。天篤夫子、挺會之元。泝程而周、再復渾淪。何名渾淪、溥博淵泉、直指本體、挽漓而淳。孰惑寫言、孰惑其禪。惟此天理、二途判然。師於救世、可謂元勛。念功考德、永護茲墳。毋毀支木、以傷其根。門人翰林院編修甘泉生湛若水撰。

白沙陳先生應召錄

獻章自幼穎悟、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慨然歎曰、大丈夫行已當如是。正統十二年丁卯、中鄉試。戊辰、辛未兩赴禮闈、不第。年二十有七、從撫州吳與弼講伊洛之學。丁亥、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驚曰、龜山不如也、以為真儒復出云。成化十五年壬寅、廣東左布政使彭韶、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於朝。韶疏畧曰、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立志願學於古人、榮辱不足以介意。云云。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等衙門、趣令起程。獻章以母老及病未輒行。英疏先有曰、臣已令獻章就道矣。謂章曰、先生不行、如英欺君上何。不得已強起、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至京師、朝見、赴部、告以久勞道路、舊病復作、延月餘。於五月二十五日、吏部題奉聖旨、恁部裏還考試了、量擬職事來說。以病在床褥、即令姪男陳景星赴通政司告、轉行本部、暫令調治。七月十六日、扶病聽試至部門、復以病發再告、後延旬日。八月二十二日得報、母氏憂念病作、待章南歸、以日為歲。二十八日、遂疏為患病陳情、乞恩終養事。疏畧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為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惟陛下以

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内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乞敕吏部、放臣暫歸田里、侯母養獲終、臣病全愈、仍前赴部、以聽試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所賜。疏上、九月聖旨、陳獻章旣該巡撫等官薦、他學行老成可用。今懇切求回養母、吏部還查聽選監生願告回家的例來說。吏部查例覆奏。初四日聖旨、陳獻章旣係巡撫等官薦、他今自陳有病、乞回終養、與做翰林檢討去。親終疾愈、仍來供職、以動履艱難、不能拜舞、今景星具狀鴻臚寺、告侯筋力稍紓、勉強赴闕稱謝。旣又病不能興、乃具疏命景星謝恩而歸。先羅倫送之有曰、白沙先生處南海者二十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歸經南安、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求觀祕書者、冀得間悟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於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本意、遂決去。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以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殉唯唯。徵吾錄曰、公膺薦時、當國者不及李南陽、輒令公就試吏部、益南陽能優禮康齋、而公之禮數似不及。公無加損、但當時宰相人品之不同可見矣。李南陽閣老于康齋處士千古稀見、豈可以此責之萬安輩。況媢嫉者乃鄉人耶。余獨恨一峯修撰之論、曾不少遇以待處士之心。嗟夫、此脫然榮利者所以稱難、而於二公應召故獨詳之也與。陳建通紀曰、築一室曰陽春、日杜門端默其中、以明心為務。以明心為務之說、不知從何得來。又曰、内監梁芳素慕獻章名、言于上、特授翰林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不辭、上疏謝恩卽歸。意以授官出自梁芳、及不辭為非、不知謝恩疏具陳聖旨查例與吏部覆奏、鑿鑿可考。授官不由梁芳明矣。疏曰、臣雖至愚、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効用之初心。此所以不辭。其大意亦已見于東海之對矣。彼建者烏足以汚之康

齋先生之薦本自内閣大臣、所以展盡大賢之禮。石齋先生之薦由於司撫外臣、所以禮數不及石齋。彼時瓊臺丘公方爲海内所重、而石齋又以公居顯位不相見、遂以此不合、故人多疑石齋爲公所沮。後來三原劉氏求退、科道劾丘公媢嫉、或其漸然矣。讀山雨不來昏晝景及南極海旁諸郡沒之句、吁、石齋豈尤人者哉。

以上三文并見《陳白沙集》附録

白沙陳先生傳

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父號樂芸、諱琮。配林氏。宣德戊申十月二十一日、先生生于白沙里。樂芸公先一月卒、母林抗節鞠之。先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面右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警悟絶人、兒時讀書、一覽輒記。嘗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遂自盟諸心曰、爲人當如此。正統丁卯、先生年二十、舉廣東鄉試。踰年會試、中乙榜、告入國子監讀書。越甲戌年二十七、從吳康齋學。康齋性嚴毅、來學者問多不荅。先令治田、獨優遇先生、講究常竟夕。先生嘗與趙學使書云、某少時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居半載歸、棄去舉子業、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于此心此理未有輳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習靜陽春臺、足不踰閾者又累年。務用功過苦、幾致心病、

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種〻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是後來學者、多教之靜坐、蓋以所嘗經歷有實效也。成化丁亥、先生卒業成均、司成邢公試和此日不再得詩、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眞儒復出矣。于時一峯羅子倫、定山莊子泉爲之左次、遼陽賀子欽信從受學焉。嘗謂學使陳公選曰、后世所謂學、記誦詞章而已、天之所以與我者、懵然莫知。蓋載籍多而耳目亂、即六經亦誦而忘味糟粕耳、未免玩物喪志。苟不求之書而求諸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得自我也。弘治戊申、李世卿具來學、築楚雲臺于白沙。居七越月別歸、先生語之曰、子慶潙高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未必能與我合也。比與朝夕論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〻化〻之妙、非見聞所及、將待子深思而自得之、非有愛於言也。嘗語林緝熙光曰、夫斯理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法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更有何事。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是一片、自茲已往、更有分殊、終日乾〻、存此而已。語張廷實詡曰、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已爲大、以無欲爲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焉耳、非有異于人也。語東所張子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能知至無于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矣。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

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爲害也。世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病其太嚴也。弘治甲寅、湛民澤若水、一旦焚去會試部檄來學、先生以楚雲臺居之。爲語曰、噫、久矣吾之不講於此學矣。惟至虛受道、然而虛實一體矣。惟休乃得、然而休而非休矣。又曰、學無難易、在人自覺。才覺退便是進、覺病便是藥也。目前朋友難與論學、無柰不自覺也。又曰、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又曰、談道而遺事、談事而不及道、胥失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壞人也。民澤問隨處體認天理、先生首肯、語人曰、此子爲叅前倚衡、學者看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又曰、適千里者起足不差、將來必有至處。世學求自得者少、不意晚見同志、可托區區于無窮也。先是成化己亥、方伯彭韶、閫督府朱英咸薦其才、趣之

北上、先生懇疏乞歸、拜授翰林檢討、不辭而去。自爾薦書歲至、不行。或勸之著書、不答。民澤曰、夫不辭、以嘗係仕籍、與應聘之布衣被聘不同也。屢薦不行、遂可行也。其夙志也。或勸之著述、不答。其著述之精、寓諸詩也。夫道知語默進退、而不失其正焉耳矣。晚以江門釣臺付民澤、申之詩曰、莫道金鍼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云。弘治庚申二月十日卒、改葬于皂帽峯下。越萬曆乙酉、　允議從祀孔廟。

羅文恭曰、先生之學、以虛爲基本、以靜爲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爲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爲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間爲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爲實得。余惟先生之學、蓋識其大、以自然爲宗者。乃先生至性天植、事母林朝夕不離左右。在外、母有念、輒心動。母有孤姪雖嬰疾、割廬田贍之。母以期壽終。先生年已七十矣、雖衰病甚、居喪猶毀。事伯兄如父。買婢出良族、輒選配爲婚。隣嫠貧窘、歲推

亦以明。其孝友睦恤之行顯此。初年當路相知者憐其貧、遺之賦田若干、推與友朋共。臺使檄爲建坊、力止之。藩司遺金爲新居、固辭。總憲爲買園池于會城居之、不受。提舉某縣尹某各遺金若干、一因其卒、一因其去、悉封還之。制府檄有司授粲具輿夫、不受。江西臺司幣聘主白鹿洞教、固辭。其辭受取予謹嚴如此。或遺之稗具良材、友有歆羨者、即以畀友。有遺之名畫者、或愛之、亦即以畀。于世諸嗜好泊如也。不絕係籍之朋、曰猶賢于吹雪以全交也。已絕意仕進矣、猶冊上公車、以避難也。服闋、終身不衣文繡、執禮彌謹。乃母氏好浮屠、病作佛事以禱、從俗而不違。逆旅惡少之傲辱、里隣侵據其基田、咸置之不校。而或竊塟先塋者、則諭之亟改而后已。訟。其正行不泥[illegible]不过也。又如此。姜仁夫一見先生、出語人曰、活孟子。活孟子。耳目鼻口人也、所以視聽言動非人也。賀克恭薦于朝曰、先生作止語默、毫釐不苟。其根心生色也蓋如此。於戲、先生見大矣。而故明察于倫物、學宗自然矣。而故致愼於幾微。蓋道貫本末、合內外當如是也。承學者自省於此何如哉。

耿定向撰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一三

校記

①此處所闕文甚多，參《陳白沙集》附錄。

②警：右引書作「啓」。

③及：右引書作「見」。

④善：右引書作「賢」。

⑤御：右引書作「寓」。

⑥以以：據右引書當衍一「以」字。

⑦乎：右引書無。

⑧救：《明文海》卷四〇四作「抑」。

明儒碑傳集卷十八

周瑛　張鼎　李錦　周蕙　羅倫
吾冔　陳選

四川右布政使周公瑛墓誌銘

林俊

周出清江上廊石①族，公諱英②，字梁石，號蒙中子、白賁道人，翠渠其最後號也。父諱來，贈奉直大夫、知州。尺蹐鎮海，長于莆③，神鑒臞古，博學善文，往往有奇悟。景泰癸酉，爲司主乖大年所知，置魁亞。又與陳公公甫、賈公克恭友善，危論高氣。第進士，出知廣德州，賢旌：授，蔣然④猶歷九載，始南京儀部正郎。又三年⑤撫州，又五年移鎮遠。夫以清華論思之選，臺省之屬，曾無公一席之地，必州外之，久淹之，南冷之，府困之，至居夷而極矣。王端毅公爲上宰，進公四川大參，尋右轄。端毅去，公亦服受濟太宜人。既望七之年，無用世志矣。言者爲公可用， 孝廟意有所屬，而公以老請，遂進資善大夫致仕。尊號例進一階。公政用寬，繩川嚴，繼復靜服舉之。教民有禮，課士有程，不聚女有禁，祠山有堘，陂水利著，政本第輸納著，政均，立保甲著⑥原。鎮不部夾其民，文教之修亦發端于此矣。

《國朝獻徵録》卷一八

戶部右侍郎張鼎傳

戶部右侍郎張鼎，字大器，陝西咸寧縣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太原府知府、山西左右參政、河南按察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召爲戶部右侍郎。以疾乞歸，弘治八年十二月卒。計聞，賜祭葬如例。鼎初受業於河東薛文清公，有理學名。知太原有惠政，民懷之。至巡撫保定，則令各府治路築墻，禦盜賊衝突，修戀頌勞，民頗怨謗。故召爲侍郎，而人不以爲德舉云。

《國朝獻徵録》卷三〇

大器張先生　抑之張氏附

先生名昺、字大器、別號自在道人、咸寧人。父廉、爲山西蒲州知州。先生少從父之任、受學于河東薛文清公之門、用是日勤勵于聖賢之學、諸子百家雖靡不研究、而一稟于濂洛關閩之旨、文清公深器重之。歸補西安郡庠弟子員。景泰癸酉、以易舉于鄉。成化丙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氷蘗自持、推讞詳明。甲午、出知山西太原府。太原爲省會劇郡、故稱難治、先生游刃有餘、循良弁三晉。郡人德之、不忍先生離去、故九載考績、晉山西參政、仍署府事。又四載、始遷河南按察使。振肅紀綱、奸貪斂跡。嘗舉指揮董敬等人命之誣。弘治改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時畿内多事、盜賊縱横于途、行旅戒嚴。先生築牆植樹、自内丘直達京師、由是道路肅然、至今賴之。值歲大祲、先生給糧賑濟、民免流亡。辛亥、晉戶部右侍郎。尋以病請歸。歸四年、爲弘治乙卯、卒于家、年六十有五。先生爲人仁厚敬慎、事不苟爲、非義一介不取、進退惟命是聽。終身恪守師說、不敢少有踰越。文清公歿、其文集散漫不傳、先生搜輯校正、凡數年稿始克成、乃爲序梓而傳之。至今學者尚論文清、必以先生之言爲徵信云。所著有仕學日記、自在詩文盡齋博稿若干卷。先生爲都憲、爲亞卿、皆三原王端毅公爲冢宰時所推轂。其卒也、端毅公銘其墓、稱其理學傳自文清公、高名可並太華峯、世以爲確論。時有秦州大參張公銳、字抑之、成化初舉于鄉。父敏、以國子生爲江西布政司照磨、公從之任、受學東白張先生元禎。張先生者、豫章名儒也、公由是學益有得。乙未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遷江西吉安知府。在吉安、政教兼舉、士習聿興、民用安業。坐忤權貴、調湖廣漢陽六載、以兩郡令譽晉山東左參政。後致仕居鄉、日進執經諸弟子于庭、講學不倦、鄉閭薰德焉。故隴西學者稱爲張夫子。可泉胡中丞纘宗稱公誠確溫厚、本之天性、而多學好古、汲引後進、尤人所不可及云。

馮從吾撰　《馮少墟集》卷二〇

介菴李先生

仲白李氏附

先生名錦，字在中，號介菴，咸寧人。幼警悟不凡。九歲失恃，如安成，依舅氏韓君智。韓爲擇師教之，端坐終日，不逐羣兒嬉。讀書知大義，日見英發。比成童還，爲諸生，受易于鄉先生董君德昭之門。大肆力于學，每試輒爲督學使者所稱賞。後遇秦州小泉周廷芳講學，得聞周程張朱爲學之要，遂棄記誦辭章之習，專以主敬窮理爲事。又與渭南思菴薛氏、咸陽西廓姚氏、同邑誼菴雍氏麗澤講習，相勸相規。久之，踐履醇茂，關中學者咸以横渠稱之。濟南尹恭簡公爲通政時使秦，聞先生名，延與語，大爲驚嘆。天順壬午舉于鄉。成化戊子遊成均，友天下士，其學益進。大司成邢公讓深器異之，令諸子受業焉。後邢坐事下獄，先生倡六館士伏闕抗章，明其無罪。雖于事無益，而先生之名重京師矣。嘗愛武侯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學須靜，才須學數語，揭之座右以自警。事親色養備至，執喪盡禮，力絀異端。至今省會士大夫不作浮屠事，實自先生始。爲孝廉居憂時，巡撫余肅敏公欲延教其子，先生以齊衰不入公門固辭。余益重之。後余知其喪不能舉，賻以二槨，先生卻其一，曰不可因喪射利也。郡大夫有與之厚者，賻米數十斛，以辭命無伴米字辭。後周廷芳復過省，與先生印證所學，設問辨難，周爲嘆服。先生解經平正通達，不爲鑿說，且善誘後學，諄諄忘倦。出其門者如李恭政嵩、劉尚書璣、于知州寬、董員外養民及舉人張子渭、李盛漸被尤深。先生數上春官，竟不第。成化甲辰，謁選，直隸松江府同知職親戎務，夙夜精勤，奸無所售。有脫役垂四十載者，先生始發之，即令補伍。雖權貴居間，竟莫能奪。未究厥施，以疾卒于官，是在成化丙午，年僅五十一。貧不能爲棺斂，其僚友賻之，始克歸云。先生性剛介，不妄交接，不苟爲然諾，義之所在，確然自信，不以一毫挫于人。尤重取予，所居僅蔽床席，如淡脈蹠，雖至屢空，終不輕有所取。學務窮

理盡性、體之身心、不好立言語文字、以故歿之日、遺稿無存。靈寶許襄毅公為先生同志友、先生歿十年、襄毅公巡撫關中、屬督學楊文襄公表其墓。文襄公稱先生挺然風塵之表、不苟簡遷就、與世低昂、抱其貞璞、卒以完歸。而督學虎谷王公亦稱其化如和叔、辭章外貨似原思草澤間。嗚呼、可謂深知先生者矣。後數十年而有渭南李仲白氏者、名與先生同、字仲白、號龍坡、亦潛心理學。為諸生時、西蜀龍灣高先生儒署高陵教事、仲白越疆從受學、與涇野呂先生同門相切磋焉。正德庚午領鄉薦、為宿遷令、著勸農文、勸孝文以化俗、由是邑多孝子。又以稅餘金買牛給民、耕墾荒地、宿遷人稱為百年以來一人。遷海州知州、致仕。初擢州時、不能具一花帶、呂先生遺之一圜。後去州抵家、猶是帶也。其清苦如此。嘉靖丙申、卒于家。呂先生銘其墓、稱其重受懿嘉、學求根本云。

馮從吾撰　《馮少墟集》卷二〇

小泉周先生

先生名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後徙居秦州、因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學。為臨洮衛軍、戍蘭州、守墩、聞容思段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即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坐講、既而以為畏友、有疑與訂論焉。段先生勗以聖賢可學而至、教示進為途方。段先生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遂殫力就學、究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為程朱復出也、咸敬信樂從之。又受學于清水教諭安邑李公昶、得薛文清公之傳、功密存省、造入真純、遂為一時遠邇學者之宗。有總兵恭順侯吳瑾者、聞其賢、欲延教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以軍士役某、名之役則往役、名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嘆服。吳侯亦不能強、遂親送二子於其家以受教、先生始納贄焉。時肅藩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進啓本、願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發人如此。後隱

居秦州之小泉、因以爲號。著深衣幅巾爲容、成紀之人薰化其德、稱爲小泉先生。嘗遊西安、與介菴李公錦論學、介菴由是大悟、遂爲關西名儒。渭南思菴薛公敬之執弟子禮師事焉。秦州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謝不往。巡按杜公禮徵求見、講太極先天二圖、不覺前席。嘗正冠婚喪祭之禮以示學者、秦人至今遵之。成化戊子、容思先生至小泉訪之、不遇、留以詩、有歷盡巉岩君不見、一天風雪野梅開之句。後又贈以二詩云、小泉泉水隔烟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脈、源源動鼓洛川波。風埃些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痾。又云、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濂洛待君尋。何大復謂先生于容思先生、其始若張橫渠之于范仲淹、其後若蔡元定之于朱紫陽也。迨老、以父遊江南、歷涉險蹤、訪歿于揚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先生初名檜、後更蕙。或作桂、誤。先生門人甚衆、最著名者渭南薛敬之、秦州王爵。爵字錫之、自少潛心力學、及長從游先生門、而知操存。郡守秦公與語悅之、時與講操存之學、及教後學、切切以誠敬爲本。弘治初、以國子生仕爲保安州判、君出納公、會計當、日不憚勞、保安稱平焉。秦公後總督原州、聘君至原、三年相處如一日。及歸、秦公贈以揚州鹽引數百石、君辭之、而惡衣惡食坦如也。州人咸稱之。詳載可泉胡公纂鞏郡志中。敬之余別有傳。

馮從吾撰　《馮少墟集》卷二〇

羅修撰倫墓誌　賀欽

國朝鉅儒羅先生諱倫、字應魁、改字彝正、號一峯。其先豫章人、唐末徙居吉安永豐湖西、代有聞人。歷宋尤盛。武岡教授開禮、從勤王死節、以故族屬三百餘實無一人臣事胡元者。祖諱求仁、號善耕、儒雅倜儻、樂善好施。考諱修大、號大山、耿介忠信。母李氏、以宣德辛亥正月十一日生先生。生時有奇祥。甫五歲、嘗隨李入園收果、長幼競取、獨賜而後受。年七歲、善耕先生訓於庭、不匝月而童蒙諸書咸遍。明年學於里師、時乏書、里師令遍逐諸生授讀、諸生未成句讀、而先生皆已成誦。嘗牧羝則攜書讀之。自幼勤學、定省之餘、未嘗釋卷。年十四、授徒於鄉、以資親養。莊重嚴毅、師道卓然。常曰、學豈科第而已哉。乃欲捐舉子業、父兄不可。已而補郡庠弟子員、言動不苟、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朋黨以道學目之、郡守張公瑄嘉其學行而惜其貧乏、命有司賙之、先生謝弗受。豪右肆侮姝甚、先生恬然不之較也。

丁⑦內艱、居制嚴甚。踰大祥、口始沾醎酸物。嘗曰、吾無以報吾母、誓爲一孝子、庶無愧吾母兒。丙子、領鄉薦。癸未、赴春闈、遭回祿。呼曰、吾平生無毫髮得罪於天、今乃至此、忝吾親何。須臾、垣上一老人以杖提而出。時預驅者幾二千人、而先生獲免。出而招老人、竟無所得。未幾、大山先生訃聞、奔喪執禮如初。先生雖不以科第爲心、而大山先生預知必魁天下。成化丙戌、其言果驗。就題論事、須刻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爲說、時謂之真狀元。爲翰林修撰。無何、會內閣大學士李公賢遭喪去官、朝廷起復之、臺諫皆不敢論列。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者三。復俟數日、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謂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覆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名曰扶植綱常事。先生以犯顏敢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然士論益崇之、而緘默之風爲之一變。終先生之世、臺省不復有起復者矣。在泉時、秋毫無所與、惟講學窮文以自給。配梁氏安人卒、泉守李宗學遺以棺、乃斂。明年、召復修撰。當道者語人曰、某之復官、我之力也、乃無片言謝。先生聞之曰、渠非有私於我也。乃改南京。供職三月、以疾辭、朝廷不允。二年、章三上、始得歸。戊子秋、抵家臥病、苦禮記註說之繁、命門人錄其要以

便覲。曰、庶人不失所執守也。壬辰、疾稍愈、以族屬未化、諭之以約束、本之以律令。鄉人化之、喪禮行浮屠除、盜賊息、民業安。十餘年間、兼幷不作、鄉俗爲之一美。嘗欲倣古置義田、有助以堂食錢者、先生弗受、且告之曰、是錢雖公、亦不可費、以之積粟賑民可也。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乙未、乃於金牛山中結茅、東曰靜觀、西曰正窗、居焉。四方學者往來益衆、於講明性學者納之、務舉業者辭焉。越二年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先生疾革、示門人曰、人之爲學易簀之際可驗。怡然而逝、無所顧慮。先生素清儉、自朝服外、絲帛之衣未嘗入體。及襲斂、葬具乃取敝幃以斂。門人方琬輩解衣以襲、友人羅峻極賫係助以棺。嗣子廸柩歸、隨而悼祭者數千餘人、四方赴弔者三載不絕。先是、夏秋間山嶽崩裂、大雨如注、途虎陞人、烈風折木。先生所居山脈忽墜一井、其深叵測。哲人之喪、而天地山川爲之一變云。先生天資剛明清介、淡然無欲、勵志聖賢、涵養純正、學貫博約、才周經濟。忠孝懇懇、至老不衰、出處進退、合乎道義。片言隻字、有關世教。敎人本之以誠敬、成之以寧靜、又以小學近思開發之、惓惓不少怠。於功名富貴、眞如浮雲過目、惟終日乾乾、不自滿足、潛修之功、垂死不已、而踐履益純。此靜觀、正窗之銘所以繼作也。先生律已甚嚴、而待人甚恕、自奉甚薄、而賙人甚急。其排斥異端、以崇正學、蓋天性也。有識之士以先生之處而委以吾道之緒、冀先生之出而望以吾道之行。惜乎年不配德、未老而歿、悲夫。梁氏安人卒、繼劉氏安人。子男四人、梁、楷、翰、標。梁、柱先後領鄉薦。女三人、一適張某、其二早世。以成化辛丑十二月某日、葬本里都溪垌上源。有一峯集行於世。愚忝先生榜進士、尊事唯謹。先生直弟我、不世俗議、道義相契、眞異姓伯仲也。愚與先生俱以戊子謁病歸、餘十年而先生訃至、又二十五年弘治壬戌之夏、其子梁柱自京師走書古宣請銘先生之墓。嗚呼、我尚何辭哉。但以筆力綿弱、不足發揚盛德、是愧。銘曰、先生之德、正大光明。先生之才、奇偉汪洋。先生之志、聖域是藏。先生之功、扶植綱常。嗚呼哲人、日月其光。醇哉醇哉、百世之望。

遺事

先生既上疏、冢宰王忠肅公遣其部主事倪輔言於李公、勸以文辭公自待。李公遜謝而已。

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令得受皂隸錢、自是

遂以爲例。獨先生不受。

先生名重天下，所至必相率而覩之，雖武臣俗吏皆
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辭連先生，法當下鎮撫司
獄。鎮撫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召鞫成讞之，先生
遂得免。

蘄州守饒秉鑑見先生衣單，饋藍袍，先生服之入金
牛，遇一丐死於道傍，即解袍以斂，而買棺以葬之。

保寧守李直作懷賢堂，祀三陳，請先生記。先生却之
曰：堯叟、堯咨無可祀，祀文惠而及其父母可也。

先生欲買義田以贍族人，進賢令呂升知其力不足
也，以堂食錢助之。先生不受，曰：食以堂名，非公可得
而私也。

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金五十兩請大忠祠記，先生
許之，即日盡散諸族人。

一日，客來甚早，先生固留之飯，不知其家無米也。夫
人乞諸鄰，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之，則日已將中矣。
先生亦曠然不以爲意也。

《國朝獻徵録》卷二三

翰林院修撰羅公倫傳　　陳獻章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吉之永豐人，宋端明
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
不可輒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
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
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
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
賢遭喪去官，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
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
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
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
之不容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敢諫
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
故⑧……謫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
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
言以爲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
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疾於人。
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閉門授
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
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
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盡知也。嘗欲
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

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殮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飯罷辭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賬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狥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國朝獻徵録》卷二一

文山先生吾君墓表

吾友文山吾君、以弘治甲子九月六日考終於家。明年十二月十日、葬於其鄉溪盤浦之原。其子中書舍人翯既書其世胄、履歷、生卒歲月、刻置幽堂矣。迨免喪而舍人與其弟進士翕來見、以狀授予、乞表其墓。予之辱游於君最故而知之深也、誼弗可辭、第以耄荒不文、而又遭子與孫之戚、久弗克爲。今年夏、舍人復自京以書來促、乃按狀而書之。君姓吾氏、諱名景、端其字、别號默齋。世家開化之文山。其父慎齋司訓長垣時生君於學宮。幼有異質、敏悟絶人。八歲能咏詩、逹官長者皆以成人禮之。比長而侍母於家、治生之暇、不廢講學。初治書及左氏春秋、既乃受易於僉憲方先生泌。所作易義多所發明、方深器之、以女弟妻焉。天順己卯魁薦、予以癸未會君京師、與之論易、造詣甚深、而責善輔仁、尤多裨益、始定交焉。後入太學、與安福劉戩景元、四明楊守祉維立爲麗澤之會、聲譽甚都。一時士大夫咸慕與交、貴游

子弟爭從受業，莫不以掄魁擬之。既而劉、楊皆進士及第，位大僚，而君五上春官俱不偶。人謂宜再需後舉，君曰：吾親老矣，可擇祿耶。竟就乙科，得教諭江浦。楊文懿公以文送之，曰：三釜足樂，萬鍾何加。景端奚翅加人一等哉。爰迎慎齋之官，母夫人徐以廢視弗克偕，乃留其妻若子侍養於家。其在江浦，嚴條約，以身率物，教人講學為文，娓娓不倦，而於禮義廉恥孝弟忠信之行，尤惓惓焉。學東有隙地數畝，因其沮洳，鑿池種蓮，構亭其上，扁以求樂，且因以自號。每侍慎齋遊息其間，胸次灑然，有吟風弄月之趣。蓋欲示人以周程之學，而諸生未有能得其意者。時定山莊孔易謝病家居，日來亭上，淪浹道德，商確古今，相樂也，且為記焉。其學宮文廟隘且圮，欲改作之，一勸募閭，上下樂助，不費公帑而輪奐一新。其所施為，知急先務而能感人類如此。上官之賢者，皆以為有道賓禮之。御史大夫戴公珊為御史，提學南畿，知遇尤深。湖廣、江西皆聘司文衡，而崇雅黜浮，時號得人。居數歲，慎齋以桑梓為念，因奉以歸。還復之官，每鬱鬱不樂，作籠鳥賦以見志。適有持憲節者責其逢迎，以貴勢臨之，歸志益決。又以長子喪乞歸養，當道重其去，欲留之，獨御史劉君謹謂君之歸係風化不小，慨然從之。既歸而父母年皆耋耄，朝夕左右，志養不違。或具壺觴而無適，侍杖履以徜徉，親心無不豫焉。及二親相繼以壽終，自殮至葬，一以朱子家禮從事，雖老而猶毀瘠，雖久而哀不忘，人以為難。縣令欲以孝行上聞，力沮止之。與其弟崠怡怡相樂，終始無間言。其族蕃大，則追復遠祖祀田，歲時祭掃，為宴集，胥訓誥以聯合之。有貧乏則加以周恤，鄉鄰有忿爭不平之訟，皆化息焉。其治生則種粟插杉，為終身之計，日以詩書課其子姪，無一毫外慕意。獨每聞邊患及郡邑旱潦，則憂形於色，見公家弊政，民所不堪，則憤懣太息。其為學雖不廢舉業，而志專為己，嘗類集朱子讀書法，以存心主敬為先，致知力行為務，不溺於記誦詞章之習。為文不事剽竊牽綴，無

險怪華巧、惟以理勝。善筆札、尤精於草書、自成一家、人得之者如獲珙璧。歸自江浦而家食者殆二十年、鄉邑子弟及四方學者考德問業、戶屨嘗滿。嘗書太極西銘以示為學本原、及舉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為窮理之要。又嘗謂學者曰、學貴有用、然須是養氣、氣充天下何事不可辦。故從之者隨其力分、咸有所得。學者不敢道其姓字、皆即所居稱為文山先生。令聞廣譽、日新月盛。工部主事林沂、刑部主事潘府、御史余廉咸薦其才、行可大用、皆格不行。楊文懿公在吏部、欲用為提學、亦不果。甲子孟秋、以慎齋忌辰主祭少勞、重以傷感、遂寢疾不起。嘗曰、消息存亡之理、吾見之已審、即死何憾。一日強起、索筆寫遺命數條、大約以耕讀為業、忠孝為念、喪葬勿狥俗為禮、語甚切要。疾既革、作一贊云、濁質濁氣、去物去蔽、一點靈光、依然尚在。命孫謹書之、語畢命遷正寢而終。距其生宣德辛亥、享年七十有四。娶方氏、行人司正瑛之女、甚有婦道、克配君子。子男三。長翀、早卒。次即嵩、由文安教諭第壬戌進士、授令官。季翕、第戊辰進士、令知長洲縣。女二、汪深、孔憲其婿也。孫男八、曰讙、誼、謹、誠、譽、諏、謇、誘。其所著有五箴解、朱子讀書法、周易傳義會同等書、所為詩文有太學江浦還三山稿、藏於家。其世繫本末、具子所述慎齋墓誌、而群行之懿、備於門人方豪所狀者、茲不悉著。夫以君之所立如是而終不遇焉、其殆天之未定、或者將以啟其後耶。乃為之表曰、嗟嗟吾君、其學為己、其仕為親。有卓其行、有蔚其文。人之所惜、何蕃劉黃子。之所志、茂叔伯淳。求雖未至、志則已勤。祿位弗逮、不顯其身。經術有貽、不亡者存。聲聞奕奕、子孫振振。一時之屈、來世之伸。吁嗟乎吾君。

章懋撰　《楓山集》卷三

廣東左布政使陳君墓志銘　謝鐸

成化丙午夏五月、廣東左布政使臨海陳君士賢卒於江西之南昌。南昌太史張先生廷祥以禮殮歸其喪、且

抵予書，將表其墓而俾為之志。予執書為位哭，明日，吾友通政黄君世顯復以書俾其子戴來速銘。嗚呼，君天下士也，其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銘有無，獨念君故知我者，重以二公大義要責，其奚敢辭。初，君之在廣東也，權貴人有據市舶餘户假貢獻通私番以毒民蠹國者，君連三疏抗折之，遂誣罔君。賴上聖明，不即罪，然卒從吏議，將逮君詔獄，民老稚號泣遮道以從者動千億計。有故吏張某嘗為君所黜，至是權貴人鈎致之，將并中君。張顧廷疏訟君冤。君雖幸死道上，然天下益以是壯君，且信其得民之深有如此者。而一時貪冒患得以傳成獄者，聞茲吏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始君之為御史也，上方厲精，開言路，諸在言責者爭掊苛細以自售，君獨抗疏請追復直言之士，并斥大臣之將柄用者，且曰，君子小人之進退，否泰關焉。一時風采，獨楊御史琅與之抗，君子謂其憂治世而危明主也，蓋如是。雖其言不盡行，然天下自是始畏公議，而進者沮矣。暨其出而提學

南直隸河南也，念學政久廢，士之務浮棄實者比比而是，所至必先使習小學而後及科舉之業，學立齋館，至則居宿，以身為教。仍下冠昏祭議，俾諸生習焉。既至廣，猶特刻道學傳以詔之，蓋至今稱提學之善於其職者，舍君亦無所與歸。君歷官後先幾三十年，服食居室無所增。嘗呼其子謂曰，吾藉祖宗慶，官二品，禄入之產，汝何可獨享。其分十之六，為思遠莊，以祀祖先，周宗族。其克己為義，尤君子所難，於是益足以見君平生之大節不誣矣。於戲，君天下之士也，而止於斯，吾安得不為天下惜哉。君諱選，別號充菴，士賢其字也。陳氏本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由婺徙台之仙居，再徙而為臨海。曾祖濬圭，號鈍靜。祖泰，生贈監察御史。父諱員韜，景泰初仕至福建右布政，嘗活沙尤盗之脅從者數萬人，民至今德焉。母金，累贈夫人，繼母沈，封夫人。配王，封孺人，繼張氏。子男四，長藩，次冀，俱郡學生，早卒，次戴，次某。女二。孫女一，俱幼。戴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君學

博而深於經，詞章非其所好。嘗從翰林檢討逸菴陳先生游，先生深器之。以禮經領景泰庚午鄉薦，天順庚辰會試第一人。歷御史、按察，四轉以至今官。生宣德己酉，享年五十有八而已。有丹崖集若干卷，藏於家。君性內剛外柔，居常謙讓，言若不出口。至其臨大事、決大疑，則屹然萬夫之勇，而卒莫之奪。吾嘗求古節槩之士，得一人，曰君其陽道州乎。道州為諫議且七年，始一論裴延齡、陸贄事。君為御史三年耳，而愷切論諫，急於其職乃若是。道州為司業，曰與諸生親，宜其罔不率教者。君徧歷徐、揚、冀、豫之域，而教澤所至，亦無不及焉。道州為刺史，自以催科政拙，不奉侏儒之貢。君力障五嶺之民，忤權奸以至於死。於戲，凡若是者，君子謂視道州事難而功倍，非耶。君之行不止是，輒敢取其大者以銘，庶天下後世之欲知君者，得以考焉。銘曰：

深文傳比，訐私掊細。臺吏法吏，歲課月論。棄根掇芸，提學校文。國肥民瘠，下損上益。轉運方伯，世方競趨。我絕不窺，世所不為。我勇赴之，於戲，士賢而止於斯，吾安得不為斯世而悲。

《明文海》卷四四一

廣東布政陳公言行録　楊廉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進士，歷仕天順、成化間，官至廣東左布政使，卒年五十八。公少沈靜端慤，不妄言笑。從鄉先生陳璲游，日生一室誦習，未嘗嬉戲。敝衣糲食，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自如。為文理致深密，讀之有味。吴寬撰傳

出巡江西，風紀大振，不以刑法立威，官吏相戒，自不敢犯。憲宗嗣位，公上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慎。言甚剴切。提學南畿，學者競為浮華之文，力欲變其故習，徧歷郡縣，宿學宮，默默端坐，以身為教，令讀小學書，暇則習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

擢廣東布政使，廣民疲困，為除徭役，罷和買，備賑濟，皆務為惠養計。數洗冤獄，閩人賴克哥等三十九人湯於

海舶爲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以通番論。又邑民劉馬住及黄福等十九人被誣爲盜。公察其寃，悉釋之。尤不畏貴倖，中官有弟昌爲武職者，逼娶寡婦，爲奪還之。於是乃有提督市舶司者，倚進貢爲奸利，役户苦於供需，特減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答剌國使臣，市舶利其貨不問。公發其僞，時又有賽瑪爾班使臣泊六濠，以獅子入貢，浮海還國，云欲往滿剌加更市獅子。公言此西域賈人，爲圖利耳，使墮其謀，必貽安南諸夷之笑，國體所關，甚非細故。中官既嘗減役户之怨，且素利進貢，及是每爲阻抑，怨益深，乃誣奏他事。勘事者求事實不得，必欲文致其罪，竟逮公赴京。廣人數萬擁留之。公在道病作，行至南昌而卒。

公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潛修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菴。讀書不資於文詞，遇格言即手録於册，爲力行之助。平生言若不出口，視所當爲者，則勇於爲之，不顧利害。其處事縝而詳，御下嚴而恕，至於言動端莊，雖家人見其終身然也。身既貴顯，燕會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瓦器蔬食，相對無難色。自河南聞喪還，行裝蕭然，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注傳

嗚呼，此吾友陳公士賢之墓。公有天下不可奪之大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可過於天下之大勇。國家承平日久，士夫多奄奄無氣節，間有之，而捻身之功或歉焉，故其發之也不艱，而其持之也不恒。如吾士賢，則何可議哉。其學識粹然一出於正，其操履恪然一出於誠。其居此官即欲盡此職，其行此事即欲盡此心。其視去就升沈甚輕，一在於生靈國家，餘不卹也。官轍所至，無不感動嚮應者。廵江西，江西人到今萬口一詞稱頌。爲各御史南畿、河南士名①，遮道泣送者萬計。復相率立生祠及去思碑。被閹誣時，兵民數萬，填溢衢巷，號訴於諸使，多涕泣者。閹復以賂唉公所黜吏張聚者證公，吏死不從。公名滿天下，士大夫無問識不識，論一時正人，必僉曰陳某。張元禎撰墓表

陳恭愍公傳

陳恭愍公名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宋國子司業左轄之後。由婺徙台之仙居、再徙臨海。公父員、翰宰新城、有惠政、後爲御史、按閩、訊沙寇脅從者數萬人、悉釋之、卒官福建右布政使、人以爲未食其報、嗣當有人。生公、自少端慤寡言、立志以古聖賢自期、潛修獨詣、不求人知、惟以克巳求仁爲要、因自號克菴。景泰庚午舉浙江鄉試、天順庚辰以會試第一人成進士、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遭喪起復、謫官、諸在言路者默若罔聞、公獨抗疏直之、倫雖不復、而賢亦竟沮、天下自是始畏公議。及按江西、務持大體。布按長貳有過卑獻諛者、公曰、有憲綱在、妄自尊大、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諸皆動色相戒、舊習頓革。既提學南畿、黜浮崇實、寬嚴得中、校士一以德行理道爲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並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所歷郡縣居宿學宮、端坐沉默、以身率教。每令諸生讀小學、習六經、體認經典、措之踐履、徒文無益也、士習翕然丕變。時御史大夫長洲韓雍以功業顯、頗尚崇飾、方受制家居、聞公至、悉屏儀衛、曰、毋令陳御史知也。是其所推服者、豈獨諸生焉爾哉。成化初、遷河南按察副使、整飭兵備。尋改提學、其所設教、一如南畿、中州學者咸慶得師。會倖奄汪直被命巡郡國、威倖人主、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便如何、爾寧大於都御史也。公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缺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舉止安舒、而諸生儼集署外、知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既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見矣。公即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政尚易簡、釋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名爲舊規者、一切罷革、獨於贓吏不貸。然受賂百金者、要辭但列六七錢、或問之、公曰、汙人惜財如惜命、若責賂厚、彼挈而貨權人、則法撓而難除矣。然亦權以待茲時、非正法也。自是官屬歛戢、父老歎呼載道。未幾、聞母喪、即日奔歸、行李一肩、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生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右布政使、踰年轉左。時嶺南苦鎮守中官椎剝、瓊儋騷然、公乃嚴條約、革和買、減泛徭、爲惠養計。會肇慶大水、公即具奏災傷狀、因體勘展轉、民命旦夕、竟便宜發倉賑之。市舶太監韋眷縱恣掊克、籍富民供辦、公奏減之。眷復以私艦通番、爲番禺知縣高瑤啓

覺、沒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不敢詰、公獨移文獎瑤、眷深憾之。番人馬力麻者、貿貨海口、詭稱蘇門答剌國貢使、眷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僞、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在道至廣、謂將往滿剌加市狻猊入貢、所過震驚。公乃上言、臣聞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寔以杜窺伺之萌也。邇者珍禽奇卉、旁午徵求、外夷小醜、採聽舉動、豈眞有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陛下必以爲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奸貪憑藉、因緣爲利、招引殊方、營圖攘剋。即如狻猊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寰中、貽譏海外。是 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爲大德之累也。疏入、留中。眷知中官咸疾公、乃誣搆公黨比高瑤、和同貪墨。 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聚、令誣執公。聚不從。行等阿眷、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粟、意在侵欺、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徙。奏入、詔奪公官、遣錦衣衞千戶張福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衞士碎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翰林張元禎爲治殮事、以疏絡裹尸而已。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此公志也。張聚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 陛下臨御區宇、明並且月[1]、恩同父母、詎圖怙冐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柰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覷、以致韋眷橫行、胷臆穢衊、清節熒惑。 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順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罷黜、寔臣自取、非選有加於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詬夷齊爲盗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

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振、志亦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容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搆、　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晦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　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雪公冤、詔復官禮塟。正德中、追贈公光祿卿、諡恭愍。

薛應旂曰、余少時聞里中長老往往談公爲提學御史時行事、心竊慕之。及長、走仕途、見縉紳先生輒稱公爲眞道學、益勤向往。適承乏兩浙學政、過公里第、知公加詳。見張褧疏、不覺憮然自失、謂褧胥吏、乃能若是、昔孔明之李平、廖立、不是過矣。人心其不死哉。彼韋眷不足責也。宋旻、徐同愛李行叨冒襟裾、顧甘心狗彘、此又何說焉。公固不待余傳而傳、余因校士之暇、特爲　公書之、以付台士、俾張褧得以附見云。

薛應旂撰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四

校記

①且：當作「日」。

②石：據《見素集》卷一九當作「仕」。

③英：據右引書當作「瑛」。

④據右引書，「長於莆」前脱「公生鎮海」四字。

⑤然：右引書無。

⑥據右引書，「年」字下脱「守」字。

⑦據右引書，「著」字下闕字爲「政」。

⑧據《醫閭集》卷四，「丁」字前闕字作「是年」。

⑨「故」字下闕字，據《陳白沙集》卷四當作「發憤如是疏奏」。

明儒碑傳集卷十九

林大猷　胡居仁　劉昂　閻仲實

薛敬之　謝鐸

翰林檢討林思軒先生墓誌銘

思軒林先生疾革、語其子戶部主事夔曰、吾志素厚、汝勿處於薄、業素貧、汝勿處於富。我死、以狀累茂烈而見素丐銘。遂逝、弘治丁巳五月念日也。明年葬先生、主事以陳君之狀請銘。嗚呼、鄉國名賢、典刑斯在、其最純以烈則彭惠安、陳康懿、先生意其儔歟。或曰、是其地特異、其植立又難。又曰、先生奠下胡安定、孫明復。俊未敢僭論、要之決非今之人能然也。先生秩故卑、每聞善朝政、喜津津現容色。善人亦如之。有咈意、眉結首疾口咄嗟、急義若嗜欲然。朱學正逕死、為具棺斂、鞠其孤、諸生病具藥、死具殯、貧無為歸、具葬。嘗所與遊與鄉之士夫則又如是焉、縱瞶至竭簪珥、以故親之喪葬至粥田自給。官一生、所餘俸金無三十兩、宿負間存者、噫、亦難甚矣。

諱大猷、字子道。高祖善同、泉山山長。曾祖仕敏、大理少卿、郎中、知府、終教諭。祖勤、教諭。父信、贈翰林檢討。妣蔡、贈孺人。配周、用夔封安人。先生薦己卯鄉亞、為新建教諭、舉山東廣東考試官、選國子學錄、轉監丞、再轉為翰林檢討、階徵仕郎、監丞如故。瞻博善考禮、儀槩宿嚴、而能以沖晦懇欵相結納、澆漓風沮、士竟無怨言。在國子、執經恒五六百輩。嘗僭王勑上四川提學僉事、上用勑又薦江西、先生以親未沾命辭。內行純篤、官所必迎養、族里必和。孝子墓陊剝、先生樹仆碑、封故窆、復田以充歲謁。五世祖墓失、先生訪之勤、夜夢臥一麓、果得識焉。所修有族譜、族儀、四世文集。所著有思軒集、世史正綱、大學衍義補、先生皆嘗是正。生宣德乙卯十一月十四日。子即主事、次郡庠生普、皆才士、天其於是厚償乎。墓在龍橋檢封兆之東五十步許、先生葬左、安人壽藏虛右焉。銘曰、錫類啓祉、式官式貧、蜚英騰茂、碩實公身。弗庇弗濡、施則多有。經德憲舉、克稱克守。王靈昭命、六詔

皇皇。臣越非分、慶衍有芳。擗踴踊踊、伊涓伊滴。曾是報只、乾坤之德。臣耄謭庸、維腑及肝。永矢弗渝、息喘識殍。龍岡鬱嵂、金石在礪。維樹維封、公以世世。

林俊撰《見素集》卷一三

胡敬齋傳　鄧秀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梅溪人。穎異有大志。家世業農至叔心益窘、鶉衣蔬食、若將終身焉。方童年、得鄰家遺物、還之。嘗從于同知準受春秋、知無所得、曰學詎止此乎。及聞吳聘君與弼講學崇仁、徒步從之遊。聘君亟稱、嘆以為非常人。退而益加充廣、盡棄舊學、以斯道自任。會親喪、哀毀骨立、食苴依古典不苟。卜兆為鄉里彫兒所阸、畫綫走有司訟之、卒得直。既免喪、乃上靈山、涉錢塘、歷太湖、弔虎丘、窮金陵闕瀾之勝、愉然歸故山、築室講學、謝絶人事。學士張元禎、修撰羅倫、郎中婁諒、咸嘉之修書通慇懃。提學李齡、鍾鋮繼請主白鹿洞、未久輒謝去。余侍郎祐來稟學、一見異之、妻以女。陳獻章起廣南、學者遠趨之。叔心謂其近於陸氏、戲玩天理、不能順以自然。其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為期、謂身心內外必主於敬、故以敬名齋。雖在暗室屋漏、夫婦如賓、揮批筐匿、沒齒不請亂。應接賓客、巾履儼然、涵養體認、動靜不違。發諸議論醇如也。達於晝夜死生之變、而忻戚富貴利達舉不足動其心。言學與治以為已王道為準的。嘗語學者曰、農工商賈皆有益於世、而釋老俗儒非徒無益、反害人心。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斁之戒、非虛語也。又曰、正學不明、名教無主、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惕然警懼、勿忘勿助、定其紛擾雜亂之心、則虛靈瑩淨、心無不存、道無不明、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又曰、人能端莊靜一、則天理存、大本立。極其至也、篤恭而天下平。苟不莊敬、則百邪交侵、去禽獸不遠矣。抱志獨立、適世無悶。成化甲辰、以疾卒。所註有居業錄、敬齋集、易春秋通解、未脫稿。

贊曰、宋季儒俗弊天下、其效使宗社淪湮、黎元塗炭、

三綱五常之懿，或幾乎息矣。雖名爲大儒，豢養於元之爵祿，冒榮名而鮮高節。若叔心者，知俗儒之弊而反之正，可謂超然獨得也已。

《明文海》卷三九八

敬齋先生居仁傳

陸瑞家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得鄰家所遺物，即還之，鄰人皆驚嘆，以爲其長也必非常人。六七歲從學，家塾言動如老成人。年幾冠，從安仁千同知學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及聞吳與弼在崇仁講義理之學，慨然往從之游，於是盡棄舉學，一以求道爲心。卜隱邑之梅溪，謝絕人事，而人亦無有能知之者。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以敬爲所。處家庭如在朝堂，臨妻子如對賓客。端莊凝重，步矩履繩，器物之微亦必區別精審，沒齒不亂。至隱微幽獨之際，則愈嚴愈密。故其詩曰：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玄。交爭與在此，要不愧皇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終朝竟夕，孳孳不倦。生至孝，父病，嘗糞味苦，疾果愈。兄每出外，歸迓於門，有疾亦躬調藥，家人化之。後執親喪，初則水漿不入口，哭踊每絕而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不入寢室者三年。喪葬之儀，悉依古禮不苟。卜兆爲鄰里所阨，不得已訟諸官，則壘其衰入焉。時喪禮久廢，先生毅然必行。縉紳知先生爲特立獨行之士，實自茲始也。

家食本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較，以故家至窘空。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則應之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四方及門者衆，於是築室曰禮吾，曰南谷，聚徒講學。嘗曰：第一怕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於釋，騁詞失於矜，不知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蓋隱然有自任意。鄉有彭姓者，以非事坐死，則不避嫌爲白於當道，竟得脫。里之東原田高而旱，區畫水利，達於憲副夏寅，寅命有司行之。嘗遊閩歷浙，入金陵，從彭韶，及所至豪傑相辨詰。道蘭溪，吾文懿公往見，相與談論經宿而別。次早，公再至，而先生行矣。此其意亦必有在也。南海陳獻章倡勿忘勿助之學，自謂得千聖不傳之秘。先生曰：章德懋言陳公甫不害世，只有今之貪利祿者爲害世，是不知莠之亂苗，但知蕭草之害苗也。又曰：莊孔暘觀其詩，只一豪曠之士，此風既成，則學者皆流於曠闊狂妄之地，爲害亦不細。其知言每如此。先生之學尊信程朱，而亦能察其精微，不盡阿所好。嘗曰：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之法，豈假調息。以調息存心，害道甚矣。又曰：參同契、陰符經，朱子註之，甚無謂，使人入異端去。謂息箴亦不當作。先生自言，三十後學始親切，故以吳澂三十年前好用功之說爲阻學者進路。嘗曰：聖賢至老則經歷事多，閱理益精，操養益熟。故孔子示人，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非若聰明才氣之士，老不及少也。時羅倫、張元禎，曾相麗澤，會於弋陽、龜峰等地。督學李齡、鐵城相繼禮幣聘主白鹿書院教，縣尹請講古鄉飲禮，林然聽而行之。寓饒城，淮王請講易，俾爲作顧仙說，待以賓師之禮。所著有居業錄，大率躬行之言；敬齋集數卷，文雖未潤，味則有矣。成化甲辰卒，年五十一，學者稱敬齋先生。張吉曰：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故必始自卑近，漸造高遠，而方興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其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體認親切，反求身心，權利紛華不足以動，眞可謂儒者之高蹈，盛世之逸民矣。而先生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求於先生，惜哉。參政吳廷舉墓祭文曰：志存伊旦，學慕聖賢，有體有用，識經識權。脩身遯世，終老林泉。人才不進，時學之愆，九原可作，當爲執鞭。

章楓山不爲知白沙，君謂先生亦二張，別往丞武耳

棗強縣學訓導劉公昂傳　李

劉公昂，字孟頫，別號蘭谷。曾大父醇，周藩長史。大父仲謙，處士。父偉卿，進士，井研訓導，世有文學令名。長史公以儒士起家，自南陽遷汴，遂爲汴人。公天性狷介，與衆寡諧，績學勤苦，無間寒暑。家故貧，至公益甚，閉門讀書，處之怡如也。成化間，都御史江浦張公瑄巡撫河南，聞公名，聘爲子師。公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辭不往。提學副使天台陳公選聞而重之，乃傀啓咨遣責爲力行之助，復命生徒有器資者從之游。公以身爲教，講究義理，務使學者體而行之。經指授者多爲名士。累試場屋弗利。年四十，有司以棗成貢禮部，拜內丘縣學訓導，教士不倦。三載，罹內艱，還汴。服闋，改授棗強縣學訓導，啓廸勸勵如在內丘時。郡太守知其賢，委攝邑符。公政令清簡，百姓安之。日讀書堂上，事鮮不辦。以治庚戌九載秩滿，考績京師，乃上崇守令以安民、崇儒重道二疏，爲當道所沮。公歸，旅舍擊缶歌曰：職冷官微言語輕，不如歸去結鷗盟。林間睡起三竿日，且與兒孫樂太平。遂乞致仕，歸築室於汴城之大寧坊，扁曰書香窩，日吟哦其中，賓客非其人不見。盡傳金買田百餘畝，命子耕讀，稍覩之。晉靜簡出，歲惟二赴鄉飲而已。所著有讀詩經直解、蘭谷詩文抄、椿庭遺思録、書香窩裒吟若干卷，藏於家。正德丁卯卒，年七十二。汴人咸尊仰之，稱蘭谷先生云。

《國朝獻徵録》卷八三

河南右參政閻公仲實墓志　楊一清

予與隴州光甫閻公友三十年，知其行甚悉。其尤度越人人者，考功典天下諸司官吏殿最黜陟，公歷主事、員外郎、郎中，門庭如水。年格浸深，且大拜，累疏乞歸田。太宰濟南尹公雅知其賢，固留之。成化甲辰，出爲河南布政司右參政。明年乙巳，遂懇乞致仕以去，年纔五十三，有錢若水之風焉。歸乃築室岍山，足跡不至城府。部使者就見則見之，不往見人。因舊業增置水田數十畝，課僮奴耘耔灌溉，咸收所損以自給，不別治生。嗚呼，世之人顛毛種種，垂死不能忘情于富貴，不得已而去，又恒藉官府聲勢以爲重，以奔走其鄉之人，波流風靡中，如公高蹈者幾人哉。予提學陝西，歲按隴州，必造公。最後相見爲弘治丁巳，公送

于岍山之麓、立談久之。將別、屬予曰、君自愛、恐不復相見矣。予愕然、徐應之曰、明歲當復來。公曰諾。竟以事左、負初約。今年春、予入京師、纔數月而公訃音至矣。前日之言、遽成永訣、嗚呼傷哉。公之子价、佩皆予門人、哭詣予、請爲墓志銘。廼按工部右侍郎史公所述事狀而敘之曰。公生六七歲、讀書日數千言、過目輒成誦。十五善屬文、隨父靜樂君任岳陽。屬邊報方殷、所司承部檄選官民子弟習兵法武藝、以備非常、公與焉。未幾盡通諸兵法、尤善騎射。靜樂君曰、是非所以教吾子也。止之、令專力於學。比遊京師、謁明儒、學益進。補郡庠生。景泰丙子、舉陝西鄉試第一、年纔二十四。成化己丑第進士。既仕有官守、猶不廢學。老而家居、益大肆力於經籍、沉潛約會、充然有得。發爲詩文、質而不俚、根極理致。有蓁菴集、藏於家。所儲書至萬餘卷、爲書院、建崇經閣貯之。增建堂齋、延師擇徒、恍然以作人善俗爲己任。爲考功、隨人才器鑒別精當、公論倚以爲重。尤嚴馭下、吏莫敢爲奸。時宰舒任耳目、廉視幽隱、時摘發之、以爲明。羣情懍懍。公嘗與僚友議及、曰、爲宰相當如泰山喬嶽、察察非大體。廉者以告、一日謂公曰、外人議我察察、有諸。曰、有之。

得之何人。曰、公爲大臣、第視其言當否、以自修飭、不爲無補、不必求其人。時宰素重公、終以是忤。未幾、有河南之遷。值歲凶、人相食、遍歷所部、存省賑貸、署雨祁寒、未嘗告勞、賴以全活者甚眾。奔母氏喪、扶櫬徒跣三千餘里。居靜樂君喪、哭過毀。悉屏世俗浮屠陰陽家之說、治葬與祭、一遵晦菴家禮、自是縉紳家稍稍化之。與人交、敬雖久不衰。遇貧與喪者、樂爲賻助。未第時、道出某邑、友人爲邑令、訪之、有驕色、怒辭去。後邑令以考績至、謁公考功、愧悔謝罪。公曰、故人也、待之如初。國子生華陰周某卒於京、爲置棺斂、歸其喪。驛丞李鼐客死、子流落京師、貧無以謀食、鬻其孫。公聞、爲贈遺之、給道里費以歸。公之爲德於鄉者類如此。初、公既謝事、每謂人曰、吾事畢矣。歲月將不我延、生寄也、死歸也、後事宜預圖。遂召匠採石爲棺椁、以俟。未屬纊之前、忽謂諸子曰、吾某日將往先塋。是日果卒、亦異已。仲實公名、光甫字也、蓁菴別號也。大中大夫其進階也。有名秀者、徙居隴州之魚龍川、以孫仲宇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祖父也。名琦、嘗作靜樂堂訓子孫、鄉人因稱靜樂先生、舉宣德乙卯鄉薦、歷南充岳陽昌邑廣昌濟源諸縣教諭、以公貴

贈吏部員外郎，又以季子仲宇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父也。贈淑人劉氏，其祖母。王氏，其母也。初封宜人，後以子价貴，從夫階進封淑人。王氏，其配也。仲寬，兄也。仲宇，乙未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巡撫湖廣。仲容，國子生。仲寅、仲賓、仲宏、仲寧，皆弟也。子五人，長价，次佩，次傚，爲醫學典科，皆王淑人出。次伉、次偉，側室李出也。曰純、曰汶，戊午舉人，曰鉄、曰綎、曰約、曰綳，其孫也。六十有七，其壽也。

《國朝獻徵録》卷九二

思菴薛先生

先生名敬之，字顯思，號思菴，渭南人。生有異狀，長大雄偉，顴頰修美，左腭一黑文字，深入膚裏。生五歲，受讀書。十一，解屬文賦詩。稍長，言動必稱古道，則先賢。景泰丙子，獲籍邑諸生，居止端嚴，不同流俗，鄉閭驚駭，稱之曰薛道學。爲文說理而華，每爲督學使者所賞鑑。應試者闈至十有二次，竟不售。成化丙戌，以積廩充貢入太學。太學生接其言論，咸爲嘆服，一時與陳白沙並稱，由是名動京師。自太學歸，二尊人相繼殁，徒跣奔葬。時大雪盈尺，兼潦淺泥濘，亦不知避。後遂病足，值冬月輒發。母嗜韭，母殁，終身不忍食韭。成化丙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先生治應，首勸民耕稼紡績。時當東作，循察田野。民艱于耕種者，賚以牛種。民貧負租及不能婚葬者，皆助之。買牸畜數十，給之煢民，令孳息爲養。又務積蔬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數萬餘斤。尋當饑饉，應民免于死亡。其既竄而復歸者三百餘家，皆與衣食，補葺

其屋廬與處。由是屬邑聞風，復者沛然。又立義塚以瘞流民之死于道者。弘治戊申秋，南山有虎患，爲文祭之，旬日間虎死于壑。己酉春，蕭家寨北平地有暴水湧出，一寨幾至沉陷。先生亦爲文祭告，水即下洩，聲如雷鳴，民免于溺。他德政異政多此類，詳守谿王公譔碑記中。先生尤雅重學政，數至學舍，切切爲言孔孟之旨，由是應人士始知身心性命之學。奏課第一，弘治丙辰，陞金華府同知。東南學者如陳聰輩數十人，皆摳衣門牆。居二年致仕。撰金華鄉賢祠志若干卷。正德戊辰卒，年七十又四。先生嗜道若飴，老而彌篤，好與人講，遇人無問人省解不，即爲說道，人或不樂聽，說亦不置。又好靜坐思索，凡有所得，如横渠法，即以劄記。所著有思菴野録、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録、爾雅便音、田疇百咏集、歸來稾及演作定心性說諸書，其言多有補于名教云。其卒也，呂文簡公誌其墓，略曰：初，先生致仕家居，以事入長安，柟獲過于長安之開元寺，因叩先生。先生言蘭州軍周蕙者，字廷芳，躬行孝弟，其學近于伊洛。吾執弟子禮事之。吾入太學時，道經陜州，陳雲逵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過之，吾以爲友。凡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柟謁先生者再四，見先生年已七十，日夜讀書不釋卷，聽其論議，皆可警策情志，則亦今日之博學好古、死而後已者也。又謂門人胡大器曰：爲學隆師取友，變化氣質爲本。渭南有薛先生，從周先生學，常雞鳴而起，候門開，灑掃設坐，及至，則跪以請教。又謂門人康介曰：予聞諸思菴薛子曰，介菴李錦，關西之豪傑也，甘貧守道，好學至死不倦，今亡矣夫。薛子其亦見介菴而興起者乎。其學問淵源如此云。

馮從吾撰　《少墟集》卷二〇

奉議大夫金華府同知思菴先生薛公墓誌銘

正德三年春二月二十七日。金華府同知渭南薛先生卒於家。耕友李錦以書報於京邸。耕爲之悼痛焉。冬十一月。其子乾操乃自其家持南絫政釗所撰狀請銘。耕嘆曰。果哉。先生不復可得見矣。先生生有異狀。長大雄偉。鬚髯修美。腹有七赤點。左脖一黑文。字深入膚裏。生五歲。發讀書。十一歲。解屬文賦詩。稍長。言動必稱古道。則先聖賢。景泰七年。爲渭南學生。居止端嚴。不同乎流俗。鄉閭驚駭。嘗爲文章。說理而華。十六七。即應鄉試。應鄉試者十有二次。試於提學。輒居上等。試於御史。則皆不第也。成化二年。縣歲貢入太學。太學生接其言貌。咸驚嘆。至有曰關西復生橫渠者。先生由是名動京師矣。自太學歸。二親相繼以沒。先生跣足奔葬。時大雪盈尺。兼淖淺泥濘。亦不知避。適後遂病脚氣。值冬月輒發。母嗜韭。母歿。不忍食韭者終身也。二十二年。太宰尹公核先生知山西之應州。 國朝多以進士舉人爲知州。而先生以歲貢爲知州。太宰亦爲知先生已。先生之治應也。首勸民耕稼紡績。時當東作。循察田野。民艱於耕種者。必賚之種子與牛。民貧莫租及不能婚葬者。皆與之。處買牸畜數十。給之貧民。令其孳息爲養。又務積蔬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萬餘斤。尋當饑饉。應民免於死亡。其既竄而復歸者。劉僧兒下三百餘家。皆與衣食。補葺其屋廬與處。由是屬邑聞風。復者沛然矣。又立義塚。以瘞流民之死於道。道不拾遺。尤雅重學政。教至學舍。切切爲言孔孟之旨。故應人談至今不置也。先是州南山兕累爲民患。先生祭之曰。吾無虐政及民。爾兕何居。食吾赤子。旬日而兕殞於壑。蘭家寨北暴水湧出。於中田勢洶洶。若將溺人。先生祭之曰。是將殁吾民乎。苟惡在此。其爲民父母也。痛自刻責。忽暴水如鳴雷下洩。人得不溺。城狐爲妖。民驚怖不能帖然。先生祝神明。狐死不爲妖。州有井水黃且鹹。不可人食。一日變爲白水。味甘。其民以爲善政之應云。故應人戴先生如父母。立生祠以報之。時巡撫左公鈺、葉公祺、侯公恂。皆深異先生。疊薦於朝。謂先生學行才術。非止治區區郡邑已也。乃弘治九年。陞先生金華府同知。東南學者。如陳聰輩數十人。皆摳衣趨門墻矣。居金華二年致仕。撰金華鄉賢祠志若干卷。正德改元。

聖上推恩天下。得進階爲朝列大夫。至是卒矣。年七十四歲。宣德十年三月二十八日。乃其始生也。初先生致仕家居。以事入長安。耕獲遇先生於長安之開元寺。因叩先生。先生言蘭州軍周蕙者。字廷芳。躬行孝弟。其學近於伊洛。吾執弟子禮事之。吾入大學時。道經陝州陳雲逵。忠信猶介。凡事皆持敬。遇之。吾以爲友。凡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周年

四十出求父四方、死矣、因泣下沾裳。柟爲之感懷、乃信先生之學異乎人也。先生頗不理於鄉人口。先生過人無問人省解不、即爲說道、及至泣下。人或不樂聽、說亦不置。又不善接引後學、後學謁見、忽忽爾待之、兒子等人由是或疵先生之不情也。然柟謁先生者再四、見先生年已七十、日夜讀書不釋卷、聽其論議、皆可考策、情志則亦今日之博學好古、死而後已者也、豈可盡爲之疵哉。先生嘗病禮記破碎雜亂、非聖人所定經、欲辯註成書、沉潛者十餘年、僅三易藁、死矣。又好靜坐思索、凡有所得、知橫渠法、即以劄記。所著有思菴野錄、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錄、偶雅、便音、田居百咏、集歸來槀及濟作定心性說、諸書、言多有裨於名教云。父鑾以先生官贈應州知州。母王氏、贈太宜人。贈君生三子、先生爲長、次恍、次先之。先生諱敬之、字顯思、別號思菴。娶王氏、沒、繼室以李氏。李已聘於人、其夫四十年亡在外、不歸矣、亦不再字人、至是繼室先生也。王出四子、復心、恒德、謙光、乾。揆。揆、縣學廩膳生。女四人。孫男天錫、天佑、天昌、秀明、天麟、天賜。賜亦爲縣學廩膳生、年少而聰慧、又善爲舉子業、繼先生之志而大其門者、或此子也。擇正德四年某月日、葬於韓馬里胡村先塋、合王宜人之兆。銘曰、清河之南、華嶽之北、思菴先生有顯其宅。

呂柟撰《涇野先生文集》卷二二

方石先生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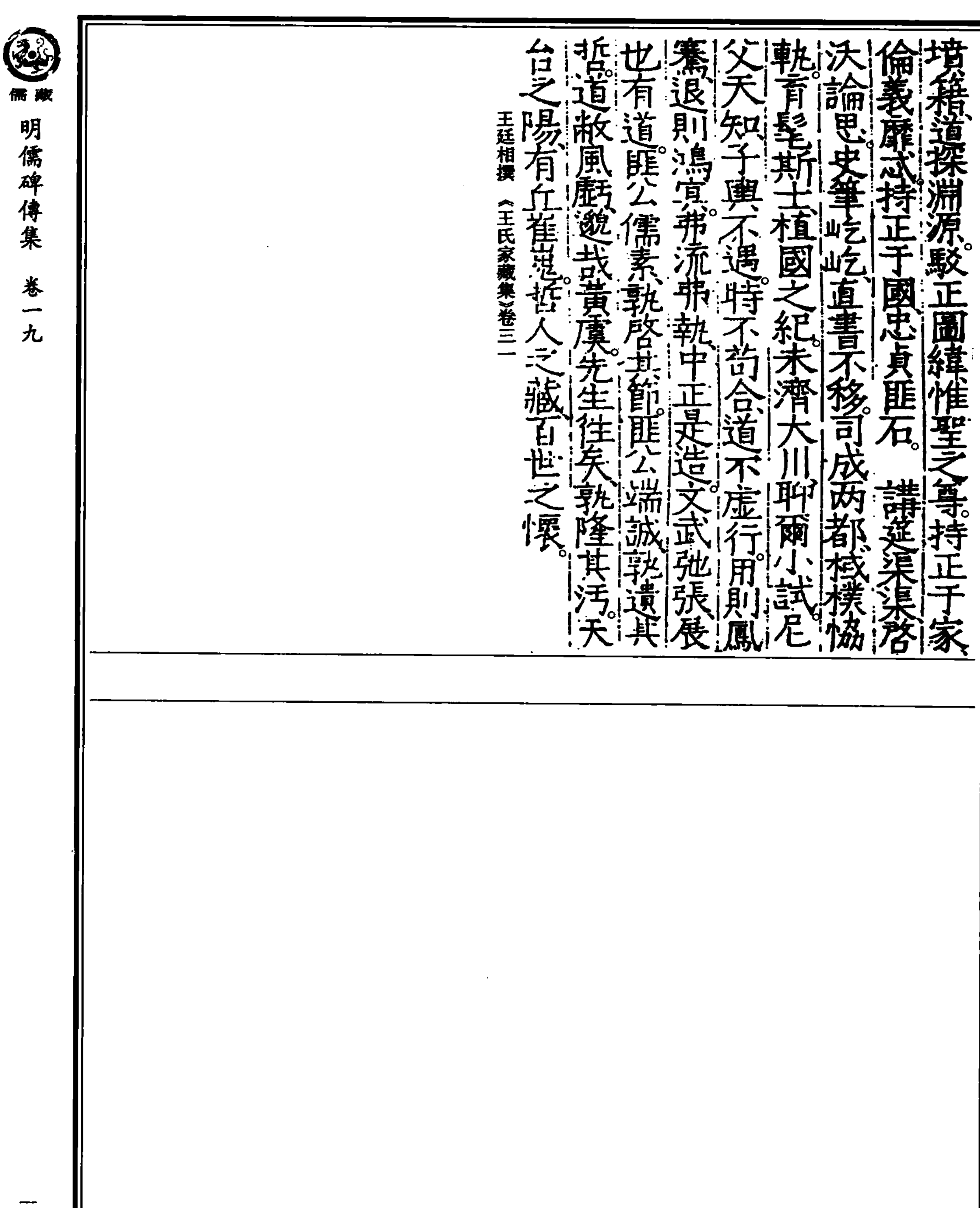
正德五年二月二日、方石先生卒于家、年七十有六。有司以聞、乃贈禮部尚書、諭祭、賜謚文肅、命官治葬事于其里賜塋大夢山之原。窆之已二紀矣。門人南京禮部右侍郎黃君宗賢具狀示廷相曰、先師託體九原、歲云遠矣。嗣孫弱、不克事、循未勒有壙中之石、縉實悲之。君遊先生門下、應切義念、茲文非君而何。嗟乎、先生尚未有銘耶、奚以掩幽示後。乃泫然揮涕銘之。按狀、先生姓謝氏、諱鐸、字鳴治、別號方石。生而資性澄朗、機神警悟、童時即能爲韻語。年十四、叔父逸老先生授以四子書、毛詩、輒通大義。將冠、遊邑校、與同邑黃文毅公孔昭友契、朋儕儒素、日相砥礪、以古人自期、乃並有時名。天順三年、浙江發解第二人。八年、登進士第、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授編脩、預脩英廟實錄、賜銀幣陞俸。成化九年、被旨校通鑑綱目、先生乃具疏論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其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二君之徒好。帝嘉納之。見北虜日滋、乃條上備邊事宜、其畧曰、河曲近矣、聲且壞

虜人潛伏遂爲窟穴。夫大河爲關陝之限隔，受降東勝乃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不可守，況人失河而退守，其何能及。黃甫川西至榆林，抵寧夏二千餘里，中間列置城堡二十有三，步軍三萬三千有奇，卒分力弱，勢難捍禦，是以徃歲寇掠如入無人之境。朝廷久爲搜套之策，遲疑未決，及今無事，正宜蓄兵養銳，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國初東勝之地，據其形勢，守其不攻，此計之上也。又言今之邊將皆晚唐債師，士卒戰沒而名數不聞，士卒克撓而賞歸權勢尅減，之私辦納之苦，怨塞胸臆，志義且乖離矣，尚安能驅而使之乎。言甚剴切，皆鑿鑿可行。也侍講、入預經筵，反覆推說，皆人所難言者。接丁內外艱，飲水蔬食，倚廬祥禫一如古禮。終制，親友勸起復，先生曰：初心慕祿爲親爾，今復何爲。乃楗門謝書，以養道求志，時侍逸老登眺方巖鷹蕩之上，怡神自足，彈冠之念泊如也。孝皇初新庶政，徵賢銓德，庭臣交章論薦。會修憲廟實錄，遂詔起之。長沙李文正公貽書勸駕，極言君子道隆乘運拯世之義，先生乃勉力入朝，供事兵部。於汪直、王越開邊事書之最直。嶴南

京國子監祭酒，以道義廉節爲教，士皆刮滌舊習。又疏國學事宜六上之，曰擇師儒、慎科貢、正祀典、廣載籍、復會饌、均撥歷。其正祀典畧曰：孔廟從祀之賢，萬代仰止。龜山楊時，程門高弟，實衍延平之派，新經之闢，足以衛道，乃今不預從祀。臨川郡公吳澄，爲宋舉子而顯仕於元。夫出處，聖賢大節，忘君事讎，跡其所行，不及洛邑頑民，顧在從祀之列，臣實惑之。風教所關，不可不正。先生以師道難盡，狀請致仕，不許。適喪仲子先祀，因託乃力求解任。歸家居將十年，士望首重，薦者益力，銓部乃擬國子監祭酒，上特命陞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就其家起之。先生再疏辭疾，李文正公時在政府，復貽書諭上意，乃行。又以求退得還，非義所安，懇辭以舊官供職，不許，乃始受命。在國學，教胄務先成養器識，濯礪風節，一時士類翕然大變。會輯通鑑纂要，以先生爲潤色官，乃論黜晉、隋、胡元之統，識者韙之。先是，國學自會膳不行，膳夫輸役遂爲祭酒常費，先生乃盡籍貯于公，不私銖髮，奏均給其屬與諸生之貧者，餘爲脩治圮廢之

需至今循行之。以疾乞致仕疏凡五上、每優
旨勉留不能奪、乃許養疾。仍　命馳驛歸。時六
館諸生以狀乞留先生者無慮千人。正德三年、
吏部薦先生儒術弘深、當大用。會權奄用事、矯
令致仕。在家數年卒。先世遺有常稔田若干畝、
先生議供祠墓。祿食稍贏、即別買田代之、分給
弟姪。又置田備租、供家塾、建方山書院、賙宗戚
婚喪患難之不贍者。其處宗黨仁義忠厚之行
多可尚如此。所著有桃溪集、續真西山讀書記、
伊洛遺音、伊洛淵源續錄、四子釋言、元史本末、
宰輔沿革、　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志、文
集、詩集、論諫錄、總山集、百餘卷。先生系出晉康
樂公、宋經略使鞅始遷黃巖。元末高祖孝子溫
及再遷桃溪、今隸太平。曾祖原睦、祖性端、　贈
禮部右侍郎。妣趙氏、　贈淑人。考衍、　封編脩、
累　贈禮部右侍郎。妣高氏、封孺人、累　贈淑
人。配陳氏、繼配孔氏、宣聖五十七代孫、皆　贈
淑人。子男三。興仁、興義、皆夭。興寅、側室焦氏出。
女二、長聘黃侄、俱夭。次適金忻。孫男一、必作、興
義遺腹子、以蔭補國子生。曾孫男二、某、某。從叔

父省、寶慶府知府、即逸老先生、及弟王成山人
績、皆以學行重於時云。先生性孤介廉直、重氣
節、慎取予、有防畛。遇事侃侃能斷、義不可奪。且
安止知命、不競不華。布素疏食、終身弗厭。故平
生不吝義退、不樂倖進。其進也、反覆辭免、至不
得已而後就。其退也、量任撥已、奮迅而决去。雖
退處巖野、而其心未嘗不在天下。每聞朝政更
革、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會、亦未嘗不拊膺太
息、而致慮於世道之升降也。嗟乎、粤自成化以
來、內閣司禮交相倚藉、間泊朝政、士必夤緣攀
附而後通顯。苟不由此、雖龍德遯義、高邁清遠
之儒、不陸沉於下僚、則濱棄於草野。夫以三原
王公天下倚望、以不附順、猶設謀害之、使不得
久於其位、他可以振歷無恐者、不啻歐逐矣。朝
寡廉節、習稔汙風、三事九列、有愧於具瞻者亦
多矣哉。乃先生卓爾名輔、卒不能弘濟大烈、以
究竟其素志、則其時可知矣。然而義易幽貞之
吉、大雅進止之度、百世之下、聞其風者亦足以
激貪立懦、而又何歉乎哉。銘曰、
穆穆文肅、炳靈自天。敬義直方、厥德允全。學遂



墳籍、道探淵源。駁正圖緯、惟聖之尊。持正于家、倫義靡忒、持正于國、忠貞匪石。　講筵渠渠、啓沃論思。史筆屹屹、直書不移。司成兩都、棫樸協軌。育髦斯士、植國之紀。未濟大川、聊爾小試。尼父天知、予與不遇。特不苟合、道不虛行。用則鳳騫、退則鴻冥。弗流弗執、中正是造。文武弛張、展也有道。匪公儒素、孰啓其節。匪公端誠、孰遺其哲。道敝風戾、邈哉黄虞。先生往矣、孰隆其污。天台之陽、有丘崔嵬。哲人之藏、百世之懷。

王廷相撰　《王氏家藏集》卷三一

明儒碑傳集卷二十

陳音　張元禎　莊昶

戴珊　賀欽　章懋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陳公神道碑銘

吾友太常陳公之卒也、予暨諸同年會哭於京邸、退各為文以彰潛懿。予知公最深、獨惰且劣、久莫有所就、惟負公地下是懼。越五年、其子華赴試北上、泣且告曰、神道石尚未銘、吾父於先生蓋有託焉。予泫然感之、乃按通政鄭公廷綱狀、為敍及銘。公姓陳氏、諱音、字師召、自號愧齋、莆田涵江人也。宋明州觀察使淬暨子仲剛同死靖康之難、旌其里曰忠孝坊、子孫居之至今。曾祖宗義、祖光遠、世有隱德。考澄崇、尤號長厚、累贈南京太常寺少卿。妣黃氏、贈恭人。公少為興化府學生、業詩經、有名。天順壬午舉鄉貢、甲申登進士第、被選為翰林庶吉士。劉文安、柯竹岩兩先生奉詔授業、咸器重之。成化乙酉、授編修。丁亥、與修英廟實録成、賜白金文綺、加從六品祿。嘗上疏陳時政數事、如乞起李秉、張元禎、復羅倫、章懋、用陳獻章、革法王佛子名號、皆剴直不阿、當道者或銜之、不為動。中官最貴者有母喪、或議旅弔、公奮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內侍之庭、寧不為天下笑何。議遂止。丙申、九載、遷侍講、加從五品祿、侍經筵。西廠方熾、其黨有瑛者夜帥邏校入兵部主事楊仕偉家、掠其妻、公居比舍、亟來擁呼曰、爾何人、乃撞辱朝臣。其人曰、爾何人、乃不畏西廠。公曰、我翰林侍講陳音也。聲氣愈厲、其人為之少戢。辛丑、同考禮部會試、時稱得人。癸卯、擢南京太常少卿、供祀修潔、凡廟薦必躬視滌濯、簡置官屬、不受私請。嘗兼南京翰林院事、人皆曰公真學士也、而乃攝邪。弘治壬子、九載奏績、始升卿。於是公資日深、望益加重、每兩京列卿缺、輒擬屬之、而竟弗及、以卒。卒以甲寅六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九。朝廷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於某山之原。公問學淡博、學者至席不能容。若太常卿齋章、通政吳裕、少詹事王鏊、其顯者。為古文歌詩、隨

而有則、四方購者無虛日。所著累數十卷、藏於家。其爲人天性孝友、痛弗逮養、每忌辰悲終日。念仲弟祖之勞、爲輸貲得冠服。教季弟員、舉鄉貢、今爲嘉興府通判。叔母林與婦偕寡、屢給之、婚其遺孤、舉其喪。姻里旅寓者、視貧富疎戚爲賙旋、有急則力赴之。與人交樂易信厚、畧邊幅、遺形跡。有過則箴切不少貸。平居細事多不經意、或遺朔謔無所校。至分別義利、則界限截立、中有執守、有毅然不可奪者焉。古稱仁者必有勇、信哉。銘曰、惟天生才、國用攸繫。氣厚則純、漓者反是。繄我純皇、初科策士。有才孔碩、公秉惟粹。公生海涯、跡遠都市。內剛外和、惟德之備。有文弗誇、如絅斯衣。翰署詞場、留臺禮寺。官非顯書、力有餘地。流俗可鎮、懦夫可厲。彼䞇弗實、曰辯與藝。豈吾弗能、匪此伊恃。公弗大用、世豈公置。榮途顯階、公亦自避。彼挾數者、皆謂予知。不旋踵間、車覆馬蹶。惟公考終、得正而斃。嗚呼愧齋、可以無愧。

李東陽撰　《懷麓堂集》卷七八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東白張公元禎神道碑

王　鏊

公江西南昌人。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寧靖王聞其名、召見之、命爲韻語、輒應聲、有心定夢專定之語。王偶然驚曰、異哉斯童、他日必爲國器。考松亭翁攜以入閩、閩人所在聚觀、丐其詩文。少長、選爲弟子員。都御史韓公雍奇之。初、寧靖王書元徵二字貽公、因以名。至是韓公爲易之、曰元禎、字廷祥、謂爲國家禎瑞也。天順己卯、占江西鄉試、明年遂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文名翕起。久之、授編修。會　憲宗初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大原、曰講學、曰定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行此四者、則庶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衆、有謂氣節恬退、當今鮮倫、至或有學貫天人之許。當是時、天下士大夫日望其起、而公意確然、如不復有意於斯世也。弘治初、召同修　憲宗實錄、公惠然而起、至則進春坊左贊善。又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實錄成、陞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既又乞歸養母、家居又九年。當是時、天下士夫猶日望其起也。修大明會典、召爲副總

裁、至是陞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　孝宗雅意向公、特爲低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服闋、擢南京太常寺卿。修歷代通鑑纂要、又召爲副總裁。至則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日講、幷侍　東宮講讀。未幾、命掌詹事府事、管誥敕。上疏勸經筵宜講太極圖、西銘、　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孝宗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之、不果。今　上即位、進吏部左侍郎、仍充實錄副總裁。未及上而公以疾作不起矣、正德元年十二月晦也。明年九月、其子霖始克奉其柩以歸、以某年月日葬邑之某山、詔命工部治葬事、遣官諭祭。公凝然端毅、崖岸孤削、剛毅之氣不可犯。人有過、面折之。爲文必欲作不經人道語、晚乃削異爲同、黜奇爲平。所交若陳布政士賢、羅修撰應魁、陳檢討公甫、皆以道學自許者云。

（《國朝獻徵録》卷一八）

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定山莊公昶墓誌銘

湛若水

先生諱昶、字孔陽、號木齋、江浦人。卜築浦口、清江建事、而東莞林緝熙適至、扁曰臥林、遂號臥林居士。遷定山、橋曰雙泉、閣曰天風、亭曰活水、曰溪雲、則又號定山居士。四方人稱之、亦曰定山先生。先生本姓章氏、宋丞相郇國得象之後。子孫由閩越而浦城、而松江、至祖曰智甫者、以儒術名洪武初、不樂仕進、逃名更姓莊氏、游淮泗、至江浦家焉。父諱誧、贈徵仕郎、行人司左司副。妣任氏、贈太孺人。配李氏、封孺人。先生生於正統丁巳、爲兒甚異。十一歲充邑庠生、十三補廩膳。景泰丙子、領鄉薦。成化丙戌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檢討。夙志慕古、文尤奇偉、與之交游者皆一時名儒、如白沙陳先生、一峰羅先生、其尤者也。　憲廟欲設上元鰲山燈、先生同編修章公懋、黃公仲昭上培養君德疏、言甚剴切。忤旨、杖之、調湖廣桂陽判。行間用給事中毛弘、御史陳壯言、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迎二親就養、尋遭二親。丙申服闋、不起、復趣然肥遯。有示門人徐光岳無絃太極之詩。巡撫都憲王公恕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敝廬、卻之曰、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十九年癸卯正月、白沙先生起取入京、過定山、相留越月、送於揚州。及南還、復送之龍江關。故白沙詩曰、憶昔經江東、多士予所欽、論文一杯酒、惟我與子斟。豈意千載下、復此聞韶音。我病不

出戶、何時還直符。俯仰宇宙間、與予契其深。或問張汝弼草書、先生曰、好到極處、俗到極處。問何如則可、曰寫到好處、變到拙處。曰、何居。曰、所謂行墨因調性者是已。白沙先生亦曰、定山草書逈然自成一家者也。定山論詩文曰、取乎内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手。如相馬之神、非牝非牡。如斷輪之巧、不疾不徐。斯其至矣。若夫優人之學、孫叔敖抵掌談笑、得其形似者、奚可哉①。其持身則慕伊川、法度斬然而難犯。接人則慕明道、和氣油然而可親。嘗曰、天之生聖賢、將爲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聾聵、所以引其不及者至矣。今世降風移、學者執於見聞、入耳出口、至於沒溺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乎。故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弘治七年甲寅、後軍都督府經歷周廣舉薦先生恬退自守、涵養有素、乞起用。聖旨曰、取來用。巡撫何公鑑躬詣定山勑駕、繼道應天府候行。先是、冢宰王公恕、司寇張公瑄、都憲屠公滽、侍郎朱公德、提學王公鑑之、知州萬公本諸薦疏、皆出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向以諫被謫、旣而退

處幾三十年矣、今乃出拜官、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臺嘗嫉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某也、吾當國必殺之。丘今入閣矣、承特召而不行、罪其可逃乎。七月、遂行。九月、入京朝見。大學士徐公溥語郎中鄧二泉賢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當復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又語學士西崖李公東陽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仕、不能爲朝廷薦賢矣。李但唯唯。予會謁西涯、初紿②先生入京、嚴曰、公今後能用大筆字作拜帖乎。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己、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予分豎玉巴山弘謂西涯語吏部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選當官此。八月乙卯三月、陞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以八月到任、十二日病中風疾、遷延野寺、彌留日甚。明年丙辰八月二十日、赴通政司告行本部、即歸定山。自是屢告部、不爲題處。時瓊臺丘公亦卒、越明年丁巳三月、遇考察、尚書清谿倪公岳以老疾退之、乃先生告去已改歲矣。故白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託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或曰、先生與白沙之詩、可謂世稱兩絕者、曰、言語

文字之學，昔人謂落第二義矣。江西張公東白元禎書曰、獲觀近作，不勝仰慕，向裏工夫，惜不得聚首論之。往年陳白沙會閒，嘗盡所言矣。張公汝弼書曰、君子居閒患無書可讀，又恐書多而亡羊耳。晦菴教萬世學者不得已有言，亦爲鼻齋所惜也。先生之於白沙，必有定論，更一一示我。先生俱以白沙之說答之。新安進士汪君循從學，亦首示以白沙之學。循曰、欲知先生之心者，嘗觀先生之詩。若觀先生之詩者，亦可見先生之學。甘泉子曰、予癸丑下第南歸，謁先生於定山，瀟然灑落，望之知爲有德人也。今觀先生及諸公之言，即先生之學宜與白沙先生同矣。而白沙先生語我曰、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問③緝熙何以告之。此猶若有未盡然者，何耶。或曰、以講習不足以入道也，故忘言以默識。終默不可以示訓也，故因詩以立言。懼詩名之以召禍也，故應部以混世。見世不可以久處也，故在告以歸山。歸山不能以自潔也，故委物而導身。乃先生超然而還大化矣。或曰、先生之出處進退，未易言也。其始也激之於瓊臺，其中也乘之於西涯，其終也成之於滑路，而又悞於子弟門生之不力焉。使瓊臺而無入相，而先物故，則先生退居三十年矣，未必出。出而有知己，故人調護之，以米鹽之賢，則必復內翰，必不南。及南而疾作，不知人矣。使子弟門生而力焉，則必知今法不俱一狀而可掛衣長揖以去，而必知自奏。知自奏必不推清路之忍，使清溪而不忍，則自入月至明年二月，如彼其久，中間一念同榜之義，全天下之望，必有以處先生而不至從考察退也。噫，或曰先生既病風不知人，其進退當是子弟主之也。雖然，昔者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猶曰直道而事人。令尹子文曰、三仕三已而無喜慍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古之賢聖人立身遇世，其適意豈常情所可測哉。十二年己未九月，疾大作，二十九日終於正寢。十二月二十日葬定山之原。其明年庚申，邑尹胡君昉請祀于鄉祠。子男五，曰會、曰全、曰介、曰全、曰俞。

《國朝獻徵録》卷一七　七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謚恭簡戴公珊墓志銘　李東陽

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既寢疾，遺囑其從子兵馬副指揮星曰、不得以邮典累　朝廷。已而禮部稽典制以聞，　上再賜諭祭，令有司治葬事，給驛護④歸其喪。

監察御史楊儀等數十人以公督學所造士合詞上
請、特贈太子太保、謚恭簡、益於禮加隆焉。公諱珊、字
廷珍。其先宋錢塘令士先自婺源徙浮梁。祖諱嗣安、
以子昇貴贈陝西布政司右參議。考諱啍、嘉興府學
教授、皆以公貴累贈南京刑部尚書。公以縣學生舉
天順壬午鄉貢、甲申登進士第、成化丙戌試四川道
監察御史、服闋、乃授職。壬辰、督學南畿、凡考校必以
文藝占器識。有請謁者、孫不色拒、而終一無所撓、羣
士帖服、至無後言。戊戌、遷陝西按察司副使、仍專學
政、政如南畿地加廣、雖遐陬僻壤、未嘗不到。修古聖
賢祠廟、或增秩祀典。聞民間孝節事、奏旌其門。甲辰、
擢浙江按察使。令尚清肅。丁未、遷福建右布政使。弘
治戊申、轉左布政使。勤教養、通財賦、情法兩當、論治
體者必歸之。己酉、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
諸府衆右多窟、流聚爲利、公刻日令首罪、民所闢田
多匿稅、咯償所貫而沒其餘。嚴練兵伍、自製爲營陣
法。蜀盗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
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其脅從千餘人、事
遂定。時偉其功、公不自伐也。辛亥、　召入爲刑部右
侍郎。乙卯、轉左、嘗會勘荆府不法事、皆得實、時羣疑
交訌、　朝廷是公議、卒行重典。丙辰、拜南京刑部尚
書、縂獄尤謹。庚申、復　召爲左都御史。公益自檢律、
務持風紀、雖毫毛之細、必極精覈。嘗與吏部考察京
朝官者一、考天下述職者再、　孝宗皇帝親御大獄、
詔司寇諫、公從容應對、時有所闢析、　天威頓霽。
上知公清慎、每　廷宣面問、至移晷。以引疾求退、必
優詔勉留、命膳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然者、公
不覺感泣。　上亦爲之動容。章前後六上、留益力、公
遣其妻若子先歸、以身待命。乙丑、　新天子嗣位、公
不敢輒言去、力疾視事。疾再作、竟不起、距其生正統
丁巳、壽六十有九。

《國朝獻徵録》卷五四

陝西布政司參議賀公欽傳

公名欽、字克恭、別號醫閭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戍廣
寧後屯、爲遼西人。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録、朝
夕玩誦。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
学、嘆曰、至性不頑、寶藏猶䨱、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爲
用。即日上疏辭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
懸室中、事之甚謹。泰陵初、薦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
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日資真儒以講

聖學。二月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淦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内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内官。謂内府監司局庫衙門、裁之祖訓内官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龍、或陷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内。或謀爲不軌、脅易后妃。或邀功啟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　上心。或導進淫巧、盜竊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内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褻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夫敎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公辭。正德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公聞、往諭之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兩輩直拜跪求生、願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剿者、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譏語。又趨跪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兩等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昏喪祭、遵用家禮。每敎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約致子士諮、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謝疾歸、終身不仕。

《國朝獻徵録》卷九四

楓山先生行狀

予師楓山先生沒之年，能弗預於執紼之哀，大有感焉。今得觀諸君子所為行狀與述，與傳與補傳與祠記，咸秩秩然。昔明道之葬，門人數十人，各用所知而自為文以述其道，庶幾無遺行。先生沒後，少宰中峯羅以是命之，且申之曰，予撰先生誌銘，有待於子之言，其毋忽。乃歔欷而言曰，先生姓章氏，名懋，字德懋，稱楓山者，號也。先生生而嶷嶷然，聰明穎悟，書初讀即舉其要，而再而三，終身弗忘。其學根據六經，尤邃於易，煥然滲然而入焉。逖蒐紀載，上下數千餘年，如見當時行事。旁及百家諸子，罔不考究。至論舉子業，則廢然于衣，其志遠矣。天順壬午，掄魁於鄉。丙戌試禮部，劉文安公得其卷[illegible]會試[illegible]進士第，授庶吉士。是年狀元[illegible]通義[illegible]先生偕先生在中秘三年，作國家典彝品式章程法制，博綜精覈，歷歷無[illegible]先生明於稽古，以後稱通今者，亦負先之。乃除編[illegible]月餘，會元宵，舉放燈火，爰命館臣賦詩進呈，先生與號火非昭德之器，詩賦非論思之[illegible]，數[illegible]訓[illegible]圖以為瑕，謇謇千餘言，偕同官黃公仲昭、莊公昶遂署而上之，杖于闕下，謫臨武知縣。直聲忠槩，天下想聞，乃稱三君子。時羅公亦抗論時宰起復非經制，謫提舉海舶，又稱四諫。倚歟偉歟。出國門，言者申救，改南京大理寺評事。至則詳檢刑牘，凡鞫獄，每務惻隱之實，而弗以亟疾苛察相高，廷中稱平。三者考績，[illegible]歸省，雖未顯言去，而志有在矣。尋陞福建按察司僉事。先生曰，惟綱惟紀，吾今日作之。由是校勘獄牒，將劉吏蠹，[illegible]官邪，疏滌民瘼，百姓獲安，寇賊姦宄，無所容施，于有政，澤如也。然性鯁鯁，與行部者[illegible]矣。儀狀訐，特弗獲盡行焉耳。歲序徐桃符，書[illegible]門曰，登要鬼神同屋漏，何須禁[illegible]衛罰庭。爰題其楹，有多病骨，瞿然從句，皆以朗誦，逾三年，飲將續行，遂懇解職，浩然而不可留也。天官三請，乞宜去，先生三復曰，宜去，語在補傳中。竟得謝，年四十有七。天下曰，貴哉大夫，其歸也。閉門卻掃，跡弗入城府，薄田數十畝，聊以自給而已。構樓三間，中張布帷，左右置經籍，日繙而觀之，題曰形器，隱曰道德，贖曰事物，精曰性命，瀰類旁通，內融而暢于外。興至則振衣躡履，散步於盤，濯於清泉，坐於茂樹，其所謂浴沂風雩之樂，非邪。四方弟子從者如雲，執業問難，橫經而論道，類皆名

公卿巖穴隱者，仰止高風，接軫于門，貧無供具，剉薦脫粟而餇之。或諷為文章，曰小技爾，予弗暇。又有請弗肯述者，曰元儒之言至矣盡矣，第刪其煩蕪可也。家食二十餘年，元臣與臺諫論薦無虛月，咸以出處卜治亂焉。南京缺國子監祭酒，孝宗皇帝夙知先生名，故特用焉。先生方居父喪，乃增置司業，虛其席以俟先生終制，昭異數也。即古，再辭弗允，始就列。首勵教化，倡德義，明道術，著功令，肅儀軌，洋洋如也，渢渢如也。六館諸生摳衣而前，離析經訓以敬業，辨論治道以定志，揚摧古今以知類，錯綜名物以程能，猶洪鐘待筵，隨其扣之大小而各盡其聲焉。猶汲者飲于河，或斗或石，斟酌飽滿，咸津津而反。正德紀元，陳言勸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發霸之辨析矣。先後五疏乞歸，皆弗允。乃引年以請，復三疏，始得謝焉。未幾，陞南京太常寺卿，辭弗允，復陞南京禮部侍郎，又辭，詔許以侍郎致仕，謝而不辭，禮也。癸酉，江西盜充斥，寇逼衢婺，居民洶洶，衆強先生徙城中以居，而非先生意也。壽考康寧，耄脩不倦，守臣與行部者咸疏先生宿儒耆德，宜崇禮秩，以風勵天下，

詔飭有司以時存問。嘉靖中興，特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亦從臺臣之請也。辭弗允，且降溫旨，以學行老成，名實相稱，褒嘉焉。辛巳，歲且暮，龍將先生赴闕中任，先生留為其少子接約婚。既成，曰汝往，俟吾及送。汝還，吾其能待乎。其惟悖彝典，貽前脩、老夫之誤也。龍再拜曰，敢不受教。拭淚而別。時十二月之望矣。先生乃於二十日搆疾，夜星隕于舍，其光炯然。除日未時，白氣如練，氤氳上游。申時，先生乃沒，壽八十有六。存問之使在途，而弗及矣。得贈太子少保，謚文懿。痛哉，斯文之厭世也。先生天挺其資，堂乎美矣。尤學以達本，介以辨義，潔以成性，行以達德，其毅于千。要之天下嗜好一不入于心，超乎富貴而[illegible]之，真浮雲[illegible][illegible]爾。其詞恂恂，及論事決議，明計利害，直指是非，雖賁諸黃河懸於崑崙之巔，其性無競于物，乃嫉憸夫，抗流俗，狂瀾滔滔，砥柱不拔。宿怨舊惡，尤泯泯然而遺焉，釋焉。退而在野，憫時憂國，心未嘗忘。環堵蕭然，將終其身而無慍色。先生恒言曰吾黨有鄒魯之風。嗟乎，明哲日湮，道學功業文章三者構棄道側，詭其任之實以覊黨小子。龍之不敏，尤數數致望焉。龍則曰，孰有任之如先生者乎。先生之

學惟務身心而不洸洋于口耳。嘗論吾人之形性，同天地之體用。又云人心有大有小，大心窮理，小心愼獨。又云慮無害心，又云政體始於格君心，又云致中和可以躋唐虞三代之盛。吁，有味哉！北山諸賢所謂道學者，亦若是爾。自編脩以至尚書，立朝僅四十日，官不過三考，乞休凡二十餘疏，典刑風烈，廉頑而立懦，則曰百世之師可也；其臣弼世教、防範人心之德弘矣。蓋與忠簡默成各自爲功業，可以隱顯論，不可以大小觀也。先生所遺有楓山集與鄉賢、蘭谿志諸篇，雖不爲斷絶奇詭之體以争長于世，皆以意會理、以詞達意，大音而聲全，正玉不琢而文彩自蘊。至於烟火一疏，尤在培養君德，即詩書詔其君者，無以過焉。視黄宋諸名家之言，又不知孰爲後先也。龍弱冠即侍先生，而今年則久矣，於先生目擊而道存者也。君子曰：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然則先生豈可以容聲哉！若千百之什一，斯可已爾。君子其博采焉。

唐龍撰《漁石集》卷三

明文懿公楓山章先生行狀

楓山章先生諱懋，字德懋，號闇然翁，瀫濱遺老，其晚年別號也。蘭溪純孝鄉人。上世自建之浦城來，族代有令人。國初起人才不就，爲叔良甫，公祖也。質厚有鑒識，贈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祭酒，爲申甫甫，公父也。無擅送無獨成，贈恭人，爲吳母也。公生正統丙辰，壬午魁于鄉，丙戌試禮部爲會元，入翰林爲庶吉士，爲劉文安、柯竹岩獨與，不涉芟潤，劉云然。詩本諸志而文本諸道，柯固云爾也。編脩甫四十日，偕同官黄未軒、莊定山論上元烟火非是，謫。先是羅一峰論首相不當奪情，亦謫，時稱翰林四諫。爲榜得人。毛給諫弘論救，改南京大理評事。由儒飾吏，不腐不深。南傳入視北寺縮，例益以堂隸雇直之贏，公獨無益。遷福建按察僉事，體仁藏用，與道弛張，沙龍泰寧閩漳山海之寇，皆有以得其魁，離其黨，以默圍完醇之故，而蕢桴土鼓，非世觀之習也。三年，疏致仕以去，尹莊簡固留不可，三詰而終不變，時年四十一。人

以爲難。既歸、甘貧守道、奉親外、閉關讀書、專心體認之學、而言必根志、志必宣用、用必副功。楓山授受、提挈綱要、以自得悟領之精。蓋至是公之得益深、士之風爲之一變、學手至不能容。白沙、一峰、定山皆極推與。朝論時有所薦、張莊簡、儲殖庵、潘南山尤道味同也。孝宗朝、南北缺祭酒、倪文毅起謝方石于北、公于南。時未終制、詔虛位以待。既就官、開示近裏、南士意若無奇、比論理道、探索幽隱、論天下古今事、若生其時、履其地、處分其虧、成五經論難。若寸莛撞鐘、迎手而應、然後知書無不讀、理若事無不會。學政、時政、有疏勤聖學、重詔令、謹天戒、隆繼述、謹大婚、疏武宗朝如此。前後兩乞致仕、溫旨勉留、有老成端謹、聞望素著、宜師表之褒。既三年、三疏請老、而自問醫東下。南京太常卿辭、禮部侍郎又辭。既致仕、憸壬皷奸、綱常易故、縉紳罹毒、在宗社亦爲之搖。公明炳幾先、而憂同在位者、蓋炳炳焉。江之寇陷浙、公移縣城、矮屋三間、左寢右爨、門垣不能備。侍御鮮君杲、張君縉、給諫徐君文溥、守劉君范時疏舊學耆德、表以風詔、加存問。上入正大統、再用言者薦、加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有學行老成名實相稱之褒。報至、公已床褥、曰：噫、無以報爲也。疾亟、與林守有年論古今事、與姪贊論君大夫保天下國家之本、取士會父子庶幾、未旦故居之前星隕申及化、辛巳除夕夕也、壽八十六。善類相吊、皆曰：章先生亡、章先生亡。公仕籍幾六十年、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四十餘年、義利界軫、表坊立第、辭之甚峻、易深而善於用、健、取乾定、取履順、取巽固、取恒粹、中自格、真足以歆動一世、表倖天下之士夫。不知古君子何如。配鄭恭人、善共艱難、先卒。子振、擴、捷。孫訢、曾孫衛、試皆夭歿、諧不慧。少子接、八十二始生、今始五歲、天固章氏念也。壬午三月癸酉、姪方伯君拯奉遺命、長山祖塋以附、以與郭乎合、以不煩有司。既畢事、檢其笥、文幣數端、二婦穀五十石、妾尚無遺、完名始終、其偶然之故哉。璽書存問之使及門、已不待。賜葬、賜祭、

贈太子少保、謚文懿、皆身後之遺事。行門人董遵記爲詳。所著有楓山集、婺鄉賢誌、蘭溪誌、所輯有諸儒粹語、宋史刊誤、未成書。後臭味偶似出處大致亦殆有同者。楓山還、往拜里門、而奉几杖、抵足前席、時若有所寄、是日何日、忍登公之堂哉。景仁之傳、後死者之役也。抑泪評騭、俟立言大君子碑有道者。

林俊撰　《見素集》卷二四

故致仕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楓山先生章公墓誌銘　羅欽順

公姓章氏、諱懋、字德懋。世居蘭溪、純孝鄉之渡瀆。至公始顯。成化初、翰林有四諫之稱、公其一也。其三人爲吉豐羅公倫、莆田黃公仲昭、江浦莊公杲。羅公首上扶持綱常一疏、公繼草培養聖德疏、偕黃公莊公上之。所言皆切於治化本原。雖相繼外補、而直聲大著、士氣勃興、至於今未衰也。四諫齊名、而公最壽、蓋享年八十有六、官累進至南京禮部尚書而卒。其卒也、制贈太子少保、謚文懿、賜祭與葬。卹典之厚、近時所稀有也。嗚呼、是豈可以幸而致哉。公生正統丙辰、天資穎異、讀書數過即成誦。長益嗜學、淹貫群籍、尤深於易。天順壬午、鄉舉易魁。成化丙戌試禮闈、爲劉文安公所賞識、擢冠多士。廷對、賜進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文學益進。丁亥冬、授編修。內閣循例課上元燈火詩進呈、公謂燈火非昭德之器、詩賦非論思之業、遂因事納忠、疏入忤旨、謫臨武知縣。言官論救、改南京大理評事。日取刑書及故牘玩之、具得其要領。每有論駁、人服其平。滿三年、得告歸省。陞福建按察僉事。毅然以振揚風紀爲己任。嘗議處番舶、均海田、弛鑛禁、假清軍以擒泰寧劇寇、急賑濟以離沙尤賊黨、皆有實惠及民。然事多掣肘、不得盡行其志、殊不樂也。滿考入覲、遂懇致其事而歸。歸則日以娛親爲事、稍暇輒讀書楓山巷中。從其遊者日益多、隨材引誘、諄諄不倦。學者因稱爲楓山先生。士大夫道過蘭溪、得一見公、無不欣慰。家居二十餘年、所造益深、守益固。侍從臺

誦文章論薦前後不啻十數、孝廟因熟公名。辛酉夏、特起公為南京國子祭酒。會遭父喪、辭不拜。詔復置司業攝學事、以需終制。又辭、不允、乃赴任。名高望重、尊尚德化、寬大中自有規矩、諸生質疑請益、無不響答。或泛而不切務令收歛近裏、士皆悵服。凡學政所宜興革者、次第以聞、率從其請。正德紀元、陳言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皆切時務。會逆瑾擅權、紀綱日紊、公深以為憂。前此嘗三疏乞休、皆被溫旨勉留。及湍三年、以年逾七十、連章請老甚力、上乃從之。瑾勢益張、縉紳多被其摧折。於是始羨公之明決也。庚午冬、復起為南京太常卿、辭。辛未春、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又辭、詔聽以侍郎致仕、公乃受命。今上即位、言者請待公以異數、特陞尚書致仕。懇辭不允、有學行老成、名實相稱之褒。繼遣行人王懋賚勅存問、而公已不待也。疾且亟、卧與林守有年論天下事甚悉。又與族子贄論保國家長久之道、於士會獨有取焉。始終不亂、卒之日則辛巳歲除也。公器度宏偉、於人無所不容、和厚之氣溢於顏面、坦懷待物、好善有成、居常無甚異同、及臨事決議、援據精審、確乎不易。清心寡慾、不事標榜、有欲為之表宅里築書院者、皆力辭。服食器用、取給而已。於書無所不讀、有所不合、必折衷於程朱。其精切之論、門人董知縣遵記之特詳、皆可為法。於天下事無不理會、堯舜君民之念、每惓惓焉。郡守嘗以嚴冬集夫築堤捍江、亟為書以天時水勢人情利害白之、守為立罷其役、民間利病苟接於聞見、必以達之上官、其誠心愛人如此。為文章平正典實、理勝而味永。遺文僅九卷、門弟子於公卒後相與蒐輯以傳者也。曾祖諱叔良、國初以人才徵、辭不就。祖諱邦和。考諱中甫、志識高邁、能豫知子若孫之當顯者、以公貴封文林郎、南京大理評事、加贈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妣吳氏、追贈恭人。配恭人郭氏、善內助、先公十六年卒。所生三男、振、擴、授。一女、適趙儆。及孫男訢、亦皆先卒。曾孫男衛、繼孫男試、俱早夭。有庶子接、方

四歲。從子司空拯以壬午三月癸酉葬公長山之岡，先塋之次。墓石未刻，蓋有待焉。迄今二十年，拯既長而能立，且蔭國子生矣。不朽之圖，朝夕在念。司空以余嘗佐公於國學，有交孚之雅，乃具書及行述，授之俾來請銘。大司寇唐君龍，久從公游，復以書申致其懇。雖衰鈍不文，然於義有不容辭者。謹按行述，取其始終大節，序而銘之，庶以慰公於地下云。銘曰：

儒有君子，亦有小人。奚名為小？止見其身。物我天人，渾然同體。所見者存，如公有幾。粵從辨志，惟道是謀。夙夜孳孳，遑事逸游。博學精思，貫通以類。義畫周經，心領神會。以言以動，時止時行。惡衣菲食，道則光明。忠愛之誠，形於初仕。甫上鸞坡，俄栖棘寺。强年秉憲，皓首司成。民懷士服，有本之徵。林卧日長，不忘薰善。其進之難，亦惟有見。風聲所暨，慕仰攸同。廉頑立懦，君子之功。言必有稽，力扶正學。寤寐程朱，同歸於約。鼃聲紫色，惑世誣民。公心如噎，長慨且顰。聖主龍飛，大明淑慝。八座之榮，以彰有德。璽書存問，公以告殂。載歷郵典，蔭及遺孤。鐫石埋銘，用垂永世。孰不為儒？惟公是視。

《明文海》卷四四二

校記

①可：《定山集》補遺作「系」。

②「初」下字不清，據右引書當作「見」。

③「緝」字前右引書有「林」字。

④「護」字前《懷麓堂集》有「遺官」二字。

明儒碑傳集卷二十一

梁文冠　陳琦　莊祥　謝復　戴冠　朱存理　王華　程敏政

梁古谷先生墓誌銘　莊昶

予聞石翁陳子之學，去支離之用，全虛圓之神，始乎靜，終乎自然。先生首與李伯溫兄弟從之，每退入山室靜坐，暇則考覽墳籍。十年而學成，翁銘先生於家，俾訓其諸孫。翁晚年居碧玉樓，嘗與先生極論名理，知其大有得也，乃號先生曰見玉。先生與嘉魚李世卿、吳獻臣相厚善，詩劄之遺無虛歲，餘無所與親。李世卿者，李承箕也，攻古文，養志不仕。吳獻臣者，吳廷舉也，有經濟才，劉瑾竊政時，疏論中使黷貨，械首十日不死，釋之不屈。交友有終，未冠喪親，有聞。平生無擔石儲，晏如也。語曰，不知其人，視其所事及所予。先生弱體多病，年十二，母猶負之。一日在褓中直其足，將及地，其父笑曰，爾且與母長矣，尚作嬉乎。稍長好讀書，母常滅燈令寢，且戒勿宿火。先生姑從之，後復之舅家與儕讀焉。父歿，塟始有厭隔，喪尚哀素，不用浮屠，始用質明行祭祀。性好吟詩，不苦鍛削。石翁贈詩曰，得雨花畦潤，隨風鳥韻長。公來詩不少，排日兩三章。不嗜酒，武人強引一杯酌之，病兩月而差。先生名文冠，字華卿，廣東順德人。少號鶴山，晚居古谷，種梅錄所爲詩千篇，槓之，號古谷老人。正統辛酉生，正德辛未九月一日卒，年七十有一。壬申正月八日塟。妻陳氏之子五人，曰景復、景行、景孚、景冊、景倫；側室之子二人，曰景與、景望。女一人，曰宜。孫四人，曰肇、曰準、卞。景行，銑友也，廉直有文，爲崇明知縣。銘曰，

鼓樓之陽，先生藏矣。於萬斯年，先生享矣。

《明文海》卷四四一

冷菴先生傳

先生名琦，字粹之，姓陳氏，世爲姑蘇人。父以能醫應辟，始居于京師。粹之自幼羸弱，五歲方能行。稍長，亦習醫。年十七，肄舉子業，從地官主事黄君景隆學葩經。性敏以勤，文藻日進。雖有肺疾，手未嘗釋卷。疾愈，遂領京闈鄉薦，登成化丙戌進士，釋褐爲南京大理寺評事，遷寺正。凡所駁議，一於至公。獄有冤抑，必平反而後已。歲壬辰，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居九年。所屬十三郡之境，巡歷殆遍，洗冤澤民，力剸繁劇。遇大辟尤所究心。贛之瑞金豪民謝學素謀奪鍾惟海田産而殺之，反誣惟海弟惟鑑自殺其兄，縣令章受賕酷治，惟鑑遂誣伏。冷菴集里鄰親鞫之，乃白其冤，而學素并章皆付之法。贛民李永春因貸劉旻輝、王仲典錢，債累息不已，永春迫於徵索，偕其親謝仲富、袁志敏十餘輩邀旻輝、仲典殺之。其弟旻浩等四人繼至，永春賜醉以酒，仍陰集仲富等併殺四人。既而王、劉之妻郭氏輩訴于官，誣及里正袁貴斌、賴彦貴，與仲富、永春皆繫獄數年。永春已故，累政不能決，郭氏輩尋爲仲富、志敏所餌，主文黄演文輩實和釋之。冷菴多方采察，得其狀，而以無尸爲疑，乃齋戒告神，遂得永春之子吐其情實，則被殺者皆焚尸矣。於是捕志敏，即伏辜，郭氏輩咸以受餌誣訴，遂置仲富、志敏于重典，主和并受餌者皆治以罪，而貴斌、彦貴得免焉。臨之清江徐仲喆者，毆其鄰人王政致死。徐既竄去，其弟成器被誣，置獄，不能自明。冷菴取原牘閲無成器名，遂釋之，而繫仲喆子以併仲喆。袁之分宜有僧圓釗，因兄圓銘竊其師法喆，追之，圓銘急走，墜巖傷右肋并髮際而死。里正謂圓釗殺兄，執于官，不勝拷掠，遂誣服，云以木椿榔圓銘，次加之刃，同弟圓鍈舁尸弃于河。獄既具，冷菴疑之，下府官詰其處，驗無狀，且尸非刃傷。里正遂吐情，釗得不死。廬陵縣學生員王喆與内弟鄺忠有積侁，喆嘗私里人胡定節妻，忠操其情於喆之僕，而知其夜將適胡也，伏人於路殺之，舁尸置於胡門而竄。喆父理訟于官，指爲定節所殺，繫獄已三年。冷菴至，召理詰曰：殺人而自置尸於門，有是理耶？急訊之，得喆之僕吐其實情，遂趣捕忠而

釋定節信豐人楊銘以御史罷歸暴橫鄉里因軍人奚麟淫其妾捕殺之遂自殺其家僕誣以互相毆死縣受賕申憲司初覆勘檢官亦受賕符同尸狀冷菴親鞠之得實楊借受賕者各伏其辜撫之宜黃巨豪劉浩淵夜爲他賊所刼而誣指仇家及其外族之居寧都不相識者共十有七人縣嚴訊之各誣服冷菴廉知其冤召劉告之曰汝與賊素不善奈何火光中識寧都人且悉其姓名乎劉不能對其誣遂白瑞人有刼奉新民家者囚于獄而誣新昌民鄧禮魁與之偕行禮魁知其爲仇巳者所使具名以訴冷菴閱案初無禮魁名久乃增之牒尾卽釋禮魁而罪仇家寧邑何淵等數十人晝行剽掠武寧靖安諸邑爲之騷然冷菴遣應捕人追勦立以賞格賊黨奔竄尋得其窩主鄒澄釋其械衣食之遂踪跡何淵等所在分兵掩捕悉獲其衆仍立保伍連坐之法守望相助人賴以寧番陽有汪乾十五者實爲强賊其弟金隆甫髫年逮繫于獄冷菴嘆曰是幼稚安能爾乎卽釋之一郡無不稱快瑞之高安豪右陳正源謀取隣人殷鶴明田莫能得乃誣鶴明兄弟刼其家獄久不决冷菴至而正源已竄鞫之無刼狀乃捕正源釋鶴明兄弟御史有淸戎者以淸理數多爲遷秩之階里老懼其拷訊凡軍戶竄絕輒牽綴平民補之而實籍戎者或受賕沉匿冷菴究其弊擒首惡蕭邦繪黨援倒從戎誣枉得白者十之七八御史病其異巳形諸色詞冷菴不爲所動西江士夫多頌以詩名曰風頌遺音南昌民問水利爲豪貴所侵冷菴繩以法而歸其利於民豪貴恨之切齒弗恤也巳亥歲飢朝命南都少司寇金公巡視茲土凡區畫賑恤之策冷菴多所贊益埒吉之永豐公私罄竭計所用猶須白金一千兩乃濟適淸江富室楊瑛武有犯于官冷菴免其罪令出白金三百兩螺川遞運所官舟五十餘艘一艘十夫俱富室編役冷菴議免七艘夫役一年徵白金七百兩通濟永豐所須之數南畿糧當漕者一百四十萬石民無所出冷菴議輸銀准京官俸而金公猶拘成法力請乃行之知者以爲得通變之道歷新昌番陽諸邑遇亢旱卽齋沐禱神式准古法作土龍以祀甘

澍隨應。及洪鄱大旱、獨入西山風雨池、即唐張九齡禱雨之所、制土龍祈之、又徒步禱于山椒、憂勞致疾、然勤民之心終無所改。平居喜論綱常大道、問過廬陵忠節祠及永新譚節婦血漬入磚之所、咨嗟感嘆、發于聲詩。且慮譚婦之節歲久或湮、乃合古今詠歎刻石于祠、狀元羅公倫記之、以爲知當務之急。成化癸卯、升貴州按察司副使。夷邦訟牒煩簡、而持身涖事、一如江西時。都勻蠢苗猖獗、冷菴分巡其地、練兵挽粟、多方圖囬、竟戮其酋長阿楷、獲其輜重而賞其黨。都府嘉之、勞以銀牌牛酒。有發縱指示、計出萬全之褒。新添衛學軍生彭玉爲妻兄潘源誣以强刼、瘐死于獄。彭嘗訐潘殺人眞迹、官以爲虚、冷菴廉知之、乃辨彭之冤而擬潘重罪、人人嘆服。普安衛站軍盧名與過客陸悌争店直而鬭、陸於貴陽當道有親婭、遂誣盧誘他賊竊其銀若干、前分巡者迎當道意、鞫於拷訊、盧因伏竊盜辜、且妄指伙儕張海爲從、追鏹如數。冷菴白其誣、銀得還主。平夷千戶所軍糧例於普安衛倉支給、相去雖百餘里、然往回守候、動經浹旬、且爲吏胥徵索、所得糧十去三四。樂民千戶所倉歲有儲積、距平夷僅四十里。冷菴既罷前之徵索者、乃令平夷軍士於樂民倉就近支焉。三載績著、法當遷秩、適典銓者有宿恨、遂爲所黜、携家歸姑蘇、貧無田宅、處之泰然。卿大夫知冷菴者咸惜其去、貴陽人不能扳留、相與嗟嘆、至有垂涕泣者。其士君子爭欲白于朝、冀還冷菴、度勢不能、乃止。冷菴長身清峻、美鬚髯、雙目烱烱如巖下電。平生不啖肴醲、從蔬茗之嗜。不親權要、惟恬淡之安。因號冷菴。性好學、雖在官繁冗、未嘗釋卷。選古詩名畫、蓄之滿家。尤善吟詠、凡天時人事、山川景物、形諸篇什甚富。或朋游倡和、一韻數十首、愈出而愈不窮。行部所至、以興學獎士爲急。林下有文行者、無論搢紳布素、恒折節下之。處朋友一於道義、不爲升沉利害所間。其師黄君守吉安、冷菴雖官監司、猶執弟子禮。黄後遭患、能竭力以全其家。爲政不務淺功近利、惟經久是圖。在江西時、常以民間典鬻田土往往産去税存、奸僞百出、乃案屬縣、凡過割税糧一遵大明令、逐年著籍解府、仍於鬻

券尾蓋印、以杜奸僞。又謂江民徒訟、輙以人命强刼相誣、自今有殺人及被刼者、四隣訴邑中府、季報上司。或漏詐、即坐隣里。二法行而刁訟少衰矣。貴州路接滇南、迎送無虛日、站堡遞運之參錯者、其所轄丁數多寡不一、而差役必三分之。冷菴始令照丁分派、及覈其數、置籍列名、日紀所差于下、有不均或賄免者、則根究而罪焉。站堡軍無月糧、而奔走道途甚苦、冷菴爲之區畫置田分給之。其除弊興利多類此。江西方伯耻菴陳公文曜舊與冷菴同官臬司、嘗爲之贊、有操堅氷蘗、才負經綸等語、僉以爲信。順與冷菴相知尤深、其著作之多、晚節之全、耻菴所不及見者、順得之尤詳也。於是述其梗槩爲作斯傳、用以信於將來。　贊曰、

有學有守而明出處去就之義者、君子之全德也。世道不古、士以功名相高、迎合遷就、茫不知止。一失志則戚然以悲、若無所歸者。噫、亦陋矣。冷菴明於道義、確乎有守。歷官執法二十餘年、爲所當爲、未嘗奪於勢利。及休致而歸、樂道安貧、吟風弄月、泰然無所累於其中。於乎、茲非大丈夫之儔歟。

祁順撰《巽川集》卷一三

江西新淦縣訓導莊公墓誌銘

正德丙寅，江西新淦縣儒學訓導莊公卒于官，其子奇遐扶柩歸。丁丑暮冬，厥孫俶齎始持公外弟方伯杭公濟所撰狀來乞銘。予公里人，後出，素仰公，不能終辭。按狀，公諱祥，字瑞卿，號古泉，世居武進昇東石巷里。八世祖拱辰，仕元，爲營田提舉，性樂施，舍第爲慈福寺，徙家寺西二里，歷仲聞、開栢、樹蓺，聚成里巷，故今土人以所居名焉。繼以夢脊，士常世其業。三傳至公考玘，居德行義，鄉人重之，娶方伯公姑杭氏，實生公。公自兒時穎拔，授以章句，輒成誦。長遊邑庠，博極群書，精於經學，及門至數十人，指授咸有成立。八試南畿，皆不利。弘治丙辰，歲應貢，授茲職，至則嚴師條範，以身教士子，一時文物彬彬焉。會監司合試省屬學官，以公爲首，疏薦於　朝，而公即世矣。公性溫厚，多藝能，工眞草書，作詩得晉唐人風格。居家有法，而尤篤於倫理，族黨貧乏者，每推給之。弟祐少歿，張氏妹早寡，撫其諸孤若己出。跡其平生所挾，當大顯庸，而竟齎志於一命，時論惜之。享年六十有三。配趙氏，繼陳氏。子男三：長即奇，次奎，次善，蚤卒。孫男六：長即俶，次偲，次仁，次倈。俶、仁皆郡庠生，倈邑庠生。次仕、次儉與曾孫男四，皆幼。將以明年戊辰春正月九日窆公柩於殷墅東新阡云。銘曰：

公素宸開，泓蓄厥有。謂宜遡致，命睽其偶。亟操文弧，失的鯉首。畢此巖巖，士獲滿扣。甫薦奄殂，何所歸咎。托久堅珉，況有公後。

徐問撰　山堂萃稿卷……

謝西山先生復傳

王渢

先生謝姓、名復、字一陽、徽之祁門人。系故大族、上世有諱璉者、爲宋婺州助教、嘗遊朱子之門。父諱悅、號太古。母周氏、進士諱文昌女。先生自幼聰敏、性復純篤。嘗從太古翁遊文廟、問曰、儼然而肖像者、非聖賢歟。夫非壺人之子歟。翁奇之。稍長授春秋於千翰林竹坡先生、即了大義。已歎曰、學以謀道、滯心文義以干祿、吾弗爲也。於是潛心經史、以古人自期。聞康齋吳先生講道小陂、遂棄舉子業、不遠千里往從之。凡有得於講授者、必心體力行、以求自得。三閱寒暑、弗少懈。康齋嘗曰、吾道有望矣。既歸、益修躬行、日率其弟嘉侍親側、饌具必躬治、坐立不敢南面。退與其妻梁孺人相敬如賓、與弟嘉敦友愛、親殁、不御酒肉。蓋孝友之性發自天、至垂老如一。復率族人即城南建祠、祀始祖唐金吾公以下。冠婚喪祭、悉遵古禮、爲鄉人倡。平居寡言笑、接人和易、有問應答如懸河。然入市整容徐行、不苟一步、人多嗤其迂、先生居之蓋如也。先生之學自踐履入、嘗聚徒南塘、每開迪以孝弟爲先。然窮年一室、討古論今、遇感有作、多悠然樂其養。弘治中、與修邑志、太守苹菴彭公深敬禮之、造請既久、遠近知名。業長賢君問學、曰、知行並進、否則落記誦訓詁格矣。令鄭公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爲已。時以爲名言。世居庠西、覽能築西山之麓、學者稱爲西山先生。其曰南塘漁隱、曰麻村、曰無慮子、皆其自號。以弘治乙丑正月三日卒、得年六十有五。所著有西山類稿、太史涇野呂公嘗敘之。且詢其爲康齋高弟、不及見是憾、則先生之人、其信於來世也審矣。

論曰、仲尼之門稱才欲者衆耳、然一貫之旨、曾子授受爲獨專焉。何則、忠信誠慤、受道資也。先生不爲祿撓、自求快足、所謂言不務華口、行不務華躬、直追太素、與古之治心養性者游焉、則其質之果可受道也。其視世儒之密於近外而疏於近裏者、則既遠矣。又曰、康齋之學專務踐履、先生知往從之、即類俗中已爲難得。況能其身自甘泉石、以聖賢之道獨治其身、非其志實可存、曷克爾爾。且竟未嘗以言語率人、使人自飲其和以化。嗚呼、百世之下、醇德猶存、清風灑灑、激頑起懦、後有道世作德之懷、可以仰止先生矣。

《國朝獻徵録》卷一一四

戴先生冠傳

文徵明

戴先生者、蘇長洲人也、名冠、字章甫。生而穎異、篤學過人。其學自經史外、若諸子百家、山經地志、陰陽曆律與夫稗官小説、莫不貫綜而撈攡剔劘、必求緒起而會之以理。爲文必以古人爲師、汪洋澄湛、奮迅陵轢、而議論高遠、務出人意。詩尤清麗、多寓諷刺。推其爲程文、亦奇雋不爲關鍵束縛、一時與聞翕翕起諸生間。同時諸生多守章句訓詁、所爲經義類多熟爛龐敝之言。先生既聰明强解、又高朗自喜、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以故人多忌而非毁之、然卒莫有能過之者。每賓興、人必擬先生首解、先生亦自謂科第可得也、而八試皆絀。弘治四年、始以年資貢禮部。是歲貢禮部者數百人、羣數百人而試之、其名在第一。入試　内廷、復裒然出數百人上。然例止得學官、當道者惜之、勸令卒業太學、以需他用。而先生不能待矣、竟就選、得浙江紹興府儒學訓導。在官以其學教授諸生、多所造就、而先生益以其閒隙肆志於學、學益宏肆、考論著述、不少怠廢。初、先生爲諸生時、紹興有爲御史督學南畿者、以文學自負、先生見其文、有所指摘、或達於御史、銜之、欲論黜先生、不果。及官紹興、御史者罷官家居、邂逅有言不相下。他日御史死、其家誣執先生、遂歸。先生雅志當世、自其小時郎上書有司、請遂里中淫祠去之。及壯、益究心時事。三原王公以都御史撫巡江南、特賢愛先生、每名見、輒款語移時。聽其論議、未嘗不偉歎、知先生非經生也。及先生至京、公已爲吏部、見之驚曰、爾尚舉子耶。因問當今切務、先生條上數事、大要以用賢爲國家首務。又勸公不棄邇言、不恃已見、勿以嘗拄攖奪志、①其言蹇諤、皆有所諷切。在紹興時、浙中海塘爲患、有韓恭職者從先生訪水利得失、先生條剔利害與廢及今修築事宜、纖悉詳明而切於用、韓遂取而行之、民至今以爲便。先生所著有戴子若干卷、經學啓蒙、育字音釋、禮記辯疑、氣候集解、濯纓文集、和會稽懷古詩補文房圖贊。先生年七十有一、以正德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卒。先生兩娶皆夏、子四人。近時以科目取士、凡魁瑋傑特之士胥此焉出。以余觀於戴先生、一第之資豈其所不足哉。乞老不售、以一校官困頓死、殆有司之失耶、抑自有命耶。謂科目不足以得士者、固非也、而謂能盡天下之士、誰則信之。

《國朝獻徵録》卷八五

朱性甫先生存理墓志銘　文徵明

吾蘇有博雅之士曰朱性甫存理、朱堯民凱、兩人皆不仕、又不隨俗爲塵井小人之事、日惟挾册呻吟以樂、紆求昔人理言遺事而識之、對客舉似、如引緬貫珠、纚纚弗能休。素皆高貲、悉費以資其好、不恤也。成化、弘治間、其名奕奕望於郡城之東、人以其所居相接而業又甚似也、稱之曰兩朱先生。正德壬申、堯民歿、明年、性甫又歿、自兩人歿、吳中故實往往無所於考、而求其遺書亦無所得、惜哉。初性甫嘗相約爲傳、不果。及是黎而其子以狀來速銘、狀固不若余能詳也。性甫、長洲人、宋樂圃先生之後、曾大父元英、大父明、父灝、母周氏。性甫生穎異、少學於里師、覺其所業非出於古人、遂謝去、從杜瓊先生游。於是②時東南名士若吳與張淵、若嘉禾周鼎、仕而顯者若徐武功有貞、祝參政灝、劉參政昌、劉僉憲珏、並折節與交、且推之爲後來之秀。既而諸老彫落、吳文定公、石田先生繼起、而性甫復追逐其間。最後則文楊儀制君謙、都主客元敬。余視性甫丈人行也、性甫不余少而以爲友、視諸公爲親。蓋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故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助也。居常無他過從、惟聞人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爲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篋。舉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說、山經地志、無所不有、亦無所不窺、而悉資以爲詩。其詩精工雅潔、務出新意、得意處追蹈古人。所著野航集、君謙實敍之。尤精楷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有經子鈎玄、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珊瑚野航、漫錄、鶴岑隨筆、總數百卷。既老不厭、而精力不加、又坐貧無以自資、而其書旋亦散去、每撫之嘆息、其意殊未已也。而豈意其遂歿耶。性甫性閒慢、待人無鈎距。晚歲書酒婆娑、益事閒曠、或時乘酒忤人、人亦不以爲異。尤爲郡邑大夫所禮、前守洛陽史公、新會林公先後修郡志、並以性甫從事。歲時鄉飲、必致爲上賓焉。

《國朝獻徵録》卷一一五

南京吏部尚書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海日王公華墓誌銘　楊一淸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群盜、發數百艘、而東遠近震動。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鄰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既仇賊、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

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爲民望。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爲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敵、即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賊耳。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爲備禦計賁、勿令動搖人心。鄉人竊覘公晏然如常時、衆志亦稍稍定。蓋不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初、賊濠東下、將趨南都、伯安引兵入南昌奪其巢。賊聞大恐、急旋舟。伯安帥吉安知府今都憲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賊兵風靡、遂擒濠幷其黨與數百人、獻俘於闕。嗚呼、自古奸雄搆亂、雖有忠臣義士、必假以歲月、乃能削平禍難。伯安奮戈一呼、以身臨不測之淵、呼吸之間、地方大定。公聞變從容、羣囂衆撼、屹然不爲動伯安得直前狥國、不嬰懷內顧、以成懋績。公之雅量、伯安之精忠義勇、求之載籍、可多見哉。及是　武廟南巡、權奸妬功、搆飛語陷伯安、跡甚危。衆慮禍且及家、公寂然若無聞。辛巳、今　皇帝入嗣大統、始下詔表揚伯安之功、召還京師、因得便道歸省。　論功封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又以廷推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錫之誥券、封公勳階爵邑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

爲壽。公蹙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以爲事難猝平而平之。然此伏宗社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此。讒搆横行、禍機四發、賴　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既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耶。伯安跽曰、謹受教。公自是日與姻黨置酒宴樂、歲暮舊疾作。嘉靖壬午春二月十二日、終於正寢、得年七十有七。未屬纊時、使者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尚能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廢禮、宜急出迎。既成禮、翛然而逝。訃聞、　上賜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伯安偕諸弟卜以卒之明年秋八月某日、葬公郡東天柱峰之南之原、具書戒使者詣鎮江、請予銘公墓。予曩官外制、官大常、接公班行、不鄙謂予以知言見待。予遷南京太常、辱贈以文。公校文南畿、道舊故、甚洽。正德丁卯、公取嫉權奸歸、致仕。余亦避讒搆、謝病歸杜門、不接賓客。公直造內室、慰語久之。伯安又予掌銓時首引置曹屬、號知己。公銘當予屬。顧以江西之變關係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乃按公門人國子司業陸君深所著狀、摘而叙之曰、公

姓王氏、諱華、字德輝、號實菴、晚復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稱為龍山先生。上世自瑯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又自山陰徙餘姚。四世祖諱性常、有文武才、國初誠意伯所薦、仕至廣東參議、峒苗為亂、死之。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年六十、褱父尸自苗壤歸葬、痛父死忠、布蔬終其身、人稱孝子。曾祖諱與準、號遯石翁、③學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謂其子曰、吾後世其興、興其久乎。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為太學生、卒。父諱天叙、號竹軒、初以公貴封修撰、後與槐里公俱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今以伯安功、俱追封新建伯。祖妣孟氏封淑人、妣岑氏累封太淑人、進封太夫人。公生正統丙寅九月。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吾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以令名名、長兄以榮名、待夢也。公生而警敏、始能言、槐里公口授以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讀書過目不忘。六歲、與群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以大醉去、遺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耶。為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鋌為謝、却不受。年十一、從里師授業、日異而月不同。歲終、里師無所施其教。年十四、嘗與諸子弟讀書龍泉山寺。寺故有妖物為祟、觸傷人、寺僧役張皇其事、諸生皆畏懼走歸。公獨留居、妖亦寢滅。僧以為異、假妖勢恐且試之、百方不色動。僧謝曰、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弱冠、提學張公時敏試其文、與少傅木齋謝先生相甲乙、張公並以狀元及第期之、名遂起、故家世族爭禮聘為子弟師。浙江方伯祁陽寧君良擇師於張公、張公曰、必欲學行兼優、無如王某者。寧飭造其館、致禮之、請為子師、延至祁陽、湖湘之士聞而來從者踵相接。寓處之梅莊別墅中、積書數千卷、日夕諷誦其間、學益進。祁俗好妓飲、公峻絕之、三年如一日。郡士有化服者。歸、連舉不利。成化庚子、發解浙江第二人。明年辛丑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甲辰、充廷試彌封官。丁未、同考會試。弘治改元戊申、與修 憲廟實錄、充經筵講官。己酉滿九載、以竹軒公憂去。癸丑服闋、還右春坊右諭德。丙辰、命為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公在講筵、音吐明暢、詞多切直、每以勖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為勸、 孝廟嘉納焉。內侍李廣方貴幸、嘗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

后表裏用事、衆以爲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頸吐舌、　上樂聞之不厭、屢讚還中宮、賜尚食。　皇太子出閣、詔選正人輔導、用端國本、公卿多薦公。自是日侍　東宮講讀、眷賜加隆。戊午、命主順天鄉試。辛酉、再主鄉試應天、得士爲多。壬戌、遷翰林學士、食從四品祿、命授庶吉士業。修大明會典、爲纂修官。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院事。與編纂通鑑纂要。是歲、遷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　武廟嗣位、遣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以學太夫人年高、乞歸便養、不允。明年改元丙寅、賊瑾竊柄、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時伯安爲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矯詔執之、廷杖竄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爲微時所聞名士、意稍解、冀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尚書、猶以舊故致慰言、冀必往謝、公復不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既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人謂公當速白、不然且及罪。公曰、是焉能浼我。我何忍訐吾友。後伯安復官京師、聞士大論及此、將疏辨於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邪。公性至孝、初竹軒公病報至、當道以不日當遷官、宜出受新命。公臥家不出、日憂懼不知所爲。踰月訃始至、慟絕幾喪生。葬穴湖山、廬墓下。從故虎穴、虎時竄至不爲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比致仕、學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夕爲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斯須去側。太夫人卒、猶苦辨踴過毀致疾。及葬、徒跣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處諸昆弟篤友愛、祿食贏餘恒與共之。覯其子若己子。氣質醇厚、坦坦自信、不立邊幅。議論風生、由衷而發、廣庭之論、入對妻孥無異語。人有片善亟稱之、有差、惻然赴之、至人有過惡、則盡言規斥、不少回曲。坐是多遭嫉忌、然人諒其無他、則亦無深怨之者。識宏而守固、百務紛沓、應之如流、至臨危疑震蕩、衆披靡惶惑、獨卓立毅然不爲變。若是、蓋有人罕及知者矣。公之學一出於正、書非正不讀。客有以仙家長生之術來說者、則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長生奚爲。儉素自持、貨利得喪不屑爲意。樓居厄於火、貲積一空、親朋來救焚者、款語如常。爲詩文取達意、不以雕刻爲工、而自合程度。所著有龍山稿、坦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藏于家。初配贈夫人鄭氏、先公三十六年

辛。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男四，長即伯安，守仁名，號陽明子。其學邃於理性，中外士爭師之，稱陽明先生。次守儉，太學生。次守文，郡庠生。次守章。

《國朝獻徵錄》卷二七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程敏政傳

程敏政字克勤，直隷休寧縣人。早慧，年十歲侍父信官蜀，巡撫侍郎羅綺以神童薦于 朝，命讀書翰林院。成化二年，以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以同修 英廟實錄書成，陞俸一級。九年秩滿，陞侍講，充經筵講官，復以同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陞左春坊左諭德，充 東宮講讀官。二十三年秋， 孝宗皇帝踐祚，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侍文華殿日講。是冬，被劾去任。弘治六年，召還，仍供舊職，尋陞太常寺卿，掌院事，兼修玉牒。八年，丁母憂。修大明會典，召爲副總裁，上章乞終制，從之。服闋還京未至，轉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陛見，遷禮部右侍郎，侍皇太子講讀。十二年春，奉命主考會試。言官以任私劾之，逮繫數舉子獄，久不決。屢上章責躬求退，弗遂。乃自請廷辯，執法諸大臣白其事以聞， 詔許致仕。時六月方盛暑，甫出獄四日，以癰毒不治而卒，贈禮部尚書，賜祭葬如例。敏政爲人秀眉長鬚，風神清茂，善談論，性復疎。于書無所不讀，作爲文章，爲時輩所推。所著述有皇明文衡、瀛賢奏對錄、新安文獻志、詠史詩、宋遺民錄、與西山心經附註、程氏統宗譜、程氏遺範集、宋紀受終考、道一編、儀禮經大學重定本及篁墩稿若干卷，藏於家。敏政以少年擅文名，以文學蹟侍從。自是以往，名位將不求而自至，乃外附權貴，內結與援，急於進取之心恒汲汲然，士大夫多有議之者。但言官劾其主考任私之事，實未嘗有。蓋當時有謀代其位者，嗾給事中華泉言之，遂成大獄，以致憤恨而死。有知者至今多寃惜之。

《國朝獻徵錄》卷三五

校記

①志：《莆田集》卷二七作「素志」。

②是：右引書卷二九無。

③「號」下字不清，據《王文成全書》卷三七當作「遜」。

明儒碑傳集卷二十二

丁積　宋端儀　李東陽

徐玉

丁知縣行狀 成化丙戌七月代家理作。

侯姓丁氏，名積，字彥誠，別號三江漁樵人，世家寧都之西關。丁氏系出丹陽司馬，司馬之後，世有顯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隱德弗仕。曾祖妣某、祖妣某、妣某。侯生有美質，自少岐嶷。入邑庠補弟子員，挺立不為時輩所喜。登成化戊戌進士，明年出知新會縣。新會，廣藩巨邑，素號難治。侯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喜曰：吾得所師矣。侯之同年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皆先生門人，侯請書以為先容。比下車，未視篆，即上謁先生，敬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先生每避遜之。凡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四方學者往來白沙之門，侯聞林縣博光、張進士詡至，必欣然往會，旦夕聽其議論，若渴得飲焉。與一峯羅先生雖素昧平生，然每思慕其賢。訃聞，專使走湖西致奠，捐俸金以助葬事。其事賢樂善無間於存亡如此。有中貴弟梁長，責民債，道過信，復妄訴之侯。侯廉知其情，繫長獄，悉追貸券焚之。由是權豪縮頸。是是非非，苟罹于法，雖素親愛不少貸。未踰年，民大趨令。侯於干謁之來，厲詞色以拒之，甚者揭其姓名以示衆。嚴賭博竊盜之禁，既寘于法，復大榜其門曰：某賭博某竊盜之家。月朔令赴縣庭聽戒諭，俟其悔然後去其榜。其良家子弟陷于賭博者，侯悉聚之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為講解，冀變化其氣習。嘗為民辦冤，忤當道，繫獄且危，百姓惶懼，欲用計為侯解。侯示以手書曰：君子但求無愧於心而已，禍福之來有命，爾等慎勿妄動，以貽我羞。有積年起滅詞訟者，官司病之，莫敢誰何，侯盡擒之斃于獄。侯尤善節財用。前此上下往來非誼之餽，一歲所費無算，民苦之。侯痛革其弊。蓋異時當甲首者均平錢悉貯于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曰當月錢。官吏里胥乘時侵尅，每歲雖單丁小戶，所費亦至五六千餘。貧者鬻子女，故逃亡者衆。

侯為處畫，每丁派均錢，月支里胥供用，俸足外，不妄科一錢。每歲甲首納均平錢畢，即歸田畝，吏不令在縣當月。白沙先生樂歲詩云「長官頗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實錄也。民窮於侈且僭，侯為申明洪武禮制，參之文公冠婚喪祭之儀節，為禮式一書，使民有所據守。每鄉擇老成者數人主之，月朔進閱於庭，優禮其能者。都老馬廣為衆所推讓，侯於原日進廣於庭，率諸鄉老再拜謝之。春秋祭祀，品物牲牢極其精潔，役者悉令沐浴更衣，然後將事。俎豆既陳，侯周視行列，必極其整方止。壬寅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侯憂之曰：「此令之責也。」遂於圭峯絕頂築壇禱雨。時當酷暑，山氣鬱蒸，侯晨夕齋沐，伏壇下致禱，凡七日未雨，羸甚，左右進曰：「軀命所關，可以少止。」侯叱曰：「民得雨，吾病何憾。」至八日，暑氣愈熾，侯觸暑跪壇下，衣汗浹踵。大風忽作，卷爐中火著侯衣，略不為動，雨遂迸空下，左右張蓋，侯命撤之，衣盡濕。翌日雨止，侯復禱，至十有一日，雨足乃已。如是者凡三次焉。節義所關，或廟或墓，各置祭田，擇人守之。如大忠祠置田二百餘畝，節婦何氏、莊氏、蕭氏等墓置田共一頃六十餘畝。民所敬事者，惟修復里社一壇而已。其不載祀典之祠，無大小，咸毀之。此其政蹟顯著之大者。一念終始在民，既得疾，羸甚，猶日究心於民事。朋友遺之書，不能止，遂卒于官。侯生正統丙寅十二月初十日，至是卒，年四十一也。配羅氏，生子男二人，長曰一芳，次曰恭生，於公卒之五月。女二，俱幼。侯卒之日，民相弔哭於塗。歸德里有一媼夜哭于家，鄰人怪而問之，曰：「來年甲首到，丁大人死，吾殆不能聊生矣。」是以哭。至今邑人之思侯者甚於在任之日，雖古桐鄉之遺愛不是過也。珪，邑人也，侯之善政善教皆所親覩，故為狀其行，以俟他日觀風者采焉。謹狀。

陳獻章撰　《陳白沙集》卷四

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宋君端儀墓志銘

黃仲昭

弘治辛酉七月甲子，廣東提學僉憲宋君卒於官。訃至，莆士大夫咸爲嗟悼惜，謂吾鄉失此賢士，寔斯文之不幸也。予時方與翠渠周君纂修郡志，既相與考論其行業，以傳於儒林矣。越二年，其子元翰請銘揜幽之石，遂不復固辭。君諱端儀，字孔時，別號立齋，姓宋氏，世爲莆之後埭人。君幼淳雅凝重，不妄言笑。見先生長者，應唯進退若老成人。稍長，攻舉子業，讀書必求通貫，爲文必根義理。年十六七，侍父助教公學正安州，每考校諸生學業，必令君預試。一時在學之士，皆嘆服，以爲不可及。又嘗侍父校文江右，時御史天台陳公選監場屋，因私試以文，亦深器許之。既而還莆，著錄郡庠，益自刻勵於學，成化辛卯，鄉舉小試，君偶失利，衆爲稱屈。君之祖舅學士林先生欲以書白於當道者，君曰：此吾學未至，縱求而得之，亦可恥也。遂閉門講學，竟不復請舉。甲午，登鄉闈第七人。明年會試禮闈，弗售。閩憲使山陰唐公彬先臨試秋闈，君其所取士也，遂延置西塾，以訓其子。一時同寅亦多遣子弟從之遊。居二年，秋毫無所干請。唐公及僉

憲劉淡章公懋甚雅重之。戊戌，禮闈又弗售，卒業成均。時助教公已遷官來任，君於養志之暇，益得友四方賢士以充其所未至，而後進之士慕君學行，亦多執經受業，登巍癖膴者踵相屬也。既而試事內府，府之主者延君以教其弟，公事悉不以累君。君曰：適已以勞同事，吾豈爲之哉。且吾人間月入視事，今以直日盡吾職，以暇日副其意，不亦安乎。辛丑，擢進士第六人，拜禮部精膳司主事。委司本部及光祿寺諸署修糧，讓其出納，雖部堂支給升合，不得多取，舊弊悉革。尋丁內外艱，起復改祠祭司，其爲部長武河南耿公裕、太原周公經所敬禮。適雲南提學憲臣缺，選部議以屬君，偶爲鄉掾所知，出以語人。君曰：進秩之疏未上，而已諠傳於衆口，或者以我爲干乞耶。遂力辭不受。已而遷主客司員外郎。未幾，廣東提學缺，時耿公遷選部，遂擬君上請，以內相丘、徐二公沮之，不許。蓋徐公初主考禮闈，君爲所取士，繼進貳禮部，君爲其屬僚。丘公爲祭酒，君爲其門生，皆受知遇。及二公入相，君以今昔異地，自正旦偕衆行禮之外，足跡未嘗一至其門。二公疑君忘德，故有是沮。然所以見沮於二公者，適所以彰君之名於顯著也。官主客二年，

凡四夷朝貢之使以方物贄見、一毫不苟取。其或有所求請、必條畀與故、辨析開諭、往往使之心服以去。嘗委奉安先儒楊龜山從祀神位、又委遴選諸親王妃、又委秉傳歷山東以及南北畿擇堪尚公主者、皆非主客所司、蓋重君也。俄而廣東提學復缺、府丘公物故、耿公復疏上君名、遂拜按察司僉事奉璽書以行。既至、嚴立教法、大要以崇本實黜浮華為主、而痛抑奔競華奸弊以防壞法之源、纖悉具備、皆鑿鑿可行。所轄諸郡縣方行、民快之例、富家大族爭欲造子弟入學以圖幸免、至於各學生徒廩餼、亦皆爭先請稽于托紛然、甚至有行賄賂者。君曰是吾行未孚於人也、於是凡一士之進、一廩之給、咸秉至公、雖怵權貴弗恤也。所屬廣州析番禺、南海增城三縣地增設龍門縣、并立學補弟子員。時請託之風猶未殄、君乃嚴三學之士產所當析之地者、又試其中之堪廩食者、與月立之於庭、以廩增之額定於籤、數足而止。自是廣之人士深信服之。其後新寧亦設縣、遂無復有請託者矣。君蒞官不立赫赫之威、務欲以身表率諸生、考校命題、不先立已意、一以經傳為主。試之日、當坐竟日、俾其從容思索、展盡底蘊、覽文去取。有戾經傳者、雖工不得寘前列、學者駸駸乎知所嚮方。而君亦不憚勞勤、雖蠻煙瘴毒之地、靡不躬歷。若瓊崖諸州、遠在海島中、前此有九年僅一試者、君未及五載、已兩涉鯨波矣。巡撫大臣嘉其勤於職務、上疏乞旌擢之、而君竟以是衝冒炎瘴、染疾不起。士夫僚友聞之、咸哀怛不已。遠近諸生奔弔有痛隕仆地者。瓊之士既祀君於仰止祠、廣之士復相率請祀君於仰高祠、其感人之深如此。君為人和易負實、不事表襮、而尤篤於倫誼。其主事精膳時、助教公遘疾奄延五閱月、君請告躬視湯藥、頃刻弗離左右。及卒、哀毀幾絕、飭匄扶柩以歸、葬①祭一以先儒故典從事。繼而吳安人卒、亦然。待其弟極友愛、諸弟亦感發怡怡然。始祖祠宇圮壞、力倡族人新之。又率諸弟別建家廟于居室之東、歲時奉祀惟謹。與人交忠信不欺、有所謀議、凡是非得失、必竭盡底裏無所隱諱。與彭惠安公韶續修蒲陽志、凡有疑、多資君以質正。予修八閩通志、於諸郡人物悉資君以去取、君皆為極力考究、稗益良多。其居鄉畏慎謙抑、於物無所忤。及登第貴顯、往還鄉閭、非公謁未嘗一至郡縣。凡世俗紛華之事、視之泊如也。君資稟清粹、自其少時已有志況濫翠籍、

尚友古人。凡鄉之先輩、皆考究而知其邪正賢否。郡守青田潘公琴以郡學所祀鄉賢多弗稱典禮、乃發策詢於庠序諸生、惟君所對策考論精審、潘公大加嘆賞。初嘗著莆陽科名志、晚年復著人物備志、善惡皆錄、蓋將以私備法戒、且示後人、惜其未脫藁也。其在禮部時、署清務簡、尤留意程朱正學。嘗考正宋史道學傳、進程氏門人呂公大臨、謂其深潛縝密、嘗不在劉、李、尹、謝、游、楊之下。又以程氏師友淵源、朱子已有錄以示後學、而朱子門人亦多哲士、尚未有表著之者、因集黃勉齋以下及私淑有得如眞文忠諸公、凡若干人、爲考亭淵源錄。又嘗修祠部典故若干卷。在廣東時、前巡撫大臣嘗增設隸兵四人以聽司學政者、君悉取其資新濂溪周元公祠、因進廣東安撫廖公子晦以配享焉。公暇嘗修廣東通志畧、宋行朝錄、皆未脫藁。又嘗編道南三先生遺書及朱子事類、凡若干卷。平生著述有宋氏族譜、鄉賢考證、莆陽遺事、莆陽舊事偶錄、高科考、立齋閑錄、立齋稿、合之凡若干卷、藏于家。嗚呼、君之所以修於身、施於政、行於家、垂於後者、卓卓如此、世之人皆知之。至其耿介特立之操、超邁絕俗之識、局於位而未見於行、蘊於中而未著於外者、世之人或未知也。惟君之同寅和順王雲鳳嘗稱之曰、孔時之爲人、與之論古人賢否、誠求經史微義、則若探囊之豫、建瓴之捷、而通殷勤述功能於達官大吏之前、爭是非辨曲直於稠人廣坐之中、則訥然不能一出諸口。此孔時之言也。事上惟恐有過、使人若或傷之、黑白在胸中而視其貌渾然若無能、寧受不知己之屈、而未嘗一敢喙以辨、不爲皎皎之行、而未嘗外於君子之矩度中。此孔時之行也。討故典、闡幽微、貫穿上下數千百年。若本朝始建國及洪武庚辰、正統己巳三大事、其間計謀攻戰、忠良邪佞、中外大小臣工舉事成敗得失之故、窮搜極訪、理訛訂疑、是非輕重、析於秋毫。此孔時之學也。予竊以爲知君之深、故併誌之。君生於正統丁卯、詎其卒得年五十有五。子一、即元翰、領乙卯閩藩鄉薦第一人。

《國朝獻徵録》卷九九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正李公東陽墓誌銘

楊一清

公姓李氏、東陽名、賓之字也。少居京師。先本湖廣茶

陵人國朝洪武初、以戎籍隷燕山左護衛、後改金吾
左衛。曾祖文祥、祖允典、父淳、皆以公貴累贈如其官。
曾祖妣、祖妣、妣、俱累贈一品夫人。繼母麻氏、再封一
品太夫人。生正統丁卯六月九日。方三四齡、輒能運
筆大書至一二尺、中外稱爲神童。 景皇帝召見、親
抱置膝上、命給紙筆書、賜果鈔送歸。六歲至八歲、再
召見、賜賚如初。送順天府學肄業。天順丁丑、授舉業
於華容黎文僖之門。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癸未
中會試。甲申殿試、得二甲第一、入翰林爲庶吉士。成
化乙酉授編修。修 英廟實錄。丁亥、實錄成、陞從六
品修撰。壬辰、予省墓湖南。甲午滿九載、還侍講。乙未、經
筵侍班。癸卯、再滿九載、還侍講學士。甲辰、選侍 東
宮講讀。父卒、解官守制、賜祭一壇。五品父例無祭、實
自公始。 孝宗嗣位、弘治戊申、召修 憲廟實錄、以
喪辭。己酉服闋、乃起供職、以從龍恩遷左春坊左庶
子、仍兼侍講學士。辛亥、實錄成、遷太常少卿、兼職如
故。壬子、始供事日講并經筵講書。時大旱、應詔上疏、
摘經筵所講孟子中要論切於治道者、析爲數條、極
論其理、而時政得失、以類附焉。 上嘉納。甲寅、内閣
薦陞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專管誥敕。乙卯與木

齋謝公並命入閣、中外相賀、以爲得人。公感知遇、力
持國是、知無不言、兼稽古纂述之務。 上嘗命撰祭
三清樂章、公等上疏言、天子祭天地、禮以簡爲貴、祭
不過南郊、故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清者、道家邪
妄之説、不敢奉 詔。科道官劾近倖二人、召公等議
所當去留者、且出諸司題奏、令一一擬斷、親賜可否。
蓋自是始復奏事之制云。武岡知州劉遜爲藩府所
奏訐、被逮至京、科道奏乞寬貸。 上怒、俱下詔獄。公
等言遜誠情輕、謹重言官爲國盡忠、而槩以爲罪、後
有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事竟得釋。戊午、 皇太
子出閣進學、加太子少師、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 上慮京營總戎多不得人、召公等議更置、乃出
英國公輩所辭疏、面與商確、曰某可去、某可調、公執
筆擬稿。 上御書下兵部行之。辛酉病眩、三上疏辭、
不允。壬戌、賜玉帶。癸亥、賜蟒衣一襲。大明會典成、凡
議例表奏皆出公手、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甲子、 孝肅太皇太后喪、 上以廟制事重、
屢召内閣臣面議、多公言是用。自是不數日輒召問、
因事納忠、每稱意旨。闕里孔廟重建成、勑遣公往行
祭告禮。還朝、以途中所見民物困弊狀具疏言之、因

乞罷。是年冬、復以病屢辭。乙丑春、又辭、俱不允。五月、
上不豫、召內閣三人入造乾清宮、直叩御榻。聖諭
諄複、以　今上皇帝爲託。公等頓首奉慰出。翌日、宮
車晏駕、公號慟幾絶。　今上嗣位、凡詔冊議謚大制
作、出公手尤多。以侍從輔導恩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又以上　兩宮尊號恩、賜
誥命、階光祿大夫、勳柱國、贈及三代。修　孝廟實錄、
爲總裁官。正德丙寅春、初開經筵、命同知經筵事。
上親耕耤田、預九推列。三月、幸大學釋奠先師、公分
獻充國復聖公。八月、冊　皇后、充納吉納徵副使。公
既受顧命、毅然以天下爲己任、事有未當、偕同事二
公盡言匡正、無所忌避、至再至三不輟。又以詔書不
信、政令失中、條陳十事、指斥貴近、自劾失職、乞解任。
時逆瑾已柄用、於是劉、謝二公皆得謝去、而公獨留。
公掾衆涕泣、連疏懇乞同罷。　上素重公、兩宮亦言
舊臣惟此一人、不宜聽其去。瑾不得已、故留之。公以
病不良於行、乃詔免朝、日赴閣與新命焦王二公同
治事。已而進二公官、遞加公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公臥家懇辭。丁卯春正月、猶不
起。閏正月、　上偶違和、力疾出。尚寶卿崔璿、御史姚

祥、張彧、主事張偉、給事中安奎各因事被繫。瑾方欲
示威、俱令枷號。公奏各人所坐自有本法、枷號重典、
不宜濫施、俱得寬釋。通鑑纂要書成、賜宴於禮部。瑾
以修書盛典、欲因以示恩。公謂此書　先帝所命、不
及進御、豈敢言功。瑾內銜之。會進焦王二公少傅、而
加公正一品俸、鎮守中貴有請便宜行事者、公執不
可。一日早朝、有文書一卷投於丹墀、錄瑾過惡。　上
命瑾等詰問、無肯承者、遂執朝官三百餘人送詔獄。
公奏此事必一人所爲、同朝諸臣倉皇拜起、豈能知
之。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乃盡得釋。時瑾立苛法、公
卿重足立、道路以目、分遣微卒四出、眞僞莫辨、遠近
驚悚、爭以厚斂祈脫禍。公上疏極論之、大忤瑾意。然
亦稍稍戢。瑾又患盜賊日滋、欲并其家屬俱坐編戍。
公言爲盜之人惡心猝動、雖其父兄有不預知、自古
罪人不孥、若玉石俱焚、何以開自新之路。於是得從
末減。有微卒捕盜不得、并其無服親執送官、法司承
風旨、槩坐以籍沒發遣。公謂即如新例、亦不當遣[illegible]
乃令改擬如律。又有以例前盜援新例處分者、悉[illegible]
不行、所全活者不知幾何。其他類此者、不能盡述也。
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惟見公則改容起敬。然他人

瑾前論事唯唯、無敢與可否、公獨事事辨析、瑾不能平、每切齒焉、卒不能害也。庚午夏四月、寧夏慶府寘鐇與都指揮何錦等叛逆、朝廷出師征討、公請詔[illegible]下、稍革近時苛政。　勑旨日十數降、迅筆擬奏、動中機宜。王師出而捷報至、八月寧夏獻俘、瑾罪惡暴著伏誅。乃贊新政、凡瑾所變更者、令所司查革、悉遵成法、天下忻忻想望太平。　上錄公功、加特進左柱國、廕一子為尚寶司丞、力辭不允。是年冬、復與同官上疏、以儲嗣未建為言。辛未、又屢疏乞休、屬羣盜擾延、兵事方殷、不敢決去。一品九載考績、降勑獎諭、令兼支大學士俸、仍賜宴禮部、再給一品誥命、加厚資、公辭不許。以修省辭宴、許之。壬申、羣盜寖平、公臥家、凡七上疏辭、俱荷慰留、累遣吏部論意、鴻臚官敦迫、乃復出。無何、賊首為王師所殲、捷至論功、內閣臣各有賜賚、及廕子姪一人為錦衣千戶。公等三疏、蒙特[illegible]授文階、又辭。乃命公兼支尚書俸、公仍辭大學士俸。十二月、公復臥家再辭。　上察其誠、勉從所請、賜勑褒諭、令有司時加存問、月支米八石、歲給輿隸十人、仍廕其姪兆延為中書舍人。公既致仕、非展墓不出。宅東有隙地、構軒為石假山、諸所厚者日造問、碁局詩酒、隨意所適。丙子年七月、公卿大夫士奉觴獻壽者彌月不止、積勞與熱、病臥不能興。至七月二十日、終於正寢。聞者莫不嗟嘆、曰西涯先生亡矣。有司以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賜寶鈔一萬貫、致米旛為賻、遣禮部官諭祭九壇、贈太師、諡文正。國朝文臣諡文正者自公始。公天資英邁、讀書一目數行下、輒成誦不忘。少入翰林、即負文學重名、然恒撝謙沖、未嘗以才智先人。資望既積、而當道殊不意慊、每沮抑之、士論譁然不平、公裕如也。比柄用遭遇　孝宗、不時召對、啟沃之功為多。更化以來、值權奸用事、隨事應變、所以解紓調劑、潛消默奪、天下陰受其賜者、公不自言、而人亦或鮮知之。是時微公、衣冠之禍不知何所極也。公位既顯、恒以盛滿為憂、顧受知　兩朝、求退愈切、而眷留愈至。有疾必命太醫院官診視、遣內官齎厚資、禮意隆重、無與為比。至於謝政、歲時賜饌及頒上尊珍饌、皆與任事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皆先是所未有者。事父孝謹、嘗夜歸寒甚、父口占一絕論之、自是終身不夜歸。痛母劉夫人早世、語及哀不自勝。養繼母麻太夫人如母、事季父如父。同母弟東川東山早卒無子、哭之痛。東溟麻太夫人所出、

亦歿、遺二男、公撫之如子。所著有懷麓堂前後稿、各若干卷。別有南行北上東祀諸錄、篆行草隸俱有法而篆書則一劃近習、復古之功爲大。樂汲引人才、有善輒稱揚不已。所薦士不使人知。同考主考禮部會試者各二、主順天應天鄉試者各一、廷試讀卷者八、門生半四方、凡經指授、多有時名。初娶劉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岳氏、蒙泉先生女、贈宜人。再繼朱氏、故成國朱公女、累封一品夫人。子兆先、岳夫人出、廕國子生、少有盛名、其卒也、衆劇惜之。孝廟遣近臣慰問、賜賻。次兆同、朱夫人出、今以東溟子爲後、卽兆蕃、恭謹有文、能世其家。擇以卒之年九月二十八日、葬於京城西直門外畏吾村、蓋公祖塋也。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傳　實錄

東陽在翰林以文學名、前輩或忌之、遷侍講學士。數年、始與經筵、然不以爲意也。嘗大旱應詔陳言、剖析孟子語切治道者數條、附以時政得失爲獻。　孝廟甚嘉納之。既入閣、不時召對、遇事多所規益。末年受顧命、縷縷數百言、東陽感激思報。正德初羣小壞政、遂與同官劉健、謝遷條陳十事、指斥貴近、言甚剴切。因自劾求退、健遷皆罷、而東陽獨留。命下、撫案涕泣、連疏乞歸、不許。於是劉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惟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又助瑾殘虐、東陽隨事彌縫、去太去甚、或疏論廷辯、無所避忌、所以解紓調劑、潛消默奪之功居多。否則衣冠之禍、不知何所極也。或者乃以其依違隱忍、不卽決去非之、過矣。所著懷麓堂前後續稿百餘卷、凡朝廷詔冊誥議諸大制作、多出其手。詩篇碑板、傳播四裔。隸字書小枝、亦精絕過古人罕及之。

繼風編云、李文正公幼負儁才、推轂天下士孜孜如不及。其爲相也、會逆豎劉瑾亂政、毒螫縉紳、公委曲周旋、多所全濟、衆頗尠之。蓋瑾竊太阿之柄、大肆憑陵、目中已無　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尚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絨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于庭、乃啟緘取扇而歸其帕云。卽此一事、古風可想已。見張東沙芝園集。公致政後、邃菴楊閣老載酒肴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訶曰、公

近亦有此器耶。遂卷有慚色，自是不敢用以觴云。

趙司成永號頖卷，京師人。一日過詹學士鐸邸，詹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詹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贄？」司成曰：「帕二方也。」詹公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啟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其半。詹公度家無他物，即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即事倡和而罷。

耿子曰：公仕宦五十餘年，柄國且十有八年，卒。鄭端簡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醵金錢賻之，乃克葬。又謂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宜輩一宴會之費云。則公平生所以褆身者，已彼時權璫狂猘，公卿鮮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于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哉？毋亦貞操潔履有以服其心耳。

讕說云：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群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與事建功，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

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歿時，其門生故吏滿朝。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分贈諸門生。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顧伯庸親對余言之。即書籍所載，古之宰相亦未有如此者。

李西涯當國時，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值編修崔後渠方在道上酣飲。後渠拱立於轎前，曰：「請老先生少飲數酌，以敵寒氣。」西涯即下轎，連進數觥，升轎去。王元美《藝苑卮言》亦載此一事。夫宰相憐才愛士，脫略勢位，如此風流，世豈能多見。

《國朝獻徵録》卷一四

建安縣訓導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徐公行狀

毘陵徐方竹先生以正德乙亥秋八月十有三日疾卒於家。時仲子用中官京師，聞訃，奔往，吊，因泣謂曰：「吾父與君相知久，敢以狀累。」曰：「諾。」先生諱玉，字德卿，別號方竹，姓徐氏。徐之先宋秀②遭金亂，自鳳陽臨淮來徙毘陵，家焉。曾祖諱承，祖諱士原，郡庠生，考諱毅，字以弘，涉書史，性孝友，親嘗遘奇疾，至爲刲股食療之。居郡城雙桂坊之陽，間營小圃，植花木，爲終老計。適伯兄自湖州府推官歸休，遂與皆樂。妣嚴氏。先生自幼穎悟好學，暨長遊郡庠，治三禮，文名夙著，試輒居優等，累舉不第。弘治甲

子歲始應貢、授福建建寧府建安縣學訓導。教廸諸生、指授經義、一率儒先矩度、士心歸之。然性恬退、正德■甫三載、遂乞歸。以用中恩封承德郎、刑部河南司主事。家居雖蕭弗豊而歡咲竟日、視淡薄晏如也。以卒之年遡其生正統戊辰十月七日、享年六十有八。配陶氏、湖廣武岡州學正陶求女、封安人、有淑行。子男四、長學、次問、即用中、刑部郎中、學行政事卓然名府、爲流輩所推重。次恩、郡庠生。次辨。孫男三、天叙、天秩、天衢。女二、孫女六、俱適聘儒族。先生天資簡直、軒豁坦爽、喜談論不倦。接人一以誠、遇有過及事當不平者、必義形於色、正言弗隱。奉父母克承厥志、迨終、哀毀幾絶、喪具勉求無憾。伯兄不禄、撫其孤綏如己出。洎女二、長爲姻之。季弟貧甚、復挈同居、與陶安人終始無間言。教子姪截然道義、而勢利紛華之事未嘗出諸口。晚年用中以疾謁告、侍養幾三年。毎令復出、且戒之曰、汝年尚壯、宜勉圖爲國展力、毋以病遽爾自安。至於勵清苦、自是吾儒守身根本、汝其勉之。其善教類此。故用中廉介朴敎、爲時聞人者、亦家教力也。自少窮經積學、爲文質而理。弟子從游日衆、相繼顯達、而先生終於扼塞、雖受一命、而用弗大究、豈非天固嗇之、將有待於後耶。某自弱冠辱先生爲忘年友、曁壯又辱友用中、相知父子間、宜莫如某者。今先生已矣、深悼舊學荒落、安能文高行而狀之乎。惟槩舉而直道之、用以備立言大君子之采正云爾。

王憲撰 《古菴毛先生文集》卷五

府君行述

府君諱玉、字德卿。先世臨淮人、宋南渡避兵、徙毗陵、遂占籍焉。曾大父諱士能、郡庠生。伯大父諱敬、仕終湖州府推官。大父諱穀、性孝友。曾祖嘗遘奇疾、乃刲股以進。隱居不仕。迨于府君、丁中葉衰微、發憤三禮。少入郡庠、即以文馳聲、抗師席、負笈及門者日衆。講餘業、夜然膏繼之。母氏陶相以績紝、間出奩中貲而弗聞于府君、故府君得職意於學。憲臣每考第居上、屢試南畿、皆弗利。弘治壬戌、諸科門人惲君巍、孫君方、鄒君覲與不肖相繼登第。府君歎曰、吾志弗信、吾業今有寄矣。甲子歲、應郡貢、道過廣平、不肖時爲推官、府君誨以祥刑勵行。瀕行、出屬邑館穀致餽、悉辭之。抵京、授建安訓導。接諸生以禮教、課經義、躬爲

講解、士多式焉。然數以正言忤監司與縣大夫不相能、且建當關要路、迎送煩劇、府君弗堪、將歸。或止之者、府君曰、仕以達志、匪是將焉用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戾直性以糜斗粟、豈吾能耶。居三歲、遂棄官。以不肖封承德郎、刑部河南司主事。家居不事生業、門第蕭然、惟植竹數本於荒居小圃、疏池結廬其上、髮雖鬖臏而恬澹移日。間與二三故舊相周旋、晏如也。自延安持方竹杖歸、愛其中虛而方外、節而直、有隱者操、遂號方竹老人云。壬申、不肖謁告、奉左右者幾三年。每諭之曰、汝年尚壯、姑復出爲　國效力、毋以病自累。至於淸苦、自是吾儒分、無忘此意、宜勉之。乙亥春、不肖奉教而別、逾數月訃至矣。於戲痛哉。念惟府君自少治經績學、屬文多理致、講授經傳、必爲旁引曲譬、務窮其旨、故大小皆有造就。性軒豁諒直、無城府、見人過及事當弗平者、輒義形於言面。在郡庠、值郡守某卞急、多所凌傲、遇師生尤無禮、府君獨於衆中以正言折之、守亦爲霽威。詰朝見府君於射圃、曰、吾視生校文當得舉、昨言何遽。府君謝曰、以義當言、不敢默也。同學生服其剛直。事先祖考妣克順僕志、比終哀毀如禮、喪具不以貧、必求無憾。伯兄不祿、撫其孤若已出、嫁其二女。僑季弟蕤、饒復之、同居。訓必於禮義、而論涉勢利、未嘗不爲鄙斥、竟所歉奇、纔得一命而已。勇退投閒、游情淡薄、古所謂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竊擬先君有之。大懼日遠遺忘、俾潛德湮沒弗聞也、哀遽中輒以母氏平日之誦述、及不肖所聞見者、彙而載之家乘、且備立言者採拾、後人或於此乎考焉。

徐問撰《山堂萃稿》卷一五



校記

①《未軒文集》卷六於「弟」字下有「孔惠孔揚孔學」六字。

②秀：疑當作「季」。

明儒碑傳集卷二十三

王鏊　董澐　楊黼　李孔修

太傅王文恪公傳　丁亥

公諱鏊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用皆　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　廷對衆望僉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浼焉九載陞侍講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薦爲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辨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　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上爲罷遊講罷常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　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爲吏部時北虜入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　武宗在亮闇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洶洶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闕以請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議論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爲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冢宰焦衆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咸鉗士類按

索徵瑕釁、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由是頗從寬釋。瑾啣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乎。劉得減死戍。惡石淙楊公於瑾、謂其築邊大費、屢以爲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焚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焚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專事媕阿、議稍不協、而瑾驕悖日甚、毒流搢紳。公遏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日求去、瑾意愈怫、眾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贄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公既歸吳、屏謝紛囂、倘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淆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欽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尚珍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有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乎其非有也、窅乎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離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墜於澄淵則明、墜於濁水則昏、墜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愚也。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

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閑十餘年、海內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　今上即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沒。時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謚文恪、祭葬有加禮。四子。延喆、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延昭、尚幼。皆彬彬世其家。

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爲童子至於耆耋、自　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與公婿徐學士子容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怪、雄偉俊潔、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晋唐筆意。天下皆以爲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王守仁撰《王文成公全書》卷二五

太傅王文恪公傳

公名鏊、字濟之、世稱守谿先生、吳洞庭山人也。其先有百八者、自汴京扈宋南渡、遂居山中。至是族屬衍大、號其地為王巷。其初未有仕者、正統間有司選生徒隸學官、里中子弟咸走匿、公父朝用獨請入學為弟子員、後仕為光化知縣。光化未仕時、公已有名。年十八、隨光化在太學、聲稱益藉。時葉文莊在禮部、召與相見。公體幹纖弱、而內蘊精明、舉止靜重、文莊大奇之、挑試所學、益以為非近時經生所能。時王忠肅公翺新進、文莊以公嫌名相近、戲曰、失一王某、復一王某、安知非後來忠肅乎。越日、親具儀帛、遣從陳音先生學。時陳官翰林、有聲、從遊者衆、獨許公善學、無幾盡得其肯綮。成化戊子、將歸試應天、文莊欲留卒業、不果、意甚惜之、曰、科目不足以浼子也。既歸、補郡學生、一再試不利、而文名日益起。甲午、遂以第一人薦。明年試禮部、復第一、廷試以第一甲第三人及第。時制策以教養為問、公舉周書無逸、易之自強不息以對、大要言保治在勤、勤在教養、備教養備而王道成矣。反復數千言、皆當時利害、人所難言者。時承平久、朝廷頗怠於政、故公以是為言。言激而直、當國者惡之、假以冗長不可讀、欲抑置次甲。尹恭簡為冢宰、不可、曰、朝廷策士、取其能言、而抑之、豈臨軒之意乎。因力爭、得賜及第、遂入翰林為編修。時文莊已逝、陳先生者方為編修、遂與同列、一時以為盛事。九年、陞侍講。弘治初、充經筵展書官、尋充講官。每進講、必分天理人欲、君子小人、至治亂用舍之際、必反復開導、務裨時政。時中官李廣用事、公隱然有所指陳。上退、謂左右曰、若知今日講官之意乎、大抵謂廣也。方春、上出遊後苑、公講文王盤于遊田、詞嚴意暢、上為悚聽、自是絕不復出。修憲廟實錄成、進右春坊右諭德、尋進侍講學士、充經筵日講官。武宗出閣、進兼左春坊左諭德、再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弘治甲子、陞吏部左侍郎。初、李廣得幸於上、朝士或附麗取寵。廣敗、賑賄狼籍、大臣多

被黜汙，惟公絕無一蹟。壽寧侯貧賤時，與公有連比。貴，方憑藉用事，勢傾中外，公絕不與通，歲時問遺亦輒麾去。或者以為過，公曰：昔萬循吉舉附昭德，吾竊恥之，乃今自蹈之耶？蓋公入朝至是三十年，砥節履方，不少骫骳。一時士論翕然向之。孝考末年勵精為治，遂用為吏部，且有援立之漸。會公以憂去，而仙馭亦遂賓天矣。武宗登極，復起為吏部侍郎，修孝廟實錄，充副總裁。時上沖年，頗事逸遊，中官馬永成等八人實從中導誘，給事中陶諧、劉茝首上疏論之，已而諸諫官相次論列，中外洶洶，而大臣未有言者。公言於戶部尚書韓文：此國家大事，治亂所關，大臣百僚師率，獨無一言救正乎？於是六部相率會疏以請。凡會疏必推一人官尊者屬草，時焦芳在吏部，曰：吾聞大臣格君心之非，不聞議其用人行政之失，其意蓋不欲居首也。公以語韓，韓遂奮筆具疏，言上踐阼之始，不宜狎昵群小，遊燕無度，因罪狀八人，請逐去之。疏入，上大怒，召諸大臣至左順門，中官宣

旨詰責，因言八人事上久，不忍遽逐之意。時聖怒叵測，衆相視莫敢言，公獨進曰：今日之舉正為八人，八人者實蠱聖心，不去將亂天下。韓公亦從而言之，上知衆意不回，將有處分。會內閣大臣欲寘八人于理，八人者環泣上前，抱足乞命，事遂中變。於是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去國，而文亦以罪去。八人遂分布要路，瑾居中用事，而天下事權悉屬之矣。公時被命與焦芳入閣辦事，初瑾用事，芳實首附之。劉、謝既去，芳欲得其位，顧公譽望出己上，而一時輿論又皆屬公，遂與芳並命。然公位以本官兼翰林學士，仍班尚書後。上顧見問得其故，遂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國史總裁、同知經筵事。尋加少傅，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日益驕橫，疾視文臣如讐，所尤惡者大學士謝遷、兵部尚書劉大夏、戶部尚書韓文。韓既去，瑾必欲殺之，百方詷伺，既無所得，而意猶恨之。公衆中大言：韓文清忠粹德，朝野所知，萬一死非其罪，天下後世謂何？後竟釋不問。雖瑾自

畏公議、亦公昌言有以警之也。劉在廣西、嘗奏置土官岑氏、至是致仕家居、自華容逮去、至坐以激變當死。公曰、所謂激變激之變叛、或緣是致地方失守也。今地方無虞、岑氏守職如故、何名激變。劉得減死。先是、有司奏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及是舉至、適皆餘姚人、事在謝當國時。瑾謂謝私其鄉人、摭以為罪、亦以公言得釋。郎中張瑋等咸以微罪荷百斤重枷、暴烈日中、瀕死不貸。公亟言於朝、謂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極矣、吾亦何顏復立於此。遂與大學士李東陽上疏極言、得貸死戍邊。他如免逋戍連坐之法、正廢后吴氏及景皇妃汪氏喪葬之禮、雖與李協議、而公從史贊決為多。時內閣舊臣惟李一人、又多臥病不出、芳既與瑾合、一意迎附、又陰賊喜中傷善類。惟公時時正言、折其姦謀、一時中外咸恃賴之。然用是積忤瑾意、瑾雖無意斥公、而公不可留矣。會所言不合、遂堅疏乞去。疏三上、得請、詔有司給餘禄終身、仍賜璽書馳傳以歸。歸二年而瑾敗、時

公年益方壯、海內咸冀公復起、而公優游林泉、方以文學自適、不復有意當世。中外臣僚數有論薦、亦皆報罷。於是公閑居十有六年、年七十有五矣。嘉靖三年甲申三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訃聞、上為輟視朝一日、追贈太傅、謚文恪、賻米若干石、布若干匹、詔工部遣官營葬。自始卒至葬、賜諭祭者九。公歷官自編修十有二遷至少傅、兼太子太傅、階自文林郎至光禄大夫、勳柱國。贈其曾祖伯英、祖惟道、父朝用皆光禄大夫、柱國、太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祖妣、妣俱一品夫人。配吴氏、繼張氏、俱累贈一品夫人。子男四人。延喆[1]、大理寺寺副。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經歷。延陵、中書舍人。延昭、郡學生。女五人、適吏部侍郎徐縉、貴州都司都事朱希召、宜興縣學生邵鑾、中書舍人靳懋仁、郡學生嚴濡。公為人敦悃靖謐、於世寡與而能以道自勝。初性恇怯、一日讀程子明理可以治懼之言、恍然有得曰、在我者有理、在天者有命、吾何畏乎哉。自是剛果自信、

遇事直前，無少係恡，雖勢利在前，不為屈折。植志高明，下視流俗，莫有當其意者。與人處，不為翕翕熱，而默然之間，意已獨至。平生未嘗干人以私，人亦不敢以私意干之。立朝四十年，權門利路不一錯足，班資下上[2]，未嘗出口。每進官，輒遜避不敢當，晚益韜斂，以踰越為戒。今上入正大統，首賜璽書，遣行人存問，同時大臣被賜者遣子弟入謝，即授中書舍人。公不可，曰：吾在閣日淺，忝竊已多，豈可更此徼冒。遂自遞中入疏。有旨特官一子中書舍人，力辭不允。公卒後，乃卒授之。好學專精，不為事奔。少工舉子文，既連捷魁選，文名一日傳天下，程文四出，士爭傳錄以為式。公嘆曰：是足為吾學耶。及官翰林，遂肆力羣經，下逮子史百家之言，莫不貫總。嘗言伏羲畫卦，文王繫辭，周公爻辭，共為二篇，謂之正經。孔子翼以上下彖傳、繫辭傳、文言傳、說卦傳，共為十篇，謂之十翼。其後商瞿、梁丘賀分上下二翼於各卦之下，鄭康成移文言於乾坤二卦之後，王弼又移彖傳於各卦之後。經此三變，而經與翼辭非復易之舊矣。詩之小序，序所以作者之義。朱子一切刮去，自諷其詩而為之說，固為卓見，但古人作詩，必自有題，借使亡焉，國史取之，亦必著其所自。不然，千古之下，安知其微意所在。毛、鄭泥於小序，宛轉附合，多取言外之意，不為無失。而朱子不泥序說，獨味詩之本旨，恐亦未為得也。又言朱子以鄭聲淫之一言，遂致疑於鄭、衛，多指為淫奔之詩。然季子觀周樂，為之歌衛，曰：美哉淵乎。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夫鄭、衛既皆淫詩，何季子皆曰美哉。於鄭雖譏其細，而亦未嘗及其淫也。又言諸經惟禮最為棼亂，朱子嘗欲以儀禮為經，以禮記為傳，經傳相從，庶成全書，然而未暇也。其後吳草廬遂各以其類相附，如以冠義附士冠禮，昏義附士婚禮之類，是矣。然其中不可附者，固無如之何也。朱子晚年著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次學，次邦國，次王朝，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雜引大戴禮、春秋內外傳及新敘、孔叢子之流，雜合成之，乃自為一書，

非所以釋經也。至於周禮雖皆經世大典，而其間亦有可疑者。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其職也，何宮禁婦寺之屬、獸人、獻人之類皆在，而天府及大小內外史乃屬之春官。司徒掌邦教，而分掌郊里、征斂財賦、紀綱管鑰，何以謂之教。職方氏、形方氏、山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秋官。又甚者，夷隸掌鳥言、貉隸掌獸言、庶氏以嘉草攻毒蠱、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之類，是何瑣屑之甚，亦豈必盡可用耶。其論春秋王正獲麟，尤極精詳。他書論說尤多。每言六經淵微，不可妄議。漢儒傳註雖未盡聖經微旨，而專門名家，各有授受。自宋儒性理之學行，而漢儒之說盡廢，然其中要有不可廢者。蓋公潛心賾義，必深竟顛末，務其要，不肯苟同於俗如此。為文淵宏博贍，而意必己出。時翰林以文名者吳文定公寬、李文正公東陽，皆傑然妙一世。公稍後出，而實相曹耦。議者謂公於經術為深，故粹然一出於正。晚益精詣，鑄詞發藻，必先秦兩漢為法，在唐亦惟二三名家耳。宋以下若所不屑。其見諸論撰，莫不典則雅馴，麗質兼備。至所得意，不知於古人何如也。惟公之學本欲見之行事，屬以記載為職，周旋於文詞翰墨之間者三十年，未嘗有兵民錢穀之寄。時或因事一見，而其高才卓識亦自有不可得而揜者。弘治末，虜師寇邊，上備邊八議。正德初論時政四事，會去國不果上。今上登極，復進講學、親政二篇。其他所著如國獻、如食貨、如儆辜言、如教太子，皆卓然經世遠圖，惜乎不究厥用。晚雖邂逅一奮，而適丁時艱，正言危行，幾以身殉。蓋方救過之不暇，又奚能有為哉。及今聖天子圖治方切，求賢如不及，而公則既老而逝矣。嗚呼，豈天不欲斯道之行邪，抑人事之罪耶。方正德之初，故老相繼去國，天下事未有所付，而公又以正去。於已則得矣，其如天下何。故有隱忍以就功名者，君子與之。然自今日觀之，果孰多少哉。嗚呼，人臣之義，要當出於正也。

文徵明撰《甫田集》卷二八

董先生墓銘　許相卿

董先生卒，塟有日矣、其子以先生同社僧法聚狀來曰、請誌而銘諸。則謝曰、予罔所知、其奚能銘。然狀先生者、其有以知先生已夫、予其終請。讀之曰、先生諱漢、字復宗、別號蘿石。其先汴人。始祖武功大夫健、扈宋南來、家於澉浦。後仲真者、遷海寧之錢山。至樂靜翁鑑、配虞氏、先生考妣也。先生世澉戎籍、兄源長、當往役、先生銳身代之、遂復家澉。平居樂義與善、根器天植。兄累於貧、則割私產讓之。且所知鄔魯以田來質、逮魯疾革、出券燬焉。卒復經紀其塟。聞高世賢達所在、不計遠近寒暑、投贄納交。見後輩工一辭、属一行、亟稱屢歎、不但已也。人以是多之。然先生生不解俗間作生③事、時時獨好歌吟。所遇節序景物、離合欣戚、憤悒慶悼、懷古慨今、一寓之詩。家徒壁立、不以經意。一時名能詩者、吳下沈周、闕西孫一元、閩中鄭善夫、皆郵寄賡唱。遇佳風日、放浪湖山、流連親知、嘯咏忘返。好事家往往除館以待、先生紀之為五館記云。晚造陽明夫子、聞良知之說、幡然改曰、不爾、得稱人乎。悚然就弟子列、時年六十七矣。故所與游者羣咻色招之、先生但曰、吾從吾所好已爾。更號從吾道人。先生末復究心內典、忽若有悟、喟然歎曰、乃今客得歸矣。於是援匡廬故事、與聚糾諸緇俗同志結蓮社於海門精廬、遂又號白塔山人。嘉靖甲午某月日卒、塟以是年某月日。配康氏、繼莊氏。子男穀、鄉舉士。女二。孫男鹿鳴、鶴鳴。於戲、先生莪丈人行也、忘年友予餘三十年矣。吾見先生始專於詩、遺其家、甚難之。晚志於道、遺其詩、甚愧之。終入於佛、略焉自遺也。予愈益怪之、莫能窺已。覘乎聚之言曰、先生在先劫中殆業豢龍、氣相感召、近可遠、大可小、有可無、虛實相因、動靜相體、若有類焉。蓋先生學三變、歸於空、而自所謂吾者且見為妄矣、尚安事銘。予將安所銘、無寧試妄求之、亦恕妄應之耶。

銘曰、一顆蓮蕊、蝶化蟬蛻。吁嗟董翁、墓於是。

《明文海》卷四四二

蘿石翁傳　黃綰

蘿石翁者，不知為何人也。姓董氏，諱澐，字復宗，蘿石其別號也。其先汴人。始祖曰健，為宋武功大夫，扈從南渡，家於潡浦。其後曰仲真者，遷海寧之錢山。潡浦世肄戎習，其兄源長當往戍，蘿石請代之，遂復家潡浦。初學為詩，不解隨俗營生業，獨好吟咏。遇時序之更，風物之變，古跡奇蹤，幽岑遠壑，及夫人情世態之可歎可哀可駭可愕可慨可慶，一於詩以寓之。家徒四壁，一毫不入於心。時名能詩者，吳下沈周，關西孫一元，閩中鄭善夫，皆與遊。往來賡倡，遇佳辰，輒携親知蕩舟江湖，拖屐雲山，凌危履險，吟嘯忘返，放浪於形骸之外。凡所欲之，或衝風雪，或冒零雨，或乘夜月，雖豺虎交前，鬼魅伺途，衆不能從，亦獨行孤往，不顧。吳越好事家每懸榻伺之，乃紀為五館記。平居樂義好施，不計貲槖有無。凡貧則捐己產粥以給之。海寧衛指揮某人因貧不能赴京襲職，竭所有與之，以速其行。所知鄔魯者以田易值，易畢魯疾，亟出券燬焉。卒復紀其葬。每聞當世之賢人君子所在，不計寒暑遠近，輒投贄納交。見後生工一辭，勵一行，亟稱屢嘆不能已。晚聞陽明先生講良知之說，趨聽數日，乃悔曰，不爾可稱人乎。遂幡然就子弟列，時年六十七矣。舊所與遊聞皆笑之，但曰吾從吾所好而已。遂更號從吾道人，且讀內典，遂究心釋老，忽若有悟，乃喟然曰，今日客得歸矣。於是援廬山故事，與海門僧法聚者集諸緇俗結社寺之丈室，又號白塔山人。潡浦廢寺有鐘卧地，俗傳其靈異，乃募資樹樓以登之，甫訖工而疾，不起。屬纊之日，視日早晚，曰，吾其歸與。又口占一詩曰，我非污世中者儔，偶來七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污染，一道天泉月自流。遂瞑目。其子舉人穀以予與蘿石嘗有一日之雅，乃以九杞山人許台仲所為誌寄王宗範，請予為傳。乃叙而論曰，人各有志，品各不同，其事每不相為。然論世而考德者，必歸一之。其志其為，其品始定。若蘿石翁者，始嗜吟詩，習之垂老，晚乃執弟子禮於陽明

先生之門、欲為儒學、既而又逃釋老、遂以談世、吾誠不知其何志何為何品者也。雖然、就其所志而言、則離石者實可謂超然斯世、錙銖不入、樂善無求、其賢於人何如哉。

《明文海》卷三九七

楊黼墓誌 李元陽

楊黼、太和蠕溪村人也。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訓誨鄉里子弟、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口絕羶味。工書、善篆籀。人勸其入庠校應舉、必嘗有獲。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乎、畢竟何用。庭前有大桂樹、縛板其上、題曰桂樓、日夕偃仰其中、詠歌自得。嘗以方言著竹枝詞數千首、皆發明無極之旨。每出遊、遇林泉會意、輒連留不能去。然以父母在堂、不欲遠離、家雖貧、躬耕數畝以為養、親甘旨、但求親悅、不顧餘也。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悟道、因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曰、何往。曰、欲訪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但回、遇著某色衣履者、即是佛也。遂回、數日無所遇。暮夜至家叩門、其母聞聲喜甚、即披衾倒屣出戶、乃向來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用遠慕、因竭力以事親。不下桂樓、註䟽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摩皆小古篆作字、研滴既乾、欲下取水、研池已盈、不知其故、自是常然、人以為孝感所致。禿筆盈冢、作筆塚於西原、以瘞之、為銘以志、示不忍棄也。父母歿、為傭以營葬、葬畢、入雞足山、棲於羅漢壁之石窟十餘年。壽既八十、子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吾明日午時行矣。人見無恙不之信。以為戲言、時至誦偈而瞑。家人哭泣、既畢、子孫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熒熒、見其自外而入、大笑自稱名曰、楊黼先生今日事纔了也。家人驚呼曰、爹回來也。遂不見。蠕溪距城北約二十里、城中親友及素所往來之家、一時皆見其來、言笑如平生、而不知其已入棺一日矣。李子曰、昔邵康節先生將殯於伊川祖塋、自洛陽舉喪時、司馬溫公、二程、橫渠四先生在送、半塗棺墜蓋底、

空然無復有康節軀矣。此理何居，豈欲破世儒之執耶。不然，黃帝騎火龍上升，堯攀龍，舜沖舉，非吾儒之祖宗乎。予小子何足以識此，竊因蟠溪先生而有感焉，故為之立傳。

《明文海》卷四四一

李子長墓銘 雷船

甘學曰：世道日下，世利交征，挾寸能片長者罔弗投合於時。黠智守分，篤志尚友於古者無幾。抱真李子孔脩子長，少從白沙游，飄然鶴思，不伍於世，破廬薄產，疏食不繼，未嘗作皺眉狀。作詩寫字，不履律於前，自為一家。或觀覜山水間，歸而閱之，見者爭愛而酬之。曰：李子長盡云。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還。近廿年足不越城闕，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云。間出廬戶，則遠近環視以為奇物。今年病卒，無子。學又曰：惟孔脩有古之林逋、魏野、种放、孺子、雲卿之風。誠皇明一代之高士。於是憲使李子廣少參王崇教聞學之言，皆高李子長之風，遣貲以經治其塋。謹按李孔脩子長行履，世人稱述多過其實，今據其可傳信者如左。李子長有庶母，父沒，母改適民家，誣訟子長。沒奪其產，縣官繫鞫之，子長無言，抑迫之，輸供，操筆供曰：母告委是情真。縣官疑之，為之覆鞫，得其情，乃知其賢，禮敬之。世人由是誚子長曰癡。漢云：李子長少年輸粮於縣官，縣官異其容止，詢姓名，不答，惟一拱手。縣官叱曰：何物百姓，乃爾拱手耶。呵之退，又再拱手，縣官怒，笞之五，竟無言以出。白沙先生知之，戲之詩曰：如何叉兩手，剛被縣官笞。蓋實錄云。李子長少游白沙之門，白沙先生抗節振世之志，子長獨得其傳。若東所張詡、葵山謝祐，皆於師門無玷云。是故子長之詩曰：月明海上開樽酒，花影船頭落釣簑。白沙先生亟稱之，曰：後廿年，恐子長無此句云。謝祐之詩曰：活水引龍歸，后洞古松棲鶴上高枝。志嘉遯也。又曰：看花得意流連舞，坐竹隨陰次第移。言自得也。東所之詩曰：人才似寶真堪惜，宇宙如家合要扶。

全仁之量也。孔脩於東所葵山為久要云。或問於陳秉常庸曰、子長廢人、有諸。秉常曰如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蓋秉常與子長同師白沙、故相知信如此。君子以為知言。後學霍韜不能加片言、惟為之銘曰、

嗚呼子長、去矣子長、逝矣子長、後世於何望。古風子長古節子長、逝矣子長、後世於何藏。古貌子長古心子長子長逝矣、後世於何坊。

《明文海》卷四四一

李孔脩傳

順德縣志

李孔脩者、大良人也、字子長、自號抱真子。僑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迹闤闠、人不識也。張詡識之、則薦孔脩及[illegible]人、于其師陳獻章。獻章曰、陳踏市隱不過陳無已、黃廷堅市儒耳。雲谷老人、李孔脩、非廷實安知吾郡二士。雲谷老不得見、孔脩少年如廷實、非倪首當世人也。往來之便、庶接其論、以信廷實知人善取友。廷實、詡字。於是孔脩往師獻章、獻章亟稱之、名由此益賢。孔脩嘗輸糧于縣、縣令異其容止、問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拱手耶。再拱手、令怒笞之五、竟無言而出。有庶母、父沒改適、誣孔脩奪其產。縣令鞫之、孔脩操筆置對曰、母言是也。縣令疑焉、徐得其情、乃大禮敬孔脩、由此人皆駭孔脩矣。澈廬濟產、蔬食不繼、未嘗一顰其眉。詩字不履前人、自為戶牖。或觀山水、歸而圖之、見者爭愛而酬之金、曰子長畫。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違。二十年不入城闕、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間出廬戶、則遠近圍視、以為奇物云。吳廷舉由粵令歷藩臬、在粵最久、與孔脩為布衣交。兩人高風雅塵埃之表、粵人常道之、此兩人亦相成也。孔脩卒、無

子、憲使李中少叅王崇致經紀其喪。尚書霍韜銘之，西樵山西樵人祭社以孔脩配。孔脩貧，其姓不聞，世人不志之事，參附之孔脩。然其人可觀矣。霍韜志其墓曰：白少抗節振世之志，惟子長、張詡、謝佑不失。或問子長廢人，有諸。陳庸曰：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庸與子長同師，故相信如此。君子以爲知言。東莞祁衍曾過其墓詩：不見高人李抱眞，清風巢許必爲鄰。茂時依然村翁事，芳草淒淒又一春。

《國朝獻徵録》卷一一四

校記

①喆：《明文海》卷三八七作「諧」。

②下上：右引書作「上下」。

③作生：《雲村集》卷一二作「生作」。

明儒碑傳集卷二十四

李承芳　楊廉　張吉　潘府
蔡清

大理寺副東嶠先生行狀　李承箕

吾兄資禀高、生七月、以筯畫灰上作土地兩字。見蒼蠅溺甕酒中、以杖拯之。人問之、曰、此其地也、使其在盤盂則擲之矣。方九歲、伯父酒豪公常坐之膝上、謂之曰、鄉人孔御史每愛誦衣紫腰金拜彩堂、今驗矣、兒能如是乎。對曰、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兒愛此耳。當是時年十四、聞者異之。稍長、游邑庠、先生長者見所行與言、愛且敬之。有喇嘛僧進貢經嘉魚、數十人晝夜坐宿縣廳、勒索銀米、縣官不敢誰何。召諸生諭之。喇嘛僧持刀梃亂擊、諸生皆逸。兄被執、欲使跪其主僧、兄曰、以遠人而敢於侮王官、托進貢而使公家有無益之費、廪餼外勒要官錢、違法固如是乎。喇嘛僧懼、即去之。提學副使莆陽嚴公泩者性嚴刻、議論好異、試科卷文字、披其卷曰、楊文定公、解學士不足多也。欲使教諸司子弟、兄曰、不可、吾不能以科舉文字為人師。聞者不樂。惡先儒註脚、以為破裂聖經、聞者皆嫉之矣。其言曰、夫詩書者、吾道之迹而已矣、必得知道者以為之師。師於是而授人以詩書、則詩書於人庶乎其有益也。使徒事詩書、亦末焉耳。古之時此學校也、後世亦此學校也。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學者為君子、今之學者為小人也。豈學校之罪哉。予觀近代以來、害天下之人心者、莫甚於學宮。害天下之士習者、莫甚於科舉。率天下士類為惡而無所紀極者、莫甚於學官。必將天下學宮學官一切而廢去之、惟天下之守令擇天下有道德之人以為之、於郡邑之內求老師宿儒而為之、一鄉之善士則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則師其一國。凡士子之所習者、六德六行六藝以立其本、經書以擴其用、而經書則惟原文而已。至於力田畝及錢穀兵甲律令之屬、而皆一一究極之、而可施之實用焉。守令各詣其所會

之地、卑躬盡禮而訪問之。其道成德就者則舉之。夫舉
而用不用、則在執天下之政者之責也。然士之道成德
就者、用則行、不用則藏之、亦不可以在外者為欣戚也。
有司惟知舉賢才、士惟知守道、實惟相得之、他非所計。
由郡邑而達之國、由國而達之天下、斯可矣。年三十有
七領鄉薦、四十一歲登進士。西涯先生謂之曰、子盍與
錢與謙謁閣老徐先生乎。兄對曰、吾恐張師德之見薄
於王旦矣。廷試榜出、與謙及第、兄列名同進士出身、拜
大理評事。三年陞寺副、慨然曰、權不能救人之死生、才
不能識時之變、正身不能應時之俯仰、負此官矣。其言
曰、尚世之達官理得而勢順、勢順而事從、官則易矣。中
世之達官、迹徇而理窒、理窒而事逆、無怪其勢之難矣。
勢同而理同、理達而官易、惟今時則然也。評事之職、古
之士師也、今之所伍諫官也、刑可評也、事可言也。評事
之職也、今之刑罰也不中、時事之得失亦多矣。三年之
淹、亦何所為。評事之難為也、謂評事之難為、若呂黎所

謂丞之難為也。夫心與事一則專、二則雜。專則成、雜則
敗、理固然矣。舉官者人也、集事者官也。官不負人、人常
負其官。人負其官、官則廢其事、吾見亦多矣。即以疾歸、
予嘗築釣臺於村庄黃公山、至是兄奉母太孺人居之、
徜徉臺上、或兄倡而弟和之、或弟倡而兄和之、歌以侑
親歡。家固貧窮甚、每歲貸食於人、雖菜羹麥飯每絕之、
了無悔意。或勸之復仕、曰、子素無作官才、非敢要譽以
薄世也。湖西義學、十四世祖宗儒所建、歲久傾圮、與族
人修葺之、將以教來學者。又有六世祖墓見侵於蒲城
隣封人、予嘗告白沙陳先生。先生曰、必訟之官。兄曰、貧
者自古無托心之助、富者忽然有傾蓋之知、予不能忍
訟之憲司、而華亭韓公謂人家五世祖墓不該修曲歸
我李氏、予甚愧兄能先事覺微也。辛酉之冬十月、太孺
人卒、兄徒步經營葬事、冒寒多飢苦、竟以枯羸不起、為
壬戌五月二十二日、距其生年景泰庚午、才五十有三。
兄性達、見人有飢寒色、多少盡與、已之常索啜水、無毫

髮後日計較也。成化十四十五年，湖廣既澇復旱，餓死道路者相枕藉，乃作為歌謠數十首。當道聞之，大發賑貸，存活頗多。二十三年及弘治元年大旱，自貸邑人穀百餘斛以贍族人，不能還，既而其人適以輸歲辦物料之京，兄一一償之。兄名承芳，字茂卿，別號東嶠居士。十七世祖名璠，自南唐時居嘉。五世祖名遠，仕元為譯史。曾祖名煥，洪武間舉西蜀鹽課大使。祖善，教諭，叔珙，咸以叙父官，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祖母熊氏，祖母童氏，俱贈太淑人。父阜，號鷗賓，不仕，以兄官贈大理評事。母鄧氏，封太孺人。娶同邑古氏，封孺人，先七年卒。子二人，肇、啟。女三人，魯思進、周爽、袁襲，婿也。繼蕪湖嚴氏，一子璣，以卒之年臘月，塟兄於蒲圻烏石湖旁。

《明文海》卷四四〇

明故大理寺副東嶠先生李君墓誌銘　楊循吉

往年予再官禮曹，居京師，大理評事嘉魚李君實為之友。君清介絶俗，不屑事事，與人言未嘗不期於將退。予別君歸之三年，君果遂以病謝官去。時其弟鄉貢進士世卿方築釣臺於黃公之山而不出，遂從居焉。君歿，既塟，未有銘。世卿求君之遊於門者吏部侍郎王公，將為之銘。公在疚，以屬予，敢書其一二大者以為叙，而後銘。君諱承芳，字茂卿。五世祖遠，為譯史。曾祖煥，仕洪武中為四川鹽課大使。祖善，珙縣教諭，皆皇贈都察院副都御史。父阜，贈大理寺評事。君自幼穎敏，強於學，出言論即侃侃驚人。其後通經史，泛及百家，為文章典贍有法，遂知名荆楚間。年三十有七，領鄉薦，四十一登進士第，既授官，素貧，無鮮衣良馬，儉約如儒生時。性高慵，不喜羈束。旦日入寺習唯諾趨走，退據案執筆署銜尾，還邸破屋寒冽，煮蔬飯糲，或出逐人事無少休，用是無一日快意。其歸計遂決，嘗謂予曰：吾得俸錢足三十緡可津而南矣。居三年，陞副於右寺，志少就，乃老。君平生讀經書，每謂聖言簡大，後世訓詁繁文牽合，不槩於道，道由是益翳，遂奮然著論斥其非，往往見於述作間。聞者羣

訶衆詆，至大罵，君不為改。惟一二好古者信其言，以為然然。君以是取譏，亦以是自立，真有志力人也。歸五年屢空，兄弟相對談心焉。弘治壬戌五月二十二日，君卒，年五十三。前配孺人石氏，生男二人，長曰肇，次曰除。女三人，婿曾思進、周奭、袁褒。後配嚴氏，一男曰瑗。世卿以卒之年臘月葬君於蒲圻烏石湖之旁。明年始克治銘事，將啟其前而納焉。葬速，不得備物，權於禮也。君天性孝友，與人交尤篤信義，其論治道以教化為本，立論高古，非拘拘者。而世卿蹈奇節尤甚，至是實以其二子來，其名曰李整、李教，蓋浮江千里，其一家之樹誼若此。銘曰：

可尚也已，緊斯人之賢兮。既顯兮，維時治平。有邱而掩兮，吁嗟先生。

《明文海》卷四四二

李評事傳 石珤

李承芳字茂卿，湖廣嘉魚人也。與弟承箕俱好古博學有名。每慕陳白沙公甫，不遠千里，攀涉嶺海往從之游。既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非其志，居二歲，以病乞歸，親力耕播，與漁父牧豎樂數晨夕。或過客訪之，便蓑笠相見。又數歲卒。承芳心貌並古，為歌詩亦奇麗。議論古今人物，每不主故常，務在與世抗。遂短誚朱子註疏，以為拘縛後學，至詆為罪人。又性頗耽佛，嘗與客登西山，遣路僧設供，便解帶與之，近行怪也。至其居家清素，與朋友交誠慤不阿，言動佩服任真簡古，過人甚遠。獨疾末俗婾婀、矯枉過直云[1]。

《明文海》卷三九七

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恪楊公廉行狀　　孫存

公諱廉、字方震、姓楊氏、號月湖、一號畏軒。世家豫章之豐城。曾祖諱德義。祖諱行素、累贈南京禮部尚書。父諱崇、號復菴、仕終永州知府、累贈南京禮部尚書。母劉氏、累贈夫人。公幼穎悟絶倫、書過目即了大義。復菴公嘗学於康齋先生之高弟彭九韶、其在桂林、携公就学、不令作無益詩文與見異端書。每令熟讀小学、大學、論、孟、中庸、故公之學得於性理者自家庭始。長游邑庠、人咸器之。成化丁酉、舉鄉試第一。戊戌下第、築室城南、授徒講學。復菴大書時習二字題其堂以示警。丙午、修縣志成。丁未、魁會試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謝病家居。庚戌、除南京戶科給事中、奏行後湖查冊法與部參伍籍、究根源、弊盡革。辛亥秋、地震、劾用事大臣、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石講大學衍義、時論韙之。兵部議洪武永樂年間黃冊、公奏彼年黃冊不全、暴之天下、吏緣為奸、但實查軍匠根源冊之祖也。乞添造冊庫、使稱架薄堆、以便揭查。疏、制曰可。壬子秋、上六事。一、經筵停罷時月、令講官更直、以俟召問。二、詔用言事論官、不當限科道拘年月。三、治蘇浙水患、停織造。四、取恬退林下之人曾經薦舉者。五、刪法司條例。六、災異策免大臣。未總言。凡大政宜召大臣面議、科道官隨入駁正。癸丑夏、論吏部尚書王恕被誣、　朝廷宜斥遠讒邪、優禮大臣。且言公卿中不可無恕。冬、丁劉夫人憂。丙辰、復除刑科。冬、上章請祠祀文清公薛瑄、及取讀書錄時國學以教諸生、刊布天下。有旨准行。丁巳春、上章論經筵日講為格心之學、宜以一暴十寒為戒。戊午春、改南京兵科、便迎養。復菴公不欲往、乃移祿歸養。冬、兩上章論黜陟、請布政使周瑛、按察使周孟中、僉事王鴻儒、知府張吉、知州王雲鳳、俱政績有聲、宜照天順例賜楮幣、宴禮部、破格陞擢、以收才望。己未春、應詔陳四事、其二事申明日講衍義、刪正條例前議。其三均節力役、謂濟寧、沛縣之間宜增立夫廠。四、申明祀典、請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居漢唐諸人之上。夏、上章論獄事、乞敘復楊茂元、盛應期。秋、西北有警、陳言邊務三事。冬、闕里災、上章謂宜趣廟宇一新、更立木主、以華夷敵及大成二字僭踰之語於謚法不合。庚申夏、上章乞蚤用周瑛、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璘。秋、大同有警、陳言六事。尋陞南京光祿寺少卿。

閩羅張半方濱何之上此可理也

書張天棋監司竹監衆家不食筍十二字於屏。辛酉
秋入賀千秋節。陳言輔導元良，謂　皇太子講讀須
先大學，次論孟，而後及中庸、尚書。屬對作文，非帝王
之學，其於格致誠正之功有妨。乞於翰林官僚選其
年齒最少、性行端謹者二三人，日與　皇太子遊處，
爲傅德保身之助。甲子秋，主浙江鄉試，得人最多。丙
寅，再乞休，未允。丁卯春，陞南京太僕少卿。己巳春，復
替君卒。赴京領勘合，乞致仕，吏部以學行奏留。辛未
秋，釋服，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冬，陞順天府尹。嘗書
公移簿曰：爾當時司兩州縣，取民無制，不恤民隱，每
羨周恂如、韓永熙立法之善，今當局諸君如何。又書
晉陶侃、唐劉宴事於壁，扁公署後堂曰希包，爲文記
之。癸酉，咸寧侯仇鉞、太監張永、都督白玉相繼奉命
出征，車輛銀動以數千兩。公以水旱蝗災，不派於民，
止借大興遞運所餘銀供之，仍奏免派補，紓急以濟，
而民莫知爲之者。又奏免夏稅一萬七千餘石，令農
民改撥者納銀備賑，請託亦因以已。凡值鄉會二試、
華鋪戶和買之害，免器皿借辦之擾，皆官給之。凡徵
稅則例、鄉飲儀節，悉加裁定。工部題准天下吏農所
納銀兩類解本部，補作正德八年原派物料。公速解

補之後，清寧宮災，送變初議盡取前銀以給[illegible]造，惟
順天得免。本府收閘例等銀一十二萬兩，舊復秄過
轉解。公立法，銀非五十兩之外不得作二錠，類解之
時，但積算見數而已。甲戌春，應詔極言，主上當一於
主敬以脩人事，以弭天變。奏入，留中。各屬歲辦無定
額，公作底簿，弊無所容。昌平縣歲辦不前，奏欲陞州，
轄密雲、順義、懷柔三縣。三縣復奏不堪，事下公議，乃
均車輛十分之四於三縣，使不致偏重；蘇各官馬夫
之銀於均徭，使不得多取；定陵戶貧富撥補之法，使
不得影射。俱著於令。乙亥春，畫太極圖於府庠北壁，
且著太極圖記以迪諸生。陞南京禮部右侍郎。秋，地
震，上章言上下交修之道，又論太廟祭祀。己卯春，上
章論巡幸，著南京工部事繁雜，著令官舉要一老。冬，
聖駕幸南京，有旨百官並戎服。公奏諸臣僚冠服宜
如朝儀，更請謁太廟，俱從之。自亥至巳，凡五乞休，俱
承溫旨勉留。　今上登極，用廷臣薦，陞南京禮部尚
書。進太學衍義節略，上以忠愛答之。是歲再乞休，雖
優旨未允，眷注方隆，而公引年益力。　上曰：卿才行
老成，譽望素著，新政之初，方膺委任，累疏乞休，情辭
懇切，特允所請。寫勅給驛還鄉，有司月給米三石，歲

撥人夫四名應用。茲歸其願痺保和、以茂膺壽考。著書樂道、以潤色太平。公感激泣下。歸乃扁其廳曰願保堂、杜門謝事、惟讀書教子而已。居官及懸車、終日手不釋卷。嘗聞晦菴劉公語人曰、在仕途肯讀書究理、惟揚方震、蔡介夫耳。見素林公薦公堪以輔導東宮。舉人劉君教謂公在諫垣、章奏剴切、南科年來董如九、罷大吕、以有公也。林希元謂公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氏、低昂漢唐。介、溪嚴公謂公與積實踐而不事文具、潛心當世之務而不爲空言。高吾陳公謂公天分極高、雖於書無所不讀、然居敬窮理、精思力踐、則惟程朱之學爲準。故發於詩文、因肆辯博、充然有餘、莊嚴簡勁、確乎不惑。河東之後、惟先生焉。間齋汪公謂公爲伊洛之學、居敬窮理、老而弗懈。爲文章必根於六經、而多所自得。於天下事靡不究心、生民利害之源、吏治得失之故、制禮作樂之要、律曆算數之賾、具有本末。東山劉公謂公詩文非但筆力追古作、而議論皆有本源、有關名教、自當名家。皆確論也。公天性孝友、事親以養志爲孝、待弟姪如手足、於伯兄寬齋友愛尤篤。家居終日、萃聚坐話、多至夜分、祁寒盛暑不輟也。雅尚恬靜、不逐時好、位升入座、淡朴如韋布時。素不嗜酒、對客亦從容而罷。自處雖剛肅、望之凜然、及至接人、則從容和氣、雖少長皆使可親就。人在患難中者、尤加悶恤。癸丑大札、有舉子旅白下者數病、公朝夕往視。及不藥、具衣棺殯斂如禮、其子姓世講不忘。與人講學、旁引曲證、務令得聖賢指歸。初爲詩文、出入古名家、久之自成機軸。鄉舉後、四書五經之外、雖諸子百家無不折衷其說、而一意程朱之書、晝誦夜思、至忘寢食。少未安、反復根求、必至於是而後已。大要以敬爲主、直欲體之身心而見之行事焉。迨尹京兆、灾傷洊至、民不聊生、人咸爲公難之。公左提右挈、纖悉畢舉、其所罷行不獨可以濟畿內一時之急、實可以布之久遠焉者。癸酉冬、存北上、陽明王先生附書抵公、稱爲君子有用之學者以此。平生著述有月湖稿七卷、奏議、劄記、家規、新增伊洛淵源錄、先天後天圖學考證、太極圖纂要分類、程氏遺書外書、二程年表、西銘旁通、皇極經世啓鑰、象山語類、洪範纂要、深衣纂要、大學衍義節略一卷、頗有發明於志道者。皇明台臣言行錄、皇明理學名臣言行錄各一部、皆有補於據德者。禮樂書選註、風雅源流、唐詩詠史絕句、白沙定山詩星略、算

學發明、纂算舉例、醫學舉要、明醫錄各一卷、皆有裨於游藝者。嘉靖甲申九月、存自贛奔先人雙泉君喪、謁公表墓時已病、猶力爲之。其表曰、有本有末、政教兼舉。又曰、惟知正己、不爲詭隨。其所許者、皆所自得者也。亦徵其雖病而神定矣。明年乙酉春正月、存復有所請、公答之刺、末自謂病作甚、不能作書、至亮之二字則若筆敗、然此殆絕筆也。存得之、悲公且不作矣。三月、公疾劇、寬齋亦病、猶問慰不輟。迨寬齋卒、公不食不言者已五日、公冢子畋等不令知之。忽有聞、遂淚下、痛呼諸子亟往治其喪、禮謂吾尚無恙也。越十有三日、畋等泣請後事、乃徐言曰、汝輩讀書修行、毋玷前人、没後恤典、自有聖制公論在。行狀託孫性甫、銘表請於羅整菴、費鵞湖也。言訖而逝。距生景泰八年八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是日黄霧四塞、人異之。高吾公方巡撫江西、與御史蔡公鉞具以訃聞、上悼痛、遣工部司務范廷儀營葬、命江西布政司右叅政馮公訓諭祭二壇、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國朝獻徵録》卷三六

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謚文恪月湖先生楊公墓誌銘　羅欽順

國朝士夫留心理學者、蓋往往有之。以余所聞、若河津薛文清公、崇仁吴聘君、安仁胡敬齋、所見若蘭溪章文懿公、晋江蔡虛齋、豊城楊文恪公、則君子之論皆無間然者也。文恪公之學、開端用力、得之其父復菴先生、復菴師胡先生九韶、胡之師即聘君也、淵源固有所自。若夫旁搜博取、窮深反約、則公所自得爲多。其平居之應酬、立朝之議論、篇章之著述、政事之敷施、大抵自其學術中出、可謂名實相副者矣。乃今已矣。公諱廉、字方震、號月湖、一號畏軒、姓楊氏、世家豊城邑中。曾祖諱德義、祖諱行素、父諱崇仕、終永州知府、復菴其號也。以公貴、祖父俱贈南京禮部尚書。祖妣某氏、妣劉氏、俱贈夫人。公自幼頴悟過人、成化丁酉、以邑庠生中鄉試第一。丁未會試第三、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移疾家居。庚戌、授南京户科給事中。丙辰、内艱。服闋、改刑科。

戊午、以便養請改南京兵科。初管復湖黃冊、即奏行清查法、請與戶部委官、各行回報、以相參對。由是所查戶籍無弗實者。兵部議謄洪武永樂年間冊、公奏言年遠冊或不完、暴之天下、姦且日滋、非便。然遠年之冊誠戶籍根源、宜添造冊庫、稀架疏堆、以便揭查晒涼。從之。公志切匡時、以經筵講學為出治之本、疏每上、必懇懇致意。嘗因地震劾奏用事大臣、首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講、講讀書宜用大學衍義。時論韙之。吏部尚書王恕被譴、力言公卿中不可無恕、所宜優禮、請斥遠讒邪、無為所惑。楊茂元、盛應期因事獲譴、亟奏乞敘復。他所論薦如周瑛、周孟中、王鴻儒、張吉、王雲鳳、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璘等、皆有時名。屢上時政便宜凡十數事、又兩因邊鎮有警、陳言備禦數事、朝廷采用幾盡。又嘗論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右漢唐諸儒。又因闕里重新、請更立木主、以革俗陋、偶未及用、識者惜之。庚申、陞南京光祿少卿。嘗入賀千秋節、陳言輔

道元良、其說尤備。閱考淛藩鄉試、得士為多。丁卯、陞南京太僕少卿。儀遭外艱、服除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前此軍民投狀或寢不行、公謂政主於通、不宜任情行止、悉分送所司、仍存其底備考。壬申冬、陞順天府尹。北人犯邊、命將出師者再、所須車輛約費銀數千兩、公以水旱連年、根本宜慮、力言於兵部、移大興通運所餘銀以給之。仍奏免派補。又奏免夏稅一萬七千餘石、又令農民改撥者量入貲為賑濟備、民甚賴之。慮各屬巧取民財、每歲辦創作底簿、具載其都數撒數、使上下通曉、無能為奸。凡徵稅則例、鄉飲儀節、悉加裁定。遇鄉會二試、所需悉從官給、盡革和買借辦之擾。府收例銀前後幾二十萬、公立法簡而有制、類皆妥便、且絕侵欺。昌平縣以歲辦不前、奏准陞州、請轄密雲、順義、懷柔三縣。三縣復奏不堪。事下公議、乃均車輛十之六於三縣、使州無偏重。猶各官馬夫銀於均徭、使不得多取。定陵戶貧富撥補之法、使不得影射。皆著為令。公名素高、人或疑其

用及是見其施設優裕計皆經久相與信服翕然乙亥春陞南京禮部右侍郎疏論文修論廟祀論巡遊語皆切至駕臨舊都即奏言臣僚冠服當如朝儀又請太廟皆得俞旨今上登極用廷薦陞尚書首進大學衍義節畧有旨褒答又申論大禮以堅上意諸卿佐皆附名焉前後凡八疏乞休癸未春求去益力上察其情詞懇切特允所請賜勅給驛月廩輿夫皆從優典公歸則取勅中語扁其堂曰頤保杜門却掃縉紳益歸重焉乙酉三月十三日以疾卒於正寢其生景泰壬申八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巡撫都御史陳公洪謨以聞上嗟悼贈太子少保賜謚文恪遣官諭祭者再并治塋域以丙戌十二月二十二日葬邑東銅湖之原東向公配贈夫人陳氏前卒至是遷祔子男三長畋邑庠生次敀峽州判官俱貳室程出次敓邑庠生女一適國子生丁森俱貳室黄出孫男一女四公事親篤於養志間嘗移禄以具甘旨其自奉蓋甚薄也敬事伯父友愛諸弟姪始終無間清約嚴重望之凜然就之則言溫氣和有足感發人者愛人好士一出於誠意士有同郡者數輩病於逆旅日往存問或不禄殯殮皆覩泣之自初下第歸及任且顯從遊者日益衆每欣然爲之講說旁引曲諭務令得聖賢指歸乃已平生所著有文集六十卷劄記三卷奏議四卷家規一卷皆其精華所述有新增伊洛淵源録先天後天圖學考證太極圖纂要分類程氏遺書二程年表西銘旁通皇極經世啟鑰象山語類洪範纂要禮樂書皇朝名臣言行録皇朝理學名臣言行録選註風雅源流唐詩詠史絶句白沙定山詩星畧筭學發明綴筭舉例醫學舉要名醫録凡二十餘種初公疾且甚遺言諸子銘我必羅整菴及卜葬得日甚邇至是其季敓始克以公命來告欽順於公有世契交久適厚其敢以淺陋弗稱辭行狀乃公門人孫荆州存所述既詳且信是誠得所據矣惜不能盡書也銘曰

學以為己惟明與誠惟聖有謨詒我法程明必無疑

誠必無僞。仰止聖賢、庶幾可止。卓哉文恪、博極羣書。既探其蘊、爰握其樞。篤信力行、隱顯一視。有煜其光、文章政事。事君惟敬、非道弗陳。臨民惟簡、大小歸仁。典禮留都、公則既老。嗜不知公、用公不早。平生著述、其書滿家。衛道之嚴、毫髮敢差。生爲醇儒、没承顯謚。玄室有銘、徵於百世。

《明文海》卷四四二

貴州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張公吉神道碑

楊廉

正德戊寅九月甲寅、貴州左布政使張公卒於里第。其子偰以是年冬十二月乙酉、既葬大事、復自爲狀、并以書抵南京、屬廉揭諸神道之碑。竊謂此學自宋儒大明之後、泯至于今、中間或顯或晦。然顯之日恒少、而晦之日恒多、有志於斯道者、可勝歎耶。近年如吾党修潛心篤志、惟日孳孳、以至於老、斯人豈易得哉。公生有美質、四五歲聞父母之命、即不敢違。謂之故事、輒記不忘。比長、耻同流俗、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初從郭先生學、見諸生皆捨經傳以習舉經義、語士曾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道如此、豈聖人之言、亦有當去取者耶。遂歸而屏絶人事、力取諸經及宋儒諸書讀之。既見大意、喟然歎曰、道在是矣。於是發自奮厲、以窮理致知爲務、體之於身、驗之於心、朝斯夕斯、略無懈惰。在庠序、爲異己者所嫉、惟教諭鄒重光爲之延譽、提學夏止軒寅常舉以勵諸生。成化丁酉魁鄉薦、辛丑登進士。明年、除工部營繕司主事。搜訪宿弊、滌而新之。時左道李孜省致位禮部侍郎、妖佞縱恣、以符水進。乙巳元旦、星隕有聲、詔求直

言、公上疏勸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疏劾二
人之罪。疏入、其黨擠摭公過不可得。踰月、諷吏部尚
書尹公旻遠貶景東通判。時道遠甚急、故舊無送者、
所携圖書數卷、僮僕數人而已。景東處西南極邊、其
民部落土官陶氏世握郡章、一仍其俗。公至、下令率
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民以事至庭、諄諄曉諭、使
歸相告語。有不法者、亦必薄示其罰、約無再犯。陶裕
見公空橐、且無室家、謀爲置妾、不聽。以銀器數事爲
饋、一無所受。已而遣子傑來學、傑聞教即能善事其
父。遇母忌日、或强以酒肉、即走避之。夷民由是信服、
漸知中州之化。既解之書、手録諸經章句、令讀誦其
中。取聖賢教人修身爲己之要、慎獨、窮理、改過、求仁、
作爲四箴、寘座右自勵。在郡四年、檄走蒙理、咸是者
半之。　孝廟御極、覃恩轉肇慶同知。肇慶當梧下
流、頻年苦澇。公相其地曰、是可以隄。同列不以爲然、
公獨以身任之。發民就役、皆不令而集。隄亘三縣、當
水暴漲、削乘小舟以視。衆莫測其至、嘗夜雨不止、憂
形於色、坐以待旦。經營勞瘁、歷三載而後成。復爲竇
以殺衝決之勢、民至今以公姓姓竇、以公號號隄。庚
戌、　孝廟追念母后、欲推恩所自、特遣使咨訪。時有

冒椒房親者、公躬詣其地、得其實以聞。辛亥、都御史
秦公紘爲總兵柳共所誣、逮赴詔獄、公爲疏曲直、秦
卒得白。壬子、進表闕下、吏部尚書王公恕素知公、部
見待以殊禮、欲處以提學之職、公力辭之。癸丑、轉梧
州知府。梧州乃兩廣鎮巡開府建節之地、諸司受約
束而至者輪蹄交錯、殆無虚日、供帳館穀不勝其繁、
民多四徙、不樂土著。公至、凡百節損、尤是榷鹽之利
盡歸于守、至是出以佐費、復推其餘修壇壝、廣學舍。
凡不均之徭、皆釐正之。於是民之徙者舉相率而歸
矣。暇日躬課諸生、爲講說聖賢大學之道、使人知所
旨歸。尤嚴於丁祭、廟樂廢壞、嘗是樂師呂慶、顧聚諸
生習之。至於將事、卜牲之外、徵而蔬韭、皆一一徧視、
觀者竦然生敬。戊申、考績入京、凡贄見當路、惟所刻
先儒學範、聽庵詩略等書。尤謹於投刺、如一時所尚
細書稱謂、皆恥爲之。其見忤於人亦多坐此。庚申、轉
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申敕令、嚴武備、察奸吏、擇
將領、次第兼舉、推誠御下。其教士以射、則懸金爲的、
中者與之。又以意創駕弩、銃、偏架弩、倣种世衡教射
青澗及韓世忠製克敵弓之法。府公於賊深求其故、
以所轄沿江山川盤結、林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

爪以示其藏伏之所。又以賊恃藥弩中者必死、厚募諳藥多置捄解、重賞間諜、邀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二賊相爲犄角、而東賊憬悍尤甚、遂併力於東。數月之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戢。府江以寧。癸亥、考績入京、有更張公法者、賊復乘時而起。鎮巡以聞、詔促還任。　孝廟賓天、　今上嗣位、值北虜孔熾、條陳便宜上之。時有旨下廣西收弩手及弩弓、復上疏進正心之說。會與地方用事大臣不合、引疾求去未允。正德改元、轉本司按察使。明年、轉山東右布政使。時吏部尚書許公進知公、每遇延撫員缺、輒以公名上之。雖　中旨屢寢、而所請益力。或曰非善處公也。許公曰某賢而淹、吾盡吾之職耳。已轉廣西左布政使。二月、發濟南、舟中讀象山語錄、作陸學訂疑。會召驛還京、將處以重任、竟爲逆瑾所沮。先是瑾作威福、惡公不屈節求賂、復不與、常以語人。希瑾意者嗾布政使車某誣以非罪、又權璫修禁鈔之怨、褫兩官、除兩浙鹽運使。瑾伏誅、會吏部尚書楊公一清初柄用、欲收人望、轉公河南參政、復更廣西。壬申、轉湖廣按察使。癸酉、轉貴州左布政使、未赴、輿疾歸第、乞休。楊公終不舍公、復奏病痊起用、而公竟不出

矣。公深沈不露、天下之人不能盡知。其有知之、信之必篤。其在吏部、考功郎中某薦之爲知府、爲副使、都御史閔公珪、鄧公廷瓚、劉公大夏薦之、丘御史天祐薦之、劉公復舉以自代。數年家居、張御史叔安、范御史輅復薦之。公諱喆字克修、號聚齋、一曰古城。世爲餘干人。曾祖諱復祈、祖諱逸安、父諱時昊、贈中憲大夫。母舒氏、贈恭人。公事中憲公、舒恭人油油翼翼。丁外內艱、哀毀踰節、葬祭一稽古禮、兄弟急委曲承順。嘗謂禮之大體有四、其冠婚喪三者可守、惟祭禮煞用斟酌。其行於家最密、務當鄉里化之。居常無甚異、及變故之來、利害之際、則惟義是從、無所疑懼。家常飲食過二味、必徹其一。所御布袍、雖素經游綴、弗棄也。戒諸子一以節儉、訓之讀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謂學者不讀五經、鳴事便覺空疎。至於應年就試、大爲不可、以將方進取、乃爾則他日事君可知矣。居官三十三年、在朝僅僅二載、雖兩遂久處、淳鄉皆人所不堪者。審歲微偏於剛、中年克養弘務。病且革、勿旦必正衣冠端坐、倦則隱几假寐。愛　君憂國之心、老而彌篤。未終前三日、聞御有自北還者、猶力疾詢來輿所在。將瞑目、不能言、復索故衣以示當易、易畢而

逝。生於景泰辛未正月壬子，至是享年六十有八矣。所著述有古城集、貞觀小斷、名佛學論、陸學訂疑，皆是也。嘗擇取胡敬齋居仁居業録集之，謂之要語。

《國朝獻徵録》卷一〇三

太常寺少卿蒲府傳　實録

太常寺少卿蒲府，浙江上虞人。以進士仕，至提學副使，乞終養，遂不起。後以薦陞太僕寺少卿，改太常寺少卿致仕。嘉靖五年六月癸酉卒。府性至孝，嘗疏請行三年之喪。又上聖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居家有篤行，好著述，鄉評重之。巡按御史蒲攸為請乞祭葬，禮部覆言四品文臣例有祭無葬。上以府孝行可嘉，特令有司量與營葬。

《國朝獻徵録》卷七〇

中順大夫南京國子祭酒晉江虛齋蔡先生清墓碑　林俊

虛齋蔡提學按察副使歸晉江也，上起以為國子祭酒，居之南京。命未至，卒，正德戊辰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噫，今亡矣。先生諱清，字介夫，蔡出惠安東林舊望。遠處士惠遷晉江，傳貢士祥，傳潤，傳封稽勳主事翁允元，傳先生。骨脆骨立，而警悟絶人。髮就總，盡屈其師。裒粒數百里，從三山林憲副玭學易，得其肯綮。②成化丁酉發解首、③又三年取進士，以疾在告。起為祠祭主事，改稽勳主事、禮驗封署員外郎。王安人喪，既除，復主客署員外郎，轉為南京文選郎中。既乞終養久之，即家拜江西提學副使。未幾，乞致其仕。凝重端永，操養力專，而進取之念故畧。初友寮永貞、孫九峯，拜何椒丘，願為弟子。既又友儲殖庵、楊月湖。好古獨信，貞風潤軌，使人躁息妄消。嘗曰：吾始念一靜字，既又念一虛字，自覺安便不費力。又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深玩，則舊去新來，日改而月以化。又曰：前輩何嘗不教人舉業，義理充拓，發由中之蘊，隱括以時文之式，自然神采動人矣。必搜奇索隱，取難字為工。官閒無見措施，而易有精詣，學子請益，所至屢恒滿，官所恒數百人。泉之易實出指授，一方文物之盛實始焉。先生不謂無其時，無其命，雖未盡儒者之用，有教人數世之澤。嗣先生，泉人之意也。先生天性孝友，心盡而力逾勤。四世之葬未備，改遷以為愧之慰。先晉安驛丞鄭者，子先生舅之子，斡以去，舅竟神主無依，先生徧求得之蕭山，則鄭已有子，業歸餘，斡卒收其骨，挈其妻子以還。其他緦功強近葬

無歸，時其衣食家室。凡教人詩文，自立氣格，而論以理勝。所著易蒙引二十八卷、四書蒙引四十卷、河洛私見一卷、通鑑隨筆一卷、虚齋稿若干卷。生景泰癸酉六月十有八日，壽五十六。

南京國子祭酒蔡公傳略

蔡清飭躬砥行，不愧影衾。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宋四儒爲真派。生平精力盡在於此，摩擬闡解，學者宗之，稱曰虚齋先生。成化丁酉登鄉薦首，捷辛丑進士，授禮部主事。冢宰王公恕重其學行，奏改吏部主事。時庶吉士鄒智謫嶺南，先生以詩送之，爲時所重。丁母憂，服闋，補禮部員外，陞南京吏部郎中。尋乞終養。正德改元，朝廷即其家拜江西提學副使。既至，以德行道義教學者，而時時激勸之。後因執禮忤寧庶人，遂引疾致仕。歸數月，復以南京國子監祭酒起之。甫命下而病，終于家。著有易經、四書蒙引、太極圖、密箴、文集。　世廟嗣寶，閱其易説，亟加獎借，特命頒行。纂列姓名于理學名臣錄中。先經舉入鄉賢，繼奉賜特祀，謚文莊。

以上二文并見《國朝獻徵録》卷七四

校記

①《熊峰集》卷一〇所載原文於「矯枉過直云」下尚有大段文字，可參考。

②《見素集》卷一八於「肯綮」下多「以盡」二字。

③據右引書「解首」下有脫句。

明儒碑傳集卷二十五

林俊　丁璣　林啓

編年紀畧

雲莊公諱俊、字待用、號見素、晚號雲莊。父諱朝、字元旭、以字行、號菊莊、晚號聯桂逸老。林之先自殷少師賜姓、迨唐邵州刺史諡忠烈蘊公爲始祖、傳至宋宗正寺簿公態成、與子知縣揀同登咸淳進士。揀生瑞安知州登延祐進士諱岡孫、岡孫子師說仙遊縣尉、公五世祖也。高祖諱圭、號三復、明經、寧國教諭、爲名師儒、六典文衡、三脩國史。曾祖諱璲、隱德弗仕。祖諱宗、登正統甲子賢書、授蘄陽學正、陞揚州教授、亦名師儒、以母老䟽乞致養。是生菊莊公、孝友端愼、配黃氏夢三神人凌空飛繞、中一人手一卷授之而娠。公以景泰壬申年二月十一日乙亥午時生於聯桂里、喜雀集鳴、祥光騰耀。公生秀朗玉潤、頴敏異常。甫離襁褓、即知孝敬。年五歲、隨母歸寧、食外祖母、有乳餅圓如月。客試曰、恰似呑皓月。對曰、何不掛青天。識者奇之。讀書里塾、九歲作聯字對、十三歲即善屬文詞。成化二年丙戌、公年十五、郡守岳蒙泉異之、謂大父教授公曰、是孫不作先生官矣。四年戊子、公年十七、祖敬齋病亟、大母欲爲之娶、辭。明年、大母又病亟、强之娶、公以祖喪未大祥、固辭不肯。六年庚寅、補郡庠生。七年辛卯、公年二十、娶方夫人、知府鯉曾孫。十三年丁酉、公年二十六、福建鄉試中式二十三名。明年戊戌、會試中式三十一名、殿試第二甲二十七名、賜進士出身、觀刑部政。己亥二月、選刑部陝西淸吏司主事、治獄平恕。十月、伯子達生。十八年壬寅正月、秩滿三載、敕進階承德郎、封父菊莊公如其官、母黃配方俱安人。與白沙陳獻章講明理學。獻章取至京師、久未有所處、公薦之尹冢宰旻、旻爲具題、尋有檢討之命。二十年甲辰、公年三十二。六月、陞本部四川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太監梁方引妖僧繼曉以秘術得幸、爲蓋大鎮國永昌

寺。九月二十日、上扶植國本疏、請斬繼曉并方、言今内而大臣、次而百官、以及閭巷小夫、亦皆欲食梁方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於陛下、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臣誠不畏死、惟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疏入、憲廟大怒、詔下錦衣獄、翼日重加刑。後府經歷張黻疏救、並下獄。十月初二日、有旨不必擬罪、打三十、送吏部調邊方州判官去。初三日、降除姚安軍民府姚州判官、人擬之鳴鳳朝陽、繪圖列贊、鬻於都門。三原王端毅公恕疏救。二十一年乙巳元日星變、上悟、命復舊職、南京管事、添注南京刑部貴州司。十一月至南京、計日分程、率以數刻理刑名、數刻溫舊業、總博羣書、深極造詣、下至稗官小說、靡不總貫條析。二十三年丁未、憲宗崩、孝宗嗣位、學士楊守陳、太學士劉吉、進士李文祥等疏薦。明年戊申、改元弘治。正月、注雲南提刑按察司副使。十一月至雲南、閱御史姜綰等與守備内監蔣琮訐奏、上全大體、以召太和疏。己酉、又上親下師古、舉賢明義、脩文存體、養恥、與誠、立信、議禮、正法、實録、宥過十四事、爲不相知者停罷、分巡金滄道、玄化有活佛、歲時遠近男女會集、爭以金泥其面、盜因以起、命焚之、范其金、并大珠、解京、毁各屬滛祠三百六十餘區。城趙州、作下關橋、後一十許年、民立生祠。尚書劉信以按察使薦、都御史童軒以都御史薦。監雲南鄉試、孟密曩罕弄凌其主木邦、侵地不已。千崖刀怕愈奪其姪印、公撫孟密、且行曰、撫千崖以先聲動之。愈果送印出、罕曩弄納款、諸夷咸服。立龍川州學。三年庚戌、推湖廣按察使、督府經歷周廣、榮薦不宜久淹外任。四年辛亥、公年四十、陞本司按察使、明年朝覲京師、道改湖廣按察使、以前察使不任繁劇、更賢用公。未幾、推榆林都御史。七年甲寅、湖廣、河南大雨雪、公上封事、言由政刑失中、外戚驕恣、小人禍君子、營造王府制度過侈所致。十二月、次子適生。八年乙卯、秋監湖廣鄉試。十二月、朝覲京師。九年丙辰、公年四十五、推江西右布政使、陝西左布政使。七月、疏致按察使事、

不待報而行。撫按疏請，得旨准暫回原籍養病，不爲例。過蘄州，謁祖敬齋公祠。九月，抵家。野服見客，甃伯父靜守公、管簡莊公壽藏。十年丁巳，公年四十六。正月，寓屋墩。七月，寓城東草堂。巡按御史朱文、主事潘府、教諭周成、南北科道叢蘭等交薦。十一年戊午，公年四十七。尋祖宗簿，知縣縣尉公墓於常泰里，修之。給事中叢蘭等以星變會薦，有旨病痊起用。陞廣東右布政使，辭。十二年己未，莆大旱，公率衆爲禱，爲畫荒政，鄉人賴焉。十三年庚申，年四十九。起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提督巡江，兼管操江。時火篩犯邊，公乃强起。十一月至南京，號令嚴肅，營務一新，而正身率物，與張簡肅公敷華、林文安公瀚、楊遂菴公一清並名清約，稱四君子。十四年辛酉，公年五十，兩乞致仕，不許。推戶部侍郎，又推南京刑部侍郎。陝西地震水涌，歷考古災變之應，與時政之失，以上末及華封之祝，后妃之德，時儲嗣未廣，內戚專擅，故疏及云。評事張芝薦公與謝鐸、楊一清宜居輔導。

壬戌，推禮、戶二部侍郎。閔東宮少出閣讀書，上錄正人以端國本疏，薦侍郎謝鐸、少卿儲瓘、楊廉、副使曹時中，可居宮僚，處士劉閔可布衣入侍。七月，大風拔木揚沙，上災變疏。上薦賢自代，懇乞致仕，申乞致仕凡三疏，不允。十月，江西盜起，會推風力大臣巡視，降敕云：朕以爾素有風力才望，不畏彊禦，特命巡視，事聽便宜處置。十二月到江西。十六年癸亥，公年五十一。會處地方興革事宜，行社長社正法，示阜俗三義，曰義倉、義學、義塚。巡瑞州，賊首王武率其徒聽撫，令扶輿行萬山中，衆遂向化。罷知府王塤，李復貞、吳叙，副使李澄以病告，擬調巡撫都御史韓邦問，朝命遂以公代，辭避不允。寧藩祿米納直病民，疏平其直，寧庶人潛蓄異志，請府第易琉璃，疏酌大義以全賢孝，謂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後竟叛，人服先見。改立德安縣學，備劉西澗、黃山谷墓，周濂溪、狄梁公、陶靖節、陸象山、九峰、虞文靖、吳文正、曾南豐祠，作九江濂溪書院。奏改寧縣爲州，錄罪囚、

廣巡歷，別賢否，定均徭物料，定收糧則例，毀淫祠萬三千餘區。疏請尚書何喬新法應謚，文并易尚書彭韶舊謚。疏備糴本以復常平。五月，季子適生。七月，奔母黄夫人喪，乞免關孝字勘合。十二月，塟黄夫人。居喪情文兼至。男女爲位之祭，前久不行，公肇舉之。十七年甲子，公年五十三。脩九牧墓，劃田以祭。立書倉新居方方伯守、劉孝子閔家貧，言之官，人給田二十畝。御史宗彝、曾大有、張津薦起用。十八年乙丑，公年五十四，寓雲莊。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上用王璟，御史饒搪劾璟，薦公。孝宗皇帝升遐，武宗嗣位，御史聶賢、給事中王承裕、檢討劉瑞等以名望薦，有旨取來京用。會推兩直隸巡撫、南北兵刑侍郎。正德元年丙寅，公年五十五。江西士民羣訴之朝，乞公巡撫。八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辭職名巡撫。二年丁卯，父菊莊公卒。次年，塟菊莊公。五年庚午，公年五十九。四川盜起，驛召公爲右副都御史，特勅專征。三月至夔州，選擇文武賢能，調發流土精兵，嚴號令，給榜曉諭，使自聽撫。黜公孫述祠，移武侯廟。四月，視師達縣，遣吏何定入營招撫。巡通江，入巴縣。五月五日至華山，猝與賊遇，單車直抵其巢，示以禍福，賊頓首伏地。公曰：撫汝，示以日。羅拜而去。六月，公駐得漢城，連旬陰雨，賊違期疑沮，廖惠一支擬據保寧，公出師搗之，戰於門鎮子，斬獲三千三百，騾馬鎧仗山積，降敕獎勵。七月，藍鄢奔突漢中，衆號四十萬，公發兵襲之。播州宣撫楊友謀復官職衙門，公駁以亂階不可輕啟。公家居，聞劉瑾亂政，草急除大逆以已大亂疏，未上而有四川之行。以根本之賊甚於藍鄢，又增續所聞，擬藍鄢捷上，隨上此疏。會瑾敗，復上慶幸討賊永綏福祚疏，繳進前疏，請上還內宮，擇宗室之賢養之別宮，收用舊臣，修復舊政，指斥新用事者。疏入，用事者擬詔獄，李文正公東陽曰：無某則無蜀。乃止。九月，追藍鄢於鷄公灘、綉鷄嶺，大捷，斬獲三千三百，收回被擄六百，騾馬八千，萬户府印、水晶印、大銑、大刀各一，衣械無算。捷上，乞致仕，不允。十月，

江津告急、公趨江津。十二月、所遣領兵副使曹祥、李昶、吏何定、追藍鄢於渠縣、斬獲千二百人。二十八日、公至江津、以酉陽天全播州諸師並進。六年辛未正月元日、破黨么兒等四營。十二日三更蓐食銜枚、扼其營圍而燒之、斬獲一千六百、燒死九百、收回被擄七百。捷上、降敕獎勵。十七日、何定追藍鄢於石登文殊、斬首七百。三月、緯領寺剌麻雪郎王出反、平之。四月、上皇太后徽號、詔進公階、贈祖教授公父菊莊公如公官、祖母母俱淑人、配封淑人。六月、公遣藍廷瑞母并子與母之弟招之。十六日、廷瑞率其首四十八人自投金寶寺。今安宇何定、批解聽撫。總制都御史洪鐘誘而執之。公曰、信自我失、何以示後。爭之不能得。捷上、晉右都御史、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公以殺降非本意、疏辭。八月、江津方四復盛、又趨江津。九月十四日、戰於鷂鷹石。二十一日、戰大埡高峒、斬獲一萬二百而餘。捷上、遂乞致仕。忌者謂賊勢已衰、准致仕。朝論大駭、科道奏留、不報。正月十五日報至、即日徑歸。蜀人號哭追送、皆失聲。未幾、兩川大鬨、人益思公。三月、抵家。在蜀軍祭祈禱并諸應酬文字、重慶人刻之、曰西征集。奏議文移十五卷、楊公廉敘、藏於家。四月、以江津再捷、奉敕獎勵、賜白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公以建邵州忠烈祠。十二月、推南北都察院掌印都御史、兵部尚書。八年癸酉、子達鄉試中式、明年第進士、授兵部武選司主事。科道薦起用、推兵部尚書、脩九牧父澄諸墓、前後整親族不能整者三十餘喪、婚娶倍之。又別貯穀四十餘石、以歲承姻族之匱。乙亥、子達乞便養南京。十一月、孫及南生。十一年丙子、公年六十五。脩祖邑公墓。經紀陳孝廉茂烈喪、同安蘇世浩聚眾爲亂、與當道議撫平之。十二年丁丑七月、水圯開先祠、公脩之。見素詩選集成。十三年戊寅、御史王應鵬、程昌脩考亭書院、致幣求記。公以屬大尹邵幽、買田以供書院祭祀。御史楊必進、胡文靜、俞珊薦起用。十一月、子達初考、進公階資政大夫、配方封夫人。十四年己卯、推南

禮部尚書。六月、寧庶人叛、三書達王陽明公守仁討賊、製佛朗機銃、遣二僕間道以與陽明公。有書佛朗機遺事識偕南日水軍勤王。御史葉忠、給事中孫懋、都御史劉玉薦總江南之師。十六年辛巳、孫及人生。四月、今上皇帝御極、敕名爲工部尚書、云朝廷更化之初、方將圖任舊臣、輔成新政、特兹起用、可即日馳驛來京、以副簡用至意。兩疏辭免、旨云、卿老成舊德、譽望素隆、新政之初、特兹召用、宜照前旨、亟來供職、以副眷注至意。吏部遝差官催促啟行。又云、卿名德舊臣、專使召用、義當亟起、宜即就道、以副眷懷、慎勿固辭。九月、推吏部尚書。嘉靖元年壬午、公年七十一。正月四日、公始赴召、舟次鎮江、聞大禮未定、上輯成論以備議禮疏四千餘言。次沛縣、上致仕第三疏。四月、改刑部尚書、辭不允。次天津、上親大臣疏。五月六日、至京朝見、上賜酒饌、注視入班、中外交慶。初九日、視部事。翼日、命侍經筵、上經筵聽講疏、崇節儉疏、闢左道以正人心疏、舉大禮以成大孝疏、録名德以重士風疏。時經筵會暑傳罷、及大婚費鉅、齋醮漸盛、安陸主祀未舉、祭酒魯鐸許養病、公皆隨事納忠、上亦時有覽奏具見卿忠愛至意褒旨。七月、進公階、祖父尚書、祖母母封配夫人。八月二十三日、疏乞致仕。上曰、卿才行老成、譽望素著、職司邦禁、竭盡公勤、新政之初、方切委任、豈可引年求去、宜照舊用心供職、以副朕意。二十六日、再乞、上又曰、朕念卿先朝舊德、新政之初、特先召用、近引年求去、已有旨慰留、如何又有此奏、宜亟出供職、以副眷遇至意。與石齋楊公廷和、白喦喬公宇、九峰孫公交、幸菴彭公澤、皆以先朝耆碩、同心一德、共理太平、紀綱風俗爲之改觀。二年癸未、公年七十二。正月、上致仕第三疏。二月、又連上第四第五疏、上懇留曰、卿操履正直、譽望素隆、經國遠猷、咨詢方切、曰、卿清忠大節、著在先朝、每有論奏、朕多嘉納、偶有微疾、善加調理、亟出供職、贊成新政。曰、卿老成名德、朝著表儀、應召來京、善類相慶、未及一年、累疏稱疾求去、似非大臣體國之義、宜亟出供職、以副眷留。三月、策試

天下貢士、命充讀卷官。四月、太監崔文寵擅一時、其私人李陽鳳等犯法、御史按其事、併劾文下刑部、文取內降改付詔獄、公執奏不遣、有旨仍付詔獄、公又執奏言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上怒、責以違旨回話。公舉祖宗故事以對、上亦尋悟、不深究。公再起、救正甚多、此舉士論尤快。五月、疏辭印信俸給、不允。六月初八日、上致仕第六疏、溫旨眷留。次日、又遣鴻臚寺少卿胡侍諭留。二十一日、上致仕第七疏。上曰、卿累朝耆舊、新政之初、特先召起、與司邦禁、隨事納忠、多所匡救、朝廷方切委任、乃引疾引年、屢求休致、似非大臣體國之義、宜亟起供職、以副眷懷、慎勿再辭。又曰、耆舊在朝、新政有光、屢疏乞休、已節有旨慰留、又遣禮官宣諭、宜亟出供職、以副眷遇至意。七月十七日、上致仕第八疏、情益迫切、上重違公志、從之、加太子太保、寫敕馳驛還鄉、月給食米三石、歲撥人夫四名、有司歲時以禮存問。八月初十日、萬壽聖節近、公曰、吾老臣也、不可不以禮為進退、乃留入賀。次日陛辭、賜酒饌寶鏹、大夫士祖餞都門、至傾朝省。立朝僅十四閱月、自以暮年遭際知遇、誓竭忠勤、以裨新政、事無鉅細、無不極言。如雪李夢陽王元凱之冤、按張龍劉暉廖鎧與宸濠逆黨之獄、止內監奏補人匠、陵戶投託免役、番僧內批給主、內臣犯法宜付法司、皇親倚勢受獻、凡事干權貴近聯戚畹、屹不可犯、左右敬憚焉。十一月朔日抵家。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司行存問禮。三年甲申、公年七十三。正月望日、祭告壺山。三月、有司行存問禮、是後以四孟月上旬行禮為常。四月、公得末疾。九月、聞大禮持論紛然、草齋天感養聖德疏、既具、聞詔頒而止。十月、流賊入永春、公畫鄉邦守禦事宜、賊乃退。刻見素文集成、凡若干卷、續集又二十卷。十二月、孫及祖生。四年乙酉、公年七十四、上陳愚悃以附餘忠疏、預辭卹典、且及時政、薦名臣數人以助輔德。三月、公疾向愈、蜀人思公、立石頌德、范時儆記之。江津諸處凡公所撫臨、人飲食必祭。五年丙戌、公

年七十五。莆大旱，公畫荒政書告泰司徒、請蠲民租。六年丁亥，公年七十六。二月初七日，星隕公居里。十五日，鵂鳴大成殿三日。公曰：吾殆弗興。詣雲莊先墓告辭。二十日，得疾。二十二日，命子達草劾遺直以畢餘忠，疏勸上勤學親賢、任人圖政、保養聖躬、蕃衍皇儲及再辭郵典。四月初五夜，公疾亟，居之後義井霧氣如龍，下上俄而飛騰，雨下如注。五鼓呼達曰：吾葬雲莊，所費不過四五十金，毋煩官府。垂絕，猶强作聲，曰聖躬，曰太子。命遷正寢，戌時而逝。二十日，達等遵遺命以遺表上。十二月，啟雲莊不吉。七年戊子六月初一日，明倫大典書成，有云：廷和心亦不安，因寓書致仕都御史林俊與決之。俊成廷和意，奏曰：孔子謂觀過知仁，陛下情衷過厚，大禮未協，過於孝故也。夫有不可易之禮，亦有不能已之情。子之於父母服三年，無貴賤一也。若爲人後，則服移所後之父母，所生降期焉，不二斬也。至於所得封贈，盡隆所後，而不及所生，豈恝然忘情哉，制於禮也。其致所生之情，無過候問供億之勤，與伯叔父母異爾。故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俊子達爲南京郎中，復同主事范時儆疏入，由是南官附和者遂蠭起矣。初三日，詔革生前職銜。十二月十一日，葬公衣冠雲莊。十七日甲申，以士禮葬尊賢里大觀山。少師石淙楊公題曰：見素先生。公嚴重莊整，矩度尺寸不踰，平居手不釋卷，足不入公府。鄉後學及四方執業而至者，無不忘分推誠，見若饑渴。其所成就，多成大名。在仕途屢起屢乞，雅志林壑，不縈心得喪。其歸也，人徯其起；其起也，人又恐其亟歸。仕止進退，以身爲中外表望者垂五十年。官一生，不取堂例官紙，不取封私書。服疏茹淡，蕭然若寒士。作文邇先秦，追歐韓，本之六經，理趣精純，非聖之書絕口不談。蓋其踐履之學，得自家宗簿知縣諸祖，以上遡瓜山復齋，遠有端緒。故道倡鄉邦，而風聞天下。詩宗唐杜，晚或出入黃山谷、陳無已間。碑板流播遍四方。子即

達、適、週、孫及南、及人、及祖、及士、及覲。少司馬山齋鄭公岳曰、公孝仁端亮、以清約勵躬、以至誠動物、以文章命世、以直言敢諫結主知。寢逆藩之謀、平西蜀之難、望重四朝、名聞中外。謙撝自下、歛然若無、世以爲闢邪如韓昌黎、先憂如范文正、忠純如司馬君實、廓清如張忠定、而好賢樂善之誠、難進易退之節、雖歐陽文忠、錢宣靖不是過。石淙公銘公之墓、亦曰文如昌黎、忠如方平、任如希文、敬輿、蓋實録云。恒痛念先公之墓、適當削奪、諸弗克備。又明年、達亦以久病弗叙、懼即死、先公平生血誠骨鯁以遂過佚不傳、乃按譜傳、少加叙次、以紀歲月、俾有考焉。而筆力苦短、荒迷踈漏、不自知其情之益悲也。孤達泣血謹著。

林達撰 《見素集》附録上

墓誌銘

楊一清撰

今皇帝嗣位之初、敕召致仕都察院右都御史見素林公爲工部尚書、於其家。公具疏辭、温詔褒答不允。又與推吏部尚書、不果。嘉靖壬午春正月、公强起就道。既而改刑部尚書、途間又上疏辭、再荷温旨不允、且趣其來。以五月四日入京陛見。上注視久之、朝紳皆動色相慶、曰見素先生來矣。立朝僅十四閲月、屢疏乞歸、輒荷慰留、且遣鴻臚諭意、特免朝參、在部治事。公甫出、又辭疏凡八上、情益迫。上重違其志、從之。加太子太保、賜璽書、俾乘傳以歸、有司月給公廩三石、歲給人夫四名供役使、命有司歲時存問。公以聖恩過重、又上疏辭、不允。癸未七月二十六日甲午也。時萬壽聖節且近、公曰吾老臣也、不可不以禮爲進退。丁未同諸臣入賀、庚戌陛辭、賜酒饌寶鏹以行、大夫士留之不得、設祖餞之都門外、至傾朝省、相顧慨然、曰見素先生歸矣。家居踰年、得末疾、具疏預辭身後䘏典、且及時政、薦名臣數人以助補德。士大夫每過莆人、輒問公眠食起居、卜其安否、爲世重輕、越三年丁亥、疾且革、草遺奏、勸上勤學親賢、任人圖政、保養聖躬、蕃衍皇儲、及再辭䘏典、遣其仲子適上之。比屬纊、呼伯

子達授遺言曰、吾塋雲莊、所費不過四五十金、毋煩官府。垂絶、猶强作聲、曰聖躬、曰皇儲、不及他事。遂卒。是年四月六日也。訃聞於朝、縉紳文相悼惜、曰見素先生亡矣。達以書授適、告哀於予曰、先子海內之交、今惟我公一人、身後之託、匪公曷賴。予因憶弘治壬戌與公同官留都、嘗謂予曰、我二人後死者當爲銘誌、言無食予。謹識之。嗚呼、孰知果踐斯言於二十六年之後哉。公俊名、待用字、見素其號、世爲莆人、出唐九牧郡邵州刺史蘊後、代有聞人。至宋宗正寺簿諱應成、與子知縣棟同登咸淳進士、遯事晦翁、得其門人潘瓜山、陳復齋之傳。棟子岡孫、元進士、瑞安州知州。知州子師説、仙遊縣尉、公五世祖也。家學世承、入國朝有爲寧國教諭者諱圭、稱耆儒、公高祖也。曾祖諱豫、祖諱宗、號敬齋、爲揚州教授、亦名師儒。父諱元旭、號蝴莊。母黄氏、以公貴、祖若父俱累贈工部尚書、祖母母俱累贈夫人。公生秀朗、比就外傅、穎敏異常兒。年十六、即善屬詞、岳蒙泉先生時爲莆守、甚加賞識。年十七、祖病劇、祖母欲爲之娶、辭

弗肯。明年祖母病、復强之娶、以祖未大祥、固辭不肯。君子已知其志向之不凡矣。補郡庠生、游心理學、業尊尚書、而他經亦多誦習。學古文辭、科舉業若不屑爲意。成化丁酉舉於鄉、戊戌連第進士。西涯李文正公見其所著作、語人曰、是他日當以文名世者。授刑部主事、遷署員外郎。明習刑書、執法不苟、而卒歸於平恕。陳白沙先生以薦至京、公日與講學、大有所得。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梁芳、以秘術進、得被殊眷、發內帑銀數十萬兩營建大鎮國永昌寺。公上疏極論之、請斬繼曉而黜方、言甚激烈。憲廟怒不可測、公自分必死、料理家事、待罪於闕下。尋下詔獄、加刑。對益厲。後府經歷張黻上疏論救、併下獄、謫遠方。公得姚州判官、黻施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作一語、由是公二人直聲振海內、人比之鳳鳴朝陽云。三原王端毅公在留都、疏乞還之以勵忠。會元日星變、憲廟感悟、叙復南部。丁未孝宗踐祚、廷臣交薦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爭以金泥其

西公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祀之能致雹損稼公與約積薪伺之果雹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逋負毀遷方諸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宮敝撤具材新之城趙州以所得盜礦銀四千餘兩爲工作費城完民不擾暴客遂戢民爲立生祠事之土官奪印相讐殺公開誠諭之多感懼送印出不煩兵遠近諸夷憚其威信莫敢不服弘治辛亥用薦擢按察使調湖廣風儀整肅屬吏歛不敢犯禁止私餽有忌之者久弗調吏部擬爲延綏巡撫江西陝西左右布政皆不報公素以錢若水韓見素自期至是引疾乞休不待報徑歸得旨准暫養病異數也時年四十五已而言官交章論薦起爲廣東右布政使辭不赴庚申起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巡江兼理操江至南京再疏乞歸不許時江防頹弛公悉心經畫多所釐正正身率物與張簡肅公並名清約都人化之有唐楊綰之風焉陝西地震水湧公疏援古今徵應指斥時忌又疏乞録正人以端國本時武廟在東宮謂宜預教因薦謝

方石儲靜夫楊方震諸賢堪任輔導廷議屢推戶禮二部侍郎皆不果壬戌江西盜起言者以守臣不職敕遣公往巡視至榜示盜許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渠首王武率衆出迎擒四十餘賊自効凡有名賊首出片紙指示巨姓悉擒之餘孽解散改巡撫更定要約處稅糧均徭役庶務一新又建義倉義學義塚以阜俗減寧藩祿糧價值以裕民論府殿易琉璃瓦之非至引莊公叔段吳王几杖爲言時寧濠雖横未有逆萌公每裁抑之或疑其過卒乃服遍歷所至問民疾苦修治周元公狄梁公二陸及曾南豐諸祠墓丁母黃夫人憂歸守制武宗嗣位兩京言官交章論薦得旨起用吏部屢奏爲右都御史南北直隸巡撫南北兵刑二部侍郎皆報罷江西士夫羣疏於朝乞還公乃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公疏力辭俄丁鞠莊公憂瑾竊柄嘗逆縉紳多被奇禍公憂之忽有召命尋改巡撫湖廣又改四川時藍鄢之冦方劇公陳師鞠旅頒軍令數事將致賊而撫之忽報賊將攻保巴縣即取道赦之猝遇賊

於華攏、單與直抵其巢、宣朝廷德意、示以禍福、賊頓首伏地。公曰、吾撫汝。賊羅拜而謝、約日請降。既而滔兩溪溢、賊失期疑阻、遂分黨、將謀據州縣要害、川兵脆不能支。公取將領其其等、命斬以徇、既而貸之、諸軍股栗、皆願立功自贖。於是何定者先發、諸軍併力、擒斬盡之。自是連戰皆捷、賊衆披靡、人畜死者枕藉溪溝、渠魁多授首。捷聞、降敕獎勵。時兩川所在皆賊、衆四十餘萬、公督兵追勦、凡戰皆捷、擒斬動數千級、俘獲無算。已而江津賊曹甫復起、公聞報馳赴。辛未元日、乘賊醉無備、乃夜半蓐食啣枚而往、圍而燒之、遂斬曹賊、前後所得賊級又千數百人。藍鄢餘寇復熾、公督兵追勦、賊勢窮促、悉心聽撫、與其黨偕來。總制尚書洪公誘其渠魁四十八人執之。捷聞、降敕獎勵、晉公右都御史、賜白金文幣。公辭陞賞、不允。江津餘寇方四等收合數萬人來攻江津、公追逐大敗之、擒斬萬餘。捷聞、復被銀幣之賜。初、播州土官楊友與其兄愛爭襲、已奏草其宣撫職、既乃以萬金賂瑾求復。公言亂階不可啓、宣撫不宜復、大忤瑾意。會瑾誅、乃得無事。公又奏瑾雖誅、權猶在近倖、安知後無復瑾者。乃請朝廷擇取宗室育之宮中、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以脩復舊政、指斥新用事者。屬公請致仕、忌者謂盜已衰、易與耳、即可其請。命下、朝論大駭、科道乞留、不果。公歸蜀、人號哭追送之。未幾而兩川之寇復作矣。癸酉甲戌、予在吏部、奏起公、連薦南北掌院事及兵部尚書、皆不果。己卯、寧庶人反、科道又交薦公、未用。辛巳、公年七十、上在藩邸久知其名、故首被召用。未入覲、上疏乞親近儒臣、與相可否、以臻至治。且言自古人君未有不親君子而能成治者。又言新詔之草、所謂壞極而不得不草者也。然貴近之臣、或稱不便、圖有變更、不知一草變則諸草盡變、未宜壞天下公議。時近倖寖有用事者、故疏及之。既莅任、命侍經筵。會暑罷講、公疏言學貴緝熙、為惜分陰、且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善念易開、正言易入、不宜輒罷。是時寺觀

齋醮漸廣、䟽闢異端、省不經之費。鐵輔役多民困、富室盡投陵戶免役、公奏處陵戶以定事體。近倖家人私貿畨貨、勘未報、忽內批貨給主、公請究請託及營救者、得旨仍沒官。內監奏補匠役、公謂啓釁階亂不可從、皆人所難言者。內侍某寵擅一時、其私人某犯法、御史併劾某、事下刑部、夤緣內降、取付詔獄。公執奏不遣、有旨仍付詔獄、公言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上尋悟、不深究。公立朝挾正甚多、而此舉士論尤快之。在仕途屢起屢罷、雅志林壑、不縈心得喪、官皆不及滿考。閑居不忘憂國、聞朝廷進一善人、行一善事、則喜、否則戚然不樂。遇歲旱、率先請禱、發廩蠲賦、消弭寇患、皆指授所司爲之。或不便於民、輒以直告。鄉人有曲直不能平者、得其一言、無不媿感去。性儉約、在官一介不苟取、始淡服䟽、蕭然若寒士。深厭末俗侈靡、欲以身爲鄉邦表率。至義所當舉、又畧無靳惜。鄉隣貧不能存者、歲給以粟、喪助之棺衾、婚嫁助之財、率以爲常、而期功之親尤篤。御家嚴整、事父母曲盡孝誠。治喪與祭、一循家禮。鞠莊所遺、推與諸弟。一弟無子、家獨裕、公不與子、以姪後之、人以爲難。葺上世墳墓、而九牧之墓資費尤多。擇地重建邵州忠烈祠、劃田以供族祀。爲鄉先賢修祠立後。而尤好接引海內名流、後進之士極力獎與、多成大名。平居手不釋卷、身無惰容、書非正不讀、作文遡先秦、追韓歐遺範、而本之六經。詩宗唐杜、晚乃出入黃山谷、陳無已間。初視之若有隱澁語、久而咀嚼、悠然有餘味焉。碑板流播遍四方、求者日踵於門。有見素詩集、文集各若干卷、梓行於世。配方氏、累封夫人。子三。長即達、起進士、累官南京吏部郎中、志行克肖、人比諸范純仁云。次適、次週、郡庠生、皆文而向正、不忝父風。女一。孫男及南、及人、及祖、及士、及觀。女十人。公之生景泰壬申二月十一日、得壽七十有六。墓在尊賢里大觀山、子山午向。其塟以明年戊子十二月十又七日甲申。事狀出致仕兵部侍郎山齋鄭君岳、詳且核、摭而書之如此

所未及者著之銘。銘曰：

何物浮屠，蠹我民彝。禍水浸淫，孰障而支？廬居火書，公唐退之。川人恃險，習亂成性。招莫我馴，兵之不靖。活我廸我，公宋忠定。剴切百奏，丹青炳如。一夫不獲，罪實在予。宋范希文，唐陸敬輿。不苟爲同，不矯爲異。無人無我，惟求其是。忠信所孚，斯人諒只。反澆而淳，植儒以起。後死有託，謂我知已。大書特書，國有信史。

《見素集》附録下

丁補齋先生傳

先生諱璣，字玉夫，丁姓，潤州人。宋叅知政事觀文殿學士文簡公之後。大府卿總轄華，七世祖也。祖單，棄建寧右衛經歷，隱于鄉，自號友陶，是生先中書舍人元吉，學行高古，學者稱易洞先生。先生服習庭訓，凝永早悟，慨然求道之志。十歲屬文有趣，尚十八抗顏師席。是歲領鄉薦。又四年，成化戊戌第進士，乞假歸潤，迎婦張氏。明年還，授中書舍人，與同官烏傷王君汶並名古意。王年長踰倍，尊爲益友。吳文定公原博、詹侍郎公廷言，皆大人行，禮若平交。陳石齋公甫至京師，先生日接道論，久而歎曰：石齋克己功到，其所學大類象山，吾儒須内外動靜交養互發。甲辰歲除星夜殞，乙巳元日星晝殞，俱有聲。先生應詔上封事，極論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大要以正心爲根本，教東宮，振紀綱，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用，飭兵備爲急務。末言方士釋老宜加痛絕。疏入留中，羣姦切齒，伺之無分毫失，久之，以同官公過連逮，出判普安，公委北上，次辰州，聞憲廟訃，三日不食。孝廟嗣位，起三原王公介庵爲上宰。公功業自効，聞先生至，邀坐後堂，咨訪竟日，明日再邀，不赴，具言今日大本無急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可次第而舉。言甚切直，介庵受之，欲引吏部，屬爲忌者所沮，僅判廣信。未三年，凡再上提學，不果。先生以易洞去位，服闋，即家授興國知州。居八月，以錢孺人憂去位。

服闋、倪文毅公當軸、收拾名士、即家起致仕僉事章公懋爲南京國子祭酒、先生爲南京儀制郎中。未四月、遷廣東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歲餘、入賀、道清遠山、水暴漲、舟且覆。先生衣冠祝天、度不免、闔窓端坐、與繼室陳氏、二女、丁氏、伯子咸、叔子尚、季氏啟、一家十一人俱歿、惟仲子同與一僕以他舟僅存。嗚呼、酷矣。弘治癸亥三月十五日也。生天順丁丑五月十有九日。先生德器充完、涵養深粹、圓運方、晦含顯、靜待動。長不踰中人、而信古任道有萬鈞之力、崇正闢邪有萬夫之勇。至於羣吠衆誹、不震不搖、則又有百鍊之剛焉。誠孝天至、伯叔無異財、親喪骨立、儀禮襲用無遺、至身無完衣、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噫、亦難矣。位署清局、無事樞、無言柄、將欲一身任世青之重、而盡還淳樸之風。愛君憂國、性真然也。教人必先心身、四方從學履恒滿戶外。先生必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煩慮消息、方與開講。辨析疑義、細入毫芒、而文字正大、不涉荒怪。故門下之士咸大名、掄大魁、青緋中外、楚楚焉。嶺南教法以厚倫爲本、格物窮理爲務、修身而達之天下爲期。假之數年、文教可知也。先生爲政以風化爲先、而誠動之。普安夷酋有誓禮、將先飲以示無毒。先生曰、何不相信如是。飲其酒、卻其誓。夷酋感畏、遵約束、終先生在、不專殺一人、時輸納、絕火葬。歐治所授科目、於是乎有人。信有兄弟爭訟者、先生久不決、曰將使自感悔耳。既而果然。鄉溪義勇以私隙誣隣氏爲盜、斷其舌而汙蠻其妻女、隣斃獄中。先生宿驛舍、夢若聲冤狀、詰旦果得訴者、一訊而服。永豐銀冶羣盜時竊發、先生巡視解散。同寅坐事、先生爲曲處、乞印易牒、獨執不從、曰某平生惟辨此一片心事、君果誰欺耶。其人久自悔服。遇事詳緩慎縝、不用爲沽釣。士君子恒信知者、姓名時見薦剡。王介庵對人必曰、佳士佳士。予長先生五歲、始識之同年稠衆中、委蛇暇豫、德輝動人。自是屬心焉。先生亦誤與可。左官姚安、無復敢送者、獨先生與楊公邃庵數君子致詩、先生復徒步十

許里為別，則知己鶩馬為論列計矣。于既復官，先生亦就謫所，龍關邂逅，因得拜易洞舟次，益信先生所得之深。又數年過潤，則先生之廬不庇風雨，于括囊僅助二金，嶺南之行，僅助一公服。又數年又過潤，則先生之廬幾不可入矣。或問先生儒而迂，何至一第不治，曰有之，簞瓢陋巷，顏子則然。何至女子二十六不嫁，曰有之，程氏孝女明道則然。在士夫亦有異議者，曰有之，聞道不識，濂溪則然。先生其猶幸于今之世與？考亭之難處者，抑儒道之衰一至此極，而天亦有所陰佑於不複已之聞，為承祧之地者。先生號補齋，所著有補齋集若干卷，大學疑義一卷，洪範正誤一卷，四禮儀註若干卷，中庸語孟易說未脫稿。又欲繼朱子之志，以儀禮為經，禮記及諸經有及於禮者為傳，而補以注疏，未成書云。贊曰：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補齋蓋將有意焉。沖澹渾融，窮探力賾，而志之所向，不息不岐。觀其行己事君，誨人著論，大略可見已。使得幸而及程朱之門，淵源之續，其殆庶幾焉。倉卒水禍，一信始得屍，而衣冠端整，殆所謂俟命之至確乎其不亂者，斯補齋之終也。

林俊撰　《見素集》卷二四

南京國子監監丞林海峰墓誌銘

海峰諱啓，字仰之。六世祖梅溪，自晉陵徙同安，曾祖性同，為湖廣布政司經歷。二子，善元、慶元。慶元後伯氏子清惠，為仰之父，母劉氏。仰之狀貌魁梧，性局軒爽，不欲一事事居人後。與蔡郎中介夫以易學倡泉人，其後相次發解首泉人，與易學以盛。二門門生也，介夫易尤在泉，仰之為安陸學正，安陸之易，仰之發也。仰之悔不為進士，樹官勳，僟見已志，盡落凡格，不與學子毫絲交。貧而賢，頋損惠之，若罔知，窘束在己，以胡翼之、石守道之教為教，尊降退遜，皆有仰之名。要人之子弟偏州下聚之，後茂民以護閩緒論為快，兩考順天、四川鄉試，所作成收録士，沈文華、黎輿、姚學禮、王孝忠、喻時數十輩，稱名人。當道上其績殊等，外艱服除，遷國子監博士，及門

如趣。今韓吏部遣子授易，遂三捷鄉試，其一中禮部為進士。子嘗錄仰之名于方石祭酒，謂然。居二年，遷南京國子監監丞，楊吏部攝祭酒，嘗詣京，或請它攝。楊曰，仰之在，毋須。六舍生群請之吏部，為宜，遂攝祭酒，嚴公有恩。監故有餼錢，貲于公，仰之曰，是諸生故物也，人給之盡。弘治壬戌，迎母太孺人至，居閱月，氣痞發，刺脇良苦。太孺人臨視，仰之咬牙自制，作無痛狀。太孺人熟視曰，是忍也。命就藥，數日愈，復發，藥復愈。勉視事，為常。一夕大發，比四鼓，脉失，詰旦，面黧色，神氣俱去。子驚視曰，其如何。其如何。丞理後事，以子深衣履來，頃告絕矣。四月八日也。生景泰甲戌十二月二十日，年四十九。倉卒無一金，師生德之，為爭致襚，得賻致賵，尋得歸，以年月日葬感化里蚱蜢山西原。配李氏，子鑄、磐、紳、簧，二女。郝顒業洙其壙，仰之介而容，方而不腐，為文章有奇氣，修于身，刑于家，信于鄉黨朋友，孚于兩國，學道可壽無疑也，嗚呼。予重得士，既晚得仰之，謂銘仰之耶，其胡毋慟。銘曰，蘇湖秋弛，頹波已而，海峰屹立，一柱獨支。任物視良，梓職繩引，計厥織薹，畫堵曲盡，鈎玄赫隱，思設神施，維實維有，以歉以畢，維道孔究，維世恒歉，維善不可憑，維命永絕。有水瀰瀰，有岡靄靄，有玉斯藏，維先生之風。

林俊撰　《見素集》卷一三

明儒碑傳集卷二十六

李承箕　張詡　楊一清　林光

李大厓墓表　王鏊

楚之嘉魚有兩李先生。伯承芳、字茂卿、人稱東嶠先生。仲承箕、字世卿、人稱大厓先生。二人皆清修苦節、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屑與世俛仰。學皆不治章句、必欲直探孔孟遺旨。成化間、為庠生、已厭科舉之學、所司迫蹙、不得已就試。歲丙午、同占湖藩鄉書。庚戌、茂卿登進士、授官大理。世卿不肯會試。時五嶺之南有陳公甫者、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停涵、久之、淪浹消融、神明內朗。其學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向、然亦或訾且譏之。大厓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為學之方。

久之、世卿曰、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扁曰洗耳、固已超然有混濁寰宇之意。及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真。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郢書燕說、鼎沸絲棼、方欲一剗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顧猶喜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劉草濡墨、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及為文章、刮濯陳垢、無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雨霽、天日清朗、亦可謂奇偉傑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得謝歸、二人日聚黃公之臺、更唱迭酬、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家徒壁立、罄縣、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耶。壬戌五月、茂卿卒。己丑二月二十日、君亦無疾而終、春秋五十有四。天下惜其學之不及顯也。李之先自江西武寧來居嘉魚。宋慶歷間有宗儀、宗儒、開義學於湖西之濱。曾祖煥、鹽課大使。祖善、珙縣學教諭。考阜、封

大理評事。配任氏、亦甘貧苦節。子男六、教、嚴、整、度、改、放。整、鄉貢進士。女一、歸鄉進士胡堯愷。孫男八。以正德丁卯正月八日祔葬何公崙之原。昔茂卿之葬、君命教、整自楚來吳、屬予表其墓。及是整與放復來請、豈以余嘗竊其進諳之一二耶。且二子遠來之意不可虛辱、則為之表於墓曰、人或曰白沙之學不事著述、大厓之見於文與詩抑何多耶、豈以是為非著述乎。余曰、道去言耶、去行耶。聞昔之君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知之。大厓之銘白沙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其殆以自見也夫、其殆以自見也夫。

《明文海》卷四四一

南京通政司左參議張公詡傳　黃佐

張詡字廷實、少負經濟、力行好古、不為口耳之學。莆田彭韶見其少作詩、美之曰、嶺海孤鳳也。成化甲辰登進士、疏乞養病歸。總督兩廣都御史屠滽俾有司促之仕、遂北上、授戶部主事。尋丁艱歸、隱居二十餘年。弘治辛酉、巡按御史費鎧疏詡學問優長、操履端慎、杜門高尚、不干時事、部書下有司速駕、詡以疾辭不起。正德初、御史程材、王旻前後疏詡少從陳獻章講學、祖濂洛正派、為嶺南學者所宗、師友淵源、踐履純篤、閉門養痾、讀書求志、可大用。部書再下、詡復辭如前。繼而吏部以詡敦龐博雅、綽有古風、恬靜清修、欲忩世累薦、不報。壬申、巡按御史周謨疏詡議論明正、事體疏通、言不忘道、志不忘君。癸酉、御史高公部疏詡學有體用、不為一偏之行、以聞、有旨起用之。甲戌、拜南京通政司左參議、檄下、趣上道。先具疏辭、遂抱疾赴南畿、謁孝陵而歸。抵家不閱旬、卒、年六十。詡嘗贊白沙遺像有曰、嗚呼噫嘻、大道堂堂、其顯也銳中昇晛、其隱也海底金藏。蓋其所見類如此。

《國朝獻徵錄》卷六七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襄楊公一
清行狀　綱

楊公一清、字應寧、號邃菴。先世雲南安寧州、州有石淙渡、公凡撰述題識、皆以石淙繫之、故時人稱為石淙先生。父諱景、中永樂癸卯鄉試、初判霸州、改澄州、遷廣東化州同知。景泰甲戌十二月六日、生公於化州。天順庚辰、父致仕、攜公便道訪前母劉氏家於巴陵。公甫八九歲、穎悟絕倫、經書一覽不忘。文義一經指授、即能成章。時岳州同知胡公昇大奇之、薦於湖藩、當道遂以奇童薦入翰林讀中秘書。　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公。公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為人師、有文中子之風。壬辰登進士、癸巳以父艱解官、訪姊氏於丹徒。會公前室段氏繼卒、貧寠不任遠歸、乃葬丹徒、因家焉。初授中書舍人、職務清簡、橫經授徒、從者日益眾、以其教魁天下、魁兩京諸省、登顯位者百餘人、詳見於同門題名集。成化乙巳、公年已壯、未有子、奉母命請於朝、歸雲南。會宗族以堂兄績次子紹芳為家嗣、楊氏為鎮江人自此始。出為山西提學僉事、力祛宿弊、學政肅清。丁母張夫人憂、服闋、改陝西提學副使。創建正學書院、拔各學俊秀會業於中、親為督教。其大規先德行而後文藝、故院中士連魁天下、為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著聞者甚多、具見於正學書院志及關西政教集。入為太常少卿、遷南京太常卿。用薦陞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親歷邊荒、深求利弊、條陳機宜累十餘疏、詔皆擬行、茶利大興、而馬大蕃盛、三邊仰給。詳具御史陳講所著馬政志中。會虜賊大舉、司馬劉大夏奏請楊一清在彼多才好問、有謀善斷、請勅改為巡撫兼經畧邊務。勅下、公即率精兵阻遏、上疏具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守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祿事守備楊宏使自効、裁抑鎮守太監支應歲省數千兩、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乙丑冬、虜數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遠近危疑。公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議方略、眾追逍不可。叅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公曰、以身徇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竟去。賊圍各馬營、見原選新兵軍容甚整、賊駭之。又聞公且至、乃移侵隆德、夜薄城下。公先是已聚城中人果毽乘城、連發火炮、響應如數萬人、酋長疑我大兵至、遂擊眾北走。

公發平凉時、道無行人、關中震恐、衆閧與郭子儀單騎見虜相類。正德改元、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太分、命公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仍兼督馬政。公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公率官屬沿邊巡視、處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脩濬溝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又請河套卽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歲省億萬。上可其奏。公以三月興工築邊牆、刻期奏績。時劉瑾憾公、公遂乞休、工亦罷、僅築四十餘里、至今屹然巨障。後瑾羅織公被逮、得致仕。慶藩寘鐇叛、起公復爲總制。寘鐇旣就擒、仍留公爲總制。瑾素憾公、以事變不得已起用、旣平頗悔之、乃矯詔改公專在寧夏撫馭、實陰奪總制之權。亡何、瑾逆發伏誅、衆但知瑾之誅爲張永所發、不知永先受算於公以遂成之耳。其一切興革計處事宜、具見於西征日錄中。徵爲戶部尚書、改吏部。黜邪佑正、起廢拔幽、國是復定。江西盜久未平、公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宜委用責成。山東盜日熾、公條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渠魁劉七屯兵近畿、要朝廷宥罪、廷議將從之。公獨執不可、中原百姓敢稱兵爲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七年羣盜平、太監谷大用、陸誾欲累功加陞弟姪、詔從進封伯爵。公疏謂三等之爵必開疆拓土、削平僭亂始得之、今以赤子弄兵、調發官軍、合諸將之力、久乃成功、遽加封爵、非美事也。不報。御史孟洋劾大學士梁儲等、貴御史張楧忤太監梁裕、劉大和王廷相忤太監廖堂、御史成文劾都御史張翼、僉事趙應名許成文、並逮繫獄、公皆爲奏釋。給事中王昂摭拾選法數事、竇明以言事激切侵中貴、上 震怒、公各爲連章力救。乾清宮災、公自劾罷黜。會詔求直言、公上疏謂祖宗之時、昧爽視朝、今累數月而一朝、或日昃而始出。四時廟享必親蒞祀事、今但聞遣官行禮。朝退深居禁中、夜宿寢殿、今出無定期、止無常所。至於佛氏本異端、番僧又非類、今皆置之左右。沿邊宿兵本爲禦戎擊兵內討、暫出權宜、今調邊伍以輪操、視禁旅爲無用。皆於成法有干。疏入、 上遣官慰留。乙亥閏四月、詔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辦事、固辭不允。 上時多微行、公奏曰、聖駕出宮、經宿乃返、文武羣臣皆不與知、塵埃中萬一奸盜竊發、奈何。疏入、 上大驚、遣官釋諭。公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自劾曰、 臣

紀綱縱弛、風俗傾頹、用舍違宜、宮府異體、官帑空虛、浮費冗食不能革、民力困敝徵求、病民不能除、賞功太濫、刑罰失中、讒言可以惑聖聽、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廷雜介胄之夫、京師無濟翰之託。一切弊政、大異往年。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月、天心譴告、固以昭然。政事差忒、未聞修改。臣職在論思、衆陪密勿、汰必造膝、調護莫施、承德罔逮、難免扞格。有所論說、既多不行、有所擬議、或從中改。九卿執奏、不能贊其從、言官納忠、不能必其用。正類擯斥、不能救、邪說橫行、不能止。冒輔導虛名、無斡旋實效。去年內閣缺人、誤蒙超格簡用、然言無所采、力無所施、徒使違心度時、靦顏在位、將安用之。伏乞早賜罷歸。又不允。越數日、移疾堅臥、連上四疏、 上乃勑允、累數百言、極盡褒嘉之美。月米人夫、逾於常例。初、公論州多中近侍、錢寧銜之、遂與佞人臧賢密造不根之言、嗾罷黜生員朱大用具奏、矯詔下吏部、上遂不問、而公得謝政歸矣。武宗南征、狩幸公第、宴飲賡歌兩晝夜。左右有導上幸江浙者、公從容婉諫、不果行。世宗即位、論薦起公者凡二十疏、詔待缺起用、特先遣官齎勑存問。嘉靖四年正月、起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陝西諸邊軍務、命巡撫都御史即家敦遣啟行。十一月、召入閣。明年五月、陛見、復公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上製詩一章賜公。 獻皇帝實錄成、加兼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提督三邊王憲報捷、謂公前年經畫有素、勑加特進、左柱國、兼華蓋殿大學士、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初、張桂二臣恣肆著聞、 上亦厭之、每降諭懲戒、言官多有論劾。八月十三日、給事中陸粲上疏、極陳其罪狀有浮於錢寧江彬者。 上怒、欲重罰二臣、又念議禮之功、華桂散官致仕、令張暫回家省過。十五日早、 上忽降勑諭宣揚二臣罪惡於午門、百官聞之動容。公在家聞之、亦愕然驚訝。越二日、桂先行、次一日張乃行、縉紳無一人餞於祖道、惟路人有揄揶之者。又一日、 上問公曰、璁可留乎。公曰、朝命方下、諭示初宣、未可遽變。且璁妻久亡、每欲歸葬、莫若待其回家葬畢、詔取回京、則公法私情兩無損矣。於是璁深憾公不爲將順請留、又以陸粲之奏疑公所授。方二臣行時、即私謀於霍韜、韜懼有齒寒之勢、遂上疏毀公於朝、宸聽尚未爲惑。次日降旨、追還璁於道。公求退愈切、 上屢降溫旨慰留。至九月、初

內閣無人辦事、公勉強出一二日、且將與璁暴白裹曲郎引歸。霍韜恨公出不利於己、復上疏誣公、上始有投杼之疑矣。璁回京、見公幡然自負、曰、若吾在閣、韜敢有是言邪。公笑不答。再疏乞歸、上乃俞允、命馳驛去、又遣中使賚賜白金五十兩、紵衣四表裏。公行日、舉朝士大夫有祖於崇郭門外者、有祖於五里亭十里亭者、有追祖於張家灣者、冠蓋擁道、一時之盛近未之有也。若夫萋斐貝錦、營營蒼蠅、豈暇與辯哉。初、永承起廢入直三宮、皆進徽號、制應製寶、上以內帑金不精、命永別買金一千五百兩充用。永出、令門下人朱繼宗買備、止得金一千四百兩以進、輦給銀五千二百兩償其直。後上欲更製主、以內帑玉不中度、又命永別買三塊以進。永暴卒、其弟容因取繼宗先所假居室、繼宗欲詐為已有、遂有怨言。仇者聞之、嗾令繼宗訴奏、謂永嘗令買金玉賂公為用。永家人亦陳奏辯白。皇上省覺、下刑部問理、刑部請質較數、惟少金百兩、主刑者陷公之心少沮。適大學衍義修完進呈、欲行賞典、當佑者以先生去、去公名氏、若無預焉者。上怒曰、修是書實肇於楊一清、又嘗序諸後、亦可獨遺乎。命再補刻、及遣官賚賞金帛於家。又方議外祀、禮紛紜不一、上輒念曰、朕誤放楊一清歸矣。若彼在、能無決乎。而其言遂洩於外、仇公者懼再起公、日夜合謀誣前所少金、乃永弟容侵冠持慶公壽、又於奏詞外謂公作墓誌受金帛若干、文致坐罪。舊例刑部獄具、必堂審付大理評之、然後奏報。彼徑奏報、上亦未及審、遂依擬行。彼又恐公論不服、諷同年給事中趙廷瑞論劾、乃革公官、行巡按追金。尋亦罷追、或謂當進辯、公曰、吾心無愧、得失在彼、吾何辯哉。飲酒爽蒸如故。公賦性燥熱、又多飲醇酒、故每病熱毒。至六月終、疽發、加泄瀉、越數日卒。無一言及後事。前半月、嘗歎曰、吾疾不起矣。使是疾早發、則吾得早歸林泉、使是疾後發、則吾得白心迹。今適當蒙昧之際而是疾乃發、嗟乎、人將以為口實也。卒之期為嘉靖九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矣。是夕寒風颯颯、堂戶閉皆洞開、有一卒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輿出、騎從旌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病、今將何之。公病起耶。及聞出大市、又過公如故、天明、方聞公歿矣。於戲、公身雖歿、而英靈洋洋在天地間、將復為神而陰祐下民、是故嶽降生甫、說卒騎箕、古今一道也、又奚足訝哉。

少師太保華蓋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文襄楊公

墓表　　李元陽

寧夏　永叅　傍劉　瑾　人

正德初、閹人劉瑾有寵於　上、竊弄政柄。公時總制三邊、條列修邊事宜、極有端緒、　朝宁翕然稱之。瑾惡公不先白己、内批罷公、遂引疾去位。瑾怒公不已、又逮詔獄、首相長沙李公力救得釋。瑾權日益重、鼻息所向、無敢違者。六卿一言不合、輒辱以荷校。敢有乞骸骨去者、中以死禍。相逢禁中、跪伏不敢仰視。國事惟其意指、危亂之幾已在旦夕。時公家食、日夜籌度、不遑寢處。五年、安化王反寧夏、　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凉各處軍務、協同討賊。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内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内變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佯若不知。纔入陝界、果聞仇越已擒賊、永服公料事有神、促席問内變事。公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不離、　上一時不見渠不樂。今其本幹枝葉連結已成、　上傍皆其耳目、安從得間入一言乎。公曰、此自有間可乘。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言已、即袖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内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　上先進寧夏奏、　上必問。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内變奏。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願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頓首請　上即時召瑾、抄其兵器。請　上登城驗之、如無反狀、殺奴飼狗。又頓首涕哭、　上必怒瑾。瑾誅、柄用公、益矯所爲、呂强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　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　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即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　上命縛瑾下獄、時上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繩纆不絶、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士庶方能吐氣、懽聲震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永乃備言於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　上益喜公。公七歲能屬文、聰敏絶世、讀書過目成誦。人欲試其心計、戲取市家日曆鱗雜米鹽之數、令目一過、輒無遺脱。故六經百氏無所不窺、官制兵衛、本　朝故事、歷歷詳曉。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爲秀才、及中進士、爲中書舍人、結交海内名士、文章日益有名、從學者[illegible]衆、如丹徒靳貴同在内閣、大原喬宇爲冢宰、皆其弟子

顴終身不衰。公薨，喬復自山西至丹徒，持服奔喪，其師友之義何如也。公爲提學，謂都人曰：吾於陝得三士：康海、呂柟、馬理也。後果爲聞人。弘治十五年，劉忠宣言馬政廢壞，薦公陞副都御史，督馬政，召詣闕，面授勑行。明年，拜理茶馬。監馬，公條上茶鹽監牧事宜及易置馬吏，奏請輒允。牧事有成，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湟涼固間，雲錦成羣。十七年，虜入花馬池塞。十八年，勑公經畧邊務，兼巡撫陝西。禦虜，虜素畏公威名，聞公至，遁去。敗。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年，陞右都御史。公上疏曰：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疏，兵力单弱，一或失守，虜衆拆墻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儻兵連禍結，内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揺，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墻二百餘里，開濬溝塹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疏，墻既日薄，濠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墻而入，殘破内郡。虜人得志，始蔑我邊墻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墻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穵邊塹一道七百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墻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厪　宸慮，勑臣經理。臣闇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常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寧州一帶邊墻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曰：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内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

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鎭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後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漫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大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鼠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逾於無策。訊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爲、臣不敢避。今首以築牆挑塹爲言、宜必憎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勅公經理。二年、公言臣初兼巡撫、已不能專力馬政、今冒總制、事益廢閣。乞仍遣巡茶御史兼馬政。瑾惡公。公遂去。兵部疏言邊務甚急、修邊防虜、舍一清無可代者。不報。乃議上文貴、張鼐、曹元乞倘用。瑾不欲修邊、內批罷役、銀鎔大錠解京。由是朔方復套之議竟中止。人謂瑾虜交通、欲外亂以濟己私、或然也。瑾誅、召公入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六年、改吏部尚書。時中原盜起、公上平賊十一策。賊果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年、入內閣、加少傅、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四年、虜大入塞、擾關隴、起公兵部尚書、兼憲職、提督陝西軍務。五年五月、召入內閣、公首薦起餘姚謝遷、以費、二公至京、遂請老、公亦請老、不允、加少師、改華蓋殿。 上憐公老、令朝朔望。公欲銳意修邊及選將練兵、屯田防虜、 上亦嘉公議。武定侯勛手握重兵而驕橫、公諷御史趙鑑劾勛、奪勛後府及團營篆、不爲快。時張桂報復私怨、

爲時論所短。八年秋、公討去之。霍韜曰、議大禮者言輩三四人、張桂去、且及我。上疏列公二十四罪。 上立召永嘉還內閣。俄朱繼宗獄起、坐公受張容金錢名請永誌、又輒與容指揮世錦衣。 上知公不問。永嘉諷言官劾、削籍。明年、公卒。孫元援詔請得復公官。公生而隱宮無嗣。學博才雄、應變清務、幹旋事勢、調停機宜、人所不及。尤曉暢邊事、熟諳軍旅、總制歲久、得士卒懽。虜聞公至、相謂曰、公已回矣、今云復來、將無僞傳。公召虜人來、果見非僞、又相率遁去。其威信之著、自有國以來未之前聞也。羽檄旁午、頃刻應上十餘疏、列書吏十餘人、各執筆聽受、甲乙爲次、口占輒書。一疏成則諸疏皆成、文事各殊、略無錯亂。古今才敏如公者、百代不一二數也。好汲引人、一時才俊無問識不識、皆使之通達。人或訾已、顧薦揚之。在吏部時、給事中王昂劾吏部諸官、公疏救。在內閣時、御史孟淳劾內閣諸官、公疏救。陝西雲南鎮守太監誣奏巡按御史張璞、劉天和、王廷相、逮下獄、公又一一疏救。其存心行已、光明俊偉類如此。處羣小橫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大權倒置之際、而有密制兇逆之謀。堂堂乎大臣哉。

維風編云、羅文恭述楊文襄一清爲相時、有人餽夷珠一斗者、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謁、請留侍左右、詢邊事、公隨出所受珠分勞之、投之地、頃刻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橐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爲常。蓋以天下財爲天下用、而不爲私蓄、即比於一介不取可也。近楊太宰述徐文貞 爲相時、亦常捐千金犒邊將紓禍、意亦若此。昔寇萊公出入將相、終身不蓄財產、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則命補葺。自入官所得俸祿賞賜金帛、惟務施與、人所謂內儉外奢如此。古人肩鉅任重、志在國家者、大都然耶。余嘗尚論楊文簡躬清儉、郭令公滅聲妓、評唐之相業者、未可以是爲低昂。韓魏公有玉盞、司馬溫公無茶具、評宋之相業者、未可以是較優劣。視其所存所樹何如耳。昔人云、平仲儉矣、吳吾[illegible]欲、均爲齊[illegible]已。若由今之世、維今之風、與其奢也、寧儉。

弇州別記云、一清故善朱寧、其用也大都出寧力、而上疏極論國事甚激、中類若攻寧者。寧恚甚、詈一清於朝、不自得、乃乞罷、許之。因家鎮江、而 武皇南征過其第、朝一清于中堂。次日大宴、賦詩以贈、凡十二章。一清大獻其金寶、所從巨璫幸賞咸飫。今 上初

瘳奴詬篤老、勑加益廩餼、官一子、而亹諫臣爭言一清才不宜令終老。先是、上爲世子日、獻王從容言曰、吾楚有三傑、若知乎。問爲誰、曰、故大司馬大夏、少師東陽、少傅一清。上久以識之矣。而會虜寇西北邊、使者卽家起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乘傳往提督秦中諸軍、賜金幣及勑、比于趙充國、馬援、郭子儀云。適洛謁劉健、不出、曰此子汚我。而會大禮議起、一清林居時、則已揣摩張桂等當勝、陰主之、半歲果由是召入復相、加少師兼以史成加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時 上召少師兼一清、少保瑤、詠至平臺面見、各贈以詩、極褒許、而宏等咸屬和成卷、中外榮之。涓雪、詔特免朝參、賚宋免加特進、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一清薦故大學士遷、召至京、因請居其下、不許、而中外人猶謂一清欲上之、其請僞耳。又薦故所善太監張永才、請以爲元帥。永釗枚宿弊、新軍法、因與武定侯勛忤、勛亦以恨一清。一清獲多變惡同列張桂寵、謀去之不果、而二人極怨望一清、又勛腹也。亡何、詹事霍韜極疏攻其惡、 上大怒、罷一清、還鎭江。會張永卒、一清多受其黃金、爲作墓銘。事發、詔削職、有司督其金還官、一清遂憤憤死。後得雪、贈太保、謚文襄。

以上二文并見《國朝獻徵録》卷一五

襄府長史林先生光墓表

湛若水

周公而上其道行、孔子而下其道明。其道行者其言微、其道明者其行纖。是故明者其體乎、行者其用乎。白沙夫子崛起南方、泝濂洛之源以達于洙泗。慨然任明道之責。當是時、得其門而入者、惟南川林先生一人而已矣。南川靜坐清湖餘三十年、玩心神明、默契大道。其質於師之言曰、元來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直是一箇充塞周洽、無些小欠缺、無毫髮間斷、無人己小遠近、如一團水相似、都滾作一片、又各飽滿無欠干渉。前輩謂堯舜事業亦是一點浮雲過目。今始知其果不我欺、實見得、則所謂充塞天地之間、所謂天地位萬物育、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左右、與夫高宗夢說之事、朝聞夕死之說、方各有着落。曾點三三兩兩、看來自家多少快活、何必勞勞攘攘、都不是這箇本色。千古惟有孟子勿忘助之語、最是不犯手段也。

斯不亦見道之體乎。然而言則精而行細矣。先生事竹齋府君如事天、其事游太夫人如事地。故孝敬行於家庭、孚於族部、聞於巡撫。巡撫朱公爲勸駕爲中乙榜、教諭平湖、遷教授於兖州、再補嚴州、所過士習以化而師道尊。破規條之説而重以身教、化舉業之陋而合於涵養、去支離之弊而究于一本。薦紳考德妆爲　襄府左長史。正閫法、肅官僚、懾奸倖、清宫禁、立體統、一府大治。及其致老、以疏而退、能以正終。故方其隱居清湖也、人曰、未可以仕乎。曰、吾方求吾志也、吾何爲而易諸。及其仕也、人曰、未可以止乎。曰、古有爲貧而仕者、乘田委吏所不辭也、吾何爲而去諸。斯不亦見道之用乎。然而行則絀而道明矣。甘泉子曰、夫道體用一源者也。昔者孟子稱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之聖、於伯夷曰、治則進、亂則退。於伊尹曰、治亦進、亂亦進。於柳下惠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於孔子則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處則處、可以仕則仕。夫聖之爲德亦大矣、而直於進退仕處久速之間言之、何耶。明體用之一原而發化不居也。故即用可以觀體矣、即體可以觀用矣、即體用之全可以觀人矣。南川先生之學、其盡亦以是觀乎。若其贊述存乎文詞、其行實存乎家乘、余特撮其大者表而出之、庶來裔有觀焉。先生諱光、字緝熙。子二人、長時表、習學訓科。次時東、鄉進士、能繼家學、從予遊、請予表于墓石。

《國朝獻徵録》卷一〇五

明儒碑傳集卷二十七

楊廷和一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忠楊公廷和行狀　孫志仁述

楊氏之先世爲廬陵人、元末避歐祥之亂、徙楚麻城。再避紅巾亂、乃入蜀、爲新都人。諱世賢者、實新都楊氏始祖。世賢生壽山、壽山生玫、貢士、仕爲永從史目。玫生春、號留耕、成化辛丑進士、歷官湖廣提學僉事。春生公、諱廷和、字介夫、別號石齋。生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邑有火光之瑞。甫四歲、知聲律。七歲、日誦書數卷、習舉子業。辛卯、年十二、舉於鄉。壬辰會試下第、入國學。監丞眉山黃公明善奇其才、許妻焉。成化戊戌、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時黃公督學雲南、公請假往迎黃夫人。鎮守太監錢能、黔國公沐廷章皆厚遺、公力卻不受。庚子、授檢討。弘治己酉、考績、陞修撰。修　憲宗實錄、丘文莊公爲副總裁、公以纂修兼校正官。有大關係及大章奏、名臣傳、丘悉以屬公。草成、丘不易一字、歎曰、良史才也。辛亥、書成、陞侍讀。壬子、充經筵講官。乙卯、　皇太子出閣、御史郭紳奏選正人、端國本、首薦公與姑蘇王公鏊等七人、公遷左春坊左中允。戊午、主試順天、所錄多名士、刊文至今程之。己未四月、丁祖母葉孺人憂、　詔賜馳驛歸。辛酉夏服闋、冬北上、復舊職。壬戌三月、大明會典成、當遷官、吏部擬公左春坊大學士。　上令中使至內閣問曰、所擬廷和官豈誤邪。李文正公對曰、其人資望兩隆、且　東宮侍講、啟沃有年、纂述之功亦異流輩、特擬此官酬之、非誤也。中使以聞、　上曰、朕亦久知其人、豈吝此官乎。　命下、士林驚喜。蓋是官輔臣居內閣之銜、不設者五十餘年矣。未幾、爲日講官、開經論政、　孝皇重之、錫予多踰常禮。一日、　上御講罷、即以御前饌頒錫、宸翰親署器封、時謂有貞觀慶曆之風焉。六月、　上命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編纂通鑑綱目節要、公爲纂修官、潤色論斷、多出公手。乙丑春、主會試。五月、　孝宗賓天、　武宗登極。七月、以從龍恩陞詹事府少詹事。丙寅正德改元、公爲講官、有白金綵幣帶履之　賜。十月、脩　孝宗實錄、公爲副總裁。丁卯、陞詹事、入內閣知　誥勅。時劉、謝二公去位、叛璫劉瑾用事、公侍講筵、惓惓以遠小人、戒遊逸爲言。左右讒之、又有陰結近侍者阻公、遂改南京

吏部左侍郎。命下數日卽行。瑾使邏者伺公將中
之、及報云揚切無怨怒、乃止。五月、陞戶部尚書。八月
二十八日、上退朝思公、問曰、楊學士何不在。瑾對
曰、令爲南京戶部尚書。上曰、楊廷和已入東閣矣、
戶部豈翰林官耶。明日、有勑取公內閣辦事、馳驛
來京、改禾文淵閣大學士。往時劉仲質等以尚書任
之、然不與機密、其後李賢、王文繼以尚書都御史入、
景泰、天順閒故事也。時逆瑾擅權、每摭人細故、輒
成大獄、公隨事救正之。雲南夷奏蒙化土官不法事、
瑾欲差人械繫來京。公曰、荒服遠夷、易於生變、土官
世祿、相傳已久、拘繫未必得、徒損威重。於是止令鎭
巡官勘報。未幾、分守金齒太監張辰以暴政激變、地
方幾罹害。戊辰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己巳春、大
明會典成、逆瑾怒功不自己出、乃矯詔摭總裁及
纂修官、公華俸二級。十月、孝宗實錄成、復俸如故、
有幣金乘馬之賜。旋授光祿大夫、柱國。庚午二月、改
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四月、慶陽有安化之變、
公謂文正公曰、宜請須黃榜開諭寧夏之人及慶
府宗室。或阻之、曰、黃河之舟盡爲寘鐇驅去、卽有榜、
誰與傳之。公曰、此寧夏人不與者十八九、苦爲寘鐇

所脅、無以慰之、得無爲寘鐇樹黨耶。亟請於上行
之。又擬用仇鉞爲將、逆瑾云鉞已從寘鐇矣。公曰、鉞
素稱謀勇、不幸在亂城中、未必從亂。朝廷用之、豈
不幡然思奮、亦使寘鐇自生嫌疑、將內潰矣。未幾、鉞
果擒寘鐇以效焉。九月、叙績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
身殿大學士、廕子恒爲中書舍人。勑諭褒美。辛未
春、北畿流賊劉六、劉七、齊彥明陷郡邑、殺良民、諸將
莫能禦。朝議起馬中錫爲總制。公曰、馬文士也、豈堪
是任乎。衆違其議用之、竟僨事。叅將桑玉領大軍追
劉七於村中、窘甚、將自經於民舍、其黨止之曰、賂或
可免。乃投金樓下、桑受而縱之。公言於朝、下中錫
獄、斬桑玉、以陸完代之、軍威大振。旣而趙風子、邢老
虎、劉三羣賊復起河之南北、衆數十萬、官軍屢敗。公
意用邊軍勦之、衆議未協。翰林學士陳霽奏記於公
曰、內地腹心、邊圉四肢、役四肢以驅腹心之疾、何不
可。公行其言、而以彭公澤爲總制、兩總制破賊、刻日
可平。豹房義子多與諸賊交通、有通事王永者得幸
左右、中秋日潛引齊彥明見上於豹房。事發、下永
獄、杖殺之。義子黨訴於上、將罪原問主事張元靁。
公曰、刑官知有大明律耳。事得解。壬申、盜平。九月二

十四日、　上降手勑曰、直隸山東河南盜賊平定、内閣運籌定議、致有成功、仍廕子姪一人爲錦衣世襲千戶。公疏辭、不允。三辭、　上令吏兵二部會議以聞。得　旨、改廕六品文職。公又辭、不允。至三辭、　上鑒其誠切、許之。十月、　勑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癸酉、四川流賊鄢本恕、廖麻子作亂、彭公澤總制征之。將行、請授方畧。公曰、君才平賊無難、但忌班師早也。彭問其故、公曰、往時福建鄧茂七、湖廣劉千斤二賊授首、餘黨復作、以班師太早耳。彭至、踰年而賊平。會變起西夏、　朝廷復命彭以往、至漢中、内江胡小二等作亂、彭歎曰、石齋眞聖人也。甲戌正月十六日、　乾清宮災、公請　上素衣御左角門、下詔罪己、令諸司直言時政、　上納其言。公即疏言、皇上嗣登大寶十年、於茲邇來災異迭見、水旱頻仍、盜賊縱横、夷虜侵擾、五星失度、千里飛蝗、隕霜雨電之非時、地震天鳴之相繼、軍民困苦、帑藏空虛、今乃復有此變、　聖明何以致之、罪在臣等、願　賜罷免。尤望念　皇天付託之重、　祖宗創造之艱、生民仰戴之切、早朝晏罷、深居簡出、親　九廟之祭、崇　兩宮之養、勤日講之御、復面奏之規、開言路、通下情、還邊兵、革禁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以惜民力、減織造以節民財、任正直忠良、親老成持重、庶人心感悅、天意可回。　上深悔悟、而義子輩讒言蠱惑、意乃懈。是月、寧府陰結近習、獻燈於内、又欲遣人張設。公語文書房官曰、王府無獻燈之例、禁中非擅入之所、恐有奸謀、不可不防。尋請復護衛、公極諫止、謂伊祖以謀逆而革、劉瑾復之、方革還、豈可又從其請。費公亦極言之。時寧夏厚賂諸權要、錢寧輩主之、　旨竟從中出焉。乙亥正月二十二日、留耕少保公卒於家、訃聞、　旨言、輔臣丁憂、留用事例、你該部查看來說。公即疏言該部自能據禮覆奏、　聖明必能以禮處臣、但憑棺之情、遠繫萬里、奔喪之念、切在一朝、用是不候吏部查奏、輒敢上瀆、乞俯察愚衷、使得盡愼終之禮。得　旨、卿春宮舊學、輔導年深、德望才猷、朝野推重、特遵先朝故事、爲國留卿任用、宜勉抑内顧私情、以副倚毗至意。八日、　上特遣文書房少監秦用宣諭　玉音、老先生輔導重臣、國家大事多有倚賴。先少保喪事、已令該部查例留用、望老先生以禮節哀。公再疏陳情、得　旨、再覽奏、具悉。卿迫切至情、但内閣重任、方賴老成共圖治理、卿宜以體國爲念、再勿

固辭。公又疏言、臣爲先臣長子、理當主祭送終。人子大事、少缺不可復補。且臣形神俱喪、心志荒迷、萬一臨事眩惑、是國家兩負、忠孝俱失矣。奉　旨、卿屢乞守制、情苦詞切、今暫准奔喪。寫勑給驛、葬畢卽來供職。卿爭廷儀也。著馳驛去、遣行人呂律送歸、禮部郎中祝鑾諭祭、工部郎中王孝忠治塋域。輔臣眷注之隆、未有過之者。公旣歸、　上每臨　對左右言、何如楊先生有主張。八月、遣少監秦用賫奉　璽書宣諭、并　勑四川鎭巡三司等官守促上道。公疏辭謝云、啟行兩月而　詔旨卽下、到家三月而　勑使又臨、忱愧而承自天之恩、越紼以拜如綸之命、戀闕之情雖切、陟岵之痛方深。況人生大倫、君父最重、輔臣舉措、風化所關。喪親不能自盡、不可以爲子。禮義或少有愆、不可以範俗。若以庸劣之才、藉故事爲口實、當太平之世、襲金革之變禮、巳自內媿、人其謂何。　上批答曰、朕以輔導元臣、忠勤久著、特令勑使守取速來。卿宜體朕至意、卽日就道、以慰人望、再不必辭。公又疏言、君臣之義、固無所逃、而父子之恩、終不可解。三年之愛、人子至情、三年之喪、古人中制。羸瘠之軀、遠難馳於道路。哀毀之狀、亦有醜於班行。徒戾禮經、無補風化。　上鑒其氣切、乃批答云、卿孝思純至、固乞終制、覽奏良用惻然。今勉從所請、差去內官先回、待卿服闋、還著鎭巡官催促馳驛前來供職、以副委任。公乃得終喪於家。丁丑六月六日服闋。　朝廷先期遣行人劉翀至蜀、以服闋之明日、同鎭巡三司府縣官詣公家宣　璽書。公懼時事難爲、堅不欲起。詔使在門、當道守候、府縣佐倅同促就道。不獲巳、於八月三日發新都、至東河驛、復欲辭疾。陝西當道請曰、近聞　聖駕出居庸關、人情皇皇、公不圖輯寧以報國乎。舟進潞河、京師勳戚府部卿寺部署及臺輿校役皆相率出迎、自崇文門接通州、車騎雲擁。　上在邊、聞公至甚喜、遣內侍賜寶鏹羊酒。十月二十一日入閣、疏謝、且請　回鑾、不報。十二月二十八日、與蔣公至居庸、請　駕。有　旨止之。時北狩將歸、先遣人諭內閣府部、各爲旗帳奉迎。錢寧來逼公首倡。公曰、旂常在國、銘功臣耳。旗帳施親舊里俗也。君尊如天、敢有瀆獻乎。威武大將軍是何名號。　上復遣所幸通使張龍來云、　朝廷說楊閣老不肯作旗帳、他忘了往年一遣內臣、兩遣行人、取之恩典、過他大臣十倍。今乃執拗、問他懼否。公曰、雷霆之下、敢不震

懼。但不敢以非禮事君耳。戊寅正月七日、　駕同候迎、皆不用帳、　上素重公、亦不謂忤也。公知道不合、遂謝病乞休。得　旨、卿元臣碩德、望隆中外、復任以來、尤切倚注、不允。辭。二月一三日、會　太皇太后之喪、義不容不出、即復臥病、再疏言、臣復任四月、在告六旬。師保具瞻、豈素飡之地。樞機重任、非養病之官。　上批答曰、多事之際、正宜盡心匡輔。又不允。三疏辭益切、　上曰、耆德去留、繫時輕重。卿既爲朕倚注、宜以身體國。復不允。令鴻臚官至家催召。十八日、内閣題　太皇太后銘旌、公不與、賜公白金寳鏹彩幣、公疏辭。未幾、復疏言、臣之在告、且及半年。以高爵厚祿待衰病之士、隆恩殊禮寵尸曠之官、是徒取具員、而不責實效也。不允。再疏亦如之。五月、　上遣太醫院使盧志、施鑑更番診視、又遣鴻臚寺卿張昱至臥榻前致　命催召。公疏辭謝、　上留之益力。六月、遣鴻臚丞翟宗仁來驗病勢、公疏辭謝者三、皆不允。上降手勑曰、朕親統六師、勦除寇虜、内閣運籌定議、協力成功。賜白金綵幣、廕子爲錦衣世襲正千戶。公屢疏辭、皆不允。己卯正月七日、　上北征還、兵部侍郎馮清奏捷、傳諭擬旨奬勵威武大將軍。公曰、　皇上親征破虜、體宜稱賀。從征將士、亦宜行賞、但不可奏捷。今馮清本内開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字樣、是以臣率君也、豈敢輕易擬旨、以犯無將之誅。即以奏納還中使、旋出德勝門迎　駕。大閹張銳馳至行幕、授公前奏擬旨。公曰、本内所稱威武大將軍者何人、豈馮清所當奏捷、我輩所敢奬勵耶。銳曰、　朝廷在教場立待旨而後入。公執不可。銳去復來、公曰、必欲擬旨、須馮清別具奏、云前大將軍號止奬勵該鎮守臣乃可、不然、決不敢擬也。銳去、偕錢寧來、泣而言曰、　朝廷疑銳言之不明、又令寧來請即擬票。公曰、此事關係至大、今日不言、誰執其咎。寧回奏言、楊廷和堅執不回。　上令回閣擬旨、公與蔣公具疏執奏如前、止擬奬勵馮清、不及威武大將軍一字。公復臥病乞休、疏再上、不允。時　上又欲南巡、杖言者舒芬、姜龍等於朝。公聞之、亟出謂司禮近侍曰、爲廷和轉言於上、各官諫止南巡、皆一念忠愛、爲宗社計也。今聞有死於杖下者、何以傳示天下後世。　皇上承　九廟之祀、奉　兩宮之養、國本未建、人心危疑。見今軍民困苦、盜賊縱橫、　聖駕欲南去、遠涉大江、應接皆腹裏人、不比胡虜易辨、儻有姦謀潛

諧閧、乃縱火倉卒何以應之。又有宗室窺伺、或假悉
奉迎、誘至深宮、進退不能、消息不達、噬臍無及矣。時
宸濠逆謀已成、人無敢言者、公語及此、聞者缺然。明
日、公與同寅三公伏闕留止、三日不得命。張銳出左
順門、公以前語司禮者語之。銳曰、此無與銳事、公當
親奏豹房。公曰、我知有　乾清宮、不知有豹房也。若
等朝夕奏事豹房、所奏果何事耶。銳汗顏而退。五月
十日、御史蕭淮上言宸濠謀爲不軌、衆相視無敢言。
公曰、寧府之謀、天下皆知而不敢言、御史獨言之、難
矣。然反形尚未露、先年　宣廟征漢府回、學士楊榮、
陳山奏趙府嘗與連謀、請移兵討之。楊溥、楊士奇以
爲不可、請命皇親大臣往諭之、趙府即謝罪、獻還護
衛、不煩兵而解。中使以聞、　上令公撰勅、遣太監賴
義、侍郎顏頤壽、駙馬崔元往諭宸濠、獻還護衛屯田
鼎鑊、勿令諸賊亡命出入府中、改護衛爲南昌左衛、
并諭撫按三司知之。時內外權倖多與宸濠交通、口
語藉藉。少監盧明曰、不日有六國索鼂錯事。公曰、鼂
錯爲國家計。瑾敗削衛、不聞索錯者、今索錯豈有主
之者耶。崔元輩遷延不進、至浙江、聞孫都御史燧、許
副使逵遇害、乃奔回。至天津、王尚書瓊使人要於路

曰、復命時當云寧府本不反、因削護衛乃反。三使者
不以其言爲然。南京以變聞、瓊猶庇之、復奏云寧府
既反、九江彭澤何乃無印信文書。公曰、來奏云賊破
九江、彭澤印信被奪、寧有印信文書耶。瓊又復奏事
有可疑、中間未審端的。又曰、尤爲可疑、中間恐有別
情意在、陽阻官軍、陰助宸濠也。公與廷辨、盡發其姦、
而瓊甚怨公、百計誣陷、然公守正、卒不能中也。七月、
加特進、疏辭不允、有清德正學、體國忠誠之褒。時
上欲親征、羣小慫恿之、意益決。公屢疏諫止、終不納。
十三日、命司禮監集百官議於左順門、公與同寅三
公曰、此但當命文武大臣督京營官軍討之耳。此賊
得罪　天地、　祖宗、且無政以懷其軍民者、若出黃
榜諭以順逆、使之勤王、誅首惡、寬脅從、即旬日變從
下生、不煩天兵矣。昔永樂中北征、有　皇太子居守。
宣德中征漢府、有鄭王、襄王居守。今　聖駕出征、居
守重任付之何人乎。明日　親征旨徑下、不能止也。
爭御寶行
兵部請內閣護從、又乞敕　御寶行。公曰、戰危事也、
倉卒草野中、易起奸心。往時四川賊藍五、鄢老人摇
廢印、尚且惑衆、況國器乎。即有除拜號令、亦凱旋
行之、御寶無所用焉。由是御寶不行、而梁公蔣公護

跡。又明日、有中人傳　旨、欲寫調土兵及王府兵、啟
勅。公曰、土兵反覆、不必調。王府無兵可調也。竟不進
稿。又明日、傳　命寫威武大將軍勅。公曰、　朝廷親
征、奉行天討、誰敢云差遣、又誰敢稱威武大將軍耶。
近聞逆濠僞檄、方以失政爲名、威武大將軍是何政
令耶。假作尊者謂　朝廷親征、乃稱威武大將軍、是
何人降爲此名號、何人寫勅、請先誅戮、然後興兵問
罪。則今日之憂不在宸濠、而在此勅矣。中使復奏、少
頃、　上命蕭敬等十人及谷大用、張永、錢寧至閣中、
力手 [illegible]武 具料 [illegible]勅
以阻撓軍機促　勅。公曰、　朝廷命臣下行事乃用
勅、　親征將勅誰乎。敬曰、　上旨嚴切、今日無勅、令
敬等自投金水河死、不容見也。公曰、公等不必死、
朝廷止罪廷和一人耳。可以此言奏、再遲一年亦不
敢異初議也。張銳、錢寧色怒曰、　上意決、欲如此。公
曰、天子有爭臣、我輩意亦決、欲如此。蕭等去未幾、即
來相率跪拜花臺下。公曰、諸公貴人也、以此相待、置
我於何地。我所知者　祖宗之法、奉　天承運皇帝
六字傳之萬世、誰敢改稱爲此號耶。蕭等知不可奪、
乃去。八月十九日、　上將出、會公薦劉尚書春、知
制誥、有　旨責公引用鄉里、令回話。公出閣中、遂有

爲勅進者、明日乘輿行矣。庚辰十一月、　上還自南
征、駐通州、召公至行在、令擬　旨先誅宸濠、然後入
宮。公曰、宗室有罪、必先告廟、令文武羣臣議罪、以聞
而後誅之、此　先朝故事也。令於通州行之、臣不敢
奉　命。　上曰、先生亦爲此言耶。朕嘗檢宸濠私簿、
朝中大臣多受賄者、獨先生無之、故以此委托。若入
京後、恐我亦不得主張矣。時　上疾已篤、且無主嗣、
又深疑左右侍臣、公知不必再執、遂擬　旨進焉。辛
巳三月四日、魏彬、張銳傳　旨言　郊祀大禮未舉、
朕心未安。又言太醫院用藥無功、求草野醫人冀萬
一。公知　上意有在、非求醫也、乃謂彬等曰、若有大
變、公輩禍福在反掌間。彬曰、何謂禍福。公曰、我輩與
聞處之如倫敘、天下以安、內外同福。反是、公等先受
禍、次及我輩矣。彬曰、聽老先生處分、彬等豈敢。十四
日早、少監陳嚴倉皇來報、　駕崩矣。公即語嚴曰、急
啟　太后、取與長子來繼統。少頃、谷大用、張永、張銳
至閣中、授公一紙、乃　太行皇帝遺命也。辭曰、說與
蘇進、陳敬、我這病則怕好不的、你每與張銳叫司禮
監來看我、我有些好歹、奏　娘娘與閣下計較。天下
重事要緊、不關你衆人事、是我誤天下事。公請罷舉

京衆、曰、羣臣止哭。遂取　皇明祖訓示諸司禮曰、
大行皇帝未有後、當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懿欽
皇太后降懿旨、　太行皇帝降勑旨、遣司禮監文
武大臣各一人、奉迎　興長子來卽皇帝位。於是遣
大學士梁公儲、司禮太監韋彬、谷大用、定國公徐光
祚、駙馬崔元、禮部尚書毛公澄、公持金牌信符授之。
公意不欲遣韋、谷、倉卒防變、故不之更。初聞變、公先
命閉閤門、時權奸各欲立非次以貪功避罪、相求如
市、覬皆不得入。王瓊聞閤門閉、大沮、議定奏所擬
懿旨及　大行皇帝書入啟衆、就左順門宣諭朝臣。
衆皆躍然大呼曰、天下事大定矣。朝臣就閣中詣謝
且賀曰、昔呂端鎖王繼恩、韓琦斥八大王、恃權專任
重也。今無其權而事又獨難、然定策頃刻閒、摧姦拱
手、外朝不知、加呂韓數等矣。公曰、祖宗功德無疆之
福、亦同官協力所致、予何力之有焉。遂擬　旨散豹
房官軍、令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
兵部尚書王憲、提督優恤揀選團營官軍、分布皇城
四門及京城九門防守。令威武團練營官軍各回原
營、各邊鎮守太監各回本鎮、革皇店官校并軍門辦
事官、旗校尉俱回本衛、命給密及土官番諸處貢夷
人、當放回者、該部照原擬賞之、差人送回、餘會同館
館之、關防出入。佛朗機一差人回廣東聽候、豹房番
僧及少林寺取來和尚各歸本寺。南京馬快船隻常
例聽候外、盡數發回各處、帶來各色匠役樂工、人手
等各回原籍、命東廠錦衣衛及五城巡視御史嚴、夜
禁捕盜賊、皆出公獨斷、而以　先帝未命行之。或曰、
此等事何不少留待　嗣君行。公曰、機會間不容髮。
時權姦人人自危、若不急解之、倉卒有變、誰能制耶。
九門防守之命旣下、許泰意若不怡、邀兵部王憲至
閣、欲有所言。公問、則徙倚不對、而私相許語。公曰、危
疑之際、所仗在提兵諸公、報國正在今日、欲言則直
言、何令我輩揣摩耶。憲曰、許總兵與江平虜同事西
官廳、今用許防守而遺平虜、以此未安。蓋爲彬地、且
以脅公也。公曰、團營根本、故留平虜主調發。泰不應、
以舌澤吻作怒色、且微語曰、這箇賊。公問賊誰、泰曰
李琮。又曰、泰家止有三百人防護。泰意又以琮脅公
也。公曰、今日忠臣義士、無不奮力、琮欲何爲、自取滅
族禍耶。泰曰、李琮兇狠、平虜腹心也、泰亦憂之。公曰、
有諸公在、琮不足憂、亦無能爲也。許公必欲與平虜
同事、可一言決之。泰意不明、與江彬異同、欲持兩端

以窺趨避耳。須之、提督張洪至、言彬可防。公曰、君何
請分出疑江反耶。江征流賊回、豹房過隊、先帝見其耳帶箭
鏃、喜其驍勇、因留置左右。既而護從巡狩、一時內外
文武皆有之、不獨江也。江何罪而欲反耶。近年反者
內有寘鐇、宸濠、外有劉七、藍五、鄢老人、皆隨起隨滅。
江內親外衆、乃不比數賊、假欲萌非望、即顧盼間齏
粉矣。誰肯同之、自取滅亡哉。若江能與諸公協力洪
濟、嗣君至日、閉門辭爵、不失富貴、何必自疑、人亦
政不須疑之耳。諸公本兵、實所出策、我書生、握數寸
管、無能爲也。洪唯唯而退。洪蓋爲彬遊說以探公意、
而公對之語、有操縱、江聞之稍安。是夕、京城市間人
馬介然有聲、人心皇皇、以爲彬且反矣。又聞彬在家
不成服、齋宿不哭臨、公深憂之、以一刺投彬、勾謝江
公、大事多賴鎮定、彬喜、以爲楊公不我虞也、乃成服
齋宿。十七日朝臨罷、公告蔣公、故蔣公曰、連日介介
於懷者、正以此耳。公曰、彬手握重兵、發之須得機會。
是日坤寧宮安獸吻、彬入吉服行禮、而壽寧侯張鶴
齡被勑之安陸、公偕蔣公入用璽、則大閤俱在。公命
屏左右、謂魏彬曰、大功已定、大患未除、未爲全美。魏
詢其故、公以魏與江連姻、不可徑言、先慰之曰、古人

大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王導滅王敦、至今流芳青史。
公雖與江爲親、乃勉奉大行命、非本意也。今外議紛
紛、若不早請 太后擒之、恐彼不自安、將貽 嗣君
以憂、未免爲大功之累也。張銳疾言曰、彬有何罪。公
曰、如擅入邊軍禁內、擅立威武團練營、擅改團營爲
西官廳、擅立鎮國府、所犯不一、死有餘辜。魏曰、實
然、無所逃死。銳猶極身爲辨。公曰、不須回護、我輩言
出禍隨、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孫、獨不念祖宗墳墓
與兄弟耶。 嗣君途中萬一聞變而驚、張公請保任
其責也。公辭色俱厲、陳嚴責之曰、且收得在。 嗣君
或寬宥之、今亦擬旨監候耳。蔣公曰、了此然後哭臨。
銳曰、何故太急。公曰、此事間不容髮、顧可緩耶。即擬
旨奏 太后、與蔣公候於閤中、久未下。公曰、權璫對
我輩言、尚百計攔截、在 宮闈豈肯贊成乎。若不捷、
禍必先我二家、我輩豈可離此地、誠死此亦得死所
矣。蔣公曰、天祚我明、必無此事。頃有報宣候右順門
者、父之陳嚴來曰、江彬已擒矣。幾逸出、彬行禮畢、張
永辭、使人報之、遂奔西安門、以 西官廳文[illegible]
中道折向北安門。當關者曰、有旨留提督。彬叱之[illegible]
皇帝何在、安所得旨乎。手批門者。守門人衆[illegible]

追者至縛之。將久旱遂雨。城中讙聲雷動。爲之謡曰、拿了江彬、朝廷安穩。蓋以吻爲穩也。頃之、李琮亦自其家縛至、罵彬曰、汝早聽我言、豈至於此。彬曰、悔不自斷。其子怨其母亦然。收捕者云、彬已分布腹心於東西北安三門、東甲褁糧、立馬以伺動息。非公先以計安之、後出其不意而擒之、京師百萬流血、成敗猶未可知也。是舉也、公之成算、而贊其決者蔣公也。彬之未擒也、或有密請於公者曰、一力士之力耳。公笑曰、客談何易、安得此大力士耶。其慎密如此。　嗣君將發安陸、左右猶以此爲疑、聞彬已擒、乃欣然啟行。四月二十一日漏下二鼓、　嗣君至行殿、　召公及府部大臣宣諭、三上箋乃允。五鼓由正陽門入、讓以明日大昕即位。自三月十四日至是、三十有八日也。公承虛扆總已、內外晏然。十六載弊政、姦人皆擬於即位詔除之。公日夜殫盡心力、草置函中。公侍行殿、蔣公先歸閣中、整理文書。　詔條內若軍門、皇店、官校、豹房番僧、寫亦虎仙數事、公別書密緘之、不敢露草。蔣至公家、諭家童取去、人莫知何文書也。黎明時進稿、請　嗣君批紅出、方鳴鼓。是日向辰、文書官來言、欲去關切中人者數條。公曰、數年以來、事有齟齬、不曰西邊不可、則直稱　朝廷不從。今　嗣君至便有此、乃知前日負　大行多矣。即此廷和便當去、今日拜賀　新天子、明日即詣奉天門前乞休。且問皇上初至、何人於左右欲更　詔書、雖死亦甘心也。蔣、毛二公皆力言之、文書房官知不可、乃持回。久之鳴鼓、批紅猶未下、公與三公亟趨華蓋殿後、往來王除間、不見一人。乃復趨奉天殿下、見直殿者、覓文書官來相見、詰之曰、亟去、萬一悞事、我輩且有說。或言批紅不下、明日開讀亦可。公曰、自古人君即位、雖草昧中亦須下詔改元、以新天下之耳目。今日若無詔書、不知所改是何年號、人心惶惑、恐有他虞、誰任其咎。文書官懼、乃入奏批紅出、改明年爲嘉靖元年。詔下、宿弊盡革、讙聲滿朝、士夫京城老少皆踴躍歡慶曰、眞　天子也。二十四日、　上召公及蔣、毛二公見於文華殿。公曰、　陛下順天應人、爲天下臣民之主、初至行宫、雨澤隨降、一登　寶位、天日開明、可徵　宗社萬年之慶。伏願敬　天法　祖、修德愛民、任賢納諫、講學勤政、永建太平之業。　上曰、先生每說的是。　賜酒饌而退。二十六日、科道交章劾內臣武臣亂政、公擬　旨盡下獄。明日劾文臣王瓊等二

十餘人、公擬 旨俱令致仕。 上不可、下内閣改擬。
言、内臣張銳、張忠等、武臣許泰、錢安等、俱擬下獄。文
臣亦有朋姦亂政罪惡顯著者、首輕貸、何也。公曰、文
臣亂政者誠有之、但所壞止一衙門、壞事者退則衙
門復清矣、非如銳、泰等蠱惑 朝廷、移居豹房、新寺、
南北巡幸、離間宫闈、以致國本中絶也。中使曰、王瓊
先在兵部、頭戴爪剌、身着帖裏、親至豹房、與 朝廷
飲酒、非蠱惑而何。公曰、此事外人都未知。於是擬瓊
冠帶閒住、不可、乃擬爲民、明日、又發下、必欲下之獄。
瓊危迫甚、据撫誣奏、冀公引嫌迴避、將有庇之者。
上覽奏怒甚、欲重治之、公復爲救解。時久旱、瓊既下
獄、雨隨降。御史李獻等奏比之京桑弘羊云。二十八
日、 召公及蔣、毛二公至文華殿慰諭。又命太監張
佐傳諭 上意、欲公發王瓊黨宸濠事。公曰、外廷自
有公議、刑官自有正法、廷和不與校也。蓋瓊朋姦黨
逆、罪惡昭彰、至如誣害彭澤而虎仙脫罪、因入豹房、
交結錢寧、而臺諫章疏俱從改擬、皆朝臣所共知者、
公故云然。二十九日、 上復召公面諭曰、先生每爲
國勤勞、朕悉知之、宜安心辦事。公頓首謝、 賜茶而
退。自成化以來、 朝廷所病者冗官冗食之費、臣下

建議、未能裁省。劉忠宣公受知 孝皇、上竄太監蔣
瑾奏止之、東山以此怨謗叢集、身幾不免。正德中冒
濫尤甚、十六年四月以前、在京官軍旗校勇士軍匠
人等食糧之數共三十七萬二千七百餘員名、一歲
支米三百九十八萬八千八百餘石、歲運四百萬石
之數、除海運三十五萬石外、雖盡數至京、亦不能支、
公深憂之。 上即位、詔華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七
十有餘、實支米二百四十五萬六千四百餘石、所省
一百五十三萬二千四百餘石、國計雖紓而大怨叢
集、爲之謡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皆裁革之徒
騰之也。公未辨色入朝、有持刃恐喝於道上者、 上
聞之、令兵部撥官軍百人護公入朝、名隨朝軍。時
上在諒闇、居文華殿、公疏言、 陛下嗣登大寶一月
以來、用人行政、無所不當。又聞視朝之暇、惟以觀書
寫字爲事、堯舜之聖可以復見。只今夏日晝長、章奏
多暇、敢請日講 祖訓一二條、臣等躬候便殿、直說
大義、以爲 聖學萬一之助。 上嘉而行之。先是、錢
寧與江彬有隙、彬發其黨宸濠事下獄。 上即位兩
月、法司方議其罪。寧平日厚遇士大夫、中外皆爲所
餌、時有爲之彌縫者、鞫之不得其狀。公曰、錢寧改易

錦守、進退大臣、受寧府賂遺、假以護衛屯田、罪同逆瑾、豈得輕貸。會籍沒江彬家、得取宸濠世子司香手勅、諸司禮令文書官持至閣中、謂是錢寧所爲。公曰、寧罪惡至此、我輩在外、豈得盡知。於是擬 旨正其罪焉。張銳、張忠、于經、許泰等十數人下獄久未決、銳等行賂中外、動以百萬、法司曲庇之、又賂內庭、得旨充軍而已。公發憤上疏曰、科道官劾奏張銳等罪、

陛下震怒、下之法司、聞者交慶、謂是大有爲之君也。旣而法司議上、 命會官詳審。臣等擬罪請呈、亦從 上改、竟至寬貸。聞者喪氣解體、以爲不誅此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 九廟之靈不安、萬民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自古帝王制刑三千餘條、曰元惡大憝不待敎而誅。大明律首以十惡、不待時而決。如銳等所犯是也。此輩縱不皆誅、而張銳、張雄、張忠三人與錢寧、江彬同惡、決不可赦。今執奏者未已、 陛下仍以有旨答之、令紛紛之議上及宮闈、下逮左右、可乎。願 賜獨斷、追回此三人監候處決。 上令籍沒其財。元年壬午三月二十五日、

上降手勅曰、朕入繼大統、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首先定策、功尤顯著、俱進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公上疏辭、 上批答曰、卿累朝元老、德望隆重、當國勢危疑之際、首定大策、翊戴朕躬、計擒逆彬、潛消禍變、中外奠安、功在社稷。朕嗣統以來、贊襄新政、釐革宿弊、罔顧利害、備竭忠誠。朕心嘉悅、特加殊典、以答元功。宜勉承恩命、副朕倚毗至意。公再疏言、有無妄之福、必致無妄之禍。臣因攀附、得效涓埃、豈敢過有希望、以速無妄之禍哉。伏望

聖慈、特賜矜允、雖不敢自謂勞謙之有終、亦庶幾知足之不辱。 上復批答云、卿在先朝、隨事匡救、備竭忠悃、中外共知。朕繼大統、實卿定策迎立、旣安宗社、又能除奸弭亂、寧一衆志、功勳顯著。前此所擬封爵之加、出自朕心、宜勉承恩命。三疏、四疏、 上批答數百言益切。五疏、公辭且言、不得請、必求去。 上批答云、朕以報功宜厚、已着定擬爵名、卿乃屢疏懇辭、決以去就。特允辭封、以全卿廉讓之節。寫勅褒諭、賜宴禮部、仍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永遠世襲。公又辭、

上批答曰、朕念國統未定、事勢危疑之際、卿三人能同 心協謀、奮定大策。其時江彬稔惡負重、尙握重兵、心懷不軌、禍機難測、卿又能即擒獲、不動聲色、潛消大變。朕雍容入朝、中外晏然。考之前史、漢文帝、宜

帝繼統之後、亦嘗加封丞相楊敞、蔡義等邑戶。我太宗以尚書茹常有贊相事機之功、亦進封忠勤伯。況大明律內明載出將入相、能除大患、盡忠報國者、同開國功勳一體封拜。朕前日加封爵義不爲過、重違卿雅志、已聽辭免、賜宴進階、錄廕畧示報功之意、宜勉承之、不必過爲高潔、以傷朕懷。公方欲疏辭、是時因公攀援爲錦衣者數十人、兵部上議處奏云、定策之名在臣下固不敢言、定難之功在諸臣亦宜有別。　武皇彌留之時、國祚安危之際、往日欺君悞國竊弄威權惡極罪大者、人思脫禍之門。朋奸附黨、各持兩端者、坐幸非常之變。逆謀已形、事機頃刻、蓋廟堂之上、幾事不密、姦雄之後得逞所欲。國家生民之禍、固不忍言、而二三密勿大臣之家、不首罹虀粉之殃而無噍類乎。此等潛消禍變、再安宗社之功、尚不敢受封廕之報、況代來驟遷禁掖舊任者乎。宜加楊廷和以別樣恩典、以爲大臣忠勤之勸。得旨、楊廷和既准辭伯爵、朕心歉然、除廕子錦衣衛外、再廕一子四品文職、世世承襲。楊廷和本職上進二階。公知上意堅不可回、乃上疏以疾求去。　上溫旨極褒美、留之、令鴻臚來諭意。公自新政以來、以身任天下之責、一事未善、輒憂於色、食爲之減。悉竭誠陳論、有大不得已乃疏言之。如請崇聖孝、隆聖治、請折毀保安諸寺、請毀石經祠宇、請慎命令以保新政、請慎始修德以隆治化、其目有敬　天戒、法　祖訓、隆孝道、保聖躬、勤民事、勤學問、慎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又請經筵日御及節省供應、　上皆溫旨荅之、而必見於行、不徒言也。故新政翕然、有堯舜喜起之風。科道論列、亦稱公骨鯁如古社稷臣。公曰、嘉謀入告、出不語人、我輩事也。顧古今異勢、官府隔絕、特假章疏以達耳。以此爲我聲名、妖孽我孰甚哉。十二月、史道、閻宏、曹嘉因不得翰林官怨公、乃扶同誣奏、公疏求退。　上批荅曰、卿以正學直道輔佐　先帝、隨事匡救、備竭誠悃、力止護衛、諫止巡幸、以死自誓、不寫威武大將軍勑書、綵帳不附權倖、逼令回話。先年聞父訃音、旬日之內連章乞歸終制。忠孝大節、中外共知。及國勢危疑之際、又能計擒逆彬、俟朕從容嗣統、功在　社稷。更化以來、除奸革弊、褒進忠賢、知無不言、罔顧利害、勳望隆重、朝野稱述、簡在朕心、方切倚毗。豈可偶因一人挾私怨望、譏佞排陷之言、輒求休退。鴻臚寺便往諭朕意、即日亟出供

賦、以副眷懷。所辭不允。數日、尚書彭澤給事中鄭一
鵬、毛玉、御史陳講、劉廷簠、少卿楊一渶、郎中[illegible]、先
後奏道等挾私害君子。　上覽之喜曰、此朝官救老
先生本也。下道獄、公復爲救解。　上又日遣中使促
公出、禮意優隆、不得亟去。先是大禮議起、公首執議、
　召對、面言不可者三、封還　御批者四、執奏三十
餘次。司禮太監奉　命來閣中講論者三十餘次、公
執不可、用是左右得以間之。是後所言多不合。道士
陳應楯、李雲容、黃綠進用蠱惑、公疏論唐虞三代之
興、梁武、徽宗之亡、請行拿問、明正其罪。工部郎中葉
寬因爲皇親陳萬言建第遲期下獄、公疏救之。又論
谷大用混占產業、乾沒官銀百萬之罪。江彬黨李琮
行賂左右、臨刑將貸、公疏請急誅之。時　上頗事齋
醮、公疏言、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出入起居所行
皆正事、在前後左右所用皆正人。臣等於十六年四
月以前啟請　懿旨、凡尚衣尚冠等執事、茶房膳房
宮殿答應人員、預選老成愼密之人、以待　陛下任
使。又數極論異端邪說、早斥絕、齋醮祈禳不可輕信。
今無故不時設醮、賞賚之費、移之以賙窮困。又請止
織造、太監并不寫勑。自是左右諧構益甚。甲申正月、

公上疏乞休、不許。再疏、　上乃允之、寫勑馳驛行、月
給米六石、歲役夫八名。又以前功廕子一人爲錦衣
世襲指揮使。時都給事中李學曾等上章留公曰、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在廷和則得矣。若人惟求舊、　陛
下未加之意乎。御史徐相等言、伏讀綸音、仰窺聖意、
既云政理相關、連章具辭、則知爲謀議不合而去矣。
又曰、前次有旨論功、錫與世廕、則知其靖難王室、不
爲無勞矣。　聖明未嘗不知廷和也、何遽准致仕而
不勉留之乎。給事中葛鴻言、廷和不撰織造勑、爲
陛下社稷謀也、何不鑒其忠而反厭其執拗耶。南京
給事中顧濟輩相繼言、　先帝賓天、禍在旦夕、廷和
與諸老臣協心排難、翕息之間、擒逆彬、剪羣黨、功不
可誣。御史范永鑾歷疏公翊運扶危、洗天浴日、功在
　社稷。嗣是臺諫章奏或特薦公、或連薦毛喬汪諸
老者、不能悉。足覘公道之在人心也。公歸、絕口不及
時事、日與親戚故人行田野、話桑麻、瑞虹司馬兄弟
倡和爲樂、洎如也。戊子、　朝廷下勑諭云、楊廷和謬
主濮議、指示禮官、爲罪之魁、革職爲民。公聞之怡然。
己丑五月、因子恒卒、慟悼過傷。六月、公夢天門開、二
幡委地、若神衛相迎者。二十一日、顏色溫粹若平時、

夕沐浴、端坐几上而逝。時暑熾、忽霖雨、凉如深秋。長子旗以罪戍雲南、聞訃、告於巡撫歐陽公子重、會黔國公沐紹勛、太監杜唐、御史劉臬奏、請假回蜀襄事。嗚呼痛哉。公少有大志、爾兆亦非常、嘗夢天門開、見綽楔題曰除目辰。在童丱時、勳業已定矣。天資孝友、器宇宏深、聲色無益之戲、一無所好。端居讀書、而不爲章句文辭之用、古今治亂始終、君子小人用舍、留意甚篤。 國朝自洪武迄今、輔臣之建白、部署之職掌、將帥之功罪、邊防之沿革、禮樂刑獄、水利學校、賑濟荒政、言其事若人、又詳其年若月、至於身所未經之地、言其山川里俗、若指掌不爽。此非盡得之書中也、實延儒語時、罔不究心、意欲設施之耳。正德中、劉瑾亂政、錢寧、江彬繼之、又值寘鐇、宸濠兩宗室之變、公自守介然、不爲所汙。瑾賣官鬻獄、天下府庫財半入其門。旣欲盡去官府簿書、以滅其跡、一日來閣中問曰、諸司文卷無架閣處。部中議欲焚之、公曰、圖籍國家所重、可遂棄乎。貯之通積庫或千步廊可也。瑾憮然、明日、乃移之千步廊焉。或有怨於彭文思者、遂移之江西一省。會萬安舟子盜殺交趾貢夷、乃嗾瑾窮治其獄、并奏減江西科舉額數、禁江西人不得爲京官。又謂王安石禍宋、吳草廬事元、欲揚其罪於朝。瑾主其言、來閣中議之。公曰、吳王皆往昔、盜賊處處有之、今偶因一時一事有此舉動、恐駭四方聽聞。瑾怒曰、出揚朝堂前代亦有故事。公曰、非盛德事、可爲 主上累耶。事乃止。其從容服諷有如此者。錢寧氣焰熏灼一時、嘗置酒集公卿、寧自候公門、又令張龍張錦必往。公曰、 朝廷在外、豈我輩樂飲時耶。竟不往。公丁憂歸、寧饋千金玉帶一束、不受。深州人王豸骨有痛形類蜥蜴、張永拏校緝得之、曰、此龍形也、將惑衆、校尉潘、皆陞錦衣官、而永自欲封伯。 旨徑下。公曰、自古內臣封爵如五侯、童貫、非美事、亦不克終。若本朝則絕無也、誰敢爲此赤族事耶。永曰、劉馬兒太監封侯、何謂無也。衆無言、公曰、劉馬兒族人有功受封、非其身也、其墓誌在岳蒙泉文集。即命中書取類博稿來、手揭示之、永乃止。自成化以來、寫亦虎仙構土魯番、據哈密、奪金印、爲邊害數十年。彭公澤嘗遣之諭土魯番、乃私許以厚賞、彭欲罪之、虎仙乃賂王瓊塊土重百三十斤、祈免罪。瓊遂誣奏彭公、而虎仙得脫。自是得近侍豹房、父子俱授錦衣指揮使。公慮虎仙外知邊方虛實、內覘 朝廷事情、脫罪而

歸、必將據哈密自立、大爲邊患不止、如朱元昊聘東、乃擬就改元詔中揄之、不假兵革而邊患潛消、象止。德末年、鑾輿四出、公居守在内、而天下晏然。至受武宗遺命、定策之功尤偉。議者謂周室重熙、成湯易代、猶陳虎賁以備應門、執干戈而衛露室、書之顧命以示後世。韓琦之立英宗、皇子已在宫、繼立自有成序、史臣尚謂呼吸之際、有雷有風。未有如今日虚大位以四旬、迎　嗣君於千里、抽戈思逞者近在蕭墻、擁兵助逆者匝環禁甬、以今較昔、豈止呼吸風雷而已。而公從容處之、略無動勒、散積卒於紙上、擒首惡於掌中、則公功又倍韓琦矣。正德中、言官劾權倖、得公言解者數十人。其諫止巡幸、被　廷杖者、存亡皆厚卹焉。又請悉發正德中留中章奏、以付史館。刑部主事宿進建言忤　旨、刑部尚書林俊因執法被旨詰問、公皆力救之。所以獎直臣、勵士氣者至矣。止裁革冗食官軍雜校甚怨之、嗣其私構之左右不得、相與咀呪於神、或卜公祿命曰、揚公倘已死、我輩必復矣。公明知其怨、而爲國家任之不辭、裁抑恩倖尤力。然屢辭爵廕、正已以率之、人固無得皆公者。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自命服外、及幃帳皆用布。教子遜嚴、諸子　科第相望、公不爲喜、曰、讀書登科是第二事、修身齊家乃第一事也。貴極人臣、門第如貧賤時、尤以濟物爲心。鄉有淯田萬頃、公覩其水利、鑿渠灌溉、鄉人德之、名學士堰。又辭建坊銀以修邑城、城成而賊至、旁縣避兵、賴以全者萬數。留耕公曰、吾子相業、老夫不知、即此二事亦大功也。又嘗置義田於縣城西、凡族之不能婚葬者咸資贍焉。嘗謂諸子曰、吾立身四字、正直忠厚。又曰、爲人不可不學道、但不可以道學立門戶。汝輩觀我平日果有媿於道者乎。公嘉言善行、不能殫述。在位天下仰之、去位天下惜之、既殁天下紀之。故太師李文正公曰、文章我不敢辭、經濟大業須歸石齋。太師梁文康公曰、天下大事非石齋莫能濟。公憂歸、虚位以待、服闋則請於　上、遣行人促就道焉。少傅蔣公稱其忠誠而剛正、知有國家而不知有身。少師費公稱其首定大策、備患防微、慮無遺算、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少保石公稱其竭股肱之力、安社稷以成維新之治。家宰喬公稱其身任天下之重、竭盡心力、卒成中興王業。見素林公稱其受遺定策之功、狄梁公爲庸、司馬公爲淺、不是過。司馬幸菴彭公稱其忘身與家、忖　祖宗

列聖教養簡任之恩孔孟程朱講明授受之學、罔討利害死生者、惟石齋一人而已。席文襄公與公議禮不合、其章奏亦曰、楊廷和社稷臣、嘉靖一詔、千古不磨。又曰、楊廷和有大功、他日麒麟畫形。凡此皆正人君子之論、公議之不容泯者也。平生建白有過奏錄、辭謝錄、視草餘錄、新政日錄、文集、詩集若干卷。公上三世祖考皆贈封如公官、妣皆贈一品夫人。初娶黃氏、贈一品夫人。繼喻氏、封一品夫人。側室蔣氏、以子恒貴封孺人。弟五人、廷平舉人、廷儀兵部左侍郎。廷宜舉人。平、宜皆先卒。廷曆以公移廕爲國子生。大臣之廕弟自公始也。（大臣廕弟之始）廷中、學官弟子。子四人。愼、辛未狀元、官修撰、議禮得罪、編戍雲南。惇、癸未進士、兵部職方主事。恒、承廕錄爲中書舍人、陞大理寺副。忱、舉人。女二、長適翰林修撰余承勛、次適舉人劉大昌。孫男十人。志仁、湖廣都司經歷。同仁、庠生。其仁、廕國子生。寧仁、斯仁、俱庠生。有仁、進士。與仁、指揮同知。台仁、力仁、資仁。孫女五人。曾孫男十人、省吾、養吾、俱庠生。餘尚幼。公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庶人禮葬公於縣城西留耕公封塋墓側。丁卯、　穆宗即位、科道交章奏公大節不虧、應得卹典。下禮部議云、楊廷和性

抱忠貞、才優經濟。相　武廟於危疑之日、而訏謨默定、克收旋轉之功。翊　先皇於繼統之初、而　朝政一新、懋贊中興之烈。厚終正始、勳庸卓著於　兩朝。直節高風、聲望尚流於四海。　上允其議、贈官太保、謚文忠、命中書舍人戢汝止治葬、遣四川布政司左參政楊成　諭祭凡九壇、廕一孫爲尚寶司丞、一孫入胄學。隆慶己巳正月二十七日、乃改公墓與黃夫人合葬。

《國朝獻徵錄》卷一五

明儒碑傳集卷二十八

楊廷和二 金賢 姚文灝 都穆
廖紀 朱誠泳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忠公墓祠碑

惟皇天篤我明之祜，間出哲臣爲
社稷隷。二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於隷事最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隕空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敢授手其間哉。傳曰：仲之生爲齊也，仲在則齊存矣。
往事二際，
社稷之計賴二公居多，安可忘耶。于公已表於
憲皇之世，楊公之没久矣。頃者恭遇我
皇上奉我
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諡文忠，蔭一孫爲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塋，
恩數備至。嗚呼休哉。不忘臣下之勞，其
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皆談誦公行事矣。楊氏宗族改窆公墓，祠而祀之，以碑辭屬予。噫，公希世之英也，予茲之論，其敢苟耶。公事業詳具家傳、譜牒，摭其大者以引士評之先導，可乎。公名某，字介夫，系出湖廣之麻城。五世祖某避亂入蜀，居新都。父某，母某氏，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舉於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館三十年，脩文講讀，聲譽茂籍，時輩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久之，以正德丁卯冬，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瑾之焰毒蒸寰宇，數年内駭奔未息，南亞北討，政府囂歙，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己也，嘗語人曰：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

介夫。夫余公識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事，非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

公丁憂，

朝議奪情，疏亟上，議得寢，惟

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進而時事益難爲矣。

武皇帝匹馬拒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

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嗟，宸濠播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景耶。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

綸音，近承

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鏑，獷寇驚柝，安平且泰，俟

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

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家

梟鏡在側，磨牙䑛舌，儻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耶。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

祈

內旨，許其從事，始以一刺詒彬入賀，獸吻縛之，按押虎之機，此蕭、張擒信之智也。旋以優賞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郿塢之臍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功已乎。然後清

宮警道，迎

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

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勳名著矣，風烈高矣，將造物者亦忌公耶。

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癸未冬去位，蓋公去而時事日異矣。聞長老云，

公始定策迎

立之際，亦援往代母子故事以動

宮陛矣。蓋以安社稷爲急、不恤其他也。逮詔中
外、
上於時無難焉、遂行之耳、心豈有他哉。四子起
而持之是矣、第無肯亮公之心耳、公可辯耶。
公嘗嘆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尤我命
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惟有去
已耳。夫以公之圓機達識、豈不知
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藐禦、特以處君
父骨肉情禮之間、身任
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必推心挈
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保忘名
之完名、俟
泰陵祔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必盡晚哉。然欲
即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
哉。公之決於去、以免義我尤也、以此。夫往在
漢廷傳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稍、據
經研義、非擊摶之司、是當求裁無滅異之屬。
四子之於公、奚爲異是、不、豈非過哉。公之決
於去、以免人我尤也、以此。世復有不齊之論、
出於意見之偏、錮於習聞之文、附聲和響、齟
齬寔繁、徒致
聖主懷怒、疑有諷嗾、罪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
卒變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事我尤也
以此。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搏此三去、惴惴
焉懼補過之無地也、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
夫。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我思古人、
俾無尤兮。殆公之謂也夫。君子曰去易事也、
而公之去則天下惜之者、爲大業之未終也。
然
聖皇念公則未嘗已也。何則。漢宣偶一思故劍、
而左右測其意在於儷微。我
世皇亦數起用舊臣、而因識
皇心之默存於定策、豈不然耶。故十年之內、
九重懷憐意切矣然、
環詔雖勤而膚效未奏也。假令公稍老尚在、則
皇慈豈忍俾終於棄捐乎。應知珮可宵還、劍當

晝合矣。惜乎天之靳之也。恭惟我
皇上知
世皇之意也、改元之初、一洗釋之、嘉勞惻忠、以慰仁人志士之心、勸忠臣孝子於來裔。猗乎、
盛德曷以加哉。往者奪門華爭、甚于公之譴、乃
英皇獨難之。爭者曰、不如是則今日之舉無名、
而于公殲焉。時惟
憲皇帝知
英皇帝之意也、即改元初、亦爲洗雪而嘉勞惻忠于公、復完。嗟乎、二公力於公家、其忠同、其受報亦類、顧不異哉。乃若我
二聖之心、則如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如日月之照也、窮勘贊頌、不能盡矣。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于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故于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績、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叢瑣遠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紓裕如也。張永以東廠功乞封、已持內旨、引內官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父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威武敕、已瀕死、逮
嗣君未至、承
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泰如瓊、稍踈皆足以死。
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謡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于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岌瀕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也者耳。論者謂公委任半於古人、而功勛倍之。往代以負荷危艱名世者、皆當出公下、信夫。獨公閣僚席東梁公之論、允確。梁公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

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如此。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遥瞻卓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衛千戶廕、三辭文職四品世襲廕。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望、不以為喜、曰、此末事也。謹言行、脩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幼不好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于前。位極人臣而居處同于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為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為學士堰。次建坊牌、費修縣城、城成賊至、救生命以萬計。次置義田于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物業三焉。公之加意人間世何如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今未易舉也。公上三世皆贈如官、元配黄氏贈一品夫人。生子慎、正德辛未科及第第一。繼室喻氏、內江人、封一品夫人、無出。側室蔣氏、封孺人、生子惇、兵部主事、恒、中書舍人先公卒。忱、舉人。女二、長嫁修撰余承勛、次嫁舉人劉大昌。孫男十人、其、尚寶司丞、某、廕生。公以嘉靖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卒於正寢於時慎以議禮謫戍永昌、以撫臣議奏許一奔喪。已而惇、忱亡而諸孫幼、公處淡土者四十年、紀綱家務以付慎繼室黄氏云。氏遂寧黄尚書第二女、有才志、幾幾楊氏嬰臼矣。亦天以報公勤勞王家也。嗟乎、宣孟之忠、成季之勳、天之所以報公者豈有既哉。皐白惜乎予言也陋、不能為公重、聊持論以俟後之賢者耳。因憶年二十時、以諸生謁公、公器之、去四十五年、得矢公蘋藻之辭、俯仰人代、傷慨悲詞、為之嗽嘘。辭曰、坎坎擊鼓、導江之浦。雲頂山前鶴化仙、鶴鳴墨碑雲滕雨。聊騁目兮四顧、望夫君兮容與。九嶷雲淨兮回峰、三峽濤平愁枉渚。愁莫愁兮夜未央、思莫思兮東

方儞。衡門空閑鎖松筠，水遠山長會旂取跋靈駕兮未来，悄朒朒而延佇。

右迎神之曲。

擊鼓其鏜，鳳山之傍。松鳴風兮聲琳琅，葮浣月兮容苔蒼。眇一夕兮平生，睹君子之暉光。琴瑟齊御千徽張，妙舞並奏進樂方。樂莫樂兮兼相忘，醉莫醉兮無何鄉。天庭忽有霎華飛，薪傳火兮燈交光。儼雲駢兮羽盖，顧形骸兮難將。

右侑神之曲。

擊鼓其嘈，金沙之郊。雲宜宜兮水滔滔，嘯于岫兮鳴于皐。君乘舫耶乘橋，石嚙月兮山嵪。掀髯扼，舤談何高，登樓慷慨意初消。喜相逢兮雲中簫，愁相追兮澗中濤。百年憔會在今朝，君不留兮我心勞。忽空明兮澹足，寠獨立兮逍遥。

右送神之曲。

趙貞吉撰　《趙文肅公文集》卷一九

東園金先生傳　顧璘

先生名贒，字士希，江寧人。上世本籍永平。曾祖珣，國初始徙江寧。先生性資顓敏，睨岸閎達，有巨人度。少學易於吳公彥華之門，窮探妙解，有聲庠序。於是晉江蔡氏着易說行海內，乃與董生林華推衍傳授，盡其精微。以之發科，登進士第，乃嘆曰：聖人精蘊盡於易矣，而妙用見諸行事則在春秋。學者不通春秋，終不達聖人之用。遂取三傳及諸家之說，研究異同，發所未發，着紀愍若干卷。其自序畧曰：昔壺遂問于司馬遷曰：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遷曰：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達王事而已矣。夫平王東遷，周室雖衰，遺法尚存，禮樂征伐尚或自天子出。及齊桓主伯，天下宗齊，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溴梁之會，羣臣主盟，降自大夫出矣。陽虎作亂，季斯見囚，又降自陪臣出矣。此春秋之大勢，天下幾於無君，經不容以不作也。若其誅亂臣，討賊子，內中華，外楚國，

崇仁義、黜詐力、尊君卑臣、責王賤伯、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星日、衆人皆可得而識之。至若有功者或不錄、有罪者或見原。如齊桓違王志而會世子、反或許之。鄭文承王命而背首止、乃致譏焉。晉厲弒於臣而書國、蔡昭弒於臣而書殺。晉昭徵會、欲示威也、而或取其功。吳師從蔡、欲謀楚也、而或進其爵。桓公無王、定公無正、權衡獨裁於聖心、是非不拘於衆見、此則程子所謂微詞與義、時措從宜者也。學者非深於道、其孰能識之哉。或曰、仲尼之意發於傳、左氏述事、公穀研理、廣發於諸儒、大備於文定盡矣、紀愚何為而作也。曰、今夫山草木生之而樵者不能盡採、今夫水魚鱉生焉而漁者不能盡取。聖言淵微、義理弘博、傳者雖多、而各有所得。採之益深、推之益廣。譬之飲河者、各充其腹而源不竭。此紀愚所由作也。夫先生之學識、其大者如此。故其達於政事、恒以王道為心、不徇俗矜張以希近譽。初為仁和知縣、事上以誠、接賓以禮、御衆以義、涖事以勤、文而無害、寬而不弛、竟與杭守楊孟瑛疏復西湖數百餘頃、民賴其惠。召入為兵科給事中、時閹瑾擅國、毒流薦紳、先生獨持大體、不亢不隨。嘗勘淮安獄、正知府某罪、明周給事自救之寃、雖拂瑾意而莫之能害。他如論宗室寘鐇逆謀、議圻輔平寇利害、於時都御史有治軍無狀濫殺無辜者、並見奏黜、君子謂之有識。服父喪、再起轉右給事中。時瑾既伏誅、錢寧繼起亂政、以事見啣、求補外避之、遂出知大名府。下車以後、清淹禁、止横政、繩長吏之桀驁、辨黠盜之牽誣、民以安堵。乃繕城浚池、興舉百廢、修子貢祠。又以狄梁公、寇萊公有惠於郡、為建祠置祀、刻元城劉公語錄以興學者。地瀕黄河、民罷障塞、乃建議請疏支渠分殺其流、俾無泛溢為害。臺臣是其議而不果行。郡歲有羨金三千兩、不登於籍、吏言之先生。先生曰、吾不忍厚私以負國家。遂白御史籍之官。入覲、言官有不悅者、漫詞誣劾、乃改知福建延平府。先生曰、官非吾志矣、不往則跡不明。因之郡、受事者七日、即上疏乞

骸、不俟報而歸。旋得請致仕、日與朋儕爲樂。公卿不先加禮、未嘗往見。孜孜以與起後學爲念、講析疑義、終日不倦。讓儕業於諸弟、仍出歸田之餘、治其家室婚嫁。其友王太僕韋沒、嘗貸白金百兩以上。往哭之、即曰、嗟嗟欽佩、毋念我逋、以恤而後。於是義聲重一時。嘉靖戊子、大禮成推恩、進亞中大夫。年七十一、卒於家。子男四、大卓、大輿、大顛、大軏。大卓鄉進士、有文行。大輿府學生、善詩。並稱於鄉。論曰、六經道之綱也、苟舉其綱、萬目咸正。今仕者治經用世、往往紛糾耗亂而乏治理、以文不以道也。金先生學易與春秋、皆盡其微、斯身心與之化矣。政治民則惠、司言則直、豈非綱舉目正之效耶。夫然後知六經可貴、而聖人之道果濟於世用、不誣也。

（《明文海》卷三九九）

奉議大夫湖廣按察司僉事姚君文灝墓志銘

邵寶

湖廣按察僉事姚君諱文灝、秀夫其字、自號鄮東野人、晚更號學齋。世爲信之弋陽人。其先有自立者、徙貴溪東山。至本正始膺貢、爲太學生、君曾祖也。祖添德。父明、以鄉貢進士官監察御史、陝西按察僉事。配王氏、生君。君年二十、領癸卯鄉薦。甲辰、省試第二、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工部都水主事、督造淮安運舟。改刑部陝西司、調常州府通判、遷工部都水司主事、督浙西水利、以病告家居、起爲刑部廣東司主事、擢今官提督學政、三年而卒。初、君侍父于陝時方弱冠、讀書恒達旦、見者知爲偉器。及歸娶、獨行親迎禮、流俗咻之、不顧。父喪、極哀毀。內翰張公東白謂人曰、是子可以語道矣。勵志問學、能忘其貧、文譽隱起。比有祿、迎母就養京師。踰年母歿、歸其喪葬之、廬墓終制。其督漕舟、處置得宜、軍民稱便。在刑部纔三月、坐累當謫外、或謂任淺宜自白。君曰、職既在是、即一日亦與有責、敢獨免乎。言者愧服。常州水政、先諸郡、工部侍郎徐公貫奉勅視水浙西、君陳興革事、皆見施行。遷朝上君治狀、遂有工部之命。君既受命、亟陳水利六

事。一曰設導河夫，二曰發濟農粟，三曰給修閘錢，四曰開議水局，五曰重農官選，六曰專農官任。鑿鑿皆經久計，朝議行其四事。君巡行相度，雖極險遠，忘其勞。繪水道圖，集水利書，其自著又有事宜一編，皆行於時。及歸大巖下，益事著述。提學命下，與論允協。君慨然以作人爲任，條教甚悉，大要本聖賢之學而參以時制，痛筆浮靡，考校一斷以公。自謂昬暮不入請託，不行賄賂，不通關者以爲不誣。甲子之試，凡中式者皆公所擬，侍御包君澤歎服其精，而公不及見矣。君性方嚴純正，平居寡言笑，在官無貳志，在家無惰容。友諸弟兼有情誼，接人敬，人亦敬之。臨事剛毅，充其志，雖死生在前弗顧也。自始仕至卒，每公暇端坐手一編，儼如儒生。諸書①皆有辯論，或欲更訂大學章句，公謂宜守程朱定本。至其獨得時，又自附當仁之義，非有議者不能知也②。

《國朝獻徵録》卷八八

太僕寺少卿都公穆墓志銘　胡纘宗

吳有大雅君子，博物洽聞，砥節礪行，淵徽玉潔，蔚爲醇儒，蓋都公其人也。公諱穆，字玄敬，仕爲禮部主客司郎中，年五十有四，即上書乞骸骨歸，許之，加太僕寺少卿致仕。維時京師大夫士見公之歸，無留恋於槖，無田廬園墅三一鄉，蕭然形行，視棄官如屣，無毫髮顧藉心，爭挽之不得，莫不交嘆，以爲公真賢，遠於人。歸而攻苦食淡，寢卧圖籍，相與婆娑墳遊，屏車斥騶，埽迹公府，以著書爲業，或放迹山水，冥搜遐奇，若是者十餘年。嘉靖壬午，以撫臣薦，進階中憲大夫。又三年，年六十有七卒，實嘉靖乙酉九月二十二日。其子元翁等卜以卒之年十二月六日葬公花園山，纘宗屬守吳，得與其凡役事，而又屬之以銘，重以工部主事伍君疇中之狀，迺不獲辭而爲之志曰：都氏之先爲丹陽人，有遠祖稱丹陽先生者，仕宋爲尚書吏部郎中。由丹陽徙蘇，居縣南濠里。曾大父文信，大父彥和，父卯，封工部都水司主事。母朱氏，贈安人。公七歲能詩，及長不習章句，泛濫羣籍，杜門篤學者幾二十年。屢空晏如，絕意進取，名聲大噪吳下。巡撫都御史何公某、提學御史林公某忻其名，強之應舉，公迺出。以是秋乙卯領應天鄉薦，己未第進士，甲子拜工部都水司主事，階承德郎。未幾，丁父憂。服除，復官工部，分理器皿廠。廠事故旁午，多靡費，公則鳩匠會計，小大贏縮，惟其實，有不便，輒弛去。匹馬入廠，自齎米蔬。

厰人掘地得金，貯之庫，吏有私請者，公斥之曰：若曹何敢污我。已而巡視京城，浚渠、繕壘，事咸集。丙寅改南京兵部武庫司，廉幹如工部日。辛未復官工部，陞虞衡司署員外郎。壬申乃進禮部，職主客。諸夷入貢使者充館，公柔遠有道，國體以尊。慶陽王妃應冊封，公副崇信伯費公某往使之，賂以腆幣，拒弗受。便道躡終南，顛華，過首陽，登華、嵩兩山，抵少林，濯溫泉，轉入王屋，以及三山、砥柱、龍門、伊闕，囊括其勝，發之歌詩，徜徉而返。公性友愛，養孀妹，撫孤甥，恤幼弟，皇皇如不及。文祖韓、歐，詩宗陶、孟，尤長於纂述，故郡人稱為南濠先生。其行於世者曰南濠文跋、南濠詩話、玉壺冰、聽雨紀談，藏於家者曰南濠詩略、文略、賓話、史外類鈔、周易考異、金薤琳琅云③。維公束髮好修，奮思古人，完德遂學，星列海內，受知兩朝，贈貤有赫，風流儀矩，與懷後賢，雖老于食貧，不可謂不遇也④。

《國朝獻徵録》卷七二

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傅

廖公紀墓誌銘　　李時

公諱紀，字廷陳，別號龍灣。世居閩，父琯商於東光，因家焉。公幼有至性，好學，不喜嬉飲為樂。成化庚子領京闈鄉薦，庚戌舉進士登第。時屠公總憲，風裁炳著，少許可，公觀政屬下，獨器重。逮握銓柄，首疏公為考功主事。公亦節介不渝，期副所薦。鄉有士將遊仕途，奉贄謁，冀蒙二天。公不辭，既完，送元贐以歸，其清而不激類如此。歷遷考功郎中，再轉文選，雅不阿時宰，士類高之。陞太僕少卿、太常卿，皆有實政紀録。尋擢工部右侍郎，督理易州山厰。時歲羨餘將萬金，公一無所染，悉以　上供所用，因以為例。陞吏部左侍郎。既而擢南京吏部尚書，頃又轉兵部，參贊機務。凡勢權所役奪之，俾盡還伍，戎政用肅。因人言求退，章再上，獲允。家居踰兩載，名起家為吏部尚書。公感激益自磨淬。值修　獻皇帝實録，受命總裁。事竣，進太子太保，　賜鞍馬、金幣。丙戌請老，　上不奪其志，加少保，給人夫月糧，庸示優遇，仍　敕乘傳歸。既抵家，日惟杜門研索古義，嘗著庸學論、孟管窺。少業毛詩，晚年尤嗜易。公卒，訃聞，　天子為罷朝一日，贈少傅，謚僖靖，　賜祭九壇，　命工部營葬。　恩禮稠至，士林榮之。

《國朝獻徵録》卷二五

秦簡王

諱誠泳、乃　惠王庶第一子。弘治元年襲封、弘治十一年薨、謚曰簡。　王少即知檢、長自矜持、非法不服、非禮不蹈。言雖小必踐、行雖小必謹。聲色歌舞貨利畋獵、澹然無所好。刑于之化、洽於賢妃、恭敬惠慈、以仁逮下。宗室之化、自郡王而下、至於將軍、中尉、不問尊卑族屬、皆循矩蹈襲、不敢以非義聞於其側。滋廟社祀事必恪。接臣僚有禮、御下甚寬。人有小過、務爲包含。觸法抵禁、付之有司、不輕有假貸。自奉儉素、居常布衣蔬食。有患孤苦、施予無吝。秦川數百里多欽賜府地、軍民佃以爲業。天時小歉、輒減租稅之半、或盡蠲之。嘗接文儒士夫、話談竟日、亹亹忘勞。凡異端曲士攜術以干者、卒無所售。嘗讀書、凡六經子史百家、無不徧閱、一目悉記。喜作詩、每遇花辰燈夕、請藩臬及關中搢紳宴飲賡和、有經進小鳴稿行於世。長安有魯齋書院、久廢。弘治丙辰、提學邃菴楊公欲復之、故址半爲民居。王聞、乃易隙地一區、建正學書院。院成、爲文記之。又於府西建立小學、凡軍校子弟之秀者、命文臣教之。嘗自課試、有益者迭有可考入庠、由是科不乏人。

王府護衛子弟得入貴官、自秦簡王始。朱謀㙔藩獻志。

《國朝獻徵錄》卷一

校記

①書：《容春堂集》別集卷七作「經書」。

②知：右引書作「深知」。又右引書於此句下尚有大段文字，可參考。

③《吳都文粹續集》卷四三、《明文海》卷四三四於「云」字下有數句，此未錄，可參考。

④右引書於「不遇也」下有銘文，可參考。

明儒碑傳集卷二十九

吴世忠　邵寶　吴廷舉　王鴻儒
余祐　祝允明　毛憲　羅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吴世忠傳　廷敍

吴世忠字懋貞、江西金谿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吏科左右給事中、陞湖廣布政司左參議。劉瑾時、坐累降山東按察司僉事、入爲尚寶寺少卿。陞大理寺寺丞、右少卿。正德癸酉、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世忠鯁介有文學、在諫垣遇事敢言、凡薦劾皆愜公論。嘗論方孝孺、練子寧之忠宜表祀、聞者駭之。巡歷荆襄、鋭意興革、衆猾屏跡。爲巡撫、留心邊務。虜在河套、出師逐之、既失利、乃以疾辭。其爲人近厚、所得俸餘輒分助諸兄、以孝友稱於鄉。瑾嘗遣邏卒至[illegible]、或誣同官胡雄者以罪、胡與羣相近、誤逮世忠、世忠隱忍受之不辯、亦不復言。瑾誅後、胡以告人、皆服世忠之器度爲不可及。世忠才不逮志、而用亦弗究、家居一年而卒、知者惜之。

《國朝獻徵録》卷六三

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莊邵公寶神道碑銘　楊一清

錫山有鉅公、家食爲名士、仕爲名臣、要其終爲名儒、曰邵公諱寶、字國賢者、予友西涯李文正公之門人也。予以西涯故、獲好于公、久乃益習。晚年予謝政、公歸侍養、鎮常郡相比、歲時通問訊不絶、然制于踪跡、不及見。去年嘉靖丁亥、予在朝、忽得守臣報、則公亡矣。公世居無錫、近慧山、傳稱天下第二泉也、因號泉齋、又曰二泉、學者稱爲二泉先生。文正公成化庚子主考南畿、得公、歸以詫于予曰、吾得天下士。舉甲辰進士、出知河南許州、能以禮讓爲國、所舉動多風化中事。作新廟學、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皆知傾其所自立。次致之讀書爲文矩則、許之文風蔚然改觀。正穎考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祠漢愍帝、祠范忠宣公于郟城、裴晉公于郾城、毁龍骨杖、妖巫、尤急民事、躬課農種、倣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爲備荒計、釐正糧籍、民至于今稱便。徵戶部員外郎、尚書委閱章奏。進郎中。太原周文端公、華容劉忠宣公甚器重之。孝廟臨御、諸公奏抑恩倖、杜請求、釐正度支、多公言是用、章奏多出

公筆。以薦爲江西提學副使。至則以身爲教、先行檢而後辭藝、黜浮崇雅、士類勃興。脩濂溪書院、白于巡撫林公待用、做取濂溪族孫守祠。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遷浙江按察使、慮獄囚成案惡殺人之獄、出可矜疑者若干人。正德丁卯、遷浙江右布政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已巳、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時劉瑾用事、公一無所通、瑾銜之、數令人以危言撼之、公不爲動、乃勒令致仕。庚午、瑾誅、起巡撫貴州、尋陞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命兼左僉都御史、督處糧運、及會勘通州城壕、歸奏俱稱旨。先是、公以母太夫人老、自爲藩憲時屢奏乞終養、格于例。爲侍郎再乞歸養、俱不許。壬申、許歸省、賜貲鏹四千緡以行。抵家、入疏終養、始報可。得疾、尊愈。年近六十、朝夕侍親側、承歡婉愉。太夫人安其養、年八十餘壽終。公養親之服、深居簡出、日親書史、以著作爲事。求請者踵接于門、碑版流播遍四方。　今上嗣極、大臣言官交薦公、乃有南京禮部尚書之命。公疏懇辭、　上褒以溫旨、不奪其志、且令有司以禮存問、待親終用之。比終太夫人之喪、　天子且召用公、而公病不可起矣。大父諱鎬、父諱溥、俱累贈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母楊氏、累贈淑人。母柯氏、累封太淑人、進太夫人。配顧氏、累封淑人。生子男二、曰德孫、佛孫、俱早卒。今以族弟之子煦爲嗣。公居鄉厚隣睦族、好爲義舉、里人薰而善良。顧自公視之皆常行、不及書。文辭典重、刊落華藻、一歸于純厚。詩歌出入李杜間、樂府有漢魏遺意。所著學史簡端二錄、爲都憲吳公獻臣錄進。他如定性書說、漕政舉要錄、容春堂勿藥諸集、各若干卷、藏于家。其厄于火者、莫得而詳也。公生天順庚辰、卒于嘉靖丁亥、壽六十有八。訃聞、贈太子少保、賜謚文莊、諭祭營葬。公平生操履端飭、自登第至侍養家居、一切餽遺不苟受。篋中無長物、唯圖書金石遺文而已。公于家稱孝子、于國稱名臣、于世稱純儒、傑然爲天地間完德君子。公性度端雅、貞介夙成、臨事猶講學、未嘗疾言遽色。人或數百語不能終、公以數語即竟之。嘗曰、願爲真士夫、不爲假道學。于聲色貨利絕口不言、惟賢人君子則敬之如賓。一時碩儒、並以天下士稱之、而憲臣有言于朝曰、行追古人、學方國士。

《國朝獻徵錄》卷三六

吳尚書廷舉傳　　　　崔銑

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洪武中、其祖戍梧州、遂隸戎籍。成化癸卯、年十九、舉於鄉。丁未舉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如水、字民如子、滅賊息訟、乃刻家禮實行之。都御史屠滽檄公至督府、與之言甚温、欲爲邑權璫修家廟。公曰、廷舉越境奔命、宜有地方重事爾、乃令爲權璫修家廟乎。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屠令他邑成之。市舶太監給銀買葛、公即用之買二疋、曰、奉此爲式、如不中意、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太監怒、取金去。御史汪宗器①惡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何也。吳公壞淫祠觀寺、以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及修學宫。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俱列斤兩。鄉大夫二子犯盜、並論死。公生其少子、標其戶曰盜。後少子改行、乃泣愬曰、公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今盜其門、大爲元②人辱、請就死。公爲撤之。御史即捕盜、令自首賂知縣、乃毀門表、不即理前事。盜曰、盜死分也、不敢誣廉令。加以嚴刑、不易口。是時公囚服梏手、日詣訟所、分析所由無私盜狀上。御史大慚、命釋公。弘治丙辰、屠入爲吏部尚書、遷公成都同知。一年、以艱回。起松江、上疏請修軍政二事。廣東盜起、馬端肅、劉忠宣薦陞兵備僉事、征十三村、滘水盜平之。改兼鹽法。正德己巳也。逆瑾用事、天下鎮守恣横。公劾太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貢、曰貢進内也、曰司禮打點、餞賂劉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列上公罪、鞫之無狀、止以在道回、械首吏部前主事宿進輩謀救之。天官張綵取問其諸稱、心賞其能、言於瑾、尼械首十二日、放厲門充軍。再月、赦。瑾亦誅。晉雲南副使、江西參政、討姚源賊。用兵已歷年、總制臣數易、官願其私兵、不協力、費以萬計。公雅多知略、勇不避難、及逢盤錯、益喜截決。前已數用兵勝、茲則設奇取捷、不用甲冑、出入輕脫、論貲解散、反爲賊得、奉之入巢、周衛耀威、劫公求撫。吳公如前貲論、詞色亡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因用其巨力而譴微輕者、許以利、令其僕娶賊女、遂執其酋。公亦出、一鼓平之。晉廣東右布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驛遞之役、弊更患除矣。嶺西猺獞作亂、命兼兵備副使經略。湖南饑、公以副都御史賑濟。辰州土官相讐、公立約使平。又疏六事、陰備寧濠之變、當道不用。濠反、君子曰、用吳公曲突之謀、無患矣。濠嘗道使遺天官陸完金簡曰、宜急易孫燧、代之者某某

俱可。吳廷舉切勿令其來。濠敗，遷者獲之。今上③爲兵部右侍郎。上疏祀輔臣，改南京工部，又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公長身而癯，而如削瓜，敝衣窄帶，不加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胃饑寒而施予不較，有無晉南工部尚書，即疏歸。歸二年卒。所居湫隘，門巷不容鷄飛，無郭外田，丘墓之寄十餘畝。卒之日，無衣以斂，無棺以殯，都御史姚鏌爲營辦。靖州土官持金來謝德，却不受。及是各來弔哭，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忘其人已。在太學，南城羅景鳴玘四十餘，以貲貢，公悅其文奇，兄事之。景鳴病痢，僕疫而死，公爲煑粥，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反。景鳴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在順德，同年鄒智疏柄臣奸邪，爲所陷，謫石城吏目，死。公資之歸其喪于蜀，倅成都，梓其遺文。順德生員梁景行直而文，公與之友。宗烈棄晉江令，返壺山，公數薦于朝。嘉靖初起爲鎭江同知，大學士楊一淸再附薰人入閣，其族子留者于官府，害里人。宗烈獨治之，鞭其奴，改王府長史，請于王，至蒼梧視葬，已，宗烈亦卒。嘉魚李承箕世卿不仕，善爲古文，布衣李孔修子長苦攻詩，皆所厚善。忠宣公在廣左，綰吳公任令至省，忠宣館之省衛，尺書稱大夏頓首。公好讀書，無不窺索，積至萬卷。好文清及胡敬齋錄，采其要言。作詩效陳白沙，覽者見其致簡曠情理精切，規人所不及，無諛詞。奏草煩悉剴當。俱未編次爲集。卒時年六十有六。論曰：銑平生頗識當世賢士大夫，如吳公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也。銑嘗謂之曰：許友死，未知公然否。此外公優爲之。嗟乎，吳公衣食人惠廣矣，妻子不能延朝夕。服政四十年，百疢九死皆歷之，不能一月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比卒，未聞報德者，孟子曰命也。

又別傳

吳廷舉，字獻臣，蒼梧人。丁未進士。賦性知勇，自奉菲薄，士夫稱爲渾身是膽，皮囊是智。弘治二年知順德縣，下車首興學校，毀淫祠，飭縣治，優老恤孤，重梓家禮儀節，示部民更新。應祀廟祉，隆歲事，凡可以激風俗者，悉舉行之，足稱能吏焉。時有中官至邑，要求厚賄，率士類逐之出境，人皆稱快。陞成都府同知，歷廣東按察司兵備僉事，在淸遠創兵備道，立演武亭，軍政肅然，盜息民安。遷副使，右布政使，仍兼兵備副使。

嘗爲俗朋機因通貢、頗貽民害、論者少之。終南京工部尚書。延舉禁淫祠條約，本職近因賑濟、親到所屬龍江、龍山二堡地方、循行郊野、見有五嶽神廟、塑立神像、戴冕凝旒、執圭稱帝、刲生釃酒、貰出士民、主祭司香、權歸巫祝。諸謏又甚、褻瀆尤多。殊不知五嶽惟五方諸侯得以祭之、其法則除地爲壇、削木爲主、祭以二仲、號以本山。有事則　天子遣官以炷香、無事則守臣封扃而致祭。其禮至重、其分至嚴。今每鄉數廟、每廟五神、是庶人而僭諸侯之禮、是以三公而擬　天子之稱。廟宇幽沉、既失立壇之義、儀容僭雅、又乖作主之規。臧氏之蔡、不足以盡其過、季氏之旅、不足以比其罪。及照本堡及大良等堡、野鬼淫祠、克闘列巷、歲時祭賽、男女混淆。甚至強盜打刼、亦賽神以壯膽。刁徒興訟、必許愿以見官。似此乖違、俱當究問。本欲施行于既往、庶幾懲戒於方來。念小民之無知、由長官之無道。若非教而後毁、終至毁而後興、非徒壞我民心、抑且傷我民力。合應禁毁、以正幽明。今備榜曉諭、通縣百姓、各宜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士農工商、各專一業、錢糧稅課、不失其期。四時八節、各祭宗祖、春祈秋報、共祭土穀。毋敎唆詞訟、毋搶割田禾、毋害衆成家、毋欺公玩法、毋學賭博、賭博必傾家。毋學爭訟、爭訟必破產。毋學散仔、散仔必喪心。毋學盜賊、盜賊必喪命。凡其遷善去惡之路、是皆消灾獲福之門。不須諂分外之神祇、空至費囊中之金帛。各逆邪心、毋貽後悔。通縣計去淫祠二百二十五所、遞下地段改作社學、鄉社學、訓誨子弟、示教鄉民。

《國朝獻徵録》卷五二

南京户部尚書王公鴻儒傳　　朱睦㮮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也。少奇穎、工楷書。郡屬爲府史、從治文書。時金城段堅知南陽府、見鴻儒書、奇而問之、史以實對、遂召見、一試大驚、乃留居府中、親授尚書。久之、鴻儒因言張生景純爲學艱苦、堅又招景純、授以毛詩。兩人咸資稟良篤、思致精密、博通百氏、而主本於六經。成化十九年、鴻儒舉鄉試第一。又四年、景純舉弟八。於是南陽人服堅知人云。後景純未仕而殁。二十三年、鴻儒登進士、爲工部郎中。弘治間、出督晋陽學政、表勵敦謹、裁抑靡浮、俗習爲之一變。廷臣屢薦於朝。時　上勵精求治、物色賢儁、一日論謂大夏曰、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行

不易得誠如　聖諭。無何、　敬皇殂落、鴻儒傷悲、亦謝病歸。正德四年、起爲國子監祭酒。越四月、以父喪去位。七年、復起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尋改少宰。十四年、進南京戶部尚書。會孽閹擅權、政門頗雜、鴻儒癢癸欽泣、雖在貴顯、如困葛藟。是年七月、疽發於脇、遂卒、謚文莊。所著有凝齋集若干卷。弟鴻漸、字懋德、鄉試復舉第一、登進士、累官山東右布政使、所著有清南集、與凝齋集並傳。南陽文獻之盛自王氏始。

論曰、王公操履清純、學識該洽。弟懋德亦馴雅多聞、世稱宛郡二難、良不虛矣。

維風編

劉忠宣公薦公於　孝皇、歷遷吏部左侍郎、以甄拔爲己任、崇奬實行、不純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趨名者亦趨利、無益也。不見夏忠靖、王豎山乎、惟知有　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如是、社稷生民乃攸賴云。公於書無所不窺、大要以窮理致用爲主。雖百家之異同、亦必求其原而審其義之所安。故所得宏博與行、交發互益、其於六經沛如也。善觀史、每以前代君臣之行事爲案、而已從中斷之、審辨得失邪正、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尤明習國家故事、自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朝行己之詳、皆能一一言之。嘗聞劉文靖謂丘瓊山有散錢而少貫索、瓊山還謂曰、公有貫索而却欠散錢。云乃公讀書以窮理致用爲主、亦有貫索矣。起家非詞林而得謚爲文、有以哉。雖然、世博綜者、恃此休休心爲貫索更妙也。韓魏公爲相、時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公文章不逮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爲相、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孰大於是。即此一語、永叔之文章便爲魏公一齊穿紐矣。我　朝最稱該博者莫如瓊山、乃娟嫉白沙而陰擠三原、雖博亦奚以爲。文靖譏其無貫索、不虛也。或謂文靖爲篁墩短不能詩、銜之、釀成廷鞫之獄。文達之嫌葉文莊也、亦以譏其詩文。故尒惟二公賢相也、或未必然、果若人言、觀魏公之度如何哉。猷葉、程兩公以能工詩文遭譏構於執政者如此、然則知道者之於詩文、直榆莢視之可也。

《國朝獻徵録》卷三

吏部右侍郎訒齋余公祐神道碑

張　岳

公諱祐、字子積、別號訒齋④。其先自歙之篁墩遷鄱陽

清泥、高祖浩又自清泥遷仙壇、別爲方山余氏、而二族俱以繁衍。曾祖企周、祖泰、禍清知縣、父淵、以公貴贈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母吳氏、贈安人。公自幼穎異、始入小學、即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餘干胡敬齋先生居仁潛心踐履、徒步往師之。先生一見、謂其器可以遠到、以女女焉。公學問絡遥啓發於敬齋者最蚤。成化丙午領鄉薦、登弘治己未進士、授南京刑部貴州司主事、調廣西司員外。正德戊辰、勳臣有爭執者、公嘗署其案、忤逆璫劉瑾意、落職。瑾誅、大臣以廉正執法薦、起家知福州府。愛人卹獄、事先大體、不以耳目摘發爲聰明。鎮守內臣豪買市物不予之直、又以白金二百兩強府、令爲市改機若干、公入其金於帑。民以不予直訴者十百爲羣、涕泣慰遣之、將以狀聞於朝。鎮守懼、稍戢、求以事撓公。會天旱、衆請禱雨、鎮守曰：余知府自謂愛民、必能感動天地。而使之獨禱。公齋戒出郊、而雨隨應。鎮守慙、愈媢、伏思以傾公。陰遣人構于厰衛、曰：不去余知府、鎮守不得伸手也。公行素高、媒孽竟無所得、則譏爲好言、曰：余知府好官、吾豈敢不敬之、但好官亦無庸慢我。會遷山東按察司副使、始解。丁父憂、未上。服除、補山東整飭徐州兵備。南京進貢內臣多挾商貨、索夫馬、俱至數倍。知州樊準白公、公命詰其私貨入之。誣逮錦衣獄、謫廣西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今　上登極、詔復副使、陞河南按察使、屢與撫按兩院爭可否、平反寃獄、按黜巨贓以數十。當其據理以爭、辭氣棘棘、聽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横中之、其劾章有心慕乎古、氣失之偏之語。公聞之笑曰：偏則有之、慕古吾豈敢也。坐調廣西按察使、遷湖廣右布政、雲南左布政使、以太僕卿召、未行、轉吏部右侍郎。公自調廣西後、公論益以明白、當國者知公剛正可大用、故三任皆未久而遷吏侍。報至、公已不及聞矣。嘉靖戊子某月日也、享年六十有四。公學務有用、不事空言、發端於敬齋、而推其本原、以爲出於程朱、故於程朱之書尤究心焉。微言精義、多所自得。其言曰：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爲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其時公卿間有指主敬存養爲朱晚年定論者、公據朱子初年之說以折之、謂其入功夫非晚年乃定。又輯朱子書之切治道者爲經大訓、其論及文章辭翰者爲游藝録、見其學之備

體用、兼大小、非近時所謂單傳妙訣者可擬也。其篤信如此。蓋公進欲以其學施之天下、退欲著書立言以垂後來、不幸皆未及成就、其餘緒之見於世者、公不自以爲至也。好善疾惡、出於天性、所交遊皆賢士大夫、而於薛渠魏公子才尤善。人有過不能忍、常面斥之、而退無後言。有以其過攻之者、欣然樂受、人以是信而重之、推論當世正人、必及公云。

《國朝獻徵録》卷二六

祝京兆允明墓志銘

陸粲

先生諱允明、字希哲、蘇之長洲人也。其先出古太祝氏⑤、以官氏。或曰黄帝之後封於祝、以國氏云。七世祖碧山、勝國時由松江來守郡、後卒官、一子留於蘇、遂爲蘇人。祖顥、正統己未進士、終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父瓛、母徐氏、大學士武功公女。先生少穎敏、五歲作徑尺字、讀書一目數行下。九歲能詩、有奇語。既天賦殊特、加内外二祖咸當代魁儒、目濡耳染、不亂典訓。稍長、遂貫綜群籍、稗官家淵駁瑣之言、皆入記覽。發爲文章、崇深鉅麗、横從闔闢、蘊涵古今、無所不有。或當廣坐、詼笑雜遝、援毫疾書、思若泉湧、一時名隆大譟。歲壬子、舉於鄉、故相王文恪公主試事、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既而果得先生。文恪益自喜曰、吾不謬知人。自是連試禮部不第、當道奇其才、令修史、將名薦之、弗果。初仕興寧令、地介嶺海、民尚淫祀、惑於禨祥、先生示之禮節、簡進秀異、授以經學、親爲講解、遂一變其俗。群盜竄處山谷、時出焚掠、爲設方略、一旦捕得三十餘輩、邑以無警。稍遷通判應天府、亡何乞歸。又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七。夫人李氏、鄉先生太僕少卿應禎之女。子男二、長續、進士、入翰林、累遷陝西按察副使。先生簡易高曠、不樂拘檢、在衆若無能者、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若有、解衣槃礴、游心玄澹。賓客來者、叩戶呼之、若弗聞也。性善書、出入魏晉諸家、晚益奇縱。或購得之、懷去爲榮。善獎掖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爲家、未嘗問有無、得俸祿及四方餽遺、輒召所善客與嘯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故其没也、幾無以斂云。先生少有意用世、既濩落不試、一發於文。雖學實閎振、猶非其志也。所著書合詩文集爲數百卷、藏于家。陸粲曰、斯文之用、與天地準、由漢氏來、稱言之士、係于斯極者、亦僅可數已。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睹其恢然者也。乃憲孝之際、始彬彬矣。祝先生由諸生起、單精

發藻、横逸踔厲、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汛浮自得、能變不羈、大觀逍遥、廓然離俗矣。夏侯湛贊東方生云、明濟開豁、包含弘大、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殆先生哉。殆先生哉。先生没以嘉靖丙戌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所著有睨子通若干卷、睨子罪知若干卷、睨子雜若干卷、蓺衣一卷、浮物一卷、成化間蘇材小纂若干卷、對記若干卷、語怪若干卷、語怪四編若干卷、江海殲渠記一卷、斜石契、一卷、興寧志五卷、詩文集共上卷、後集若干卷。

《國朝獻徵録》卷七五

徵仕郎禮科右給事中古菴毛公墓表

公姓毛氏、諱憲、字式之、號古菴、常州武進縣人也。予官南雍、嘗接於別邸。色夷氣清、可敬而親、其貌古也。伯性究神、游守物表、其心古也。孝弟信義、言論通朗、其道古也。則其所自號者、當非虛假矣。今年予在北雍、忽聞公訃、傷悼累日、實甚驚。乙未十月二十九日。嗚呼、吾交古菴平日、以道自砥、乃至此已耶。公甫弱冠、強學不息、以三禮游邑庠。正德庚午、以亞魁薦於鄉。辛未中禮部、亦然、尋登進士第、授刑科給事中、即上疏言人主之德莫大於開廣言路、優納正直。時諫官寶明方以言得罪、公即抗疏申救、以爲不宜塞諫諍之口。時大臣有怙勢於内豎之權者、則又奏劾剴切、而内外咸肅。既而引疾以身殉朝政、云雖任耳目之官、實乏聰明之德。三年之艾莫措、七年之病難瘳。病痊、除兵科給事中。議政中府、坐論激直、贊正國是、不阿權貴。又嘗見邊防軍政之弛、災異水旱之頻、乃數陳古訓、疏列遠圖、多見采納。其使荊湖、見民居漂溺、死徙瘡痍之狀、即具疏馳上。當道以爲公危者、公畧不顧忌。已果忤旨、罰俸三載。秩滿、遷禮科右給事、遂疏請祀先儒陳澔、有功禮經。是時武宗西狩、公倡率群寮、因請回鑾、兼諭建儲、衆皆警懼。後錫幣近臣、公疏辭不受。權貴有

欲結公者、公正色拒之。於是其聲益大振於時。嘉靖初年、以耳疾謝歸、講求性理之學、學者翕然尊師。其徒之貧也、多爲之館穀。惟時郡守陳君實建道南書院、延公爲師、表進後學。公之教以不欺爲主、以喜怒爲用、以克己爲功、以敬義爲存心制事之本。其言曰、君子之學、須是擺脫習氣、着實踐履、方是實學。則公之在諫議可知矣。且公性至孝、每念父卒於外、輙號慟殆絕。其養卞太孺人及喪葬、皆無違禮。又以祿不及養、扁堂曰永思。終身不御重味、而歲時祭祀、一遵朱氏家禮。他日置義田義學、教養鄉族、施愛孤弱。若與人交、死生患難不爽素心。故師子孫貧不能立、與置田宅、矜恤周至。輩立三近齋、子爲之記。公端坐其中、深潛考索、其所得於六經者多矣。然則公之教人、莅官、豈徒言語之間而已哉。古者之號、其眞稱情乎。公先世出河西、以仕於常、因家焉。高祖諱福四、曾大父諱智。大父諱文明。父諱　任程鄉　石窟巡檢、卒於官、以公貴、贈兵科給事中。配卞氏、贈大孺人。生寶及公。公享年七十有七。子男七、曰誠、曰詮、曰諴、曰訢、皆贈孺人陸氏出。曰諧、曰訪、曰諷、曰皆、側室某氏出。誠、詮、訢、皆太學生。諴、邑庠生。繼娶單氏、封孺人、先公卒。誠亦先公卒。訪、諷後公夭。孫男六、孫女六。其子詮等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村新阡。甘泉湛先生已據養齋徐公狀誌諸墓矣。至是請表、是宜勒辭表道、以告行路。辭曰、

有懿古巷、惟德之行。侯忠侯直、爲國之光。於學既邃、欽儀有程。隱教不忒、淑於慈良。賙窮恤匱、使乏裕康。扳今思古、厥號名哉。遠茲易簀、脫節彌光。英爽不昧、陽陰互藏。禎祉遐延、于孫永昌。百禩其無疆。

呂柟撰《涇野先生文集》卷三二

東川先生行狀

東川先生吉水鄉先生也。先生居富溪東、而行又甚高、閩士大夫間。於是學者尊先生率稱東川先生。先生姓羅氏、名僑、字維升。生天順壬午十月二十六日。幼有奇名、六歲偶文、句應聲成、十二通文詞。是時父通判君為南京太學生。先生因學太學中、閉戶誦習、貌甚莊。諸太學生見之、呼為小先生。長為邑弟子員、有文聲。是時弟子員拘制業、咸有門戶、牽綴試目、窮年不得休息。而南昌張東白公元貞以道術鳴、先生往從之。居半載、盡得其說以歸。自是授生徒、輒以收放心為言。於是行輩益推先生。乙卯舉鄉試。明年試春官不第、為南京太學生。祭酒劉震聞其名、特禮之。己未舉進士、癸亥授廣東新會縣知縣。新會、廣東劇縣、號難治。先生治尚風化、謂學者溺章句、無本實、而專內業者、輒目為異端。於古人甚悖。於是表陳白沙公言辭行事、令學者誦法、朔望坐學宮講論不輟。諸所行罷、多放故事之善者。三年民安之。

已。已內召、補大理評事。是時閹人劉瑾擅王命、用淫刑、先生自念刑官無狀、庚午歲旱上封事。其畧曰、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今旦夕齋戒而雨澤尚滯、臣竊以為天心仁愛未已也。夫先王視朝遊觀、咸有常度、故賢妃有雞鳴之警、召奭陳卷阿之詩、此敦穆穆之化也。今陛下日昃不朝、戲狎羣小、殆非所以基大業矣。宰相諫官者、將以輔政通蔽者也。今文法太深、誅求太急、盜賊白晝殺人、流移載道、元氣竭矣。而宰執諫臣、噤不為語、安得不致壅蔽、為大患哉。是以縣劓之刑、上於大夫、竄戍之罪、加之耆舊。如劉大夏忠藎置之行伍、潘蕃謫遠戍、幾無生還。陛下置而不問、是豈勸大臣之道歟。先朝律例、裁酌古今、咸足以禁奸而懲罪、今往往比附深巧、隱中善人、竊臣之所不忍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日防患、如護巢然、防不密則巢傾。天下固大器也、愛惜預防、可不如鳥乎。當是時、瑾肆虐立威、道路以目、無敢言時政者。先生疏上、瑾意疏語隱約咸有所

措、將處之極刑、大學士李東陽力解、得免官歸。其年秋、瑾敗、於是御史交相上疏、謂評事羅僑犯事幾之未露、遏氣焰於方張、君子之所難也、宜大用以勸忠直。明年、復大理評事。病作、復告歸。又明年、喪母、與伯兄獨居者三年。己卯、宸濠反、都御史王守仁起兵吉安、討之、聘先生居守吉水。濠既擒、王奏功、疏先生名、而前後臺諫亦交薦。辛巳、今上即位、有召旨。先生感激就道、數日檄至、陞台州府知府。先生自辛未病告家居十餘年、蔬食讀書、於公府無所干謁。及治台、摧奸惠良、興學禮士、愷悌宜民、民訟姁姁語利害、多解去。歲時循行阡陌、舉冠婚喪祭禮教民。布衣張尺賢而貧、延之上坐、訪民間何所疾苦、尺具以所聞對。乃為尺置僮僕給侍、於是台人因多感悟。戍衛食倚各郡餉、前守漁其中、即溢取嗇出之、入覲治裝咸苦民。先生首除羨餉、而覲行自給、無他與。於是吏部上天下守令殿最、以先生治行第一、賜襲衣牢醴旌異之。癸未二月、巡撫延綏都御史姚鎮奏云、人君之道莫大於納諫、人臣之道莫大於進諫。諫固難也、而勢尤難者、則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横者耳。臣聞武皇臨御、八黨擅權、皆逆臣劉瑾為之魁也。故尚書韓文伏闕倡言、旋遭斥逐。其後敢有攖其禍鋒者乎。而給事中劉蒞復言之、已而評事羅僑繼言之、已而竟不復聞。是所謂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横者也。今遇聖明、首宜獎擢、以風天下。顧蒞知長沙、僑知台州、皆常調也。夫以懷忠盡節之士而待以常調、人將何勸、臣伏悲之。四月、擢廣東布政司左參政。台人呼號留之不得、強脫靴去、而郡縣咸為立去思碑。甲申、先生至廣東、分守嶺西道。是時西山諸賊猖獗、先生設擒捕法、竟多斂避。八月、以故事當引年、即上疏乞骸、棄官歸。總制都御史張嶺、巡按御史熊蘭奏畧曰、左參政羅僑學靡詞章、志趨道義、劾權奸而直氣不挫、遭擯棄而貞節益堅、誠未可遽聽其去也。先生乃復上疏、詞旨哀懇、而吏部移檄、以先生忠貞在朝廷、循良在郡省、且引年乞休、

於故事未協。使者促行甚急。先生不得已。復至韶州。固以疾辭。於是總制都御史盛應期疏其事。竟得請。云先生既歸。杜門謝客。日對書史著潛心錄。探索理道。謂學須寡欲。則心中無事。平生自處甚儉。食無兼味。家無奇玩。賓客至。具常食。無所計量。事伯兄終身怡怡。歲穫贏分給諸族。時聚揖。誨以孝友。故終先生之世。家人鮮有違教令者。先生早年以學自命。故諸制行必謹規矩。為新會厓山在治境。慼宋死事諸臣。歲泛海祠焉。在台建忠節祠祠方孝孺。置祀田若干。壬午。東廓鄒子講學青原山中。時與往來議論。而洪先居喪不廢業。先生以為不應古禮。責以書曰。講學之功。尊德性之資。未為無補也。何獨嫌於喪次乎。愚以為取益於友。不若取益於心。取益於天子。何不自信而過遜哉。恐索子者。當於牝壯驪黃外矣。是時先生方病痰。書皆口授。而據禮嚴振無少讓。九月五日。對客理前語。端坐卒矣。嗚呼。儒者之學至近世門戶各異。先生獨遠探玄覽。古昔是尚。雖宗旨異同。砥礪疎密。未敢溢詞。然自壯至老。凝然樹奇履坦。不雜浮鄙。其可不謂志士哉。吉水氏俗朴而士負氣。故多偉人。自先生所及見。張敞以諫留大臣論死。劉觀好學。棄官貧居。袁道守法暴死嶺南。劉恒令上邑。家無帛錢。先生行事視此四人者頗相類。豈亦地使然哉。語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先人與先生同舉進士。皆以行誼相高。洪先以故得幸侍側。時受成訓。悉聞諸懿。恐盛美不傳。後世何述。於是敘先生操向列其行事。俾風流遠遺。尚有興者。先生子二。孫男一。孫女四。長子卿。谷坪李宜人出。次子宰。側室濟寧于氏出。卿子忞。縣諸生。先生上世曰必先。宋季由廬陵大安家湖南。再徙吉水富溪。曾祖支順。富而好士。祖聲振。精易學。負時名。屢聘不就。父穎。世其學。後為太平府通判。有惠政。壬午。先生以恩澤請。於是敕贈穎承德郎。職如故。妣袁氏。配李氏。俱贈安人。而先生墓在所居南半里。

羅洪先撰　《念菴文集》卷一三

校記

①《洹詞》卷一二《三仕集》於「觀」字前有「誤」字。

②元：據右引書當作「先」。

③原書「上」下字不清，據右引書當作「召」。

④詔：據《小山類稿》卷一六、《明文海》卷四四一當作「認」。

⑤祀：據《陸子餘集》卷三、《吳都文粹續集》卷四二、《明文海》卷四三六當作「祝」。

明儒碑傳集卷三十

王承裕

南京户部尚書平川先生王公行實

先世姓王氏，諱承裕，字天宇，號平川山人，晚年號樂休道人，學者獨稱為平川先生云。故櫟陽司馬村人，其遷於三原者，自太高祖始也。高祖諱彥成，號安止。曾祖諱惟真，號恒齋。祖諱仲智，號西園翁。皆以父太師端毅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高祖妣張氏、侯氏，曾祖母張氏，祖母周氏，皆累贈一品夫人。父諱恕，字宗貫，號介菴，晚號石渠，又號一齋道人，正統戊辰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江西提督學校、布政司右布政使，歷官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端毅。其學行、政節，詳載具牒　國史列傳及家乘。母孟氏、張氏，皆累贈一品夫人。文八、封一品夫人。張氏累贈太淑人。先生太淑人出也。先生由成化丙午鄉舉，弘治癸丑進士，歷任兵科給事中、吏科右給事中、刑科左給事中、吏科都給事中、太僕寺少卿、本寺卿、南京太常寺卿、户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本部左侍郎、南京户部尚書。嘉靖己丑致仕。成化元年乙酉三月初五日寅時，先生生於河南官邸，蓋端毅公巡撫日也。方兒時，即重厚如老儒，恒端坐，不妄言笑。年七歲，作屋隙詩，畧曰：風來梁上響，月到枕邊明。又作先師孔子木主，朝夕拜之，春秋則於太淑人所取錢十數文，具香果齋而祭之。其齋之銘曰：齊不齊，謹當謹，萬物安，百神統。聖賢我，古來胎。齊不齊，謹當謹。太淑人廉知之，以白端毅公，公喜曰：此兒足繼志矣。十三，有危疾，自謂不起，乃出所作童子吟稿，以示訣父母。蓋端毅公始見所咏，不勝悲喜，疾乃尋愈。十五時，在南京，從當

田蔚生[1]學、蔚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公曰、先生待兒如此、謂不足教耶。公曰、善哉教也、眞汝師矣。先生由是益尊師樂學、遂深造焉。十七、遇端毅公誕辰、著古賦以壽之。十八、端毅公巡撫南畿、爲廳事於會同館關地得古銅器。公考古以鼎硯名、命先生著記。記成、吏部尚書王公恕、刑部尚書張公瑄、禮部尚書耿公裕見而皆題跋、以鄉相與之。時所著有進脩筆錄、崇仁吳正郎宣偶見而題之序焉。癸卯、年十九、應鄉舉、提學副使戴恭簡公珊試其文、即以詖辭許之、既而不果、戴公惜焉。甲辰、年二十、作太極肇判、乾坤攸位、迺旋迺轉、陰陽行焉。由是生生化化、萬物咸備、而人生於中、得元亨利貞之理、爲仁義禮智之性。理也者、默默然無形可見、無聲可別。然賦之於人、非動乎。其未賦之先、蓋静之謂也。人之有性、猶天地之有理、未感而見之於外、徒深以存之於內、則失其變化之機矣。是故象旁薰燥、所謂法天而不載者也。象安薰壽、所謂法地而不覆者也。斯皆常人之為。若夫動靜以時、無所逐焉、則與天地爲一矣。嗚呼、其聖人乎。說出、一時名公成傳覽焉。丙午、年二十二、鄉試中式。是年端毅公命完婚、乃著婚禮用中一書呈覽、與可、乃執而行之。丁未、孝宗登極、召起端毅公爲冢宰、先生侍行。端毅公察其無私、令終日關門延賓、與一時縉紳交接。比退食、叩其所聞、則一時人才文藝武畧悉得其槩、乃識而用之、多稱厥職。故銓衡之政、號明而不私、蓋先生實有力焉。然苞苴不通、亦海内所共知也。癸丑、登毛澄榜進士、觀政禮部。五月、端毅公致仕、先生請從歸養。有暇、温故於學道書堂、士多就之、堂至不能容、遂設科於弘道書院、四方從遊者益衆。先生教以宗程朱以為

階梯、祖孔顔以為標準。其許己於都御史和順
王公雲鳳之記。時先生以師道自居甚嚴、弟子
咸知激厲、故自樹而成名者、若春參政偉、李副
使伸、張給事中原、李同知德明、劉推官德學、張
治中秉正、雒參議昂、張僉事彥界、郝副使世家、
秦知府鎬、趙主事瀛、來御史聘、張知州時芳、潘
知縣汝壽、秦知縣寀、張知縣元相、李知縣良心、
李知縣應霖、趙知縣儒、賈知縣朝、王知縣朗、張
進士文卿、舉人党汝蘭、張時雍、王明、王朝、王佩、
來賀、楊廷亨、李結、選貢楊子美、張龍、李邦傑及
涇、屬頗衆。自是三原為西安右邑、稱多士矣。乙
卯四月、授兵科給事中、有時政先務等疏、言皆
切中時弊。己未、給　誥命移封繼母文氏為一
品夫人。冬、　周府冊封先生充副使。庚申冬、
肅府冊封再充副使。凡冊封　王、有常贐、先生
皆不受。　周府乃以美石繐之、亦不受。辛酉冬、

奉　勅清理山東、河南屯田、釐正甚多、軍民咸
稱快焉。甲子七月、陞吏科右給事中。乙丑三月、
陞刑科左給事中、有巡訪圖治等疏。
武宗登極、欽賞紵絲一表裏、花銀六兩。是歲、端
毅公年躋九十、　朝廷遣使存問、先生亦奉
勅給賞陝西諸邊將士、過家壽親拜　特恩焉。
先是、給賞者率委官行事、多被侵欺。先生乃親
歷諸邊、一一唱名散給、士沾實惠、皆歸德
朝廷。丙寅改元、事竣還　朝。丁卯三月、陞吏
科都給事中。時逆瑾專横、群工多出其門、先生
遠之。又上疏乞進用君子、退黜小人及諸不法
事。瑾怒、罰粟三百石輸邊。戊辰、充會試同考試
官、取進士三十五人、皆名士、後咸顯仕、有為太
冢宰者。初、先生自兵科給事中至都給事中、立
朝正直忠厚、著名一時。然清慎日用不足、端毅
公知之、歲以數十金資焉。是年四月二十一日、

端毅公卒，時先生在官。端毅公有遺教焉，令孫輅籍以昇之。五月，先生奔歸，痛甚，已覩籍教，彌痛。自是佩教終身焉。喪葬依文公家禮，及高氏厚終禮行之。己巳六月，繼母文夫人卒。在中服闋，十二月，復除吏科都給事中，有勸政 親朝及論任將等疏，皆為治之要，罷閹之急務，上嘉納之。邊將有進退焉。癸酉正月，陞太僕寺少卿。三月，給吏科都給事中。 勅命封母張氏為太孺人，配張氏為孺人。六月，奉 勅勾當延綏諸邊公事。事畢，承母如京就養。十月，奉命點視京營馬匹，覈所損耗肥瘠，罰各當罪，人稱明焉。丙子正月，陞太僕少卿 誥命，進階中憲大夫。張太孺人加封太恭人，張孺人加贈恭人，繼焦氏封恭人。八月，陞太常寺卿。時 上於內苑教習武事，先生乃豫有所備。一日， 上將大閱，偽降旨用戰馬二萬，先生即以應 命。大臣驚曰，方 旨下時，吾儕失色，懼倉卒無備，見公委蛇，疑之。今事乃稱 旨，豈公有先見而備之耶？抑此外尚有餘馬否耶？先生徐曰，止餘四萬匹耳。諸公咸嘆服。丁丑十二月，陞南京太常寺卿。戊寅正月，上疏乞 恩祭掃，奉 旨馳驛以歸。祭掃畢，十月赴任。時 上南巡，先生即祇具牲帛、祭品，儲以待祀。或曰，上方用武，無暇於祀，何以備為。弗聽。及 上至，奏祀，皆行之，言者愧服。當祭之先期演樂，先生自旁觀之，於三百人內呼聲容失節者數人罰之，衆稱明焉。己卯，宸濠作亂，欲趨南都，大臣分城以守，先生分守通濟門，乃與家人訣別，登城誓死守之。會有逆黨造成甲兵，藏諸櫥內以應賊者，先生覺而發之，處以極刑，都城肅然。十二月，張太恭人卒，先生守制西歸。壬午， 今上即位，改元嘉靖。論御賊功，賞銀三十兩、紵絲三表裏。七月，復除南京太

常寺卿。癸未四月、陞大部右侍郎、奉　勅提督
倉塲。舊有公堂、歲用銀千兩。該司白先生、命貯
庫無取。十一月、繳　勅還部。十二月、奉
旨視　大祀犧牲。甲申正月、大祀、分獻西嶽
華山之神。八月、奉迎　睿宗獻皇帝神主到京、
欽賜紵絲二表裏、銀十兩。　冊上　兩宮徽號、
欽賜紵絲二表裏、銀十兩。九月、言官論禮部尚
書席公書先賑濟事不明、　命先生勘之、乃勘
得應處雜犯死罪者五十人、應徒者二十二人、
應杖者二百二人、應笞者知府以上官二員、應
沐者十二員、應紀錄者六員。內究問舉知府以
下等官共七十二員。乙酉正月事竣、至京、蒙
欽賞新鈔一千貫、羊一隻、酒十瓶。及朝見、復
命又蒙　賜酒饌。初、先生行、言者謂事宜深究、
或曰事干親臣、為先生謀、宜姑息之而已。或問、
姑息失職、秉公失利、宜兩無所傷可也。先生繇

弗聽、一以直道處之、故功罪昭然、卒當
上意、士論歸焉。十月、先生歷俸三年考績、給
誥命進階通議大夫、加贈母及二配皆淑人、廕
男鑰為國子生。丙戌四月、欽賜　睿宗獻皇
帝廟筆大書清平正直四字。五月、欽賜文獻
通考一部百冊。六月、欽賜敬一箴一軸。七
月、欽賜御製洪範篇一帙。是年冬、充正使持
節韓府、冊封辭贐如前。丁亥四月、陞南京戶部
尚書。及赴任該司、送　命下皂隸俸銀若干兩、
先生不受、令備諸脩理公用。南京故事、食時入
衙視事、未午輒散去。先生乃平旦入衙、午後方
散、一時南京諸卿佐皆早衙而晚散焉。在部二
年、所積羨銀至四萬八千餘兩。奏　准天下罪
犯贖金俱納粟穀、以備賑濟。又各處鈔關商稅
羨銀舊聽所在公用、故多侵越、先生奏同正銀
解送、　內用以饒。又查革役、充官機匠四百餘

人歲省祿四千八百餘石。又查南京諸倉廒祀神祇米祀、祭　祀於烏龍潭倉建立祠宇、歲時祭祀。又查南京自正德辛巳至嘉靖戊子各處稅糧多虧、乃移文督之、甫半載、糧絡繹、至盈一百七十萬石、乃作倉回貯之、倉廒充焉。正月、上賜聖製箴并冠服、忠靜冠服圖說二冊。己丑八月、致仕。先生自始仕至致仕、恂恂於公事、所在得體、清正無慾、當時稱其濟美、有范忠宣公繼文正公之風。謝致家居、惟以讀書教人為事、優游十年、論薦者衆。御史唐錡疏曰、古心直道、儻然有其父端毅之風。居家教人、允矣為是邦名德之望。御史馬駁疏曰、言動有古人之風、操持無一節可議。巡撫都御史趙公天叙會同御史王儀疏曰、學識博雅、器宇弘深。昔居八座、不改寒布之舊、行年六十、尚存赤子之心。喜怒不形、寵辱不動。又謂公性之忠、實為廟廊之才。

制三邊尚書劉公天和疏曰、純正之學術、得自家傳。端謹之操履、成於涵養。德器簡重、而喜怒不形於辭色。學問弘邃、而見聞博洽乎古今。當官則以正直忠厚為本、居家惟以讀書講學為事。且明習　累朝典故、真有大臣之度者也。豈惟全陝之人望、寔乃　當代之名流。時稱為名言。今年五月十六日、感疾、至二十一日午時卒。時偶有烈風雷雨之變、瞑頃晴霽、遠近赴弔者絡繹不絕、弟子、諸大夫庶士哭奠如私親。先生廣額豐顧、鼻如截筒、耳垂有珠、重頤美髯、貌丰而澤、體厚而胖、居常威重端嚴若神然、温乎可親、又栗然而不可狎也。性篤孝、能悅親養志、故端毅公愛之特甚。又善事諸兄、諸兄皆殊常友之。或有弗念、翔子哀哉、亦承以恭遜而已。時序祀先唯謹。女兄適仇氏、行年八十、病貧、先生率子姪不時餽遺養之。誨諸子姪以道、有不率教

者、則反躬自責、令其愧恥。雖僕御有過、至內竊而敗、亦薄示懲戒、許其自新、務以德化、不深咎焉。與人交、即之形貌、迹亦常睟、淡淡若水、然心平氣和、周而不比、恭而有禮、忠信無僞、寬柔有容、故與之交者無不敬愛。自少壯恬不妒、諸老嫂嘗試之、暑月先生如廁、必置扇外舍牖間、使婢藏之、出視無扇、輒往、反三置三藏之、則不復置扇、而終無慍色。諸老嫂相與笑以、七叔量大如海、探之不見其底、其將鼻吸三斗醋耶。蓋自其少時、即有相臣之量如此。平生足不由徑、口無莠言、蘧衛之器不挎、容體之辭不嗇。然矜而不爭、嚴而能泰。長安高御史徹先與游從人之、贈詩以堯夫、正叔與之、蓋服其和粹嚴正不易及也。自少樂多賢友、端毅公尤風以尚友之道誨之、故一時海內名賢無弗從者、以故聞見甚廣、亦多識。先朝舊典逸事、待叩而應、否則深藏

若虛、一時博洽如汪文莊公之屬、猶敬畏焉。陽明王氏考功日嘗就問大學之要、語之、明日謝焉。又問中庸之要、語之、明日謝焉。今汪氏書行不著而有他說、豈記者偶有誤耶。善接引後學、因材以篤、又廣擇髦士、俾各敦學以訓蒙士、俟厥有獲、則授所未聞、故師逸功倍、學而成立者衆。先生自始學好禮、終身由之、故教人以禮為先。凡弟子家有冠、婚、喪、祭之事、必令率禮而行。又刊布藍田呂氏鄉約、鄉儀諸書、俾鄉人由之。又表章先哲、如毛氏定忠、李衛公靖以文武齊時、楊元師子江樹勳於國、邑令朱春夫婦死節、或立祠致祭、或撰記、署扁、建碑、皆顯其忠義、激勸後學。故三原人士多所勸法、動皆由禮。凡酒壚茶肆、足不肯履、雖官府公所、亦稀至焉。鄉亦鮮作佛事、士風民俗為之貞美、多先生之力也。先生為文未嘗搆思、每攬筆為之、比成亦不復雕

琢。弟子侍數十年、未嘗見其苦思而撰述焉、其于詩賦亦然、蓋不以辭章自居、而所重有在故耳。書小楷入妙、善用懸腕在鋒、書多变化、在歐顏間。大書結構如端毅公、而精神氣象稍異。行法鍾、王、入能。篆宗玉筯八分、所至在唐韓、蔡間。唯不喜草書、謂去六書遠甚、不可傳耳。善琴、暇必操縵適情。喜潔、所在有非灑掃、焚香燕服以居、不自安也。好古、凡服食器用、茶湯之品、皆倣古為之。喜與容共、不自私焉。所著有論語近說、論語蒙讀、談錄漫語、星軺集、辛巳集、敬經堂集、庚寅集、諫垣奏草、草堂語錄、三泉堂漫錄、李衛公通纂、厚鄉錄、橫渠遺書、太師端毅公遺事及前童子吟稿、婚禮用中、進脩筆錄、妙靜閣說共若干卷。先生初配張淑人、乃孝誠處士女、庶憲靜菴先生從妹、張給事中原再從姑、封贈見前、慈惠靜敏、有幹理材。先生自仕學之外、一切家

事悉淑人治之、無關心焉、蓋不但內助而已。繼配焦氏、　秦府儀賓焦淇配南安郡主第四女、善ノ襄、封贈亦見前。再繼林氏、總兵林盛孫女、通琴書、經義、聰慧容德過人、甚宜先生、多講談焉。其卒也、先生思其善、痛甚、見林墳志、先生所自著也。三繼尤氏、西安後衛指揮尤鋭女、閑內範。子男四、翰、粲人、娶李氏、皆先卒。輔、恩生、先卒、娶郝氏。韡、恩生、娶秦氏。輿、儒士、娶張氏、　繼翟氏。女一、適國子生秦淵、皆張淑人出。孫男二、逢陽、邑庠生、聘秦知府鎬女、殤。繼聘理男希古女。逢夏、幼、皆韡出。孫女四、一適國子生秦從師、一適布政司知印李濟、一許適張僉事彥杲子鈿、皆翰出、一尚幼、韡出。先生生卒歲月日時見前。享年七十有四。茲韡、輿將圖葬于西園祖塋東林震位之地、蓋三淑人先葬所也。韡既有期、盍為示圖、是以區區後學小子、撫所聞見、著為行

實。惜寡陋不敏，得其髣髴而已。其于先生精義妙道、實學乎，未有聞也。然于先生立　朝正直忠厚之風，嚴正和粹之氣，殆亦庶乎未之捲焉。伏惟　立言不朽君子，命諸侍史，采而筆之。

馬理撰　《谿田文集》卷五

南京戶部尚書王承裕

南京戶部尚書王承裕，嘉靖十七年五月卒，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少保，謚康僖。承裕，陝西三原人，吏部尚書恕之子也。弘治癸丑進士，選授兵科給事中，歷吏科都給事中。以言事觸逆瑾，罰粟輸邊。尋以父喪去位，服闋，除原官，累陞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南京戶部尚書，致仕。至是卒。承裕潔廉好學，孝友端慎，卓有父風，士論重之。

南京戶部尚書王公承裕傳

王承裕，端毅公第七子，字天宇，號平川。爲兒時，即重厚如老儒。七歲能詩賦，立孔子木主，拜而祭之。十五從蕭田蕭生②學，遂深造。二十作太極動靜圖說，爲名卿傳。成化丙午鄉舉，完婚，自著婚禮，用中，呈父，執而行之。弘治初，端毅公爲冢宰，時隨任，令接海內賓客，稱其所長，父依而用之，一時號稱公明。當時既不疑其子，而海內人亦無他議。登弘治癸丑進士，時端毅公致仕，即歸養。暇授徒於弘道書院，以孔、顔、程、朱學敎之。正德間，歷授兵、刑、吏三科給事中，以正直忠厚名，有時政先務、勤政任將等疏。凡三出封　郡王，不受饋遺，嘗給賞諸邊軍士，衆賞惡。逆瑾用事，以上書

罰米三百石輸邊。陞太僕少卿。奉　命點視京營馬匹。人稱其爲。陞本寺卿。　上偶降　旨大閱。用戰馬二萬。卽應　命。大臣驚異。陞南京太常寺卿。時　武廟南巡。具牲帛祭品以待。或謂　上不暇。弗聽。及　上至奏行之。言者愧服。宸濠亂。察其內應者。處以極刑。南都肅然。後賞功陞戶部右侍郎。却其舊用公堂銀千兩。附庫。言官論禮部尚書席書賑濟事不明。往勘。功罪昭然。卒當　上意。欽賜席筆清平正直四字。陞南京戶部尚書。奏鈔關商稅羨銀解京。以饒國用。革私克工匠。以省糧廩。查累歲逋稅至一百七十萬石。在部二年。積羨銀至四萬八千餘兩。查南京諸倉應祀神祇。奉位立祠以祀。及致仕卒。賜葬祭。諡曰康僖。一時諸公皆稱其淸美。有范忠宣繼文正之風。爲狀廣額豐頤。鼻如截筒。貌丰而澤。體厚。居嘗端嚴若神。然溫乎可親。又栗然而不可狎也。性篤孝。能悅親養志。故端毅公愛之特甚。又善事諸兄。誨諸子姪以道。有不率教。則反躬自責。令其愧恥。雖僕御有過。至內竊而敗。亦薄示懲戒。許其自新。務以德化。與人交。卽之弗親。遠之弗疏。忠信無僞。寬柔有容。故與之交者無弗愛敬。[illegible][illegible]後學。因材以篤。又廣擇髦士。俾各敎學。以訓蒙士。俟厥有獲。則授所未聞。於師逸功倍。學而成立者衆。敎人以禮爲先。凡弟子家有冠、婚、喪、祭之事。必令率禮而行。又刋布藍田呂氏鄕約、鄕儀諸書。俾鄕人由之。又表章先哲。如毛氏建忠、李衞公靖。以文武濟時。楊元帥子江樹勳於國。邑令朱春夫婦死節。或立祠致祭。或撰記、署扁、建碑。皆顯其忠義。激勸後學。所著有論語近說、論語蒙讀、談錄、漫語、壁帖集、辛卯集、玫經堂集、庚寅集、諫垣奏草、草堂語錄、三泉堂漫錄、李衞公通纂、厚鄕錄、橫渠遺書、太師端毅公遺事、童子吟稿、婚禮用中、進脩筆錄、勑靜圖說共若干卷。

以上二文并見《國朝獻徵錄》卷三二

平川王先生

先生名承裕、字天宇、號平川、三原人。父恕、歷官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師、諡端毅、為國朝名臣第一、道德功業載在國史。成化元年乙酉、先生生于河南官邸、蓋端毅公巡撫日也。端毅公七子、而先生最少。方兒時即重厚如老儒、恒端坐不妄言笑。七八歲作屋隙詩曰、風來梁上響、月到枕邊明。又作先師孔子木主、朝夕拜之。春秋丁日、具香果齋而祭、乃為齋銘曰、齋不齋、謹當謹。萬物安、百神統。聖賢我、古來胎。齋不齋、謹當謹。太淑人康知之、以白端毅公。公喜曰、此兒足繼志矣。十四五時、在南都、從莆田蕭先生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公曰、蕭先生待兒如此、謂不足教耶。公曰、善哉教也、真汝師矣。先生由是益尊師樂學、遂深造焉。年十七八、著進修筆錄、崇仁吳正郎宣序之、以傳。年十九應鄉試、督學戴公珊試其文奇之。丙午年二十二、舉于鄉。丁未、孝宗登極、名起端毅公為冢宰、先生侍行讀書京邸、與一時名公遊、由是聞見益廣、學益進。癸丑第進士、會端毅公致仕、先生予告歸、乃開門授徒、講學于釋氏之刹堂、至不能容。復講于弘道書院。先生教以宗程朱、以為階梯、祖孔顏以為標準、語具督學虎谷王公書院記中。蓋先生以師道自居甚嚴、弟子咸知敬學、故自樹而成名者甚衆。久之、授兵科給事中。有時政先務等疏、皆切中時弊。兩使藩國、饋遺一無所受。歷吏科都給事中。正德初、逆瑾專政、羣工多出其門、先生遠之、又上疏乞進君子退小人、及諸不法事。瑾怒、罰粟三百石輸邊。其恨猶未已、會先生以外艱去、始免。服除、瑾誅、以原官遷太僕少卿、本寺卿、南太常卿。時上南巡、先生夙戒牲帛祭品待祀。或曰、上方用武、無暇于祀、焉用備為。弗聽。及上至、奏祀皆行之、言者愧服。己卯、宸濠叛、欲趨南都、大臣分城以守。先生分守通濟門、乃與家人訣別、登城誓死守之。會有逆黨藏甲兵于栁以應賊者、先生覺發、服以上刑、都城肅然。壬午、世廟即位、改元嘉靖、論禦

敵功、有白金文綺之賜。癸未、遷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尋回部、爲世廟所重、賜獻皇帝寶華清平正直四字。丁亥、晉南戶部尚書。己丑致仕、林居十年、惟以讀書教人爲事。當時稱其濟美、有范忠宣繼文正公之風。論薦者無虛日、廟堂方欲名用、而先生已歿、識者于是有耆生之恨云。卒年七十有四、蓋嘉靖戊戌五月也。訃聞、賜祭葬如例、謚康僖。先生性篤孝、能悅親養志、故端毅公愛之特甚。又善事諸兄、諸兄皆殊常友之。時序祀先唯謹、誨諸子姪以道。與人交溫乎可親、而又栗然不可押、故與之交者咸愛敬焉。與長安高御史胤先游久之、贈詩以堯夫正叔與之、蓋服其和粹嚴正不易及也。自少樂多賢友、端毅公尤風以尚友之道、誨之、故一時海內名賢無弗接者。自始學好禮、終身由之、故教人以禮爲先。凡弟子家冠婚喪祭、必令率禮而行。又刊布藍田呂氏鄉約鄉儀諸書、俾鄉人由之、三原士風民俗至今貞美、先生之力居多。所著有論語近說、論語蒙讀、談錄漫語、星軺集、辛巳集、考經堂集、庚寅集、諫垣奏草、草堂語錄、三泉堂漫錄、厚鄉錄、童子吟業、婚禮用中、進修筆錄、動靜圖說等書。所述有橫渠遺書、太師端毅公遺事等著行世。端毅公林居日著五經四書意見、獨識心得、自成一家、學者宗之。先生著述種種、蓋多本之庭訓云。門人馬光祿理、秦大參偉、郝大參世家、雒中丞昂、張給諫原、李憲副伸、趙僉憲瀛、秦明府寧、王明府佩、李孝廉結有名。尤祿別有傳。

馮從吾撰　《馮少墟集》卷二〇

校記

①生：據後馮從吾《馮少墟集》卷二〇當作「先生」。

②生：據右引書當作「先生」。

明儒碑傳集卷三十一

龍光　羅欽順　湛若水　鄒智
陳沂　王九思

明故直隸滁州判官北山龍君墓志銘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都御史督軍虔南、日與士人談學。於是虔吉士人多出門下。吉水國子生龍履祥將往、其父北山翁怒罵曰、是皆飾虛名誑人者、汝何傳爲。廢食偃臥不起、履祥至涕泣請不輟、不得已許之。履祥故侈汰、驕逸難近、數月歸、馴馴如處子。翁喜曰、吾今乃知王先生。因履祥以見、願執事終身。翁爲人跌宕慷慨、喜交遊、大起庭宇、常歌舞飲燕爲豪、絕不類吉水士人。然與之策事、九轉機發、莫能相難。貌清古、鼻昂多髯、頗似先生。先生悅之、以爲軍門參謀、攜之巡視閩中。至豐城、聞宸濠反、同事者錯愕口噤、莫知計所出。先生易舟南趨吉安、翁實贊之。義兵起、集田僮百十人、傾貲備鎧仗以從。先生慮濠速發、南都無備、欲以僞符疑兵緩之。然濠諜四出、諸郡士人積劫於威、多以耳目應、計泄事且不測。獨翁出入帷幄、密授方略、親信義子、割愛遣之往、往往陷虎口不返。吉水士人素重自守而恥外援、見翁先後所爲若是、莫不鄙薄之、謂有他望、如翁昔日罵履祥云云者。翁亦避匿不敢露。濠既擒、先生上公卿書曰、致仕縣丞龍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蓋紀實也。嘉靖初、論功賞、以翁嘗爲大足丞、既致仕、遞授直隸滁州判官閒住、蔭一子爲冠帶總旗。論者多以爲屈、而昔之鄙薄者口實益張、翁不爲悔。後九年、先生有田州之役、復檄以從。是時將撫盧蘇王受、而二酋方疑先生紿己、陰持兩端、擁衆二萬人、投降實來覘釁。先生遣翁諭意、翁乃數騎往、蘇受之衆露刃如雪、環之數十重、呼聲震天。翁坐胡床、引二酋跪前、宣朝廷威德與軍

門寬厚不殺之意、辭懇懇屬、意態閒暇。二酋故嘗物色先生形貌、竊疑以為先生潛來、咸俯首獻款、誓不敢貳。議遂定。自先生擒濠以來、權閹以讒搆擾功、公卿以猜嫌嫁禍、翁為之詭辭款卤、遠偵防變、得於目授意使之餘、而應於謾對立談之頃。有高才弟子不能為力、而獨寄心腹爪牙、以出萬死於一生者。先生既卒、功賞廢閣、翁抱耿耿無所向、退而垂老於家、年八十有五以卒。蓋非經世故之久、擅才智之用、莫有知翁之為奇也。翁名光、字沖虛。其先為永新人、有曰某始徙吉水。又六世某、七世為某、八世為某、翁之曾祖父也。負義氣、入粟於官、為義民。娶廖氏、以成化庚寅生翁。八歲為諸生、十二入貲為國子生、三十六為大足丞、六年致仕。娶毛氏、先翁幾年卒。生子一、曰即履祥。女一、適某側室某氏、無子。履祥子子壽、以善書選為中書科儒士、辦事文華殿、與履祥皆早夭。子壽子雲、今纔十二歲。翁卒於嘉靖甲寅、其年九月某日、葬翁仁壽鄉黎洞李家山虎形、與毛氏合。翁與先君數往來、而余及交其三世、近始奇翁所為、并欲訪先生行事、而翁亦已老、不待請而銘其葬、蓋有以也。銘曰、

方數選乘、指驪為黃、璽車驥服、孰辨駑良。芳草懷人、知已病士。千載一時、才幾畢栻。欲施後世、必附青雲。志業有闕、其又何云。

羅洪先撰《念菴文集》卷一六

吏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太保謚文莊羅公欽順神道碑

嚴嵩

有明宿德碩儒曰太宰整菴先生羅公，以嘉靖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初，公致仕，天子特給月廩、歲隸，以示優禮。既登八袠，詔遣守臣奉牢醴及門存問，仍加賜廩隸。至是訃聞，詔賜諭祭，命有司營葬，贈太子太保，謚曰文莊，蓋褒賢崇德之殊數也。君子謂惟公實克稱之。公風格峻整，雅操貞厲，進則崇節振邁而吡於國，退則遵養純固而範於鄉，談道著論則言爲代之師，反躬實踐則行爲物之軌。好學不倦，不知其衰耄之將至者耳。公諱欽順，字允升，吉之泰和人。少即端重殊異。年十四，題其門有勉勉於仁義之語。舉弘治壬子江西鄉薦第一，明年入奉廷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每朝退，即閉戶讀書，不事交謁，巳嶷然有公輔之望。擢南京國子司業，正容端則，六館以肅。蘭谿章公懋爲祭酒，深見信重，事多咨公而行。以父栗齋翁年高，得請奉歸，留侍久之，不忍去，因疏乞終養。而逆瑾怒，忤職爲民。瑾誅，復職，由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今上即位，轉左侍郎，前後連攝部篆。既別人才，咸極精當，時論稱重。充實錄副總裁。是時栗翁年益高，公歸養之志益切。拜南京吏部尚書，抵任即馳疏乞休便養，詔允之。既而詔改禮部尚書，未行，丁栗翁艱。服闋，仍以禮部起公，未至，復改吏部，而公具疏懇辭，於是得旨致仕。蓋公審時直已，不苟慕榮利如此。自是江右部使、兩都臺諫章數十上，無識不識罔不冀幸其復出，乃公則屏居却掃，惟研精聖業，窮探理性。患近時學者持論高虛，不屑古訓，簡約是趨，其流之弊將陷入虛誕，作困知記若干卷。其言談精微衍與，根極理要，辯禪悟之學近理似是而斥其毫釐千里之謬。時習波頹，我獲無易。於戲！道之不明，智巧横出，古之聖哲罔不戒慎省察，率諸終身而不足。今之論者以謂圓明朗徹，取諸一言而有餘。其學術異同，世之君子必有能辯之者。考公平生，自史館以歷國學，則士行雍規，出以丕變；由奉常而陟少宰，則官常國是倚之取平。中更忤抑，秉志弗渝。榮進屢辭，去就惟潔。然公雖蚤退，而考論政務之得失，究心生民之休戚，因未嘗一日不以天下爲念也。每平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羣從入，叙揖畢，端坐觀書，雖獨處無惰容。食恒二簋，服無侈麗，居無營構，謝集無聲

樂宗戚率之而興於孝敬，鄉閭則之而化於禮讓。子姓僮孺罔不守其約而歸於謙靖謹飭。初公昆季三人並起高科，季弟中丞先卒，仲氏憲使公亦未老乞休，德義相淑，怡怡如也。方屬疾，乃自作誌，繼以二絕，皆正家之語。疾亟，舉手正巾而卒。曾祖諱寧。祖諱鐸，彭縣訓導。父果翁諱用俊，由鄉舉歷任國子助教。祖及父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

《國朝獻徵錄》卷二五

羅文莊公傳

本朝羅文莊公名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及第。自幼不識禪學，在京師遇一老僧，訪求心要，遂為之搆思，徹夜不寐。一日攬衣將起，恍然有悟，流汗通體，證之禪書，如合符節，自以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無以加於此矣。後取五經四書、濂洛關閩諸書讀而玩之，漸復有疑。久之，乃喟然嘆曰：昔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皆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其非。吾今乃知前所見者，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也。遂研磨體認於道心人心、理氣性命、神化陰陽，皆極其旨奧。正德戊辰，以忤逆瑾落職為民。瑾誅，還職，歷官吏部左侍郎。嘉靖元年，以父年踰八十乞歸養。尋以父憂服闋，起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力辭不就。先生追悔年幾四十始志於道，雖粗見大意，自謂可不負此生，而官守拘牽，加以善病，工夫不專。及是力辭冢宰之命，杜門謝客，足跡不涉城市，潛心二十餘年，乃曰：道在是矣。著有困知

記。嘗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則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又從而議其後、不亦可嘆耶。先生精思實踐、篤志不遷、毅然以衛道為己任。聖賢諸書、未嘗一日去手。於禪學尤極探討、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家居惟以著書明道為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家人子弟守其家法、欽欽一步不敢肆。每訓諸子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酌卮酒訓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比授官有期、欲圖南方以便音問、乞先生一達相知。先生曰、數字本不惜、但惜乎信命欠確耳。竟不之與。林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如精金美玉、無得致疵。辭吏部一節、具是鳳翔千仞、故學者服其行而信其言焉。

高攀龍撰《高子遺書》卷一〇

湛文簡公傳 郭棐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初名露、更名雨、字民澤。生而穎悟、自少知學。從白沙先生遊、白沙與其沉潛遠到。弘治壬子、以書魁鄉薦、專心理學、遂焚引隱居、更今名。日侍白沙講心性之學、豁然有得。久之、以母命復出。僉事徐紘為勸駕、過南昌、謁莊定山問學、并為稱翊。讀書南雍、祭酒章楓山懋試時面盛其論、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主考、見其論用至近至神等語、知為白沙高徒、置第二名。登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陽明王守仁在吏部、相與倡明正學、而修撰呂柟、主事王崇慶輩往來辯論、時名大著。出使安南、陽明贈文中有謂、晚得友甘泉而志益堅、其學務求自得者、世未之知、且疑為禪。甘泉其聖人之徒歟、推重若此。既至安南、嚴却餽金。黎賙贈詩、有白沙門下更何人之句。便道奉母南都。日設講席、有甘泉問辯諸書。正德丁亥、宅母憂、歸葬荷塘、廬墓三年、產瑞瓜、人以為孝感。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每講、必

端坐澄心，灼見道體。嘉靖初，召補原官。累績遷南祭酒，與諸生講學，刻心性圖說，教以隨處體驗天理爲要旨。禮部侍郎，上天德王道及聖學諸疏，大指謂天德王道本於慎獨，即聖諭所謂敬一。帝王之學，一貫而已。一貫非他，心事合一之謂。論語二十篇，無非一貫之義，無非心事合一之學。故敬一箴序文首云，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一者，純乎理而不雜。此二言絶爲明切，默契道體，即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之旨，誠於日用之閒，隨時隨處隨動隨靜，存其心於勿忘勿助之閒，而天理日見焉。上嘉納之。所著獻納篇，又倣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錄進，足補衍義所未發者。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講學新泉書院滿九年，考，年逾七十，致仕。所著心性書、遵道錄、樵語、古小學、四書測、五經測、楊簡折衷、非老子及甘泉全集。門人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稱其功在禹右。嘗於天關精舍立祝聖臺，置講田以贍四方學者。庚申，卒於小禹洞，年九十有五。訃聞，諭賜祭葬，隆慶初，賜謚曰文簡。海内翕然稱爲近代道學儒宗云。

《明文海》卷三九七

南京兵部尚書湛公若水傳

公名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以書魁其倫。尋從白沙先生遊、自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白沙曰、此子參前騎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母命出、僉事徐紘爲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騂而查背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主考、擬其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拔第二名、賜進士高等選爲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王公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場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華和之、遵但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黎賙、却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倚墳廬墓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爲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開體會於樅寺、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嘉靖初起朝考九年滿、陞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勸聖學等疏、凡數十上、總爲獻納編。又倣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泉、三山二莊、講學於新泉書院。江都、休寧、貴池等處、公書院所在而是。滿九年考、吏部奏其績、　上以年逾七十許致仕。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祀白沙、雖田莊亦然。嘗於所居天關精舍參贊尚書府立祀　嬰所置倉廩、館穀多士。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爲白沙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白沙嘗謂之曰、人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爲宗、不可不理會。又曰、學以自然爲宗、求倫日來頗有湊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必有所到。自然之樂、乃眞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眞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綢羅一方、金鍼誰掇。其得於指授者如此。庚申四月丁巳、卒於所居小禺洞、年九十五。有大星

閔於廣州之河南，其聲如雷云。公在南都久，稱時勸農，躬詣田畝，閔俗侈汰，定喪祭之制，頒行之。費省而禮舉，郡人無不樂從。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沈其像於江，絶衆惑。貧者或以火葬，公買地城四郊，爲漏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盡毁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國朝獻徵録》卷四二

庶吉士鄒公智别傳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幼聰異，讀書龍泉菴中，貧無繼晷之給，則掃樹葉蓄之，燃以代燭，諷誦達旦。如是者二年，文藝日益警拔。成化丙午舉鄉試第一，計偕上春官，道經三原，見致仕司馬王恕，曰：智此行非但爲會試，正欲上疏　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耳。明年丁未，登進士，簡爲庶吉士。弘治戊申，有星變之異，上疏極論陰陽之理，欲退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己酉，言事者誣知州劉槩、御史湯鼐妄言朝政，嫉智，并疏其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略云：智與今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虚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彭韶辭疾不爲判案，獲免。是年左遷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卻不受。視事甫兩閲月，總督都御史秦紘檄道董鯌修志，得居廣城。士子重其爲人，多從之遊者。與白沙陳獻章爲忘年友，時以詩文相命。居無何，以公委道順德，同年進士吴廷舉時爲知縣，因欵留之。邑民李煥於邑之東北曰古樓村者建謫仙亭，以奉智遊息。辛亥十月卒於順德，年二十六。布政使劉大夏暨廷舉賫之，還柩于蜀。智雅負奇氣，與人寡合，處事慷慨，無阿比之習。　孝宗即位之初，常朝用御史一人侍班糾儀，湯鼐嘗輪侍。智造其私第告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但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恕徵至京，智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面見，以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於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

無可見之時矣。二人雖善其言、皆其能用、識者憾之。

其據德守義大率類此。

《國朝獻徵録》卷二二

山西行太僕寺卿陳先生沂墓志銘

顧璘

先生、吾南都文人也。穎異、發見躬不甚長、神采朗秀、眸子可照。少好蘇氏之學、筆勢瀾溢、人謂其類東坡、亦自號曰小坡。中歲再變其格、詩宗盛唐、文出入史漢、歸於簡古。晚益好著述、浸淫埋典、不以綺靡競能、厥趣遠哉。璘自登第後、相結爲文友、傾心四十餘年、切磨契許、日益膠固、眞如兄弟骨肉也。頃年先生以山西行太僕卿、璘以湖江布政使、各請老居山中、與諸耆舊大夫修淨社、甚歡。嘉靖丁酉、璘　召起爲副都御史撫楚、與先生別、殊快快。戊戌、璘乃以訃聞。嗚呼、吾與先生交期止此耶。先生名沂、姓陳氏、初字宗魯、後改魯南、號石亭居士。本宋丞相秀國公升之之裔。曰澤、以言青苗謫四明、爲鄞人。曰瑜、　國朝以醫徵入太醫院、始家南都。其詳載長沙公傳中。長沙公諱鋼、稱遲宜子、即先生父。初爲黔陽令、再擢長沙通判、皆有遺愛、祀於土。母金安人。以成化己丑七月二日、遲宜公先夢釋氏奉明珠入室、旦生公。五歲能屬對、八歲能摹古人書、十歲能詩、十二歲能舉業語。率奇拔、驚動長者。總角著孔墨辨、赤貧山賦諸文、傳誦人口。自是行誼文學日益隆茂。弘治辛酉舉鄉試、暨正德丁丑舉進士、維久處韋布、時名燁然出人上。鄉老野亭劉公、大宰白巖喬公、少宰柴墟儲公宦南都時、皆海內具瞻、與定山莊先生負學行高望、皆引爲忘年友。既仕、改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與修　武宗實錄、推內館教書。嘉靖癸未、禮部聘同考官。甲申、與編修鄒守益等及與修撰楊愼再論大禮。實錄成、進侍講、　賜白金、文綺。隨充　經筵講官、撰講章苦喻諷勸。　上問宰臣、知其名。丙戌、持節冊封楚王。歸平、出爲江西布政司參議。先生素抱經濟、衆於惠民、於是備設科條、杜奸完賦、同官驚服。進山東左參政、按沂莒滕費諸郡邑、察其當荒、發官帑市牛、給民墾藝、且寬其稅恭年、皆熟。又爲捐除種馬、薪木、運部諸徭、民獲甦息。嘗至鉅野、察有盜將發、調卒襲捕散之、即言於中丞、職兵者不謂然、已而盜竟破縣去、衆許其略。嘗遇執政於德、勞之、曰、先生久外、行將召矣。對曰、齊民困甚、苟行吾疏、勝吾受德也。意大忤。吏部舉河

南福建布政使，旨不逐，遂改山西行太僕卿。再上疏請老歸，築遂初齋①於家園，杜門著書，絶意世事。乃今天不愸賢，遽爾見奪，蒼生已矣，又如鄉國何哉。先生孝友忠信出於天性，事二親，死生，情文備極，人所難及。素廉於財，長沙公沒後，晉弟妹婚姻，貲以備禮。及貴周鄉南都與四明族屬，往往曲殫心力。嘗有大臣後流落，不能歸葬，必圖爲之所。居京，凡鄉閭人急難，匍匐拯之，惟恐後。蓋平生舉事，遵人心，率歸忠厚，罔不可以計數也。所著書有《皇明翰林志》、《金陵世紀》、《言德錄》、《誨似錄》、《花縣志》、《遊名山錄》、《昭言詩談》，總若干卷。詩文《拘虛集》若干卷。又《金陵志》、《山東通志》、《南畿總志》，皆出筆削。狀謂其清修厚德，文藻恩政，合而歸之，曰有道仁人，吾鄉稱爲實錄。

《國朝獻徵錄》卷一〇四

渼陂王檢討九思傳

李開先

嗚呼，生才實難，而用才亦不易。才而不用，于才無損，其如天下國家何。予觀渼陂王翁有三歎焉。王氏河南人，仕高陵，遂家不去。今有墓在高陵者十二人。元末關中兵起，有名繼祖者，攜妻子渡渭，避匿終南山中。入明，徙居城內北街，占籍安泰里，迄今爲鄠縣人。而繼祖沒也，猶返葬高陵，清明祭掃，歲以四人往焉，定爲常規。繼祖生克誠，克誠生敬仁，敬仁生瑛，讀書起家，爲大寧、長清二縣知縣。瑛生欽，受高年爵。鉉生儒，由鄉舉歷任巴縣、祥符縣、南陽府三學教官。儒娶劉氏，生四子，而翁則長子云。諱九思，字敬夫，居近渼陂，因以爲號。生而警敏，眉目清秀，顏色充和，如神仙中人。嘗自誇居官日爲當朝人物第一流。年十四五，隨任讀書蜀中，勤勵日循不足，夜以膏燈繼。父乃雜多士試之，每次可居前列。恐驕其志，又以爲或私其子，故抑末後，以成其學。已久乏科，至是中者三人，而翁亦可決科矣。試日題宅更衣，母必令童僕守之，防其竊取舊文，及出乃已。父官滿攜歸，府年十九，鄠士咸拱手推讓之矣。己酉鄉試中選，而東軒馬中錫稱之：必作天下知名士。其叔父福至同試不第，乃爲之整巾服，講儀節，徘徊躊躇，因其將赴宴，始別去。任丘鄺璐子弟有中者，經年羞與見面。餘姚顧達因其弟遂子濂之中也，憤憤不平，望望而去，雖求見懇切，亦不之許。是果何爲者哉。庚戌、癸丑連不得第，學雖有端緒而文未得肯綮。至丙辰則文學成矣，第進士，考選庶吉士。試題乃端陽賜扇詩，翁有誰剪巴江天風

吹落之句、聞者以爲必廁首選。何也、以其似李西涯之作。已而名出、果然。是時西涯當國、仍爲淸新流麗之詩、歆靡腐爛之文、士林罔不宗習其體、而翁亦隨例其中、以是知名、得授翰林院檢討。及李崆峒、康對山相繼而起、厭一時之弊、相與講訂改正、文非秦漢不以入于目、詩非漢魏不以出諸口、而唐詩間亦做效之、唐文以下無取焉。故其自敘曰、崆峒爲予改詩稿今尚在。而文由對山改者尤多。然亦不止于予、雖何大復、王浚川、徐昌穀、邊華泉諸詞客、亦二子有以成之。人之稱之者、則以爲敘事似司馬子長、而不屑屑于言語之末。議論似孟子輿、而能從容于抑揚之際。至其因懷陳致寄景道情、則又出入乎風雅騷選之間、而振迅于開元天寶之上。士夫雖傾心、然不免有側目者矣。劉晦菴雖不喜詩、然猶愛才、而李西涯則直惡其異己、蓄怒待時而發。將及九年、考蹟例陞二級、值劉瑾秉權、凡在翰林者除狀元不動、餘悉改調部屬、歷練政務。翁得吏部主事、輟經筵而避省署、棄文墨而理簿書。居無何、由員外陞任文選郎中。時侵奪吏部之權者不止一瑾、雖文書房官寺亦多請托。翁悉拒不聽、則滯拔淹、進賢退不肖、惟憑公論行之。向爲眞翰林、今爲眞吏部。會瑾誅、諸翰林俱復舊、西涯則以舊儆仍言、旣官至正郎、不必復可也。言官深惡王綸誨、乃并翁劾之、堂上堂下、一陝而三吏部、非瑾黨何以得此。翁又有忌者嗾言、遂左遷壽州同知。至州、佐理州政之餘、與多士校舉業講古文、而吏治淸文風盛矣。其處同官有如同氣。若光州守吳節、州判于彪、婕謨皆敬翁如上官。且修城、修正陽鎭河梁、俱有贊畫功。而州治西濱淮、北濱淝水、加以夏月淫雨浹旬、水勢薄城、城將壞、而民將爲魚、遂製一文、敍一羊一豕投之水中、遂得雨止而水落、亦奇事也。賓館之東有一園、其北爲屋、南向明爽、可改作書齋、乃于多士中精選苑慶等十五人、日日誦說經傳、上下古今、兼問閭閻疾苦、因以資于治。自庚午冬至此僅一年、不惟民安之、士安之、而君亦自安之也。忽聞致仕邸報、一郡皆驚、不知其由。久而後有的傳、乃雲南地方閙將復遣錢太監鎭守、前此有王怨再來、天有職錢寧不去、地無皮之謠、苦其虐政久矣。遂給言大霧連三朝、不見天日、以阻其來。而朝議將使大臣自陳、大臣恐有去位者、須屈意求寬司禮監始得保全、宣言此不係大臣事、乃劉瑾餘黨去之未盡。夫以

雲南天變而罷壽州州同，有何干涉，況天變又未嘗有耶。會盜起，不得歸。父恐其動情也，以書教之曰：萋菲之謗，詩人刺焉；流言之興，聖人懼焉。此古今所共關覩也。君子求無媿于身心，斯已矣，而又何戚焉。人固有以一時之納而成百世之名者，其遭固有然矣。翁得書，欣喜拜受，出示于人曰：謝政事，親吾心所願，但不忍舍州民及多士耳。踰歲壬申，相盜勢猾行遠故鄉。値弟九峯亦以御史在告，父見兩兒俱還也，慰甚。不年餘，父一疾長逝。翁哭既，考禮舉行葬事，的古準今，關中喪家莫不傳以爲法。事母十五年，備極孝養，稍有過失，跼蹐不敢進，猶夫童稚時也。嘉靖丙戌，母亦逝矣。翁雖年長，執禮一如葬其父。以官封其父母爲徵任　太孺人，鄉人以爲榮。後以弟爲知府，考滿，更加封中憲大夫及太恭人，鄉人則又以爲難。敢其兩弟，一舉人、一進士。進士歷知府，陞副使，而他姪之成就者尤多。家無厚積，隨地利所入，卽分給窮乏。邑人賴以舉火者不可枚舉。座有士則言文章，有釋則言禪定，有道則言攝養，有農有商則言耕種與貿殖，以至百工技藝，莫不隨其見在者言之，而他非所及也。儀度則風流蘊藉，雅致安閒，禮節不拘，而笑談有韻，坐如止水之無波，行若輕雲之出岫。詩文蒼古而詞幽，則新奇不止守元人之家法。自罷壽後，始然而前此向不爲此體也。其能歌如對山，而彈則稍大耳。和予小令百首，遠近傳誦。其他和者不下數十人，未有能上之者。屢薦不起。嘉靖初年，將徵之纂修實錄，而同罷吏部者摘取遊春記中所具人姓名毀于當路。李林甫固是指李西涯，而楊國忠得非楊石齋，賈婆婆得非賈南塢耶。坐此竟已之。翁聞之，乃作小詞自嘲，殊無尤人之意。生才之難，或數科一人，或數省一人，必得間氣而後出焉。乃爲臺閣忌嫉，小人傾陷，有志不獲展布，毋非命運使然乎。予嘗餉軍西夏，路出乾州，偶過康對山坐談，卽許以國士，嘗夜作一正宮長套詞贈之，傳播長安以及鄠縣，而張太微、胡蒙溪又交口稱譽，以爲自來會塲過客無如予者。康又相約事竣遊武功，以及鄠杜，見渼陂翁。翁聞之，翹暴北望，意料或不來矣。忽一日造其門，驚訝以爲從天降也，握手慶幸，有如舊交。談倦，則各出所作，互相評定，半夜而寐，或徹夜不寐者凡五六夜，而賡和之作約有一小冊。將速相愛諸公同遊南山以西，如嵯峨、九嵕、紫閣諸峯，仙遊、重雲、普緣諸寺，遍歷說經臺、

化羊宮、紫雲樓，使一方名勝畢交吾杖屨，而各表以詩篇、予辭以病體不勝也。冉一日，淚淚相別。在長安與對山泉七夫盤桓二十餘日，至河南而病作矣。翁遂聞之，同對山遣使相視。扶病抵家，久而後愈。愈即有書寬二翁之心。予初碌碌，賴二翁稱揚有名，即作亦賴之得進。輩為之作傳，如拙工豈能彷彿天仙之形容哉。翁後喪明，而求文者日踵其門，祇憑展稿口占，而善書者不能給。其為予作寶劍記後敘，年已八十二矣，而文思尚如湧泉。乃于辛亥某月日病卒，八十二歲至是又加二矣。壽非不高，觀其雄文，宜不止此。葬即某年某月日，九老巷祖塋之側。妻趙氏，繼張氏，俱封恭人。子二，長瀛，由舉人歷順天府通判，卒于官。次渭。女一，適對山子栗。孫二，艮木、山木。所著有渼陂集、渼陂續集、王氏族譜、鄠縣志、遊春記、碧山樂府、碧山續稿、新稿。此其已刻行者，而未刻者尚多也。

《國朝獻徵録》卷二二

校記

①齊：據《憑几集續編》卷二、《明文海》卷四三七當作「齋」。

明儒碑傳集卷三十二

王昂　方鵬　吳昂　朱拱概
徐問　凌震

明故奉政大夫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梧岡王公墓志銘

正德間閩中蔡公清、大梁李公夢陽前後相繼江西督學。兩公海內名人，非極一時之選，無以動其賞識，故所取士亦往往有名。在吾吉若東泉周公、梧岡王公七八人，又其尤著者也。而李公賞識此七八人者，每試他郡，率携以行，人莫不識其面目。癸酉鄉試，王公發解，果第一，故其名又獨出諸所取士上。李公既以剛直忤人罷去，其所取士亦往往不甚顯，豈名亦能忌人哉？王公名昂，字成德，故吉水花園人。花園之王，其先居白沙，宗臨川安上。四傳至進士端禮，始居花園。七傳有三松先生，為宋名人，而王益顯。又六傳為文煥，博學負才，國初以明經召，將授之官，辭歸。生佐才，佐才生復基，復基生惟仁，惟仁娶於周，有八子，公其季也。幼稟至性，多穎異，善屬詩對，經目記誦，能久不忘。里中富人李翁昌達見而奇之，許妻以女。然家貧，恒不能延師。七八歲時，見諸兄弟出就傳，即輟食挾册隨往，母憐止之，不聽。一日將食，母追至梧樹下，躓而仆，公返顧相持號。稍長，見梧輒泣下不止，於是自署梧岡私舍以志痛。十歲即知操筆為文章。以兄為郡椽，嘗至廨中，郡守洪公覓聞而召之，頃刻試十餘對，應聲立荅。已而試曰：「道士修齋用錢於無益之地。」公拱手曰：「聖人設教致人為有用之材。」洪驚曰：「此豈甘小就者！」厚餽子，命携歸擇師教之。年十八，文益進，即抗顏授子弟經，資束修以養母，遠近爭迎致之。將弱冠，始入郡庠為諸生，且赴省試，見試士如雲，喟然曰：「吾獨隨群已乎？」歸與東泉周公輩七八人同寢處，通財用，兼治易、禮、春秋諸經。每為文，彼此商訂切磨，不少嫌介。督學試士，則此七八人者相聯迭為長首，俱廪於學。蓋九入場屋始發解，又五上春官不遇，謁選吏部，授直

隸常州府通判。常為上郡。通判故主稅運京師。各邑例餽歲不下二萬金。公既一切罷之。復條畫不便者。盡繩之法。於是清吳縣陶倖詭稅三萬餘畝。市猾如蔣榛莊偲輩。不得復括稅以侵民。運者莫不踴躍以從。至京師。尤能任怨以相庇。故事。白糧止供內府。不及六部。至是吏部諸司有言。他運官噤莫應。公引故事力爭。不勝則令運者假舂杵部前。旦夕不休。聲達堂署。桂文襄公見而止之。他郡由此德公。公之能聲為之益張。當道遇疑獄。必以相屬。公亦悉心研窮。在松江。平反者凡七十人。其他釋枉收貧節用抑浮建白頗衆。於是巡撫陳公祥巡按劉公伋數上治行於朝。既六年。猶不遷。姑蘇徐公縉以吏部侍郎道常。聞其得民心。識之。會三途用人議起。徐首舉公。始擢刑部山東清吏司員外郎。常人遮留不能得。公為刑部二年。再轉山西清吏司郎中。主諸司讞奏。每與尚書聶公賢面爭。至不代署。聶服其正。摠兵郤永喪師下獄。思以賄免。遣人囊黃金紿門者。強入而迸。公言之部。奏議如律。五年。擢河南按察司僉事。奉敕整飭河南道兵備。一時士論稱屈。公怡然就道。至則減一切供應如常州時。而閱獄簡當如在刑部。嵩山民以爭水訟。有逼於賄刑死者三年矣。公行縣。忽見白衣素巾雜訟人中。頃失之。因嘿念曰。得非冤耶。遣人伺之門。得訟者入。問之則素死者也。發其瘞。衣巾如見。人稱明神。河南故多盜。是時劇盜高寵、王朝綱等攻掠州縣。官不能得。有詔責問守巡。公遣嵩山毛兵千餘人往。盡獲之。巡撫欲為上功。公請均之同官以解罪。已而俱受金幣之賞。聞者咸以為難。公在汝三年矣。嘗復浸祠歸金斗泉之利於民。數忤豪宦。而河南府通判韓某與伊令趙某貪貨殺人。當道曲貸不為聽。已而嘅曰。吾年至矣。未可以休乎。即上疏引年乞致仕。竟得請。公雖久抑晚達。其於去就取予不一少徇。在官雖專民事。暇則以經義課諸生。所在多稱得人。在常州。識唐君順之、薛君應旂九人。在汝則有王君西星。已而次第盡舉魁選。又皆

有名於時。唐嘗戚其知愛，謂人曰：「公故長者，曾不能為俗吏態，其郤例餽數萬金，今人鮮其比也。」嗚呼，公見知於名人若此，名烏能忌之哉。始，公少貧，父母皆不逮養。舉鄉試三年而妻李亦繼卒，繼娶泰和歐陽軻女。後為常州，得贈父承德郎、常州府通判，母周、妻李贈安人，歐陽封宜人。及為刑部通判，進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而安人皆進宜人。八子：玷、瑕、珉、玦、琦，李出；瑣、璟、璩，歐出。一女，適太學生藍敦。男孫六人，一臣、某某。孫女三人。曾孫男一人。玦早卒，娶李氏，年十八，矢志不二。一臣亦夭，娶於羅，為予從姑，年二十而矢志如李。公平生既無厚藏，所得俸入任諸子孫持去，不復計算。致仕歸，終日對書史，與郡縣絶無往來。又三年辛丑，以微疾卒，距生成化庚寅，享年七十有二。既卒，子孫蓋無以為家。又十有五年為乙卯，始塟於居後南山四顧墩。又六年而某追為之銘。公豐準長耳，言笑寡默，不知者以為簡傲，然渾樸夷猶，遇事不驚，故能終其志。其撰述有四書質明、詩經疏註、安民十策、識史傳習録疑、校正王文中子、當子梧岡集，共若干卷，藏於家。江西志、吉安府志，久梓行。銘曰：

惟昔學儒，靡專文句。緯史經經，古先是據。惟昔取友，虛以身資。後利先義，甘苦同之。學無炫藝，困占器識。迫其達施，不易素植。仕毋競進，任彼速遲。夤其程守，有退毋隨。匪公獨然，公亡孰繼。銘匪公哀，用著厥世。

羅洪先撰　《念菴文集》卷一六

南京太常寺卿矯亭方公鵬生壙志

方鵬自撰

先生姓方氏，名鵬，字時舉，矯亭其所自號。遠祖萬二、元海運提領，仲子富代之。洪武中，官錄其產，謫戍于遼。富兄德又以析居，不與其難。德又生榮，榮生文貴，鵬之曾祖也。祖梲庭府君諱盛，始業儒，教授鄉里，以高年懿德膺冠服，與鄉飲。父節菴府君諱麟，例授福寧州吏目，贈承德郎、禮部主事，詳見大宗伯顧公鼎臣、新建伯王公守仁所爲志表。母封太安人。公以成化庚寅三月二十二日生昆山南浙渡里，長以明經補縣學生，領弘治辛酉鄉薦第二名，不赴會試。門士徒自遠方來者彌衆。正德戊辰，與母弟鳳同舉進授高等，任南京禮部主事。丁外艱，服闋，改南京刑部，陞員外郎、郎中。丁內艱，服闋，改南京職方。適聞逆藩之變，兼程赴難。適車駕南巡，備嘗辛苦。調南京文選，所至願舉其職。言官交薦，陞浙江布政司左參議，賦辭不允。歲餘，又以言官薦陞山西按察司副使，提調學政。與部使者語不合意，即棄官而歸，累疏得允致仕。自是屏跡田野，放情丘壑。嘉靖丁亥，又廷臣撫臣薦，召爲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仍階四品，充①經筵講官。主考順天府鄉試，復充廷試掌卷官，編纂御制，同修會典，陞南京太常寺卿。三疏得准，養疾。未幾有忌我者，非例削去新銜，終身不錄。忌我者罷，臺諫薦剡交上，而先生病且老，不可用矣。所著矯亭存稿、貴備餘談、續觀感錄、紀元要覽行於世，昆山人物志、名臣節錄藏於家。先生受氣甚薄，襟心素危，力不足以任勞，學不足以阿世，故主者怒之，以爲慢法，而不武，滯而不化，悍鬱而不舒，故達者病之，以爲拘。平生無他玩好，惟耽嗜經史，殆忘寢食，故遊者棄之，以爲癖。赴人緩急若拯溺焚，或其人以怨報德，亦不中止。日用不給，未嘗輕以干人。人或告之，則傾囊而與之弗吝。故智者笑之，以爲愚。晚嬰疾痛，杜門謝客，不入城府，而躬慶弔，故責備者罪之，以爲亂。其爲人如此，不足以當名筆之銘，謹自述履歷如右，他日納之壙之中足矣。葬其年月日，則虛以俟。

《國朝獻徵錄》卷七〇

吳方伯昂傳

戚元佐

吳公名昂，字德翼，海鹽人。六歲而孤，性端穎，嗜書，就學於里中朱先生，問學日進。已聞海寧祝先生萃者履方篤行，以員外郎予告家居，教授生徒，四方學者

多從之。公短褐草鞋、從一老蒼頭、負書走數十百里、及其門、就河濱濯足、更儒衣冠以進。謁者以告、祝先生大驚曰、此非可以常人目也。既見、拜而請曰、昂齊人、竊慕先生、不敢請、願受高足弟子學。先生曰、生來晚、書舍盡滿、無所置生、唯室旁一牛棚、幸無牛、生寧得居乎。公曰、唯唯、無不可。於是祝先生益大奇吳生、令人騃除垩壁、使可居。公遂解衣、雜塗人共作、不日就舍。時祝先生待教最嚴、常昳戶以察羣弟子。公在羣弟子中最苦、外被一敝袍而裹一敗絮襖。又時時見老蒼頭寒、則解而更相衣、甚或遇走于室中、跳踊以敵寒威、而日夜誦不輟。其精悍深造、蓋執犄羣弟子所不及也。歲暮辭祝先生歸、怏怏有赧色。先生曰、吳生去不來矣。彼僅調束脯不備也、小瘥不大妨、執是中止、而令業不得成耳。乃齎米二石、布二疋遺贈吳生爲歲計事、且要明年當復來也。公曰、吾事先生如此其淺鮮耳、先生爲是者、徒心譽昂也、不以此時力學依先生、異日者悔何從乎。除夕、家庭啐酒爆竹事已、即徒步詣祝先生。比明、祝氏諸族人少長濟濟拜元旦慶、而吳生儼然在列。祝先生大駭曰、而安得至乎。公曰、先生所以愛昂者備矣、士感知已、可奈何。

由是感憤激發、日鏤心鉿繫學大成。弘治乙丑舉進士、年三十六矣。授宣城知縣。宣城人弗善耕織、公敎之耕織、民大喜。邑當孔道、多過賓。過賓聞公清約、無敢勤館人。既三年、更新建。新建則寧庶人宸濠所居也。方宸濠未敢時、坐擁王號、驕橫莫制、日張爪牙、索民租甚刻。民不能堪、遂結寨丁家山以拒之。寧藩大譟曰、新建人反諸。大吏在會城者莫敢言、公獨以爲民爭有激而然、不可以反名。乃昌言而進曰、始吾有疑于此民之敢於抗大王也、乃今知此民非有反于大王也。愚者徇財以忌生、情者勢極而生變、此可以理法散、非可以威力驅也。乃入丁家山、呼父老曲諭、諸父老皆頓首唯命、而寧藩獨懇懇然謂公偏佑新建人也。已而歲大饑、公立抽補法以賑、而全活者幾萬人。未幾、華林盜起、又日夜調集兵旅以捍之、境內以寧。尋轉南刑部主事、以持法謹不協於上官、請告歸。歸六年、起南武選員外郎、擢福建按察僉事。福寧有訟妻殺夫者、獄已成、公閱其詞證、疑有冤私、禱諸神。夜夢一兒據人腹、初不甚解、乃日踪跡四方、而里中有名杜福子者、曾與其父行賈、公偵而知之、大喜曰、杜福子殺人明矣、神所告也。密捕福子至、一訊而

服、妻得以不宽死。古田礦盜起、又擊捕追襲、獲其渠魁周馬良、餘黨散去。及進山東按察副使、遂乞致仕。歸久之、復家拜山東按察副使、數月轉福建參政。當是時、桂文襄公驟入吏部、日夜訪人才、而公名冠當時、故薦擧于沈淪之中以植之、亦以感厲當時人士也。公入閩、皆故遊地、才志易展、多佳政、士民愈益喜。會庚寅、候官四邊獄、持大斧利刀橫行官署首戕其方面、肝腦塗地、甚慘。獨公以父忌辰懸慕不出、得遠其害、人謂德孝所致云。已而進右布政使、司官頗嫉之、蓋藩司故多羨金、公廉無取、又峻御人、儳人惡其異、已而腹誹者訛訛矣。公自揣不能諧世俗、知非久宦器、踰年、因蕉樓震、引以為咎、即上疏請致其仕。疏三上、得允。歸之日、士大夫設祖道、父老攀轅留者幾萬人、至不得前。既歸、遂不復從章縫游、混迹農漁、意甚適。人或狎之、亦不較。一日、駕舴艋入郡城、會郡中兩措大南行、觸其舟、兩措大怒、邀公葺。蓋公素貌侵、又恥共一目、布衣氊帽、局促舟中、舟中又無繁華供具、逆揣其為農庄人、欲道辱之。公曰、二少年秀士耶。老農偶觸舟、不足辱、藉令舟壞、當代為葺。但老農囊無錢、能携至西門湯別駕家、當貸以供費。如其言往、湯別駕一見、訝曰、呀公玄逝久矣、何以至此。因顧兩生曰、此海鹽吳老先生、君知之乎。兩生微有慚色。坐定、公具以告。別駕曰、泛舟於河、兩相觸、即兩不能愼也、偏責公不可。如公先達、渠又寧敢責乎。公曰、兩君子初不勝恚、幸寬之至此、又敢祈宥。請以白金二錢為榜人油麻之費。於是兩生憮然汗下、惶遽告退。公愈益泰、必欲致其金而去。明日、兩生扶服謝過不已。公慰遣之。公晚年不涉世故、及歲饑、數為請賑。海堤為患、特疏於朝、得專勑水利憲臣經理、迄今賴保障云。卒年七十五。所著周禮音釋、藏于家。往予游于祝氏、祝先生孫世德受學于予、世德諸父舊與吳公同業者、皆已宦成而歸、時時道吳公遺事、予故詳言之如此。又聞祝先生死、吳公奔赴喪次、寢苫枕塊、擗踊號哭、如子于父、尤見其不忘所本云。

（《國朝獻徵錄》卷九〇）

輔國將軍拱概

輔國將軍拱概、石城端隱王之孫、鎮國公宸浮第二子也。鎮國公性嚴重方正、家法整肅、宸濠欲屈之、數遣人火其居、而諷宗族資佐公以示惠、公固辭不受。以故濠敗、獨免汙衊。輔國公廓孝篤誠、勤以禮義自

檢、處時室屋漏，終無惰容。日稱述先賢懿行，刻誨諸子孫。嘗作家訓一篇，其辭曰：若幸弛貴擔而嬰爵祿、毋以世及罔或替於禮。汝毋侈於欲，毋湎於酒，毋作驕淫，毋嚚於訟，以顛覆厥家。汝有子若孫，迪以詩書、毋姑息是肆，以戕厥性。汝友朋以臧，勿邇便佞善柔、毋豐殖貨賄以買怨。汝御臧獲峩隸，亦維飭厥身。維孝維忠，克昌厥後，毋事巫覡左道。汝祖　高皇帝尚有垂訓，念之哉。　今上御極，上尊號　兩宮，覃恩中外。公以年高有德，再沐　詔書存問。壽八十有四卒。長子奉國將軍諱多㷉，恭惠端謹，好經術，以敦睦著稱。娶俞淑人，生謀㙉。奉國公常自督課，授五經、史漢、旁及星曆。萬曆乙酉卒。萬曆辛卯冬，給諫柴公初春疏請設江西宗正，舉謀㙉學行。萬曆癸巳冬，撫按兩臺議增石城管理，疏薦㙉於　朝。明年、春　勑管理石城王府事，得刑劾不法者。石城自宸濠弘治中坐事廢無王，迄今九十有四年矣。於是始得奉朝請，攝行王事，所轄爵宗二百九十三人，庶儀不與焉。俱藩獻志

《國朝獻徵錄》卷一

戶部尚書徐公問

張袞

公諱問，字用中，武進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廣平推官，名爲刑部主事，歷車駕郎中。出知登州，以才剛調臨江。二州之地瀕江海，林莽箐深，椎埋剽盜憑爲淵藪。公以方略招撫擒獲，亡慮數千。增築臨江城堤凡七十二處，行者安之。鹽運司易汚染人，咸不樂官此、公欣然受長蘆使之命，曰：吾將以濯躬，清是官也。歷長廣藩，能以身任一方利害。嶺珠眞香號產於嶺南、中使採獲不中，巡按御史受之，將以責諸賈。公爭曰、珠有禁，如是不趣賈爲盜耶。惟令所產而獻，某不敢避罪。竟蒙鑒宥。是歲入覲，吏部首以公才廉列　上，與賜章服，擢右副都撫貴州。獨山土酋蒙鉞弑父以叛，公提師誓境上，親執桴鼓，一鼓而元兇就戮。捷聞，有白金文綺之　賜，名貳兵部。上安攘大計凡八條，一時債帥不敢鑽穴以入。未幾，以疾在告者十年。詔復起公南少宗伯，二載進司徒，方半載而公復歸矣。公自起家法曹，斷獄具文不爲苟比，權倖縱橫，雖甚威力臨之，屹不爲動。見上官論事，侃侃不阿。所涖之處，輒先風俗，講求禮樂。學者見其言與行，莫不歎爲復見三代遺風。

《國朝獻徵錄》卷三一

黔陽縣學訓導淩公震墓志銘　劉麟

嘉靖乙未春二月二十有七日，我友練溪淩先生卒。先是，聞先生疾，造其廬而問焉。視其腹膨脝如抱甕然，而聰明無改，生理則已去矣。反與語，惟念生平道義，以舟車不足，不得數相過從爲恨。因告曰，數日前曾賦詩語諸子，爲予一誦末二句云，吾鄉本是無何有，此去誰知西與東。相顧一笑。命子飯予，宛然壯遊風度。嗟乎，麟始至吳興，得先生一再聚，即開心引喩，由是麟藉以聞過。今末路爾爾，先生之益爲多。嚴溪亭、陳練塘、孫太白、施菁陽、邵康山輩，皆自先生而結知，求如先生之規益則未也。先生端直高雅，不爲時好，所存所發，務趨於道。然韜晦獨深，時人亦不盡知。垂老作訓黔陽，黔去吳興八千里，先生素多疾，無何，致其仕而歸。今天不憖遺，全而歸之，可謂與道偕行者也。獨念夫名門華胄，以京兆公、中丞公進退治朝，先生承之，文學行誼不忝前修，而所遇僅此，可哀也已。初，先君之喪，卜葬得名山，在苕城之陽。先生止之曰，葬法毋近勢家，吾黨宜守其戒。麟遂舍去，卜於僻壤。未幾，麟承恩詔，起於家，歷官御史大夫、撫畿內。先生戒予曰，此官任重責備，君志意少布，可歸也。吾從之，甫二年，三上疏而歸。比先生赴黔陽，馳書曰，吾衰、念歸殊切。予贊之曰，歸可也。乃爲君告於中丞鐵楯黃公。公謀之提學心華許公，公曰，適有收書事，可便其行也。因命之。及聚首，曰，使事畢，吾不復爲黔陽行矣。麟曰，善。遂具書請老。嗟乎，若先生，可謂聞善若決江河者矣。夫人誦法前哲，行之者鮮，若先生可謂知行並進者矣。狀稱先生曰，談論平正，志行潔良，困而不失其亨，窮而不失其達，和而不隨，高而不亢，聞者莫不嘉先生之行而信康山之言。嗟乎，今蓋稀矣。郡無直諒決疑，務感望之何人，吾哀將何時而已乎。先生諱震，字時東，別號練溪。其先安吉人。在元有諱聘中者，任秘書監少監，贈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吳興郡侯。時中子懋翁，翰林院直學士。遠諱四府君，始遷歸安。生均德，均德生贇。洪武戊辰浙江鄉試中式，任武岡州知州，考最，陞應天府治中。居官剛正不阿，無何致知鄭。尋又請均，有陰平侯者自荆選，薦之曰可當大任。　宣宗皇帝作招隱歌以徵之。入見，命階司馬，又命掌都察院事，並辭。　上嘆曰，汝欲學疏廣耶。朕遂汝高志。　御書賜老堂三字，褒而遣之。贇之子晏如，業儒敦行，精六書之法，尤工李斯大篆、二王小楷。

召入中秘，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拜吏科給事中，陞本科都給事中，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掌院事。舉劾不避，僚案憚之。時與都御史顧佐齊名。雖登顯融，而橐無長物，至以書抵家，令賣產以供。既卒，訃聞於上，遣官諭祭，給驛歸。翰林侍讀鳳陽苗衷誌其墓。晏如之次子敷，唐夫人出。夫人廣東瓊臺宦族，今戶部侍郎唐公平侯之姑。敷早失怙，贅于閔氏，遂籍烏程。敷子三，先生其季也。生而穎異，有俊才，博綜羣籍，睥析百家。長遊郡庠，同遊之士莫之或先。又能樂志甘貧，事父母先意屬旋，甘旨之具不煩二兄。此尤卓冠鄉閭。居常坦坦，不爲町畦，鄙瑣之士或與先生接，自能消其邪心。善古文，尤長於詩。文涵蓄縝密，詩清純悲壯，一時名士未識面，輒已誦其篇什。有秫溪集若干卷。先生初以鈎索富贍稱雄，比中歲，幡然守約務實，一其歸趣。嘗曰：道學不在多言，只人倫日用之間盡吾心焉耳。又曰：君子小人在實與不實之間而已。先生每試必冠多士，及科場輒不利，以廩次貢於南宮，選授今官。鐵橋黃公少埜識公，重先生之學，到官月餘，即命提督竇山書院，選拔名彥，俾授學焉。先生入院，嚴立科條，陳說倫理之說，啓迪性命之微，勸能懲惰。取中庸大學諸書，日與之講解。文章規格，親爲點竄。一時士類改觀，俾科第得人，若進士危君嶽輩，寔荷先生造就之力。比歸，謝城府、杜門自養，圖書左右，亹亹不倦。與到則獨步林壑，尋芳討勝，風度悠然，清修之範，近世罕聞。太守石梁葛公治郡方嚴，絶俗，尤精鑒別，至鄉飲大賓，以爲非先生不可。恐不可致，乃特遣教授陳祥麟躬造敦請，一時盛典，觀者嘖嘖。逮嘉靖歲甲午，先生苦脾胃之疾，貽陽之歸已十年于茲，明年秋終於正寢，距始降成化辛卯三月七日，年六十有五。

《國朝獻徵錄》卷八九

明儒碑傳集卷三十三

王守仁一

新建侯文成王先生世家

先正有言曰、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蓋嘗下上今古、三代以還、不具論、孔孟后、負豪傑才者、類溺于質矣、優入聖域者誠尠。廼潛心學聖、以名理著稱者、原本才質、足擬古豪傑士、固不數數然也。惟我昭代文成王先生、寔乎豪傑之才而聖賢學者、孟子以后鮮與匹矣。顧其受才英邁、駘宕不羈、少乏循齊之檢、而人倫所遭又多不幸、且逢世艱危、任肩重鉅、其應用施爲有難以繩矩律者、以此世之婞僻莊士或泥其迹、不欲深究其學、而一二及門承傳者、識及質淆、見趨志靡、祇竊其緒言、而張皇之、行多不掩、因緣飾以異說、致使先生之學竟湮鬱不顯、憂世衛道者至謂先生借兇兵、齎盜糧、豈不悲哉。愚本據先生生平所歷著世家中、特述其經嘗險阻、爲明恰懲悟入之因、而尤詳其晚年省悔克治之切、以著其脩証之實。世豪傑上勿徒貶耳而直反之躬、不自咎往而亟圖更其新、先生我師也。繼先知開知者多在豫章、舉所知述鄒羅二先生傳外、述泰州心齋傳者、陸子靜有言、可使不識一字凡夫立地作聖。玩心齋傳、先生良知、自信立地作聖訣也。

先生姓王氏、諱守仁、字伯安。其先晋右軍羲之裔也。右軍傳二十三世、迪功郎壽始自山陰徙餘姚。傳五世曰綱、字性常者、具文武才、國初爲劉伯溫薦、仕至廣東參議、遇苗亂死之。參議生彥達、達傷父死難、不仕、號秘湖漁隱。漁隱生與準、是爲先生高祖、精禮易、永樂中辟舉、避走遯石匿、傷足得免、因號遯石翁。翁生傑、以明經貢大學、號槐里子。生天叙、號竹軒、以子貴贈禮部右侍郎、后加贈如先生爵。累世載德、見諸名公所著傳。贈公生華、是爲先生父、號海日、一號

龍山。成化（辛丑）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母鄭夫人，娠十四月而誕先生。成化（壬辰）九月丁亥也。先生生五歲始言，即能誦贈公所恒讀書。贈公訝之，對曰：「兒往耳而默記之也。」尚書公及第，先生方十齡，贈公攜如京師。過金山，飲客命賦詩，先生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卓志超識，其夙植耶！比至京就塾，嘗問塾師以科第爲第一等事，先生中不然曰：「科第上有聖賢事當爲者。」贈公聞而奇之。（丙午）年十五，遊居庸，慨然有經畧四方志。是時畿輔泰、楚患盜，擬上書闕下，尚書公斥之，乃止。弘治改元（戊申）年十七，外舅諸公宦豫章，往就甥館。合巹畢，閑步鐵柱宮，見道士靜坐，與語，說之，遂相對終夕。明年歸越，過廣信，謁盧一齋諒。諒故游聘君康齋門者，爲語聖人爲必可至，深契焉。先生故好謔，自是常端坐省言。同業者未信，先生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當改也。」（壬子）年二十一，舉鄉試。入京，爲考亭格物學，覺煩苦無得，乃耽爲詞章。明年下第，時相李文正戲呼爲來科狀元，且曰：「試以吾言作賦。」先生援筆立就，驚美爲天才天才云。念疆圉多警，乃留意兵法，尋有疾，復談養生術。（己未）年二十八，成進士，觀政工部。與海內名士喬宇、汪浚、李夢陽、何景明、顧璘、徐禎卿、邊貢輩學古文詞。已差督造王威寧墳，事竣，謝幣不受，受其佩劍，以符所夢也。應詔上邊務八事。踰年，授比部主事，創製囹圄巡警規，至今遵之。嗣差視讞江北，便遊九華，聞岩洞有異人，歷險訪之。異人初不語，徐曰：「周茂叔、程伯淳，若家好秀才，可歸求之。」先生會心焉。（壬戌）請告歸越，年三十二，究心二氏之學，築洞陽明麓，日夕勵脩，習靜中內照，形軀如水晶宮，忘己、忘物、忘天、忘地，混與太虛同體，有欲言而不得者。常思遺棄世累，而不能置念于祖母岑及

尚書公。久之、悟此念生自孩提人之種性、滅絕種性、非正學也。(甲子)聘主山東試、識拔多名士、程錄盡出其手、士林傳誦焉。明年、門人始進。與甘泉湛公定交。嘗謂初志此學幾仆而興、晚得友甘泉、而后吾志益堅、毅然不可遏云。正德改元(丙寅)、奄瑾竊柄、惡南臺省戴銑、薄彥徽等攻己、逮繫詔獄、先生抗疏救之。瑾矯詔杖先生、謫貴州龍場驛驛丞。既行、瑾使人尾偵之、將甘心焉。先生至錢塘、托跡投江、附估舫遊。從遇颶風、飄至閩境、夜奔山徑、抵寺求宿不納、則之別刹。刹故虎穴、僧恒執旅客于中、而利其遺物于虎口。及先生至、虎遶刹咆哮不入。及旦、僧知先生無恙、異之、乃要至寺。則前鐵柱宮所晤道士在焉。因與(商)遂遯跡、道士曰、公有親在、且名朝野、倘不逞之徒假姓名倡亂、家族危矣。為筮之、遇明夷、遂決策歸。由武夷出廣信、省尚書公于留都。(丁卯)夏、徐曰仁、愛及蔡宗兗、朱節受學。是秋、三子同舉鄉試、別先生、為序明師友之義、具文錄。冬、赴龍場。龍場故在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瘴癘蠱毒之交錯、夷人鴃舌、語言不通、無居舍。始教之範土架木為小菴、已就石穴而處。從行三僕、以歷險冒瘴皆病、先生躬折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慰解之。自同旅行者父子主僕骈首病死、為文瘞之、而自為石郭以待盡。先生于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即死生一念亦為摒置。端居澄默、以思條若神啟、大解從前伎倆見趣無一可倚、惟此靈昭不昧者相為始終。不離倫物應感、而是是非非、天則自見。証之六經四子、無不脗合、益信聖人之道坦若大路如此。著五經臆說、與學者嘗發格致旨。久之、夷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為搆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安宣慰來遺饋、却之。因申朝廷威信令甲、折其[illegible]之議、又諷之出兵平阿賈阿扎之叛、蓋不特忘在夷狄患難中、且有以行乎夷狄患難者。與貴陽學使席公書往覆質辨朱陸同異、席大省著明究錄、而葺書院居

先生率諸生師事之。(庚午)量移廬陵令。時嘗論知行合一、訓于門人徐日仁發之、謂稱人知孝知弟、必其能孝能弟。即知痛知痒、非本諸身亦惡乎知。蓋欲人反身默識所以生生者、惟此知、故即知而行在其中、非徒見知解之知也。世儒局于習聞、執以考索為知、以摹擬為行、從來矣、聞之多駭疑者。過常德辰州、見冀元亨、蔣信、劉觀時、咸能卓立、教之靜坐。后稍有悟、復示書曰、于此着力、方有進步。顧須刊落聲華、切己用功、重懲世巫標榜者。在廬陵僅七月、政務開導人心、不事刑威、稽舊制、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訟者至使勸解化誨、后幾無訟。冬、入覲、台州黄宗賢綰來問學、自言於學有志、未實用功。先生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后契良知旨、始納贄稱門人。卒為先生托孤、以女娶其猶子。是年先生歷南北部主事、尋改吏部驗封司。會試、為同考試官、識鄒文莊于糊名卷中、一時人服其精鑒。同察方叔賢獻夫、位在先生上、聞先生論學有契、遂稱贄受學、引疾歸西樵、以卒其志。先生尋轉文選員外郎、陞考功司郎中、門人稍益進。謂王司成嘉曰、仁人心也、体本弘毅、識仁則弘毅自不容已云。已陞南京大僕少卿、便歸省。舟中與徐曰仁論大學宗旨、曰、格物是誠意工夫。曰仁因省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知行合一旨益大洞然。曰仁蓋得于反身實体也。踰年至滁、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柰何。曰、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就其萌動處省克、到天理精明、後有物各付物、意自然精專無雜思矣。所謂知止乃有定也。(甲戌)陞南京鴻臚卿、年三十五。薛尚謙侃、陸原靜澄、郭善甫慶、黄受業。先生往從末俗卑污、欲學者多就高明一路、引掖時見有流入空虛為[illegible]言高論者甚悔之、自是教學者存理去欲、為省克實功、謂黄宗賢曰、學須立誠、從心髓入微處用功。不然則平日所謂學者、適以長傲遂非。彼自謂高明光大而不

知墮于狠戾險嫉矣。謂陸澄曰、義理無定在、無窮盡、未可少有得即自足。堯舜之上善無盡、今學者于道若管窺天、少有所見、遂欲然居之、不旋。與人言論、不待其終而先懷輕忽非笑、心訑訑之聲音顏色。有道者側觀之、方爲之悚息汗顏。而彼且悍然不顧、畧無省悔、可哀已。澄問論道者往々不同、何如。曰、道無方体、即天也。人嘗言天、實未知天。若解道即天、何莫非道。彼局于一隅之見、以爲道止如此。若解向裡尋求、見得自己心体、即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何同異。蓋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矣。欲見此道、須從此心上体驗始得。澄問象山云在人情事變上作工夫、如何。曰、除了人情事變即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惟在人情裡、其要在致中和。謂汪司成浚曰、心統性情、寂感体用一原也。顧用顯而易見、体微而難知。彼謂自朝至暮未有寂然不動時、是惟見其用、未得其体也。善學者因用識体耳。又曰、体用一源、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中節之和。今人發不中節、可知其未發之中未全也。或問已發未發、曰、譬之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亦止是寂天寞地。澄問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曰、心之本体原是如此。蓋論本体原無出入、若謂思慮運用是出其主宰常昭々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出入只是動靜、動靜無端、何鄉之有。又曰、心不可以動靜分体用。動靜時也、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謂靜可見体、動可見用、則得精神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養來。后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乃于初學入門時欲講求得盡、豈有此理。謂薛尚謙曰、學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騖識見者日見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日有餘者日不足矣。又曰、不致良知而溺聞

見是不務力田而惟耀以給朝夕者愚矣哉。乙亥館川陳惟濬川九見先生于龍江，述問答四條。後再見于虔州，述先生語十五條。具傳習録中。丙子年四十五，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贛當四省之交，漳南象湖長富諸巢交于閩，賊魁詹師富等據之。其西橫水左溪桶岡諸巢交于楚，賊魁謝志珊藍廷鳳等據之。其東南三浰九連諸巢交于粵，賊魁池中容等據之。不時四出劫掠，為患累年。三省撫臣往相為觀望，急則議請夾勦，每議聘兵始集〻則賊已竄匿，徒糜餉費，為居民苦。而聘宸濠業已潛蓄不軌，陰與賊通，為之曲護，以此積至數十萬衆。前撫臣畏難引疾被論去。先生丁丑春涖任，始至，置二匭行臺前，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諗漳患孔棘，甫旬日即出師。初以粵兵違節制失利，衆議濟師俟秋舉。先生不可，躬率諸道進兵，趨上杭，出其不意，直搗象湖，乘勝破長富及水竹等四十餘巢，漳南以平。其年九月疏上，本兵覆請改授

提督兼巡撫，得便宜行事，意蓋微也。十月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左溪，再鼓而滅桶岡。三浰賊尤為悍黠，擬官僭號，為惡稔矣。時聞各巢被懼而佯欵，陰增機險，并孽以虞王師。先生故休士歸農。明年正月，計擒其渠魁，遂振旅復舉，擊其懈，又一鼓而破三浰，再鼓而下九連。其分合先後，算無遺策矣。捷奏，陞副都御史，廕子錦衣衛世襲千戶。先生涖贛甫逾年，凡三捷，皆役不再籍，兵無控弦，數十年負固不逞之兇，一旦殄蕩，功何偉也。且諗其初至，兵乏矣，第選民兵，立兵符，明賞罰以練之，而不征調狼達士兵；食匱矣，第疏通鹽法，處商稅以足之，而未始加賦。編民申保甲，宣諭告格于其始；立社學，舉鄉約，以和厥中；已開縣治，置巡司，移鄞驛，以圖厚厥終。經畧周而裁制到今矣。先生在事，燕居則挽強習勞，出兵則躍馬先驅，即倥傯中，時時朋來問學，揮麈談道。其任事何動而神情又何暇裕耶。志珊就擒，先生訊之曰：汝何策得衆若此。珊曰

平生見世魁傑夫、必多方招結、不輕放過也。先生退謂九川曰、吾儕求友當如此矣。其年、刻古本大學、朱子晚年定論。報太和少宰羅整菴欽書、論格致甚辯。后報顧華玉璘書、尤辯、而拔本塞源論、發千古萬物同体旨、訂砭俗習相沿痼弊、可俟百世者。二書具傳習錄中。薛侃等刻傳習錄、修濂溪書院、以待四方來學。歐陽崇一德受學。崇一年最少、已舉鄉試、先生深器之。己卯鄒謙之辭來學、詳具本傳。其年六月、奉　勅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聞宸濠反、急走小舸返吉安、飛章上變、與知府伍文定等定謀、徵兵各郡、并傳檄隣省扶義勤王。先生于時以兵難卒集、且虞兩都之無備也、乃爲先聲張疑以逗遛賊兵、而又多方行間、以離與黨。濠果遷延至七月初、始發南昌、攻陷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我師既集、僉請亟救安慶。先生策曰、南昌既已從逆、南康九江又失守、而我師深入、與賊交持、如南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之兵從中夾擊、安慶必不能援、是腹背受兵、非策也。不如先舉南昌、法所謂攻所必救是已。乃誓師漳樹、授文定等方畧、如期俱至信地。先生親鼓之、三軍競奮、登城、城遂拔、擒諸從逆居守者。先生入城、籍封府庫、撫集居民。時賊攻安慶方急、聞南昌破、大恐。李士實等謀棄南昌、從趋南京、或從蘄黄直犯北闕。濠入前間、不聽、悉衆還。僉謂賊衆盛、欲堅壁待援。先生度賊進不得逞、退無所歸、氣已消阻、出奇擊惰、便遂迎戰于樵舍、三戰大破之、執濠并其宮嬪、遺孽僞相李士實等。捷奏不宣、諸奸佞江彬等導　上南巡下　制親征、遣先鋒諭先生縱濠鄱湖、俟　駕至臨戰執之、爲悅。謀叵測矣。先生亟從越道獻俘。　行在、而彬等率兵至南昌、飛語四出。先生道遇近侍張永、諗爲稽中之有良者、爲[illegible]虞、卽以俘屬獻止　上親征、而以[illegible]抗疏并中取進止。久之　勅兼巡撫還江西。明年、　上在留都、諸奸佞百方讒構、矯旨召先生、意圖之。先生知、不赴、因譖先

生有將心試召之必逆命先生因永知其謀將聞　召即乘小艇取漁艇数十爲儀星夜破浪趣行在至上新河諸奸佞沮之不得見退次蕪湖已待　命九華山踰月　上使校覘之謂先生宴坐僧菴中　上始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前言者誣矣乃復　命還江西先生過開先寺刻石紀事曰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其年冬復如贛至則閲兵偃武如常門人危懼甚朋請釋兵還省先生處之大然第曰二三子何不講學蓋是時逆濠未死諸奸佞素通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已稔逆志第以先生在贛不敢動也世第知先生擒濠之功之偉不知先生惟將沉機曲算内戢兇倖外妨姦黨撫定瘡痍激勵將士蓋懍懍乎如持勍敵如履春冰矣濠伏誅咨部院雪其元亨冤狀元亨楚人宸濠以講學爲名禮招之元亨因以學規濠濠不懌而返先生衛之歸后讒搆先

生者波及之故先生爲雪云其年秋還南昌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書詩爲贄以賓禮見先生降階迎延上座問何冠曰有虞氏冠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與反覆論格致旨有省乃反服執弟子禮先生爲易名艮字汝止辛巳先生年五十遺謙之書曰近從百死千難中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無不俱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亦可免于沒溺但恐學者易之將作光景玩弄不切實用功負此知耳倫彥式訓以來學問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奈何先生謂學無間于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故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爲集義集義自無祇悔云嗣謂守文蔚曰集義惟是致良知實致良知自勿忘自無意必固我自勿助所謂必有事而勿忘勿助以此有事非虛也嘗謂王純甫曰心外

無善、心外無義、吾心之處事〻物〻、純乎理而無人爲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義非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致者致此。若曰事〻物〻求至善、是離而二之矣。先生五疏乞省葬、其年始得允歸越。錢洪甫德洪寧其同里孫應奎等七十餘人受學。時輔臣惡本兵王瓊甚、而先生奏捷疏每歸功本兵、盡謂平賊擒濠以改提督得便宜行事、瓊本謀也。輔臣素忌先生、以此滋不悅、捷奏久不賞。嘉靖改元始、詔録先生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三代贈封如其爵、遣使迎宴勞。使至門、而海日公卒、先生宅憂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爲辭、嗾言官論沮、服闋、竟不召、贈三等謚、起雖封爵錫號、竟未與鐵券歲米。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先生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録諸勤王者功、竟格不行。先生憂居在里、四方來學者踵至。署其門屏曰、孔孟之訓、昭如日月、諸支離似是而非者異說也。有志

聖學者、歸求諸孔孟之訓可矣。踰年、四方來學者彌衆。郡守南元善大吉爲先生辛未所録士也、守紹時、聞良知旨、嘗手先生前自省臨政多過、謂先生何無言。先生曰、吾已言之。吾嘗言良知、良知固自知也。已自省加密。先生曰、往鏡未明、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難住。此入聖機也。勉之。元善刱稽山書院、以待來學。是年序禮記纂言、謂禮原于天命之性、老莊外禮言性、故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世儒外性求禮、紛紜于器數儀文之末、而忘秩叙之原云。進賢舒國用芬來學、先生與論律呂、謂求元聲不在葭灰黍粒中、在此心能致中和。先生於禮樂蓋深達本原如此。國用疑敬畏累灑落、曰灑落生于天理常存、天理常存由戒懼之無間。敬畏固所爲灑落也。若周道通問學篇凡七、皆發明良知旨。陸原靜問學篇凡十六、讀者喜澄善問、因見先生荅問之教云。先生謂原靜止在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分疏耳。若信得良知、在良知上用工、

千經萬典無不脗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徐國昌談長生術、嘗謂居有不可超無滯器非以融道。先生曰、去有超無、無將奚超。外器融道、道器爲偶矣。子固未超未融乎。大消息盈虛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顯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命而已。問仲舉有請。曰盡爲性者可仲于天、盡爲性者可泳于淵、盡人之性者可知化育也。昌國憮然曰、命愚矣。蕭惠問死生、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曰知晝則知夜。曰晝有不知乎。曰、嚮知晝扨。懵懵而生、蠢蠢而食、不著不察、終生夢晝也。惟息有養、瞬有存、惺惺不昧、通晝夜之道而知、更何生死。謂陸澄曰、仙家說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家說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二氏不免又有虛然凡在也。惟此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聖人惟順此良知發用、天地萬物皆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更無物作障礙也。語張元仲曰、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

即吾盡性至命、能完養此身謂之仙、能不染世累之謂佛。二氏之用、皆我之用、世儒不見聖學之全、故成二見、分別耳。先生于二氏、蓋已洞悉其機要而範圍之、顧其學自有宗也。嘗曰、世儒支離外索、求明物理、而不知吾心即物理。佛老空虛遺倫物、求明心、而不知物理即吾心。析心與理、二之蔽也久矣。宋至周程、始追尋孔顏之宗、其無極太極、大公順應之論、庶幾精一之旨。象山之純粹和平、雖若未逮、而簡易直截、眞有以接孟子之傳、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也。嘗別湛文簡曰、某溺于邪僻者二十年、后賴天啓沿周程之說求之、始稍有覺。謂儲文懿曰、世有周程、吾得就弟子列、誠大幸、此不可得、溺其高第而私淑焉、亦幸也。其尊信如此。世窺二氏一班者、輙捂擊周程、即孔孟亦弁髦之、何其不怍扨。南元善疑傳約先後訓、先生著說解之。（其文錄中。）甲申、海寧董蘿石澐年六十八、以詩聞江湖間、來見先生、與語、有省、強納贄學焉。先生以師友

之問禮淵之爲著從吾道人記。録只杖士人有疑爲學妨舉業者先生曰、質志聖賢之學者猶治家力產作業致富厚。資至出所有享之乃自享尤無益也。今世業舉者如治家不務治積而惟日假貸以延賓資退而務爲償人究。是求在外者也。是歲從先生游者遇比多中式、而錢楩、魏良政發解江浙兩省焉。士紳官司理者恨爲職業所絫、無暇爲學。先生曰、凡學官先事、職事爲學、非吾格致旨也。即以聽訟言、亦因其應對無狀而作惡因其言語圓融而生喜、因其請托而加憎因有藉援而曲狥、或以冗劇而怠、或以浸譖而淆、皆私蔽也。惟良知自知之、細自省克、不少偏枉、方是致知格物也。一日王汝止出游歸、先生問何見。對曰、見市人皆聖人。先生曰、市人但見子是聖人也。他日董蘿石出游歸、先生問如前、董對如汝止。先生曰、此常事、何異也。汝止時圭角未融、蘿石恍幾乍解、見同荅異、一裁之、一實之也。錢洪甫嘗謂人品易知、高者如太山在前、孰不知仰。先生曰、太山不如平地也。黄岡郭善甫挈其徒吳良吉走越受學、途中相與辨論未合。既至、郭屬吳質之先生、先生方寓樓。饘不荅所問、第目攝良吉者再、指所饘盂語曰、此盂中下乃能盛此饘、此案下乃能載此盂、此樓下乃能載此案、地又下乃能載此樓。惟下乃大也。良吉退就舍、善甫問先生何語、良吉涕泗橫下、嗚咽不能對。已良吉歸而安貧樂道、至老不負師門云。謂黄宗賢曰、凡人躁浮忿慾、皆緣良知蔽塞、而后有非大勇不能制而克也。中庸曰、知耻近乎勇、耻已良知蔽塞耳。今人以語言不能屈服人爲耻、以意氣不能凌軋人爲耻、以憤怒嗜欲不得直意任情爲耻。耻非可耻、而不知耻所當耻、舛矣。宗賢時貳秩宗、常與朝議有類直風、故進之如此。一日寓寺中、有郡守見過行酒、在侍諸友弗癢。酒罷、先生問曰、諸友不功麻木可懼也。友不癢、請迴。先生曰、可問王汝止。友就汝止問、汝止曰、適太守行酒時、諸君良

知安在。衆乃惕然。嘗遊陽明洞、隨行者途中偶歌、先生回顧、歌者覺而止。至洞坐定、徐曰、吾輩舉止少有駭人處、便非曲成萬物之心矣。一友侍、眉間有憂思、先生顧謂他友曰、良知固徹天徹地、近徹一身。人一身不爽、不須許大事、第頭上一髮下垂、渾身即爲不快、此中那容得一物耶。友因有省。一日、市人鬨而詬、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欺心。先生聞之、呼弟子曰、聽之、夫夫諄諄講學也。弟子曰、詬也、焉云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既爲學、又焉詬。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致良知者、惟反之自心、不欺此理耳。先生察邇言、謹細節、一語點撥人、俄頃八類如此。丙戌大計、南元吉被黜、書來問學、惟以得聞學爲幸、無一語及升沉得喪。聞先生壯之、深書相勗畢志此學。具文録中。歐陽崇一守六安、奏記問學、凡四條、答之。一言良知非離見聞、惟以致良知爲主、則多聞多見、皆致知之功。二言良知非斷思慮、良知發用之思、自是明白簡易、無憧憧紛擾之患。三言致知非絶事應實致良知、則行止生死、惟求自慊、而不爲困。四言致知非爲逆億、致良知則知險知阻、自然明覺而人不能罔。先生居里、謗議日熾。一日、謂門弟曰、吾道非耶、何爲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媢嫉者謗。或謂學駁宋儒、泥同者謗。或謂有教無類、未保其往、或以身謗。先生曰、莫有之。顧吾自知尤切也。蓋吾往名根未能盡脱、尚有鄉愿掩護意在。今一任吾良知、真是真非、罔所覆藏、進于狂矣。唐虞佐能勸先生徹講擇交、先生報書、喩爲金陶沙、不能舍沙求金云。聶文蔚豹奏記、謂斯學宜信于一人、雖不盡性于天下、道固自在。蓋明己之能篤信也。先生報書、謂孔氏欲以其學遍之人人者、實其一體之心不容自已、非祈人之信己知己也。文蔚初見先生未納拜、后按閩闈計、始爲位哭、稱門生云。先是岑猛叛、兩廣發兵討、猛死田州。其黨盧蘇、王受相結

復叛、提督姚鏌發四省兵討之、二年不克、廣甫大困。言官石金、大臣席書等薦先生代鏌。夏、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瀕行、王汝止以所契格物旨陳說、志遠矣。先生曰、俟子他日自明之。引而不發、有以也。先生在居、嘗揭教指四語曰、無善無惡者心之体、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遵循無異也。王汝中曰、心無善惡、則意知與物一切如是。下二句非向上一機、若爲剩語者。時同錢洪甫質証之先生、先生曰、悟此本体、人已內外一齊了徹。顏子伯淳所不敢承。下二句乃徹上徹下語、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云。蓋無善無惡性体也、大學所謂至善者、常人亦同之。性相近也、顧習相遠矣。爲善去惡、雖聖人有不能盡者。且斯体也、言下一契、即了耶。抑須本諸身而實能止之也。止至善者、即善且無兄惡耶。顏子擇中得善、固悟斯体者。而何有不善、不善又何加、知乃不行耶。近世橫鶩決裂者、嘗託此語爲口實、

是將此体爲集詬稔慝困矣、豈其指執、豈其指執。承學者混于佛氏見耳。先生嘗語薛尚謙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作好作惡、惟循乎理、不動於氣、此聖人之所以能裁成輔相也。佛氏則倚于無善無惡之見、一切不理、不可治天下矣。語黃宗賢曰、聖人心如明鏡、纖翳自無、不須磨刮。常人心如斑蝕鏡、須痛加刮磨、方漸識本体。顧少有所見、而任其習氣昏蔽、不免流入禪釋去也。其年秋、先生發越中、道吉安、語諸士友曰、堯舜生知安行、猶兢兢業業、用困勉工夫。吾儕以困勉資而欲坐享性安成功、大誤也。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顧借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先生若預知承學之弊、而叮嚀若此、抑先生非徒以言語告戒也、蓋身之矣。初弟子安邊八策、世艷稱爲訐謨者。晚自省曰、語中多抗厲氣、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濟。筮仕刑曹、首禁獄吏取飯囚之餘豢豕、世亦傳爲美談。晚亦自省曰、善

歸已矣、於人何、此不學之過也。寓京以書盡規、門弟至相牴有違言。自省曰、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吾罪也。在留都、人傳謗書、心動、自訟曰、務是名根消煞未盡、媿矣。平顙賊后、語門弟曰、吾每登堂行事、心体未能如友朋相對時、則不安。或問寧藩事、曰、當時只合如此、覺來尚有揮霍、微動于氣所在。使今日處之、更別也。其反己之深切而用功之密、類如此。比入粵、沿途咨詢、悉岑猛反叛之因由、往當事者處之未當、念二酋既已授首、其遺孽億萬生靈可格而撫者、惟是斷滕峽及八寨諸賊盤據反側、久瘍嶺表、嶺表爲患苦耳。既至梧、乃開示恩信、蘇受等遂自縛來歸、降者七萬一千人。先生薄示懲、遣歸農。八縣年春、遂班師。改田州爲田寧府、立土官、散

目設流鎮、制爲交趾蔽、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　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　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府勒石云、田石平、田州寧、田水崇、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聳

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后人。遣蘇受時、先生諭之曰、　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爾皆頓首願效死。盖欲借其力剪除斷滕峽及八寨也、乃姑今歸農、以候征發、約期日至七月。先是召討思田、永順保靖土兵、還道出八寨、密與領兵官約束、乘其不備襲之、而檄蘇受等兵相犄角、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誅斬劇賊、以萬計、悉定其地。親行相度夷險、疏諸經畧甚悉。霍文敏廣人也、言于　上、謂思田之亂、往兵連四省、糜費百萬、止得五十日小寧、而守仁此舉不殺一卒、不費斗米、遂使頑叛稽顙來服、雖舜格有苗不過也。至于八寨斷滕之舉、尤有八善云。捷奏、　詔使賞獎至、而先生病矣、懇疏乞歸、遂班師。至南安、薨、時年五十七、嘉靖戊子十一月丁卯也。夙忌先生者從中譖于　上、抑其賞、請削奪官爵、賴　肅皇明聖、憐先生功、以封爵本　先朝信令不允、但停卹典、予不得嗣封。隆慶改元、　上俞言官請、贈新

建侯，謚文成。

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袞，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宏，猷爲丕著。遡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勿效。閩粵之箐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伐鉞淵謀。旋凱奏功，速於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　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膺旌伐；追出江之殊邮，庶以酬勞。茲特贈爲新建侯，謚文成，錫之

誥命。於戲！鍾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明年，子正億嗣封伯。其年卒，億子承勳嗣。越萬曆十二年，　今上俞廷臣議，從祀孔廟。

楚黄耿生曰：先生少稟殊質，受才卓犖，於學無所不窺，嘗泛濫于詞章，馳騁于孫吳，英邁不羈，雖其志有在，亦才所縱也。筮仕立朝，則以風節著；柄文則以文章顯；展采錯事，則以政治稱；平贑賊，討濠逆，戡粵亂，樹鴻建茂，燁然烈矣。先生僉不以自多，而惟以明此絕學爲己任。先生之學，故以致良知爲宗也。羅文恭謂其學凡三變，其教亦三變，豈于此旨外別爲轉換加增哉？蓋此知之量，原無止極；先生之志弘且遠，故于此學惟一日精惟精月一，其精進亦自無已，而教亦因之也。竊懷先生習靜陽明洞中時，若已有見矣。俾世淺薄者覘斯光景，其不玩弄狂恣者幾希。乃先生顧不自慊也，而精進焉。逮龍場

處困之極、豁然大悟、所謂有無内外、動静寂感、已能一之、不爲二見矣。而猶不自已、所爲求友資切者、何殷殷也。于時教人、嘗提知行合一指、而學者局于習聞、難入。間教之默坐澄心、体認此理、而高明者或樂頓便、而忘積累。先生慮之、故自滁留后時、以存理去欲省克立誠爲教、蓋即所体認者而實体之、非二指也。比當宸濠張許之難、軍旅危疑中、自分呼吸俄頃、社稷安危、百萬生靈生死、攸係、非直一身之休戚已者。于時第特此知照察運用、倚着散緩一毫不得、乃益信此知神感神應、圓機妙用、本來具足如是。以是自信、亦以此公之人人。自是爲教專提致良知三字、蓋默不假坐而成、心不待澄而定矣。嘗跡先生生平、無論其辯析疑義、極深入微、發所未發、即諧語謔談、皆精義妙道也。無論其立言敷訓、僉爲世則、即發教公移、其膚智仁裹貫徹于孺孩好究矣。無論其宣猷策敵、機智若神、即陶鑄英賢、所以裁成誘掖者、其聆睞指顧、一洪治鉗鎚也。惟先生澹身徹体、亶一囊良知、朗炳規爚、照矐千古矣。彼夸談向上一機者、吾不知之矣。聆其談、若空花海蜃、視其履、若燕適粤馳、曆之用、若塗飯塵羹、輓近以此學爲詬病、無感也。噫、人之所以寓形而生者、實惟此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致此知。先生揭此旨示人、豈直爲學者增激標聲哉、實起死而還之生、挈人倫而俾勿淪于異類也。吾儕誠不甘枉死、而求無忝所生、不安于異類、而思所以爲人、奈何過懲乎世之詬病者、而不反躬一默識乎哉。

耿定向撰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一三

明儒碑傳集卷二十四

王守仁二

明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封新建伯贈侯王文成公墓碑

乾隆五十有二年丁未春三月，珪案試紹興，有王文成公九世孫增生昆泰請曰：文成公葬山陰花街之洪溪，湛甘泉誌其墓。乾隆十六年，
今上南巡，
諭祭，
賜額曰名世真才。而墓石歲久無存，求補文以表之。珪惟公以真儒再臣明社，所謂立德立言立功者，惟公備之。其本末載于明史，著錄于文集，各家言其姓名，昭灼人耳目，何待于表。抑世之小儒或有閒于公者，以講學稍有異同耳。竊謂自孔子集百聖之大成，六經四科，廣大精微至矣。由漢以來，華離割裂，朱子起而救之，以存心致知為慎獨切己之學，洎元迄明，記問蕪而身心晦。陽明先生少負異稟，蹶興中葉，從憂患生死中深造有得于致良知之旨，實體用合知行，不動聲色而安天下于反手。自三代以下，數人而已。嘗言曰：平山中寇易，平心中寇難。若先生者，拔本塞源，恢廓儒道之疆域，真所謂豪傑之士也。世之疑之者，蚍蜉撼樹，曷足齒乎。先生諱守仁，字伯安，海日公華長子，浙之餘姚人，遷居山陰。宏治己未進士，官兵部主事，疏論劉瑾，廷杖，貶龍場驛丞，臥石槨中，悟良知之學。瑾敗，起歷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提督軍務，平宸濠，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憂歸，再起總制兩廣，平廣西思田諸賊，以疾歸，卒于南安，年五十有七。贈新建侯，謚文成。神宗十二年，從祀孔廟。公配諸，繼張。子正憲、正億。正億嗣爵。曾孫先通，死甲申之難。銘曰：

浙陽洄西，天鍾宣尼。激江上海，環靈會稽。陽明篤生，姿兼淵騫。大冶百鍊，元精純禾。良知慎獨，其源不二。匡世扶傾，大廈巋巍。彼哉桂萼，叔孫臧倉。公之德功，月輪日光。珪幼秉敬，斤斤其明。公其迪我，無終冥行。名世真才，皇哉天表。淇溪淙淙，碣此墓道。

朱珪撰　《知足齋文集》卷一

明故總制兩廣江西湖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陽明先生王公墓誌銘

甘泉子湛家閉關於西樵煙霞之洞、故友新建伯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岳舅禮部尚書黃久菴公之狀及書來請墓銘曰、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銘。甘泉子曰、吾又何辭焉。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狀。公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大、吾又何義之辭焉。乃發狀而謹按之。讀世系狀云云曰、公出於龍山狀元大宗伯公華、大宗伯公出於贈禮部侍郎竹軒公天敘、竹軒公出於太學生贈禮部侍郎槐里公傑、槐里公出於遯石公與準、遯石公出於秘湖漁隱公彥達、秘湖公出於性常公綱、與括蒼劉伯溫友善、仕爲廣東參議。推其華冑、遙遡遠派於晉高士羲之、光祿大夫覽焉。①曰、夫水土之積也厚、則其生物必蕃。公其有所本之矣。讀誕生狀云云曰、祖妣岑太淑人夜夢有天樂綱縕、導赤子乘雲下畀、公乃誕焉、是名曰雲。後因神僧言之、遂改今名。然則陽明公殆神授歟。其異人也。六年乃言。十一年有金山之詩。十七年聞一齋聖人可學之語、遂有志焉。曰、其有所啓之矣。讀學術狀云云曰、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嘉靖丙戌、始歸正于聖賢之學。會甘泉子於京師、語人曰、守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甘泉子語人亦曰、若水泛觀於四方、未見此人。遂相與定交講學、一宗程氏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指。故陽明公初主格物之說、後主良知之說、甘泉子一主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然皆聖賢宗指也。而人或捨其精義、各滯執於語言、益失之矣。故甘泉子嘗爲之語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則同也。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已未禮闈第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登進士、試政工部、差督造王威寧墳、辭却金幣、獨受軍中佩劍、適符少時之夢、蓋兆之也。疏陳邊務朝政之失、聲譽偉時論。授刑部主事、審囚淮甸、告病歸養、起補兵部主事。上疏乞宥南京所執諫官戴銑等、毋使遠道致死、彰朝廷有殺諫官之名。劉瑾怒、矯詔廷杖之、不死、謫貴州龍場驛。離違萬里、甘泉子爲別贈之九章、其七章云、皇天常無私、日月常盈虧。聖人常無爲、萬物常往來。何名爲無爲、自然無安排。勿忘與勿助、此中有天機。其九章云、天地我一體、宇宙本同家。與君心已通、別離何怨嗟。浮雲去

不停，游子路轉蹊。願言崇明德，浩浩同無涯。及居夷，端居默坐，而夷人化惡爲善。[2]或告曰：陽明公至浙，沉于江矣。至福建始起，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甘泉子聞之，笑曰：此佯狂避世也。爲之作詩，有云：佯狂欲浮海，説夢癡人前。及後數年，會于滁，乃吐實。彼誇虛執有以爲奇者，烏足以知公哉。復起尹廬陵，卧治六月，而百務具理。取入南京刑部主事，留爲吏部驗封主事。陽明公謂甘泉子曰：乃今可卜鄰矣。遂就甘泉子于長安灰廠右鄰居之。時講於大興隆寺，而久菴黄公宗賢會焉，三人相懽語合意。久菴曰：他日天台、鴈蕩當爲二公作兩草亭，須復合兩爲一焉。明道一也。明年，甘泉子使安南。後二年，陽明公遷貳南太僕，聚徒講學。甘泉子還，期會於滁陽之間，夜論儒釋之道。又明年，甘泉子丁憂，扶母柩南歸，陽明公時爲南大鴻臚，逆弔於龍江關。尋遷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云，曰：夫倡三廣夾攻之策，收横水、左溪、桶岡、浰頭之功，用兵如神。甘泉子曰：是舉也，雖有大司馬黄鰲[3]之知，授之便宜旗牌，以備他用，乃亦以陽明公素養鋭士，以身先之，以忠勇作之，迅雷呼吸之間，乃能有此奇也。讀平江西之狀云云，曰：甘泉子先是在憂，致書於公，幸因閫行之便以去。蓋公前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去必爲楚人所鈐兩。不報，未幾寧府之變，公幾陷於虎口。然而贛兵素振，既足爲之牽制，而倡義檄諸府縣，興兵會豐城，分攻七門，又足以寒其心。於是乎遂除留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劫取之印，安協從之民，釋被執之囚，表死難之忠，據省城，絶其歸路，直趨樵舍，因成擒賊之功。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也。然始而掀天揭地，翕然稍偉，[4]既而大吏妬焉，内幸爭功者附焉，而又先與後擒，有流言焉。輾轉殫力，僅乃得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然所以危而不死者，内臣張永護之耳。於大吏同列，不亦愧乎。夫陽明逆知宸濠有異志，彼時劉養正來説，必得公乃發。公應之曰：時非桀紂世，無湯武臣，有伏節死義，無他。其猶使與生元亨往與之語者，實欲誘其爲善，不動干戈，潛消莫大之禍耳。使陽明公而實許養正，則宸濠殺孫都憲、許副使，必待陽明公至乃發。陽明未至而速發者，知絶意於陽明之與己矣。使陽明實許之，必乘風直抵南昌，必不於豐城聞顧泌告變，謀南奔，以倡大義，奪漁艇，如[5]漁人，以奔吉安矣。其宸濠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協公也。且宸濠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陽明爲之制其尾，而又取據省城，

絕其輜重與歸路、功莫大焉者也。已而該部題賜勅賜勞、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歲支米一千石。於時公論在人、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叅乎其間也。及公丁父憂、四方從學日衆、乃猶有迎忌者之意、爲僞學之劾、又或以浮語沮公。家食延六[6]年、尋得論薦、命爲兩廣總制軍務、委[7]平岑猛之亂。人或爲私論曰、秉政者之於公也、且進且沮、不過使公不得入輔云耳。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奏行勦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徹防兵、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枝土目、復岑後、設流守而思田乎[8]。夫陽明公不革岑猛之後之土官者、以爽也[9]。盧蘇等杖之百而釋之、遣旅守以制焉、仁義之術也。人知殺伐之爲功、而不知神武不殺者、功之上也。讀八寨之狀云云曰、檄叅將、會守巡、命指揮馬文瑞、永順宣慰彭明輔、保靖宣慰彭九霄分兵布哨、擒斬賊酋歟、與逐破諸巢。移衛所、制諸蠻、貫八寨之中、扼道路之衝、設縣治、增城堡、皆保治安民之要。推其素所譚議未之能行者、而乃曰、八峒掩襲村落以爲功、非破巢之功也。掩而有之、未免有貪心焉[10]。何則辯之曰、夫陽明之貪功、當取之岑猛、盧蘇而不取焉、不宜捨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不習不武也。謂陽明公爲之乎。夫宣慰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不意、兵法之奇、不可預授者、而以病陽明焉、將使爲宋襄陳儒之愚已耶。事竣、而請歸告病。病危矣、不待報而遂行、且行且俟命、其卒於懈安途次、而不及命下、命也。江西輔臣乃送帖以譖於上、上革之恤典。甘泉子於時始召入禮部、西明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爲之。輔臣默然。然亦不以作怒加禍、猶爲有君子度量焉、可尚也。公卒之日、兩廣、江西之民相與弔於途曰、哲人其萎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於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者相與弔於家曰、斯文其喪矣。久菴公爲之狀、六年而後就、慎重也。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於狀也。銘曰、南鎮嶙嶙、在浙之濱。奇氣鬱積、是生異人。生而氣靈、乘雲降精。十一金山、詩成鬼驚。志學踰二、廣信館次。婁公一言、聖學可至。長而任俠、未脫舊習。馳馬試劍、古文出入。變化屢遷、逃仙逃禪。一變至道、丙寅之年。邂逅語契、相期共詣。天地爲體、物莫非己。抗疏廷杖、龍場烟瘴。居夷何陋、諸蠻歸向。起尹廬陵、臥治不庭。六月之間、百廢具興。入司驗封、衆志皆通。伴於同朝、執經相從。轉南太僕、鴻臚大畜。遂巡南贛、乃展驥足。渦頭桶岡、三廣夾攻。身先士卒、屢妝

奇功。蓄勇養銳，儼然有待。云胡養正，陰謀來說。詐言尊師，公明灼知，與子任化，消變無爲。閩追豐城，及變未萌。聞變遄返，心事以明。旌旗蔽空，聲義下江，尾兵累之，北趨不從。乃擒巨賊，乃親獻馘，爭功欲殺，永也謹翊。彼同袍者，反戈不悅，隱之于心，以莫不成。憂居六年，起治思田，撫而不戮，夷情晏然。武文兼資，仁義並行。神武不殺，是稱天兵。凡厥操縱，聖學妙用。一以貫之，同靜異動。

湛若水撰 《甘泉文集》卷三一

史傳

王守仁，字伯安，紹興之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侍日講，修國史、會典，累官南京吏部尚書，有長者稱。母曰鄭夫人，當娠，而王母岑媼夢神人衮冕乘五色雲下，抱一兒授之，驚寤，聞啼聲，則已生守仁。岑媼以語王父天叙，名之曰雲。五歲尚不能言，一日出從羣兒戲，有僧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柰何名泄之耶。王父悟，因爲更今名，即能言，而讀書復即過目誦。十一歲，嘗從父華北上，過金山，試之詩，得二絕句，皆奕奕神令，華以是奇之。然爲兒戲猶故。一日之市所，與鬻雀者爭，游客熟視之，出囊錢市雀而送守仁歸塾，曰：少年貴當極人爵，立非常功名。且徧閱他弟子，語其壽夭貧賤，後皆驗。而守仁自是稍受經術，工屬文。一日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甲第耳。守仁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何？父華聞而歎曰：異哉，乃欲令我愧見之。然已負其材氣，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與諸屬國相角射，因縱觀

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其經術藝文益大進，而益好為兵。凡三舉而為會試第二人，遂登甲榜。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守仁少則夢威寧伯貽之寶劍。既葬，而其子出以威寧伯所佩劍為謝，則宛然若覩矣，益沾沾自喜。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為奏得八事上之，其言皆鑿剴，報聞。尋授刑部雲南司主事。當直獄，歲行盡，而故尚書侍郎家蓄猪，飼以囚食，甚腆。守仁悉殺以享獄卒及囚，莫能詰也。出決江北囚，事竣，游九華諸山，有所遇，遂好神仙之術。明年，引疾請告。前是守仁與諸所善太原喬宇、廣信汪俊、太州儲巏、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切劘，為古文辭，名藉藉已。而厭之曰：滑我精，耗我神，我且為之役耶。因築室於陽明洞中，頗習導引，習之久而有若先知者，衆譁且以為仙。而無所得。遂游南屏、虎跑諸剎，與諸禪衲偕，往往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御史陸偁聘之主試，程式文皆出其手，遂為諸省冠，而所得亦多顯名士。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明年，中貴人劉瑾等導上為狎遊，南省臺臣戴銑等爭之力，瑾矯旨捕置詔獄。守仁上疏，謂君仁則臣直，銑等以言為責，如其善，自宜嘉納；即不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緹騎旁午，拘攣載道，即陛下非有意恕絶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懼，自今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孰從而聞之。幸寢前旨，俾各供職如故，適足以廣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瑾銜其言切，下之詔獄，廷杖四十，死而復蘇，謫貴州龍場驛丞。守仁至錢塘，欲緩行，而瑾使人尾之急。守仁懼不免，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入武夷山中。歸又逾年，始之驛。諸苗夷相率伐木為室以居守仁。守仁乃益講學所治經，往往取心得，不必與前訓詁比矣。提學副使席書與守仁談而伏，創書院，命諸生師事之。又明年，瑾伏誅，擢知廬陵縣。至則選里正三老委之詞訟，而摠其凡，囹圄空虛。他若立保甲，清驛供，杜巫賽，定水次，免絶鎮守橫斂。至今守之為甲令云。入覲，

遷南京刑部主事。覲事成。留為吏部驗封司主事。己同考會試。始講知行合一之學。與增城湛原明友。而朝賢有師事之者矣。遂超為文選員外郎。明年。進考功司郎中。是時楊一清為吏部。器守仁而驟用之。其年進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從游者日衆。始教人靜坐以存天理去人欲為實功。搢紳之士非篤信其說則怪之。以為迂僻不堪用。而是時王瓊為兵部尚書用事。獨奇守仁才。以為不世出。會南贛汀漳等處俱有山賊。憑險阻為亂。郡邑苦之。乃擢守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至則先行十家甲法。務使姦無所容。又以高皇帝訓勑其父老子弟。賊聞而易之。弗為慮也。而守仁左右及麾下將校至郡邑輿儓之類。又多為之耳目。守仁徽得老隸最黠者。致密室而脇之曰。汝自知當死。不肯為極言賊情實。吾貰汝。隸迫。則盡吐賊情實。守仁笑而貰之。乃故為不可測。意在此則亦以彼。或更在彼則亦以此。每令形家者擇吉日出師。則復止之。或將發復不果。以多方誤賊。而陰勒諸兵備道募選郡邑材官力士。以三之一赴軍門。使與舊兵參而身教之擊射。明賞罰以勵之。時初戰破賊於長富村。追之至象湖山。會閩廣兵至且合。賊迫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諸將懼。請俟狼兵至而後大舉。守仁怒責之曰。戰小挫何損。且兵豈不足耶。而需狼兵。乃親率所選士進屯上杭。佯諭諸道姑以牛酒犒師。使小息俟秋而再舉。諜賊懈。即分兵為三路。約以同夕銜枚進。中軍奪象湖之隘。方大戰而奇兵乘間發。遂大破之。閩廣兵亦盡破其巢四十三所。斬獲大酋詹師富等七千有奇。賊屬牛馬輜重無算。捷上。因請立崇義縣治。盡得賊之要害地而耕之。報可。加歲俸一秩。賜銀幣。而前是守仁謂巡撫權輕不足以控壓諸道。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

事、如是而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逃死。王瓊讀而歎曰、不與此人權、將誰與也。覆奏改提督軍務、兵馬糧餉悉聽便宜區畫、用兵進止不必奏聞、文武官逗遛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於是守仁得益展材用、立兵符申約束、且為文撫諸賊、詞旨悱惻懇至、而賊酋黄金巢、盧珂、鄭志高等相率皈命矣。已遂運兵破横水賊、擒其大酋謝志珊等五十六、鹵斬從賊二千一百餘級、俘賊屬二千三百餘人。因使使諭桶降、賊方狐疑未決、乘其懈襲擊、復破之、擒大酋藍天鳳等三十四、鹵斬從賊千一百級、俘賊屬數如横水。時浰頭賊尚强、而其酋池大鬢等尤黠桀、故與降賊盧珂等讐。守仁使使以牛酒諭降之、乃報曰、大鬢等欲歸死、而盧珂等將乘虢而掩我家室、今者不解甲以自保耳。守仁乃陽移文責珂、志高等而珂、志高等急上變、謂大鬢等實挾詐以老我王師、且列其冦亂狀。守仁復陽怒杖責盧珂等、下之獄而諭之情、復以新歷給大鬢等、且諭使來見。大鬢乃語其腹心曰、

欲得伸、必先屈。贛州伎倆、我亦欲先勘之。遂以其虓勇九十二人衆甲來見守仁。為慰諭宴犒之館於祥符宫、使更新衣習禮、供張儲偫甚設、大鬢等喜過望。至正元之次日、守仁張樂大宴、伏士以待。引大鬢等魚貫入、即俘之庭、無一脱者。遂出盧珂等於獄、使之歸、發兵為鄉導。夜半守仁出師與之會、遂破浰頭石門、覆其巢三十餘、擒大賊五十八、鹵斬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守仁以九連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衣賊衣、佯若奔潰者、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已度險賊狼狽失據、大軍蹙之、皆就縛。守仁既已盡得賊地、相險要增設和平縣治如初。捷上、進右副都御史、子世官錦衣衛百户、再進副千户。守仁念非王瓊精心任之、毋與成功名者、每疏捷輒歸本瓊、不容口、而内閣首臣與瓊交惡、因而嘗及守仁矣。守仁雖旦夕軍旅、而不廢與諸儒生講學、最後乃為致良知之説、直指本心、自然、最簡易痛切、乃至欲盡廢學問思辨之功、以行誼一切皆粗

跡。其始頗推鵝湖、謂其能紹孟子、所重周程、而所詆在朱氏。自致良知之說行、天下高明之士樂于頓而惡檢束者、喜其便直推以上接孔子、而拘方者不能無咒訾矣。時寧王宸濠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强兵上游、使腹心劉養正往探之。養正故善守仁、好講學弔詭、而守仁亦使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為人、語兩不合而罷。時福建軍人進貴殺官吏以叛、聞詔遣守仁往勘處、尋事已平。於是守仁取道南昌、圖歸省。抵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劫府庫、署置將相劉養正、李士實等。守仁聞變即返、而宸濠已遣兵千人逆之。守仁入於漁舟得免。是夕抵臨江、又三日抵吉安。吉安知府伍文定邀守仁起兵討宸濠、守仁然之、乃與文定計、上疏告變、而移檄列郡、暴宸濠罪、俾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嶺外復命、道吉安、守仁留之紀功。守仁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曰南京空城耳、而實無備、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為檄、檄諸郡邑使備餉、云准兵部咨題請、都督許泰、卻永以邊兵四萬由陸取鳳陽道、都督劉暉、桂勇以京兵四萬由水取淮揚道、督臣王守仁以兵二萬自南贛發、楊旦以兵八萬自廣西發、秦金以兵六萬自湖廣發、皆會趨南昌。所經由關供者、以軍興法從事。又為蠟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為國至意、第從臾使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縱宸濠之諜示將斬、而令縣校監者偽若與宸濠欵、泄而縱之。宸濠徼得書檄、徬徨未決、而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內疑、十餘日、而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紿之、留少兵守城、而劫其眾六萬人、號十萬、襲九江、南康、皆下之。進圍安慶、不下。守仁兵已集、又謀知宸濠離南昌、乃大喜、悉眾至樟樹鎮、使精卒四百襲破其伏兵之在新舊厰者、躡之。至暮、士蟻附而上、遂破擒其宜春王拱樤、中涓萬銳等千餘人、宮人多焚死。守仁猶在後軍、質明而始知之、建大將旗鼓入城、申約束、

拊循其脇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所傷叛矣。守仁留二日、即發兵躡宸濠、宸濠時為安慶所抗、氣稍沮、而驟聞南昌失守、解圍自救。守仁使伍文定等以四郡精卒三千分道逆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四百往來為疑兵、而陳槐等復以兵二千分為十餘軍、張疑設伏、與文定等密相應。與其前鋒遇於黃家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爭利競進而亂。邢珣以所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羣起、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之城守者以自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小却、守仁急命取先却者頭、益爭奮、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為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四面至、炮火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泣別、沈水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眷屬、李士實、劉養正等數十人、斬首三千級、溺水者二萬餘、浮尸衣甲器物亘十餘里。尋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捷聞、寢不下。前是守仁

上宸濠偽檄、末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驛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令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興言及此、懍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騎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為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而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為羣小在君側、欲左右調護聖躬耳、非為

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銜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為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譖之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於是守仁請賑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世宗初、名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遂歸省父華於越。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時人以為榮。華尋卒、守仁憂居而從游者益衆、相與推隆之。又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為偽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筴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抑絀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溫旨慰諭、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上、力稱守仁賢、而復為言之張璁、霍韜等、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銜守仁、不能特薦、猶持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詆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後田州土守岑猛驕不用命、縱兵躪其鄰郡、右都御史姚鏌討而誅之、其二子逃、別將盧蘇、王受各擁衆以叛、兵驟進不利。時謀易帥、乃名守仁、起家以故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二廣及江西湖廣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盧蘇等亦素憚守仁威名、窘甚。守仁意不欲多殺、既抵南寧、即上疏請一切撫綏、而以便宜悉散其衆、而僅留楚兵數千自衛、使使招諭盧蘇、王受、皆大悅、率衆掃境叩南寧、為四營而各挾其心膂數百人入見。守仁為諭、諭杖之一百、然聽其人為伍伯、取完事而已。因改田州為田寧、赦岑猛之後與盧蘇、王受皆弗誅。因蘇受兵以攻斷藤峽冦。斷藤峽者、即大藤

峽，其中諸傜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里，數出流劫郡邑。自韓雍大征之後，無能平者。守仁使盧蘇等爲鄉導，挾永順保靖二宣慰土兵，分道深入，大破之，斬敵者三千餘級，鹵其男女牛馬資械以萬計。守仁方欲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次第上疏，而病矣。始報平盧蘇等，詔賜金幣，遣行人奉璽書獎諭。而及是平斷藤捷上，則上以手詔問內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平生學術。一清等不知何所對。守仁之起由張璁、桂萼薦，萼故不能善守仁，以璁強之，而後萼長吏部，璁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以取安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清者雅知守仁，而會黃綰嘗上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憾也。守仁既病益甚，上疏乞骸骨，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舟中，年五十八。桂萼覘上意不悅守仁，因奏彖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已，停世襲，且盡停其他卹典。守仁有一子，曰正億。久之，上怒解，始得襲錦衣衛副千戶。隆慶初，用諫官言，贈守仁新建侯，謚文成，賜葬予祭，及贈告詞，推明爲元勳聖學。正億得嗣爵。正億卒，子承勳嗣。守仁天資穎敏絕世，少而好古文辭，爽朗多奇，晚取詞達，不能工也。既以氣節名世，又建不世勳，追有志聖學，一切盡掃去之，而識者不謂盡然。又其慕好之者，亦挾以兩相重，其御烏合、寵豪儁、待胥人，蹈險出危，倣儻權譎，種種變幻。孔子有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守仁之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爲一切宗旨云。

弇州外史曰：見長者言，與守仁辨不能不心折也。即不心折，亦不能有勝。退而讀其書，則平平耳。今天下之好稱守仁，十七八也。間有疑之者，以其學故，若乃起義旅擒叛王，不使九重之尊輕與匹夫角，而大事定，其功孰能難之。

王世貞撰　《弇州續稿》卷八六

校記

①公有所本之矣：此句《王文成全書》卷三七置於「夫水土」句前，而此處作「有以也夫」。

②爲善：右引書作「爲善有聲」。

③黄：右引書作「王晉」。

④然始而掀天揭地翕然稍偉：右引書作「然始而翕然稱爲掀天揭地之功矣」。

⑤右引書「如」字前有「使」字。

⑥家食延六年：右引書作「六年不召」。

⑦委：右引書無。

⑧思田乎：右引書作「思田平乎」。

⑨「也」字前闕字，據右引書當作「治夷」。

⑩掩而有之未免有貪心焉：右引書作「無功以爲有功也」。

明儒碑傳集卷三十五

馬理　何孟春　何瑭　王廷相
伊伯熊

南京光祿寺卿谿田馬公理傳　薛應旂

公諱理、字伯循、陝西三原人。恬于仕進、唯欲明農學者稱爲谿田先生。初以春秋中弘治戊午鄉試、再試禮闈未第、游太學、與吕涇野、崔後渠諸公交相切劘、而文章德義名震都下。高麗使人亦知慕之、錄其文以歸。乙丑、喪生母。庚午、又喪父。先後衰①毀骨然。祥禫中、會檢三禮、編集成書。唯是戊辰、辛未皆不預會試安南貢使問禮部主事黄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尚未登仕籍。其名重外夷若是。至甲戌科、復上春官、公卿以下咸欲識面、四方學者至聚觀之。乃以詩中式。及殿試、策問大學衍義、公對略曰、大學之書、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傳有克明峻德、湯之盤銘、堯舜帥天下以仁之語、眞氏所衍漢唐宋之事、非大學本旨。又曰、眞氏所衍止於齊家、不知治國平天下皆本於慎獨工夫。德秀宋儒、其所造大率未精。以此失代問者之意、置二甲、授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告歸者三年。戊寅、復任。值　武廟將南巡、公與黄鞏諸同志伏闕極諫、雖受廷杖、駕亦遂止。未幾、送母劉淑人還鄉、乃設教于武安王祠、蒲泉諸君爲建嵯峨精舍以居生徒。劉卒後、尋起轉考功郎中。丙戌、例當考察外官。時内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學。公乃昌言曰、魏校、蕭鳴鳳、唐龍、今有數人物、若欲去此三人、請先去理。由是獲免。公之保全善類如此。丁亥、陞南通政。赴任過河池、見驛丞貌類黄鞏者、問之、乃其弟鞏叔開也。公卽泫然涙下、既乃作詩贈之、有六年復見先生面、爲過河池見叔開之句。蓋公舉禮闈、實鞏所取、生與同官、既師事之、歿後猶依依若此。戊子、引疾告歸。辛卯、陞光祿卿、卽起公于家。故事、凡解事百需先關節中官、否則留難、人甚苦之。公至、痛革宿弊、德望所孚、雖中官亦無敢梗者。癸巳、疏病歸林下者十年。癸卯、復起公南光祿、而公年七十一矣、引例陳乞、乃得賜歸。卽隱於商山書院、諸生問道者遠近踵集。公山巾野服、鶴髮童顔、望而卽之、飄然仙風道氣也。如是者又十餘年、而公始告終。嗚呼、賢人君子、代不數人。公生國家全盛之時、鍾河華英靈之氣、所稟固已不凡、而一時聲氣相應



者、又多理學之士，宜其直接横渠，以泝濂洛，爲世大儒也。公嘗謂見行可之仕，唯孔子可以當之；學聖人者當自量力。故公每出不一二年即歸，歸必十數年而後起，綽綽然于進退之間，雖欲磨涅者，亦末如之何也。

《國朝獻徵録》卷七一

谿田馬光禄傳

谿田馬先生殁也，趙尹狀其行，楊司馬、喬宫長爲之志且表之矣，獨未有傳。生前每有書來，措書勉予以學業，兼有身後文之托，傳非予爲之而更可屬之誰？昔予使徐，將行，先生置酒作餞，以李愚谷相陪。李既有事於下糧廳，而先生考舉方在官寺未回，予則至其寓，雖主人不在，暮啜茶喫果，留一謝簡，出門即爲同鄉于工部留飲。先生復遣人邀致，不可得。次日問于夜來會何儕，乃應以亦是谿子。先生悵然如失，走一吏追送至三忠祠。是後不復會談，惟有代候及坐憶而已。近爲涇野作傳，見者以爲太長，此則縮而短之，惟無遺其生平大節，斯可矣。先生馬姓，理其名，而伯循、谿田則其字與號也。陝西三原縣人。父江，隱居教授，殁贈中大夫、光禄寺卿。祖母、母、妻皆贈淑人。先生幼即敏慧馴雅，長而凝重端嚴，老而純遵和易，望之如山嶽之聳觀，就之如春風之煦物。自開卷讀書，即輕舉子業，不屑爲

而勵志聖賢之學。從庠生雷鳴授易、毋過雷、拱
立道傍、待其過而後行、士人知尊重師道、寔自
先生始。會端毅公致仕、子康僖以進士侍養、有
餘力設教聚徒、先生即遊其門、得盡覽王氏家
藏書。又因王氏父子得習聞　朝家故典及儒
先性理奧旨、不徒從事口耳、真能體驗於身心。
邃菴楊提學每試奇其文、稱為天下士。年二十
五、以春秋魁鄉試。四十一、始以毛詩魁南宮
孟義、已選入古文中。對策　大廷、力陳真儒務
行義之歧、坐此不獲及第、猶不失為二甲第二
名。即以舉進士之甲戌年授吏部稽勳司主事、
尋調文選、謝病歸。薦起考功、送母歸。嘉靖甲申、
復薦起、歷遷員外郎、考功郎中、南通政、又謝病
歸。復薦起光祿寺卿。甫一年、即又謝病歸。歸十
年、仍復薦起南光祿。無何、又以引年致仕歸。五
仕五已、在　朝不數年、退處恒數十年、古稱難
進易退、先生真其人哉。居嘗自念曰、身可絀、道
不可絀。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者守經可

也。友有稱其變通重於變常、識者以為確論。安
南貢使至京、謂部郎黃清曰、遠聞馬道學名、願
一見之。令不在仕列、何也。黃云、志高尚不欲官、
朝廷非有所薄之也。使者嘉嘆去。高麗使又嘗
執奏狀、馬主事為　聖朝第一人才、宜加厚遇。
仍乞頒賜所為文、使其國人作矜式。又馬理文
章景明詩等語、亦傳聞外國。在吏部、兩上書諫
止　武皇巡遊、廷杖幾死。嘉靖初服、率同官
伏　闕諫大禮、亦杖於　廷。　上意諒其無它、
竟不深罪、復其職。提學副使魏校、蕭鳴鳳、唐龍、
執政惡而欲去之、先生昌言、三者皆人傑也、如
欲去之、請先去理以為之倡。閹瑾奸黨有菲擇
者、曾首開查盤以禍天下、乃百計營緣、欲復其
官。先生執不肯從。後奏請事下本部看了來說、
允。如此　旨意限在五日內。先生既不查行、亦
不題覆、束閣月餘。冢宰曰、此余故人、在南兵
部日嘗許之試、為全其信、如何。會楊內閣亦言
之甚力、先生竟寢其事。考察京官、風裁愈厲。常

云搏獸先搏虎，擒賊先擒王。有附勢三人，首黜之，其餘不職者亦鮮漏網。雖翰林清貴，亦去數人。在通政司本狀赴訴，有父訟子、妻訟夫者，以善言導諭之，遂感悟而罷。凡鮮送物料，率先關節中貴以致留難，先生每與蘆華、驗訖即收之，而侵漁乾沒之患由之獲免。此則在光祿時事也。先生官不久任，又不當重任，其政績可考見者雖止於此，然海內知治心之學、 朝中有因心之治，其陰相默助亦已多矣。初居嵯峨精舍，晩隱崗山書院，四方學徒從者日衆，每令久而有得者轉相授受。初至者必先令靜坐許時，始與之言，蓋曰須養受教之地云。其為教既非信耳發目，不非掩耳閉目，以窮理主敬為本，讀書作文為末。乃養身之菽粟而療病之藥石也。隨材成就，有受而無拒。或縉紳過訪，則與之談時務。遇村叟田夫，則與之談稼穡。人以是益欽慕先生，願得日侍，或共夜坐，得詩文若又願得先生親書。兩目不殊少年，燈下猶能作小楷字。其

篆隸有漢意，雖西派左贊不是過也。書大幅尤善，遠近學士家無不有。年雖八十有二，視聽如四五十者，僉謂天將為佑斯文，或如文彥博年九十猶平章軍國重事，庶使加頼稱嘆。乃乙卯季冬十二夜，地忽大震，死者數萬人，而秦晉河華之間為尤甚。先生與其配同壓土窟中。先是，嘗謂憲副薛應旂曰：值明夷之象，為火地之占，吾其不免矣。先生素深於易，豈固知數不可逃耶。商岩餘板築而渭水閑釣絲，不亦重可傷哉。先生自成童以至耆老，無一日不為學。自筮仕以至謝政，無一日不講學。座主之官尊也，人或敬之，先生事黃通叅之死，有如孝子之於親。同年之存者人或忘之，先生於吉綸僑之後，有如慈父之於子。或謂主司取人乃其分內事，何必德之深。同年一時偶相值，何必待之厚。先生言，生我者父，成我者師。父之生子，亦其分內事，其一時同舟同館，猶自有情，況同年有兄弟之誼，世講之好耶。自胡元微言之絕，先生與荷[illegible]

崔後渠、呂涇野力翊其瀾、可直繼濂洛關閩之緒。自晚宋文體之腐、先生與王渼陂、李崆峒、康對山首振其弊、天下始知有先秦兩漢之文。素又特好古儀禮、周禮、時自步趨、雖習其文而求其貫。至喪祭禮則取司馬溫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等恭用之、執父喪及劉嫡母、李生母之喪、附之為訓。先生初娶姜氏、繼娶楊氏、俱贈淑[illegible]劉、崔、許四氏。子一、名希古。希古以子[illegible]光祿署丞、封如其官。總之、玄孫男四、曾[illegible]二、女六、孫女三、曾孫女。所著有四書[illegible]易贊義、尚書疏義、詩剛義、周禮註解、春秋[illegible]義、陝西通誌與詩文集、各若干卷、皆得諸[illegible]力踐之餘。先生經術並四海、遊從半三秦、述作傳百代、聲名播四夷、而慶澤可庇其十世子孫。生雖未得大用、殁豈得有遺恨哉。

李開先撰 《李中麓閒居集》卷九

谿田馬先生

先生名理、字伯循、號谿田、三原人。弘治戊午舉人、正德甲戌進士、皆高等。初授吏部稽勳司主事、尋調文選、甫一年即謝病歸。戊寅薦起考功、庚辰又送母歸。嘉靖甲申復薦起稽勳員外郎、尋遷稽勳考功郎中。丁亥推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戊子又謝病歸。辛卯復薦起光祿寺卿、甫一年又謝病歸。歸十年又薦起南京光祿卿、至即引年致仕。乙卯年八十又二、其年十二月十二日夜地大震、先生即以是夜卒、人皆慟之。先生幼敏慧、醇雅如成人。年十四、為邑諸生、即稱說先王、則古昔、研究五經指義、多出人意表。弘治癸丑、先生年二十矣、會王端毅公致仕、康僖公以進士侍歸、講學弘道書院、先生即受講康僖公所、于是得習聞國朝典故與諸儒之學。先生一切體驗于身心、與同門友秦西澗偉作告文告先師、共為反身循理之學、以曾子三省、顏子四勿為約、進退容止、力追古道。康僖公深器異之、一時學者即以為令

之横渠也。蓬菴楊公督學關中，見先生與康德涵、呂仲木，大驚曰：「康之文辭，馬、呂之經學，皆天下士也。」是時身未出里中，而名已傳海內，動京師矣。既如京，益與海內諸名公講學，其意見最合者，則陳雲逵、呂仲木、崔仲鳧、何粹夫、羅整菴諸君子。于是學日純，名日起，所在學者多從之遊。督學漁石唐公爲建嵯峨精舍，漁石作記，稱先生得關洛真傳，爲當今碩儒。四方學徒就講者益衆。其教以主敬窮理爲主，士無問少長與及門不及門，無不聞風傾慕者。先生又特好古儀禮，時自習其節度，至冠婚喪祭禮，則取司馬溫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折衷用之。處父喪與嫡生母之喪，關中傳以爲訓，乃其難進易退之節，人尤以爲不可及。嘗曰：「身可絀，道不可絀。見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者須自揣分量可也。」仲鳧稱先生安道甚于安官，當世以爲確論。往安南貢使謂部郎黃清曰：「故聞馬先生名，願一見。今不在仕列，何也？」黃曰：「先生高志不欲官。」使人嘉嘆以去。朝鮮國王奏乞頒賜，主事馬某文使本國傳誦爲式。其名重外夷若此。

先生主事時，上書諫武宗巡遊者二，復伏闕諍益力，杖于廷。員外時，值議大禮，率百官伏闕進諫。世宗震怒，命開伏闕者姓名。百官以先生名爲首，逮繫詔獄，復杖于廷，尋復官。郎中時，奏寢莊禘之奏，即執政言亦不從。考察，力罷執政私人彭澤廣東人，力主被劾調用魏校、蕭鳴鳳爲正人，卒不改官。公論翕然，至今稱爲真考功。嘉靖丙戌，分校禮闈，所取皆海內名士，人尤服其藻鑑。先生喜接人，又喜汲引後生。年七十歸隱商此書院，名益重，來學者遠近踵集，搢紳過訪與海內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亹亹應之不倦。山巾野服，鶴髮童顏，飄然望之若仙人，以是益願侍先生談，諸得詩文者又願得先生親書。先生不談佛老，不觀非聖書。初年介而毅，方大以直。至晚年則益恭而和，直諒而有容。其執禮如横渠，其論學歸準于程朱，然亦時與諸儒異同，蓋自有獨得之見云。所著四書註疏、周易贊義、尚書疏義、詩經刪義、周禮

註解、春秋修義、陝西通志與詩文集各若干卷。隆慶間、追贈副都御史、賜祭葬。先生門人最盛、有河州何永達字成章、自號拙菴、以歲貢爲淸豐縣丞、尋棄去、讀書講學、老而彌篤。壽九十有四。著春秋井鑑、林泉偶得、聖訓補註、井鑑續編諸書。先生嘗寄以詩云：楊柳灣頭撫七絃、故人零落似飛綿。河濱尚有鍾期在、青鳥音來動隔年。其見重如此。

馮從吾撰　《馮少墟集》卷二〇

前吏部侍郎燕泉先生何公孟春墓碑

顧　璘

嘉靖甲申、國家用今少傅張公孚敬等言、更議大禮、固一代典則。內閣楊公廷和等各持論不合。時二家附和者甚衆、非必自能深考極論以折衷禮制、甚者懷覬望圖、以國爲玩。唯吏部侍郎何公孟春前後三上疏、勸從初議、辭意明懇、實由其衷。聞得張或問十三條、即夕具疏、辯析尤盡。復借百官伏闕以請、且號泣于廷、豈蹇蹇匪躬、勿欺而犯者邪。　上怒奪俸一月、調南京工部、旋引疾歸。及明倫大典成、詔削籍。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也。天下愈重其賢。夫君子之事業、有所見於道則言之、不隱、有所得於道則行之、不懾。曰吾求忠國家、利生民、以無負所學而已。窮達顯晦、有天命存、吾何慮乎哉。斯道也、聖賢之所共由、而世俗之所不及知也。嗚呼、何公眞君子哉。旣沒之三年、璘以職事觀風于郴、拜其墓、未有碑。盡然傷之。曰、古者高行士皆有碑、況公大卿邪。屬其子仲方爲碑辭。乃叙曰、公字子元、先世廬陵人、遷于廣元、有爲郴統錄郴桂者、因家郴。至公曾祖義堅、爲合州同知。祖俊、雲南按察僉事。父說、刑部郎中。以公貴俱贈通議

大夫、吏部右侍郎。祖母廖、繼李、母李、俱贈淑人。公少穎異、稱奇童。長遊李文正公之門、文正嘗稱曰子當表吾楚。登弘治癸丑進士第、任兵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大司馬馬端肅公、劉忠簡公大見器重、皆無滯政。嘗使山陝清馬政、條目畢舉。還上五事、併劾撫臣不職、朝論韙之。爲河南參政、稱仁明。擢太僕少卿、究極馬政利害、兵部著爲例。　武宗朝嘗欲取馬價他用、公力言不可、竟止。晉正卿、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多所興革、詳見撫滇條約。討十八寨叛夷、立永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歲增賦若干石。陞蔭子、皆辭不受。召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尋改吏部、以引振人才爲己任、與喬太宰宇、林司寇俊、彭司馬澤、汪少宰俊同心謀議、時望治平焉。天性至孝、父卒、扶櫬舟還、遇颶風、人各奔免、公誓與櫬存亡、獨守不去、竟全。母病痰不能言、公色養必得其欲。嘗扶母避寇、臨急棄積以脫母。比還則積猶存、人以爲神庇。公辭充于貌、臨事敢言、人信其剛直。然仁厚檢約、著長者風。博究經史、雖曆數、兵法、皆精其學。詩文少騁壯驪、絡一歸於義理。所著書有餘冬序錄六十五卷、閒日分藏百卷、皆討論今古、參訂是非、爲學士矜式。政事所紀、則又有撫滇條約、軍中耳學、平夷錄、備荒書、愼刑書、奏議稿、通數十卷。註孔子家語、陶靖節集、易疑初筮、西涯擬古樂府、行于世。所居有泉、以燕來去時消長、故學者稱燕泉先生。子二、長仲方、已舉于鄉、有節操。次仲平、方力學向上。公以丙申年五月一日卒、春秋六十有三。葬永寧鄉祖墓兆內。嘗語方曰、吾於忠孝大節幸無失、雖以士禮葬、密邇先墓、奚憾哉。璘爲贊曰、烈烈何公、氣貫日星。靡言不直、別切國經。白刃可蹈、朱紱何榮。於道無枉、生順沒寧。孝德唯風、學澤唯海。敖之潤之、百世攸在。前作有基、後述無改。乃欝乃昌、於焉斯待。

《國朝獻徵錄》卷二六

南京工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燕泉何公孟春墓志銘

羅欽順

嘉靖甲申春、南京一二郎官疏請更議大禮、有旨、廷臣集議。何公子元時爲吏部左侍郎、前後疏三上、勸上從初議、甚懇。既而請更議者、條舉十三事以證其說、公偶得其草、即夕具疏、逐條辨析甚詳。既入、遂偕百官伏闕以請、久之未得命、則相與號泣于廷。　上

聞之震怒、下羣臣獄、罪謫有差、而李公俸一月、尋調南京工部。於是中外論薦、吏部會推、頻年不置、忌者常力沮之。丁亥春、引疾乞休、特准還鄉調理。明年六月、明倫大典成、俄降勑論坐公以鼓率朝臣伏闕喧衆、削職爲民。再踰年、都御史張公翰疏稱公有經濟才、不宜終廢、不報。丙申五月朔、竟以疾卒、距其生成化甲午、得年六十有三、而家居十年矣。有識相弔、皆爲天下惜之。公諱孟春、子元其字、別號燕泉。先世本吉廬陵人、由吉遷廣、在元爲都統鎮郴桂者、又自廣徙郴。傳至合州同知諱儀堅、公曾祖也。大父諱俊、雲南提學僉事。父諱說、刑部郎中。以公貴俱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大母廖、繼李、母李、俱贈淑人。公性稟超異、方數歲、聞人誦長篇、已即能覆誦。黎文僖公一見目爲奇童。長遊李文正之門、文正每携公所作以示同官曰、此吾楚後來之傑也。壬子、鄉舉第二人、連登進士第、將試翰林庶吉士、會丁父憂。丙辰、授兵部職方主事、鋒穎日見。歷陞員外郎、郎中。大司馬馬端肅公、劉東山公皆器重之。東山公每有大政及邊方急務、率與公商處、他司疑事亦咨決焉。及丁大父憂、去官。東山念之、如失左右手。嘗奉使山西查理馬政、繼往陝西、宦無所淆。巡撫大臣亦有被公論劾者。因列上五事、僉以爲當。俄丁繼大母憂、又丁母憂。壬申、擢河南左參政。其施設務在便民、嘗行部在鈞州、得公移、稱山東盜起、宜集民兵爲備。公以俗鬬未必審、農時不可失、持不行、既而果無警。時惟大梁一道免於騷動、公之力也。民有失婢者、得尸井中、無所歸罪、公稍加窮詰、即獲眞賊、府稱神明。入爲太僕少卿、民老幼相扶携、沿道扳戀、依依不忍釋、其得人心如此。在太僕上言馬政、究其本末、兵部取爲條例、奏行之。寺儲折馬價銀、本以備重大不虞之用、 武廟欲取給他費、公與同官力言不可、事竟寢。戊寅、由太僕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所興革尤多。事具撫滇條約。有厲民者、輒擊去之。十八寨蠻惡既稔、率兵徂征、斬獲餘萬計、民大悦。捷聞、賜勑奬勵。因改立永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賦入歲增若干石。論功陞廕子、皆辭。辛巳、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壬申、改吏部。公與喬白巖、林見素、彭幸菴、汪石潭諸公素相善、同時居位、謀議施設、多有助焉。無何、相繼引去。及諸公物

故、闓之未嘗不流泣也。天性至孝、父卒、扶櫬南還。至黄州、衡風飄舟下流二十餘里、抵觸石崖、舟中人皆奔走求免、公誓與櫬相存亡、頃刻不離、翌午方定。居喪哀毁骨立、弔者至不忍見聞。毋宜人病疫、弗良於言、公常意揣色候、凡致請必見領。一夕寇將至、亟負之入山、翼以二僕。僕戀所携積力命棄之、遂得脫。寇退而返、棄積尤存。撫長弟妹、婚嫁以時、所以資給之皆厚。貌癯神暢、勇於有爲。歷事三朝、多所建白、有人所不敢言者。伏闕時有老中貴識之、訝曰、是在先朝言事多矣、今尚爾邪。公正色曰、某始終惟是一節。雖以議禮忤　旨、然天下益亮其剛直云。自奉儉約、而仁於故舊、好士有誠、不樹私黨、雖素所愛有犯必懲、凡所至人皆畏服。於書無所不讀、參互考訂、博而能精、曆數兵法奇遁之術、皆臻其妙。詩文清麗豐蔚、一時作者多推讓之。所著有餘冬序錄六十五卷、闕目分義百卷、撫滇條約、軍中耳學、平夷錄、備荒書、恤刑賁、奏議及舊稿、通數十卷。孔子家語、賈傳新書、陶靖節集、易疑初筮、西涯擬古樂府、皆嘗爲之註解。

《國朝獻徵録》卷五三

南京右都御史何文定公瑭傳　張鹵

公諱瑭、字粹夫、世號爲栢齋先生。其先揚州如皋人、洪武初有忠一者、以總旗從大兵北定中原、歷河南懷慶衛編管。三傳至森、配劉氏、以成化甲午十月生公於武陟縣千秋鄉屯舍。公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以爲痴。七歲時入郡城、忽見彌勒佛塑像、乃抗言請去之、人皆大駭。　稍讀書、十九爲郡庠生、必期以聖賢之學爲學。嘗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未遠、而居又甚近、于此思所師法、學其謂何。故于一言一行必求聞于父老、力索于遺書、有得則欣然忘寢食而從之。弘治辛酉河南發解第一。壬戌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嘗爲闈試克己復禮爲仁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見侵於風寒暑濕者也、人能無爲邪氣所勝　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識者謂可與程明道顔子所好何學論相比。方成化以前、文章以懷麓堂爲宗匠、至是人頗厭其纖靡、而競爲復古之業。公曰、文章不逮古昔、固爲要切、而人心尤甚。乃獨務已舊所謂學、以要其必至。甲子、授編修。丙寅、毅皇帝踐祚、公因新政抗疏、乞復史職、不報。戊辰、同考會試。己巳、孝廟實錄成、晉修撰。時逆瑾竊

亦忽忽如夢。一日瓛贈川扇于諸翰林、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公獨長揖。瓛怒、亦不以贈。頃之、受贈者復相跪謝、公傍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瓛大怒、詰其姓名、公自前對曰、修撰何瑭。公知必不為瓛所容、乃累疏謝病、得致仕歸。庚午、瓛伏誅。辛未、復公原職。時四方盜起、公入朝獻時政論三篇、又為兵論五篇以貽執政、又疏請籍贓吏以杜禍原、皆議格不報。癸酉、以經筵觸犯忌諱、謫同知開州、為三比法以均賦役。督修黃陵岡堤、岍能使子來之衆、以日易月。晉東昌府同知、再乞歸。既歸、居城南別業八年、杜門卻掃、不接外事。壬午、　肅皇帝嗣位、起公為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以父憂不就。癸未、再起浙江提學。至則抹殺舉業捷徑華靡之習、務敦尚本實、士風丕變。未幾、晉南京太常少卿。　甘泉湛公為祭酒、杏東郭公為司業、公力與修明古大學之法。其贈杏東之言曰、古之君子何為而學也、以修齊治平而學也、則當務之急固在身如何而修、家如何而齊、國如何而治、天下如何而平。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焉者也。博學而審問焉、慎思而明辨焉、一旦卓有定見、則所謂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守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大學之道、如是而已矣。至究其本原為性命、形於著述為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之君子不察乎此、刻意詩文、則曰立言不朽、此豪傑之所以名當時而傳後世也。究心性命、則曰無極二五、窮神知化、此大儒之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至有偽起捷徑之學者、則又曰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此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噫、為是論者、皆天下豪傑之士也、吾豈敢謂其不然哉、特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又贈兵侍陳公有曰、嘉靖改元、石峯先生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明年改南京大理卿、又明年改南京兵侍、予於是有感焉。古稱才難、全才尤不易得。唐虞之際、命官九人、固皆極天下之選也。然而興禮典樂、掌教掌刑、皆久于其職、有終身不易者、豈非以其才性各有所長、職業各有所習、兼全之難故也。至于內總百揆、出總六師、土地山濬、無所不掌、惟禹益為然。全才之不易得如此。近日當道用人、司錢穀者未久復改之典刑獄、職風紀者未久復改之司民牧、計資遇缺而遷、初不問山所長

所習、無乃以全才待天下士乎。其意良厚矣、所慮塗
才不可多得、用違其長、則王良操弧、后羿執轡、非惟
無成、且以敗事。是故不可不深長思也。時人稱爲留
京兩篇文字。丁亥、晉本寺正卿、再晉南京工部右侍
郎。奏革神帛堂各宮監機戶夫匠、料銀歲省以數萬
計。改工部、未幾改戶部。時僉菴梁公爲大司徒、二公
一時氷孽清操[illegible]以廉頑立懦、官府舊習積弊皆
滌滌無餘。再改禮部、再謝病歸、遂爲終焉計。會御史
毛鳳韶等累疏乞留、謂斯人不可使一日去國、詔許
在京調理。又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竟不
復就。是時南有王陽明、北有許函谷、皆以理學名于
時、而公獨默如。日事二親、躬營菽水、率其家之子姓
及鄉閭後生以脩孝弟忠信、一介非義取與不入于
衡茅。雖其茅屋數間、僅蔽風雨、薄田百畝、聊供饘粥、
日與其父母妻孥怡然順適、若廣厦萬鍾、而不復知
世間之有榮貴也。兩執親喪、皆哀毀頓仆、若不能更
生。居常非涉日用躬行者、絕不形于言。門人有問太
極陰陽之說者、曰、只以伏羲八卦橫圖豎而觀之、則
易之所謂太極、動靜之所謂有常、更易簡可見、而周
子可無事於圖矣。有問律呂之說者、曰、只以舜典詩
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十二字而驗今俗樂之
詞曲、及唱詞曲時必吹竹彈絲相應、與夫宮尺上工
合四爲版眼之遺法以求之、至明白可見、而蔡氏可
無事於新書矣。有問一貫約禮之說者、曰、儒者未得
游夏之十一、而議論卽過顏曾、以聖賢心法爲初學
口耳、此道聽途說之最可惡者。門人婁樞、王西星嘗
請梓公文錄、公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
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
吾之所深懼也。故惟均役糧二論、家譜、家訓二篇、儒
學、醫學管見、皆切世務者、門人因得裒集之。有贊公
者曰、先生眞可謂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者。公曰、此後
世儒者輕世傲物之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
得。軒冕自是軒冕、如何銖視得。此何異於老莊芻狗
飄瓦。西星輩曰、如是、孔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浮雲在不義、不在富貴也。
家居十餘年、薦揚者二十餘疏。嘉靖二十二年九月
夜半、有星隕于郡城西、流光如晝。是夜公疾革、卒年
七十。訃聞、詔賜葬祭。隆慶初、詔言官舉先朝應得恤
典諸臣、鹵時叨諫恒、乃上章特爲公請給贈謚。　上

素重公名、乃特恩賜謚文定、贈禮部尚書、士林稱大快云。

《國朝獻徵録》卷六四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謚肅敏浚川先生王公廷相墓表

于慎行

于慎行曰、往正德末、河南王肅敏公爲東省學使、先君贈宗伯公垂髫居門下受知、及晚歲數稱述之也。日月滋遠、未嘗敢忘。今年商丘沈先生以書來言、浚川先生醇儒也、没五十六年矣、而墓無碑表、獨許文簡公志藏焉、奈何令世人見之。今者其孫嗣美來請、不佞惻然動心、介而見於左右。夫揚先正之休以成哲裔之志、請與吾子共之。行也謝不敏、三作而拜命。沈先生所著碑銘業詳其世、兹表其彰著者爲。先生諱廷相、字子衡、浚川別號也。其先自潞徙儀封、世有明德、聞於閭里。父贈官保公、增配一品夫人田氏、是生先生。先生風神秀穎、早著文聲。弘治乙卯、舉河南省試。壬戌第進士、選翰林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正德戊辰、以他故謫爲州判、稍遷知縣。復召爲御史、出按陝西。會鎮守太監廖鵬毒螫民吏、先生繩之以法、虜遂大恨。已而視學北畿、有兩中貴人關請、先生焚其書不應、兩人亦恨、未有以發也。而虜因上書構之、兩人從中主其奏、逮下制獄、又謫爲縣丞、稍遷知縣、同知、擢四川僉事、再遷山東副使、皆視學政。及嘉靖初、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左右布政使、旋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爲兵部左右侍郎、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三年、召爲左都御史、進兵部尚書、督十二團營、兼掌院事。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九年、加太子太保。 世宗出内府玉帶及廐馬賜之。曾祖考妣以下皆爵一品。先生之督營也、與翊國公郭勛共事。及歲辛丑、勛罪狀覺、 上欲逐法之、會其受脊勅後期、因逮下吏、而勅違司馬名、並罷先生。歸三年、以甲辰九月七日卒於里第、距生成化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得年七十有一。兩臺上書請卹、所司畏不盡請、蓁葬城東白村之兆。 穆廟登極、始用廷議、復先生故官、加贈少保、賜謚肅敏。守臣稱制臨祠、將作金錢治其兆域。吁、可謂哀榮禮備、久而彌光者與。先生居家孝友、處鄉婣睦、好脩古禮、奉身儉素、屏絶華侈。兩遭大戚、哀毀踰常、因若喪禮備纂、斟酌古今、定爲儀式、士大夫多遵用之。其立朝當官、壹務忠誠不欺、

奉公履正、國有大事、以身任之、利害毁誉無能動搖。再列臺諫、所建白糾虔皆關大計。出按陜西、脩明憲典、擊斷無諱。三爲學使、品隲公嚴、敎先行檢、齊督無蜀之士彬彬嚮服。其撫四川、咸信畢布、吏人畏懷。屬與盜遑、發兵討平、解散其黨、西徼以寧。勝驍四衛勇士隸在中涓、多竄市人名籍、幾至三萬。先生佐本兵、奉命清查、留五千餘人、盡裁其濫、禁旅肅然。南京內外守備多遣私人摧貨關津及進御用服食、大發船隻、積索道路、糜耗不貲。先生窮其根株、悉以錄兩聞、推、爲裁其多少、令與載相準。且請令守備內臣惟詰奸遏虐、以靖都輦、不得受民間訟牒、侵法司權。　世廟雅意釐革、所言輒聽。正德以來、中官盡廢、一旦剗除、先生之力多焉。其掌內臺、日夜講求憲綱、分條類奏班、諸御史奉以從事、罔敢踰繩、至今其籍在也。又嘗疏正會議之體、事有可否、各出所見、卽廷推大吏各舉所知、主者毋得專決。司馬舉江防大帥、嘗以贓敗、立上書爭之、竟格不用。晳理戎政、簡練士馬、脩明賞罰、將校無敢私役。兩察內吏、三計郡國、所贊襄爵陟、天下服其公。再疏薦何公塘、崔公銑、呂公柟、李公夢陽、薛公蕙諸人、皆一時名流、士論韙之。己亥、　車駕幸承天、先生疏留不允。以九卿扈蹕、道中數召問郡邑供頓狀、具以質對、多所省減。嘗和御製歌詩、甚見褒賞、及他所班賜尚方珍綺、不可勝計。　世廟知人善任、先生兼京普內臺且及三考、所倚信聽納、有加等列、中興之烈賴焉。先生記問該博、學術純正、於百家之籍無不洸酣、而不涉異敎。文辭詳贍古雅、可爲典刑。既罷官歸、閉門謝客、著述日富。以其餘暇與一二舊知嘯咏山林、無染世氛、遠近高其風規。所著家藏集十六種、世多有之。夫人劉氏、累封一品。子孫振振濟美、幾數十人、詳具碑志。

《國朝獻徵録》卷三九

柳州府同知伊先生伯熊墓志　袁袠

伊虛室先生者、吳人也、諱伯熊、字臣舉。其先海州沭陽人也。宋之南渡而遷于吳云。　高皇帝之初建金陵也、徙人實京師、故高祖彤者又繇土元入、封尚寶司少卿。高祖妣朱、封宜人。曾祖惲、曾祖妣侮。伯祖倪、舉進士、官工科給事中。祖漢、封南京刑部主事。祖妣顧、贈安人。繼陳、封安人。父汞、舉進士、歷官四川按察司僉事。妣蔣、封安人。僉事公之赴蜀、以道險、欲分蔣

夫人與仲子伯羔乘他舟、以防不測。先生年十三、對曰、死則同死耳、柰何分舟乎。遂同舟赴蜀。故金華潘公璋亦官蜀、試先生文、奇之、命其子少司馬希曾公同講習。弘治庚戌、歸南京。兩試儒士、不第、補應天府學生。故御史四明方公誌提學、考先生第一、命諸生爲經文。會擇諸生之明經者校文、而校易者三人、則先生與太常卿崑山方公鵬、少司寇太倉周公廣也。正德丁卯、中鄉試。戊辰會試、今大宰吳公一鵬同考校易、讀先生初二場文、奇之、列高選矣、而先生以逆瑾用事、非求官時、遂不終試。吳公索三場文、竟無有也。既而知先生名、深加歎惜、賦詩送歸、由是名益振。庚辰會試、不第、就選深州知州。富民滿存投刺請罪、存嘗獲罪前守、深人疑將爲前守復讐、而前守適移書言深人短長。先生謝曰、人之善惡、旬日異狀、能改過即良民也。對衆焚其書。深人始安。前守公務弗辦、府使下州督促、供張繁費、民不能堪。先生至、則懲其假令、完其稽緩、不旬日而辦、乃後州事不愆期而府吏不再來矣。於是節浮費、均徭役、招流民、辟荒萊、興贊校、正禮俗、而深以大治。深地銜文霸、逃劫肆掠、乃增城浚隍、簡士卒、教騎射、廣偵候。山東鑛賊作亂、焚張鐵鋪。先生以公事出、署事者驅民登城、賊未至而民先潰。先生歸、悉散遣之、倡勇敢、申保伍、期寇至則乘城。民便而盜亦戒、不敢犯境。州人張廷雄、于貴三子皆濟惡、武斷鄉曲、持官吏陰事、莫敢問。亡何、謀殺人、廷自當毆殺罪而匿其子乾于勢家。乃計捕其子、罪以謀殺、而羣飲殺人者則止坐一人。凡訟離一覽即洞情實、吏畏悚莫敢舞文、獄中常空。張某先以累坐死、察其寃、許以不死。時張乾在獄、約其反獄、某曰、伊公信人也、許我不死矣、忍負之以速死耶。凡經擬斷、囚自謂不寃、而上官亦無改擬者。諸上官有事畿內、若清厘稽倉、檢災覆獄、類承委先生、即事事當上官意、無弗下禮幣勞獎者。今　皇帝之入踐大統、駕出眞定。祁鄉縣與眞定要衝也。先生承檄攝事、平道路、理橋梁、飭行宮、深庖湢、上供軍糈、下至帷帟皿席、弗恪豫、事集而民弗擾。胡僧班丹泉竺奪民田萬、事敗、有力者爭佃之、乃歸其田于民而徵稅如故。勢家有侵民田者、丈量而歸之。癸未、將安人喪歸、深人遮道泣。服闋、改守祁州。祁去深百餘里耳、下車、深人咸來謁、絡繹于塗、三日無虛。日前守祁者多良吏、乃仍

其舊貫、益尚寬簡。山西鎮守太監張某族殺人、求援於張、張曰、知州豈冤人者耶。他縣令嘗誤入人、先生承委覆決、其無理取勝者謂人曰、伊公不可欺。遂以實首。夫能使中官不敢以私謁、而慹情者吐實、此豈猥猥俗吏瑣瑣者能之耶。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忠信之感人也。其他宥輕刑、故如此類者尤衆。北方力役繁、三歲一易、乃即役之難易、家之富貧而審均之、正其冊籍、役吏歛戢。民間養官馬者日困、則爲教以孳牧之術、嚴其殿最之令、而民稍蘇矣。訟牒嘖者、多令入穀、爲歛散賑貸之法。徵賦則民皆先期納、不笞一人。禱旱捕蝗、必躬必誠、而旱蝗亦不爲災。野蠶成繭、令請以聞、則抑之。李得山四世同居、爲請于上官、榮以章服、每造廬存問焉。陳泰有粟二千石、畧倣義倉、以千石振歉之不足、則請致鄉飲。鄉大夫之貪而有守者、加禮而周之。在祁三年、遷廣西柳州府同知。去之日、祁人遮道泣、猶漂人也。柳道遠多瘴、以病致仕歸。歸則習服氣養生之術、然竟以此卒。將卒、不亂、語子大生曰、吾得正斃者矣、夫何言。莞然、吾死、爾必儉用而下人。先生學有根源、著易義四卷、行于學者、從辨多名士。

《國朝獻徵錄》卷一〇一

校記

①衷：據《明文海》卷四四九當作「哀」。

明儒碑傳集卷三十六

陸深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儼山陸公行狀

曾祖諱德衡、曾祖妣章氏。祖諱璘、字廷美、義授承事郎、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祖妣尤氏、贈淑人。考諱平、字以和、義授散官、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前妣瞿氏、贈淑人、妣吳氏、初贈孺人、加贈淑人。公諱深、字子淵、姓陸氏、學者稱爲儼山先生。陸自漢晉以來爲三吳著姓。元季有諱子順者、居華亭之馬橋鎮。子曰餘慶、實公高祖、在　國初時隱居不仕。有里人遇害無主名、坐鄰保失援、例當編戍。慮掛名戎籍爲子孫累、因躍江自沉。其遺孤德衡纔五齡耳、既穉且孤、家事中落、稍長遷居上海洋涇之原、勤於藝植、業稍復振。長子諱璿、號筠松、崇德秉禮、爲鄉閭師表、有司鄉飲聘爲大賓。生丈夫子五人、其仲諱平、號竹坡、公之考也。孝友長厚、克紹世德。初娶于瞿、瞿亡、繼娶吳淑人、婦道母儀、著聞邦邑、人謂必生賢子。一夕忽夢海潮迅湧、有童子浮水以小朱盒盛冠帶排戶而入、翌日誕公、人以爲祥。公生而穎敏異常、三四歲即警悟如成人。筠松翁恒撫之曰、是兒腰圍不凡、他日紆金相也。六歲就外傅、教以古詩詞、過耳輒能成誦。筠松翁嘗讌集、客見室隅設鼓、因戲云、擊鼓點成紅芍藥。公即抗聲應曰、枯針綉出白荼蘼。座客驚喜、呼爲小友。甫成童、即洞究經史、文辭警銳、一時老學爲之斂遜。弘治甲寅冬、錦娶公之從女弟、彌月歸寧、筠松翁喜甚、命錦與公款談竟日、因泛論古今詩文。公曰、近觀東坡詩、殊與唐人不類、餘可知已。雖謂之宋無詩、未爲不可也。錦益嘆服、乃賀翁曰、翁有孫若伯舅、愚何足重耶。乙卯、臺試提學御史林公瑭得公文奇愛之、首送邑庠補弟子員。丙辰春三月、筠松翁疾革、呼諸孫屬後事、乃就榻探數十金授公曰、汝必顯吾門閥、以此資汝燈燭之費。公泣辭不得、轉奉竹坡公焉。戊午、臺試尤爲提學御史方公誌所器許。雖秋闈小躓、而才名日益藉甚。辛酉科缺提學、屬巡按御史袁公經考選、公文第一、首送應試。是科尚書海石王公華、太傅野亭劉文肅公忠爲主考、得公初場經義、即曰此可

以冠場矣。及得五策、野亭益喜、謂海石曰、此必天下士無疑矣。取冠多士。榜出、士論翕然稱爲得人。壬戌會試禮部、偶以經義不合、抱璞而歸、卒業于南雍。時尚書楓山章文懿公懋爲祭酒、太宰羅公欽順爲司業、試公學政策一道、公答幾萬言、酌古準今、皆精確可行。二公擊節、以公輔期之。時少師邃菴楊公一清爲南太常、公慕其風猷、特及門受業。邃菴曰、子材識閎遠、文學華邁、異日當追踪古人、吾不足學也。乙丑再試禮部、時侍郎東白張公元禎、少師石齋楊公廷和主試事。公卷出、尚書北渥傅文毅公珪經房薦名第九、廷試第二甲第八人、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讀中秘書。公入館、手不釋卷、館閣校試恒居首列。時太師勝菴劉文靖公健、太師西涯李文正公東陽、太傅木齋謝文正公遷在內閣、嘗試夫子天縱論、文靖置公第一。及旅謝、文靖謂公曰、賢作雖佳、於我意猶有未盡。如賜也聞一知二、回也聞一知十、各有限量、夫子天縱則無復限量矣。公亦深服其言。丁卯春二月、吉士當授職、內閣覆試、公復在優列、授翰林院編修。踰年、丁吳淑人憂、喪祭不以佛老、爲禮士林稱焉。時逆瑾亂政、托名擴充政務、諸館職悉改部秩、公得南京精膳主事、以居憂未赴。庚午秋八月、瑾伏誅、乃還舊職。是冬、上 康壽太皇太后、 慈壽皇太后徽號、 賜百官 誥敕。明年、公服闋還 朝、援例陳乞、獲給 敕命、封竹坡公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贈吳氏爲孺人。壬申夏四月、推補 經筵展書官。閏五月、 上御殿發冊寶、命充副使、偕正使武平伯陳公熹封 淮王於江右之饒州。 王雅重公名、饋贈優渥、公峻却、一無所染。歸舟抵杭、痰疾忽作、因疏請回籍療治、歸則杜門江東里第、罕入城市、及門受業者甚衆。丙子、疾愈、以竹坡公年耄、雅不欲行。竹坡公强之曰、兒當及時自効、移孝爲忠、毋徒以我爲念也。公不得已、乃入 朝供職、留妻子侍養。丁丑春二月、禮部會試、奉 命充同考官、如少師桂州夏公言、狀元舒公芬、固安王御史正宗、博興顧知府鐸、登州浦御史鋐、彭城馬御史津、青神余編修承勛、皆公所取、後並爲名臣。初定魁元時、主考太保靳文僖公貴持數優卷授公品裁、公閱一卷、閎博逸羣、薦爲榜首。及拆封、乃南海白山倫公以訓、狀元文敘之子也。士論甚愜。戊寅、奉

館命入內書堂訓中官肄習、多所成就。秋八月、陞國子監司業。公精于書學、嘗博搜六書義旨、并歷代名家書法、作書輯。己卯夏六月、寧庶人反于南昌、 武廟親征、敕百官慎留務。公適署篆、惡典簿不職、即時奏黜、六館肅然。有當道子犯監規、下繩愆廳、戒之、當道頗不悅。公貽書略云、今 聖駕南征、百務宜慎。古人謂法行自上始、明公爲 天子六卿、正宜容庶僚之守法、豈以子弟之故、欲師長之廢法哉。當道悚然謝焉。庚辰正月、 武廟巡邊、郊祀踰期、公以京堂例凡六省牲于 南郊、分獻風雲雷雨壇、賦詩紀事、有南郊祀錄。學士洞野廖公道南時在舉子列、素歆公名、執經受業。及會場試畢、公索所試文讀之、笑曰、富麗閎博、足以冠場、但恐有純雅者壓君一頭地耳。及放榜、今吏侍龍湖張公治第一、廖果第二、咸服公神識。十一月、駕還、有銀牌綺段之賜。辛巳春三月、聞竹坡公訃、哀慟幾絕、毀悴骨立、杖而後起、扶疾歸理喪事。以是冬十有二月葬竹坡于祖塋。時祖塋祠宇未建、典章未備、筠松翁諸孫十餘人多饒裕、公不以相煩、勉力傾橐、獨任其事。癸未服闋、公以餘哀未忘、

兼之疢疾頻作、乃馳疏繳納孝字勘合、因請假就家療疾。尋獲小愈、日與詩友徜徉林泉花石間。又於居第北隅葺土築五岡、望之儼然真山也、遂號儼山。登臨嘯咏、真若與世相忘者焉。未幾、遂菴楊公、少保西樵方公獻夫、右都御史靜齋陳公鳳梧交薦於 朝。戊子春二月、特 詔徵公、以備講讀。途中所作有戊航雜紀。未至國門、 詔進國子監祭酒。公懲近時玩縱之弊、乃嚴設科條、戒諸生慎飭繩檢、季試必宿公廨、閱卷秉燭達旦、面諭優劣、一時士類感奮、後多知名。如孫編修陞、潘參議徽、馮御史彬、左太卿傑、沈給事謐、薛僉事甲、王郎中健、朱進士木、皆公所器賞者也。秋八月丁祭、先期疏言、祀典莫重於太學、今 文廟之祭、暑氣方隆、犧牲不無變動、殊非馨香潔清之義。傳曰伐冰之家、謂古者卿大夫喪祭猶得用冰、況 天子之所祭、 先師之所享乎。乞 敕該部考求冰鑑之義、以爲復古之兆。奉 旨允行、遂著爲令。是月、充經筵講官。初講尚書旅獒篇、終以慎德服遠爲獻。冬十月、復講孟子王使人瞯夫子一章、反覆論繹、謂堯舜與人同耳。 陛下以天縱之聖、匹休堯舜、

不啻反掌已也。詞義忠懇、 上並嘉納。是月、賜京堂明倫大典、公與焉。己丑春正月、 上祀天地與南郊、充分獻官。時監生撥歷者多挾權貴請囑、覬求越次。公曰、 國家養賢莫重於太學、有志者正宜安分讀書、以需後用。使以速去爲幸、則視太學爲不足遊也。且躁競之風從茲而始、豈 國家養士之意乎。乃立畫一之法、僥倖者無所容、力士服其公。三月、進講孟子伊尹以割烹要湯一節。故事、講章先送內閣詳定。時太傅桂文襄公蕚初入閣、改竄講章、多非公本旨。公於 文華殿講畢、即面 奏云、今日講章義理多未決洽、非臣原構、今後合無容臣等各陳愚見。 陛下堯舜之主、故敢昧死上聞。時 天顏甚霽、奉 允旨而歸。自以經筵面 奏非故事、因上疏謝罪、略曰、 陛下臨御、千古所無之聖也。 經筵面 奏、百年所無之典也。臣敢以百年所無之典、奉瀆千古所無之聖、冒昧之罪、竟復何逃。奉 聖旨、爾昨面奏講章未當、處朕聽未真、特以允奏。今聞講章不欲內閣閱看、此係舊規、不必更改。如爾果有所見、當別具奏聞、何必專以此爲。既認罪、罷。公詣 闕謝 恩、歸

而嘆曰、際遇如此、雖捐軀何惜。遂抗疏、爲陳愚見、以裨 聖學、畢凡千餘言。大略云、臣子啓沃之誠、不過 經筵頃刻耳。若講章悉出內閣之意、而講官不過口宣之、此於義理深有未安、而交孚相感之道遠矣。使講官之言得盡達於 上、則天下之事有公卿行之而不能盡、臺諫知之而不敢言、百司庶府預之而不敢達者、皆得依經比義、條列類陳、然後聰明日啓、而萬機之得失、四海之休戚、靡不洞達於 聖心矣、豈復有壅蔽之患哉。疏下吏部參詳、得 旨降級調外、左遷延平府同知。有司欲爲公給關文以行、公曰、吾得罪外譴、當惶懼省衍、敢復勤公移煩郵傳以大行色哉。亟買舟遄發。道過士大夫多不知者。途中所作有南遷日紀。八月抵任、職專清戎、時刑侍東洲屠公僑爲守、謂公講幄重臣、不宜煩以猥務、欲委之他官。公曰、人臣事君、自公卿以至末屬、各有職業、顧効忠宜力有不及耳、敢以內外崇卑爲意哉。日取簿書綿閱、鈎稽奸蠹、若素閑者。且以延平道學淵藪、詮集龜山楊公時、豫章羅公從彥、延平李公侗三公要語、名道南三書、以嘉惠閩士。時所著有南遷稿。甫三月

陞山西按察副使、總理學政。適有　晉府舊樂工馬某者、昔爲　晉恭王所喜、且挾厚貲求以孫其爲儀賓、　王爲奏行禮部、給符從良、許其成婚、復以他孫某試補郡庠生。諸生謂優伶子不厠名教、具呈前提學黜之、馬遂　奏言、既已從良連姻王國、何獨入學校不可乎。事下本道、久不決、馬復訴於巡按趙公鏜、趙以屬公。公閱前後文移、乃判曰、馬某雖係從良、但從之云者、必有所從來。況君子小人之澤、須五世而斬。馬既年代未遠、則祖孫之間、氣類猶在、寧可學校缺一人、豈宜以一人玷學校。事遂寢。士類喜躍、唯大忤趙意。既而徧歷郡邑、程校學業、每品第高下、必面指瑕疵、使之省悟。禁絕險恠、雖諸生有文學優贍考居前列者、猶以奇僻責之、士皆悅服。至平定、觀浮山遺蹟、世傳女媧煉石補天處也、公作記辯之、謂洪濛開創之始、所謂補天者、蓋開物成務以裁成輔相云耳、豈有以煉石補天者哉。論者謂發前人所未發。公暇選歷科會試程文刻之臬司、爲士子準式、晉陽文體爲之一變。如郭檢討鋆、李給事念、甄給事成德、張御史棣、李郎中愈、潘參議高、吳僉事嘉會、魏進士希相、張進士淑、厲、楊進士思忠、董舉人裔、皆公之所簡拔也。時所著有河汾燕閒錄、陽曲生員劉鏜痛父爲縣尹笞死、愬于巡按趙公。趙先入尹言、痛杖劉生、褫其衣冠、下之獄。公曰、父死非命、人子不共戴天、爲人師長、握風紀、可坐視其冤抑乎。入院辯之、趙語乖謬。公卽上疏劾趙、謂祖宗立法、內外臺得互相糾劾。今趙某挾巡按之權、曲蔽屬官、毀辱學校、凌轢外臺、擅播威福、乞　正其罪。趙聞之、亦劾公以自解。並下都察院覆請、遣官會勘。公與趙各暫還籍。公先嘗博采古今緒論、作同異錄、每篇附以己見、擬以進　呈。會趙事不果、歸途所著有停驂錄。或言部院恒右內臺、宜遣人當道曰、其事毋爲人所機穽也。公曰、公論在人心、法度在君相、士大夫行已在爲之自我、何如耳、利害得失非所計也。是歲、作史通會要。繼聞勘官給事中董公進第、御史王公道已至晉陽、公卽衝寒就道、抵平定、聽理。二勘官詳究始末、具得情實、以　聞、得旨趙謫外任、公復職。壬辰夏四月、歸自平定、所著有續停驂錄。九月、推補浙江按察副使、仍理學政。時浙中文尚奇僻、公出教禁之、士亦酬公素望、

踴躍從令、鈎棘之體一洗而空。數月、陞江西布政司右參政署掌司事。有死犯數十年不決者、公平反之、獲脫死籍者凡數十人、爭像公以祀。是歲作豫章雜抄所紀多　國朝遺事。又數月遷陝西布政司右布政使、道轉四川左使。乙未夏五月抵保寧、適苦旱災、公易服却輿、率諸屬禱之、頃刻霖雨如注、遠近霑足。至成都視事、憫其凋瘵、百事務從仁恕、唯法制所在則不敢失尺寸。見藩庫弊甚、公曰、百費仰給于此、今破壞不葺、將來之費不可言矣。鳩工改建、迄今賴焉。所著有蜀都雜抄、平胡錄、多　國初事蹟。丙申歲、威茂諸夷倡亂、　朝廷命將征剿。公移文于副總兵何公卿曰、西番自古以來不能爲中國大患、而亦不能不爲中國患也、要在羈縻之而已。羈縻之術、行賞爲先、用兵次之。姑自我　朝論之、以　國初兵力之强重、以御史大夫丁玉才略之偉、非不能草薙而禽獮之。卒集酋長給以銀顆、俾各守地、至今番人藏以爲寶。是雖丁大夫威惠入人之深、終亦歸於行賞而已。今爲撫剿之說者、不知果有合於事宜否也。又自四川言之、芒部蒙撒皆土夷也。芒部已叛、則剿之而改爲鎮雄府、烏撒雖有兵端、亦但撫之而已。今西番自有部落、自成風土、比與土夷尚覊聲教者不同、將欲剿之則不能盡、將欲撫之則不可終、故爲中國計者、必以備禦爲上策。伺其犯邊則誅之、因其款塞則賞之。賞之者、非盡賞、賞其款附者也。誅之者、非盡誅、誅其犯順者也。若思爲擴土開邊之策、生事喜功、以僥倖於萬一、則啓釁構怨、孰任其咎。麾下熟知番情、忠勇素著、當儕之古名將之列。今撫按移文詳議、請條具事宜、以憑轉達。訪得深溝一寨、據圖觀脉、起自西番、迤邐而來、至於深溝地、面方始落下、壁立斬絕、約高三十餘里、我難仰攻、彼可下據。彼在內而我在外。譬之城堡、可以內守、不可外戰。縱一時攻破、竊恐不可有也。有之恐不可守、守之恐不可久。若悉併財力、建爲城堡、西番暫且遠避、俟我功成、不過百餘人守之而已。狼子野心、乘間復發。倘一旦驅其醜類、殺虜殆盡、如近日貴州凱口之事、則地方之責又將誰任。昔人謂幽州之地、曹翰可取、孰可守也。竊意此地宜空之、使彼不得竊居、我不必蹈險、則架梁裝塘之擾可免、華夷之界自明、上不至損　國威、下不至釀邊釁矣。

聞者甚偉其議。公復悉力調度、兵食餼給、衷患遂平。捷聞、公有白金文綺之賜。未幾建昌行都司地震、兩晝夜傾毀公私室廬若干、死者不可勝計。況饑饉特甚、公力主議發官銀賑之、全活甚衆。侍郎方塘潘公鑑、巡按御史和峰鄒公堯臣、玉洲陸公琳交章舉薦。冬十一月、擢光祿寺卿。是歲所作有知命集、又集古詩自石鼓文迄于陶靖節諸作、名曰詩準。丁酉正月、自蜀啓行、　蜀王遣承奉致彩幣銀器爲贐、公悉辭之。蜀吏民感戀泣送者傾城焉。光祿供億繁浩、況有中貴共事、尤難裁抑。公涖事旬月、積蠹盡掃、都人傳誦、謂近所未有。會國子缺祭酒、當道以光祿煩劇、欲改公太常卿、掌監事。公辭曰、某無似、居外垂十年、茲獲內召、　聖恩大矣、敢憚煩乎。席未煖而遽遷、非所望也。且其以國子得罪、今復冒爲之、能無厚顏乎。戊戌春二月、內閣特疏薦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領修　玉牒。是月充　廷試讀卷官。事竟扈　駕天壽山、謁　諸陵。夏四月、奉　敕撰泗洲　祖陵碑文。秋九月、復扈　駕天壽山。冬十月、奉　敕撰　太神冊表。十一月冬至、　郊廟禮成、　賜百官　誥

敕、公以三品贈祖考鈞松翁、考竹坡公俱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祖妣尤氏、妣吳氏、俱淑人。是月、仍扈　駕天壽山。己亥春正月、以立　皇太子恩蔭子楫爲國子生。是月、　駕幸承天府謁顯陵、扈從諸司各設行署、仍發永樂間行在印章給之、皆　上所親定、尤注意翰林、問公何官、內閣以公所居官對、　御筆抹去侍讀二字、改行在翰林院學士、掌印。時內閣會吏部愼選宮僚、改公詹事府詹事、仍以行院學士扈從至彰德、　制令三品以上照例肩輿。三月至承天、入　龍飛殿陪祀　社稷山川、復從　上謁　陵、行大享禮、皆有白金之賜。夏四月回　鑾、內閣屬公草謝表。五月、辭行在學士。往返所著有扈蹕南征稿。秋七月、當六載考察之期、京堂四品以上例當自陳。公疏略曰、臣叨塵甲第、幸歷三朝、久厠縉紳、年踰六十。晩際　聖明、召還侍從。班聯講幄、誠無補於格心。職首宮僚、學有媿於輔導。兼以衰殘之質、益增尸素之愆。首宜罷黜、無過於臣。奉　温旨留用、不允所辭。秋九月、扈　駕天壽山、還以二代貤蒙　恩贈、尚仍舊銜、且前母未霑　恩典、乃援例上請。其略曰、

伏蒙　聖恩追封錫廕、旬日之間、兩遭殊典。而
官僚高選、尤爲奇逢、清銜美秩、正人子思以薦之
祖考而不可得者也。臣前毋瞿氏、係臣父結髮、獨
未霑恩、臣之心不安、臣父之心不安、雖臣母之心
恐亦有所未安也。竊念太常卿與詹事俱正三品、
前毋與毋俱臣父敵體之倫、設若有靈、豈能無望。
乞照侍講學士蔡昂、尚書唐龍、周期雍等事例、俯
遂微臣一念私情。　上咸允之。于是鈞松竹坡俱
改贈詹事兼學士、瞿氏追贈淑人。　國朝封例不
及前毋、唯大臣特恩獲封、迄公不過數人、蓋異數
也。冬十月、　上祀　玄極寶殿及　奉先殿、公與
陪祀、賜脯醢酒菓品物。庚子春正月、言官建議、欲
以先　朝尚書薛文靖公瑄從祀孔子、　上命文
學侍從諸臣各上議。公疏略曰、世儒之講從祀者、
多責備於著述之文、而於道德之實若在所後。臣
以爲聖人之道本末一貫、謨訓功烈、以時而出、初
無意必於其間。其在後儒、不得不與時而升降。七
十子速肖聖道、故宜祀。秦火之後、諸經師口授秘
藏、有傳道之功、宜祀。魏晉以降、佛老並興、故排斥
異端、有衛道之功、宜祀。隋唐以後、聖學榛蕪、專門
訓釋、有明道之功、宜祀。程朱以來、學者趨於章句
口耳之末、故躬行實踐、有體道之功、亦宜祀。本
朝以理學爲宗、實自瑄始。其反躬實踐、復性存誠、
亦足以救末世支離之弊。必欲鋪張一王之大典、
以表章理學之有人、羽翼聖門、風厲末學、則從祀
之選、非瑄不可。疏上、有儒臣議不合、事遂寢。二月、
　上開講筵、公充　經筵日講官、兼講大學衍義。
三月、以日講賜扇。夏四月、賜炙鵝果餅、此蓋優遇
日講異數也。自是賜無虛月。時忽有颶風之變、
詔京堂四品以上自陳。公疏略曰、臣才綿力薄、展
布未能、叨亨　國恩、每懷慚懼。尸素之人、唯臣爲
甚。徒以感戀　聖恩、未即陳乞、殊昧止足之義、物
理靈典、俱屬有妨。況今氣血兩衰、痰火間作、報效
之心雖在、而驅策實不能前。首宜罷免、無過於臣。
有　旨留用、公不敢復辭。公以詩學發科、平生博
綜衆說、參酌異同、作詩微若干卷。是歲書成。辛丑
春元旦、大雪、公與諸詞臣進瑞雪頌、　上覽而嘉
焉。是月三載考績、吏部題覆、奉　旨復職。二月、禮
部會試、　內閣推公及侍讀學士水南張公袞爲
主考。　上以尚書托齋溫公仁和易之。公適苦痰

疾方憂文衡之勞聞 命喜慰。三月 廷試充讀卷官分閱二十一卷中多名士。夏四月、九廟災、上甚悚惕、 詔百官修省。公憂懼彌甚、又得家報、二孫連殤、愈鬱鬱不樂、去志益决。乃上疏略曰、殷憂啓 聖變不虛生。仰惟 皇上聖敬大孝感格皇穹、蓋有素矣。而災變若此、非臣等奉職無狀所致耶。如在一芥草茅、叨塵侍從、食祿有年、曾無寸補、尸素之愆、又 皇天所宜震怒者也。倘蒙聖恩不加斧鉞之誅、將臣放歸田里、別選忠勤、以爲格天之助、臣亦少延殘喘、歌咏太平之盛矣。疏上、得 旨致仕。五月、 陛辭。七月抵家、謝遣人事、理江東舊館居焉。公文翰冠絕一代、人獲片言一字、珍如異寶。四方徵文乞書者、履滿戶外、公多以疾辭。間有辭謝不得者、亦强爲應酬、然亦不勝其煩矣。公之在館閣也、常祿外復以纂修給酒食費、三載幾四百金。公語其子楫曰、吾自科第起晉四十年、秋毫皆 帝力也。重膺 簡命、同修秘史、太官所給、敢素餐耶。當爲鄉邑間作一義事、消此餘祿、庶可逭吾內媿耳。因浦口有適河、限南北、人艱於來往、乃傾貲市石、復捐租千石、以益工費、特建三環橋通行、邑人便之。以竹坡公小宗不特立廟、至是曰、吾叨祖宗厚庇、致位三品、恩霑累世、禮有以貴爲宗者、不按古制建特廟、非所以彰先德、榮世秩也。於是闢址居第之傍、適鄰有鬻地者、因倍值償之。江東舊有蘆洲別業、環百餘畝、忽慨然僦工築堤數里、闢爲良田幾百畝、畝費幾二十石。或曰、畝直不過數石、徒濫費何爲。公曰、是非爾所知也。昔吳康齋先生以處士被召辭還、 英廟賜路費五十金、歸以募工墾山田、僅得四畝。人哂其失計、康齋曰、其欲爲天地間增田數畝、以爲開物計、豈暇他較哉。予不惜費闢蘆洲爲良田、亦是此意、正不必屑屑計直爲田舍翁事也。聞者始而疑、終歎服焉。巡按御史雲川舒公汀、岐麓周公亮、巡撫都御史夏公邦謨、繼相舉薦、且時望文屬、咸謂旦夕間 召命至矣。公獨若不聞、日坐東堂、讀諸子書、因參酌經史疑義、作傳疑錄。秋八月、忽感瘧疾、留西莊月餘、始愈、然覺脾弱、飲食損矣。至甲辰二月、脾胃寒泄、肌肉漸鑠。公心憂之、呼楫語之曰、吾疾殆不可爲。汝四舉子而未育、奈何。吾覩標姪淳愨、其子必佳、可育其季子、以兆汝嗣。命名曰猻、遂

延門下學詩士馮君選訓焉。五月、巡按御史楊公時泰提學御史栽菴楊公宜復交薦之、部院諸老各抗章列薦。公得邸報、感然曰、徒負知己。時胃寒久不愈、有言燕脯可療者、試之頓成血枯虛閉。猶欲集古隱逸事作山居經方手錄數行、會疾劇不果。六月朔日、移臥西莊。時錦之內子恭人卒、慮公悲傷、秘不敢以聞。既月餘矣、家人誤言及之、公撫牀慟曰、我筠松翁以純德昌後、孫男女二十餘、發祥於吾兩人、今至此、豈先澤將竭、欲並收以去耶。言與淚俱下。因就榻中仰書數字遺錦、致慰錦晨誦數四、哽咽不能成聲。嗚呼、可勝悼哉。楫晝夜侍湯藥、衣不解帶、數郡名醫無不延致、然皆寡驗。公曰、天也、吾長負　國恩、媿無以報、勿更乞　恩與、以重吾咎。猶臥讀　國朝名臣錄以遣日、聞[illegible][illegible]楊南峯先生所著松籌堂集在黃甥良玉所、因作短刺索觀書松籌堂集取來廿七日凡九字、遂爲絕筆。至是飲食輒吐、痰涎數壬盂墨汁、而膚削怠甚。公曰、禮貴正寢、當速歸可也。其夜風月清朗、[illegible][illegible]扶輿而歸、時乃七月十有八日。先一夕、當夜分、[illegible]、家人忽見大星隕庭中、光芒異常。公聞之曰、此吾去兆也、當速具後事。醫家亦謂翻胃症至此無容措手矣。二十三日寅刻、忽曰、今日陰陽家所忌、吾尚須明後日乎。因索衾歛具一觀之曰、是已足矣、毋違禮以厚殉我也。又曰、往在館閣、嘗蒙　聖明溫旨褒以忠敬、未嘗敢一日忘、可勒作金書二字、標以　聖諭扁之中堂、傳示子孫、以識榮遇。家廟已飭材肇工、惜未及建、亟爲我成之、縱九淵敢忘吾　君父言訖泣下。諸弟姪環候榻前、徐囑之曰、門祚衰、風俗薄、各宜勗德懋善、以延世脈。吾目瞑矣。復呼楫夫婦與女之夫婦環跪榻前、各語以檢身保業之道。又爲諸女甥處分婚禮、神爽清明、無纖毫憒狀。二十五日漏下四鼓、見楫秉燭蹲于榻傍、顏容毀變、厲聲曰、君子不以死傷生、汝宜勉力自愛、以襄大事、可徒自滅性乎。昧爽、問天已明未、須臾、翛然而逝。嗚呼、公間世偉人、天不憖遺、豈非斯文之不幸耶。先是壬辰歲、公夢以疾屬纊、及明賦詩云、世間萬事閱教眞、一死偏饒未到身。昨夜一場春夢破、今朝已是再生人。癸卯夏四月、復夢如前、而加詳明、復賦詩云、千緣萬刼俱經過、獨有人間死未曾。昨夜分明春夢裏、一場搬弄偶人棚。

及是而驗、蓋數之前定云。公生丁酉秋八月十日、享年六十有八。配梅氏、初封孺人、加封淑人、壼德閨儀爲姻族楷範。一子、卽楫、自邑庠廩膳生廕入成均、博學古行、蔚有時名。一女、贅太學生瞿學召。公長身玉立、神采英毅、望之若天人、然溫不可犯。然性度軒豁、接物明坦、不錄細過、咸樂親之。性至孝、事父母先意承志、恒恐不及。四時祀享、未嘗不哀戚盡禮。遇諸昆弟暨群從子姪、懇懇然導之爲善。或有小失、則委曲掩覆、諷其悔悟。稍涉非義、卽閉目搖手、不與相聞、以是族人多知畏。於書無所不讀、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不觀。故其胸中浩瀚汪洋、學者質疑問難、愈叩而愈不見其窮也。其辨析義理、細入幽微、無不出人意表。爲文章渾雄典贍、成一家言。頗厭近時文體之陋、恒語學者曰、文字當各寫胸次、如江河之潤、日月之光、乃可言文。若規規然摸描彷襲作者、果如是乎。遇艱澀之詞、輒曰此換字減字文也、棄去不視。尤長於紀事、落筆千百言、馳驟頓挫、無一冗詞泛語。賦詩則渲寫性情、不事雕琢。初喜盛唐、中年以後冲澹閒適、駸駸漢魏矣。楫裒次詩文集百有餘卷、皆鑿鑿可傳。書學極其精妙。　國初吾松多以書學名天下、文已絶響、公近奮起、遂凌蹴前人而處其上。今太常卿張公電以書學際遇、寔出公所指授。識者謂公趙文敏後一人、非設詞也。平生慕李鄴侯、韓魏公、程伯子、邵康節之爲人、其材器志識、端亦相類。每與客品隲古今、商確經史、掀髯抵掌、竟日不休。尤善料億大事、往往奇中。敭歷外中、多所經涉、文章禮樂之外、如刑名錢穀甲兵之類、靡不精練。況其宦轍所至幾半天下、四方山川險易、風土異宜、皆所洞徹、故其視天下事若不足爲。然臨事而懼、敬愼詳審、不啻臨深履薄、以是動有殊績、無絲髮遺憾。聞人一藝之善、喜爲延譽。於功名利鈍之際、處之裕如。當時門生故舊相繼當軸、一無所附麗。嘗曰、人生出處進退確有定數、不自重而覬望於人、祇自辱耳。謝政之日、浩然曰、今日始息肩矣。顧尚負　國恩、當日率妻孥焚香祝　聖壽耳、更何爲哉。自筮仕登　朝、聞先達嘉言、卽書紳銘座、期體之身心。尤喜談　國朝典故及前輩風烈、每舉一事、必首尾該貫、委曲周詳、能使聽者躍然如身處其時而目覩其事。聲色貨利無所嬰情、唯法書

名畫、商彝周鼎、則時供鑒賞、用爲博古之助。名位顯重而布衣之交、雖一飯必欲共之、扶危賑乏、數而不厭。交際則非義之饋、一芥不取。居官守法、屹如山嶽、不可轉移。恒曰、 祖宗法制所以綱維萬世、安忍以一人之私而壞萬世之規乎。雖其至戚與所甚愛、欲丐少徇不可得也。嘗沉劇時、聞有北來人、猶數數問北虜消息、其愛 國之念垂絕不忘如此。太卿穆文簡公孔暉嘗品當世人物、謂公才識性度酷類東坡。少保胡端敏公世寧謂公曰、公交游遍海內、吾獨真知之。文章行業殆今之歐陽公也。尚書霍文敏公韜每對 朝士曰、方今縉紳豪傑屈指不數人、陸子淵其一也。禮侍少湖徐公階嘗謂吾松先達如張莊簡公之政事、錢文通公之風猷、張莊懿公之器量、顧文僖公之才望、二沈學士之書翰、皆一代名流、儼山公殆兼而有之。至於問學之宏博、詞賦之精工、直當與先 朝宋文憲、李文正相爭衡。聞者以爲知言。嗚呼、公文學勳德顯于 朝廷、簡注于 聖主、表範于天下、保身完名、慶鍾賢嗣、謂之間世偉人、非耶。 皇上軫念 講筵舊學、貴終 恩典必將超越常格、褒崇寵錫、固自足以致不朽矣。楫又欲銘諸隧道以爲後地、茲以新原肇啓、卜葬有期、乃奉公遺命、屬以事狀。錦於公有兄弟之誼、夙少同庠校、壯歲同朝、晚同歸老林下、頗爲知公。第衰耄荒落、不足以發公盛德之萬一。適楫脩公年譜初成、事詳且核、謹掇其大端、編次如右、用以請于當世之文章鉅公、以備采擇。掛漏之罪、其敢逭哉。

唐錦撰 《龍江集》卷一二

明儒碑傳集卷三十七

李中　陳琛　崔銑　施儒

明故通議大夫總督南京糧儲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谷平李先生行狀

昔孔子沒，門弟子無所歸，欽師有若。當是時，非賴曾子數言其事，固未止也。夫因言而止，亦必因言而遷，其於是非之微，固非斬然辨也，明矣。彼皆親炙聖人，而終身其迹肖亦且七十，不可謂不衆也，而易惑猶若此，況其遠者哉！自孔門至宋，儒得數人矣。自宋以後，其言愈明，其實愈晦。於極晦之餘，有能得其立言之旨，雖未計其所至淺深，要之皆可追逐駕於諸子，豈虛語哉！夫學至不易矣，而端緒之別，又且什百而千萬，於什百千萬之中，歷世既遠，幸一人焉，有志者聞之，其不切思審問，求其傳述，採其紀載，固非情也。今世之於宋儒，宋儒之於孔門，槩可見矣。後之視今，豈異昔哉！故谷平先生之行，無問巨細，洪先必究終始次第言之，要亦有待其人焉。謹按：先生姓李氏，諱中，字子庸，吉水谷平里人也。李氏居谷平久而繁，世爲著姓。宋有諱次魚者，以道鳴，南軒、晦翁善之，學者尊爲復齋先生。又幾世爲先生高祖沂泳，沂泳生復泰，復泰生俯肅，俯肅生崇道，號坦翁，是生先生。先生貴，自坦翁二世俱贈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參政，配羅氏、歐陽氏，俱贈淑人。先生生有異質，不假訓習而穎悟絶人。在襁褓，歐陽淑人撫之曰：「汝繼舅氏業乎？」蓋歐陽出文忠公後，其父西原先生有道者也。五六歲未識書，解爲聲偶，數試之不能窮。八歲讀書，忘寢食，大父嘆曰：「是兒必昌吾家。」然自高祖以下，世敦行誼，無厚貲。會淑人亡，東脩不常繼。弘治壬子，年十四，始授尚書學，舉子業。明年，從坦翁如郡城，道出周文襄公墓下，聞行事，心慕之。丁巳，受學玉齋楊先生之門。玉齋先生名珠，里之諶溪人，歐陽淑人母舅也。其學自傳註遡濂洛，能躬理道，不苟榮勢，貧老

暫而無子，横經授徒，未嘗見戚容。出其門者，以解釋考據為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也。晚得先生與語，喜曰，吾甥女固未亡乎。盡以其學授之，且謂曰，吾言本之明道，明道其醇者也，而吾未嘗輕語人，驗其資皆不足多也。聖人與人何異，亦為之而已矣，子勉之。夫財利者人所至欲，而易以迷，動意於此，不可以語道。吾嘗有言，金用火試，人用財試，未有役於財而強於義者，子勉之。先生自是慨然有志聖賢之學。戊午，遊遂江，為子弟師。明年冬，坦翁攜如楚，寓景陵，景陵多師之。辛酉，訪大父寓舍，如隨州。是時大司馬李公士修初為州守，見其文異之，薦為州學增廣生。明年議婚，又明年，年二十有六，張淑人始來歸，然猶不能市書。一日見一峯先生集，手錄歸，嘆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始獨居遇大雪，食且盡，室無烟火，誦書不輟，忘其饑寒在身也。比為州學生，月廩矣，復分以給鄉之窶人，窶人異之，聞於隨，愈益敬憚。先生故不假辭色，即州守子弟來學，意不合，不能少留，以

是行黨私語不名，而指所居里稱為白石先生。正德丁卯，舉湖廣鄉試第二人。甲戌，賜進士出身，高等，楊少師一清為吏部，將舉臺諫，數召試不往。六月，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是時武宗皇帝縱西僧出入禁內，宦官用事居中，先生憂之，上疏切諫。疏有曰，今日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敝，天變於上，地變於下，此道之不明不行，陛下之心惑於異端故也。其他指斥忌諱，辭氣激壯，疏入，武宗大怒，人人危之。先生虀坐飽食，待罪從容，以當道救解得免。踰月，忽出內降謫通衢驛丞。縉紳嗟曰，先生辭言職矣，顧以言去，宜常情哉。爭為詩歌之。乙亥，奉坦翁之通衢，闢愛梅亭，讀易其中。戊寅病，移長樂學宮。新建伯王公守仁鎮贛州，檄先生與王公思議軍事。己卯三月至贛，而宸濠方謀不軌，時論煽搖。王公問計，先生豫策其敗，引古為證，力贊其決，變作，王

公邀以助。已平居不屑自叙，語莫得聞。濠既平，返通衢。辛巳，今上即位，有詔叙復，未行。壬午，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八月，監鄉試。事多仰成。部下有訴鄉貴人奪民田，鄉貴人方恃寵，多畏憚之，聞監司受訴，求質語甚厲。先生不與辨。無何，竟還民田。張都御史某鎮梧州，家人自鄉挾商販來，爲巡檢所詰，張將罪之。先生嘆曰：「逢人怒以奪官，焉用法爲。」不聽判，張心銜之，以他故上疏論劾，爲朝中所理不行。癸未春，陞廣西布政司左參議。其夏，陞廣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先生憫俗學支離，喪失眞性，凡教一本於身，不事言語。嘗曰：「聖書所載，迪正道，崇正學，此吾職也。」又曰：「感于此，應于彼，不行而至，自有以潛奪汙俗，興起善心，誠之不可揜固如此。」於是擇諸生聚處五經書院，五日登堂講說，數悉自晨至暮不休，人多嚮之。甲申夏，以繼母某氏憂歸，諸生追送，有泣下者。丁亥，起復，補前職。廣西人士聞者交賀。己丑，陞浙江布政司右參政，督糧儲，除催科苛令。辛卯夏，陞廣東按察使。八月，監鄉試。九月，監武舉。十月，以坦翁憂歸。往，先生官廣浙，必奉坦翁行，曲盡娛樂。是年再強入廣，不聽。訃至，即日就途，不復候謁同官，以賻金至，盡卻之。乙未，起復，陞廣東右布政使。巡按御史戴某用法峻刻，欲罷南海、番禺吏六十人，先生驗無實，面直戴。戴不樂，且曰：「是六十人者，寧無枉法意耶？」先生面發赤曰：「法者治其太甚者也，以意罪人，何以救過？且不聞有故入律耶？」徑趨出。戴既懟怒，會曹參議卒于官，都御史以婚故，令賻千金。先生曰：「不能。還鄉者，法得賻，曾也，何待賻？即賻，豈必千金也。」竟賻以法。同官請益，不可。都御史面語，又不可。而故事平大盜，布政必具宴犒諸司，藉以賂者數十百金。先生舉宴不以賂，都御史愈怒，故拒宴，嘗先生。先生既無所謝，而前宴金亦不復償。於是與戴交誣，坐不稱職，當罷。朝中顧謂都御史而直先生，爲疏解曰：「李某素著廉節，復有才望，第不能俯仰，爲衆所嫉，應留用以責後效。」蓋霍公渭厓筆也。而時宰中復以先生無關說，爲

慢已。竟請四川布政司右叅政，督糧儲。始先生在廣東聞彈章，欣然且歸，荅同官書曰：「此事於余無損益，但恐仕者以余爲懲，則薄俗日流于苟媚，世道何賴？獨此不忘情耳。」及是之罰，無怦怦狀。丁酉，至官數月，乃具疏乞休。人有問者，復之曰：「士君子行止自有孔門家法，不可苟焉自小也。所謂家法，吾心天理是也。進退遲速，莫非天理之流行。叅以毫髮意氣，不免爲過高之病，皆私也。」同官力沮，乃止。明年，告之撫巡，不允。己亥，明堂禮成，得推恩三世，先生以爲方切感恩，未可言私。其夏，假入賀歸，道陞浙江按察使，未上，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庚子春，至歷下，始謁學廟，見車馬取道屏外，先生瞿然曰：「是不可徒行耶？」命徹之。曲阜三氏學生舊無廩，建議增給，曰：「使東土人知天子敬學，庶其興乎？」是年大歉，蝗蝻且起，餓者流離道路。先生會計郡縣不足，取泰山祠金以待賑，乃命流民捕蝗與穀，與蝻穀倍蝗數。又慮盜賊將熾，下令曰：「官軍非郡縣得調，緩急全恃民兵。

今應募多白丁游食，不識弓矢，萬一何計？」其限郡縣募驍勇，籍記練之。河南關繼先，黠盜也，能散金帛得死力，嘗被擒，鉗鎖加三木守衛之，其黨竟穴地入獄脫去，不能得，遂流劫燕、趙、韓、魏間數十年，無敢當者。至是由燕入青，先生部下設法擒之，而燕之撫臣攘以爲功，先生不辨。其他訟獄細務，責成所司，不欲侵職，務存大體。辛丑，陞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往時運艘泊江，轉搬既爲市民所紿，而官稽程期，鮮不得罪。先生乃令自水門入庾，次又撥監視者，無先放衙，無使庾人侵羨，病諸役者，人皆便之。壬寅十月，偶得痰疾，而是時先生爲僉御史所誣。當調僉御史者嘗按四川，疏先生之賢于朝，及是恐不德。已而公卿中又多懷忌，以故其誣得行。是日晨起將出，忽端坐而逝，十一月九日也。距生成化戊戌十月一日，年止六十有五。而張淑人先卒十有五年。子男四人，女一人。長元生，戊子舉人；次紹生，縣諸生；女適縣諸生楊浩，皆淑人出。次寅生、庚生，俱縣諸生，出側

室楊氏。孫男五人，長太學生曾，次縣諸生春，次兆華，次兆宗，兆龍。孫女三人，皆幼。嘉靖癸卯十二月二十三日，元生等奉柩葬桐江赤石潭某山，遷張淑人合窆焉。先生氣剛而豪，貌莊重，聲吐震厲，對客終日危坐，身不傾倚。步趨如有循，手容張拱，望之嚴不可犯，然意態安舒，不甚求異。言有可採，雖田夫孺子，皆得曲盡其情。意有不存，雖王公大人，未嘗輒阿所好。每默坐問荅，注目傾聽，隨言剖析，億逆比昵之態不少藏蓄。平生於物價低昂，事情微曖，曾不經意。至當大事，決大疑，聞大謗，衆人牽係於利害得失，噤而不敢發者，灑然脫卸，若江河百折東下而不可回。蓋其性成然也。是以平生雖極窮苦，而出納之間，校量不形。自入仕至按察副使，十餘年，俸入不足以供朝夕。居憂嘗留門人飯，貸米乏薪，至爨浴器。日暮矣，竟不及飯而別。起復，見時宰，無一帕以為贄。終其身官且顯，而田廬居室敗壁腐椽，雞豚苙不蔽風雨，然竟不知支一木覆一瓦為子孫計。其與致齋曠

若處九層之臺，俯萬有而享百珍也。蓋先生早年聞玉齋先生之言，即以聖賢為必可至，以學為必不可已，涔涵操習之久，失復困頓之頻，於是性命一委於斯道，而無一毫常情俗見參雜其中。惟其不知不恤，不見是而無悶，故懲創履蹈，必極其茂實，信其可信，闕其可疑，故辨難往復，必極其精研，早悟高明，則以何思何慮為標凖，而未嘗冒古昔之訓以為門戶，晚循漸次，則以知及仁守為難能，而未嘗矯世人之弊以為高奇。嘗述程子之言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由是觀之，先生之學雖受之玉齋，至其主張斯道，以求仁為主本，以閑邪為入手，以直任天命流行，無事安排，而心中洞然，四無畔岸為實際，則其植立擴充，濯磨究竟，豈一朝夕之故哉。雖其一時嫌忤，萋斐橫生，而燕居閒言，不一致辨，家庭族黨或有不悅，而出入接見，曾不加損。至於日侍左右，不善觸機，則又沉默渾淪，畧無強聒。此其積累之厚，蘊藉之深，即謂之間世一遇，猶未足

以喻其難也。如是而視其泯沒、不為撰述以傳于世、而待乎其人。嗚呼、將非自絕於先生哉。洪先不肖、自丙戌歲與王龜年、周子恭輩始趨門牆、得聞緒論、躬行不逮、實負儀刑、尚冀來者可追、期之末路、而天不憖遺、遽爾痛割、悲夫。先生祭王齋文曰、斯文未墜、先覺在茲。竊圖晚境、以報夙知。是在先生猶有未已者也、況於門人小子哉。諸孤俾撰至行、得效管窺、不愧冥愚、輒加詮次。先生晚年好易、不尚語言、諸所著述、竟未筆札、應酬感述咸寓道機、手澤所存、謹各輯錄、總為疏草二十有八、日錄三百餘條、書問三十有三、詩與文一百六十有五、藏諸其家、并示來者。

羅洪先撰 《念菴文集》卷一三

陳紫峯志 張岳

正德丁丑、天下士群試於禮部、將揭曉、易考官尹編修襄持一卷語總考大學士靳公、以為造詣精深、出舉業蹊徑之外、宜置首選。公為反覆數遍、曰、信然、必出陳白沙門下、不然則蔡虛齋、他人不能為此。然竟以程式格之、置次本經、比拆號、乃虛齋門下高第弟子紫峯陳先生琛也。是時先生傳虛齋之學已有聲、諸考官皆伏尹公為知人、而先生聲譽一旦愈暴顯、士大夫無貴賤小大稱學者必曰陳紫峯云。釋褐後數月、授刑部山西司主事、以母老乞改南都、得戶部雲南司、已復調考功吏部、又以母老乞歸養。戊子、大臣有薦先生有用之學不宜在散地、下詔徵用、辭。又一年、即家拜貴州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俄改江西、皆力辭。由是每有文學清署擬議用人、必念及先生、而知其必以親老辭、竟不果用。始虛齋先生以深微踐履之學教人、及門之士率常數百人、能得其言語者有矣、未有得其精微、或能并精微之意傳之者。其於反躬履踐、又未能如其所言、至出處去就大節、其能悉合於義、無愧師門者益鮮矣。先生資稟明邁、閉門獨學、不苟同於人、時輩未甚識也。虛齋一見其文字、以為絕倫、亟詣所館、屈行輩與為禮。先生辭焉、

遂以師禮事虚齋。其爲學先得大旨，宏潤流轉，初若不由階序，而其工夫細密，意味悠長，遠非一經專門之士所能企及。其淵源承受之功，不可誣也。始入仕郎，署刑户二曹，人或疑先生儒者，刑名財穀非其所長。先生涖官勤謹，夙夜弗少懈。其在户部，嘗督船税淮安，嚴水閘啓閉之禁，以革私弊。小舟穫不由閘，從傍渠往來者，悉弛其征，人大稱便。而漕院之撫淮安者，徼欲有所干撓，先生移辨甚力，曰：「正額不虧，而多取贏以爲功，吾不忍爲也。」其人愧屈。考功居閑無事，益得肆力於學問。學者造門請業，日踵至，淺深高下，各就所長告之，皆有以自得也。會上兩宫徽號，例得封贈。先生曰：「吾持此歸，足以慰吾母矣。」於是乞終養。既歸，足跡不入城府，不通達貴人書問。即所居旁闢一室，朝夕偃仰其間，静觀天地萬物消息之變，以及世之興衰治亂、世態之炎凉向背，或適然發笑，或喟然太息。先生不以告人，人亦莫能測也。其興趣所至，時或縱行田野間，與農夫野叟譚叙風俗舊故，桑麻節候，爲樂。發爲詩歌，往往自在脱灑，超乎浮埃之外。其論事是非得失，侃侃不阿，與人交，藹然可親，愈久而愈不可厭。其出處大節及爲人如此。虚齋既没，所謂無愧師門者，先生一人而已。歸養若干年，太夫人以壽考終。先生年幾六十矣，執喪如禮。後十一年，先生亦終。士大夫聞之，識與不識，咸爲太息。有司爲祀於學宫。嗚呼，先生既有以自信，無待於外，則官資之久近崇卑，事爲大小，俱不足言。余獨記其督税一事，見儒者之用小試如此，設不退而爲親，必進而有爲於世，其事功可勝述哉。所著有四書易經淺説、文集若干，傳於學者。先生字思獻，紫峯其號。先居在晉江青陽山①，於元延祐間始遷涵江。曾祖保，祖福，考體成，皆有隱德。至先生貴，乃贈考承德郎、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母吴氏封太安人。生成化丁酉十月十六日，卒嘉靖乙巳閏正月二十六日，年六十九。配王氏，封安人。鄉進士一曜，先生宣妹。一曜亦虚齋先生高第弟子。子男三：長敦履，娶張氏；

次敦艮、娶潘氏。次敦孫、娶曾太守仲魁女。女二、謝道夫、柯華新其婿也。孫男三、長復、次徠、次未名。女三。敦履以公遺命、將以戊申冬十月某日祔葬於秀林山承德公兆酉山卯向。先期來徵銘。余與先生同年進士、先生改官南部也、余方為行人、祖餞崇文門外。先生臨別告曰、北風雨雪之詩、吾兄得無意乎。余不能自決、俄南巡事譁、余繫杖瀕死、以是有愧先生。銘曰、

道宗先覺、學異專門。精詣洞觀、貫於本原。鐘鼎非豐、菽水非貧、求仁而得、時哉屈伸。一卧廿年、衆望方殷。天不慭哲、遽爾乘雲。涵江紫帽、流峙高深。英爽飛沉、千古來今。體魄所藏、山曰秀林。父母在茲、式慰孝心。

《明文海》卷四四

陳紫峯先生傳　蘇濬

自虚齋蔡先生以理學起家、一時執經之朋、門外屨常滿。而所最推轂者、莫如紫峯陳先生云。余聞之故老曰、蔡先生陽噓甘酎、飲人以和、其氣象似程伯子。陳先生鞭駕風霆、其氣象似邵堯夫。至其尋繹六經、步趨鄒曾、闢榛莽而引之周道、則先生之於虚齋也、猶虚齋之於考亭也。先生名琛、字思獻。自為諸生時、已厭薄一切、鑽研聖學。常自題曰、發憤三年、須是不爐不扇、把持一敬、莫教媿影媿衾。蓋其志也。初遊季木齋之門、虚齋見其文嗟異之。先生以師禮請、虚齋曰、子吾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先生固請、因師焉。虚齋曰、吾與人語直憤憤耳、適與思獻語、輒心開也、且足以發吾道南哉。會虚齋督學江右、延先生訓二子。先生時以所得證之虚齋、而旋以所聞者謀若子諸所鼓說、淺而使之深、深而敷之淺、險而安、常而偉、約能不遺、肆能不亂、若倒萬源注之萬壑也。其言曰、理一也、人所見殊耳。苟一旦豁然、則剛風上轉不為高、南極下入不為深、茫茫載地不為大、涓涓穿石不為小、屈伸往來不為微、榮悴開落不為顯、四海九州不為遠、閨門袵席不為近、聖賢制禮作樂不為精、童

子灑掃應對不爲粗、陸象山之主靜不爲禪、朱晦翁之分析不爲支、周濂溪授太極於二程不爲輕淺、天棋、二程不授太極於諸子不爲自孤道統。蓋太極渾然、何所不具、而吾人耳目心思有所不得、則繫分也。先生自江右歸、日以經學訓郡人士。所著有正學編、四書淺說、易經通典、先生顧謂諸弟子曰、余所談未盡管中見、必相從塵埃外、細論顏子之所謂彌高彌堅者、而後至也、余將忘言矣。庚午年舉於鄉、丁丑年成進士、時編修尹公襄得先生文、大奇之、以語學士靳公、靳公曰、是固醇儒、必蔡虛齋、陳白沙門下士。已而知其爲先生、則翕然稱得人云。先生釋褐、授比部主政。比部務故簡、先生謂古人不以仕廢學、剖決紛瑣之暇、必卽律例、前書史而時出其意於法律拘束之外、則日與同舍郎說經學、旁及今古、而時時有所規益、冠帶之族、靡不願交驩先生者。先生顧念母氏春秋高、請於朝曰、臣母寡居、年踰七十、時光薄暮、衰病侵尋、定省疏曠、無一時而不起憂思。南北睽違、有終年而不聞信息、臣之處此、實難爲情。乞調南曹、以便迎養。遂得請調南度支郎、司淮安關事。時關吏多撓錐刀、牟倍稱之息、先生盡弛諸禁、以通滯財、當道者欲有沮格、先生遺書曰、論王道則鈔關可無設、洿池網罟、仁者不爲也、奈何欲多取贏餘爲功。其人媿屈。已而轉南銓部郎。銓部多暇、則益大肆力於學問。學者摳衣踵至、淺深高下、各就所長告之、令人人意得。會上兩宮徽號、例得封。先生曰、是足慰吾親矣。遂移疾歸、歸則不入城市、不通達官貴人書。時獨坐一室中、高之無垠、遠之太始、微之於喝、祖之蝡動、以及盛衰開闔、得失炎涼之態、或適然笑、或喟然太息。先生不以告人、人亦莫測也。或興所至、縱行山水間、與田父野叟問節候、話桑麻以爲娛。每佐風月、延一葦、持一樽二簋、與一二朋儕惟然道故、而時時出金石聲、詠而觴、觴而復詠、漏下不休也。僕人曰、雞既鳴矣。先生曰、今日雞鳴、明日雞又鳴。其達如此。先生故無町畦、然遇大是非利害、則殫力

爭之。如陂與水利、修涂築堤、凡可惠甿黎者、侃侃如也。而郡邑諸大夫欲覯先生、不可得、則以得先生一言爲重。會當道者薦先生碩儒、不宜置丘壑、即家拜貴州學憲。未及行、調江右學憲。先生竟以親老不就徵、第時摘園中蔬、採江上蘋、昕夕侍已著、以爲此足自老矣。亡何而太安人終、先生年幾六十、猶依依孺慕云。今世稱先生者、謂先生浴沂風詠似曾點、醉北牕自謂羲皇上人似陶元亮、不知先生之學以孝弟爲宗旨、以宇宙爲襟懷、而天機圓徹、觸處洞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從容乎不夷不惠之間、其所得深矣。所謂虚齋之後惟先生一人者非與。先生詩文若干卷、瀟灑有致、出於天機、而余所最愛者、静巷詩云、大道自圓融、稍偏便作病。仰看鳥雲飛、俯察魚川泳。俯仰物何多、一一關吾性。文公祠堂記云、千流萬派、同歸於海、手舞足蹈於焚青繼晷之餘、嗒爾忘言於千言萬語之外。味斯語也、可與恒心揭管、剪綵雕龍者同日道耶。先生坳而海潮不至者三日。外史蘇濬曰、孔子至老而讀韋編、乃孟氏獨稱善用易、豈以章句哉。易首乾、乾首初、其繇曰潛龍勿用。釋之曰龍德而隱。夫隱者非伏其身而不出也、非與世相違也、入於深潛、徹於微隱、獨往獨來、莫窺其際耳。先生以無用爲用而不可知其用、殆所謂潛龍者耶。吾鄉韋編之學舉宗先生、余謂先生不惟善明易、且善用易。

《明文海》卷三九八

按察司僉事陳紫峰先生琛傳　王慎中

嗚呼、士敝於場屋之業而固陋浮淺、梏其心膂、專一經以自業、茫然皓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繩尺之文、又烏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華末生、拊尋以敝。自虚齋蔡先生出、乃始融釋群疑、張主新意、推明理性、於字析句議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夫所謂聖人之學者。其駢拇於條畫、枝指於解訓、要以詳夫場屋之業、而其意則進乎此矣。虚齋之學方須士猶鮮能習其傳、而紫峰陳先生生稍後、自以其意爲前儒文公朱氏之學、未嘗闕虚齋之說也。一日、虚齋得其文於

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盧齋瞿然曰、吾乃得此人爲友足矣、不敢爲之師也。於是先生乃介李公稟學於盧齋。盧齋曰、吾所爲發憤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於是講爲師弟子、盧齋得先生而其學益尊、盖盧齋有託於先生、而先生無所待於盧齋也。先生之書布於四方、家而有之、學者治經求通於朱氏、微先生之書、如瞽者失相、從易無炭、倀倀然不知所如往。士之專精自名所業以授生徒者、往往爲書、其卑者望先生之外藩而不見其門、其高者不能以有加也。故其爲書矜名立號、何啻千百、皆滅沒蔽塞、小行而不廣、暫誦而輒廢。惟先生之書、焯乎昭布、大行而久存、雖與世相弊可也。今書肆所板四書淺説、易經通典是也。嗚呼、可謂盛矣。先生姓陳、名琛、字思獻、别號紫峰、學者稱爲紫峰先生。正德丁丑進士、始授刑部主事、乞爲南京戶部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請告家居。就家起爲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僉事、皆督學政、並辭不赴。考功、督學皆美官、假令徊翔不去、與牽挽而出、又當有美於是者。穹階峻秩、當世有用人之柄者急欲得先生畀之、以自詭得賢之名。先生乃勇退而堅卧、無幾微遲回顧望意、世竟不得而榮之。盖爲毋太安人之養也、篤於天性而不見有可懷之爵祿。由其大以推其細、則先生之學著於書者、非苟能爲言而已也。家居却掃一室、俯仰其間、察見消長於草木葩卉榮悴開落之際、景象委蛇、與物共得、一枝一葉、睒映闌檻、人所同視、而先生茂對之趣獨遠矣。時放於山硎水涯、漁樵相問、或寅緣原隰、農圃滞談、彼各自爲話言、先生觀取感倡、默有所樂、不問其解否也。絶跡公門、監司郡邑諸大夫冀睹其面爲快、注意傾下、先生拆簡相報、或報以一緘而已、亦不盡報也。其有報不報、惟意所到、不視名勢崇劣、禮數隆汙爲度量也。由先生之大推之、既無可懷之爵祿、又烏有可羨之勢利、可畏之毀譽。而舒心綽形以遊於世、宜其浩然自適、而一無所累也。先生在仕不久、事功無所表見。爲刑部好在生人、不喜於得情。爲戶部讓於利、避不以自汙。此皆砥行植節之士所能、不足以論先生之大也。昔由、求言志、千乘之國、方六七十里之邦、自謀其用、所以使民有勇而能足者、可計歲而見效、何其確也。若夫及春而制袷、與六七童子、五六成人爲侶、望沂而浴、見雩而風、此何

爲者、然孔子喟然而深與者、乃不在彼而在此、其意可知也。以先生之高、使與曾點並時而生、同門而學、則鏗然舍瑟之對、曾點必不異撰於先生。而喟然之嘆、先生宜越由、求而見賞矣。始丁丑榜得士、吾郡最有名、給事史笱江公于光、僉事林次崖公希元、中丞張淨峰公岳、與先生並以經學爲海内巨工。②張公尤號爲閎博而傑於文、給事公淡於仕進、與先生同趣好、滯一官以卒。僉事公喜事功、蹶躓於世、迭起迭仆、卒無所就。中丞公方擴融顯、事功爲　時絶出。③然林公悔其顛躓、張公亦以酬俗成務爲多憂、而恨道之難行、未嘗不高先生之決而慕其清也。④先生之書、其天趣極詣、神機妙契、在於言語文義之外而已。至於語文義之所存、字謹其訓、句詳其義、顓名一門、粥粥然如恐涉他足而誤塗徑、固與治場屋者設爲如是耳。其超然心會、離去形跡、而遺忘物累、庶幾所謂不枝葉於道而全其真者。由是以推先生之大、然則論先生者不徒有考於其書、而讀其書者、尚當有以求先生也與。⑤

《國朝獻徵録》卷八六

南京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崔文敏公銑傳

郭　朴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參政陞之子也。資禀穎敏、誦覽絶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諸名士秦偉、馬理、呂柟、寇天叙、馬卿、張士隆相友、約明經修行、毋慕高虛、毋溺訓詁、其志毅然以洙泗爲師。弘治十八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校修　敬皇實録。同考會試、宰執託私其子、銑拒之。逆瑾竊政、銑見瑾不屈、瑾怒、欲加以罪。其黨張綵曰、北方惟此人倡占作挂、抑之不可。實録成、瑾矯　旨以練達政務爲名、出翰林諸臣於外、銑調南京稽勳主事。益約名流講評經史。瑾誅、召還職。時輔臣以文藝能絡縉紳、漸成風致、銑上書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强兵、毋事瑣末、懇懇千餘言、時論韙之。經筵進講、以擇相輔德納誨、去讒頑、戒逸豫爲勸。時權倖錢寧輩在側、大銜之。九年考績、陞侍讀、以疾告歸、作後渠書屋、董耕授徒、意泊如也。　世宗即位、起修　武廟實録、仍充經筵講官、擢南京國子祭酒。銑開誠心、崇正義、闡經學、正文體、獎雋彦、懲遊惰。日衣冠坐講堂、諸生朝夕問難、響答不倦。且周貧佚老、問疾賻喪、士林大悅。甲申、議大禮、有欲引銑爲助者、銑恥於黨附、拒絶之、乃抗疏勸

上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自分必得罪，已報致仕歸。閉居前書逗上，折衷群言，遠近從學者衆。銑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論學曰：古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聖賢之道如日月，五星點綴，求異而不求其所謂與否，祇以抗名譁世而已，非昧其心與。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刷良能而不挈，非竊儒與。論前書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日誦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耳。家居十六年，杜門著書，日坐不貳軒，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翼經之文不閱。朝臣多引薦者，愈自晦約。或勸通問當道，曰有義命。已亥，皇太子立，慎選官僚，起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銑未至也，衆想望風采。比至，咨政講學無虛日。尋轉南禮部右侍郎。都御史王暐言句容朱家巷爲 帝祖鄉，宜表揚。銑當覈實，乃執議曰：皇明興王之基，失實爲罔，墳址荒唐，莫可憑據。事乃寢。明年秋入賀 聖節。冬，遘家疾作，遂請致仕。欲纘士翼，解春秋註孟子，刪定宋元史，病劇不克。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文敏。銑端嚴伉爽，言動有矩，無世依阿態，鄉人擬之程伊川。平居手不釋卷，對客談古今事，評議經史，駁正前人，陂見咸有確論。初年陋葵文之習，抗志古昔，自唐以後弗屑也。翰林職業，閒望奕起，其文流傳海內，稱爲宗工。壯歲志在行聖人之道以濟天下，閒居日久，則思著書明道，以傳來世。所著有松窗寤言、中庸凡、大學全文、政議、士翼、讀易餘言、祕志逗詞及刪定二程遺書、中說、孝、晦菴文抄、文苑春秋諸書，行於世。學者共爲後渠先生云。

《國朝獻徵録》卷三七

廣東按察司副使施公儒墓志銘　張元

余大父艮軒公舉弘治甲子鄉試，則南村公同舉鄉試。舉正德辛未進士，比對制，則西亭公同對制。一日侍大父，道西亭公慷慨奇偉，所至輒著稱爲賢豪，然再出再不究用，以歸，未必盡命也。持辨阿佩規矩，益自古易爲容矣。嘉靖丁酉，余承乏泉州推官，同官唐通判澤，潮人也。公故兵備其地，唐語余，公以陳給事獄持法忤新貴人去。先是，惡少航海者持鴿鳥之東島夷，獲二十金，即訛言番嗜鴿鳥，甚可射利，數百群聚奔走乾沒，有以貲產易一鴿，契成拇讓與之不色

齐、郡廢耕織本業、若狂焉。公即斥言此鳥妖不可長、
特嚴禁捕、三廉首事數十人、盡贖之法、閲若干月而
定。其時微公、且將有他變。勤官府甲兵、即勤未必勝
也。公諱儒、字聘之、别號西亭、浙之歸安人也。以尚書
舉浙江丁卯鄉試、明年舉會試。時逆閹瑾方竊權柄、
播弄人事、號正直者多遭斥逐編戍之禍、乃托疾歸
教授吳門。與太僕都公穆、京兆祝公允明、翰林文公
徵明友善、結社賦詩、有以自樂也。瑾誅之明年、爲正
德辛未、入奉廷對、得賜進士出身。七月、授山西道監
察御史。是時　武廟春秋鼎盛、無他恙、會乾清宮災、
求直言、公手疏弭災事目、拳拳以建儲爲言、非人臣
敢擬議者。不報。癸酉、巡山海關。甲戌、改巡應天。初、山
海關西自密雲傳馬蘭營、至關千里而遥、地逼近北
虜、爲要害。既承平久、無烽火之警、兵將偷惰、宴然不
虞、而貂璫怙勢爲重、稍侵牟之。又御史前後持節至、
不能一歲二三巡、其守關用部使者、以職守有專、不
得與民事、皆不便。公至、先以軍所疾苦權貴人章某
如法從事、乃振紀綱、料兵食、去墨吏、部内肅然。及請
于朝、添設兵備副使若僉事一員、與參將共事、俾民
皆得統一便。　上從之。事竣得代、趨應天之命。應天

都歸安、公乃便道省母程太夫人已、視事如前山海
時。職吏若豪猾踰檢者、素憚公嚴重、不敢犯。公亦務
廉實、不發摘自神異、得體。會有都城門卒故出入權
貴、法當遣戍、權貴請之、不聽、反論奏公、有旨逮治下
詔獄、羅織備至、竟無他左驗。以微罪奪職、得還侍太
夫人、躬奉養三年。既疾病、湯藥喪事皆公所自盡。公
少孤、不得追先大夫之養、一盡于太夫人。雖使驟顯
貴、一時捧檄東西、去中懷慕戀若北山大夫然、公自
稱不願易也。比太夫人喪畢、　天子入嗣大統、詔先
朝諸臣以無罪廢棄者復其官、遂起公廣東按察司
僉事、兵備潮惠間。潮惠故藪盜、擁衆多者至數千人、
沿山峒結巢穴、互爲聲勢。官府不能禁、多招撫、將無
何、輒掠略如故、以爲事體不宜輕動、幸毋爲大耳。公
至、介剿賊帥梁鳳鍾大總者復相哨聚、公乃捕勒狼
目漢達官軍及效順新民、各密授方略、分道進、直抵
賊所劇山曰龍川山者、旬月間剿平之、并論他賊首
吳大王等詣營歸命。捷聞、賜白金文綺。潮人士請于
學士倫公以訓、伐石頌功焉。明年平新田寇、又明年
平桃子園寇、皆斬獲二千人以上。遂請設惠來、大埔
二縣、賊于是無所逃遁。今惠潮之間、民得老老長幼、

不聞徵發、不事企華云。乙酉年、權福建布政司參議。業行矣、總制尚書姚公謨、巡按御史涂公相會請量加公憲職、畢事于潮惠間、而公亦曰我思用廣人。比命下、得授廣東按察司副使、整飭兵備如故、庶幾展公才志。而鴿烏事起、諸右族方紛紛不便、公馳捕佐惡少爲口語以詆、冀搖動公、卒以公持之堅、息此大妖于一方。陳給事者與公同年、居鄉里間横甚、以言事得黨于新貴人、雖罷官竟不次授太常少卿。乃即其所仇恨二千家訟之朝、行廣東覆按、諸同官者皆懾陳、競袖手避。陳獨難公、且以新貴人手書、至嚇之美官。竟湖之民所以無冤而宜陳于法者、公也。明年、遂落職。公自始與計偕、及是前後二十五年、纔通藉七年耳。甫筮仕而托疾中而爲民、終而奪職、皆以孤抗不能于權貴、至屏棄。然桃子園之賞、公已歸田、天子不忘前功、卽其家賜之、不可謂不遇。而新建伯王公守仁之平八寨也、命江右兵備員缺、未有所屬任、疏公名以請。兵部尚書胡公世寧至舉公自代。公之名自是愈重矣。居數年、與大司馬先湖郡太守劉君天和共商、湖中稅重輕不相準、多逋負、民日以流移、而吏課殿、于是劉公爲請于朝、如議行。公鄉論丈老子弟、以太守均則意甚便。且田一而已、旣分官民、就官田中一則至十則。夫十則之稅至畝一石、歲至幾何而以一石輸官、勢必不給、以至死且徙不已、則徵諸其里之人、縱戶皆民田稅輕、卒至均賠、令下無免者、此因已事之徵、非以他利害相誑也。今誠均一則將不便、然無代賠之苦、又十則田常少、五六則田居其太多、所謂一二則者亦不多見、以重準輕、要無大相遠。又舨畝丈量、當無隱匿獨幸者、亦足以均諸則而分諸戶苦樂矣。于是一邑翕應、劉公卒得行其志。今所謂惠湖大計一曹信大計也已。又請割烏鎮遂界立爲縣、雖不得施行、竟得設通判一員專制其土、諸鹽盜獄訟所有彈壓、無爲大姦宄、信如公所謂鄉先生不虛矣。所著有學庸臆說等藁、藏于家。生於成化戊戌、卒於嘉靖己亥、年六十有二。

《國朝獻徵錄》卷九九

校記

①在：《小山類稿》卷一六無。

②工：《遵巖集》卷一六作「公」。

③據右引書，「時」字前闕字當作「一」。

④據右引書，此句下尚有數句，可參考。

⑤據右引書，此句下尚有數句，可參考。

明儒碑傳集卷三十八

穆孔暉　吕柟

南京太常寺卿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簡穆公孔暉墓志銘

王　道

嘉靖己亥八月，南京太常寺卿玄菴穆公以疾終於家。訃聞，士林驚嘆。　上倚念經幄儒臣，詔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簡，遣官諭祭，並營葬事，蓋倫數也①。公諱孔暉，字伯潛，自號玄菴②，山東堂邑人。曾大夫③弘，潞州訓導。妣南氏。大父彪，朴菴處士。妣任氏。父清，耆儒。妣任氏、繼黃氏。公既貴，貤恩初封父徵仕郎、翰林院檢討，贈妣孺人。繼贈大父、父皆通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祖妣、妣皆淑人。公少穎悟凝重，未成童，即文章奇古，爲識者所器。年十八，遭母任淑人憂，哀毀嘔血，以善喪聞。弘治甲子，舉山東鄉試第一。乙丑，登進士第，改翰林爲庶吉士，讀書中秘。丁卯，授翰林院檢討。己巳，預修　孝廟實錄成，忤逆瑾意，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還舊職。辛未，同考禮部會試。壬申，遷南京國子監司業。癸酉，以外艱歸。服闋，改北監司業。尋丁繼母黃安人憂，服闋，改翰林侍講，充經筵講官。嘉靖紀元壬午，主順天鄉試。乙酉，預修　武廟實錄成，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修武官續黃。丙戌，主考武舉。公凡三執文柄，皆號得人。試錄出，識者輒指其深于理者，曰：此玄菴筆也。已而果然。是歲，入直便殿日講。公既以經術侍，謂足以行也，因據所得發爲講義，簡明剴切，寓諷規諫，聞者皆悚敬焉。未幾，進掌院事，兼撰文官誥敕，首遴　聖諭崇雅革浮，遂定爲一代詞命之體。庚寅冬十有二月，上於文華殿奉安先聖先師神位，因諭詞臣④人各陳經書大旨一章，冀以不負所望。於是公獨取孟子卒章，發其見知聞知之奥，以祇若　聖天子繼承群聖之志。篇末獻言，指切時弊，則所謂啓沃交修之實，日前緊要之事，以仰副　聖明之望者也。大略謂用人者不背體　聖心，布公道，使私求者易進，直道者難容。由是內外大小臣工罔不改操趨時，道化未洽，皆由于此。故欲用人之得其當，在聽言之致其審。偏聽則蔽，兼聽則明。以一人愛憎之口爲人才邪正之據，此用舍之際，或有未究於理者矣。奏入，聞者韙之。明年春某月日，公已赴闕候請，以陰雨免朝，隨衆而囬，俄聞　上御文華殿，亟馳以趨，已不及矣。即上章自劾。明日，得旨改南京尚寶

司卿、舉朝駭愕。給事中葉洪上言、稱某聖代淳儒、留之左右、必足以裨益　聖德。不報。公惟衔省自咎、無幾微見于顏面。壬辰、轉南太僕少卿。癸巳、遷南太常寺卿。公德望隆重、薦牘推先、自翰學士至官太常、凡十擬侍郎、皆不果用、然益昭輿論之有在矣。甲午夏、以疾自陳得致仕歸。公自是杜門靜養、與世相忘、而望實益彰、薦剡交上、朝野顒顒冀其復起、不幸天不憖遺、奄忽至此。嗚呼、悲夫。公資禀既純、問學尤邃、初留意古文詞、已嘗闖其奧矣。既知其無益、棄不復爲、乃篤志正學、研窮義理、體之身心、其所造卓然處、可與儒先君子同不謬於聖人、而公不自以爲足也。嘗謂古之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於性命之原、習其讀而未始自得之也。顧謂有見、安知非汨慮於俗思也邪。於是抉去藩蔽、力肆恢弘。經訓之外、雖世儒所斥以爲異端如佛老者、悉取其書精擇而詳說之、以與吾聖人合、曰性中固無是分別相也。又之、洞見道原、通達爲一。嘗論心學之要曰、鑑照妍媸而妍媸不著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著於心。自來自去、隨應隨寂、如鳥過空、空體弗礙。觀此則公所得、信乎玄矣。故其見之行也、無事矯飾而中正純懿、自中禮則、孝友之實取重鄉評、忠信之德孚於朝著。在南雍時、父封君適患風疾、公左右醫藥、食寢俱廢。及卒、柴毀骨立、殆不勝喪。後喪繼母亦如之。有弟八人、相繼夭逝、公哀悼之、久而不置、子其孤遺皆至成立。宗鄙姻友、婣睦周至、不以貧格恩。教人每兼以和、人一親之、故及門之士、多所成就。立朝雖久、而位不稱德、未究厥施、然志操雅正、宇量深沉、當事變倏霍波瀾反覆之際、人多不能自持、公處其間、超然無預、確乎不移、泊如也。同時縉紳無問趨向同異、咸宗仰之、以爲不可及。知德者至擬諸程伯子云。晚年病脾、不能食者數月、而神志益清、文思煥發、皆寫其自得之妙、有塵垢斯世、遨遊太清之意。其於死生去來、蓋亦脩然庶幾孔子所謂聞道者矣。公所著述有讀易録、尚書因學、前漢通紀、諸史通編、遊藝集、各若干卷。其大學千慮、玄菴晚稿、則病筆也。生成化己亥正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一⑤。

南廱志　　黄佐

穆孔暉字伯潛、山東堂邑人。少端慤寡言、博覽經史、有深湛之思。弘治甲子有　詔用洪武舊制、以京職兼主各藩試事。主事王守仁校文山東、置孔暉舉首、

時論稱得人焉。乙丑、連取進士、改翰林庶吉士、除授檢討。每玩索有得、輒輯成編。同館崔銑見之嘆曰、横渠妙契疾書、今復見矣。正德己巳、逆瑾用事、惡翰林儒臣不附己、因纂修後以擴充政務爲名、調南京禮部主事。庚午、召復檢討、同考辛未會試、所得多知名之士。壬申、陞本監司業。既至、以身率諸生、惟令靜默窮究義理、毋瑣瑣口耳記誦。中人以上類多從之。癸酉、改北監。羅跟跡、然後被教之徒思模範如孔暉、不易得也。服闋、改翰林侍講。在經筵進講經書、多所規諫。嘉靖壬午、主考順天鄉試、簡拔尤精。尋陞春坊庶子、兼侍講學士、太常寺卿、仍兼學士。卒、贈禮部右侍郎、謚⑥文簡。孔暉天性好學、雖王守仁所取士、未嘗宗其説、而非薄宋儒、晚年乃篤信之。深造禪學頓宗、臨歿作偈、有到此方爲了事人之句、論者以此窺公所詣云。所作詩文、精確不苟。在南監時、宅中多竹、吟諷有得、輒題其上。後郭維藩爲司業南行、贈之以詩、有句云、書聲山下月、詩思竹邊秋。崔銑謂玄菴一聯、摸寫臻妙境矣。每舉以爲詩家三昧云。玄菴蓋孔暉别號也。

以上二文并見《國朝獻徵録》卷七〇

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涇野呂公柟行狀

馬汝驥

公呂姓、諱柟、字仲木、號涇野、高陵人。學行爲四方學者所宗、稱爲涇野先生云。中弘治辛酉鄉舉第十、正德戊辰會試第六、廷試第一。歷官翰林院修撰、解州判官、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南京尚寶司卿、南京太常寺少卿、國子監祭酒、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按呂氏本太公望後、宋時有諱世昌者居高陵、故世爲高陵人。又幾世生彬卿、彬卿生八、八生興、興生貴、貴生鑑、鑑生溥、號渭陽。渭陽公配宋氏、生公。昔葬彬卿祖時、其壙有聲如雷、卜言兆顯六世。至是公生、敦厚穎敏、特異。始就傳於周尚書、習小學之節。邑高郎中見曰、此子他日必成大人君子、不但科第而已。提學馬君奇之、命爲弟子員。時未總丱、輒有志聖賢之道。乃夏居矮屋、衣冠危坐、雖炎暑爍金、不越戶限。至冬月祁寒、則履積麥草、誦讀恒夜以繼日。年十四、應試臨潼、貧不能假館、宿新豐空舍。夜夢老人自驪山而下、謂曰、爾力學、後當魁天下。既試、補廩膳生。母宋卒、公哀毀骨立。既受學於高教諭偉、邑孫行人昂、請益於渭南思菴薛氏、乃試於提學楊邃菴、王虎谷二公、舉

冠多士。爰拔入正學書院、授以所學。由是見聞益博。嘗夢見明道程子、東萊呂子、就正所疑、學益大進。於時熊、李二參政聞其賢、延爲塾師。公以禮無往教辭、乃遣子就學所居寺中。一日聞父疾、走還、二參政命驛馬追送、弗受。父疾尋愈、乃居雲槐精舍。熊、李二生及多士皆來就學。公食穀麪餅、有上客至、與共之。鄉舉後、與三原秦憲使世觀、馬光祿伯循、榆次寇司馬子惇、安陽張憲使仲修、宗伯崔文敏公仲鳧、林慮馬都御史敬臣講學於成均。又與一二同志斆舉業、務博文約禮、規過輔仁、道相望、雖衆以爲迂譁而弗恤。更歷五橫而踐履篤實、脺盎外著、蓋不知夫富貴之可淫、貧賤之可移、威武之可屈矣。會孝廟賓天、公與同志哭臨、聲出淚下、通國異而譁之、弗變。孫行人洩、公服衰哭拜弔者。戊辰廷試、策對仁孝、武廟嘉之、賜狀元及第。傳臚之前、則欽賜冠服帶履至、友人謂服習容觀、公如言、若固有之。明日有中官横加賀禮、卻之。祿入祀先祝、稱某之子某、何太史粹夫題之。凡父母賜書、再拜使者受之、退而跪讀。餘親友書、受讀。有儀。聞期功緦喪、必爲位而哭。凡贄非禮不受。在官二年、安西夏亂、公疏請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可常保富

貴。時中官惡其言、因嘗卻賀禮、又不往見、欲殺之。乃乞養病、得歸。中官使校尉尾至、貞定不得其過而返。抵家數月、中官凌遲、人服公明。公居家杜門謝客、攜食藿茹、若將終身。渭陽公問責次子梓、公跪勸之、梓逃。乃朴公、伏地受之、怒稍解。臺諫交章薦曰、當劉瑾擅政、縉紳側足、乃能不順時忌求歸。且學問淵粹、安貧守分、以斯介行、使立朝、必能振起休風、勸懲頹俗。遂起用。入朝、乃上勸學疏、畧曰、昔周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盛有宮沼、我　太祖一舉而取之。上嘉納。時乾清宮災、公應詔陳言。一曰逐日臨朝聽政。二曰還處宮殿、預圖儲貳。三曰郊祀禘嘗、祇肅欽承。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五曰遣夫義子番僧、邊軍令各寧業。六曰各處鎮守中官貪婪、取回别用。又累進講、勸上舉直錯枉、疏後引疾乞歸。友人崔後渠氏言於京曰、仲木去就可謂必矣。時西安秋旱禾槁、有司柴征租。公言於當道、獲薄征。張仲修爲御史、祭河東書院成、請定三晉應祀名賢。公既論定其祀、又答以書、爲及上之給命、正多貴言賤行、故馬融訓詁雖附勢殺賢、猶祀孔廟。尹焞守死善道、如朱熹亦短其致知。以孔顔之學觀之、

後儒失之遠矣。故今定祀、惟取大義、不論文辭、俾學者知所趨向。王郎御史篤公篤學好古、乞代巳官。渭陽公病、公侍湯藥、晝夜衣不解帶、顏恒無聲。如是一年、鬚髮變白。丙子五月、渭陽公卒、公哀毀嘔血。先母宋權厝城東、至是啟壙失一指、公號天痛哭、乃復得之。遂合葬。時大雨如注、公徒跣擗踊泥中、會葬者皆感泣稱孝。既葬、廬於中門之外、旦夕號慟。時陝西鎮守中官廖氏、饋以金幣諸物、郤之。有客托交遊、以三百金求書、公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覩如鳥獸。尖遊而退。盛都御史、朱熊曾三御史交章薦、曰、學術閎深、操履純正、甘貧體道、人望攸屬。今 上登極、起用。明年改元嘉靖、復館職、纂修武廟實錄、進講成書。適値 仁祖淳皇后忌辰、公口奏存樣服之禮、罷酒飯之賜。癸未、充會試同考試官、所取士二十餘人、皆名士。嘗上疏請溫尋聖學、曰、學貴知要而力行、故慎獨克己、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伏望 聖上尋溫體驗。甲申四月、奉旨修省、以十有三事自劾。疏上、出山西解州判官。至解、首恤無告及諸貧困、以贖刑木綿米肉給之。見解之丁差倍徙他邑、乃懇告當路會議、分派槩省、解民稍蘇。於時解人及四方士多

從遊者、乃即廢寺建解梁書院、祀往開來。復選民間俊秀子弟、俾習小學之節、歌豳風之詩。又令諳耆德後民、朔望講讀會典諸禮、及行藍田呂氏鄉約。凡冠婚喪祭、俾皆尊聞行知。祭諸孝子義士節婦、咸遵奉詔旨、題表其門。復求子夏之後、令其入學。建溫公之祀而考序其集。築隄以護鹽池、疏渠以興水利、桑麻以導蠶績。於是士民率由、風俗丕變、屬縣亦觀感而化。盧御史交章薦、曰、興學而人才丕變、勵俗而禮讓大行。乃陞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四方從學士及州人皆冒雨送至河干。既去、解人思之不忘、豎碑以識遺愛。至留都、日親吏牘、忘其煩勞。大司馬王浚川公薦曰、性行淳篤、學問淵粹。陞南京尚寶司卿。乃復授學贊峯禪寺、東南之士及門者益衆。壬辰冬、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乃迎繼母侯就養。又禁道士俗裝、每月令演樂者再。南京太廟災、例上疏自陳、乞罷黜、不許。時閣大臣再斥再起、九卿大小皆遣人候之途。有約公者、公曰、予與之無一面識、不敢輒通刺加禮也。閣臣有姻官南京、納好者尤衆、公自常禮外不交一言。後屢欲退公官、未果也。會閣臣病歸、乙未、陞國子監祭酒。首發明監規、教人以正心爲本、忠孝爲先。取儀

禮及爲詩樂圖譜、俾諸生講肄。每試、刻文之優者以式多士。復申明監規五事、上皆允行。公在監、諸生有疾必問而醫、有死者必哭而歸骨其鄉、有喪必弔且賻。有孝廉者聞者、則識諸簿、榜以旌之。又先撥歷示勸、仍奏減歷以通淹滯。於是兩廳六堂諸屬皆觀法、清慎、諸生皆以德行道義相先、而禮樂升行、聲容俱美。諸公侯子弟皆率教樂學、諸撥政進士及歷事舉人數就而問業、中官沈東亦時至聽講。乃後張御史薦云、德行表儀諸生、文學風動天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九卿謁孝陵者、絲淡衣、同寮曰、盍素緋。公曰、上陵望墓生哀、服絲爲是。衆從之。有蔡生請豐商墓志不獲、同寮爲之請曰、蔡生有相才、可勿拒。公曰、一書生而遨遊權貴之門、得志則下陵可知。縱爲相、吾弗取也。終拒之。時　皇太子生、以覃恩得贈祖及父如己官、祖妣、妣、繼母及妻俱得贈封淑人。次子昀以廕入太學。公有微疾、因使具疏乞歸。會公長子田在京、疏不得投、返其使、公意不遂。前閣臣病歸者死、同寮約九卿翰林祭、公乃不拒、曰、今不可違衆也。初、閣臣暴橫其鄉、侵田宅無算。既死、按浙御史或直之、同寮爲疏告之、冀力保其家。公與書、責其阿私黨惡、且望

其一變爲正人。同寮復曲以芇辨、稱閣臣十善。公嘆息而止。署南京吏部印、乃疏薦時賢備任用、又薦將材數人。尋進表朝賀畢、見閣大臣。閣臣曰、某匪人。公曰、愚與居、未知其非、祇見其才耳。公合天下之才以事聖主可也。閣臣不悅。公遂留都。己亥春、累疏乞停止親視山陵及愼重大禮、　上悉納。五月、復進聖節表、道過河南、見餓孚盈途、語所在郡縣埋之。抵京、値奉先殿災、例自陳、　上允其致仕。公既與閣臣忤、及入京、乃閣臣先來見、餽之酒肉、語款而禮勤。已乃得致仕、閣臣意也。歸事繼母侯、孝養備至。侯病頭風、畏寒、親爲艾槫進、乃安。張御史按陝、薦公雅志安貧、力學敦行、忠信篤敬、規矩準繩。辛丑春、侯卒、公哀毁殯殮如禮。壬寅六月、公左臂病癰、至七月一日卒。距生則成化己亥四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四歲。卒之日食時、復有大星流光震隕之變、遠邇弔者以千計、大夫士及門人悲痛如私親、皆走巷哭、爲罷市三日。解梁及四方弟子聞訃、皆爲位哭。所著述有四書因問、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内篇、外篇、涇野文集、詩集、宋四子抄釋、小學、釋詩、史館獻納、南省奏議、寒暑經圖解、涓陽公璵史約、上陵詩賦

曲頌、監規發明、署解文稿、高陵志、解志、濮壽亭侯集、魏氏宋氏族譜、詩樂圖譜、共若干卷。

《國朝獻徵録》卷三七

南京禮部右侍郎涇野呂先生墓誌銘

呂涇野先生者、諱柟、字仲木、高陵人也。學行為世儒所宗、稱為涇野先生云。弘治辛酉登鄉舉第十、正德戊辰宗伯舉第六、廷試　賜狀元及第。歷官翰林院脩撰、解州判官、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尚寶司卿、太常寺少卿、國子監祭酒、禮部右侍郎致仕。由考功至侍郎、率官于南。其在于　朝者、惟脩撰及祭酒而已。按呂氏本太公望後、宋時有諱世昌者居高陵、其後幾世生彬卿、彬卿生八、八生興、興生貴、貴生鑑、鑑生溥、溥生渭陽。渭陽公配宋氏、寔生公。初、彬卿祖葬時、壙有声如雷、卜云兆顯六世。至是公生、乾以道鳴世、符卜兆云。公之貴也、祖考、考俱贈如已官、祖妣、妣俱贈淑人、繼母以其存封之、與其妻為太淑人、妻李氏封淑人。公垂髫入學、輒有志於聖賢之道、夙夜居一矮屋、危坐[illegible]、祁寒盛暑

不越戶限、足跡則藉以麥草而已。年十四、應試臨潼、貧不能僦館、宿新豐定舍。夜夢老人自驪山下、謂曰、爾勉學、後當魁天下。明日試、獲超補廩膳生。母宋卒、哀毀骨立。既祥、受尚書于高教諭儔、邑人孫行人昂、又請益于渭南薛氏、又屢為督學遼菴楊公、虎谷王公所拔、入正學書院、授以所學、復交諸名士。由是見聞益博。嘗夢見明道程子、東萊呂氏、號正所學、益大進。鄉舉後入太學、擇諸嚴師執友僦館同居、始輟舉業、日以進修為事、時眾以為迂、譁而弗恤。更勵不懈、踐履篤實、光輝外著、而譁者益親、雖自謂立且不惑、其可庶幾已矣。會　孝廟賓天、與執友哭臨、聲出淚下、通國異而譁之、非變。孫行人歿、衰經哭拜弔者。　武宗正德三年戊辰、　廷策以仁孝對、稱　旨。前期　賜冠服帶履、至服習容觀、若固有然。明日有竊政中官來賀、却之。祿入祀先、祝稱恭之子某、何太史粹夫稱禮題之。凡父母書至、拜使者而受之、退而跪讀。餘親友書受讀有儀。期功緦親訃聞、必爲位而哭。凡饋遺非禮不受。在官二年、竊政人橫甚、西夏亂、公疏請　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則禍亂潛消、內外臣富貴可常保。竊政人惡其直、因嘗却賀禮、又不往見、欲殺之。乃乞養病歸。其人使校尉尾之、至真定、不得其過而返。抵家數月、其人凌遲死。公家居侍渭陽公、渭陽公聞怒責次子梓、逃、公跪受朴、怒輒解。臺諫累交薦起用、入　朝、上勸學疏略曰、昔周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靈臺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我　太祖皇帝一舉而取之。蒙　嘉納。遇　乾清宮災、應詔陳言、一曰逐日　臨朝聽政。二曰還處宮寢、預圖　儲貳。三曰郊社禘嘗、祗肅欽承。四曰日朝　兩宮、承顏順志。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

令各寧業。六日各處鎮守中官貪婪，取而別用。又累疏勸　上舉直錯枉，不報。復引疾歸西安。秋旱禾稿，公白當路，獲薄征。友人張御史仲脩巡鹽，建河東書院，請定三晉應祀名賢。公論孔顏之學，指漢宋貴言賤行之失，定之。渭陽公病，公侍湯藥，夜不解帶，復恒無聲。歷一年，鬚髮盡白。丙子五月，渭陽公卒，公哀毀嘔血。妣宋先殯城東隅，至是啟柩，失其一指，公籲天慟哭，復得，遂合葬。時大雨，公徒跣擗踊泥淖中，觀者感泣稱孝。既葬，居廬哭無時。陝西鎮守太監廖氏賻以金幣，卻之。有客託交遊，遺三百金求書，公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乃視如鳥獸耶。交遊慚而今　上登極，起用。明年改元嘉靖，復舊職，纂脩武廟實錄。經筵進講、值　仁祖淳皇后忌辰，公口奏宜摻淡服易緋，罷酒飯。癸未會試，充考經試官，得名士二十餘人。嘗上疏勸學，略曰：學貴知要而力行，故慎獨克己，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伏望　皇上尋溫體驗。甲申四月，奉旨脩省，以十有三事自劾。疏上，謫山西解州判官。至解，值解守殁，公視篆，為理後事甚悉。乃首省窮民，以贖刑帛粟及米肉給之。又審丁繇重于他邑，力白當路均之。于時解及四方髦士從遊者衆，乃即廢寺遷解梁書院，祀徙關来于中。又令諸父老講行　太祖皇帝教文及藍田呂氏鄉約、文公家禮。又以小學之道教家于中。有孝子義士節婦，咸遵奉　詔旨，顯表其門。復求子夏之後，訓諸學宮，建溫公之祠，而校序其集。築隄以護鹽池，疏渠以興水利，禁麻以導蠶績，於是士民各安其業，有古新民之遺風焉。御史累薦，陞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州人上民感泣而送之河下。既去，則豎碑於州，識遺愛焉。至留都，日親吏事不倦。陞尚寶司卿，南北從遊者益

衆。乃講授于鷄鳴寺中。壬辰、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朔望命道士演樂、禁俗裝。時閹臣張丹起、留都大臣多遣人迎候、有約公者、以他辭辭。時閹臣甥亦仕留都、衆與結好、公禮接之外無交言。閹臣累欲退公、未果、會復以病歸。乙未、陞祭酒、首發明監規、上疏申明五事、 上皆允行。公教人以正心修身為本、忠孝為先、日以所嘗體驗經學授之、又禮以立之、樂以和之。監中諸生雖衆、公吊喪視疾、哭死勸善、恩義無所不至。於是六堂師生皆心悅矜式、諸公侯子弟亦樂于聽講、以至監外進士舉人中官沈永之流、亦皆來聽學。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百官謁 孝陵、皆衰服、寅長霍曰盡著緋。公曰、望墓生哀、服衰為是。衆從。寅長為蔡生請鹽商墓誌、拒之。前閹臣病歸者死、寅長約同祭、從徵祭文、不可。寅長乃疏閹臣十善于公、公答以書曰、公才如此、儻不

阿私黨、數則一變而為正人、有何不可。寅長銜之。己亥、霖、 聖駕將躬視承天 山陵、公累疏留之。署南京吏部事、乃疏薦文武數人。公連年入 覲、表賀 聖節、再過河南、見饑殍盈塗、語所在疼之。後值 奉先殿災、自陳、乃獲致仕云。公初入禮部、見寅長霍懸榜都市、縣閹臣夏慈、公諷收其榜、已詰榜外弗弗答、以善語之。至是屢語不合、又所寃不從、復有一變為正人之語、公之兩入 覲也、夏累詢霍慾、公弗應、以大臣當容才答之。故霍銜公黨夏、夏亦疑公黨霍。霍陰為揭帖短公于 朝、夏亦陰外公、故霍死夏去、公之心卒莫之明也、故仕止此。公事繼母侯孝養備至、侯畏風寒、公為艾褥進乃安。辛丑秋後卒、公哀毀殯斂盡禮。壬寅六月、公左臂患癰、至七月一日亥時卒。公生于成化己亥四月二十一日午時、至是享年六十有四。是日日食既

亥分，有大星殞華陰，遂卒。高陵人哭，為罷市三日。遠近吊者以千計。解梁及四方弟子聞訃，皆為位哭。公體貌豐厚，方面微髭，輪耳海口，目光有神。平居端嚴凝重，及接人則和易可親。性至孝友儉朴，室無婢媵，事叔惇如父。姊劉貧，嘗分財濟之。歲饑，宗族有饑者則分祿贍之。痛外祖乏嗣，每展墓流涕。從舅宋氏流同州，特尋訪迎還。平生未嘗干人，亦不受人干謁。不置生產，既歿，家無長物。嘗以誠敬自持，言必由衷，行必由道。門人侍教數十年，未嘗聞見偷語惰容。與執友處，惟以規過輔仁為事。自少至老，相嚴憚如大賓，未嘗有一語相狎、一事私相囑也。所著有四書因問、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篇外篇、涇野文集、詩集、宋四子抄釋、小學釋、史館獻納、南省奏稿、上陵詩賦曲頌、寒暑經圖解、渭陽公集、史約、監魏發明、省解文移、高陵縣志、解州志、漢壽亭侯集、魏氏宗氏族譜、詩樂圖譜，共若干卷。公配朱氏，封見前，南京國子監典籍朱光女，有淑行，內助居多。存生男子二：即田，乙酉科舉人；昀，蒙蔭為國子生。田娶桑氏，繼劉氏、張氏。昀娶張氏，繼王氏。孫男二，師皋，田出。師韓。孫女二，俱昀出。田、昀以甲辰七月二十四日，葬公於邑城艮隅渭陽公墳之左。公之卒也，理率諸門人哭而殯之，已乃使田如京師，託求名世君子言，刻諸壙中及墓門，不圖未之獲也。時理在南都，田乃不遠萬里之理所，以嘗使求諸人者還相托焉。是故志而銘。銘曰：

愚考先明，自孟子殁，漢有經史辭賦之學，晉唐人攻書及詩，宋多文士。然據其言行，考所見聞，見道者鮮。唯董仲舒為西京醇儒，然災異之說駁雜亦甚。東漢之末，惟孔明卓然特立，可以與權。管寧以潛龍為德，雖不可俟。所謂人材有不

爲派，俗所染，異端所惑，安於近前者，嗟嘆潛一
人而已。李唐杜甫之詩、韓愈之文，爲不背道，然
甫有從人殘杯冷炙之悲，愈有相門上書之恥。
況愈闢佛老而復交其徒，仕道而牽情妓妾。杜
韓如此，自餘可知。趙宋文士蘇黄諸人皆宗尚
佛教，呂文諸賢率事僧參禪，唯濂溪周子學得
其精，康節邵子學爲甚大，二程兄弟、横渠張子
學爲至正，晦菴朱子能繼諸賢之緒。自元以來，
及今見道而能守者，惟魯齋許氏及我
明薛文清公數人而已。公則爲漢之辭賦、懷其
史林傳其經學，而無駁雜之失。工晉人之書、唐
人之詩、宋人以上之文，而多明道之辭。辭如魯
齋而傳舊之功則多，貞如文清而知新之業則
廣。蓋其學諸周之精，幾邵之大，得程張之正，與
晦庵朱子而媲美者也。於戲，涇渭之汭，神皋之
墟，邑城良隅，菲我鉅儒。於戲，其無虞哉。

馬理撰《谿田文集》卷五

涇野呂先生

先生名柟，字仲木，高陵人。世居涇水北，自號涇野，學者
尊之曰涇野先生。父溥，號渭陽，有隱德。先生少偶悟絕
人，爲州爲諸生，受尚書于高學諭傳邑人孫大行昂，即
有志聖賢之學。又問道于渭南薛思菴氏，竟乎有得。不
妄語，不苟交。夙夜居一矮屋，危坐誦讀，雖炎暑不廢衣
冠。年十七八，夢明道程子、東萊呂氏，就正所學，由是學
益進。督學邃菴楊公、虎谷王公拔入正學書院，與羣俊
茂游。大參熊公、李公延教其子，先生辭不獲，乃館于開
元寺。後聞父疾，即徒步歸。二公以夫馬追送，不及。先生
曰：親在床褥，安忍僕乘爲也。父壽愈，構雲槐精舍，聚徒
講學其中。二公仍遣子熊慶浩、李繼祖卒業焉。弘治辛
酉舉于鄉，明年計偕不第，遊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
觀、榆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鳧、林縣馬敬臣諸同
志講學寶邛寺。嘗約曰：文必載道，行必顧言，毋徒舉業

以要利祿，毋徒任重弗克有終。曰孜孜惟以古聖賢進德修業為事。遣弟栖師事伯脩，其入學儀式，京師傳以為法。同邑高朝用時為地官郎，謂檢討王敬夫曰：子邑有顏子，子知之乎。敬夫曰：豈呂仲木耶。自是納為厚交。乙丑，敬皇帝賓天，與諸生哭臨。先生聲出淚下，衆聳為迂，弗恤也。孫行人殁于京，遺孤不在側，先生衰絰哭拜。弔者或曰：禮與。曰：禮喪無主，比隣為主，況師乎。及返葬于鄉，猶是服也。宿館下三日，哭而相葬事。既歸，復講學于精舍，從游者日衆。正德戊辰，舉南宮第六人，廷對擢第一，授翰林修撰。凡知先生者皆喜曰：今得真狀元矣。時閹瑾竊政，以枌榆故致賀，先生却之。瑾銜甚，自是遜避，不與往來。在翰林二年，操介益勵。祿入祇祀其先。父母書問至，必再拜使者，受之，退而跪讀。期功喪為位而哭，門無餽遺。時何粹夫瑭為編修，以道自守，不為流俗所喜，先生日相切劘，雝如也。會西夏構亂，疏請上入宫御經筵，親政事，不報。瑾惡其言，益銜甚，乃與粹夫相繼引去。未幾瑾敗，禍延朝紳，人咸服先生之明。家居杜門謝客者三年。臺省交章薦其徃拒逆瑾卓識偉節，宜召擢大用。壬申，起供舊職。上疏勸學，謂文王緝熙敬止，誠和萬民，斯享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或有臺沼，我太祖代取之。人主可不深念。或謂元主之戒傷于太直，先生曰：賈山借秦為喻，漢文尚能用之，況主上過漢文遠甚。柟獨不能為賈山乎。疏入，上亦嘉納。未幾，乾清宫災，復應詔言六事：一曰逐日臨朝聽政；二曰還處宮寢，預圖儲貳；三曰郊社禘嘗，祇肅欽承；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令各寧業；六曰天下鎮守中官貪婪，取回別用。不報。先生復引疾去。崔仲鳧嘆曰：古有直躬進退不失其道者，吾于呂仲木見之矣。歸而卜築邑東門外，扁曰東郭別墅。四方學者日集。都御史虎谷王公薦其學行高古，乞代已任，不報。渭陽公病，先生侍湯藥，晝夜衣不解帶，履恒無聲。如是一年，鬚

髮為白。比卒、哀毀踰禮。既葬、廬墓側、旦夕焚香號泣。門人感之、皆隨先生居。乃與平定李應箕、同邑楊九儀輩講古今喪禮。當襄事時、郡守致賻、受之。既而馳幣勾文辭。門人問故、先生曰、方卒哭而遽慎金為文、吾不忍也。既禫釋服、講學于別墅、遠方從者彌衆、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居焉。鎮守閹廖鑾以豚米、卻之。廖素殘甚、乃戒使者曰、凡過高陵毋擾、有呂公在也。有客以兼金乞居間、先生笑而謝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乃以烏獸視耶。其人慙曰、吾姑試子耳。門庭蕭然、無異寒素。世廟即位、詔起原官。時朝鮮國奏稱狀元呂柟、主事馬理為中國人才第一、朝廷宜加厚遇、仍乞頒賜其文、使本國為式。其為外國欽慕如此。上御經筵、先生進講、適值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宜存縗服禮、罷賜酒饌、朝論韙之。癸未、分校禮闈、取李舜臣輩、悉名士。時陽明先生講學東南、當路甚深嫉之、主試者以道學發策、有焚書禁學之議。先生力辨而扶救之、得不行。場中一士子對策、欲將今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火其書、極肆詆毀、甚合問目意、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先生曰、觀此人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必迎合權勢、同事者深以為然、遂置之。念新天子即位、上疏請講聖學、略曰、學貴于力行而知要、故慎獨克己、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天下中興、太平之業、實在于此。不報。在史館、與鄒東廓及善甲申、奉修省詔、復以十三事上、言頗過切直、時東廓亦上封事、同下詔獄、一時直聲震天下、人人有真鐵漢之稱。尋謫東廓判廣德、先生判解州。道出上黨、隱士仇欄兄弟適道問學。有梓近張提者役于仇氏、聞先生講喜甚、跽而求教。先生誨以善言、提大悟。昔嘗取人一木作界方、至是遂還其主。仇氏兄弟益為感動。先生喜、形諸詩云、豈有征夫能過化、雄山村裏似堯時。既至解、仰堯舜故址、慨然以作士變俗為己任。解士子視聖學與舉業為二、先生曰、苟知舉業聖學為一、則干祿念輕、救世意重。于是講學崇寧宮、每誨諸士、雖舉業拳拳不離聖賢

之學、諸士皆欣然向道、以爲聖賢復出也。會守缺、先生攝事、不以遷客自解免、恤煢減役、勸農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善政犂然。郡庠士及四方來學者益衆、乃建解梁書院居之。選少而俊秀者歌詩、習小學諸儀、朔望令耆德者講會典、行鄉約、廉孝弟節義者表其閭、求子夏後教之學、建溫公祠、正夷齊墓、訂雲長集。久之、政舉化行、俗用丕變。丁亥、轉南吏部考功郎中。解梁門人王光祖謂先生在解三年、未嘗言及朝廷事。爲考功、躬親吏牘。少司馬王浚川薦其性行淳篤、學問淵粹、遷南尚寶卿。久之、遷南太常少卿。往太常議樂甚褎、先生悉革之。乙未、遷國子祭酒。先生在南都幾九載、海内學者大集。初講于柳灣精舍、既講于鷲峰東所、後又講于太常南所、風動江南、環向而聽者前後幾千餘人。閩中林頻、浙中王健以謁選行、中途聞先生風、遂止、乃買舟泛江從之遊。上黨仇欄不遠數千里、復來受學。先生猶日請益于甘泉湛先生、日切琢于鄒東廓、穆玄菴、顧東橋諸君子。時東廓亦由廣德移南、蓋相得甚驩云。

其在國學、益以師道自任。自講期外、尤日進諸生、諄諄發明、使人人知聖人可學而至。嘗取儀禮諸篇、令按圖習之、登降俛仰、鍾鼓管籥、洋然改觀易聽。有以孝廉著者、揭榜示旌、喪者弔而賻、病者問而醫、死者哭而歸骸其鄉。又奏賦歷以通淹滯、絶請托以杜倖門。凡監規之久弛者、罔不畢舉。六館僚屬觀法清慎、諸生皆循循雅飭、一時太學有古辟雍之風、京邸搢紳多執弟子禮從學、而內使大興沈東亦時時聽講焉。其感人如此、人人稱爲真祭酒。臺臣張景薦其德行文學真海内碩儒、當代師表。丙申、晉南禮部右侍郎。東南學者喜先生復至、益日納屨其門、乃復講于禮部南所。時上將躬視承天山陵、累疏勸止、不報。署南吏曹篆、疏薦何瑭、穆孔暉、徐階、唐順之等二十人。入賀、會有論湛先生僞學者、先生白諸當路、曰聖皇在上、賢相輔之、豈可使明時有學禁之舉乎。事遂已。時霍文敏爲南宗伯、與夏貴溪故有隙、

時時導詔夏。先生乘間諷曰、大臣誼當和衷、過規之可也、背憎非體。霍誤疑先生黨夏。已先生來闕下、夏已柄國、數短霍于先生、先生歎然曰、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公爲相、當爲國惜才。由是夏亦誤疑先生黨霍。會廟災、自陳、遂致仕。然先生終未嘗以此向人自白也。歸而講學北泉精舍。越四年壬寅七月初一日卒、距生成化己亥四月二十一日、年六十有四。卒之日、高陵人爲罷市。休寧門人胡大器先至高陵侍疾、遂視殮殯而執喪焉。四方門人聞者皆爲位而哭。先生性至孝友、僞朴、事繼母、怡色養篤至。室無妾媵、與李淑人相敬如賓。事叔父博如父。歲饑、嘗分俸賙其族衆、姊劉家窶甚、時時濟之。憫外祖宋之嗣、每展墓流涕。從舅理寓同州、特訪迓歸。平生未嘗干謁人、亦不受人干謁、不事生産、既殁、家無長物。蓋先生之學以立志爲先、慎獨爲要、忠信爲本、格致爲功、而一準之以禮、重躬行、不事口耳。平居端嚴恪敏、接人則和易可親。至義理所執、則鏗然毅烈、置死生利害弗顧也。嘗訪王心齋艮于泰州、趙玉泉初于黎城。每遇同志、雖深夜必往訪、苟非其人、即一刺不輕投。教人因材造就、總之以安貧改過爲言、不爲玄虛高遠之論。門人侍數十年、未嘗見有偷語惰容。論者謂關中之學自横渠張子後、惟先生爲集大成云。所著有四書因問、周易説翼、尚書説要、毛詩説序、春秋説志、禮問内篇外篇、宋四子抄釋、史館獻納、南省奏稿、詩樂圖譜、史約、高陵志、解州志及涇野文集別集傳世。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簡。

馮從吾撰　《馮少墟》卷二〇

校記

①據《明文海》卷四三八，此句下尚有大段文字，可參考。

②自號玄菴：右引書作「玄庵自號其所學也」。又此句下，右引書尚有大段文字，可參考。

③夫：據右引書，當作「父」。

④「臣」字上字不清，據右引書當作「講」。

⑤據右引書，此句下尚有大段文字，可參考。

⑥謙：當作「謐」。

明儒碑傳集卷三十九

韓邦奇　李滄　貢汝成　潘絲

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傳

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陝西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吏部主事，陞員外郎。以地震上疏，極論時政，忤旨，謫平陽通判。已遷浙江僉事，爲鎮守中官所誣奏，逮繫，奪官爲民。上即位，起山東參議，四川提學副使。召爲右春坊右庶子，典戊子順天鄉試，以錄序引用經語差誤，左遷南太僕丞。歷山東、河南副使，徵入爲大理寺丞，進少卿，累遷南京右都御史，遂晉今官，參贊機務，居二年致仕，以地震卒。嘉靖三十六年正月，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恭簡。邦奇博學多聞，自聲律、天文、地理、太乙、兵陳之書，靡不精究。所著有易說、書說、毛詩末喻、禮記斷章、正蒙拾遺、新書直解、洪範圖解、志樂諸書，篤於行誼，學務踐實，不爲空言。一時學者成宗之。

《國朝獻徵錄》卷四二

苑洛韓先生

先生名邦奇，字汝節，號苑洛，朝邑人。父紹宗，號蓮峰，成化戊戌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副使，學識才品，當世推重。先生幼靈俊異常，承訓過庭，即有志聖學，爲諸生治尚書時，即著蔡傳發明，禹貢詳略，律呂直解，見者驚服。弘治甲子，以書舉第二人。正德戊辰成進士，拜吏部考功主事，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某私袖小帙竊視，先生曰：考察公事，有公籍在，何以私帙爲？乃奪其帙封貯不檢。都御史爲遜謝，衆皆失色。調文選，太宰托意爲官擇人，欲發視缺封，先生執不可，太宰銜之。會京師地震，上疏極論時政闕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時逆廝錢寧以鈔數萬符浙易銀，當事者斂覷恐後，先生檄知縣吉棠散其斂，卒不餽。宸濠將舉逆，先命內豎假飯僧數千人于杭天竺寺，先生立爲散遣。濠又以儀賓託名進貢，假道衢州，先生名儀賓詰曰：進貢自當沿江而下，奚自假道？歸語爾王，韓僉事在此，不可誑

也。後三年、濠果通鎮守、欲襲浙江、賴前事發、姦不竟逞。先生謂鎮守為浙蠹、諸不少假、鎮守銜甚、誣奏擅革進貢、誹謗朝廷、逮下詔獄、為民。既歸、謝客講學、四方學者負笈日衆。世廟即位、改元嘉靖、詔起山東參議、尋乞休。甲申、大同巡撫張文錦陷亂遇害、時勢孔棘、復以薦起山西左參議、分守大同、人皆危之。先生聞命即行。將入城、去二舍許、逆者使二人露刃迎、且故燬參將宅以懾之。先生奮然單車入。時諸司無官、鎮人聞先生入、皆感激泣下、人心少安。既而巡撫蔡公天佑至代州、先生親率將領、令盛裝戎服謁蔡于代。蔡驚曰、公何為如此。先生曰、某豈過于奉上者、大同變後、巡撫之威削甚、大同人止知有某耳、不身先降禮、何以帥衆。蔡為嘆服。會上遣戶部侍郎胡公瓚提兵問罪、鎮人聞之、復大譟。先生迓侍郎于天城、以處分事宜馳白巡撫、諸軍聞言出于先生、信之、始解。異日首惡就戮、先生謂侍郎曰、首惡既獲、宜速給賞以示信、庶亂可弭寧。不然、人心疑懼、將有他變。侍郎不聽、先生遂致仕歸。後果如其言。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尋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其秋、主試順天、因命題為執政所不悅、嫉言者論南太僕寺丞。己丑再疏歸、尋起山東按察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大同再變、王師出討、百凡軍需倚辦宣府、悉力經理、有備無乏。乙未、入佐院事、尋改巡撫山西。時羽檄交馳、先生躬歷塞外、增飭戰守之具、拓老營堡城垣、募軍常守以代分番、諸邊屹然可恃。四疏乞休、復致仕。甲辰、復用薦起總理河道、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太宰周公用喜得佐理、翕然委重。丁未、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復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五疏乞歸、是在己酉。益修舊業、倡導來學、居七年。乙卯、會地震卒、年七十七。贈少保、謚恭簡。門人白壁曰、先生天稟高明、學問精到、明于數學、胸次灑落、大類邵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張橫渠、少負氣節、既乃不欲為奇節一行、而識度汪然、涵養宏深、持守堅定、躬行心得、中

正明達，則又一薛敬軒也。所著有死洛語録、死洛集苑、洛志樂、性理三解、易占經緯、易說、書說、毛詩未喻諸書傳世。弟邦靖，字汝慶，號五泉。幼稱奇童，年十四舉于鄉，二十一與先生同第進士，爲工部主事，榷税武林。比及瓜，有同年趙司李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拒不受。趙曰：此越女有色者。笑曰：政恐若此耳。既遷郎中，以建言逮獄，爲民。嘉靖改元，起山西左參議，以病免，尋卒，年僅三十有六。汝慶父子兄弟以學問相爲師友，太史王敬夫銘其墓，稱爲曠世之英、全德之士。所著有五泉集、朝邑志若干卷。

馮從吾撰《少墟集》卷二〇

李一清墓銘 親校

君諱滄，字一清，姓李氏，初號石泉，後以彌文且近名，遂去之。世爲金華永康人。其先有諱遠者，唐杭州刺史，其子暘爲恭軍，破賊有功，遂家於杭。暘之孫德明，爲永康始遷之祖。曾祖諱象良，當代父詣獄而卒，人稱其孝。祖諱仁仲，父諱鎰，母蔣氏。蘭溪楓山章先生嘗誌其墓。君自幼凝重，不妄語笑，常侍父母側，承候起居如成人。見者莫不歎異。甫長，即有志讀書，事師唯謹。年十四，補邑庠生。弘治戊午，領鄉薦，赴春官，落第南還，適父疾，特延明醫，湯藥必親嘗，衣不解帶者月餘。及卒，哀毁骨立，葬奠悉準文公家禮。服除，入太學。時楓山先生爲祭酒，甚器之。正德戊辰，登進士第。奔母喪，哭至絶而復蘇者數四。每以不得躬視湯藥殯殮，忽忽如癡醉者兩閱歲。遇忌日，輒涕泣曰：今雖欲盡孝敬，不可得矣。仲兄患足疾，每自外歸，必至寢前省視，祁寒盛暑不廢。家事無巨細，必咨稟後行。季兄澤蚤世，遺孤友社方在抱，撫育教娶若己子。卒以成立。辛未冬，服闋赴選，除授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工曹歲造恒裒民財，將以緣是乾没，事涉內府，多宦寺爲主之，故積弊牢莫可破。君涖官一以清慎勤自將，夙夜奉公，視官事不啻家事，爬奸剔蠹，毛髮不可干以私，不爲利勢回屈。始而物情齟齬，久之，遂安以

定。今冢宰孫公為工部尚書，雅知君，凡有興作，悉委之。君條其材用徒庸卒減前費什之五六，不忍糜國家一錢，以重病民。孫公甚敬信之。儀真歲運麥俵官民船附京師，命君督其事。君安靜識大體，不為細苛，民用不擾，而吏亦無所容其姦，事可便民，則為指畫纖悉。舟航往來及居民商賈之在儀真者，無老稚賢愚咸頌其德。儀真當漕河衝，置壩蓄水，惟大潦，適啟閘洩之，中貴人利舟便，多決閘以行。君以法守拒之，動懾以威，屹不為動，懼而止者甚多。或賂以文綺之屬，君例堅辭不受。中貴人亦雅聞君名，不敢強。平生有守，皆此類。踰年，竣事而還，復差司龍江抽分竹木廠。君以疾辭。時少宰石公署工部，曰：此非李主事不可。必需其愈而遣之，不得已起而視事。潘府戚里有漏稅者，君追而治之，不少假借，雖在同事者亦憚其風采。初，乾清坤寧災，至是勑取大木上供。君視事如平日，持法謹嚴，而用意一本於仁恕，不忍重榷商人財，令價踴貴，以病民。頌聲播遠近。冢宰陸公聞其名，方欲擢置吏部以自助，不意寢疾而卒，實正德十年七月十七日也，享年四十有七。病革時，顧謂其所親曰：吾死，慎勿須材於公家，為吾平生之累。及卒，無以為殮，妻徐氏盡鬻其裝，始克歸柩。賢士大夫相與弔於朝，行旅之人故有德於君，相與哭於野，門生耆老之在鄉者相與白於有司，為立里門以旌之，表曰清修吉士。蓋君之積誠動人也。友人蜀王敎以詩哭之，云：傷心病革買棺言，千古同符易簀論。識者以為名言。子男彬臣，媵尹氏所出，尚幼。以卒之明年月日，卜葬於露里祖塋之傍，去家二里而近。清資質近道，好義樂善，不啻饑渴之於飲食。遊太學，聞楓山論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及官南都，日以親賢講學為事，欿然自視若愚。退食自公，輒閉門不出，潛心六經語孟及程朱文字，而求窮理修身之方。凡異端之說及近世詞章功利之習，不以一毫經心。嘗曰：人之為學，當從人倫日用上實下功夫，庶幾步步著實，不為空言。金華之學始於成公，而何王金

許、其傳出於考亭高弟黃文肅公。君守其鄉學甚至、未嘗議及前輩短長、尤尊信文公、按其成說佩而行之、一字不敢易。余嘗曉之曰、文公晚年論學及解經要議、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乃若小小文義、程朱已不盡同、不可深泥也。一清曰、不然。吾輩學未見道、今日正當不信已而信先儒之言、庶幾求之而可得。先儒論或有未定者、吾且闕所疑可也。余深以為然。於戲、一清質魯志確、以其近道之資、而又學不畔道、蓋踐履多於講明、可謂平正篤實者矣。天假之年、則其所造非余所得以知、而不幸齎志而沒、不亦重可哀耶。昔大道既隱、漢儒秪以訓詁明經、而釋教流入中國久、微程朱則聖學其遂無傳矣。今天下家誦程朱之書、而六經燦然明世。然世降浸薄、士往往務空言而闕於實行、學益支離、好高者復竊禪語而託於經傳、謂可一蹴入孔室、而輕訶宋儒、號空而不踐實。噫、弊也久矣。若吾一清以躬行為學、而足履實地者、安可得耶。余不幸生於絕學之後、方欲求助於人以進此道、得友如一清、而又一旦化去、踽踽涼涼、獨學無助、則所哀者豈直朋舊之情而已耶。因誌其墓而銘之。銘曰、

昔在孔門、曾以魯得。確哉李君、學以魯入。垂絕有言、事符易簀。後欲識君、視此石刻。

損益大意

一、昌黎墓誌學史記列傳體、而太史公尚矣、列傳若為一人作、而當時天下事皆備見、其體甚大。今一清官卑、國家事關係亦多、亦宜敘見一二、然亦不必煩。

一、表厥宅里、漢人君子鄉、高陽里猶有遺意、與今之以官爵甲第立坊者異矣。永康此舉可振頹俗、法宜得書。今但云立里門以旌之、傷於畧。當增表曰清修吉士。

一、文公作曹立之墓表、未嘗深闢陸學、而象山之徒已譁然不平。今門戶太高、黨事將起、憂其將害蒼生。但實修吾學、是真難滅、是假易除。吾學果大成、將不大聲色而自定矣、奈何以口舌與爭、激成其勢。況風人之義、貴

於微婉、使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庶得性情之正。今直云近時一種便儇激勵之資、空虛怯懦之論、異說蜂起、程朱之書又將為天下大禁、余為此懼而力不足以震之、則幾於罵矣。且彼正因厭俗學支離、故喜禪學之捷徑、而陷溺多世之高明之士。今捨卻俗學一邊、專攻彼一邊、一失、語意亦欠平正、而未足服其心也。今畧改云云、庶幾不偏、又意蓄而不甚露、因稱一清起此議論、非欲譏彼、且亦足以為諷、而不至激其怒也。

《明文海》卷四四一

明故登仕郎翰林院待詔湖涯貢君墓表

自古磊落奇崛之士、懷孤憤惜休明、垂老而不肯休者、宜值赴日月之光、羨膏澤之潤哉、亦其中有所負而不忍棄與其時有所值而不易得、蓋悲河清之難俟、恥覆簣之無成、固亦不容自已云爾。憶在嘉靖癸巳、余再職史官、聞諸館閣嘖嘖稱宣城貢君之才、而未詳其為人。其後歸田、識君之子安國、銳然有志於道、遂與定交。久之、以貢授永豐縣學訓導、數得朝夕、於是聞君平生大節、為之慨然悲焉。方君始為郡諸生、年纔十四五、業舉子課試耳。每閉戶累黍、于管定黃鍾、候冬至氣、沉思其損益數、務與宋儒之議相當。助祭孔廟、禮成、仰而嘆曰、大丈夫不以孔孟為法、即隆貴、豈足多哉。而是時海內人士有傳白沙先生之學者、競目為禪、獨君欣然願從之遊。聞于督學林公、心奇之、乃令師南陽王文莊公鴻儒、京口丁補齋公某、二公皆當世博雅君子、有行業者也。君至門、聽其言、遂潛心宋儒格物之說、於是希訂三禮、為之註釋、至攷證古今治亂之由、推而極於陰陽進退之變、靡不通究、而尤長于易。正德癸酉、舉應天鄉試、屢上春官、不第、則一致其餘力於禮書、思益遂而辭益古、期以獻之朝廷、布之天下、不徒充簡冊而已。會今上修明禮樂、釐正郊廟百神之祀、自以為百世一時之奇遇也、集其平生所論著者、將上之、而禮官方聘天下儒生通知古雅者撰修祀儀、成典、於是名在選中。書成、蒙

賜金帛如例。是年乙未，莊靜皇后喪，議者謂當絶服。君未應聘，獨以衰絰出入京師中。又明年丁酉，以輔臣薦除翰林待詔。待詔久不備員，嘗以待奇士之淹滯者。丑因撰書之役，乃簡選補。君一日起自剡薦，人莫不以爲榮。明年，預史館校録諸經史，給大官酒饌。君既感激知遇，乃益發憤，將以表見所學。上復古治策十五事，其言滿三萬七千有餘。戊戌冬，章聖慈壽皇太后喪，咸遵以日易月之制，君復請三年喪以風天下。疏兩上，俱留中。聞者莫不難之。己亥二月，今上南巡，立皇太子，君乃輯古昔教養太子法爲書三卷，名曰保傅補。病作，不果上。君在翰林纔二載，所言屢上，不一采用，欲棄去，於是告病者三，致仕者一，輔臣惜其才，强留之，竟卒于官，年止六十有四。其所志雖不酬，然其平生畧可睹矣。君之先多文學忠義之士，世遠弗載。而元集賢直學士奎、禮部尚書師泰爲最顯。國朝車駕郎中時，時之生乾，乾生順，順生鏞，鏞生君。自乾以下，皆以儒業相傳。鏞之學宗伊川程氏，而不用於世，卒謚文貞。君爲人丰神俊逸，坦無他腸。自少穎敏，常恐辱其先人。文貞病，自刲股和藥以進，病立愈。其後執喪甚嚴，倚廬者三年。與兄弟居，誓無分異。既不得遂，田産任所推與，弗問。至鬻田市書，日夕誦讀，不知計筭作業，家耗落泊如也。久之，博極羣書，含腴咀華，詩文取法漢魏先秦，而用意尤深于禮。所著有三禮纂注、三大禮賦、南陽畧、保傅補諸書，而詩文則有和齋集、湖涯二稿、倚瑚子燕市吹劍集、杜機子瀛海集、市鼎腊餘、湖涯劍吷集、籟野集，其亦可謂博矣。嗚呼，是豈能隱忍乾没於聖明之世，而甘與瑣瑣者爲儕伍哉。夫聖學不明，士無歸命，雄偉傑特不欲以俗終者，其人既鮮，幸而有之，乃復遭值阸塞，坐坎壈以賫志，如君之類是也。雖然，其志誠不酬矣，然其言幸且上聞，而君之子又將竟其所未至，不猶足以自解乎。於是既爲之悲，而復以慰言書之墓上之石，無亦使其鬱鬱於地下也。君三子：訓導居長，四夷館譯字生持國次之，昌國又

次之。女二，閨貞，適建平監生姚彪。親貞，適同邑給事中孫濬。孫男克明，孫女某。其生卒配氏在志銘者，不復表。

羅洪先撰　《念菴文集》卷一四

雲南北勝州知州潘叔子孫墓志銘

汪道昆

志曰：於乎，此故州大夫吾友潘叔子朝言墓也。往歲夏四月十九日，朝言卽世。今歲冬十月二十有五日，諸子廷訓、廷讓、廷試、廷謨、廷論乃始舉喪，墓在歙北之園田，卜癸丁吉，則余嘗預聞其卜矣。諸子有事封樹，抵余志而銘之。初，朝言受室吾宗，舉宗快得佳公子爲子壻，及余從朝言入博士舍，諸博士快得偕公子爲諸生。公子名緣，尚書且叔子也。尚書公起家癸源，世多顯者。尚書公既免居郡，乃舍學宫旁，獨叔季從，迄今守尚書公祀，遂占籍郡下邑，爲郡中人。尚書公故納楊氏姬京師，出爲樵陽守。癸未，楊舉子，乳而命之曰樵、髫從尚書公之官。尚書公出行部，所親介部下材官私覘叱弗與通汜。遨庭，終不以得親而渝娩娩。歸受尚書公命，入山讀書，中道飯故人家，日且暮，止朝言宿。朝言亟遣人請命尚書公所，然後許之。卽出比鄰，不告不敢舉足。母楊以翁媪獨無養，念之深，朝言遣豎子逆翁媪京師，期而待之京口。會舟人疫，戒勿入舟，朝言卒同舟，奉翁媪歸，母大喜。既又以翁媪且老無子，出力請翁內一姬，生子惟鍪。翁媪既

叟、則惟鑒同諸子起居。旣冠、則正席改事之、曰吾舅也。尚書公旣捐館舍、朝言從伯仲執喪尋、甸京師、上書請郵、資斧悉己之自出、無預諸子。舍中伯仲恭嫡母程淑人終故邑、程馮几而訣伯仲、獨惜不及見絲。季弟綸恭與朝言同母、綸彊幹、諸錢穀出入悉屬綸、獨修尚書公遺事而代其終、諸齋用悉自任。綸乘閒進曰、昔人恥獨爲君子、將令綸終不得爲先公子乎。于時客奉滋須、綸倍朝言而陰助其不給。綸中道沃、朝言如失左右手、拊二孤宿帷堂、語諸子曰、季絕口不言二孤、謂吾在無庸託耳。二孤卽吾子也。於是諸子以陰助客奉告悉歸二孤。朝言愳然類尚書公、英氣勃勃、雖在逢掖、屈首受博士書、顧虎視鷹揚、喜兵法。故從外王父揚翁受射、已復從山東樊氏受槍。居常慕汲長孺、馬伏波爲人、慷慨自許。每中夜不寢、拊床奮呼、大丈夫不死龍鱗則死馬革、等死耳、寧能壇戶與昆蟲俱死邪。嘗單騎北游、行劫者燕逬拋菆矢下讋服、行劫者辟易避之。嘗客胡督府行閒、督府請虛中權以待公子、朝言佯諾、卒拂衣歸。嘗從督府觀潮閩、賈豎子以衝突坐軍法、賴朝言力解之。且日賈豎子奉百金爲朝言壽、朝言謝曰、督府之德也、

縶何有焉。及督府逮、行郡中、故附督府者率反噬以避連坐、朝言躬唁督府諸子於獄、極口稱督府寃。會羣盜千人入婺源、且薄歙、斬將奪石門、入壁洋湖、郡守相言直指使名、朝言謝不往。使者曰、生行亦贊幕中畫耳、非直以衝鋒破敵望生。朝言作色曰、生非衝鋒破敵之難、難於紱組。使者曰、此父母國也、毋辭。朝言勒壯士六人與俱、覘賊方嚮、笑曰、彼張欲渡、渡則境內殘矣、吾其先濟之彼岸、奪其志而扼之。就河濱得小艇三、部分六人爲三艇、朝言當賊壘進艇、二艇鵝鸛從之。賊乘勝無前軍、視六人猶六鷁也、且退飛矣。將濟、朝言引弓一發中朱衣酋、賊大驚。已而遁中數賊、賊辟易退保故營。旦日則一悍夫搴旗、且用人禡旗下作氣以示必渡怵我軍。朝言更一發殪搴旗旗仆、已而殪首禡者、則其次酋賊悉衆趨下流、計乘虛可渡下流、業已有備。朝言復引弓當下流、賊且郤、則躍而發皆從之、諸軍乘勝遡登、賊踉蹌遁出境部。使者聞捷、則遣村官勞朝言。旣班師、朝言儒服入謝、使者避席曰、偉哉國士、直將右魯曹劌而左之。夫以一矢遺聊城、視魯仲連滅矣。朝言謝曰、卽使君不以紱組爲罪、齳生何敢以天幸爲功。都人士旣壯朝言、

且益多，其不伐、即朝言以用武著。顧惟修行爲兢兢、居家則父事簡肅公、居鄉則嚴事江方伯民瑛、周遊而求先聖之道、則師事太司成安福鄒先生、太史毗陵唐先生、吉水羅先生、太常宛陵周先生、相友而莫逆于心則兄事秣陵楊道南、焦弱矦。自惟骯髒負氣、務折節爲退讓、爲春容。故受知督學周七之君、置高等、而縣諸生方願靜顧居下。朝言言之使君、願以身下之。既復以講道受知耿使君、使君方以礪行主功令、按七校之士、輒首朝言。古者薦士則賓于鄉、乃今還之諸生、非所以待不厚也。潘生三物具矣、其幣聘之以待賓與、且援之廩。朝言力謝曰、明公廩士以講學、或者將驁空談廩士以循名、或者將市虛譽。是一繇不足以爲多士勸、而適足以爲多士懲惡、用繇也。使君益高其義、徧檄南國而廣厲之、卒予廩。會有例當補貢、使君復屬朝言、朝言操觚者言辭益力、使君不許、卒彊應之。既上太常、廷試第一。頃之、就選部、余方奉使行邊、竊計邊邑多瑕、安得文武具備如朝言者爲之保障、遂移書朝言、郡市行且籍君名奏之。朝言力謝曰、明公不善俯而詭隨、不肖不善仰而過望。脫明公內稱不避、爲國非私夫人、或不能以不俯諒明公、又安能以不仰諒不肖。大司空朱公故爲婺源令、雅善朝言、朝言得判嚴州、乃始投謁。前御史出按浙、習許司成、司成謂朝言固請給介而見之御史。朝言力謝曰、下吏禮當見、固公見之。茲藉太史公先談、則私謁矣。御史法在無私、繇何敢撓御史法。嚴州選者數爲暴法、其太甚者十餘輩、上官以爲能、遍署分水建德二縣事、所至問民疾苦、奘其傾益、餘分水僞增者千丁、損建德歲費者六百、舉繫爲令、俾世守之。所部檄朝言督歲幣則歲幣良、督軍儲則軍儲足。然於工家繇戶無預秋毫、坐不肯充庫吏胥、費稍溢、朝言幸自取足、無所覬覦。戶部檄藩司補給之、郤弗受。會末疾作、旬日始瘳。竣事而還、輒上書請老。所部急朝言甚、書八上始得歸。然猶以使事行、計且推去、無何、檄至、得北勝州。越明年戊寅、疾竟不起、春秋五十有六耳。方其少而嘐嘐、翩翩乎節俠哉。既壯而論兵、即衛霍安足道也。中歲學道、率其身以禮義之塗。推之後則獨行、引之前則卻步。肯耿使君譽故大宗伯不亦有道之士乎哉。使君領之曰、然其人則天下士也。惜未聞道耳。朝言爽然自失、退而負墻、吾平生擇述而行、去道則猶千里、不幸而不聞斯言也。吾其以另

境終。疾且深，顧語諸子，吾終身誦法孔孟，有味乎其言者兩端，居常則曰志士不忘在溝壑，遇疾則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借躬行不逮耳。藉令天假之以年，俟之以老，吾安知其所稅駕哉。銘曰，仲尼之徒，厥有兼人。浮海得師，治蒲得民。有勇知方，信而有徵。取材則訕，用壯則羸。始以稅冠，終焉結纓。堂而未室，大有徑庭。從人後延，先民是程。則其威敵，倬有善經。則其術衆，倬有賢聲。藉令竟其所施，殆足以治千乘而行三軍。至若折節强學，退讓恂恂，謀不出位，力不讓能。雖曾氏之所畏，姑舍是而睎潛心。借曰未逮，殆庶幾乎今之成人。

潘朝言緜傳　　澹園集

朝言發源人，姓潘氏，名緜然，都人皆稱曰朝言。蓋其名聞於世，而人知朝言者多高其才能，至其忠孝廉節，處窮達，臨利害，無愧於古人，人鮮稱朝言者。余必盡知之。朝言爲人倜儻負奇氣，狀貌雄偉，音吐如洪鐘。事父尚書，母楊氏，能委婉中其驩心。母弟綸尤相得驩甚。其孝友蓋天性也。少讀書飛布山，攻苦力學，足不踰戶限。一日自念曰，士不兼文武，不足任重。吾欲擬老此奚爲。間走燕趙吳越，從四方賢士大夫遊。洪都鄒謙之、羅達夫、毗陵唐應德、宛陵周順之，皆身傾下之。時執贄請益焉。尚書節制兩廣，時朝言出入軍中，已習知兵事。而外王父楊以射名，朝言盡其指授，已復受槍法青人樊東川，已復閱武經古陣法，旁采將傳星曆風角諸書。躍馬彎弧，慨然有鞭撻四夷之志矣。滁處故多礦，大盜往往竊窺之，而發源多山箐，可嘯聚，急則常竄伏奔呼，鈔略以苟旦夕。嘉靖乙丑春，浙東礦盜起，糾合亡命千五百餘人，抵婺，放兵四掠，指揮王應禎等死之。又明年，入歙，六邑洶洶。部使者强起朝言，朝言至屯溪，望見賊策曰，賊渡矣，渡且爲一郡患。乃率兵要擊于河，兵稍郤。與劉會者六人挐舟抵賊所，緋衣者跳踉出，知其魁也，射殺之，賊爲氣奪。又挑其尤桀驁者數人射殺之，皆相顧眙，稍稍自引去。明日，賊奮兵戰，旗甫出，射之仆，我軍驩譟動天，人人氣自倍，渡河大破之。又明日，追射下流，破之。又明日，伏烟村渡邀賊歸路，前後入陳，所向無不意得者。賊泣曰，吾目中久無歙州，今竟落儒生手乎。朝言既以孝弟聞，自是指顧而全六邑，名聲籍甚。于令傅士弟子僉謀宜朝言上之督學御史，御史爲耿先生雅重朝言，亟[illegible]格貢之，選嚴州府別駕，至

權知分水縣。縣喜訟、大者斧斵細者縷解、吏從旁瞪視、不敢吐聲氣。又丁戶多浮額、民苦之、乃鈎稽故牘、去虛丁以千數、三月而邑大治。頃之移攝建德。建德聞其來、讙曰、此分水所勑石頌之者邪。而朝言亦以治分水者治之、蠲歲征八百有奇、刊爲額下之鄉民、民大悅。有贅貸令子售基地於姪子死、訟奪之。朝言知其奸、念其贅也、好謂曰、姪誠負、負券業已成矣、我以俸金爲若直。贅行至門、反輸情自服曰、寧死恐欺明府。其服人心皆此類也。朝言賢名日蜚蜚起、當路欲薦於朝屢矣、已而竟不薦。丙子、部選長安邸、常日拜走仰望階下、鬱鬱不得意。疾作、歎曰、吾上不能高臥巖壑、自全天眞、次不能感會風雲、雨澤萌庶、外不能策勳龍沙之北、內不能批鱗人主之前、而溺風塵以死也。因上書自免去。監司部使者共惜之、然以其無貲地、不肯卑推挽。尋以北勝州刺史就家起之、而朝言死矣。然則世之稱朝言者、於其材能亦未盡知也。初朝言歸、母夫人尚無恙、而弟綸以物故。朝言經紀其後人無異己出。病且革、母氏在旁、泣淫淫闇不下。聞鵲聲、陽曰、鵲噪其有喜乎。蓋不欲以己故傷母心也。與人交綏急可託。竒志所嚮往、皆海內賢豪長者、而咋舌決齒於娟嫉之夫、如豺貑不欲近。每一縱言、目光橫射、意氣奔激、聞者或不能堪、揚揚自如也。晚既有聞於耿先生、以謙之、達夫言參驗之、仰鑽益力。生平所欣慕、澹然不以屑意、雖未見其止、而志固已遠矣。嗚呼、豈不明於趣舍尙風節偉丈夫哉。君子之爲善也、不赫赫于時、其流風遺烈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故余傳其事、俟知言者考焉。

以上二文并見《國朝獻徵録》卷一〇二

明儒碑傳集卷四十

胡纘宗　汪玉　桂萼　孫承恩
黃綰　蕭鳴鳳　周廷用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可泉胡公纘宗墓志銘

公諱纘宗，初字孝思，後更世甫，秦人也。號可泉，亦號鳥鼠山人。穎悟夙成，蚤歲以春秋為邑學生，提學邃菴楊公、虎谷王公咸愛重之。中陝西辛酉鄉試，繼登正德戊辰呂柟榜進士三甲第一人。會有執政子亦登二甲第一人，欲覬翰林清職，乃倚中官劉瑾勢，以二甲三甲各第一人因併廝，俱授翰林院檢討，仍取二甲鄒觀、黃芳等五人，三甲李志學等三人，俱授庶吉士，實假眾市公也。公辭職不獲，乃受命，與修撰呂公、編脩景公叅對　孝宗實錄。成錄，賜金幣，加俸一級。庚午，執政者以瑾敗，其子編管為民，乃註公與鄒黃等俱外補。公補四川嘉定州判官。歷二載，陞潼川州知州，俱有惠政。乙亥，陞南京戶部湖廣司員外郎。己卯，陞吏部驗封司郎中，以考最得封父如其官，母暨妻封贈為宜人。未幾，陞安慶府知府。時值逆濠兵後，民皆窮苦。又　武皇駐蹕留都，供御繁劇，朝議以公秦人，有經略才，特簡公以守，刻期履任。時夏旱秋潦，公修大政，舉荒政，上下乂安。明年癸未，江南大旱，歲饑民流，復詔公移守姑蘇。公以姑蘇鉅郡，財賦益夥，法制益難，經理庶務，尤詳於治。旣會詔守令久任，公任兩郡幾九載，久道化成，禮讓興行，擬古循良，當不多讓。陞山東布政司左叅政。及去任，兩郡士民皆建祠奉祀，樹碑頌德，思如父母。再移浙藩，又改晉省，以平盜功蒙賜金幣。辛卯，陞本司右布政使。壬辰，丁外艱，制滿，復除河南右布政使。時鄢陵盜起，公討平之，亦得賜以金幣。丙申，轉本司左布政使。冬，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地方。時衛府恣惡，公抗疏以聞，得遣廷臣齎勑諭，奪其祿，并革護衛，地方藉以寧謐。繼以原職總理河道，經畫河防利弊。丁酉，以九廟成，奉詔進通議大夫，得進封贈其祖父母、父母及妻如其官。己亥，以　皇太子立，復奉詔得廕一子入監讀書。旣　乘輿南狩，公迎於磁，乃復改巡撫河南。時　車駕經過，公經理周悉，事竣，復賜金幣。汴中大饑且疫，公上疏請賑，情詞激切，同事者覽而難焉。公曰：豈得念吾身而坐使我中州數百萬之生靈

哉。脫有谷、粟、藉任之。疏上，得發帑銀二十萬兩，命大臣賑貸之。沭民少甦焉。乙亥冬，沭中薄賊，內外火燎頻發，未幾，行臺亦災，公引咎乞歸，以得歸田里。爰築別墅以居，日閉關著書，手未嘗廢卷，帙於諸理亂黜陟不相聞。時或乘籃輿課耕隴畝，亦或登高賦詩，興盡乃反。與邑中為紳燕會，作九逸圖。時有巨惡欲脫罪，乃誣公敗速贖　聖明洞察寬釋，得優游卒老。庚申九月三日，方執簡對賓，倏忽告逝。振生成化庚子，享年八十一歲。公才氣英發，對客揮毫，詩賦立就，究若宿搆，然倜儻豪逸，上追古人。凡海內賢達及藝文之士，望形影從，聽聲響赴，欣欣納交，而骯髒詭隨之徒，未免含蝕睨視焉。雖大位屢滯，不究厥施，而功實詞華，流傳遠邇，雖百世不泯也。有辛巳集、丙辰集各四卷，烏鼠山人小集八卷，擬漢樂府二卷，擬西涯古樂府家誦各一卷，安慶志三十卷，秦安志二卷，鞏郡記二十卷，秦州志三十卷，春秋本義十二卷，並纂選唐雅、雅音等編，皆已行於世。其河嵩歸田諸集未梓者尚多。

《國朝獻徵錄》卷六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公玉墓志銘 順天

張邦奇

公諱玉，字汝成，號雷峰，一號嘿休。系本徽之婺源，遠國公之後。曾祖諱公鏐。祖諱江。父諱子才，以公貴，封承德郎、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母吳氏，封安人。公沉毅重厚，齠齔如成人。年十六七，讀性理諸書，潛思默悟，慨然以古聖賢自期，若將不屑意於舉業，而才思充敏，得之心而注之手，跌宕雄俊，自足以動人。辛酉，年二十一，領鄉薦。明年游南雍，時楓山章公為祭酒，整菴羅公為司業，大見器重，召語必移時，較藝必冠多士焉。戊辰舉進士，授刑部江西司主事，轉雲南司員外郎。訊獄精敏，為同輩所推服。甲戌，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攝辰沅兵備。乙亥，督造紙劄，拒請託，絕侵蠹，減浮費以萬計。明年，仍巡辰沅，攝兵備。公性簡亢，不能與衆俯仰，不悅於當道。湖藩六道，辰沅最遠且多故，故再以屬公。公下上嶮巇，不避寒暑，硁硁移牒，不閣宵晝，民夷肅然。惟永順宣慰司恃其富強，納賄權奸，圖地之屬保靖者，事久弗決，相殺傷無虛歲。朝廷勑大臣會勘，或受別指，欲有所左右，而公持益堅，卒以理詘羣力焉。永順先以黃金器若干啗公，公聞之，

丞命揄其使、使遠逃匿。至是、陰令刺客伺公、人多爲公危者、而公屹弗爲動、難亦竟弗及也。香爐山上夷叛、合湖貴兩省兵討平之、公之贊畫居多。在沅再期、鋤奸袪弊、罄竭心力。復構書院於明山之麓、聚諸生爲之講解。今南京刑部侍郎周先生克之時以御史謫官沅之竹寨驛、公禮請爲師、暇輒會講、士多興起。己卯、受巡武昌、黄州。會宸濠叛、陷九江。九江與黄、蘄接壤、倉卒備禦、分守者稱病不敢出城、而公遂沿流入蘄。蘄吏民方豕駭欲竄、公諭戒稍定。日夜修城增埤、募民集兵、皆越宿而辦。黄梅有粟萬餘石、與九江僅距一水、衆謂冒虎牙間、而公從容取歸州城、賊睥睨不敢犯、境内按堵。已而亢旱、出禱、澍雨輒降。未幾、武宗南巡、供應賞犒之需、籌畫周悉、聲聞日益起。然積勤六年、而薦剡不一及、及是、巡按御史毛汝厲疏公才節、乃擢柳桂兵備副使。強賊王廷鑑爲患、率民兵擒其窠窟、悉殲之、當道無知者。其於事惟盡其心、而不欲以聞於人類如此。壬午冬、丁外艱。明年春、會吏部考察、旌天下賢能卓異者幾數人、公復與焉。乙酉、服闋、補臨清兵備、稽供應、減夫役、豪猾屏跡、軍民安之。丁亥春、擢山東按察使。行之日、耄倪泣送滿車下。八閲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整飭薊州邊備。見西北邊凋耗已極、實將官掊尅所致、首議請覈別將官賢否、明賞罰、示勸戒。仍劾去貪酷之尤者二人、邊境懾震。戊子春、畿内賊楊恭作亂、驚動京師、公調叅將郝通、授之方畧、不數日折其首。京軍後至、遂冒爲己功、公曾弗之辨也。凡防禦方畧、鐵冶利弊、與夫重守令、審均徭、清地畝、會錢穀、皆熟計而條陳之、切中時宜。有撫畿奏稿二卷。勤勤歲久、咸消渴之症、且念數十年重大牢固之弊、一旦盡革、已爲憸壬所忌、而貪官被黜者相煽復起、曰禍機在是。懇疏乞休、不允。既病卧卒、年四十有九。公與故王公伯安友、意不能盡同、王百方說之、卒不撓、其自信不移如此。然實學古心、高才勁氣、獨立而不懼、知命而不惑。議論人物、必求之心術之微、舉天下鮮當其意者。己或有失、雖纖微不自蔽。人之柔佞、疾之雖仇讐、不啻痛也。所著有二書碎義、書經存疑錄、雜記、敝篋舊稿、凡若干卷、藏於家。

《國朝獻徵録》卷六三

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桂公萼傳

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柱國，以嘉靖十年八月卒。遺表謝恩，有曰：臣聞受命于天，壽夭難逃，定數遇知於主，存亡敢易忠心。顧茲永隔之期，益切銜恩之感。伏念臣家世田業，性資木野，少無適俗之韻，長乏趨時之方。筮仕縣司，養痾泉壑，幸值聖作物覩之會，復當議禮考文之期。且學爲資父事君，故志願畜忠忍死。遂以芻蕘之見，誤辱兼收。乃承鼎鉉之求，忝膺重寄，實過生平之願，極爲布衣之榮。臣用是感激殊恩，冀紓末效，直行已志，屢致人言。伏蒙　皇上保全于風波搖蕩之中，矜察于貝錦罔欺之際。無能名德，自誓捐軀。乃葵藿之忱未伸，而蒲柳之姿先瘁。承恩予告，幸遂首丘，輿疾出門，益增戀闕。臣強親醫藥，靜處鄉園，冀綏死於須臾，庶瞻顔於咫尺。[illegible]意疾勢彌留，大數將至，蓋棺有日，覲闕無時。敢以將死之言，用布尚存之悃。伏願　皇上清心寡慾，致敬存誠，頤精保神，虛懷納諫。凡臣平昔之所論述，肯於燕閒而賜覽觀，則臣死有餘榮，歿且不朽矣。

上覽而悲曰：蕚病既篤，猶遺疏勸忠，朕心實切傷悼。特用省覽，以慰不忘愛君至意。遂贈蕚太傅，謚文襄，賜祭九壇，命工部遣官營葬。蕚江西安仁縣人，正德六年進士，授丹徒知縣，被論，調青田，不赴。後以言者薦補武康。嘉靖癸未，稍遷南京刑部主事。時議大禮，張璁、方獻夫、霍韜、席書等咸執爲人後之説爲非是，上心欲從之，格于廷議。蕚因抗疏極論，累累千餘言。　上遂召五臣還京，竟定大禮。由是寵異之，陞翰林學士、詹事，歷吏部侍郎，俄遷尚書，加太子太傅、少保。己丑，遂改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内閣。蕚稍悍狷，陰以學術經濟自任。既受　上特達之遇，遂直躬而行，無所顧忌。然其志遠才疎，諸所規畫多迂滯不適於用。方議禮時，五臣同心排異議，相得驩甚。而蕚與璁尤密，比末年，二人者亦遂相失。蕚既歿，　上念議禮功，錄其子輿爲尚寶司丞，軺爲中書舍人。

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傅、謚文襄桂公蕚墓表

胡松

余行部往來安仁，過故相桂文襄公里，問其遺言往事，參以他日睹記，蓋泫然悲焉。嗟乎！世人貴耳賤目，智既不足以知人，而情又蔽於先入，亦何惑乎賢哲之業猜詆也。公平生大節在讀書好古，篤志躬行，孝友介特，甘貧尚志，以賢聖行業爲己任，跡其執禮守

正、不謟不回、三爲令尹、至遭讒積忤、數被折辱、而曾弗有所悔易、此豈章句監儒伈伈然以冠纓組紱爲性命者哉。惟其志不苟合、故釋褐至十五年、仕纔歷歷南京刑部主事爾。至於遭被知遇、致身思報、日夜敷納、罄竭忠慮、其大者如學聖學、明聖敬與其希天之學之疏、若皇極訓解、修明學政、公之學恍識其遠且大矣。蓋公少與其兄古山先生師事康齋吳聘君門人張先生、方在布衣、即有匡濟天下之志。故其在家在邦、論議蹈迪、事依於古、而深探天人之蘊、此其淵源所自來遠矣。余嘗紬讀公集、其言無非天下國家大計。若明倫大體諸疏、論定久矣、姑置不論。即如與地圖敘論一書、其於兵樞民政、戎索海防、鹺法儲要、備殫心力、眞有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日與夜寐、瀝赫廷內之義。使當時百執事有味其言、交相修飭、屢省力行於巖廊之上、而施及荆易炎海之壖、豈至使

主上憂勞南北、赤子若此其亟耶。恭公已逆揣豫策於三十年之前矣。世徒見公由主事不數年致位公孤、遂見媢嫉、譁然攻之、而豈知古人自耒耜版築間即以爰立、穎勝與否爾。矧公其時登第且二十載、而其材與德又恢恢寔有餘地耶。今之世固有官爲太宰、身都上相、而野無百畝之腴、家乏百金之積、蕭然敝宅、澹然不異爲令尹時耶。或又訕公嘗排王先生伯安之學、殆於媢忌、余竊以謂不然。蓋陽明兩廣之役、寔由公薦。其謂一時天下之才無出陽明右者、田州之事非斯人不足以濟。是心也、天下之公心也。乃其後或被訶禁操切。自其並時在位意見識趣之不同、爲人所誤則有之、所謂晏嬰不知仲尼命也。然晏嬰雖不知仲尼、而其節儉正直、能以其君顯於天下後世、要無損其賢也、可以一眚病大閑①耶。矧加誣增飾、其鄉人固有說也。蓋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陸敬輿曰、吾上不負天子、中不負所學、下不負斯民。公實兼而有之、其必爲名臣賢弼而不爲俗吏陋儒無疑。余恐後世距公日遠、不盡知公行事、爰語長史君、請爲掇其大都、表諸隧②焉。

以上二文并見《國朝獻徵錄》卷一六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贈太子太保謚文簡孫公承恩墓誌銘

徐　階

公諱承恩、字貞甫、毅齋其號也。其世曰孫氏。由晉御史大夫康。宋之南、自汴徙居武陵。元末有爲上饒錄事

諱伯英者，避方國珍亂，始來延平。再傳至士達，生子獄，舉成化戊戌進士，仕終延平知府，鄉人爲立遺愛祠。自延平而上凡三世，皆以公貴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妣皆夫人。其生曰成化辛丑十二月十日，卒嘉靖辛酉八月二十一日，享年八十一。其配曰吳氏，封孺人，累贈至夫人。繼娶楊氏，封夫人。所子兄之子曰詹事府主簿克紹，側室錢所生子曰前軍都督府事克弘。其葬曰嘉靖癸亥十二月十六日，墓在蟠龍塘祖塋之右。其歷官曰，公舉正德辛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當是時，權貴人數亂政，公歸卧於家者七年。　今皇帝即位，始拂拭其衣冠，告所知曰，吾可以出矣。及登朝，以巡使安南，又久之，以纂修明倫大典，遷左春坊左中允，充經筵講官，兼講大學衍義，遷主南北畿鄉試，遷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　皇太子生，召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禮部右侍郎缺，銓司衆除文裕公及公以聞，詔特用公，仍兼少詹事，侍讀學士，充經筵日講官。數遣祀牲南郊，陪祀　帝社稷，代拜本明，祭先師於太學，恭禮出尚書上。轉左侍郎，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同修玉牒，充會典副總裁，主考會試，遷禮部尚書，仍掌府事，改掌部事，兼掌府事。會有忌者，力引疾以歸。然　上每念公，見謂可信任，逾年召掌府，加太子少保。既請　皇子講讀，不報，遂以疾再疏乞致仕。詔賜馳驛，許以克弘侍行。凡居家十年卒。其卹恤曰，問，我至於葬，賜祭四壇，遣中書舍人來孜治葬事，贈太子太保，謚文簡。又將廕其孫。其行曰，公事親孝，始延平以祈而得疾，後公每值祈而日，慨歎欷不欲聞。母阮夫人以上元日生，公歲張燈爲壽。夫人歿，不復然一燭。撫其兄之子克嗣、孫昌祖，族之孫今鄉進士友仁，及焦氏之寡姊、姊族之孤嫠，朋舊之貧且病者，咸有因[illegible]。辭受無所苟然。生而直，寡言，與人交，雖所知厚，自一揖外不能致款曲。即有所得於人，亦不能惡惡爲謝。或說以名位可智力取，輒謝曰，有命。又或强之，而發亦不復答。聞有毀己者，笑曰，吾固無愧於心。聞受人欺，輒又笑曰，誠不意乃爾。於書無所不窺，及對賓友，一不以涉談論。故在大夫之賢者，罕克知公，而其不肖者因謂公易與，思有以推沮陵躐之。獨賴　上識公醇謹，遷轉多出　御筆，公遂得至貴顯。　上在位久，明於人情，凡大臣請告者，率見疑，獨公以誠見諒，得以恩禮去位。自少至於老，手不

識拔於、亦未嘗一問米鹽細小物價之盈縮。故公年踰八十、乃其心渾然赤子之初。其制作曰、在　武宗時有修德應天賦。　上之登極、有正始箴、有鑒古韻語。　上南狩還、有大孝頌。皆忠存勸戒、雖或取忌取謗、爲之不疑。晉卒有遺表曰、慚負國恩、虚生人世。相殞已矣、銜結悲然。惟　聖躬康壽、天曆彌長、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讀者以爲公於愛君、至死不替。有古大臣之心。而其他若使交紀行稿、使郢稿、集古像贊、易卦通義、女訓、浚溪草堂全集、以文章稱雄於世者、未暇論也。予後公舉進士十年、猶及與公同在史館。宮僚之選、予自江西副使獲陪公升于朝。後公視篆詹府、而予繼爲禮侍。公歸、予實代爲禮書。公之再起、予忝在内閣、與公處甚久、稔知公之爲人、益真所謂長者。故公之歸、予爲文贈之、又以文壽公八十。及既卒、又合謚法所謂博學好問、一德不懈者謚公、而茲又按大參鳳峰沈公狀、序其事之大者、以銘于幽。銘曰、世衰道微、文乃盛、孔子困之忌先進。公奎業文獨質勝、口無甘言色不令。紛華滿前一無競、孳孳趨衆譁持以靜。人莫知公　上則聖、南宮詹府佩兩印。既歸復召　親錫命、行且相公公則病。吁嗟有德用未竟、餘光燁燁照史乘、芳名文簡行允稱。

《國朝獻徵録》卷一八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黄公綰行狀

李一瀚

公姓黄氏、諱綰、字宗賢、別號久庵居士。台之黄巖人也。幼承祖文毅定軒公廕、弱冠即優通詩義、尤苦古詩文。一日、因感橫渠先生論廕襲語、遂棄舉子業、師文肅謝公鐸、毅然以聖賢自期。揭座右曰、竊師孔孟、達濂伊周。爲監察御史陳　公銓所知、招應舉、具書力辭不赴。隱紫霄山中、歷寒暑十餘年、勤讀苦思、學益充裕。因母鮑太淑人强命出仕、授後軍都事。公素少治生術、家甚窘。有商人規知、餽金千餘兩、公却之。且上疏革卬移冒支弊、盛爲當道所重。凡三年、就乞養病歸田。與王公守仁、湛公若水訂終身盟、講明絶學、共扶世教、一意恬退。儲公巏、喬公宇、張公元禎咸以台之先哲方正學者稱之。家居幾十年、恭遇先帝龍飛、詔徵遺逸。時侍御朱公節特疏薦公、志專正道、素行慨於輿情。心存王佐、學術明於澤物。起陞南京都察院經歷。適大禮議起、公具疏與焉。先帝用何淵議、欲以獻帝入祀太廟、舉朝莫敢沮。公特疏諫而寢。繼

上論聖學求良輔疏、致忤時相。尋陞南京工部員外郎、又累疏乞休歸田。未幾、尚書席公書、侍郎胡公世寧各疏薦公才堪太[3]用、學裕纂修、起陞光祿寺少卿、纂修明倫大典。時王公守仁江右功成、忌者謀奪、公力疏辯之、得明。繼陞大理寺少卿、首　上論刑獄疏、列六欵、又釋無辜囚、辯冤枉獄不可勝數。時稱明允。先帝以翰林缺官、命選中外臣僚才德學識堪備儲輔者入翰林、時公膺首選、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官。先帝嘗曰、爾以不羣之才、卓越之見、故超資寵用、以圖治弘功。大典書成、陞詹事、仍兼侍讀學士。其在史館、事核理直、無少阿比、同事者咸稱良史之才。其在經筵、日以養德格心、求賢才、謹好尚爲言。先帝嘗以君子之言褒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時各部院缺官、公署五篆、日歷諸曹、一無廢事、各屬咸嘆以爲難。及帶管操江、嚴防禦之法、謹盤詰之司、一時江盜悉皆屏跡。凡所應行、奏爲定例、至今猶賴之。三載考績、陞禮部左侍郎。適大同倡亂、公奉勅往撫大同、奮不顧身、兼程到鎮、運謀計策、擒斬積年創亂首惡張玉、穆通等二百餘名、而一方之難遂靖。民立安輯祠祀之。所餘賑濟銀三萬有奇、毫無所侵、齋回還諸內帑。先後功次國朝典故、內雲中紀變篇載之詳矣、惜乎尚未論其功也。明年知乙未貢舉事、甫畢、適丁母憂。服闋、時有安南之亂、先帝又起公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其區處事宜、歷有章疏。啟行間、朝指權相睚眦、私遂捕令閑住。歸抵家、遷居翠屏山中、杜門謝客、日事註述。布衣草履、超然於塵埃之外。雖極寒暑、手未嘗釋卷。遠近有志士咸趨事之、與語終夕不倦。凡有事關民瘼者、獨慨然言於當道。凡有親故貧乏者、悉與賙給。置立清獻杜公祀墓山祭田、擇其裔守之。買山遷葬文肅謝公鐸、幷與其諸孫貧無娶者聘之。至如撫養王公守仁遺孤、其間事尤爲難能。所著有四書五經原古、明道編、石龍集、石龍奏議、思古堂筆記、家訓等書。享年七十有五。

《國朝獻徵錄》卷三四

靜菴蕭先生墓表

會稽之陰有大儒曰靜菴先生者、稟賦不凡、少即穎異、甫踰十齡、修詞藝文已卓然成章。年十七、即厭棄之、從陽明王先生游、講明聖學、窮極指歸、體認踐履、不務口耳。在諸生中、甚爲提學副使趙公寬所賞識。弘治甲子、楊文恪公廉爲浙江鄉試考官、得先生文、

大驚、謂學有本原、才堪經濟、取置第一。自是遂以文名四方、寔先生所不屑也。登正德甲戌進士、選授監察御史。時方以言爲諱、先生劾奏兵部尚書王瓊雖小有才、多挾私妄作、都督江彬貪緣投托、蔓將難圖。申救胡副使世寧孤忠爲國、力剪强藩、封章慷慨、天下想聞其風采、非徒事聲容者比。奉　命廵山海諸關、値邊備久弛、將官怠縱、先生遍歷邊徼、修廢振墜、相機設備、廣樹材木、多爲覆蹔、虜騎不敢長驅、相顧喙息。會傳奉　武宗將出邊捕虎、總鎭以下遞相掊尅、先生上疏言、　陛下不當賤民命而貴異物、玩細娛而忘遠圖。因及官司掊尅、兵民疾苦之狀。留中不報。總兵戴欽、鎭守王忻圖中傷之、用事者曰、蕭御史無隙。乃止。嘗疾馳黃花鎭、啓視倉糧、苴磔居半、且侵尅累鉅萬、守將盡論如法。巨璫溫祥在司禮監有權、令二倅折簡爲請、先生併逮倅治之、邊境悚然、士始獲餉。先是、權貴人多冒奪士卒首功、前御史盡爲紀驗、先生悉奏奪之。江彬、錢寧忿然論于先生之前、先生曰、某地某地相距幾百里、某乃同日殺虜彼此獲功、豈能二三其身邪。二人語塞。廵邊代還、盡圖山川形勢、量地夷險、叙著機宜方畧、緩急有虜、按圖可議戰守。彭都御史澤上其功、且薦可大用。王瓊以夙憾不爲覆奏、先生亦初無意於論功。復命廵按雲南、値左脛爲邊風所中、疾作、太孺人憂之。遂疏請歸省。踰年、南畿缺提學御史、乃膺簡命。先生素以人才廢壞爲憂、至則振起科條、以身範物、先德行而後文藝。士有可進者、先生降色溫言、懇懇誘掖、語及理道、反覆推明。其或有不率教者、縱其文擬楊馬、詞並莊騷、亦在所必黜。重以權貴人請之、不聽也。其諸官師之賢否、生民之利病、往昔之忠賢、山林之遺逸、靡不悉心咨訪、抑揚興革。究其所措意、直欲挽回陋習、躋之隆古、而與人爲善之誠、惻然可掬。此豈可與流俗道哉。故南士有陳泰山、蕭北斗之謠。陳謂先提學陳恭愍公選也。尋陞河南按察副使、仍董學政、凡所施設、一如南畿。臨潁有大臣在內閣、以故怨搆誣其鄉人谷生者、欲假手甘心。先生廉知其故、不爲處。乃復爲其子弟甥婿請託、又弗許。由是憾甚、嗾言事者劾先生、連及廣東提學副使魏先生校。二先生皆當世名儒。疏下吏部、恐拂臨潁意、乃量移先生於湖廣、魏於江西、皆兵備副使。南御史上疏、謂二人皆長才碩學、宜大用、不宜左調。値臨潁去位、乃更先生廣東、魏河南、

仍各爲提學副使。廣學政久弛、魏以過嚴獲譴、先生繼之不少貶、從爲怨者所搆、先生不辯、唯疏求解職、竟復論改調。尋丁太孺人憂、年且五十、而哀慕不已、益寖就衰矣。自是遂不復出。嘉靖甲午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距生成化庚子某月日、年五十有五。疾革時、令子弟扶坐堂上、曰、吾平生不欺、使吾一見天日耳。子泣請遺命、曰、爲好人。餘一無所言。先生諱鳴鳳、字子雝、紹興山陰縣人、學者稱爲靜菴先生。父諱昱、任山東高密縣知縣、以先生貴贈監察御史。母茅氏、封孺人。娶周氏、封亦如之。子男二、曰勉、曰飭、皆有文行、爲國子生。女一、適錢塘縣學生田肯播。孫男三、承芳縣學生、餘皆讀書習禮。先生所著有靜菴文録、詩録、教録、杜詩註若干卷、六經方次第有説、創草未就。先生瓌傑廓落、廉靖方介。終身未嘗畜媵侍、靜處一室、浩然天游。常正襟危坐、或獨步中庭、遇風月清朗、則自喜曰、此吾儒受用處也。其所自得者如此。故其於出處之際、百折不回、雖識者謂其足以大受、惜其不爲公卿、而先生之視功名事業、則眞若浮雲之過太虛也。嗚呼、斯世有如先生者幾人哉。先生卒之二十年、其門人武進薛應旂亦以視學過先生里第、拜遺像而尋宿草之墓焉。勉、飭以墓未有表、遂屬之。余謂先生之化令傳後、固不待表而見、然亦自有不容已者、因叙次先生之履歷與所嘗聞於縉紳先生者而表於其墓曰、嗚呼、先生藏於茲丘、其封不滿數尺、而關係世風者則何其大哉。余爲南考功時、西磐張公爲尚書、檢察庶寮、唏噓嗟嘆者久之、曰、士失養於學校而顧稽之於既仕、殆猶使不教之民戰也、宜其鮮完人矣。近時如蕭子雝、魏子才之爲提學、其人豈易得哉。然則二先生之所以取嫉于人者、固其所以見稱于世者也。昔歐陽公謂宰執可爲、而唯翰林學士不可以輕授。余則謂學士可爲、而唯提學不可以輕授。益士習之汙隆、世道之升降、由此其出也。吾未知河南、廣東如何、今南畿諸士去先生三十餘年、猶若畏先生而不敢爲不善者、此其爲益豈小補哉。余因表先生之墓而重有感焉、故特書其大者。

薛應旂撰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八

八座周公傳 孫宜

孫子曰、華容古章華墟也、山嶽雄峙、川湖襟帶、談者率以為楚之鉅焉。自邑中馳者、槩謂東山、東山之秀乃又甲等一邑。前代勿論已、開國迄今、名紳碩弁、冠冕鄉土、景頌華夏、若朴翁忠宣者流、大抵咸東山産。山自東復北行數十百里、則其勢愈益雄、巍壁峭嶂、疊嶺嶢阜、仰軋日月、奇刹雲漢、而東山蓋上下哉之。於是有異人生焉、曰八座公。八座者、山之特也、而公居其下、故稱八座云。公姓周氏、名廷用、字子賢。父樂山翁。公之孕也、樂山翁方吏慈利、夢幢蓋儀從冉冉自天降、直入其廨、明日而公生。樂山翁以告其令、令曰、此貴徵也。翁於是棄役歸。乃公長而聰異夙達、罔由師授。年十八、始讀書、然又家貧。為諸生也、諸生率卑易眡之、曰周氏子窮而粗鹵、即免死溝中倖耳。凡有酒食聲伎之會、即屏避公不欲近、而公顧倜儻靡敏。遇酒食聲伎、直入座中坐、高論淵談、旁若無諸生者、諸生愈益卑易眡之。會有誦公文者、謂諸生曰、若無輕周氏子、其人才可得志、若咸非其敵也。於是諸生亦求公文誦之、亦稍稍敬重視公。居無何、公鄉試武昌。榜欲出也、戲隱其名姓、謂他邑同候生曰、令年解知之乎、華容周廷用也。同候者曰此人中解乎。公即曰、此故奇才也、設令試禮部、策廷對、猶當首耳。已公果列第八、錄其文式之。明年正德辛未、而公與家大夫舉進士、出為宣城令。宣城者、縣之壯也。公為之迎刃破節、排錯解棼、芟強抑豪、靡有遺缺。又日從事文章詞翰、為山川亭閣之遊。不三年、入為陝西道監察御史、按貴州、夷猺帖息、冦纂屏除、文學詞翰愈益加進、駸駸內遷已。會公疏詆銓部、厥辭直烈、當事者怒公、思有以阨之、未一考、竟陟公浙江按察僉事以去。人或憤而心靡平、而公則坦然泊如、曰此何足以困我也。乃益自砥礪、聲績日起、當事者無如何也。進公福建右參議。與見素林公論詩文于壺山之陽、林公大喜、奇焉、為文以贈。未幾、又進四川按察副使。是時屬亂芒部、撫鎮者委公討之。芒

居深僻窮絕境，有司罕至其地，蓋數十百年云。公冒險闖阻，宣德布惠，綏懷勦撲，遂平芒部之亂。又攝武科舉士科，舉士率精實無謬。即公所期許者，鮮不立取高第，列華要。於是蜀有編修楊名，給事中王繼宗等焉。然公終不自顯其能。征芒部也，同事暇隨者間得美遷，而公顧三載於蜀。居久之，始推爲江南按察司。江俗故刁强弗馴，其搢紳大夫罷居，例日請託受賕，累家富厚。公爲按察也，每痛抑其弊，凡搢紳大夫以書問至者，令二吏於廳事公拆之，以此故請囑皆廢不行。而其居四川，嚴亦若此。於是毀譏交集，咸欲推刃公。會三載入覲，銓部都御史汪鋐首摘公黜之。尚書王公瓊者知公，謂汪君曰，此故有名豪傑，何可黜也。汪即曰，公不黜此人，他日得志，將盡發天下士，吾與公苟存，亦無噍類矣。王公故嘗以剛摘，其復起也，蓋不能不稍依違，卒無以留公。於是搢紳相語曰，周某性高傲，氣人也，今黜必且疏直寃，乃相率詣慰公，勉之行。而公顧達言曰，天下大矣，假令黜廷用華數百千人，亦能容耳。於是卒歸，歸而與家大夫爲石磯八座之社，其文益大進。明年嘉靖甲午，公微病疥，醫謂下之愈，乃下之而增病，病不數日而卒，年五十三。孫子曰，世蓋有真豪傑者，非八座公哉。夫公東山之布衣也，前無師承之助，後無汲引之階，總角寒素，又非有萬石之積，四海之交也。乃其所植立則輝煌炳煥，文足鳴世，政足樹紀，言足以經國，氣足以食一時，兹非有特拔靡厚之質，陰厚獨得之具，能然哉。夫豪傑之士，天既生之矣，即俾其鷹揚嶽立，雷動風駛，掀揭宇宙，照耀日月，奚不可耶。而顧室抑阻撓，位不稱德，行與世乖，使人籲蒼叩帝，莫能伸達，嗚呼，天生之，天抑之乎。抑闒茸齷齪者，其得志宜久，而孤騫卓邁者，造物固有所難容，而鬼神亦或忌之乎。嘉靖壬辰，予以文試禮部，是時公始黜也，人率喜謂予曰，八座子去矣。予曰，若謂今日之去，能八座子屈哉。夫天下有真豪傑，亦有真毀譽，真豪傑者，必真毀譽而後能明之者也。夫八座子誠去已，庸

流恒華視厥偃蹇跛躃胥靡之狀、誠已内快中足、喜其計行矣。衆口之鑠、弭而積毁之銷、既息、子猶賢人君子也。今所覩闒茸齷齪、僥倖通顯者、非世之所誇耀駭震所崇侈以爲不可及人哉。然不數十年、灰盡煙滅、即使三尺童子微有識知、謂其品視八厓則何如、此非所謂眞毁譽者耶。夫眞者定也、定者人爲之實、天道之公也。八厓子亦俟其定已耳。故曰造物無終窮、然公之黜歸也、語諸子若弟曰、而屬以我故怨乎。吾聞之、丈夫進不獲於時、退必有知己者。夫石磯子、吾之知己也。今天稍俾我年、吾得與石磯子日以文酒過從足矣。嗚呼、公果未幾而死乎。天之於豪傑、嗇其位、復嗇其年、乃以身致之毁若譽虛名耳、何益乎。初公既與家大人爲同年、婚姻交會。予稍長、亦能以文自樹立、有聲稱已。諸時人乃咸仇嫉、擠陷之罔置、即號至親内戚、恨不欲其朝暮淪入目死焉。而公獨冒衆怨、排俗紛、忘年友之、又播其名海内、於是海内人聞曰、華容有周八厓、復有洞庭子乎。嗚呼、斯亦謂國士知矣。公卒、予爲詩十章哭之、已又書其墓碑、今又作八厓周公傳、然予尚欲刻其歸休詩并序其文。

論曰、華容故文獻也、前搢之士若朴翁兩山、率以文自樹立、然其體頗咸不高。乃八厓子之文、則彬彬興焉。予讀其古賦樂府及五七言詩、亦庶幾秦漢魏晉李杜之閒矣。故曰八厓子於文章、蓋中興吾邑、吾不謂特立豪傑哉。公既已違世獨化、而海内識者未嘗不誦愛其所作、稱八厓八厓。以此卜之、百世之下、必有聞矣。夫不於位於其文、不於其年於其垂範、斯又非天道昭昭未泯者耶。八厓子固可以死哉、八厓子固可以死哉。

《明文海》卷三九八

校記

①閑：據《明文海》卷四五三當作「賢」。

②隧：據右引書當作「隧道」。

③太：據文意當作「大」。

明儒碑傳集卷四十一

余本　萬吉　江曉

中憲大夫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南湖余公本墓志銘

張邦奇

嘉靖己丑十二月十六日、日將中昃、南京右通政余公過予。予迓之庭、升階、問友人汪汝成都憲沒也、愀然動容焉。坐定、談汝成事秩秩不少亂、已乃咨嗟悼惜、殊不自堪。忽暈眩喘急、戴目垂手欲僵。予驚泣、呼呼不應、手灌湯藥弗愈。踰時氣漸微、乃絶。其子九疇輩奔至、伏尸而哭、乃以卧輿舁歸其第。嗚呼、痛哉。公諱本、字子華、世居鄞城南臨川湖、故號南湖。余氏、參知政事天錫之後。公曾祖諱烱、南安府同知。生愷、愷生謙德、卽公父也。爲易慈孝、鄉稱善人、以公貴封翰林院編修、階文林郎。母夏氏、封孺人。愷以弟愔早卒弗嗣、命文林公後之。公孝愛性、生而英邁遒厲、動師聖賢。娶未逾歲、遭母喪、終其制不入私寢。令刑部左侍郎聞靜中先生時就讀其廬、卧起必偕、能悉其情云。始公少游府庠、斤斤自持、不少刓觚角。每候謁上官、諸生多叢聚踞談、而公與聞汪二子恒斂襟獨坐。

日相就問姓名、語合、遂爲契友焉。正德庚午領鄉薦。辛未廷對、擢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明年、念父老無兄弟、疏乞歸省。時例、京官省親離庭幃、六載乃許、公未及再朞而特旨允歸。又明年、來其親就養京邸。尋充經筵官。時權奸迭興、文事廢不用、公慨然具疏指切無所忌。至再上、不報。乃疏乞補近地儒學官便祿養。當道難之、乃請擢廣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至則毅然以釐俗作士爲己任、秉公力勸、務行厥志。然素性簡靜、視卑陬呫囁之態不啻若凂、纖行事一不當於理、卽義形於色、或面折不少容。用是與巡按毛御史鳳積不相能、劾其不法數事、而毛遂摭其莠言以相詆誣、詔各回籍聽勘。毛以京考落職、而公適罹外艱。服闋、當道令公赴選、公不可。嘉靖丁亥、起復山東按察司提學如故。行事不改嶺南。戊子秋試士之中式經公所首選者幾半。其年四月、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凡文牒無細大、一一訊辨、擇可否罷行之。曰、不爾則無以遏讒說、詎殄行、非朝廷設官意也。官宇頹圮、會以時詘禁工役、公乃計處工食若干、佐以俸餘、費不涉公帑、役不越輿隸、而堂廡煥然、嚴飭莊固、見者服其能焉。今巡撫山西都御史王天宇先生

者、公友也。嘗曰、吾每有舉措、或沉吟未決、思子華之風、卽沛然矣。蓋公臨義必赴、於得喪是非、死生禍福不一置於懷、故能無所瞻顧、若鷹攫淵趨、莫或牽掣。家居食貧、稱貸無虛月。親族有急、輒傾橐濟之、或爲假貸、而公自償焉。從父兄某、弟某某、皆早孤、文林公撫養如公。比長、室之、且給之田若干畝。公於書無所不讀、見古人奇偉事、躍然期必爲之。至奸臣傳、其擊節罵詈不釋口。通樂、天文、陰陽、律呂、皆研窮其數。爲詩文直寫己意、不屑磨鍛崇華飾、作世俗語、　而典雅確實、克裨世教。其雄才大節、使當大任、當爲國家長城、太阿無疑、而遽止於此、知者惜之。公生成化壬寅月日、得年四十有八。

《國朝獻徵錄》卷六七

桐廬學訓導萬公吉傳　唐順之

宜興萬氏相傳從自鳳陽、始從者曰勝。三傳至雄。雄兄弟六人、皆强力殖產、結豪傑、而萬氏始大於邑中。雄生政、政有弟盛、爲九江推官、以學行推高一時、而萬氏於是爲文獻家。政生璵、璵生公。公諱吉、字克脩、爲人方嚴剛峻、可望而知其爲莊士。自少從盛學、盛爲人亦方嚴。公心效慕之、盛亦喜公類己。公爲學以爲非有廉隅墻壁不能自植立、於是斂束筋骨、刻意以古人爲師。讀書觀古人忠孝大節、輒揭之壁間、自恐不如。平生自禮義廉恥大界限、至於拱揖進趨冠履飲食之節、畫綫而蹈、始終相較、不失毫髮。善戲之謔、露齒之笑、未嘗一出於口。撥衣躡足、箕踞跛倚之小過、未嘗一加乎身。其事父母、親寢視膳視藥、恪有儀節、深心款然。父母病、不解帶、自始病竟病愈以爲常。父暴病、一夕卒、每痛不及藥、哭輒殞絕、病尫然骨立。年五十餘、遭母喪、哀毀不衰於喪父時、以是病勞、至没齒卹竟不愈也。與弟善、以友愛聞邑中。病則共被寢。至老身長子、未嘗異錢帛。善亦謹厚有兄風。教諸子寬而有法、先志行而後文藝、諸子烝烝雅飭、規行矩步、孝謹一如公。不衰。其閨門化之、穆穆雍睦。自姻族朋友出入公家者、不聞有詐語嘻嘻之聲。其諸子弟不聞有挑達宕佚華矜之習。邑人爭相高之、以比於漢石氏、而以公比萬石君。公面目清冷、對人少寒暄語、若落落寡情、然人久與之處、眞意溢出。外有邊幅、而內朴無城府、至其情所甚鍾、處宗族姻戚間、

恩禮款曲、卽素妧變多兒女子情者、不能及也。其自奉泊然、衣未嘗問新敝、食未嘗問精惡、室無媵妾、館無圖書古器伎藝之玩、賓至時一爽而已、然亦未嘗溺意求工也。居家手不識握算計帳之具、口不問錢米盈縮、雖以有弟足藉、亦其素性於財利疏濶使然。然獨喜施舍、至歛歲、家人節口而饋遺寠人、未嘗忘施也。友人且死、屬其妻曰、濟我後事者必某也、已而果然。其處宗族、每誦范希文自吾祖宗視之無親疏之語、歎息者久之。族人有緩急、旣自罄其貲與力、有所不及、則醵其闔族之貲與力以濟。其三族中待公飽餓衣凍、婚子嫁女者若干人。公恂恂儒生、非欲以振急排難爲豪舉、其生平稟坎、又非如希文有俸廩賜予可以收族、其所爲如是、蓋天性也。以繩檢自律、亦以繩檢律人。人有善、雖在後輩、必稱歎推引、以爲賢於己。人有過、雖在同輩、必面折、或動色不少避。於義有違、雖田夫野人女子之言、皆爲之屈服。及引義爭是非、雖遇達官勢人、輾轉反覆、必伸己說、不少婉嫺。以是人或謂公激、而知公者益以公樸直愛人、如愛己也。其有欲爲不義、懼公知之而止者、校之面折者尤多。居學中三十餘年、學成行尊、其儒生後輩有

志節者、雖不及公門、亦心師公、事公一如事師之禮。公亦款款訓諭、相勵以古道、不降辭色。旣執古自信、因以古名其齋、諸儒生無背面、必曰古齋先生、而不敢字之。其家子弟且冠、必爲之行古冠禮、及婚葬祭、率準家禮從事、不爲苟簡。在學中凡八試于有司、皆不第、而提學林公有孚、蕭公鳴鳳以德行旌士、每首公以風諸生。公自少讀經史、守儒先成說甚謹、於儒先中尤篤信晦翁氏、然至疑難處、輒掩卷自思、及有所得、多出儒先論斷之外。文字尚理致、不爲華言、然諸儒生心服公之行、故不以文名。在學中獨與潘君松爲厚交、潘君疏爽坦易、而公堅苦嶔崟、兩人操行不同、而各以所長相取、至白首無間。嘉靖丙申、余始識公于宜興、公因遣二子從余游。數過余、相與議論、有合有不合、而卒歸于相得也。蓋公尊經傳甚篤、而守格式甚謹。然而默成不言之旨、近於破去經傳而易以爲束書游談者之所便、得心忘象之宗、近於脫落格式而易以爲宕無忌憚者之所假、故儒者往往因其似而疑其眞。余旣與公交久之、乃稍稍於經傳格式之外、有所陳述、大要以反求自得、一不蹈襲、獨標樞柄爲說。公聞而相與辯析、亦久之。然公察余非

敢不尊經傳、非敢不護格式者，是以因其跡而諒乎其心，知其人之不求爲異，而意其言之或不安也。先是，公之友周君道通學于王陽明子，得聞致良知之說，歸而以語公，公力從更之。公以其說異朱子，不肯信。道通沒十餘年，既與余相得，則慨然詢其所善門人王華、道通愛我，今荆川子語固多與道通所述相合，然固未嘗背于朱子，我恨不及道通之存也。嗚呼，以公之堅志勵行，虛心從善，使其早歲有聞，且將由忠信而好學，不知其何所止。正使晚年所遇不至如余之迂繆，而得一豪傑之士，其感乎契合，洒然冰解，又不知何如。此余所以愧公之知也。然公之所自立者，其亦足以見于世矣。居久之，以貢爲桐廬訓導。桐廬地磽陋，儒生溺於習俗，錐刀瑣瑣，鮮志操。公夙夜勸課，爲之深明義利界限，時時舉釣臺故事激發之，曰：若輩非子陵鄉人耶？諸生一時爲之爽爽心動。時御或有饋遺，卻弗受。間有所受，則以振業諸生之貧者。提學張君岳考之曰：文足以範士，行足以勵俗。近得其實云。未幾，懇乞致仕歸。是時二子士亨、士和舉進士。公每遺書必曰：願若輩爲好人，不願若輩爲好官。士和以翰林吉士出爲禮部主事，公聞之喜，以其能不干進，如教指也。在桐廬二年而歸，歸六年而病卒。病且亟，余往候之，氣已微矣，猶披衣端坐，作拱揖狀。謂余曰：吾語言若顛倒者。余曰：須靜以養之。公曰：正爲平日不能養也。是卒之前十日也。卒時爲嘉靖甲辰七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三。公蚤年剛方自立，晚而氣象和易，對人煦煦。自桐廬歸，後輩益樂親之。其行已類狷，而意甚廣，居常有志天下事，自爲諸生，地方利害休戚，亹亹爲上官陳說。既老無所施用，然猶不忘時事。聞一賢人進，則喜見顏眉，爲天下賀；或聞進一縮朒黨淈者，則蹙然改容，嘗食爲之廢筯。每得忠諫章疏，雖老必手錄，卒之前一月，既已病，半起坐間，猶類聚平生所錄，拱手讀之。其強于好善，至老益篤。[illegible]桐廬歸，欲入郡訪余，相與講磨益切。又邀余訪荆[illegible]孫公，慨然相見恨晚也。故其卒也，余嘗爲公志其墓。妻[illegible]氏，封安人。子三人：士亨，吏部員外郎，後公五月而[illegible]於公；士安，縣學生；士和，禮部主事，孝謹一如公者也。

《國朝獻徵錄》卷八五

工部右侍郎贈尚書瑞石江公曉神道碑銘

呂　本

江氏出自伯益季子玄仲封於江，因以爲姓。其後族屬繁衍，散處海內。至宋，有某者自汴扈蹕南渡，遂家于杭之仁和。入　國朝，累世貴盛，始大著。公諱曉，字

景熙、別號瑞石。曾祖諱通、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曾祖妣陳氏、贈孺人。祖諱玘、景泰辛未進士、由禮科給事中歷官山東布政司右參政、累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祖妣陸氏、封太淑人、加贈淑人。考諱瀾、成化戊戌進士、由翰林編修學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昭、加贈資德大夫。妣王氏、封太夫人、加贈夫人、成化壬寅生公。自幼德器純粹、穎悟絕倫。弘治辛酉、甫弱冠、中浙江鄉試第十人。明年、辛業北雍、謝文肅公爲大司成、深見器重、每較藝輒居首。公經學旣精、而又博綜羣籍、正德戊辰、中會試第四人、主考王文恪公、梁文康公一見稱之曰、兩脚書厨也。廷試二甲第十六人、諸老謂宜在詞林、公以文昭公在南京、乞便定省、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己巳、丁文昭公憂、歸。辛未、復除兵部武選司主事。武選事例浩繁、吏得因緣爲奸。公編定條例、又查天下衛所貼黃、以各官品秩姓氏功次略節類寫總冊、凡襲替即按冊處之、弊盡革。嘗勘剿殺流賊功、權勢人無一得冒者。癸酉春、遇　恩例授勅命、進階承德郎。乙亥、考滿、陞職方司員外郎、分涖前司、專理解發軍伍、則審遣必速、而收補有限、仍刊條格、人給一紙、以祛宿弊、時稱便焉。大司馬王恭襄公甚重公、適達賊入白洋口、運謀防禦、賴公居多。虜退、賜彩幣一襲。丁丑、陞車駕司署郎中、尋以考滿實授。武舉充收掌試卷官。時武廟巡幸、傳旨起關、無間晝夜。公日宿於公、凡違例者卒不與、仍定例則、題允。太僕議處馬政事宜、公爲條奏、俱著爲令。是冬、奏乞歸省。己卯北上、調吏部稽勳司郎中、尋以考滿進階奉政大夫。庚辰會試、充同考試官。部中同僚多飭威儀、而公坦夷率性、惟持正秉公、留心人才臧否、每家宰咨及、必直言。又有候選百餘人、言稱稽勳公而怨考功私而刻者、家宰深然之、由是爲同僚所忌。嘉靖癸未、考功轉文選郎中、遂出公爲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士論甚不平、公欣然赴任、惟以盡職爲念。乃嚴檢例、立條格、勤比較、凡可以剗吏弊而蘇民瘼者、無所不至。每出行部、卷笥必露檢而後入、自傳食之外、一介不受。先是藩祿多偏給、貧者苦之、公議按季均支。歲歉、議奏免民租、仍加賑濟。又嚴之使匿錢穀數十萬、故糧不愆期而民不告勞。及督運至京、懲前攬納之弊、乃議召商上納、隨時估值積出附餘輸官、至今爲法。撫臺王公特疏薦公、賜彩幣羊酒。丁亥、陞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署篆者

久之。公見百務廢弛、公私俱病、用是建議、如平法則以華羨餘、公支給以杜請託、照戶則以均徵派、蠲歲支以足經費、處鹽課以紓國計、速報災以議除豁等事。撫臺常公道素重公、即次第施行之、上下一時改觀。戊子、歲大侵、太原平陽民多轉徙、公極力安輯賑濟、全活者以萬計。公時寅出戌歸、剸裁繁錯、累年勘合、計日完報。巡臺穆公喜曰、如此幹理、山西安有廢事乎。各司事皆屬公稽覈。是冬入覲、公於合屬賢否鑒別素精、酌定考語、無一枉濫。吏部考察、悉如所擬。時公聲望益隆、然孤介自守、頗不悅於當道、久而不遷。庚寅春、歷三年、乃陞應天府府尹。凡道經屬邑、民必焚香頌恩德。比至應天、勵精如前、而法制加備、申防禁、減宴會、清案牘、勘獄訊、課農桑、平收支、革羨餘、省浮費。雖處高位、治帝鄉、即在外省不是過也。復條陳職掌十事、一革庶人婚喪需索、一革庶人私用物件、一革工部冒設匠役、仍當民差、一革各坊冒籍內官家人派補絕戶、一查內府搭運扛夫驗扛差撥、一查內府土工人戶量減編僉、一查巾帽局洗梱夫通行禁革、一查鰣魚廠供應夫革免科派、一查析薪司運柴夫革免部總、一查巾帽小下程盡行減革。俱允行。撫臺毛公思義以公積貯有法　上聞、奉　溫旨、有體國為民之褒。歲辛卯鄉試、為提調官。公凡三領提調、每因舊法出新意、區畫防範、極為周密。試錄所刊、文義多出公手筆、士林至今傳誦焉。是冬、再入覲、尋以太夫人憂歸。甲午、復除應天府尹。乙未春、值旱災、虔誠祈禱、雨澤隨降。又督民捕蝗、蝗盡滅。是春頗收。至秋復旱、乃發長平倉暨屬邑預備倉穀數萬石行賑、全活亦數十萬人。初、公之在郎署也、縉紳皆以清望重公。及歷藩輔、乃精練民事、動為百千年規、誠可以利當時、澤後世。公既屢經薦剡、始受簡知。丙申夏、陞工部右侍郎、蒙恩蔭子圻入胄監。時大工方興、公奉勅督理帑藏、常不給、部議加派各省。公曰、濫費孰若節用之為寬民也。今夫匠冗食而物價低昂不同、徒為勢要奸商之資耳。乃諭司屬簡其人、平其價、量工俸餼、盡裁內監所估。且防檢嚴肅、凡京師富室名攬頭者、無敢至門、雖多循衆情而國用不耗。是年皇史宬完、賜金幣及　御製記。　廟工完、陞俸二級、賜金幣有加。丁酉二月、重給誥命、祖父皆加贈陞級。舊制、祖父官高於子及品級同者不得加贈、其已受誥命者不再給、此蓋殊恩也。戊戌、慈寧宮完、加廕一

子入監。奉先殿完、加二品服色。其他慶賀扈從、錫賚駢蕃無算、人始知公爲　上所嚮用云。巳亥正月、上將巡承天、命內官監沿途搭蓋行宮。既有旨令公先往巡視督理。時公已具疏、同尚書蔣公瑤極陳南巡所繫之重、欲留駕不得、乃陛辭出京。比有欽改駐蹕程次、增寫慶都、新樂、栢鄉、磁州、湯陰五處、禮部尚未刊行。公弟曜在祠部、令吏馳報公、隨照新定程次行巡撫都御史陸釴、巡按御史胡守中作速營辦、以須駐蹕。已則兼程先詣諸州縣、督有司晝夜促治事皆有緒、而守中弗知也、恐緩不及事、先圖委罪于公、乃參稱裡吝稽誤等語、中批回話。公行至南陽、始接本部咨參本抄呈、與欽定程次同至、公始知守中之誣。及認罪疏上、遂下詔獄、鎮撫孫綱與守中素善、略不爲辯、照原參擬奏、送刑部問、擬還職、奉旨爲民。公念家屬、復間道之京。沿途士民相訝曰、是前日巡視公也。爭具肩輿送之。蓋公奉命而南也、恐扈駕者衆、有司供億不支、自備乾餱、所過止受廩米三升、故民感激若此。公既歸、角巾野服、日以書史自適、閫門省愆而已。凡過訪者、就於家庭再拜答之、未嘗往謝。辛丑冬、胡守中、孫綱各以罪棄市、士林稱快。自公被誣言官雖忿忿不平、然守中在位、未敢顯言薦之。至是撫巡皆累疏薦揚、大抵謂其德學才望、忠誠節操、具足以繫　朝廷之重輕、所宜亟用。乙巳七月、奉　詔復冠帶。戊申、吏部以公等八人、起用雖未奉俞旨、而朝議翕然以爲善類彙征矣。是役薦公無虛歲、亦不果用。癸丑、感疾卒、年七十有二。嗚呼、傷哉。公卒十三年、　穆宗即位、用臺諫言、贈公尚書、祭葬悉如制。公束髮登朝、敭歷中外、所至功見言信、而文學政事蔚然爲士林所推、人人能知之。若夫至性孝友、事父母生養沒哀、情逾於禮、兄曜弟曄卒無嗣、俱爲悉力襄事、撫教其繼子。與祠部弟友愛特至、以其子延承己廕、白首怡怡。養寡妹并甥女于家、不念同年昔惡而曲免其子監生之罪。至事干公門、則絕口不談。不經營生計、不增置屋室、儉素無異寒士。潘泉欲毀寺爲文昭公建專祠、力辭之。聲色貨利、一毫不染、惟玩索經籍、考覽本朝文獻、郷郡沿革與夫稗官野史、地里醫方、罔不旁搜、以此自老。所著有瑞石稿十卷、歸田錄十卷、春秋補傳十五卷、傳於家。

《國朝獻徵録》卷五一

明儒碑傳集卷四十二

彭瀹　王艮

鷲溪彭君墓表

習俗之移人、豈不甚微、而師友之功可少乎哉。昔武皇帝朝、尚武功、喜單絞之服、鉦鐃之音、且詔天下富人皆得入粟拜爵、爵自列校至將軍騎尉、鶡冠虎服殆滿郡國。士大夫欲救之而不能也、則競賦詩飲酒、以文雅自表異。而廬陵鷲溪彭君席乃考樂堯之豐貲、婚相國莊靖之華閥、自其少小、好奇偉不羈之行、思男子不能以文墨取榮顯、便當乘時累貲、異日有少緩急、得效尺寸於窮邊遠徼、其亦可以瞑目也。於是起布衣、奉詔爲吉安守禦千戶、而又懼不齒於士大夫、猶未足以傾動遠邇、而極其志意之所得也、則又學爲近體詩、與館閣山林諸賢往復上下其議論、若徐南峯、鄒東廓輩、莫不折節下之、與爲婚姻行輩交。當是時、君之轉盻投足軒如也。武皇帝末年、陽明王先生督兵虔州、首以理學授士人、虔吉之間豪傑響應。君雖不能頓棄夙好、私心固不能無羨慕、以爲古今詩歌之上、又有所謂理學者、誠足以取重於人也。然業與東廓爲友、氣槩勃勃不相下、歲時問訊、不失舊歡而已。又十七年、爲嘉靖甲午、東廓大會士友於青原、君嘗以故交來。東廓素善辭譬、懸致悃欵、告志意漸已消歇、而語之所指、一一潛中其肺腑、又若盡爲已設者。乃內愧、發汗沾衣、前席跽曰、今而後知淪之所以自貴也。強納弟子禮于東廓、而歸取昔之衣冠輿馬盡屏之、宴飲賓祭一以深衣從事、躡敝食糲寒畯殆不若也。君年已五十餘、長東廓且八歲、而鬚髮又早白、自是每會必至、至則先諸弟子請益拜起執禮、視諸弟子恭甚。旁觀者多指目之、東廓亦引席相就、君退然如忘也。夫此一彭君也、由前觀之、車從赫奕、吹彈喧遝、鄉人之所侈大也。由後觀之、寒暑冥業、山水忘疲、鄉人之所鄙笑也。而君子者一或訾之、一或與之、君何所

見而不惑於鄉人哉。雖然、彼侈太而鄙笑者暫也、其既也、即鄉人亦未嘗不陋前之爲貪得而服其後之爲善變也。夫昔之不免見陋於鄉人、而今乃得見與於君子、人性豈有殊哉、顧所習與導之者何如耳。余識君二十年之前、而相信於十年之後。見其以將衰之年而欲捐其厭棄之事、以内疚之悔而求償於樂易之心、故幾希之擬、吾未知其如何、至其知善之必可爲者、固不以小利而移也。瞬息之間、吾未知其如何、至其知過之必當改者、固不以顚露而文也。其將病也、訪余石蓮洞、再宿不能去。已而訪彭石屋、訪東廓、疑若預爲永訣者。蓋既歸而即病、始病自治後事、棺殮贈遺、條序井井。病亟、聚家之長幼、拱手告終、神氣不亂。余隨東廓視窆、在其里之北岸下莊之山、與妻陳同穴。東廓既述世次名字年齒子女以志、而余復書其墓上之石如此。於乎、君今乃可以瞑目矣。後之溺於習俗而求援於師友者誰乎。求諸師與友矣、惝然今昔之有間者誰乎。於乎。

羅洪先撰《念菴文集》卷一四

泰州王心齋先生墓誌銘　趙貞吉

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論學名世、從游若泰州王子稱最者。王子名艮、字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歿、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塲人、先自姑蘇徙居。四代祖仲仁、爲塲百夫長、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處士艮、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生先生於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隆額修髯。安豐俗負鹽、無宿學者、先生迺粗識論語孝經章句、即邈焉希如古賢人、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塾師無敢難者。一日天甚寒、至親所、覩方急務盥冷水、迺痛哭曰、艮爲人子、令親天寒盥冷水而不知也、尚得爲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舍捧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礙。於是秉禮爲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行處、如此有年、人未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

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讐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論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奉親羈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說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艮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先生居越，歎曰：風之未遠也，是艮之罪也。辭還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比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觀，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為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實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為又卓犖如此，同志相顧愕然，共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諧衆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先生卒於師，先生迎哭於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先生剛骨氣和，性靈澄徹，音咳盼顧，使人意消。即學者意識稍疏漏，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接人，無問隸僕，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戾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為宗，以格物為要，以孝弟為實，以太虛為宅，以古今為旦暮，以明啟後學為重任，以九二見龍為正位，以孔氏為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獨不喜著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舌授之，能導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卒配越中，為二王云。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艮之仕也。或謂先生為隱，曰：吾無

往而不與二三子、艮何敢隱也。兩救海濱之荒，活千萬人。洪鄉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某月日卒於正寢。配湯氏，生五子，以某月日葬於某里。先生門人貴溪徐子直氏、道州周季翰氏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之念予亦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强作銘曰：

越中良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後有作者，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明文海》卷四四三

王心齋先生傳 樵朱陶韓二子附

先生姓王氏，名艮，字汝止，學者宗之，稱心齋先生。泰州安豐場人。世隱約未顯。先生有異質，隆額僑矐。少食貧，父曰紀芳，服役于公。一日天甚寒，方急發盥冷水，先生至覩所覩之，痛哭曰：爲人子令親寒盥水而不知，尚得爲人乎。自是出代親役，里巷人孚其忠信，家漸以給。尋商販東魯，嘗疾，受醫倒倉法而愈，因究心醫術，蓋爲事親不可不知也。經孔林，謁夫子廟，低徊久之，慨然嘆曰：此亦人耳，胡萬世師之稱聖耶。歸取論語、孝經、章句誦習，至顏淵問仁章，詢之塾師，知顏子爲孔門高弟子，曰：此孔門作聖功，非徒令人口耳也。製古冠服，爲笏書四勿語，手持而躬踐之，惟謹。居后築斗室，晨昏定省已，閉關靜思，至忘寢食者累年。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次，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

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因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閒居仁三月半。此先生入悟始也。族長老諗其有志天下、毎以艱大事質之、立爲劈畫肯中機宜。里俗故好奉佛、先生準古秉禮、勸令塑佛像、祀祖先。會變瑠佛姓者矯上旨、索賂大于里、横甚、里人惶惑、追咎爲慢佛故。先生曰、吾自當之。躬往謁瑠、瑠爲先生言論于儀所感格、更與先生交驩、擬薦于上尊顯之。先生婉謝辭避焉。居嘗以經証悟、以悟釋經、多發儒先所未發。先是、文成自龍場謫歸、與學者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讐爭之。及撫豫章時、又亟論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恭親鶵居、未及聞也。有黄鑾師者、吉州人也、聞先生論、詫曰、此類吾撫臺王公之談。先生喜曰、有是扎。雖然、王公論良知、某談格物。如某同、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是天以某與王公也。請于父如豫章、生則以詩爲贄、毅然由中甬擬上座、往覆辨論者累日、卒會于心、始師事焉。文成退謂門人曰、吾擒宸濠時無少動、今爲斯人動矣。居七日、告歸省。歸無何、擬復往、父以險阻難之。先生謂誠可動天、無憚險阻。時旱、族長老曰、若能致雨、天信可動也。先生秉虔籲天、澍雨倏降、乃得父命復如豫章。過金陵、思南雍爲首善地、欲以所學諭之。至大學前、六館士覩先生冠服異常、環聚問所治經。曰、治總經、惟事此心耳。司成因進與語、奇之、曰、此非吾所能與、須越王先生成之。時文成以外艱家居、先生從居越、四方來學者咸屬先生開導焉。久之、嘆曰、風之未遠、學何由徧。乃製輕車詣京師、所至講說、人士聚聽、多所感動。爲書千餘言、謁〻申孝弟、擬伏闕上。同門力勸止、乃還。還見文成、文成思裁之、不見。先生跪伏庭下、痛自省悟。久之乃見、無何、文成復起、制兩廣、須行、先生陳格物旨、文成曰、待君他日自明也。后文成卒于師、先生迎哭于桐廬、經紀其

家而溉。關門授徒、遠邇胥至、直指洪公垣爲搆精舍居之。先生英邁天挺、初類狂、既受學文成、養粹氣和、性靈澄徹、音咳顧盼、使人意消。往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畢露。嘗舉魯論、疏正語悟、呂涇野寓書發大學止至善旨于鄒文莊、晚作大成學歌進羅文恭、溲乎深乎、可繹思也。先生自童不嫺文義、下所著述、乃其深造自得、所謂六經皆註脚矣。其里林子仁聞其學、發之時義、冠南宮、興化李文定大魁天下、應制義亦多發其學旨。徐方伯子直承之、傳趙文肅、羅大參惟德承之、傳宮洗楊貞復。它如教司成張中丞尊信之者、未可殫述。五子、皆令志學、不事舉子業、仲子璧尤能述其學。余徒自下李士龍、楊道南、焦弱侯、吳伯恒俱與莫逆、余亦因之私淑先生云。嘗聞先生兩策救海濱饑、所活人幾萬計。夫以單門儒生、功倖當相、先生之學豈空於用者。乃總漕劉公節、盐法吳公悌、皆特疏薦、聞趙文肅曾疏請

用眞儒意、實在先生、俱格不報。嗚呼、天亦將以先生爲木鐸也與。抑于時親炙速肖、欽風興起者、非獨縉紳詩書士、雖堯竪工役一聞謦咳、咸若湔雪其胸臆、而煽發其天機者。里有樵者朱姓名恕、日樵莞易粟、稱擇精者共母、而畏其糲爲糗以樵。一日、過先生門而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裡、離山一里、薪在山裡。先生聞而呼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道病不求耳、求則得之、不則即近非已有矣。樵因前而負墻竊聽先生語、浸浸有味于中。自是每往必詣門側聽、饑取所裹糗、向都養所乞餘飲和食、食已、樵如初、疲則班所樵莞于地、趺坐以息。臨時仰天浩歌、聲若出金石、適然得也。先生門徒或覗其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心憐之、一日出數十金招而歎語曰、論子雅志、顧苦貧而勞生若此、頤卒此爲子生理計、免樵作苦、且令吾得日夕相從商切、幸甚。樵手其金、俛而思、徐大恚曰、子非愛我、吾茲月此此、爽經營念慮慮起矣、是子將

此斲送我一生也。力却之。后學使胡植氏敎欲招見之、匿不見。學使故假徃役詛下、檄督招之急、乃勉用齊民禮、服短衣徒跣以徃。學使令人扶之入而加服焉、乃滑一見云。其後又有陶者韓氏名某、居遂屋三間、陶甓爲生。常假貸于人爲甓、雨壞甓坯、負不能償、并其遂屋失之、處窰中。閩樵者朱氏風、從之學。朱㘯卒業于先生仲子門、漸習識字、粗涉文史。常自咏曰、三間茆屋歸新主、一片煙霞是故人。篩瓢屢空、衣若懸鶉、宴如也。年逾三紀、尚鰥。仲子倡義屬門徒醵錢助之婚。婦初歸日、筒餘一二綌布、盡分給所親、與之約曰、吾志希梁鴻、吾不鴻若、非而夫。而不孟光若、亦非吾妻也。買蒲日爲程、令織蒲囊易糈、以給朝夕。婦朝夕作饘、巳而共之、如賓焉。后聆先生學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爲任、無問工賈傭隸、咸從之游、隨機因質誘誨之、顧化而善良者以千數。每秋獲畢、群弟子班荊趺坐、論學數日、與盡則拏舟偕之、賡歌互咏。如別村聚、所常與、講如前。踰數日又移舟如所欲往、蓋徧所知交居村乃還。翱翔清江、扁舟泛泛下上、歌聲洋洋、與棹音欸乃相應和、覩聞者欣賞若群仙子嬉游于瀛閬間也。有縣令某聞而嘉之、遺米二石、白金一鍰、受米而還其金。致書謝、略曰、儂寠人也、承明府授粲、拜領一石、兹所以給數月饔飧。餘一石分給親友、以廣明府惠。金惠過渥、非寠人所堪承也。令問政、對曰、儂寠人、無能補于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所以報明府也。令檢案牘稽之、果然、益敬禮焉。李元宰時休沐在里、數招見之、不往、且奏記盡規。李公益重其人。予典學南畿、時寓書屬余嘉奬、以廣厲士風。予因致禮加幣、執禮諭之、令其必予受。乃受之、買牲祭王先生祠、分胙于同門。后予巡校泰州、謁先生祠、渠來謝、與之坐、余偶觸境示諸生、性無加損處、因述故相某取高第位極人臣、一旦以細淺不得意、且熱中失常云。渠在傍不覺狂發、猘脉嘆曰、安能如儂識此些些

子意耶。予竊質曰、世故有大行不加者、能不加耶不損。窮居而意氣有加、亦損也。其師王仲子謂曰、韓生識之、大行窮居、須一視焉可也。渠重領云、嘗與諸名公鄉會論學、間有譚及別務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乃爲此閒泛語。或稱引經書相辨論、則又大恚曰、舍卻當下不理會、乃搬弄此陳言、此豈學究講肆耶。諸名公咸爲悚息。識者謂其氣冲牛斗、胸次怡、滯日樂玉、宍不虛云。

耿氏曰、我　明自姚江倡學、後世以學自任者不尠。先生韋布士、乃其傳寖廣且遠、何歟。蓋學惟本諸身、可徵諸庶民者、乃可法天下、傳後世。先生爲學、其發志初根本于誠孝、以悟性爲宗、以孝弟爲實、以九二見龍爲家舍、得孔氏家法矣。綜其旨歸、以格物知本爲要、以遷善改過反躬責己爲勉仁、廓披聖途、至易至簡、固超然妙悟、不滯形器、而亦確然脩證、不墮玄虛、褎然孔氏正脈。其師表王公名卿、下逮樵豎陶工、有以也。或者疑先生出則爲帝者師、處則爲天下萬

世師、語擬爲狂誕者、尸實然乎。曰否。先生實見篤信其道如此。若曰執此補世、親親長長、天下平治、世之大經大法具是。所謂有帝者起、必來取法、執此善世。庸言庸行、是愚夫愚婦可與知能、所謂聖人復起不能易者云耳、非謂學者必務自尊大如此也。先生嘗謂立其身以爲天下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將位者、其所以謂立身甚詳、而所以自立者蓋甚嚴。夷考其生平、無棄言、無越履、巨節細行、咸可以昭日月、通神明。語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先生之德至矣。世跡一二末學之狂誕而病先生學、是懲噎而廢食也。先生之學、故民生日用之食也、食可廢乎哉。

惟我　皇祖龍蟠淮甸、起而重造乾坤、廓清寰宇、維時佐命元功、遘雲龍風虎之會者、多江北淮南產也。傳八葉而先生挺生于泰、泰固淮甸委也。孟子嘗謂五百年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又推堯舜湯文之相承、咸有見知聞知者。然則先生之生、鍾靈應運、非偶也。先生嘗作歌曰、常

得浙人繼浙道，大明萬世還多多。斯道勝明，故與世運相隆替，其顯世共明先生之學，不爲異説簧蠱，我明實其無疆惟休耳。爲是述先生履作傳表而章之，載編其遺録以諗諸同好。趙文肅誌其墓，謂所著格物要旨、勉仁方，百世不能易。具遺録中。

耿定向撰《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一四

明儒碑傳集卷四十三

魏校　潘潢　蔣信

明太常卿贈正議大夫資治尹禮部右侍郎恭簡魏公墓碑　徐中行

公名校，字子才。少英穎絕倫，讀書四行俱下。弘治甲子，魁應天鄉試。乙丑，第進士。正德改元，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訊獄必齋居，夏日滌溷穢於疾病者飲食之。臨刑素服，事畢不御酒肉。與諸郎異時奄豎劉瑾弟卿守備留都，張甚，諸郎願有謁，公不往。其將擒據其富人死，公不避嫌，執法，卿卒莫能絀。日集諸郎講德，與鄱陽俞子積、信州夏浡夫、武城王純甫尤切劘，烝烝如也。九年，改職方。時嬖倖擁兵大內，藩宗將告變，乃移病歸星溪。學士大夫多造廬請益，篤者無虛歲。聞承名不起。藩王變定，武宗崩，世宗立，諸嬖倖誅，乃起家為副使，督廣東學政。遵功令，頒化條，毀淫祠，創社學，專祀宗儒及名吏鄉先生卓犖者，且示民息訟弭盜，一以敦本為務。士知鄉往者，命禮遣而躬導之。其有道術者，不憚與之友。踰年，謠俗一變。而奔封主事喪歸，盡禮服闋，補江西兵備，力辭弗允。改督河南學政，大較如廣東，而矩矱稍廓。行冠禮，正名稱，毀浮屠像，專祠羲皇於畫卦臺，以碑仲始封國，依太公祭與鳴之義，而以世子死社稷書於春秋者，配信陽宰端木公賜、蔡人曹公卹、漆雕公開、秦公冉為之立經祠。又援漢梅福疏，請封孔子後為世博士，守微子廟，因歲時省湯陵，不果。甫三月，轉大理少卿。冢宰桂文襄公推轂之也。凡封事質正，多為之削草。明年，轉國子祭酒，例謁相國，趾踏偶坐，公上坐自如，相國蓋嗛之。及充經筵，相國滋不悅。故事，講章先裁於相國，不替一詞，而愈益嗛。俄改太常，假少卿，已陞卿，提學四夷館。時上議禮，進郊社論二篇。明年致政，歸養太安人張氏甚謹，撫兄諸子而教之篤。其先本姓李，居長洲莊渠城，自莊渠始祖三傳曰琳，鞠於姨夫崑山魏家，而蒙

其姓。琳生鍾、鍾生公父珪、雅意復姓、因其先有述所出而與李氏婚、追公疏復不得復、為憾、言必稱莊渠、人多稱為莊渠先生。乃為李氏統宗族屬譜、祭則合族、以申其義、而於無告者有賑、其孝友若此。薦者無虛歲、雖冢宰聞問不答。舉主貴文憲公再入相、期吳門不赴、卒乃候其喪、而修正大抵然也。嘉靖癸卯卒、距成化癸卯生、享年六十有一。訃聞、贈官賜謚、及祭葬於某山。子紀夭、季子瑒。配淑人王氏、奉公遺命、以兄子續子恒嗣。紀恒瑒、郡守命續嗣公。續舉於鄉矣、鋟公太學解、六書解、遺文若干行世、命立經祠於學宮左、春秋有司奉嘗焉。徐中行曰、余聞莊簡公引當代名公十六人為公誄、詳哉其知之也。世君子或能之、兩者無當於大誼、乃君子弗能焉、豈非苟然者耶。自浮屠入中國、少林達磨面壁九年、傳其影也入石。慧能受其衣鉢於曹溪、世咸惑以為神。公昔學南粵、既毀其鉢、皆學中州、復斲其影、匪直曉曉、實躬任之矣。故其學引繩墨必軌於正義、病適來欵言者比於晉之清談、則其所就豈苟然、蓋可俟之不惑者矣。銘曰、

浮屠而熾、公也伊何。既毀慧能、爰斲達磨。乃識其大、雅行孔多。嗜不是式、有斁其何。

《明文海》卷四四四

太常寺卿魏公校傳

魏校字子才、蘇州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正德元年丙寅、授南京刑部雲南司主事、遷陝西司員外郎、廣東司郎中。每訊重囚、猶居然念、務期得情。凡獄之冤滯人所不能决者、即片言决之。會審監刑、與皆采衣即事、事畢始飲為樂、公則慘然素服、是日不飲酒食肉。時閹臣劉瑾擅權、其黨劉瑯守備南京、銜勞作威、縈省官望塵奔謁、公獨不往。瑯復蔑視法司、或時判狀至、莫有抗者、惟公直行己志。京邑有經歷姚元者、從子利其富貲、誣以奸狀、賄瑯陷為之地、必欲寘元於死。屬公訊之、竟白其枉、瑯亦莫敢誰何。暇則與余公子積、夏公敦夫、王公純甫講明聖賢之學。正德九年、召為兵部職方司郎中。方江彬握重兵居大內、而寧藩亦有反謀、遂移疾家居。正德十六年辛巳、今上初服、起公、首膺廣東提學副使之命。力以師道為己任、崇德行、黜文詞、毀淫祠、興社學、禁火化、厚人倫、厥功為多。尋憂居。復補江西兵備、改河南督學、轉大理寺少卿、國子監祭酒、太常寺卿。公性孝友、每夙興即省其父母、夜則就寢所聽命、無恙乃即安。或疾、則累晝夜目不交睫。致政時、母張老矣、日依依侍食於側。平生篤志聖人、其猶饑渴之於飲食。其學主于立本研幾、由慎獨以通於性命、稽古以協于明誠、始博而終約。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卒諡恭簡。

《國朝獻徵錄》卷七〇

南京兵部尚書潘潢傳

實錄

南京兵部尚書潘潢、直隸婺源人。舉進士、由知縣擢戶部主事、尋改禮部。與修明倫大典、復改吏部、擢禮部郎中、歷福建提學副使、累遷吏部左侍郎、戶部尚書、調南京工部、尋改南京兵部致仕。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卒、賜祭葬如例。潢有文學行誼、修飭士論重之。

《國朝獻徵錄》卷四二

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蔣公信行狀

柳東伯

正學先生蔣公諱信、字卿實、號道林。其先鳳陽人。洪武初、五世祖諱文學、來判常德郡事、遂家焉。父諱經、號惠庵、以公貴贈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天性愨愿、雖自處甚窶、而卹人之急如恐不及。妣萬氏、贈宜人。以成化十九年癸卯歲八月丁亥生先生、生而骨相隆起、神氣朗秀。甫六歲入小學、誦習琅琅不輟。年十四、惠庵公卒、先生毀瘠逾禮、過於成人。年十八、攻舉子業、督學歐陽公旦補充弟子員。家貧、餰粥常不克、先

生不少介意、稍古求志、晏如也。鄉邑士多折行輩與之交、同受業焉。次年、補廩膳生。太守文橋蒞爲比隣、聞先生居身有法、雖盛暑未嘗袒裼、大稱異之。會正德改元、霽詒沅江縣令、素聞先生名、厚贈之、先生悉却不受。先生少喜象戲、時有郊逆則袖紙枰以往。或以玩物爲戒、先生卽取枰焚之、自是不復置一目。其天性果決類如此。年二十五、始與同郡冀闇齋公元亨論學。先生嘗曰、釋氏只悟得一空、卽根塵無安脚處、吾輩體認天理、若見得時、則私意自退聽矣。一日、論大學、先生曰、知止當是識仁體。冀公躍然而起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卽是以誠敬存之。蓋先生無所師授、只于曾論及定性、西銘二書潛心玩索、意有所會、而冀公平生喜看西銘、故不覺一時契合如此。五年庚午、陽明先生赴謫龍場、寓郡西潮音閣。有暨杜仁夫者、攜其復春詩卷以謁、先生常題絕句云、安排必定非由我、燮理從來自屬人。堪歎世人渾不解、九環丹裏苦偷生。陽明先生一見驚以爲奇、遂因杜氏偕闇齋見之。陽明先生後語冀曰、如卿實便可作顏子矣。無何、先生偶抱羸疾、久之病益甚。先生乃謝絕賓衆、借寓道林寺、祇以一力自隨、閉目趺足、默坐澄心、

常達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滿頰、一片虛白炯炯見前、冷然有省之間、而沉痾已脫然去體矣。先生嘗曰、信初讀曾論及關洛諸書、頗見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歲因病去寺中靜坐、將怕死與戀老母念頭一齊斷却、如此者半年餘、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呼吸痛癢全無間隔、乃信得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無內無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以此參之六經、無處不合、始知向來須會亢只是思索去默識、尚遠。向來靜坐、雖亦有湛然時節、還只是箇光景。適聖學立根處、豈能容易信得及、須是自得。又常自謂、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蓋先生於此鍛鍊精純、神明渙發、自知自信、自悅自樂、有與知其所以然、亟欲共諸人而又不能以語人者。蓋先生所造、此其大關鍵、而論德者不可不知所自矣。戊寅年春、督學張甬川公邦奇至郡、首延先生、與之論學、以畏友待之、遂爲海內知己。毛東塘公伯溫以御史按府試諸生、得先生所爲中國相司馬論、大加賞歎、謂卽當魁全楚。十月、遭母宜人憂、甬川公歎息、寄詩吊之。比葬、世俗時日方向拘忌之說一切不用、惟擇土色黃燥處、以大純

曆所載吉日行事，人以爲異，而先生斷然不疑。己卯秋，辰陽門人卑廷謐等十餘人北面請學，先生於道林之聖築齋臟居之，教以靜坐反孔門求仁大旨。自是舉業外，人始知有聖賢之學，而聞風嚮慕者益衆矣。嘉靖改元，應鄉試，内外簾官閱其卷，咸慶得真才。試之日，先生右肘病瘍，書卷不能甚楷，主試者謂其不恪也，寘下第。以先生才望，嫚屈且久，人不堪其憂，而先生怡然歸耕，若將終身焉者。二年癸未，先生應歲貢赴京師，始謁湛甘泉先生於邸舍，執贄四拜，因呈平生見處。甘泉先生首肯歎曰：楚中有是人耶。遂留館穀，與論聖學精義，凡數月而歸。甘泉先生送之曰：吾道西矣。歲丁酉，省甘泉先生於南雍，遂入太學。甘泉先生以學者須先識仁論試諸生，先生所作獨契其旨。贊尚書鍾石、魏司成莊渠二公見之，皆歎服，以爲不可及。時海内之士問業甘泉先生之門者甚衆，應酬不給，則以屬之先生。先生簡易和平，人有不之甘泉先生而遂之先生者。丙戌，歸自太學，居道林里，諸生復集。丁亥，甘泉先生聞先生德業行作足假多士，自南雍移文湖省，促之再入太學。戊子，先生年四十六，中應天府鄉試，再會試京師。壬辰，登進士第，觀政戶部，乃與太原潘公高、江西徐公樾、六安潘公子正、徽州汪公尚寧、歸安呂公光洵及一時有志者，相與講明正學，日相淬勵。每公暇則相與訂所疑，砭所偏，常至夜分，相期以立己立人、達己達人，而不爲口耳之習也。八月，授戶部福建司主事，尋奉差督解軍餉於陝西。往時督解者利其羨餘，臨兌輒爭較不已。先生以部原封付所司兌收之，取文竣事而已。時先生位雖郎署，望擬公輔，諸公雖比肩立而甚敬之，若師表。潘公高曰：孟子沒而得孔子之道者，濂溪子也。然非明道子則不能見明道。沒而續白沙之傳者，甘泉子也，然非道林子則不能一。故求孔子之道者，求之道林子可也。晉公汝楫曰：道林子聽其言者勃然，觀其行也惕然，不爲標異，不苟尚同，吾是以知其志同仁也。涌公應麒曰：道林子平居言動，動中矩矱，而當官蒞事，明允沉練，不械下紆，所謂賢才而老成者與。錢公薇曰：大哉孔顏，其默以天。道林子擬道者之體，御不舍之用，靜無靜，性惺者靜，動無動，亹亹者動，故常默然天流行也，潛顏而游孔也。此皆深知先生而心服之言也。丙申，旅陞車駕司員外郎，奉恩例贈先生父如其官，母與配姜氏、柳氏俱宜人。宜人諜

所以待先生巾櫛者、乃置一榻、爲之具衾裯。以請於先生、先生不應。宜人知先生意、遂更樣之。益先生善養心而恥徇欲、久決此一關矣。是冬、陞四川按察司水利道僉事。丁酉春赴任、所過士儒望風請謁、得其一二語、輒相傳誦。播州土官衛常盈以金饋於途、叱去之。其地舊有關壁、戍守久廢、苗寇自豈流劫、爲商旅役。先生即條其事於撫按、復其伍、民賴以寧。先生雅知民間利病、視人凍餒流亡、痛在肢體、一夫不獲、若已陷之。所至輒懸心搜訪、與臺所隸亦假辭色、人以是樂輸其情。比得其釐革之端、則以身任之。凡有利於民而上或忤當道、中或拂鄉土士夫、大不便於有司者、盡法行之、不少顧忌。如議革岷江一帶水路遞驛紅馬船隻人夫、歲省官民冒濫之費若干緡。各衛養馬草場多爲豪右占種且久、先生申令盡太出之、歸於養馬者、牧政以復。其議茶馬法、謂閥番交易、全黎二夷爭路讎殺、禍且未已、欲得救弊而全利。其法有三、一曰復秤盤之舊、二曰禁湖茶之入、三曰限引目之數。茶額既定、私販自無所容。蜀人咸曰、自有年以來革盡私茶之弊、未有如先生者。署總司事、有殺人二重獄、冤繫者十餘年、人不能決。先生廉得其殺人者、易而釋之。手定招擬、曲盡律情、多所平反。戊戌、化皆提學道、迄歷校閱、狀元盧杜請託、崇實行、人莫敢干以私。開講於太益書院。時遂寧舉人章許、成都生楊珩、南充生張鑑、保寧生劉元凱等、皆被簡育、一時翕然興起。己亥、入賀　聖節、歸任。庚子、監鄉試性學一策、出先生手筆。自明道善惡皆天理、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數言之外、鮮有臻斯理者。有道士以妖術惑愚民、武奪於通逵、官司使人擒之、莫敢近。獨先生使呼之、道士作術如初、禁不復驗、遂寘之法。蜀之俗至是丕變。先生嘗所經歷、民思其化、咸尸祝之。十月、陞貴州提學副使。辛丑四月赴任、作聖諭衍以篤約束。好士愛人、與氣薰溢、見者自知其爲有德之言。次年壬寅、於公署左右脩建書院二所、左曰文明、右曰正學。羣一省之士質可與進者廩而誨之。有家難則周卹之、疾則躬視其醫藥。時省所業、以致勸懲。侍坐弦歌、宛然家人父子也。以是不肖者愧且革惰、者勸而文物之度、仁讓之風埒於中土矣。置陽明先生祠、祭田若干畝。奏開普定等十四衛廩膳生額、如中土邑庠之數。奏改湖廣清浪等五衛生鄉試附於貴州、增其解額。舊多以險遠不能達湖省、至是便之、

料日日盛。城中有黠民易某某某者、投入土酋司中、慫恿為不法。廷捕趙方崖公大佑訪捕之、土酋烏合其衆、止城外演武場、聲言欲為變、居民惶懼奔避。撫院謂當招撫之、先生正色曰、寧亂而斃我、撫不可行也。即遣人持牌以法諭之、土酋舉手曰、若得蔣公處我、敢不聽命。遂戢衆而歸。趙公敬先生、不以常禮事有疑必虛心取決焉。尋薦於朝、謂當以宮輔成均之任、畀之、不報。癸卯先生病且亟、懇歸於撫臺劉培菴公以既無養病例、復重其去。適督府檄取川貴兩司賢能官各一員赴辰沅議邊事。劉公遂以委先生。越月議事竣、病且愈、即歸武陵、為終焉計。劉公以鄉試事重、且數遣人促還任。七月抵貴州、御史魏古厓公洪冕蜀人、有宿憾於先生、時復延歷外衛、不知先生來去之由、劾奏先生擅離職守。遂被逮、既是講學蔣某、着回原籍為民。蓋時宰方嫉道學之名、亦不復為先生地矣。聞報束裝、以正學書院記未脫稿、遲二日乃行。劉公見之歎曰、先生方作文字耶、可謂真道學矣。去之日、貴人士皆號泣、持先生與不忍別。先生留詩勖之。甲辰、先生年六十二、聞甘泉先生遊南嶽、往從之、唱和彌月。歸居善德山、新舊門下士數十人依

止僧舍、交請益焉。先生一切家事不問、顧省郡連歲赤土、道歷相屬。先生戚形於色、郡邑長吏圖所以拯民者、必敬詣先生、先生亦悉意籌之、貧纍斂戢、吾民頼先生陰被之澤實多。丁未冬、奉恩例冠帶閒住。戊申、巡按湖廣御史王思質公忬薦於朝、略云、經濟之才、性命之學、使在聖門、當居顏氏之科。不報。八月、再遊南嶽。時潘公子正分憲衡陽、請先生開講於甘泉精舍、石鼓書院、登祝融峰、觀日出、衡士多從遊者。遂省甘泉先生於廣東、開講於獨岡書院、促膝傳心、劉言密證先生師生之分、豈尋常省覲之情已哉。己酉春、始歸。總制張淨峰公岳訪先生於德山、先生為之論知崇禮卑之旨。十月、始卜築精舍於桃花岡、學徒大集。先生乃作訓規以示之、遠方來者即以精舍田所入廩之。先生惟四孟祀祖考一歸城、餘日惟端坐慎獨中心堂、大觀樓、與諸生究極微言。或臨池、或陟阜、廊地坐、命諸生歌詩一二首。先生時自詠乾坤二卦文、七月詩、孟子牛山之木生我所欲數章、以寓警發進修游息各有節度、大要欲人從事於勿忘勿助之間、以歸乎中路。下至童僕灑掃之間、亦曲垂指示。蓋先生從容灑脫、廓所爾情、而清明在躬、自無所不

聚時講學者多事空談，反爲專務篤行者所嗤譏。及至先生，則人人歸心焉。冠蓋往來，必造其門。深者動其實，欽其醇；淺者亦神醉斂衽而心服。歲辛亥，春坊趙太洲公貞吉以謫官過訪。壬子，湖廣巡按御史胡梅林公宗憲兩詣桃岡請教，以白金助脩舍之費。十月，遊金牛山，益陽令劉撖懇請先生開講於龍洲書院。甲寅，遣子如川、門人桃世英赴廣東，爲甘泉先生九十壽。乙卯，太史羅念菴公洪先以書問格物，先生爲之極論其義，往復再三，羅公深有契合。丙辰，與憲副陳朗谿公仲錄再會甘泉先生於衡山而還。戊午，聞潘公高訃，哽咽哭，復爲文遣奠之。蓋潘公爲先生道誼百年之交，而先生之於朋友，或卹其難，或歸其殯，或撫其遺孤，尤今世所鮮者。連歲以苗夷之亂，徵土兵，永順、保靖土酋經過，必敬拜先生，致歸依之意，仍嚴戢其下。既歸，猶歲時候起居不輟。己未，作精舍於金霞山，與嘉魚尹介石公、偕陳朗谿公遊焉。先生襟度夷粹，不爲矯激之行，而辭受之際，一介不苟。行旅困乏，輒捐金濟之，不逆其詐。一行之善，雖在婦孺臧獲，亦樂道之不已。居起飲食，不異常人。尚既恭儉，步重頓，不知者皆以爲內養所致。十一月辛未，感疾，遣近門人更迭扶侍。先生孜孜屬以進學，此外一無語。有勸以服藥者，答曰：古聖賢如孔子七十三，明道五十四，[illegible]卷七十，吾德不逮而壽過之，俟命足矣，更何藥爲？疾近危殆，而神氣爽然，談笑自若。未屬纊前二日，作詩二首，曰：歸休斤山十六年，歌遊多在萬桃岡。富貴於我浮雲耳，請借西風吹上天。又曰：吾儒傳性即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付萬桃岡上月，夜須今夜一齊明。無何，甘泉先生所遣門人謝東湖錫命齎軸幣爲先生八十壽者，自廣東至。門人汪會泉若、洪彙持馬心庵廷錫問學書，自貴陽至，先生大喜。十二月庚子，命子如川邀會泉於榻前，與之論明物之義，斯一息尚存之時也。二子與諸生侍於前。漏下四鼓，瞑目端坐而逝。時年七十有七。門人皆衰絰扶事，哀慟如喪考妣。遠近聞者莫不震悼。學者稱之曰正學先生。平居竟日端坐，無少惰容。及其應酬，雖拂意至前，而無一毫微於辭色。非祭必彷古禮，四孟之外不事俗祭。祭之日，夙興，正衣冠，臨膳必親視之，敬以卒事。其行於家也，不嚴而肅，不令而共，雖童婢未嘗以叱咤及之，而門以屏息。自近官貴答以及里閈姻婭，常款留竟日，隨分勉以所當爲，而人樂聽其言。

不忍遽辭去。有少年桀抗、不知此學爲何物、往往竊非之。或偶一接先生、則恍然失其故態、卽不遂執業、循循終身歎服焉。從遊之士、見其根器厚者、則亟誘掖之、若恐其不亡一日就也。其薄劣者、亦委曲開導之、不忍棄絕。屑疑辯惑、踵至於前、或竟日、或夜分、人或有倦色、而先生循循亹亹、竭其兩端。小有過、惟恐爲先生所知。先生偶知、亦不忍面正之也、而其人愧汗自無所容。其論格物也、則謂格知身家國天下之同乎一物、知止知本卽是知致、乃聖學始條理之事、而後此曰擇善、曰明善、曰盡心知性、曰體認天理、曰觀未發氣象、皆自此發之。論中庸尊德性、道問學、孔子博文約禮、知及仁守、莊涖動禮、則謂皆爲學術偏外者設、聖學只是一段、原無兩段三段可言。論知行、則謂昔人以澄徹默識爲知、隨事檢點爲行、決非聖人之旨。論性則謂氣外無性、性是氣之精靈、只一理而分殊、原無天命氣質之別、學者惟致其不拂不悖之體、復於無聲無臭之初、則性善自見。論朋來之樂、則以爲手足腹心之相應、無容擬議。論不愠、則謂聖人以忘我爲至、憂樂在天下而不在己。論古人、則謂伊尹之任與夷惠不同、故孟子爲之見知之列。論治生則謂康濟一身與康濟天下原無二術、只大學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四言盡之、故治生當先知學。其所以揭道要、闡往聖、正人心、闢邪說、與有周程張子所未嘗言者、而先生始發之。先生之有功斯道、可謂大矣。先生不屑於藝數之學、而於天文、地理、星曆、律算、諸子百家、往往能涉其大槩。其詮春秋一經、皆參史之文、孔子但取其繁亂者刪之、一句之內褒貶自明、初不假於傳註。所著有聖諭衍、古大學義、桃岡訓規及門人輩所輯道林文集、續集、後集、桃岡月錄、道林語義諸書、行於世。

《國朝獻徵録》卷一〇三

正學先生道林蔣公墓誌銘 孫應鰲

嵗嘉靖己未冬十月、某以省覲道武陵、侍論道林先生桃岡三日、期泄官再侍焉。適三月、某以泄官復道武陵、未至前十日、先生屬纊矣。十二月三日也。嗟、痛哉。先生壽七十有七、感時疾、諸門人侍疾、惟論學、無他語。疾革、作詩二章、歌咏傳性傳神之微。貴竹汪君若泮持焉君廷錫書至、仍就榻與論中庸首義。命其子如川、如止曰、我化、栁孟卿侍我久、撰我行。誌我者、孫山甫乎。是夜分瞑目、衣冠端坐逝。越六年乙丑、孟卿具有狀、於是某再拜謹誌其墓。先生為海内鉅儒、稟受既粹潔、而究竟於學問者益醇。氣量既弘毅、而藏明於師友者益精。鍛鍊於貧病者、證之彌切、故體察至真。厝注於事應者、用之愈彰、故踐履至熟。衛道則剖判微渺、防之甚嚴。守德則兼融動靜、持之至密。中和涵諸心、光彩焕諸外、型範被諸人、述作流諸後。藹焉春廻、爍焉星布、嶽焉山立、沃焉海潤、光大孔門、厥功偉矣。始先生少與闇齋蔣公元亨友善、交砥礪。已乃陽明王先生自龍場謫歸、先生見焉。陽明謂蔣公曰、作顔子者卿實也。無何、先生病久之、嘔血、於是寓道林寺一室自養、黙坐澄心、常達晝夜。一旦忽覺此心洞豁、宇宙畫屬一身、呼吸恫瘝全無隔閡、虛白盈室、溘焉病已。乃信大公廓然、無内外之旨、此身與萬化有流通之旨、自悦自樂、自慊自成、悉由自得。由是神明焕發、有不言自喻之趣。後應貢入京師、謁甘泉湛先生、執弟子禮。甘泉每與議、皆與合、隨侍甘泉於南雍、時尚書貴鍾石公寀、司成魏莊渠公校、一見皆嘆服、以為不及。海内士問學有不之甘泉而之先生者。官京師時、與太原潘公高、江西徐公樾、六安潘公子正、嶽州汪公尚寧、歸安呂公光洵日相講明正學。官蜀時、蜀之士石洲張公鑑請設講大益書院。官貴州時、建書院二、左文明、右正學、集諸士講之。凡所至、輿望指準、莫不鼓舞興起。逮晚年家居、隠善德山、門下士日集。復再遊南岳、衡之士請設講甘泉精舍、石鼓書院、遂省甘泉增城、粤

之士請設講獨石書院。增城返、始卜築桃花岡爲精舍、門下士遠近大集、以精舍田所入廪之。如向君洪華自數百里至、吳君宗堯、黄君評華自數千里至。縉紳間名者、亦紆道至。先生第四孟祀祖考一歸、日惟危坐慎獨堂大觀樓、與諸士究微言、警發游息歌詠風雅、如是十有六年。先生發言大致傳文集續集後集中、不具論。其實見道本、如古大學義桃岡日録講義訓規所載、與採摘羅念菴公洪先冬遊記答何吉陽公遷論學諸書、咸關閩諸儒所未逮、所錄揭日月以啟後瑩皆千古正鵠、未曾有者。先生年十八爲縣庠、家故窘、不給饘粥、舊居陋巷復燬、乃僦舅屋以居。正德改元、捧詔沅江。沅令知其貧、稍厚餽、先生不爲顧。督學使張甬川公邦奇、御史毛東塘公伯温先後至郡試士、得先生大奇之。寡居母發、不用陰陽家、以歷内日吉從事。里人嚴氏盡疫、無與往來、先生朝夕之、得全活。嘉靖戊子、舉南畿鄉試。壬辰登進士、授户部主事。丙申、改擢兵部、再擢四川按察水利僉事。播州土酋私餽金、立叱出。關堡戍守久廢、苗夷白日格殺人、即條其事、得復舊。商旅爲通、至則咨詢民隱、苟利於民、不以忤當道及權力人爲忌。議罷岷江之東諸水驛供億、歲省無算。議茶馬法、一復拜盤、二禁湖茶、三限引目私額、一時盡除、今猶守爲成軌。攝按察事、廣得寃獄二、釋之。攝提學事、汰冗濫、杜絶求托、人不敢干以私。有方士以妖術惑愚民、武斷大衢中、人莫能近。先生召前立、方士作術不復效、置之法。己亥、擢貴州提學副使、作聖諭衍萬約束、好士愛人、真氣流溢。於是士知崇正學、莫不飭名檢、賢者勸、不肖者媿且革。奏益普定十四衛庠生額、奏改湖廣清浪五衛附貴州試。城中黠民易裝若而人匿宣慰土酋所、不逞、巡按趙方厓公大佑捕之、宣慰土酋糾衆揚亂、爲挾持計、白巡撫下莫不謂當撫。先生正色曰、寧亂而斃我、撫何可行也。命人諭以法、土酋戢、衆遍歸。癸卯、先生病且亟、求致仕、巡撫劉公彭年難其請、適督府檄藩臬官各一詣幕府議狀、

劉公遂屬先生行、得便歸武陵。劉公聞先生疾且愈、又數使促之來。乃御史魏君初至、宿懋先生、遂劾先生自離職、於法不便。適宰丞亦宿嫉先生名、吉下若曰、此講學蔣某罷歸。蔣仍隸編氓、行之日、貴人士號泣、持與先後、不能前。為詩慰留之。丁未冬、奉恩詔得復其官、如閒住例。先後部使薦先生宜為宮輔、為司成、疏凡幾上、不報。凡鄉里後學可接引接引之。郡邑有隱痛、郡邑吏造請、殫告之。鄉里朋友不能殯殯之、有難恤之。郡邑民無大小、敬依先生若神明、若父母、雖永順保靖土酋提兵、亦必再拜先生之廬、然後行。蓋先生蚤得聖門天地萬物一體之宗、其論雖殊、其本為要於知止、知止為嚴於慎獨、慎獨為妙於默識、默識為貼於勿忘勿助之間、其綜之為成此仁於一身。故凡學術偏外、皆不敢望厥宮墻、而乾乾終日、即一息尚存、清明獨照。沒其身、一言一行靡外天則、斯躬行君子哉。先生諱信、字卿實、姓蔣氏。既沒、學者私謚為正學先生。先鳳陽人、洪武初五世祖諱文舉、來判常德、因家焉。高祖俱不仕。父諱經、別號惠菴、贈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有厚德、鄉人稱為長者。母萬氏、贈宜人。成化癸卯八月丁亥、為先生始生。初娶姜氏、再娶李氏、三娶郴氏。子三、長如霖、李出。次即如川、如止、郴出。俱府學生。女四、長適楊應寬、次適李與樞、次適陳可禹、次適張天秩、俱庠生。孫男四、孟賢、縣庠生。孟祥、孟才、孟奇。曾孫男一。辛酉二月九日、葬於金霞山之羅帶峇。銘曰、

衡南之山、鬱崔嵜兮。江漢洪流兮深廣無涯、鍾祥炳靈兮哲人生而。鄒魯路迷、豐蒿萊兮、白日黯墨。唐虞世遠道何卑、嗟哉我心將安歸。哲人兮哲人、手芟榛莽、袖拂罥罳塞之霧埃。大道如流水、景風澄朗青天開、哲人行藏和且怡。哲人觀化兮獨遺我思、我所思兮衡之山邐迤、江漢離離。金霞之山突起兮、相掩映而崥峴。哲人肉骨藏在斯兮、千秋萬年永無虧。金霞兮自今、哲人交為依。

《明文海》卷四四二

明儒碑傳集卷四十四

張邦奇　顧應祥　方獻夫

明故資善大夫太子賓客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張公神道碑

嘉靖甲辰十一月七日、留都大司馬甬川張公卒于位。訃聞、　上悼惜、詔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太保、謚文定。謹按純德不爽曰定、嘉美稱焉、而得此者鮮矣。以丁未正月六日葬公鄞縣雲龍溪之金文山、嗣子子中來請文以刻諸神道。余與公同舉進士、同被選入中秘。公年少於余、而器度溫粹、造詣純篤、予邈不能及也。中更多故、晚歲方幸同升、詎意遽先以沒、則予何可不銘、公亦何忍遽銘公也哉。公諱邦奇、字常甫、**系出宋魏國忠獻之後。始祖原一、淳熙間自臨安從**樣湖、遂世居鄞。曾祖諱純、祖諱恍、考諱時敏、鄉人稱為洞雲先生、予嘗銘其墓。祖父俱以公貴、累贈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公弱冠舉于鄉、即有重名、與同邑聞靜中、汪與成、余子華相麗澤、時稱四友、後皆至顯官。公始為翰林檢討、居三載、以親老疏乞便養、出補湖廣按察副使、督學政。公重行誼、精鑒別、風教大著。既又以親久居楚、思鄞、謀乞解職。予使廣西、與公遇於衡嶽之下、留處十日。其後公遂歸鄞。是時公杜門却掃、娛親著書、有終焉之志矣。迺益務覃究性命之學、所著大學中庸五經諸說、學者傳之。嘉靖改元、用席文僖薦、復起為四川提學、至則闢大益書院、選髦俊以受其業、楚蜀之士出公門、多顯者。公以親年益老、復乞休、銓部奏改提學福建便之。尋擢左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未至、陞南京國子祭酒。公身示教、不設模楷、四方士翕然宗往、慶得師焉。陞南京吏部右侍郎、丁父憂、服闋、召為吏部右侍郎、轉左、即攝部篆、抗節持衡、雖室近弗撓。既而以本官兼學士掌院事、簡充經筵日講、纂修玉牒。戊戌、主考會試、所錄多名士。己亥、冊立　皇太子、特加太子賓客、掌詹事府事。　上南狩、承天命攝禮部篆、嘗遣奉先代祀、涇藩題主、先師釋菜、皆被特命、恩遇甚隆。是時公母太夫人年踰九十、公懇疏乞歸、　上不允、溫旨慰答曰、大臣祿養壽母、自古治朝則有之、時以為榮。歷侍郎九載、進禮部尚書、仍掌詹府事。然公恒思將母、而南銓部奏遷公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公至簡上伍、飭法禁、威讋惠浹、兵民肅

然。居數月，竟以疾逝，距生成化甲辰五月，得年六十有一。元配王氏，繼陸氏，贈封皆淑人。子男六。子中出爲伯兄後，而以公蔭授中府都事。次子繹，國子生。次子覲、子恩、子楨、子昭。女三，余九章、陸濬、萬來章，其婿也。公天性純孝，事親至老彌篤。初仕時，伯兄自家來視，得疾道云，公感痛終其身，事嫂如母。與人交和平長厚，未嘗與物忤，以故人皆敬樂之。爲文章根切理要，豐蔚典則。所著有觀光紓玉、養心、環碧等集若干卷行世。讀其書，當有識其所存者云。論者曰，乙丑之試，得士爲多，若公尤卓偉不群者也。然柄用方隆，而奄忽徂終，俾朝失良臣，士隕令範，凡百君子，罔不嗟然悲焉。銘曰：

士所自力，在行與文。本實既端，斯顯於聞。鄞有張公，純稟天至。懽古是師，早有立志。踐揚中外，翰苑儒堂。遂陟成均，育俊達材。惟　聖簡知，荐膺寵秩。慎密溫恭，亶時正直。詩詠孝德，如珪如璋。允也吉士，邦家之光。雲龍之原，谿合盤鬱。永安其藏，過者爲式。

嚴嵩撰　《鈐山堂集》卷三五

張尚書邦奇傳

張時徹

張尚書者名邦奇，字常甫，別號甬川，越人也。世居鄞之櫟湖，稱櫟湖張氏。高祖公肆，生純，純生忱，忱生時敏，是曰洞雲公，生尚書。尚書年十八而舉於鄉，二十二而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升湖廣提學副使，久之，以病免。起四川提學副使，又免。起福建提學副使，遷春坊庶子、國子祭酒、南京吏部右侍郎。以洞雲公憂去。起吏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已乃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又加太子賓客，掌詹事府事。九年滿考，陞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尚書，已又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遂病不起。生成化甲辰，終嘉靖甲辰，凡六十有一年。　上聞，咨嗟傷悼，賜諭祭營葬，贈太子太保，謚曰文定。蓋異數云。時徹與洞雲公同五世祖，知尚書爲詳，故得論次其事。余於尚書不能殫紀異行，其大者可睹焉。初甬川之生也，蓋厖然孱也，父母故憐愛，不欲數加苦，而甬川性不恬遊，顧益勤課誦，心中靈慧善解，諸所號物，即弗忘之矣。又兒也而趾步趨，群兒有跳躑讙呼爲戲者，輒即走避匿。稍長，就塾師學，無何，即棄去，誓不復就。洞雲公怪之，已乃悟曰，兒傾志性命之學，詎塾師弗辦者乎。則自以其意引迪

之。又羣里生而考業焉。里生誦則亦誦、里生講述則亦講述、若勦說誕語、則默弗應也、而去之。每歲時節假、獨屏一室、采擷史傳、撰擬詩騷、惟恐日之移晷也。里生呼與偕遊、則曰業爲之矣。吾見夫帝治之汙隆、人才之進退、遊說之縱橫、兵戰之勝敗、儒論之吻闢、仙釋之幻化、與夫山林藪澤標其奇、風雨露雷呈其興、草木魚鳥析其類、象緯胖援彰其詭、目無擇聆而神無留應、孰與揣手蹋足、六博格五以爲娛乎。蓋年十五六、而已況酣六經、鈎稽百氏。乃著釋國語、已又著易解、今觀其文、豈兒孺子語也。有司舉以明經、乃與閩石塘、汪雷峯、王定齋、余南湖諸君子者友、砥切聖賢之學、遊神高朗、恥爲世俗娖娖者。討偕上京師、會　孝皇虔精顧役宿畚以禱、期得眞才、而甬川與在選中。乃改庶吉士、讀中秘書、已授國史檢討、非其人不交、非其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之、時以爲大雅君子。未幾、　孝皇賓天、　武皇嗣位、中閹劉瑾者數輩、以盤遊因而竊持政柄、蔽翳朝綱、時隆寵赫赫、當路而人遂以鄉里肺附攫取樞要、而首于[illegible]澤者、則雨人子弟姻婭也、以其故廁入論林、而諸學士不屑也、數誚讓之。甬川私於所知曰、瑾婚不可[illegible]

也。易危壯頎、孔戒已甚、而今柰何蹈之、稱其不免乎。然居常憤憤、著張騫乘槎賦以見志、蓋以瑾喻西域、而以騫喻附瑾者也。時瑾日把弄威福、歛徽文以法、縉紳有荷枝而斃者、衆稍稍詘焉、而諸學士、則終不與也。瑾以其不與也而銜之、乃蟄諸學士、屏斥殆盡、人謂甬川於是有先見矣。已乃乞告歸省家、猶食貧也。羹藜茹蔬、徒四壁立、而日操觚牘、諷誦不休。時復從農豎於田間、治桑麻稼穡事、蓋業已甘之。而當道媺有司勸駕且亟、則至京師、言曰、某章句鄙儒、遭逢帝渥、得簪筆出入承明、尾諸奇俊、幸甚。數奇福薄、不意親兄夭喪、父母零丁、慘戚無憀、薪蒸井臼、靡攸寄托。某過不自量、誠願得便地以養、庶幾報稱萬一者。乃出爲湖廣提學副使。至則下令諸生曰、某所貴非徒文矣。學不師孔顏、行不希曾閔、即卿雄褒某且斥之。乃孜孜厲楷範、迪正道、與諸生談議、輒披肝膈、根極旨要、必人人豁暢乃已。凡所物色、必卓偉蜚譽之士也。至今楚人言善教者、必曰張提學云。會　武皇四出遊幸、寧藩作亂、四方洶洶、父母固不欲留、曰柰何不念首丘乎。乃復上疏乞致仕以終養、曰、以　陛下視臣、則臣不過鄧林之一枝。以臣之父母視臣、則

猶居室之有棟楹、不可得而頃刻離也。當道重違其意、姑聽之。　今天子登極、旁求俊乂、用薦者言、乃起爲四川提學。無何、又以病免。已又起爲福建提學、歷遷庶子、祭酒、南京吏部侍郎、而洞寀公不禄矣。終其喪、起爲吏部侍郎、推轂善類、蓋靡有遺力、而終不淮霖幾微。特冢宰汪公與兀厓霍公持議每不合、數面詆嘰爭閧、而甬川則數數婉曲譬解之、事幸不廢。兀厓嘗語人曰、古稱良玉溫潤而栗然、如甬川非耶。乂之私念曰、殆哉、權勢禍之牙也、寐勝殃之構也、日牙而構、而又不已也、將無及乎。乃徙翰林、已又徙詹事、諸所奏對、莫不稱　上旨。嚮用矣、而終以母老、故不樂居、數上疏乞骸骨。　天子特加憐、乃改南京吏部尚書、已又改南京兵部、使内得致其養、而外得輸其忠、蓋優禮之也。　上時忽復念曰、張某何在。　聖意因有所屬乎、而竟以一疾不起、傷哉。邦奇好學篤行、志操端潔。初以母老淡於宦情、故屢進屢輟。然其後邦奇官八座、年六十餘卒、而其母尚存、至嘉靖甲寅始卒、蓋百歲云。前詳

《國朝獻徵録》卷四二

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箬溪顧公應祥行狀

徐中行

顧公諱應祥、字惟賢、號箬溪。其先蘇郡長洲人也。高祖壽一、生伯通、伯通生克升、世居長洲滸墅鎮、然皆隱約弗著。自公考恬靜翁成化間挾扁介術行游①、從長興山水、遂占籍焉。娶烏程名家楊慶公女、即公母揚淑人也。自克升及恬靜翁俱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右侍郎。恬靜翁名杲、爲人修潔周慎、所至焚香讀書、即閉室無惰容。而性復愛人、喜施、即診治輒起、又輒謝不責報、以故雖在布衣、閭閈誦義長者。公居長興數歲、楊淑人夢有龍首而膺身者降其室、神指曰麟也、乃産公。翁奇之、名曰應祥、蓋成化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也。及髫而嗜學、絶不好弄。翁愈益奇之、乃躬爲傳②、而楊淑人相翁督課尤嚴、以故其成③獨蚤而瑰偉特異。弘治十七年、公甫弱冠、就計偕。明年乙丑登進士、丙寅、　毅皇帝即位、詔充輶軒使者、纂　孝廟實録於南畿。明年戊辰、事竣、授江西饒州府推官。饒故劇郡、會守及屬邑令多乏、並攝於公。衆方以少年少公、及公視事、迎刃而解、即老吏吐舌驚服、謂弗如也。亡何、姚源洞寇毒螫數百里、虜樂平令汪和、勢甚

洶洶、計無所出。公揀老卒、御慮馬叩賊營壘、賊大驚出迎。公爲緩頰數語、汪立脫、而賊亦解去。自是豨名大起。辛未、以臺諫徵至京師。以年少不應格、補錦衣衛經歷。當是時、錢寧爲衛尉、方貴幸、睢盱朝著間、而公益以禮法自厲、鈎索之不得。寧嘗屬公具疏草自兒、公故爲嫚語風之、寧心動、感公曰、顧公爲我矣。屬吏部進公大理卿、公力辭、乃得廣東僉事、得嶺東道。④汀漳山寇起、毒螫三省、中丞王公伯安討之、公以奇兵挫其鋒、擒鹵首雷振、滛火燒等千四百餘級。王公奏聞、命下勘報、而公故讓功他省、⑤不報。亡何、金璞、韓亞魁等寇海上、公既督樓船橫海覆其巢、而潮廣梅桂寇又繼起、公又移兵芟薙之、前後獲寇級千餘、僅遷俸二級。半歲間三捷、嶺東晏然、於是公武略遠振、咸謂伏波再生矣。己卯、入賀萬壽至京、而江西寧庶人事起、乃擢公江西副使、分巡南昌道。公馳傳往、則罪人已得、然亂後諸務廢弛、庶役不平、瘡痍未起、訟牒蝟集。公乃夙夜經畫、內則綜理簿領、外則均平徭役、招集流亡、民始慶更生。然公一意術循、不爲傳會希合、兩臺史嗛之、摭他事論公。吏部廉知狀、竟格不下、然坐是不調者六載。丙戌、始量移陝西苑馬寺卿。

明年事明、遂遷山東右參政、速擢按察使、右布政。公爲按察時、疏慎讞戍、戒酷刑、杜株累、嚴軍政四事。上悅其言、著之令甲。尋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公極意經畧、疏凡二十餘章、其大者如更定永昌府騰越州鳳梧所諸衛署、築尋甸等府城垣⑥、添設永昌等府縣師儒、頒王氏鄉約、申明射禮、寬畢職與替例、官貧不能自還及旅櫬與子孫流寓者、並傳送之、華夷無不感悅。亡何、以母楊淑人喪、不俟代奔還、觧新禁當罷。既服除、與尚書蔣公瑤、劉清惠公麟及諸名公結社披城峴山、蓋十有五年、已有終焉之志。吏部都察院數爲　上言、故都御史應祥銜命萬里外、乃以母喪殞越、徑歸、於法非宜。然先朝舊臣若以一眚棄之、似非　朝廷敦孝錄舊之誼。報可。乃就公家起、再撫雲南。諸父老嘗以壯時及事公者、故思公。而時又苦旱、公輿與雨俱至、父老愈益喜。時元江悖不就逮、衆方議用兵。公持不可、曰、那鑑蕞衆滅親、直孤獸耳、緩之則即就縛矣。會公遷南京兵部侍郎去、而代者急功、卒至敗沒、失一布政。故中外咸服公先見云。明年庚戌、陞刑部尚書。公覽刑書、輒推案嘆曰、律未盡而定之以例、凡以平法防濫云爾。如以意

為獄、而當時爲是三尺安在哉。乃厲郎精經術法律者吳君維嶽、陸君穩更定上請、永著⑦爲例。時李攀龍、王世貞並陸沉署中、鮮所推與。公一見其文、心異之、過謂中行曰、海內操觚家人人能矣、乃若正始之音、殆在茲乎。公爲尚書非久、而給事中有論及公者、蓋公自內入。時同年分宜公持國秉、凡自外入者悉歸恩政府、而執禮卑、卑甚於門生。公自以同年者、嘗不爲加禮、亦絕不與黨。分宜公嗛之、乃以其首授給事中、給事中固分宜公里人也、然譙公過不得、乃謂鼻痠不宜禁近、調南刑部、立朝僅百日耳。然公未嘗少望。明年壬子、引年、　上復勉留。癸丑十二月、以三載滿得請致仕。爲人隆準廣顙、厚重宏深、魁然廊廟之器也。然天性廉約戇直、不爲安靜養交、坐是忤俗蒙訕、而中實坦蕩無他腸。至經術吏事武略、並斤斤精至、故賢士大夫翕然推重。蹶而復起、竟致高位。公爲兒時即能以禮自防、不爲利疚。自筮仕至蓋棺、公門無私言。顧獨好讀書、無故未嘗一日釋卷、以故九流百家無所不窺。然必博證精解、務當於心而後已。其平生最喜者九章勾股法、自謂窮極造化、得前代秘傳。而延陵唐中丞順之、同郡沈司封桐並就學焉。其著作雖不刻意求工、然亦皆有矩矱。祉中嘗評其詩文似白少傅、奏表似蘇文忠、筆札似趙文敏、而公顧夷然不欲以才藝自居。公少嘗從陽明、埒城二先生游、然公能自得師、務在篤行實踐、不欲空談性命。曉曉焉說、卒至畔去也。余嘗驗公長者行三事。往嘗江西三佐省試號知人、得士而貫溪公實公所舉士。及貫溪通顯至相、終不言。公爲錦衣時、同郡施御史儒爲中璫搆擊詔獄、禍且不測、御史弟及所厚欲屬公賂衛尉求解。公怒曰、施公以守正嬰禍、若以賄生之、豈施公意哉。竟叱去。然陰爲排解若備至、施竟得出、身名俱完。後以胡端敏公薦、再起僉憲嶺南、然不令施知也。新安汪太宰嘗與公同官廣東、督兵捕寇、而汪無功、公輒推功讓汪、汪竟蒙顯擢、徵入至太宰。然公未嘗德色焉。其偉度長德又若此、豈可與陽舜陰跖、襲名揚己者同日語哉。公既還山、杜門謝外事、益以著述自娛。春秋良日、則與同邑劉清惠公暨少叅韋公商臣、監丞李公丙重修社事、巖居川觀、歌詠大平、相樂也。蓋今歲乙丑九月七日、以疾卒於家、距其生春秋八十有三。公所著有人代紀、借陰錄、明文集要、唐詩類抄、尚書纂言、歸田詩選、備查摘錄、授時曆

法測圓海鏡、弧矢算術、僧宮讀易過得藏其家。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襄方公獻夫神道碑銘

《國朝獻徵録》卷四八

呂本

今上御極之十三年，有輔臣方公者以得謝歸，十年而卒。既葬又逾二十年，其仲子蕖以公除來判寧波。一日過予曰：孤幸得備員先生隣郡，而先公神道碑久虛，願以請也。予念公在位時，本厠館僚，辱公與進頗多，不可謂不知也，其何敢辭。按狀，公諱獻夫，字叔賢，別號西樵。其先莆人，七世祖宦南海，因家焉。祖用中，號秋亭，惇學篤行，為鄉邦所推重。生公之考，遂領鄉薦，就某州學正，卒於官。四七月始生公。公自幼穎敏，舉止端莊如成人。秋亭奇之，每語之曰：學非聖賢道不明，位非卿相道不行，我端有望於汝。公曰：此吾志也。六七歲即勤苦力學，不問寒暑。弘治甲子，弱冠魁於鄉。乙丑登進士第，與選翰林院庶吉士。乞歸迎養母黃夫人，瀕行，夫人卒。終喪，起復授禮部祠祭司主事，尋改吏部驗封司，歷文選諸司主事、員外郎。正德壬申，養病乞歸，杜門十載。聖天子中興，以薦起。嘉靖癸未秋，復除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調文選司。時大禮議興，公與張文忠公孚敬、桂文襄公萼、席文襄公書、霍文敏公韜議同，協力贊決，克輔成聖孝。其論列之詳，語在明倫大典中。聖心嘉悅，用是龍眷日隆。甲申夏，擢翰林院侍講學士。乙酉冬，大禮書成，擢詹事府少詹事，仍兼經筵日講。丁亥夏，署掌大理寺。時當讞大獄，根連株繫者無慮數十人，署刑部、都察院二公將坐以奸黨，公力爭，出袖中疏，欲棄官。二公不得已從公，改議末減。是冬，擢禮部右侍郎，又轉吏部左侍郎，拜禮部尚書。戊子夏，加太子太保。己丑春，改吏部尚書。前後五轉，皆兼學士。公前遷秩，心不自安，必懇辭。庚寅夏，以病力求去，上特准馳驛歸。未幾，又遣行人蔡璽起於家，聖念不已也。壬辰夏至京，即奉勑兼武英殿大學士，辦事內閣。公控辭，不獲。既而歷一品俸。三年考滿，加光祿大夫、柱國。公感恩思報，夙夜匪懈，而致疾益甚，乃三疏乞骸骨，得旨許暫歸調理。公受上知，志在康濟斯世，惟阨於多病，故以樞秩辭者四，病辭者十，因災自陳、因事引避者九。上溫旨慰留，先後凡二十有三。賜銀章曰忠誠直諒，賜御札、銀帛無算。蓋得君之深，三代以下不多見也。

公自歸西樵，留藥之餘，讀書談道，而爲上爲下之意尤惓惓不置。凡稱賀奉慰，忠愛溢於奏詞可知也。　上每問公疾痊否，日以起公爲念。無何，熒惑入斗，後三夕公逝矣。訃聞，　上震悼，輟朝一日，贈太保，諡文襄，加廕一子爲尚寶司丞，遣藩臣諭祭九壇，司空奏遣中書舍人劉鳳營葬事。公平生論奏，如大禮之議，不顧利害；大獄之讞，以去就爭；應詔陳言、告災自劾等疏，悉關係世教。至於敬陳洪範一疏，則發明聖學心法之傳，其功尤大。所著易經約說、學庸諸說、程子語、大學中庸二原，已梓行於世。

方公獻夫傳

介州別記

方獻夫字叔賢，初名獻科，南海人也。弱冠舉進士，爲吏部主事，遷員外郎。王守仁時起自謫所，爲主事，官階亞於獻夫，而講學能文章，有時譽。一日，獻夫與語，稱服忻然，卽前拜，獻夫願受弟子職。時人賢獻夫能師人，又賢守仁能見師人。未幾，引疾歸，臥西樵將十餘年，而今皇帝卽位。獻夫自家上疏，垂萬言，力勸上追崇先帝后。召抵京，擢翰林院侍講學士。時上乍喜其說，甚德獻夫等，不愛華秩假之，而獻夫等自說謂可理天下如發棠耳。進少詹事，尋遷禮部侍郎。大典完，進尚書學士如故。加太子太保，復引疾歸西樵。起補原職，不應。乃進兼武英殿大學士，於是人人皆笑獻夫取舍朝廷官，而獻夫家居日，又多受土民饋遺宅，把持郡守相及監司，恣奸利，僉事龔大稔訐獻夫罪累十百條，獻夫條辨，上乃逮大稔，罷其官。而御史馮恩復極論獻夫奸邪，不宜污大位。獻夫雅自負恬退名，旣連被劾，中恧，雖執政，氣厭厭不自振，請歸。進少保，賜敕，續輿廩。時年僅五十，歸十餘年而卒。贈太保，諡文襄。

——《國朝獻徵録》卷一六

校記

①「游」字下《明文海》卷四四九有「湖間」二字。

②傅：右引書作「師傅」。

③成：據右引書當作「成器」。

④得：右引書無。又《弇州四部稿》卷八六此句作「僉事治山領東道」，疑是。

⑤故：右引書作「必」。

⑥此字原書不清，據右引書當作「垣」。

⑦者：據右引書當作「著」。

明儒碑傳集卷四十五

周衝　季本　潘子嘉　何廷仁　范瓘

周府紀善進長史靜菴周君行狀

君諱衝，字道通，姓周氏，號靜菴，常州宜興人。曾祖士原，祖海，父欽，號慎齋，順親訓子，里稱長者。配徐氏。以成化乙巳三月壬子生君於邑南舍。兒時不好弄，恒侍父母，興寢除垢不怠。稍長，從仲兄衡授尚書。弘治乙丑補邑庠生，正德庚午領應天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授江西萬安訓導。身率諸士白當道，遊四門社學，萃子弟居業，升其秀者於泮宮，旌孝子劉靜以厚風教，刻孝經刊誤、養正群書以代口授。癸酉，爲順天同考官。丙子，又同考廣東，咸稱得士。庚辰，用御史徐公讚薦，銓授湖廣應城縣令。召耆碩，朔望詢利弊，前設二箴，署曰：疏通民情、旗闢已過。立十家牌以彌盜賊，東建謝上蔡祠以風文學，西剏常平倉以備賑恤。酌邑政通宜者若干條，白巡撫秦公。公曰：堪爲式也。俾榜堂左，刻程明道遵道錄、伊川語錄、上蔡語錄、心政啓鑰，頒訓士民。嘉靖壬午，當道疏君耳疾，赴銓司乞教職，

得邵武教授，教如萬安，加密焉。創聯屬會友，約以資進修。彼鄉賢澹定夫先生祭田，蒐集遺書，付厥裔孫景壽。時端峯邵公銳督閩學，重之，召與論學，及講約知行之説，益異服。乙酉，進唐府紀善，屢以正學啓王。王尋上定志脩學、以防逸豫疏，又上脩德、格後十二事，而明聖學、近正人二條尤切。王敬重之。乞移半祿養母，聞歲念母老，假使得歸省。越庚寅，會潞府以檄徵，母令之曰：君著忍不可忘也。屢促行，勉復任，舉會極約，作希顏日抄、議酌行橫渠井田遺制，未遂而止。壬辰，王疏薦曰：周衝心志通明，操持端謹。詔加五品俸，改儲長史。缺八月得疾，將瘳，聞母訃，號慟轉亟，卒，實二十二日也，享年門[1]十有八。王誄之曰：天奪潛珍，上下哀傷之。配趙氏，有賢行，千里扶櫬來歸，哭臨如禮。子一，有徵。女四，孟適儲官，仲納庠生尹志伊聘，叔未聘，季納江陰朱某聘。將以卒之又明年甲午十二月某日窆其里新阡。君姿稟純明，心神凝靜，始爲學，銘其牖曰：存心爲爲學之要，知恥爲入道之機。其志趣可知已。在庠，從順山吳君講學，已見大意。在萬安，聞陽明王先生

講道於虔、亟往受業、得求心致良知之要、以聖賢爲必可學、以存天理去人欲爲下手功夫。自虔城之京、復受學於甘泉湛先生、聞隨處體認天理之要。之邵武、授諸生以二先生之學、信從者衆。嘗遣門人曾生溥輩質疑陽明、問答具傳習錄中。自唐府歸省、復往見甘泉於南雍、益得聖學之實、語同志曰、湛先生之體認天理、即王先生之致良知也。因偕同門蔣子信集師說爲新泉問辨錄。暇則行鄉射、投壺禮、士皆欽祗推讓。涇野呂子、東郭鄒子爲世通儒、咸相交往、稱其有淳雅氣象。乎辱道義、切磋甚久、論辨知行、敬義、慎獨之訓甚悉。來書畧云、學以成身而已、其要只在慎獨、博約、知行、皆慎獨工夫內事目也。凡學須先有知識、然後力行以至之、則幾矣。又云、來諭學須腳踏實地、敬義夾持、此爲已規模大畧。夫君子之學、終日終身只此一事、蓋理不外乎一中、即吾中正之心是已。無事時戒懼、照管吾中正之心而常存、有事時亦只戒懼、在事循吾中正之心而不雜、是謂敬義夾持、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學者知不可須臾離、又何患腳踏不着實。特遡撫陳公延予與君主道南書院教事、辭避再三、始就。揭白鹿洞規而充廣之、士多興起。又聞 敬一歲爲會極約。闡陽明、甘泉與同門黃子雲淡倣先哲作師服議、以正學誨諸姪有容輩。屬望甚切。大率君之學篤信二先生之道、復講於諸同志、所謂知行合一、敬義夾持、體認天理、尤爲切要、造詣平實、行履純固、庶幾高明矣。使天假之年、則優入道奧、丕顯前謨、當大有所就。惜不及五十而卒、悲夫。予每嘆良友云亡、吾道益孤、悲愴無已、而有容因請爲狀、乃述其槩以告當世大儒、幸採而錫銘、俾後世有考云。

毛憲撰 《古菴毛先生文集》卷六

唐王府紀善周公衡墓碑銘

洪若水

周子道通卒於唐府，歸葬于宜興。其子有徵以其執友黃門古菴毛先生之狀來乞銘。古菴狀曰：君諱衡，字道通，姓周氏，號靜菴，常州宜興人。曾祖上原，祖海。考欽，號愼齋。妣徐氏。生君於邑南舍。兒時不好弄，恒侍父母，與殺不怠。稍長，從仲兄衢受尚書，補邑庠生。正德庚午，領應天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授江西說安訓導。身率諸士白當道，建四門社學，教子弟居業，而升其秀者於泮宮。旌孝子劉靜，以厲風教。刻孝經刊誤、養正韓書以代口授。庚辰，用御史徐讚薦，銓授湖廣應城縣令。朔望則召耆老詢利弊。門設二扁，署一曰疏通民情，一曰願聞己過。立十家牌，以弭盜賊。東建謝上蔡祠，以風文學。西剙常平倉，以備賑恤。舉邑政之宜若干條，白巡撫秦公。公曰：可以為式矣。俾榜堂左。刻遺道錄、唐錄、上蔡語錄、心攻啟鑰，頒訓士民。嘉靖壬午，當道疏君有疾，銓司改鄖武教授。其教如為安，加嚴焉。創聯屬會，大約以資進修。復鄉賢游先生祭，③蒐集遺書，付厥裔孫景喬督學。端峰鄖公銑重之，與之論學，及博約知行之說，益嘆服。乙酉，進唐府紀善，屢以正學啟王。尋上定志修學以防逸豫，又上修德裕後十二事，而明聖學、近正人二條尤切，王敬重之。乞移半祿養母。闔藩念母老，假使事歸省。越庚寅，藩府以檄來徵。命之曰：唐藩恩不可忘也。屢促行，黽勉致仕。舉行極約，作翁朝日抄，議酌行橫渠井田遺制，未遂而止。壬辰，王疏薦曰：周衡心志通明，操持端謹。詔加五品俸，級備長史缺。八月得疾，將瘳，聞母訃，號慟轉亟，卒。實二十二日也。享年四十有七。王誄之曰：天奪藩珍矣。上下咸哀傷之。君資稟純明，心神凝靜。始為學，銘其牖曰：存心為為學之要，知恥為入道之要。其志趣可知已。在庠，從順山吳先生學。在萬安，聞陽明王先生講道於虔，亟往受業，問求心、致良知之說，以聖賢為必可學，以存天理去人欲為下手工夫。自應城之京，復受學於甘泉湛先生，聞隨處體認天理之要。之鄖武，授諸生以二先生之學，信從者衆。嘗遣門人李子榮董質疑陽明，問答具傳習錄中。自唐府歸省，復往見甘泉於南雍，益得聖賢之實，語同志曰：湛先生之體認天理，即王先生之致良知也。因偕同門蔣子信集師說，為新泉問辨錄。暇則行鄉射投壺禮，士皆斂衽推讓。涇野呂子、東郭鄒子

為世通儒，咸相交往。巡撫陳公延君主道南書院教事，辭避再三，始就。揭白鹿洞規而充廣之，士多興起。又闢敬一齋，為會約，聞陽明瓏與同門黃予雲淡做先哲作師服膺，以正學誨諸子弟，衍容輩屬望甚切。大率君之學篤信二先生之道，復論於諸同志，所言知行合一、敬義夾持、體認天理，尤為切要，造詣平實，行履純固，庶幾高明矣。使天假之年，則優入道奧，不顯前毅，當大有所就，惜不及五十而卒，悲夫。

《獻徵錄》卷一〇五

長沙守季彭山先生本傳

張元忭

自新建公倡道東南，四方之士與起而從之者，無慮數百千人，而彭山季先生及門最久，稱高第。先生敏悟絕羣，尤刻厲好學。弱冠領鄉薦，丁父母憂，慼兩費不入闤闠，自是家居者十二年，未嘗一日釋卷。每讀一書，必竟其顛末乃已。或有疑，不憚屈己問辨。上自經史，下逮星曆、度數、地理、兵農之學，靡不窮究。然皆務該博，未窺領要。既而師事新建公，獲聞致良知之旨，乃悉悔其舊學，而一意六經。正德丁丑成進士，時年三十有三矣，猶自以學未就，不欲仕。新建公勸之仕，乃出。自建寧理召拜侍御史，自侍御史謫揭陽簿，稍遷弋陽令、蘇州貳守、南京儀部郎，又自儀部謫判辰州，尋遷貳吉安，終長沙太守。先生歷郡縣所至輒有聲。其平訟獄、寬繇賦、賑饑、捍患，績甚衆，然皆他有司所能。至當利害是非之衝，他人所縮首投避，禁舌不敢吐一言者，先生挺身危難，無少避也。在建寧時，值宸濠反江西，新建公方發兵討之，而建有分水關，自江入閩道也，先生請於所司，身往守之。會巡按御史某以科場事檄郡守與先生並入，守以書邀先生。先生復書曰：「建寧所恃者有吾兩人，為人心所係耳。設因科場棄去，不為地方計，是棄人心也。他日欲復收之，寧可再得？且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往返動計四旬。今江西勝負未可知，土寇生發叵測，微吾兩人，其誰與守？卽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錄列吾兩人名，傳播遠邇，將以為不知所重，貽笑多矣。拒違按院之命，孰與誤國家事哉？」守深服其言，竟不往。其令弋陽也，安仁桂公復召入相，道經弋陽，雅重先生，一見握手求教。將方忌新建功，將奪其爵。先生為言：「國家於人臣錫典，固不宜過越，然顧其人何如耳。爵上公、加九錫、分茅胙土，誠不可施於溫懿、操、莽，其可靳

于周公乎。桂公爲之慄然。先生仕凡再讁、而卒以謗罷。其以御史讁也、坐論救御史馬明衡、朱淛。馬與朱所陳處　慈壽太后及　肅皇帝兩宮間事、已下獄、且不測、公獨抗疏救之、舉朝以爲難。其以南儀部讁也、時方排講學者、鄒公守益爲主客郎、與先生日夕講論不輟。會鄒公以疾乞歸、當事者搆以微事黜之、并連先生。其在長沙、政尚嚴餙、擊豪強、不少假借。豪家苦之、競爲蜚語入京師中先生、竟以是去。先生在官凡二十餘年、所至輒聚徒講學、孳孳不倦。在揭陽時、新建公始建敷文書院于南寧、使先生主教事。士至者以百計。先生爲發明師旨、提撕啓鑰、中人心髓、士翕然宗之。南寧至今傳新建學、大抵先生力也。在辰州時、辰故新建所嘗經寓地、其於良知旨、士往往有聞。一聞先生至、執經者滿庭廡。先生爲擇辰陽書院居之、親爲講授、士多所奮起。保順兩宣慰相仇殺、釁且作、先生遣尺檄諭之、事遂解。辰陽之學者至今猶誦而思之。其在吉安、講學于青原山。時講學者多以自然爲宗、而厭拘檢。先生慨其失、因爲龍惕說以挽其敝、大都以龍喻心、以能之惕而生變化喻心之主宰常惺惺、其要歸乎自然而用功則有所先。間以質諸同志、或然或否、先生亦自信其說不爲動。既罷官歸、則載書攜諸子就居諸禪寺、誦讀其中、手自校讐、迄晝夜寒暑無間者凡二十餘年。所著書有廟制考義、春秋私考、讀禮疑圖、四書私存、孔孟圖譜、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蓍法別傳、說理會編、詩說解頤、易學四同、凡十一種、爲卷百有二十、大要以己意近發師說、遠會聖心、節解條貫、悉歸于一而後已。非特經義爲然、即典章政令之出于古爲今人所不及見者、有乖于理、悉掃除之、必歸于一而後已。既又窮九邊、考河故道、索海運之舊跡、別三代春秋列國之疆土川原、則又涉淮泗、歷齊魯、登太山、又歸而自江入閩者踰年。見聞既廣、學益精進、其書往往能決前人所未決之疑、粹然成一家言。當世號稱博洽如唐公順之、王公慎中、皆以經學相推尚。其所至與所居、士多以此師先生、而先生亦以此教人。皓首而益勤、迨卒之年、蓋七十有九矣。疾且革、猶進門人講易于榻前、亹亹如平居時。先生磊落不羈、表裏洞達。即有過、不爲掩覆。嘗斷建寧獄、當死者三、已著案、後覺其誤、大悔之。比擢去、悉爲記述諸司、令後斷者得披記以解。其訟過之勇如此。性剛介、不可干以私。朋友有過、或

面折之，至不能客。然與人夷坦無圭角，喜引掖後進，有一善，亟稱之不容口，人以是樂親之。以理卜禍福，或奇中于數年之後。至以堪輿術家之言蠱者，特爲説以闢之。家居不同生計，儲無餘帛，廪無餘粟，先生不以爲意，惟讀書談道怡如也。不嗜酒，然喜飯豆觴，邀同志與登泛挾册以往，詠歌講説，盡日忘疲。處家庭多闓略，教諸子亦疎其節目，使歸自得。至事伯兄東所公，同親膳寢，出入必告，雖皓首一如童時。其愼密又如此。先生歿且十年，而鄉之縉紳若諸生，合追思之，相與建祠禹蹟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所，以祀先生，又買田若干畝以供歲祀。先生名本，字明德，别號彭山，越之會稽人。

《國朝獻徵録》卷八九

濬子嘉傳

濬子嘉字汝亨，六安州人，御史鐘之子也。幼承家學，穎異老成。聞甘泉湛先生開觀光館于南雍，負笈往從。問學，甘泉子曰：在聞道。問聞道，曰在立志。曰必真知而後志立。志也者，其聖學之基乎。問道，曰道，天理也，心之本體也。子能知本體之自然，則知道矣。問自然，曰心之本體，不假人力，故知勿忘勿助之間無所用力者，斯得之矣。問忘助，曰忘助皆私心也，滞于物、勝于事，皆忘也。矜持欲速，皆助也。問勿忘勿助之間，曰無在無不在也。中正而不息，易所謂存乎。子嘉聞之，頓然有悟，乃與蔣道林、沈艾陵諸公日夕研究，歸聞當道有惡人講學者，遂謝去，餘廪讀書山中。越六年，聞人督學廉其恬退，命有司以禮致之，强之復學，以歲薦貢之南宫，未幾歸，以疾卒。子嘉居家孝友，事繼母不違顔色，待異母弟推讓財産，壯年失偶，不再娶。訃聞京師，蔣道林諸公胥哭，緘辭以奠，見道林奠文中。有惺菴文集，藏于家。

《國朝獻徵録》卷一一四

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善山何公墓志銘

嘉靖戊子，予計偕北上，求友于四方。咸曰：君不聞陽明之門所評乎？江有何黃，浙有錢王。蓋指雩都何善山秦、黃洛村弘綱，與紹興錢緒山德洪、王龍谿畿也。未幾，遇何黃兩君于途。黃君爲人簡嘿，而何君則魁形長髯，廣目而豐準，與人語必依於所學，無少長，皦純姁姁懇款，援證喻譬，指畫歎羨，如有味乎其中而不能吐者，必伺聽者意解乃已。否則雖假宿傳食，連日夕不爲倦也。其煦濡而且婉孌若此。自是定交，相與問難辨析，不少隱。避君歸田，靡歲不相見，見必踰月乃去。庚戌冬，大氷雪，君留最久，而相語益合。方期與予結隣終老，而病不可作矣。又八年，其子進恒，埜君城東之東岳廟後之乙辰向，黃君爲之志，而以銘屬予。予曰：知君者無踰于予二人，是烏敢辭。君初名秦，字廷仁，晚以字行，字性之，號善山。當陽明先生以提督之節駐贛也，常聚四方君子論學。君聞黃君所聞於先生者，慨然曰：吾恨不及白沙之門。先生今之白沙也，刻期往謁，又可失耶？友人不以利舉業尼之，不爲聽。會先生征桶岡，裹糧追從，相見于南康。是時丁繼母憂，歸而斬然以禮自度，不狥流俗。先生聞之曰：是能以身爲學者。久之，授以萬物一體之論與致良知之說，終夜思之，達旦不寐，忽有省悟。嘗曰：吾人須從善端發念處察識，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又曰：知過即是良知，改過即是本體。其語學者每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務有情，緣情起釁。不識本心，二者皆病。又曰：執有無而論，莫若兩忘，只聽良知。是非善惡，莫能自欺，有情無情，自無不知。知至至之，更無可知。此皆苦心察識而驗其必然，不以人言少搖奪也。惟其悟之甚艱，執之甚堅，故言之甚詳而不憚重復，蓋謂舍此無以爲致良知之實。持此處人，自庶幾於一體之義，而於言句稍涉精深微密者，輒搖手相戒曰：先生之言，無是無是。凡海內談學之士，人人善君，君亦人人視爲知己。至論學脉，未嘗輕許，誰何也。君以諸生事先生，在贛趨贛，在南

浦趨南浦、在越趨越、一不以舉業爲念。每試據理直書、顧往往出人右。壬午舉鄉試、上春官、久不第。辛丑、授新會知縣、喜曰、吾雖不及白沙之門、今幸聞其學、又仕其鄉、吾敢以俗吏臨其子弟耶。始至、釋菜于祠。乙巳、遷南京屯田清吏司主事、分司儀真。歲餘、權貨蕪湖、所至有聲。滿考、投牒吏部、乞致仕去、不少濡滯。是時年纔六十有四、而貌又壯盛、無衰容、時論莫不以爲高。君少善治生、家故豐、而自奉極嗇。及聞學、勇於克己、而急於就義。卒之日、橐無餘金、稱貸而後襄事。嗚呼、君之見重于師門者、有以也夫。何之先有伯勝者、以好脩聞里中。四世至景忠、景忠生汝礪、汝礪生克平、克平生潛、字若愚。若愚公質直長厚、以君貴贈承德郎、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配孫氏、贈安人。三子、長泰、武平知縣。次春、歷詔安含山霍山三縣知縣。君居幼、霍山與君同事先生、而性慷慨有大節、皆能不負師門。君生成化丙午十月初三日、卒嘉靖辛亥五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六。配李氏、封安人、無出、賢明著稱、通達理道、尤善處嫡庶之間、故竟有子進德、進恒。進德側室李出、早夭。進恒吳出、今爲縣諸生。三女、二出李氏、幼出杜氏、婿爲丘循輝、郭鳳嶺、李子廣。君卒、諸生即北郭舊游之地爲專祠。明年、督學憲使鄭君某檄有祠祀之鄉賢祠。又七年、督學王君宗沐配享先生于鬱孤臺、于羅田巖、而在新會、儀真、蕪湖、皆樹碑識思。此於君宜不足輕重、然回視少年所爲、若兩人然。向使卒爲友人所泥、沉埋舉業、役役於一隅、其所就宜未可知矣。然則若所謂察識于起端、發念者、非已試之藥歟。自戊子至今三十餘年、三君無恙、而君結隣之約、奄忽不待。予既不能無悲君所學若此、而予自顧未知底麗、即恐無以酬往昔求友之初心、蓋不獨悲君、亦重以自悲也。銘曰、

江門崛起、世有真儒。孰出僻阻、慷彼步趨。違俗就師、決于一念。邁往無前、良知自驗。遷善改過、不昧此知。持以淑人、念茲在茲。有覺方來、毋易厥視。能尊所聞、

古人鮮是。

羅洪先撰《念菴文集》卷一五

范東齋傳

張元忭

先生生而穎異、讀書不務記誦、能尋究大指。弱冠棄諸子業、卓然以古聖賢自期。當是時、士徒以章句相馳騖、不知有道德之師久矣。先生首事王司輿、許半圭兩先生。兩先生者、並以道德重於時者也。既又師陽明先生、所造益邃。然先生性狷介、議論時相左。既而博考羣經、仰讀俯思、乃恍然有悟、以爲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無旦夕儲、嘯咏自若、人莫能測。嘗謂其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叙道統及太極之說、其奧義未易窺也。幼而孤、事母盡孝、授業於外、給其養。每御一時品、則愀然曰、吾母安得嘗此。輒投筯不食。既沒、執哀如古制、至病瘠骨立。醫者勸之茹葷、先生泣曰、生死命耳、何可一日忘吾母。母嗜芋、終身不忍食芋。二兒皆早夭、極力殮之、撫其侄如已子、積貲爲婚娶。侄又早夭、其婦將改適、所得聘金悉以授之。族人竊議其迂、先生嘆曰、吾恨貧不能止其他適也、而又可利其入乎。晚歲名益著、士大夫咸樂從之遊。然或以粟帛周之、堅却勿受也。先後守令屢表其閭、辟爲鄉賓、爲社長、輒以疾辭。隆慶戊辰、先生年八十、偶病且革、呼其子語曰、我卒不諱、寧薄殮、毋妄受人賻以汚我。與其邪而有餘、寧正而不足。獨不能效黔婁氏之衾乎。尋投愈、一二助殮者悉反之。其生平廉潔類如此。其嘗屈之家塾數年、雖盛暑冠服儼然、道古今、夜分不倦。與人恂恂無倨容、而步趨不越尺寸。里中人無老幼皆以范聖人呼之。其孜孜問學、老而不衰。每誦衛武公之言語人曰、毋以耄而棄我。庚午秋、病卧數日、忽起沐、振衣危坐、三拱手而逝。先生會稽人、范氏、名瓘、廷潤其字、別號東齋、蓋溫潤而粟然可想見其人云。

《明文海》卷三九八

校記

①門：據下文當作「四」。

②此字不清，據上文當作「士」。

③祭：據上文當作「祭田」。

明儒碑傳集卷四十六

臧應奎　聶豹

臧君墓誌銘　湛若水

惟茲故禮部精膳司主事臧君賢徵應奎之墓、其弟應璧以其友德安推官韋賢尹庠生蔣審卿狀來請銘焉。甘泉子曰、嗚呼、吾忍銘吾賢徵哉。嗚呼、吾忍不銘吾賢徵哉。嗚呼、斯道之在宇宙、何其得之難而喪之易也。孔氏之門、稱德行者數人、顏淵短命死、冉伯牛則以疾死、閔子騫不死則亦孫而不祿、何耶。豈所謂天之小人耶。而當其時、盜跖橫行天下、日殺不辜、而幸老死、豈所謂天之君子耶。天之於善惡人、其有意耶、其無意耶。余求志聖人之學者於天下、僅百數人、得其門者、其在湖州、自吾賢徵之外、有若評事韋希尹商臣、有若刑曹唐子正樞、陳忠甫良謨、其在廣之順德、則有若儀制主事張景川潔。潔與應奎以諍禮跪門、同死於杖、商臣以言禮刑落職、謫江丞、正樞亦以論大獄、褫職編管、良謨雖不死、亦病且去、二年瀕死乃不死、然則天之於善人、何其怨然耶。而世之人有生而積惡日惟不足、以至公相而老死牖下、又蒙身後之澤者、何耶。天果有意福之殺之耶、其無意耶。嗚呼、若臧張二子者、其偶自死耶、其天死之耶。天耶、人耶。然則吾之於吾賢徵、其忍銘之哉。若賢徵者、其果可以死之耶。韋子曰、奎也少稟天聰、丙子舉鄉薦、丁丑成進士、以父喪去、及授南車駕、尋以庶祖母喪求去、例不得承重、猶執私喪三年、以重所自出、其孝如此、可以死之乎。蔣生曰、賢徵之事親也、吾嘗偕出焉、歸不過期、迨不廢業、曰家所程也。母氏病疾、憂形於色、旁求名醫、療必親焉。前母之墓、過必瞻拜、愀然乃去、可謂孝矣、是未可死也。又曰、同泊邑城、見旁郡之流民老稚過者、傾粟與之、不顧晨炊、其仁如此、可以死之乎。韋子曰、賢徵恭儉不踰、見人之善、惟恐不及、色為驩然。其惠宗族、雖患難孫瘥弗遺焉、其賢固未可死之也。蔣生曰、賢徵之為車駕、留都帳中官以進貢索多舡、利私載、

則為裁抑遣卒譏焉、則叱左右執之、乃遁去。勢力者謀造舟之利、以橐金害民、則出身拒而沮之。其正直剛方若此、顧可以死之乎。又曰、賢徵心地光明而義氣充實、嘗過文廟廡下、慨然歎曰、吾輩歿亦當俎豆其間乎。及官禮部、學於甘泉先生、得知行並進、體認天理之說、而惓惓於審御之未聞也。如其無死、所至可量耶。韋君曰、賢徵聞先生之學曰、吾欲終身得所宗、執弟子禮而受學焉。甘泉子曰、嗚呼、若賢徵者、豈易得哉。使假之年、以其忠信不欺之心、篤其志以往、擴同體之仁而全歸焉、且為天之孝子矣。其可死之哉、其可死之哉、天之意固不得而知矣、吾獨忍不銘賢徵也乎。賢徵號損齋、生弘治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其不幸而死、為嘉靖三年八月四日也。世居吳興城、曾大父和、贈工科給事中。大父瓛、父維、副千戶、贈如其官。母黃氏、封太安人。妻嚴氏、封安人。嚴嘗割股和藥、以療賢徵之疾云。臨絕、其從父太學生志觀視之、索筆書云、不當與弟應璧異居、可以觀弟友矣。子二人、長繼英、次繼蓋。女二人。銘曰、

大道渾渾、胡生之難、而覺之難、成之又難。胡不永年、以身隕捐。胡然其人、胡然其天、亦已焉哉。死而知性、不亡者存。

《明文海》卷四四一

明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謚貞襄雙江聶公行狀　宋儀望

嘉靖癸亥冬十一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雙江先生聶公卒於東皋私第、從子儀部郎中靜經理其喪殮甚厚。尋以訃至都下、於是嗣子錦衣千戶靛上疏言、臣父某幸得備位樞府、叨階一品、前後蒙皇上恩賚甚渥。茲不幸至大故、乞比照往例、給與卹典、以假寵於先臣、以貽皇上推念臣下至意、臣不勝幸甚。明年三月、儀部君乃奉公柩淺殯於邑東五都之仙女塘、以俟啟土卒事。既又泣謂儀望曰、子從先公最久、願為狀其行、將請銘於當時鉅公、以垂託不朽。予既不得辭、謹按聶氏在晉時

諱達義為新淦尹、因家邑之挐阜、其後由挐阜徙永豐磊源、遂為吉之永豐人。至宋恭甫始徙邑之下市、元末諱達和又自下市徙雙溪、在永豐三徙而氏族益繁衍。高祖諱敏瑞、國初以督運客死、其妻楊氏守節自誓、長育二孤。曾祖瀹樂公諱汝璉、祖巽菴公諱日聡、考水雲公諱玉治。水雲公以先生貴封文林郎、華亭縣知縣、妣鄒氏封孺人。水雲公生二子、長即五嶽公、諱洪、後以子儀部考丹徒績封如其官。次即先生、諱豹、字文蔚。以成化丁未正月十三日生於雙溪里、時室中忽有異光、巽菴公心獨異之、遂命今名。曰、兒苟立必大吾門、此名所以志也。年十歲、即穎敏不羣。十六、督學無錫二泉邵公取為弟子員、一見大奇之。又明年甲子、娶夫人宋氏。是時父水雲公家事日落莫、至為先生師友費、即傾貲囊產不少顧惜。鄒夫人以為憂、公笑不答。先生學既成、每竊嘆曰、予苟不第、何以報二親劬勞。語已輒泣下。一時同學見之、多所感激。是時陳公唐甫延先生訓其子、陳故富家、先生令具折節讀書、卒由胄監官至州守。正德丙子、先生年三十、以易經中江西鄉試。明年丁丑登進士、是冬以例給假歸省。既歸、即杜門却掃、慨然以古人自期。庚辰春、就選吏部、授直隸華亭縣知縣。華亭在東南為鉅邑、官是地者往往易為染汙。先生至則首禁吏胥、革積年民蠹、嚴防衙宇、不得與外、一時風弊頓清。久之、名遂大著。華亭錢糧舊額八十餘萬、自正德庚辰以前未完折色多逋竄免、經收人役往往乘機侵騙、莫可蹤跡。先生廉得其事、乃收各役問狀、具悉、遂盡寘於法、追還官銀一萬六千兩有奇、米五千六百餘石。其餘長多收秤頭銀至二千六百兩、悉為追奪、隨申補積年拖荒逋欠、併備賑濟、上下稱快。有富民許震私置金醬瓶中、冀以啖先生、先生隨置之法、一時豪猾斂避、境內大治。邑之水利在西鄉者低下、水宜洩、鄉以東稍高仰、宜蓄水溉田。先生訪求利害、延禮知水利者、撰次圖說、乃悉力疏濬修築、通計濬過塘港三萬丈有奇、築過堤岸

減十之六。又創總會冊以稽賦額、造歸圩冊以驗實在、併查出餘田一項七十餘畝、以補坍荒、百姓至今賴之。每聽訟日、旁午麇集、一鞫輒得其情。法有難更、雖勢豪不得干請。情有可矜、即嫌疑必為伸雪。每歲審編徭差、悉躬自查對、吏胥斂手、備行文書而已。其修理文廟、建名宦鄉賢祠、皆捐俸倡義、不以苟簡將事。在縣三年、積穀至一十九萬餘石、復業人户至三千二百二十三户。撫按以章薦先生者凡七八人。先生才既高、治縣多暇、惓惓以興起學校作養人才為事。令師相徐公在諸生中方弱冠、先生試其文、大奇之曰、此宰相器也。時同被賞識、如徐君南金、張君承憲、楊君世賢子姪數十人、俱收置門下。於是郡諸生楊君沛、夏君允中、王君教等又數十人、亦願執經。又考取儒士二百餘人、拔其優者如包君節、孝兄弟何君良俊、良傅、王君球、吳君培等十數人、皆朝夕受學。先生親為講說、動以古人道德可師者風勵之。明年、提督御史蕭君鳴鳳至校士、其所賞鑒皆出先生門下。蕭君笑曰、雲間素稱文藪、君一網盡矣。是秋、諸君薦南畿鄉試、多在高等。明年、少師公以進士及第入翰林為編修、前後以科第起家躋膴仕凡十餘人、其餘亦各以文章氣節表見於時。癸未冬、乃以任滿給由赴部。時宰有欲用先生為吏部屬、至遣人留之。先生力辭、復任。乙酉、始召入為福建道監察御史。方試職時、即上疏論司禮太監張佐違詔收補內監工匠、又劾兵部尚書金公獻民、侍郎鄭公岳受邊將金、為東廠所獲、以賄得不發覺、二公尋罷去。既又論禮部尚書席公為弟乞留翰林。入臺數月、疏凡三上、皆人所畏忌不敢言、於是直聲振於時。是年、以華亭績如例貤封其親、夫人宋氏同封孺人。尋差往應天等處稽察馬政。明年春、按應天、乃上疏條陳馬政積弊、大要欲將江南拋荒田畝、逃亡丁口從實稽查、免其依養、將原額種馬變價入官、候其復業成熟、別議召買、常年額解馬價、仍令實在人户包賠。各處草場無分養馬與否、核其荒熟肥瘠、量為

起科，計畝均納，照舊收貯州縣，各准該年折色馬價云云。其考核胥吏，激揚諸司，尤所留意。是歲，乃往謁陽明王公於越，相與講良知之學。先生於是銳然以聖人為必可至。其後以書問學於王公，公深嘆先生任道之勇，乃為書復之。丁亥，復命，未幾，遂差巡按福建。戊子春，入閩，至則振紀綱，察吏治，抑豪右，懲姦慝，一時貪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鎮守太監趙誠橫暴難制，先生移文按察司，查其冒費驛遞，趙誠懼。尋又奏革市舶，而以少監司章代為鎮守，暴橫頓息。漳州詹知府、龍溪黎知縣貪聲久著，先生下車即首劾之。建寧守陳能已遷去，其贓私狼籍特甚，先生因追論之。陳譎詐善賄，尋以疏自辨，執政欲反中先生，乃復上疏論之，陳竟罷去，閩人快之。每有訪拿其諸惡跡，即妻子且不知者，先生動廉得之，一時兇黨咸自首受罪。郡邑吏稍有過舉，先生即發覺之，其所注措如神，設鬼施，不可端倪。巨寇鄭新盤據漳泉，官兵勦之數年弗克，先生以計擒之，地方始安。既又應詔陳言四事，大要謂令提督官宜做成周進士遺意，分德行、經義二齋，以端士習。其次清寺田以備賑卹，嚴官籍以均徭役，考宦餘以勵風節。其言皆根極治本，深切時宜，而事多阻格，識者韙之。是春，復以書往陽明論學，亹亹數千言。公復書具悉所云。既又建養正書院、射圃亭於會城，舉八閩秀士教之，重刻傳習錄、道一編、二業合一論、大學古本，以訓迪諸生。先生在閩，持法嚴正，風裁凜然，以此起名當時，然亦以此取忌於人。明年己丑，以期滿候代建寧，遂上疏養病。所著有巡閩稿。尋得報陞寧波府知府，遂兩疏乞休，不允。會改知蘇州府。明年庚寅，先生往守蘇州，至則首興學校，正風俗，問民疾苦，禁革賭博，裁抑豪猾。吳人舊以豪縱自喜，初不甚便，其後乃帖然安之。蘇為東南首郡，舊稱難治，先生處之裕如。日舉諸文士於學道書院，相與切磋。如今太宰嚴公訥、祭酒瞿公景淳、大中丞王公忬、章公煥、給事中顧君存仁、儀部陸君師道，皆先生所取名士。郡治前繪二

十四孝事實於壁、以風百姓、民有兄弟訟者、先生令往觀之。已訟如初。先生曰、是頑民不可化者、乃重蓋辱之、卒感泣悔罪。蘇有巨猾王子家者、坐官舫、糾兇徒、會於平望射瀆間、已攜妻子匿浙中。先生乃置人於漁舟偵之、不旬日即擒置於罪。太倉州巨盜龔淵、龔錦為患海上、先生密遣人獲其弟錦、而淵遂逃匿。已乃縱錦、與人譁然。未幾、淵兄弟果私往來其家、先生遂併擒之、人乃屈服。民有婦訟子不孝、先生故責其子、婦不色動、先生疑其有私、遣人伺之、果有與婦姦者、捕婦以行、隸人執至訊之、遂服。至於經理驛遞、分撥夫役、各有成法、一時稱便。郡歲織造、多扣羨餘以備支費、先生悉嚴革之。辛卯十月、治裝入覲、會考君訃至、次日即就道。倉庫囚獄扃鑰不改、其所治裝具即付代行者、蘇人至今稱之。既宅憂、凡所治葬祭、俱遵古禮。稍暇即受徒講學、於是邑之人士咸執業門下。服既闋、上疏乞致仕。甲午六月、尋丁夫人憂、自是杜門不出、前後凡十餘年。庚子辛丑歲、南北科道游震得、邢如默等會薦先生、是時北兵連歲犯山西、乃起知平陽府。於家會伯兄丹徒公喪、先生不欲往、時從子給事中以言事落職、奔訃抵家、乃趣先生行。以其冬十一月如平陽。先是北兵謀言欲侵平陽、先生至、府庫空虛、募兵築隘、一無所備。乃謀於僚友士大夫、請之撫按、行各州縣、借羊酒於富民、量為勸借、以紓目前。於是臨汾等三十七州縣民人郝尚能等共輸銀貳萬貳千餘兩。蒲州儀賓蘇仁因繼室悍妬、乃誣仁姦義男妻、播言仁且持數千金賄當路冀脫罪。久之仁遂成獄。後仁累告、願濟軍餉贖罪。先生廉得其事、乃白巡院、許之、令納銀五千兩。於是大修關隘、塹山堙谷、列墉崇阯、郭家溝、冷泉、靈石等處屹然天險矣。又募義勇張鸞等五千二百人、河南礦徒八百人、皆厚其供給衣甲器械、使樂為已用。已而兵果入雁門、徑趣平陽、犯郭家溝、關兵李芳等開關延敵、殪其二人、乃咋舌失計、遂退營介休境上。先生又為三邊總督書與總兵雲冒牌、

謂大兵不日且援山西、令善射者直冒敵營、戒令見敵即將牌面書驕俱棄去佯走、敵覘知平陽有備、又得所為書牌、遂大驚、棄營遠去。時郡城方告饑、乃設粥於近城寺中、民就食者日以數千計。又增浚城濠、築南關外城、以工役獲全活者又數千人。啟土之夕、得石枕一、鞭一、鑑一、款文云、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時以為應在先生。同知許梴有記。迄平陽功成、巡按御史童君漢臣特薦之、給事中劉繪又薦為邊方都御史。會今上有平陽何狀之問、輔臣介谿嚴公亦疏薦堪任巡撫。於是上益知先生可大用矣。先生當冠警旁午、日覯戎事、猶時與令方伯允思謀金、舉人陳嘉言嘉謨、既思聰、侯効古劉先啟、秦健與各州縣生儒崔汝孝等數十人、朝夕講學不輟、修平陽古令人物題名記、冀以勵諸生。是年冬、作大學古本臆說。明年癸卯、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兵備潼關。先生遂疏乞休、拂衣南歸。所著有知晉稿。先是、僉事許勉仁遷自同知、與先生僚舊、又拜門下、既為覲臨、復執禮如初、先生初不忌之。平陽功成、時論皆歸先生、許不能平、乃以勸借及處蘇仁事騰謗於都下。會冢宰許公入其言、遂附成其事。於是科道交章拾遺、奉旨、着山西撫按官從公查勘。先生遂堅臥不出、一意受徒講學。其後撫按官查其支銷冊籍、無絲髮滲漏、往反三四年、至丁未歲、巡按侯御史始題覆前事、部議且將用先生矣。會執政夏公入謗者言、擬旨逮先生錦衣獄。既被拷、無所驗。明年九月、又奉欽依行巡按御史覆勘。是時尚書西磐張公在留都、大言於衆、願以百口保其無他。未幾、夏公亦被罪下獄、相對赧然、乃知其禍起於浮議、先生畧不為動。所著有被逮稿、困辨錄、幽居荅述等稿。既巡按御史黃君洪毘勘至、於是謗事悉明白矣。尋得旨落職南歸。時已酉春正月也。明年庚戌、北兵卒至都下、皇上震怒、乃降勅切責諸臣不任事者、遂用少師徐公薦、特召先生為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整飭薊州軍務。既得報、即慷慨就道。至九江、已報轉兵部右侍、以十

二月抵任。先生自以罪廢驟起，思有以厚報上恩。明年辛亥，奉命巡視九門，乃條陳六事，多見採納。九月，轉本部左侍，又奉命清理軍實，復條六事上之。尋又得旨，協理京營戎政。是時咸寧侯仇鸞實總營務，多所變更。先生乃條列四事，大要謂京營之兵核該一十三萬，宜遵欽定營制，五軍營精選兵二萬二千，神樞神機營各九千，共四萬人，仍各分撥總督四遊擊及三佐擊統理操練，以備征戰。每歲罷械操糧犒賞等費，查於各省班軍，免其半赴營，就令領班官解納，應得行糧，併戶部每年應給班軍糧賞，足補前項支費。凡諸操練，務循軍法，而軍中不得藉口役占，橫生異議。其畧如此。是時逆鸞怙寵驕橫，知先生疏多為已發，已心銜之。會又謀撤宣大防禦，假以入援為名，人情洶洶叵測。先生方攝部事，乃歷陳四慮，大要謂宜以宣大之兵付還二鎮，二鎮安則京師安。鸞切恨不已。又明年癸丑，會本兵缺，該部擬進未定，尋奉諭閣臣云：某可正卿，如何。遂以正月二十七日陞本部尚書。先生力辭，不允。既正本兵，即修舉廢墜，嚴禁請託，痛革夙弊，參論債帥，動據法例，一時聲望赫然。至於修築邊墻，增補關隘，選調將士，預處糧餉，分屯重兵，以控扼要害等事，皆悉心為之。兵科右給事中朱伯辰、通政司趙文華先後建言，宜築外城以護京師。先生力請於上，允之。尋敗議止築南關，先生與諸共事大臣協力經營。是時宣薊邊備廢弛，乃題差本部左侍郎楊公博前往經畧。既因楊公前後建議，悉為題覆。先生添設昌平易通都御史三員，原無所轄，事權既輕，動多牽制。其二州已革去，而昌平如故。先生仍條議裁革。每年防秋，即令順天巡撫駐劄昌平，以護陵寢。其原設副總兵如楊公所議，仍舊添置。衆議稱善。是年十月，北兵犯紫荊關浮圖峪甚急。先生先期督發入衛朱鳳等所領邊兵前往截殺，遂至大捷，各鎮共斬首四百餘級。奉旨加太子少保，廕一子錦衣衛千戶。時撫按叅論各鎮功罪不同，先生上疏畧云：今日禦敵，要以血戰為先，血

戰之功、要以保國京師為重。故功重於罪者當從其功、罪重於功者當從其罪。人以為救時確論。明年甲寅四月、重城功完、奉旨加太子少傅、仍廕一子入監讀書。時修邊功賞甚鉅、又年例搞賞户部不得以時給發、先生乃條陳二部事體、大要以共濟時艱為言、朝議是之。十月、北兵犯薊州、攻墻六日夜、不能入。奉旨加太子太保。先生荷受上恩、益思報塞、朝夕勞瘁、或經旬月不家視。宣大錢糧缺乏、軍士告饑、先生上疏言邊弊、因參論前督撫諸臣因循玩愒、不肯用心撫綏。上怒、逮二臣於獄。尋遣户部侍郎陳公儒往賑卹之。其在江南、倭冦竊發、閩浙蘇常連歲被害、又湖廣川貴苗民弗靖、先生乃博採諸臣建白、參酌題覆、以南京兵部尚書張公經總督浙直等處軍務、附近各省兵馬悉許調用。賀給事中涇、孫御史慎建言、宜添設總兵一員駐劄鎮江。先生謂鎮江偏在一隅、宜設於金山衛、俾沿海一帶俱屬防禦。又因徐御史栻建議、乃添把總四員於南匯、吳淞江、劉家河、鎮江等處、即以附近衛所屬之、而分布汛地、令其自為戰守。至今四府海口屹為重鎮。都御史鄭公曉議於鹽城東海各設把總一員、仍以所屬地隸之、先生從之。其處置苗情、則聽張公岳議、移軍門開府沅州、凡湖湘川貴附近司道府衛土官司悉聽轄之。又以蘄黃為全楚咽喉、德安為陵寢門户、所屬州縣與江西河南接境、深山窮谷、盜賊淵藪、乃因督撫諸臣議、比照鄖襄事體、添設守備一員、駐劄二府交界、以防不虞。先生在本兵年餘、南北交警、羽檄日馳、凡所題議、動當上心。明年乙卯、先生年六十九。會工部侍郎趙文華還授禮部侍郎、朱隆禧議欲遣官視師、祭海神、差田賦、開市舶等事、先生堅執不便、且言視師非股肱重臣不可、我朝閣臣多在左右不外出、且東南民困已極、士夫豪右動多横議、若以此時差田賦、徒滋勞費、必無成功。如開市舶、則倭奴變詐不常、如大同馬市、反為外國所愚。疏上、遂忤旨、降俸二級。久之、乃以年至多疾乞罷前職、尋奉旨得致

其事以去。先期從子儀部亦以詿誤落職，遂侍先生南歸。乃建賜老堂於東皐之上，日與故人門生子弟談述古昔，講究學術，詠歌太平而已。明年先生壽七十，儀部君與其諸子開宴東皐為壽，旬日乃罷。先生前後家居三十餘年，惓惓以表率鄉里、汲引後進為事。自五世祖以下，皆為改封塋域，屬從子儀部纂家牒為譜。戒以聯屬族人，族之子弟有可進者，皆獎拔之。凡邑有利弊，力為訪求。歲壬辰，邑令金君清舉行丈量，編補里甲，禁草坊廂，諸所措置，皆先生發之。既又請於大府居公大山、少府李公本，推訪藍田之意，設立鄉約，以厚風俗。其後由尚書歸，則請於當道，辨減里甲，均徭銀一千二百餘兩。辛酉，廣寇流劫至城下，數日乃去，則請廣邑城以保居民。凡諸親識細眠，有以迫切來愬，輒為諭解不少倦。平居尤喜崇節義，厚先輩。先正歐陽文忠公既遷於潁，支庶散佚，墳墓失守。先生按潁上，訪歐公後，得令裔孫雲，以歸，乃謀於邑令商公，買田娶婦，更立太師專祠。又請之督學，代以一人充弟子員，以主祠事。一峯羅公倫以忠節冠一時，會有詔應議贈謚，先生乃為疏以請。又躬謁執政，其後卒贈官諭德，謚文毅。狀元學士西墅曾公棨遷葬新淦，富民鄒愈忠二謗其孫嵩之，遂藏公骸骨，冀以滅跡，積數年訟不能決。今少師徐公督學江西，先生備言之，乃案行同知季本，少寬鄒之罪，卒俾學士骨骸復葬本里舊塋。僉事高公安清謹人也，暴露未葬餘五十年，先生謀於署邑事江君，得安厝祖塋，仍為石誌其墓。按閩時，有鄭三娘死於節，輒躬自祭奠，有道在婦人之歎。先生自聞陽明王公之教，終其身未嘗一日不與人論學。其在同輩如同郡東廓鄒公守益、南野歐陽公、念菴羅公洪先、兩峯獅泉兩劉君文敏邦采、臨川明水陳君九川、虔州洛村黃君弘綱、餘姚緒山錢君德洪、龍溪王君畿，皆嘗與之往反辨究。雖其論議互有發明，而學問脈絡亦不能無少異同。儀望從先生游垂三十年，蓋嘗屢聆其說，竊窺一二指歸矣。先生自丁亥以來，

其論致知功夫、則以孩提知愛知敬為良知本來面目、反而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致書陽明、南野二公、蓋極言之。其後先生家居、每接引同志、惓惓以躬行孝悌為致良知下手切實功夫。戊戌以後、先生有悟於本體虛寂之旨、企守平陽、作大學臆說。其釋致知格物云、宰物為知、感物為意、處物為格。心猶鏡、知猶鏡之明、致知猶磨鏡、格猶鏡之照。妍媸在彼、隨物應之、故曰格、如云格於文祖、格於上下。又曰、致知即致中也。寂然不動、先天而天弗違、格物者、致知之功用、感而遂通、後天而奉天時。又曰、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中節之和。聖人於咸卦言虛言寂、是究言感應之理、以破萬有之障。先生自平陽歸、與同志論學、一以涵養本體虛寂為歸。是時適與念菴羅公論相契合、其後再居京師、凡四五年、其與學者語、益發明所得、以為必如此而後謂之聖學。因刻白沙緒言以見意、而諸君子則反覆辯論、恐其分知與物為二、不免墮於禪定云云。先生亦屢為書辯之、總括羣言、各有指據、而諸公不復能難也。所刻有致知議畧、良知辯。其後因謝子經從門下問學庸首章、先生發明其旨、而其說益詳。今所刻有質疑存稿。先生長身玉立、丰度峻整。每入朝議事、神閒氣定、言論簡當、同輩望之、如孤鶴長鳴、風神自別。平生勇於為義、臨利害禍福、屹然不動。往被逮時、從容出見使者、更囚服慷慨就道、室中悲號不勝、先生若不聞。門人父老送之、無不流涕、先生第拱手以別。是時東廓、念菴諸公皆追送江滸、猶相與講學不輟。錦衣百戶戴經伯常因執弟子禮、從受學。在獄與桂州夏公亦時時與說性命真機、夏公首肯良久。嗟乎、此可以觀先生之槩矣。平日著述甚富、儀部方將衷次彙為全集。辛酉之冬、忽遘痰疾、自此精神慌惚不寧。又明年癸亥十一月、前疾大作、趣召儀部屬以後事。初四日未刻、遂卒、享年七十有七。屬纊之日、家無餘錢、至不能具賓客。夫人宋氏、無子、先卒。先生未五十時、即奉母鄒夫人命、過繼同祖姪昂為嗣、改名

靛、今以廕授錦衣衛前所正千户。其後妾生子窮兒、踰歲而殤。生一女、許適羅殿撰公長子。先生與殿撰相契尤深、遂締婣家。未幾、女五歲而殤。在兵部時、生子啓吉、已報名廕授千户、甫六歲亦殤。先生痛念不置、乃為啓吉立同祖孫耿為後、若曰吉雖殤、然應名在朝、不可使其無傳。靛娶陳氏、繼趙氏。耿娶吉水周氏。孫二人、冬孫、孝孫、皆靛出。先生早以官業顯名、當時二親皆康寧無恙、與伯兄丹徒公友愛尤甚。丹徒公止一子、即儀部、自幼先生携與出入、延師授學、冀朝夕勗之成。其後儀部起進士、令丹徒、有聲、召拜給事中。尋以言事左遷、久之復起、官至儀部郎中。為郎中時、先生在兵侍、予以御史朝夕同在坐、每縱言邊事。儀部故熟邊方要害及各將官後來成敗、先生咨訪、至夜分不去。及為本兵、每警報至、必召儀部策之、前後章疏亦多令草定。既而歎曰、人患多才、吾恐汝不能久留也。儀部有子五人、長棟、以先生廕入國子監讀書。邑里交遊如處士劉君寀、僉事湯

君克寬、州守陳君唐甫、劉君希昭、曾君夢祺、江夏尹蕭君韶、天台尹鍾君紐、平湖教諭陳君綸、皆為莫逆。其在門人、如府丞郭子汝霖、憲副陳子慶、左給事中鄒子濂、余子儀望、咸在仕籍。子從兄龍、蕭子浩、張子鏜、袁子禮、先後舉於鄉。凡諸胄監余校官弟子、布衣行誼之士、亦百餘人、皆從先生游。而在各邑以余雲間、姑蘇、八閩、三晉之間、及門之徒不下數百人、往往多持行誼至大官。其最著者、少師公以輔弼重望為當時所宗、余薦先生同朝、猶凜然師事之不少衰。海內既素高此兩公、而親見其相處如此、於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而益高先生之行誼。先生始居雙溪之里、號雙江山人。其後躬耕白水之陽、建凌空閣於巘山、有飄然出塵之想、遂稱白水老農。既老、卜居東皐、為終焉、既又號東皐居士。然門人故舊仍稱雙江先生、志所尊自雙溪始也。嗟乎、先生已矣、教言日遠、典刑具在。儀望深愧不文、不能殫述懿德、以章示來世。所冀當代文章宗工賜之名筆、悉為論次、俾

他日國史得並考焉。踰五年，為隆慶紀元之歲，先生贈少保，謚貞襄，蓋特恩云。

《明文海》卷四四四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謚貞襄聶公豹墓志銘

徐階

我皇上嗣大歷服，首降德音，錄故公卿之行應卹典者，於是諸臺諫舉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聶公等若干人以聞，詔贈公少保，謚貞襄，賜祭九壇，命有司治葬事。蓋公之卒至是五年矣。公諱豹，字文蔚。先世居永豐之磊塘，自晉歷宋元，再徙而家雙溪，故公自號雙江。國初有諱敏瑞者，其配楊以守節旌，生濟衆公汝瑰。瀍樂生巽菴公日聰，巽菴生水雲公玉治，是為公考，以公貴封文林郎、華亭縣知縣。妣鄒氏，封孺人。公舉正德丁丑進士，乞歸省者二年。庚辰，始知華亭，立法行政，自其身始。發諸奸欺，籍所侵盜金萬六千，用代逋賦。浚塘港三萬丈有奇，復塘之廢者萬二千丈，民以不苦水。逃亡來歸者至三千二百二十三戶。建名宦鄉賢祠，闢射圃，日進諸生，與之論學。其說本於易所謂寂感，而諭之以中和，證之以孝弟，又證之以古聖賢所以成己成物，守約而施博者，簡而明，暢而實。階時幸有聞，雖甚不敏，然於心竊有契焉。今既五十年，惟公之言是訓是行，亦惟公之言味之而益旨，服之而益效也。乙酉，徵拜御史，劾奏司禮太

監張佐違詔收補工匠、聽書席公不肯乞留其弟於翰林、直聲頓起。戊子、巡撫福建、奏罷鎮守太監趙誠及中官之司市舶者、追論延平守臧濫黜之、擒寇鄭新。建養正書院、刻傳習錄、二業合一、論以示學者。人謂眞御史、而權貴則以此嫉公、出爲寧波知府、改蘇州。至則治之如華亭而加嚴。曰吳人習縱肆久、不先約之以法、教未易行也。其後法舉而人果誦公教。踰年、丁太宜公憂、又丁繼孺人憂、服除、臥不出、南北察諫交章薦之。辛丑冬、以虜頻歲寇山西、召知平陽。公曰、國方有急、吾不可以不赴。既至、歎曰、是其民使於財、虜所必攻也。爲書諭富民及釋其罪之疑者、得金二萬餘、修郭家溝、冷泉、寨石諸關隘、募兵六千人、親教練而使守之。壬寅、虜果犯郭家溝、守者殺其前驅二人、虜知有備、遁去。御史以功聞、 世宗召顧問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於是時公名聞上下、而忌者誣公於罰金有所乾沒、大吏和之、謗亦遂流播。明年、擢陝西按察司副使。會當計、羣吏或竄公名拾遺疏中、 詔巡按御史查勘。前後五年、經三御史、咸謂無纖毫私。而鄉人有謗公於時宰者、時宰怒、逮繫錦衣。 詔巡按御史覆覈。未幾、時宰亦下獄、曰、吾慚見雙江。乃公與相對、無怨尤色、時宰大悔服。明年事白、落職歸永豐、謗者則先以他事謫戍、而時宰亦既伏誅。蓋天之惡傷善人如此。庚戌、虜犯京師、 世宗切責兵部及邊臣不任事、而慨然有良將相之思、階時爲禮部、因以公薦、立 召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整飭薊遼①軍務。尋遷兵部右侍郎。辛亥、奉命巡視京城九門、條六事奏之、語皆要且急者。轉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數與仇鸞議不合、已而鸞請調宣大兵入衛、意在弱二鎮以納虜。公疏陳四應、謂宜固守宣大、宣大安則京師安。鸞益怒、銜伺公所爲、將中以罪。既數月無所得、乃已。壬子、遷兵部尚書、首奏修邊墻、建關隘、慎選將士、預處芻糧、分屯重兵、以控要害。尤拒絕請託、動循法例、一時聲望赫然。已又奏城南關、遣今少傅虞坡楊公經略薊州邊務、罷易州通州昌平三都②御史。冬、虜犯紫荊關、公遣邊兵乘其惰擊之、斬首七百餘級。加太子少保、蔭一子錦衣衛千戶。甲寅、虜攻薊州、凡六晝夜不能入。加太子少傅。倭奴寇蘇松、奏設總兵官於金山、設把總於南匯、吳淞江、劉家河、鎮江及淮之鹽城、俾畫地以爲戰守、吳人賴之。明年、趙文華請視師、朱隆禧請差用賦、開市舶、時宰主

其議、與之於　世宗。公抗奏以爲不可，詔降俸二級。羣小乘　上意日毀公，踰月，遂以老疾致仕。公既歸，建陽老堂，聚門人弟子講學其間，曰：吾不得行諸天下，庶幾行諸一鄉。公受業陽明先生之門，而與祭酒東郭鄒公、宗伯南野歐公、修撰念菴羅公相發明其師說，切磋論難，不苟爲同。所著有大學臆說、彼遠稿、困辯錄、幽居答述、致知議略、良知辯、質疑存稿，蓋以學終其身焉。公生成化丁未正月十三日，卒嘉靖癸亥十一月四日，享年七十七。

雙江聶先生傳　王時槐

雙江聶先生豹，字文蔚，永豐人。正德十二年進士，知華亭縣。首革積胥宿猾侮法剝民之弊，查追私侵鹽征銀一萬八千兩有奇，以補民間積逋，上下稱快。濬築水利，清理餘田，以補民間坍荒。在邑三年，積穀至二十萬石，復業民至三千餘戶。先生才既高，聽事剖集，應手立判，情法允當，豪石③屏息。尤以興學育材爲急。時少師存齋徐公在諸生中，方弱冠，先生試其文，即以台輔期之。諸生執經受業入陶冶者，後多爲名士。　召入爲御史，才數月，三上疏，衍斥大閹違制及部卿不職，皆人所難言者。按應天，糾參馬政，乃往謁陽明王公於越，聞良知之說，遂毅然以聖人爲必可至。其後以書問學，王公深歎其任道之勇。已乃按閩，抑鎮守中貴之冒費，劾罷建寧守令之貪黷者，計擒海上鉅寇，而於民間疾慝情狀曖昧有人所未聞，而先生捕鞫之，咸伏其辜，衆稱神明。建養正書院，擇諸生教之，刻大學古本、傳習錄以明正學。陞蘇州守，繪二十四孝事蹟於壁，以風百姓。開講於學道書院，連丁內外艱，家居踰十年，以薦起知平陽府。先是虜謀言欲侵平陽，而府庫耗竭，乃多方措畫，大修關隘，增城浚濠，募兵製械。虜果入鴈門，趨平陽，平陽既有備，又陰遣間諜泄機事，虜大驚，遁去。陞陝西按察副使，備兵潼關。上疏乞休，有忌功者造謗，被逮下獄，事竟白，落職歸。嘉靖二十九年，虜犯都下，用薦　召爲巡撫薊州都御史，轉兵部侍郎，尋陞尚書。嚴禁請託，參論債帥，所條奏建立，皆戎政邊防至計。累進太子太保，値倭夷數擾閩浙、吳郡，有議請遣官祝師、祭海神、差田賦、開市舶者，先生上疏極言非便，忤　旨，得致仕。先生患當時學者率以知之發用爲良知，落支節而遺本原，特揭未發之中，學者乍聞，疑駭辯詰紛起。先生貽書與歐陽文莊公，其略曰：良知本寂，感於物

而後有知、知其發也。不可遂以知發爲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故學問之功、自其主乎内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也、則感無不通、外無不該、動無不制、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非惡之見也、先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太公之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此豈從中長語哉。初先生被逮時、從容出見使者、易囚服、慨慷就道。室中悲號不勝、先生若不聞。門人父老送之、無不流涕、先生神色不動、第抗手而別。羅文恭公見之、大敬服。至是聞未發之説、深相契合。先生長身玉立、操履峻潔、而丰采凝秋、如孤峯屹峙、超特不羣、望之令人斂服。雖位列大卿而神思静逸、有飄然巖壑高舉物外之氣。所著有致知議略、良知辨、幽居答述、行於世。卒之日、家無餘金。年七十有七。隆慶元年、　詔贈少保、謚貞襄。

以上二文并見《國朝獻徵録》卷三九

校記

①遼：上文作「州」。

②七：上文作「四」。

③石：疑當作「右」。

明儒碑傳集卷四十七

霍韜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謚文敏公韜行實　江寧何世守

公姓霍、諱韜、字渭先、始號兀厓、後更曰渭厓。得姓自周、封霍叔、家太原。其後世自太原徙南雄、又自南雄徙南海、遂系莫悉。高祖義、曾祖玄珍、並隱德不仕。祖厚一、考華、號西庄、俱以公貴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祖妣徐氏、妣梁氏俱贈夫人。公以正德壬申充郡庠生、癸酉領鄉薦第二。甲戌首選南宮、　廷試仍擬大魁、偶封卷中舍倒用官銜印、吏之復俱、主者咸謂天數、遂置二甲第一。時尚未娶、引例告歸、讀書西樵山中。丁丑、丁西庄公憂、服闋不出。辛巳、　世皇御極、起爲兵部職方主事、仍謝病歸山。丙戌、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屢辭不允、遂起赴任。丁亥、陞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再辭不允。戊子、陞禮部右侍郎、懇疏辭免。又陞禮部尚書、五疏力辭、乃免。己丑、充會試考官。庚寅、丁母梁夫人憂。癸巳、服闋、陞吏部右侍郎、隨轉左侍郎。甲午、履任。丙申、陞南京禮部尚書。己亥、改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掌詹事府事。庚子十月七日、卒于位。　世皇震悼、賜榮祿大夫、太子太保、謚文敏、祭葬如例、遣官護喪、營兆域、始終隆寵無替云。

公幼有異質、年十九始就小學、即大揭居處恭三字、坐立相對、出則翼然、日不旁睨、衆識爲遠大器。而學四書、背誦皆遍。師授周易、日誦數千言、未幾遍。師驚謂西庄公曰、君兒非常人也。一二歲間、諸經俱旁通于史、無不淹貫。尤深大學衍義。時有老儒說太極圖、聽者如堵、公徐發嘆、辯析奧義、老儒驚曰、吾不如也。登第後觀政吏部、目擊時事、雅不樂仕、歸娶後遂不出。既起職方、感遇　明主、即上三劄、首論學與政、次六部掌故、次中外時弊、侃侃數萬言、通達剴切、識者謂賈、董、劉蕡不過是也。時有議輔臣難立功封伯爵者、有禁省言官變服迎　貞者、公疏論正之。有京城守門中官暴奪商貨、商欲投訴於公、則嚙指索然、亟追還之。時多事趨謁、公獨執守自重、與時齟齬、仍謝病歸山、疏中有早年色慾過縱、血氣虛損之語。蓋是時　世皇睿齡方少、故公陰寓諷諫云。居山惟以讀書考古爲業、不輕接藩憲郡邑諸僚、間有酬答簡書、不與治生字、謂已掛籍朝紳、惟天子治之、尊不可有二上也。大禮議起、廷臣咸欲　世皇父　孝宗而母昭聖、公謂天親不可人爲、天下未有無父之國、若以付畀神器之故而更父母之稱、是利天下而忘

親、不可爲訓、辯難周悉。然嫌於出位干渲、止自之輔相禮官、莫可正綱常而全　聖孝也。吏書因執、衆口同聲、牢不可破、公乃疏陳所見、詆禮官執議之失、詳辯禮經爲人後之文。兼有二三臣工各陳其說、相繼疏進、大倫遂正、羣議始息。　世皇覽公奏疏、至於泣下、悉動左右、而公之忠誠備在　聖心矣。轉補官庶、兼翰講、屢辭不出、曰不敢以議禮得官也。　欽命有司守促之、始勉赴任。公感激異恩、知無不言、言無不直、雖觸時忌、顧時天下事大可慮者、戶口日耗、冗食倍增、河防久決、民間田畝半減於額、西北不靖、哈密卑弱、土魯番驕强、衆顏貳志、大同梗命、公並畫策上陳、時議韙之。而疏嚏法、疏老臣遺議、疏救積弊、疏保　聖躬、疏翰林內閣舊制、皆關國體、切時艱、並蒙採行。王新建守仁有奇勳、王兵書瓊有邊累、康翰撰海、李副使夢陽、章俱善文章、並坐廢棄、公極力爲之、且謂臣俱不如也。奉　命充日講官、因坐講禮久廢、姚疏辭免。註西漢書上之。張羅山孚敬、桂見山萼相繼入相、忌者倡黨人之議、疏逐二相。公謂黨之一字打盡善類、能空人國、上疏論辯、且自求罷斥。　世皇優旨批答、二相遂留、而逐其主黨議者、時謂公有回

天之力焉。轉詹事、兼學士。修明倫大典、充纂修官、隨轉禮侍、禮書、俱懇辭免。刑部尚書胡公世寧疏薦公孫忠勁節、近臣罕儔、宜特授都御史、仍兼詹事、專責其論思繩糾、則朝有直臣、奸慢震肅。　世皇優詔答之。己丑、主考會試、廉內外弊、刻革殆盡、文體爲之一變。楊少師博、爲尚書守禮、程尚書文德、唐都憲順之、羅修撰洪先、楊編修名、楊御史爵、並表表者、皆公所錄士也。公諄諭諸士、不可以門生座主結私恩、忘國大義。超俗之見、時所僅聞。未幾、修大明會典、充副總裁。首撰六部提綱以獻、歲省供給冗費數千兩。庚寅、兩郊議興、公援古義、遵　祖訓、力主合祭。且移書禮官及夏給事中言、論辯得失。　世皇見公執議不回、溫旨下諭、公執愈堅。夏遂以公所移書上之、謂有指斥、因下公獄。　章聖太后深知公忠、爲之內解。會天雨霾、三日晝晦、武庫震動、　世皇大悟、宥公、天驟開霽、人以爲忠誠所感。未幾、聞母梁氏夫人喪、回籍守制。　世皇念公不已、忽於儒臣議事別疏內批公忠實、深致眷獎。服闋、起史侍、上大同事宜、神筋禮儀等疏、俱見允行。自以進賢爲己職任、故求公論薦、不避親舊、推陞寵賜、參錄淵次批、俱內米之人。薦豐熙、楊

慎、徐文弼、唐楨等、皆大禮大獄得罪、陸粲則攻擊公與張桂者也。舉動光明、人咸欽服。掌部篆、僚屬守法惟謹、權貴無敢干以私、鑽營之風、一時屏息。抜淹滯、察舉劾、調停內外、資格不徇、更定積歲條例、未便遵守。吏胥有犯、即治無輕貸者。私書私儀絶跡、不敢至門下。謝恩私宅者亦無之。蓋公廉之化、人自不敢瀆也。先是大選果監考卷、分別五等、惟視官職散要爲等差、不以品級高下爲先後也。遂至呼名與放榜、則以品爲序、遂甚相左、遂有私倖中變之疑。公察其然、明揭榜示、衆咸帖然。舊凡考選言官多取外貌、兼之嬌賄妨公、法紀遂亂、故未試而官以先定、庸流而濫秩要階。公惟據考卷、取其才識優長者用之、故當時人人稱焉。其大選舉監亦然。凡投選及各項文移、吏輩多假駁查送問爲騙局。公立法、當堂明諭、奸吏無所措手。吏役應撥諸衙門實杀者、例俱拈鬮以示不私、惟吏部及錦衣衛吏則坐名撥缺、蓋皆依託勢要、行重賂以圖厚獲者、析替相代、索頂首銀多至千兩。公一槩閹撥之、痛革頂頭之弊。文選司有寫本承差十二人、皆勢家豪戶買納者、日用厚貲供司屬宴飲、授選日則擇地註官、公盡黜革之。錦衣吏恃衛官主選緝能羅織人、故横肆無忌、有事則衛官力庇之、人莫誰何。有吏酗酒毆辱進士、舉黨助之、訴之臺憲、置不問。乃訴公、公命人執吏送刑曹問、如律。舉黨蘖役遁匿、公悉除其名、移原籍究之、人心痛快、衛官斂手。公著部篆歲條、宿弊盡滌、仕路一清、自本名冢宰不是過云。往時部事多主於冢宰、二少宰不甚與聞。誠齋汪公既任、公啓以嘗攬大公、無避往轍[1]。汪雅從公、不自抑、自是少宰無伴食者矣。夏閣老言傳囑私人於汪冢宰、悉爲公所執沮、恨愈深。因府尹劉淑相發夏言贓私、夏疏辯論劉不當遊鍛山、暗波及公、而盧應吉擬李給事克渦、胡御史守忠輩聽夏指使、先後誣捏論公。頼　世皇知公、不爲惑。夏憾不已、値南禮缺、夏遂謂公資望當補、蓋擠之出也。先是、南六科官途遇南六卿不避馬、公聚會議、相與敵禮。歲時拜　萬壽牌、拜進　表箋、俱乘馬突儀仗、鼓未嚴時、則大宗伯朝服揖笏送茶。每季終、六卿具職名手本送科註銷。公論其越分慢君、莫此爲甚、而揖笏送茶、職名註銷、非臣下所宜受、並疏正之。諸施爲建白、若拜牌更十二拜之禮、制吊賤導送之儀、擬差小九卿之進箋、議革小京堂之用轎、察百執事之拜　孝陵、

論劾劉監丞之術儀仗，此皆關係禮儀之大者。禁近侍之設宴飲、絕婦女之入府院、罪樂戶之買良人、毀淫祠、建社學、散僧尼、表忠節，此皆關係風化之要者。禁諸司之强買貨物、除夫役之守宿私衙、查坊長之供辦酒席、省地方之貨僑卓椅、革樂工之日辦茶菓、核開讀之恤老賓恩，此皆關係民隱之切者。崔文敏有云：湄厓南都舉動，與禮部尚書也。有富家廣置宅舍，假住籍紳，不賣貨租，而巧府取厚利。公移文南京憲院查沒，以建官倉，南人快之。有譎任言官，官箴大虧，而貪綠復官。有行取大尹，不堪風憲，擢補吏部。有文選郎中賄復寫本承差，供恃米山干紀者。公併疏論劾，儉穢縮首。公蒞南都二載，風望凜然，羣工歛戢，豪勢震懾，小民受惠，雖兒童走卒、婦人女子，無不知頌霍公霍公云。是時土木煩興，工費靡極，公轉宮僚，遂進　東宮聖功圖以諷。雖未奉　俞旨，然以納忠不罪也。官舟北上，不欲勞民，儀從落落。有譔犯之者，既覺，猶以爲僞，乃曰尚書聲勢豈若此乎。南都設有黃馬快船，歲載時品及供御物進京師。船卒籍中官勢凌害驛遞，沿途甚苦之。公目擊其事，即移文部院及所司痛治之，其後稍戢。入粥　東宮，會訛言　聖駕將復南巡，有司科斂騷擾，遐邇皇皇。公詩　明旨禁論之，且論前色蹕及護送　聖母梓宮諸臣受賄擾民之弊，事遂中寢。說者謂百萬蒼元更生。　世皇一一日忽內出監國之諭，公與楊太僕最其疏先後上，公疏獨留中。公嘗建議職官犯贓滿貫應死罪者，仍擬與犯正法市曹，以懲貪墨。聞者吐舌，惜未之行也。公自筮仕以至宮保，歷凡九十餘上，詰辭謝題復不與焉。皆關係　君德人倫、風俗世道，嘉猷可傳百禩者也。公重肆凡節，風格峻整。性孝友，事西庄公梁夫人曲盡子道。凡弟和氣怡怡，無少間隙。教諸子惓惓於忠孝仁義，不令服華美、飫肥甘，亦不令受僮僕尊大之稱。寒暑所更衣，時令自浣。書暇則令耘草灌園。愛諸姪如其子。三品秩滿任子恩，移廕小宗長姪。聚宗族合食，凡產業俱統于一，租稅所入，伯兄振先掌之，以均族衆。所得俸薪亦以均之，不自私。合族內外，循禮守法，家政斬然。既貴，卽飭家衆，不令干外事、凌鄉里。既顯，益加嚴飭，仍著訓以訓於家。生平極篤故舊，北隱士學、陳隱士公贊，俱貧賤交也。貴顯後，皆以子婿其女。張羅山沒後，惟貴厮猶凌其後人，公倡義極力保護。哭張辭有云：吾後死者，決不負羅山也。又如

重理學名臣、力舉章楓山之恩府、執公議出爲推官於先儆、犯權寵辯劾府尹之冤誣、經紀故人郟訓導之喪、追返故相梁厚齋之產、此皆今人所難者、公視之則爲細事耳。官至宮保、衣無重綺、食鮮珍味。見士大夫脩廉者、深鄙惡之、多有慚而化者。喜引進後學、有美質高業者必延以隆禮、極力薦揚、多所成就。客至私宅、雖士類必令出入中道、揖拜令如儀、不使作僂傴磬折之狀。至惡惡人、則眞如蛇蝎、不少假借。每草章奏數千言、下筆立就、不復點綴。作古文詞、自出機軸、絕無蹈襲。所著有書解、詩解、春秋解、西漢書稿藏於家。程朱訓、象山學辯、兢兢集、俱梓傳。周頌解則纂獄時筆也。奏疏詩文諸作、梓有全集。廣之英德江中有怪石爲患、衆神之、創廟祀焉。公毀其廟、未幾雷擊去其石。洪濤驅沙、江爲安流。濟遠飛來峰有虎患、公移文山神、虎遂絕、今其文豎寺中、世呼驅虎碑。蓋公之精誠正氣足乎鬼神、故感應如響。守愆侍公教時、公聞言夏閣老言及嚴嵩尚書俱不得其死。是時夏寵方隆、嚴奸未露、守疑公言過甚。公曰、秀才寧識此機第記吾言。後十年夏誅、又十年嚴敗、不得其死。噫、李文靖與聖人、公非其儔與。公生成化丁未四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四。配屈氏、繼郭氏、先公卒、俱贈一品夫人。郭夫人卒時、有旨賜祭葬、公懇辭免。貳室呂氏、老氏、呂氏。以子與敬貴封安人。子男九、長與璞、庠生、公歿後二年卒、未娶。次即與敬、己未進士、歷有公風、尹慈谿、多善政、不畏強禦、忤權貴落職、慈民思戴、爲之立祠。　今上登極、以薦起補尹鄞縣、擢南京太僕寺丞。公未歿時、珙與敬俱遣歸廣應鄉試、疾既甚、屢欷曰、死定數耳、只不得日授二子以千年絕學。須危不能作字、令人代筆遺書兒輩、令謹守家訓。又曰稱天地間道理五字、語不及他、未幾遂逝。訃聞、　上嗟悼、遣禮部侍郎馬汝驥致祭、行人游震德護喪南歸、諭祭四壇。公既沒後、海內士夫無問識與不識、罔不惜之。旅櫬南還、將士大夫有徒步數百里外、撫棺痛悼者。南都士民無不嗚咽泣下、謂天不陰隲下民、奪公若是之速也。是可見君子感人之深矣。自茲以後、在位君子固不乏人、而世變下趨、邪佞群起、貪婪如市、軟滑成風、奢靡相尚、介然不恥、銓司鬻爵、科場賣題、從仕者假貸以干、赴任者偕家同往、無復公立朝時氣象矣。戊午、己未間、嚴氏權勢益盛、其稚子家僮悉能役使冢宰、司馬。每有遷授陞轉、必候其父子

願指、或中貴口角、或孔方刓皮、識者每扼腕歎曰、渭厓公若在位、世道寧至是耶。其時守給由銓部日見、吏胥家僮宗嫡皆下、名曰討禮兒。雖冢宰後堂泣[illegible]司屬叢聽集候、不之畏也。且曰、今上下皆然、叩訴之、昔何休焉。士大夫並仰天歎曰、渭厓公秉銓時、奴輩敢若是耶。南都民間自公北轉後、受害無異昔時、民並舁首泣曰、霍公在南時、吾曹豈至是耶。公以貞心浩氣、正學宏才、古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能爲、使科位躋輔相、大展經綸、其所建立、又不止此。惜乎遭際已奇、任用方篤、而奸人間之於前、百計擠之於後、使公治平之術不得盡展、豈非天乎。然賴　聖明洞察、始終保全、雖公之忠誠足以結知　聖主、然天扶社稷、佑助忠賢、顯道昭彰、不可掩也。說者謂公之踪跡頗張曲江、誠知言哉。

魏莊渠與林勿欺書云、兀厓之亡、於世道有大關係。南京一小内臣大叫曰、朝廷崩一座山矣。里人有在山東作縣回者、曰、昔傳駕又將出、官民俱不知死所、卒賴兀厓回天、則兀厓非但忠臣、乃直隸河南山東之再生父母也。

己丑主會試、士有勦述莊老野史、逞博炫奇者、置勿取。謂變詩衰颯、至道佼寫、特以命題、不復拘忌。春秋比事、碎裂經旨、不以之試士。

初則不認毛淡、李時爲座主、後則不認三百人爲門生。其言曰、是進士者、　天子不用爲私臣、我衆執事豈敢曰士由吾進、爲吾門生、市私恩乎。

妻鄭歿、　諭祭一壇、工部造官造墳安葬、因給假而得郵典、懇切辭焉。謂辭則具辭、受則具受、若僞爲辭讓以沽廉名、又從而受之、以利實利、是不忠之首也。

墓誌銘李開先

《國朝獻徵録》卷一八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諡文敏渭厓霍公墓志銘

渭厓霍公既卒之次日、贊善羅洪先、編修唐順之趙時春約予同往吊哭盡哀。哭既、商確後事、諸子與瑛等即以志銘相托、子推讓三子不敢當。居數日、與瑛等稍變重服、乘夜詣予旅寓申請曰、先君弘綱大節、可孚於人、而不愧於天、人方倚之重、而天遽奪之速。所慮身殁名湮、行成實晦、仰賴以為不朽之盛事者、惟誌銘而已。彼世俗之求之者、惟於尊官達人、以誇耀耳目。頓吾念之、此可榮而不可傳。惟執事與先君相愛有年、相信實深。又生前獨愛君作、以其姓者固齊名、然却破碎。同鄉中倫黃雖成家、惟羅虞臣看讀徹君家書、文亦不亞矣。今所刻華原子序提牛辯本及貽十三道書、子烏能及哉。予為公門下士、文固不歉、辭亦不當辭。但公業與夏相有隙、其間識謝之語、彈劾之疏、欲稍為刪之、而諸子不肯從、數次催文、竟未及應。古有居陶朱山著書者、名為陶朱新錄、即以一冊與趙中一段范文正公殁、子純仁請富文忠公為志文、久不得、如請。純仁筆改之、呂惠卿正當道、文忠曰、讐人尚在位、惜吾筆力不足敵汝父讐人耳。且事有當戒去者、世所謂呂范解讐是已。諸子纔[illegible]、而催使不復至矣。今夏相已戮、無可忌諱、仍須存忠厚、不必直而詳其事、亦非曲筆也。但以葬久後時、料必有為之文者矣。今聊以盡其心而成其信、有時或得見他所為文、當必高出予上。文曰、霍公諱韜、字渭先、號兀厓。人士有致書者誤稱渭厓、公以為與名字亦有情、遂改號渭厓云。傳聞周霍叔之後、的傳則自太原從南雄、由南雄徙南海。王考厚一、考華、俱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祖妣徐氏、妣梁氏、配歐氏、俱贈夫人。繼配鄭氏、封夫人。公生年十九、始就小學、以家素窘逼、又鄉鮮才賢、讀書最遲。不知人間豪華可欲事、竭力養親、食僅糊口而衣止周身。書齋內大書居處恭三字、坐卧相對、庶幾心無外

馳、而學有自得。他日告君、亦惟在是、如朱子所謂正心誠意、平生所學惟此四字、皆實學也。正德庚午辛未年、屢試府縣、皆不利、尤為府守鄭瑤所抑挫。壬申、始得備數郡庠。癸酉即領鄉薦第二、甲戌會試第一。廷試仍置列一甲第一、中書舍人周令倒用官銜印信、改而復倒、諸老驚嘆、此天數也。移居二甲第一。時猶未娶、以仕非其時告歸、讀書西樵山中。丁丑、丁父西庄君憂。服闋、堅臥不出。辛巳、今 聖天子御極、起為職方司主事。進三劄、曰為學、曰為治、曰六官掌故。一時利弊、井然備具、真太平眾略也。仍以仕非其時歸山中。君子曰、其難進易退有如此者。廷臣執濮議、必欲上考 孝宗而母 昭聖也、公獨闢其非曰、人倫不明、其何能國。南頓濮安、天子無父也。嵐染後世、莫之能改。又自念身非言官與禮官也、不惟有嫌於希世取寵、且類手出位妄言、但奏記禮卿及著私論、冀其或自反也。然主者衆口一辭、堅石難破。公乃詳辯為人後

之文、極詆禮官議禮[illegible]非大禮、表所謂會大義以挺爭於前、賴 天子神聖、又有三四同心之臣申大經以維鳴於後、而大倫明正、議者不穫諜而眛者改觀、聽者竦聽矣。君子曰、其關係萬古綱常有如此者。内閣天子股肱、僭而匝、非度也、故疏止閣臣以擁立功封伯。諫議天子耳目、黨而恣、非禮也、故疏正六科以褻衣而迎 旨。君子曰、其惜名器而肅威儀有如此者。 祖宗土田八百萬、今半爲戶口日耗、冗食日積、而河坊日潰、可虞也、疏上、未之試也。哈嵜屬弱、土魯驕強、桀頹叵測、大同作梗、可虞也、疏上、未之試也。君子曰、其識時務而懷先憂有如此者。定亂人之大忠、人才國之元氣、疏薦王守仁、平宸濠、平田州思恩八寨罪功、及薦王瓊之政事優長、王九思、康海、李夢陽之文章古雅。君子曰、其推賢讓能有如此者。 命為日講官、因坐講久發辭爲。生長南荒、後居山藪、拘滯鄉音、形之札牘、徐徐可能、騰之頰舌、吃吃難拚、此其辭辭也。君

子曰、其能以道自重有如此者。已而遼上盜法池臣遺議及掄積弊、條　聖躬、齊翰林內閣舊制等疏。君子曰、其一時一刻不忘君忘世有如此者。陞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屢辭不允。己丑、主考會試。往時群聚傳抄、糊封謄滴、代錄遺訛、簾外弊華之盡矣。士有勸遼莊老野史、逞博衍奇者、置之勿取。變詩喪禮、至道攸寓、特以命題、不復拘忌。春秋比事碎裂經旨、豈可以之試士。簾內弊華之盡矣。君子曰、其每事不苟有如此者。擢禮部侍郎、辭允。尚書、五疏辭允。將以矯夫世之貪位慕祿者、又以明識禮者之心。原非有為為之也。君子曰、其嫌於驟進有如此者。庚寅、議郊禮、力主仍舊合祭、援引周禮、春秋故典、而斥匡衡、張譚之非、一以振　皇祖之訓、以合為定。

又言、輔臣贊謀、禮官職掌、言官創議、暗諷孫、李及夏三公。　聖天子以為發自朕心、桑禮之非、特坐之誰、謹誒賢問。讀居、孤度、後世帝王所鮮見者。公猶執前議。夏又上其私書、遂下御史臺獄。因天雨霾、赦出之。妻鄭歿、　諭祭一壇、工部遣官造墳安葬、因給假而得恤典、懇切辭焉。辭則真辭、受則真受、若偽為辭讓以沽虛名、又從而受之、以得實利、是不忠之首也。是皆由衷之語也。是歲七月、丁母太夫人憂。癸巳服闋、連陞吏部左右侍郎。甲午到部、上大同事、進神前及斷定禮義中正等疏。以歲貢教授瞿暘為知縣、以大學士孫鑨子次杞為中書、庚手內舉不避親。薦議禮豐熙、楊慎、夏良勝、大獄徐文華、劉仕、唐樞、庚手外舉不避讎。馮天馭年未三十而選御史、知縣張謙逊已數月而陞寺丞。君子曰、其不拘小節而善用人有如此者。署都印、維名太宰不能及、四司無敢壞一事、九卿不能干以私、善饋刺附勢利者退然遠矣。間有一二假公公言之者、亦峻拒不聽。拔淹滯、慎舉劾、調停內外職官、甚太長也。積年條例取而更定之、簡明快、可永久遵行、該吏輕犯、亦必重處。君子曰、其以文事而熟吏事有如此者。榜其門、不許接

受私書私禮、及通受官公朝、謝恩私第者。彼先銓選、先定高下、臨時照卷擬官、第一等為司務、同知、知州、通判二等、推官、知縣三等、經歷、兵馬、州同、四則州判、縣丞、五則序班、主簿、吏目等。卷面明註官銜、當堂拆封。及發榜唱名、只循官級高下、不拘考卷等第、蓋欲發榜與選榜相同也。故有考居三等、發榜却在二等者、外人不知、謂有私弊。又疑扯班吏得高下其手、公一切明示之。先又只看人材貌、既聽請託、又自亦有私卷猶未完、而官已先定、本猶未上而機已早露矣。既取材貌、又考器識、如文理不通、材器何用。公惟卷取、可保無私。正雜巡歷長差細開等項、歷滿預擬上選、永絕差爭。知縣准廷槐、王室各因餽送及告訐、一發中城、一與本堂糾駁、務得其當。仍行在外有司、不許擅差省祭、醫生、義官、陰陽等官。官吏有應駁并送問者、先日說堂、次日當堂朗誦發遣、否則罪坐當該吏。惟閣擬本部及錦衣衛自來註擬回頭、銀甚多、不下禮兵二部。學校僧道、醫官等科、公惟一切拈鬮、及痛革頂頭。而錦衣吏名十間房者、因醉辱進士陸子明、即拘葉良玉等懲創、往時難拘、拘亦不赴者也。三堂全日、嘗欲擴大、公簡札往復有大公集、至是得獨行其志矣。書報家鄉有云、掌印六月、積弊業去十分之七、即今內外肅清、天下贓污官吏聞風斂退。君子曰、一得位即大裨吏治有如此者。夏相詰府尹劉淑相遨遊銀山為大不敬、意在攻公。士夫傳言、不但為議郊禮選官不得如觸、又為徽州大戶被淑相所沮、犯贓張天衢求寬於汪誠齋、公言勿以夏說撓法。又驛丞楊許等俱未遂私請。盧楩之論嚴吉士、李充濁之論橫轎、胡守忠之論謬舉陳時、而王禎、謝廷稚之摭拾細故、俱各有由、皆往事不必求其實、惟無損於公、斯已矣。聖諭謂大臣群僚之首、各同寅贊治、勿相詆摯、惜當時不能仰體之耳。君子曰、公之處此不已有如此者。會推南京禮部尚書、諸老皆屬吏部。公曰、廷推乃與衆共之者、必得

資望相應。夏桂洲云、資望誰復如公。以其執己、撟之遂去耳。先與尹相、曹蕭等議六科遣迴避及公會聚坐之儀、并乘馬街夾儀仗及屈八座之尊、為之朝服出迎、搢笏獻茶、每季六部卑以尚書職名赴科註銷。公曰、稱職名天子禮也、六科非天子也。禮部無儋石之儲、儲何物也。會疏改正吏禮四司及翰林院、皆五品也、曾由侍郎自部掌院者文移往來、惟在原衙門則不僉名、堂以尚書而可職名六科耶。居鄉不以治生帖與上司、有親銃集可考、而在官獨可異於鄉耶。京官三品乘轎、制也、南北一也。北五品以下乘馬、南小京堂亦轎、餘則加頂而設幔、崇卑無別、男女不分。有戲為對偶破題者、欲其有異於群臣也、乃坐之以轎。恐其有類於大臣也、故加之以頂。公即中明禮制奏改。指揮花時祖雲死忠、祖母死節、祖妻併孫。贈侯東丘、賜田苫墳被王繪等占據、悉追還之。馬船甲夫通同伴當假稱內官名色、加取折乾銀兩、酷害驛遞、行兵刑鳳陽

巡撫查革。京考外議縣丞李鶴鳴復任給事中、御史鄭宗皋有才敏事濟贄濫刑嚴考語、而都冨民過付有詞、不可知也已。選給事中劉文光等退出、猶以數中知縣劉塾為吏部主事、不堪諫垣而堪吏部、且無缺而添注焉。郎中楊育秀復用濶本承差。并疏論之、以為江西同鄉有私、有無亦不可知、但聞輿論稱快耳。南都軍民發喪、鼓樂前導、僧尼相隨、大置席觴、男女各為一聚、以筵宴豐大為美觀、以賓戚衆集為富盛。雖中人之產、亦因費破家、至有停久不葬者。公以禮禁、生得節省、死不暴露矣。尼僧有外假清修、內恣淫慾者、女婦入寺禮佛、因被姦污、乃如例拆毀、改為社學、尼許嫁人、限三月、以後則配作軍妻。其五十以上別有處分。女婦再不容入寺、寺觀應留者留、應去者去、僧道嚴驗度牒、行童不許擅收。元旦、冬至、 萬壽聖節、行十二拜禮、山呼舞蹈、南都止八拜、獨非臣子耶、何簡褻如此。議其禮與北都同、天下同。制帛乃郊廟重物、行

欽天監擇日、百官吉服騎導而送之、罪監丞劉紀乘馬徑衝龍亭香案、憂皆置之不問者也。開讀後恤老得霑實惠、憂皆視之如無者也。堂官夜輪守門更夫五名、已有更舖、乃又有此、雇夫一名之直、貧家一日之食也。東城地方民尤貧寂、乃再添更舖五名、餘悉革罷。進箋以小九卿、不用翕官、重其事也。毀六合觀音庵以祀岳武穆。及都督楊鈇、查革老疾樂舞生、惟用年力精壯人物清秀者。先收道士張必瑩十六名、後則吳禎備壽守鉄。勘過華藏寺崇寧庵没官田、分給都御史王大用等、以表清節。又以出禮入刑、事有當罪者、咨呈刑部、都察院禁治。崔文敏嘗言、南都士習端正、権豪悚懾、奸頑奔匿、禮度肅雍、自來無如今日者、真禮部尚書也。不必更引君子云云、文敏即君子也。同鄒守益上聖功圖、天子震怒、以為回隱識訕。久之、念納忠、免罪。己亥、加太子太保、北掌詹事府。辭疏有民生不寧、由有司貪濫、有司貪濫由大臣受椂不讓、晋秩不辭、滿釋其身、狥遜其行。奉　旨、吏部參看。予曉為文選郎、將出都、因緩之以待代者、急公至朝務、慨言、畏勢不敢、何以優任。予乃倉皇具稿為照、太子少保乃東朝華選、而青[illegible]階、所以豫養化原、培植元德、非奉　特旨、莫得加授、非有素望、不敢濫叨。往時大臣有[illegible]權者必具辭、不允然後拜命。霍韜先以詹事而辭尚書、荷紫　俞旨、暫允所辭、以遂雅志。命以尚書而辭少保、只宜照常辭謝可也。顧乃用意繁多、有失詞官之體。措辭[illegible]部、亦非對上之言。蓋雖泛論濫冒、而亦竟無所指、所辭似宜難允、所劾似當免究。日將晡而覆入。偶同四司謁公及夏公、問及其事、因口誦以應之。兩公皆稱謝。同列問予何以得此、予戲荅曰、痔有表裏、俱熟者、用發解散。眾大笑曰、乃以醫道作文選矣。途聞訛[illegible]、聖駕春月復南巡、有司科派預備供應、日不暇給、官民交相擾害、即疏請　明旨傳示、訛言立止。因劾庵　碑及送　聖母梓宮官員沿途

役賄、原奉　旨、鄉不在行、得之何人。遂擬貫回籍。叅寧竟寢、而貪夫寒心汗顏多矣。欽奉　聖諭、東宮監國、有疏極剴切、留中、獨詔責楊太僕。庚子、順天鄉試、公子及館賓有應中式者、考官畏執政大臣、不之取。公即上疏指摘錄及卷之疵繆、并劾中者納賄。予面爭之、不肯已。既而以一簡走問、君多閱前試卷、若今卷當置之何地。予曰、順天鄉試卷有見有不見、請斷自戊午、若孫清之施麗、謝丕之穩當、張璐之蘊雄、張行甫之平正、王江之順暢、史道之初場、周光宙有京刻、有闈刻、而闈刻者佳、物議沸騰。每次會試、閱其卷不勝不閱。楊維聰有理致、有筆力、三場皆優、所以會試前列而廷試狀元。周禕之妥貼、張惟一七篇東結有新意、而表更可觀。二馬俱好、但傳言有代筆之者。歐陽喚之該洽、鄭光溥之豐沛、溥而精不精。卷之劣、今殆難言。諸子俱望進取、不在此一時、安知廣東不有中者耶。疏入、考官必得重罪、後有中者畏耶、抑應中耶、是自塞其路矣。錄之美惡、卷之高下、主司之有意無意、否置之不問可也。公得復簡、遂碎其疏不果上。既而與扱在故鄉中第九名、公已不及見矣。自正德末年大臣納汚而不恥、庶寮媚勢而自炫、公起而廓清障礪之。歷官三十年、位上卿矣、乃身無華服、口鮮甘味、徽嗜飲、節勞而已。初則不認毛澄、李時為座主、後則不認三百人為門生。故其言曰、多士進矣、　天子不用為私臣、我衆執事豈敢曰士由吾進、為吾門生、市私恩乎。夷考其行、有如身躋九霄之上、目攬八極之表、直以埋視嵩華、淡指沈澥、駕風霆於波濤、挈日月於穹蒼、千妖百怪、咸伏匿而不敢現。君子曰、公雖不自負、而人但見其不可及、有如此者。東風解凍而蟄震、雨水始降而桐華、此天地之仁氣也。又陽常居盛夏、以長養為事、陰常積窮冬、空虛不用之處。公之議論過激、每每帶殺、賊私譎貫則繳。流水無聲、或為風石所激、則驚礧砰磕、鼓而為淪漣、盛而為波濤。公之議論帶殺而過激、亦

時事使之然歟。然猶可也、若見後日軟滑世界貪濫腥風、其議論又將如之何。君子曰、滑厓若在、必不至是。其身繫天下之重有如此者。自筮仕以至蓋棺、疏凡九十上、而謝屛、謝　御書與夫吏部題覆不與焉。皆有關軍國大體、世道大防者、區區是非之辨、利害之析、沿革之宜、又其餘事也。其首明大禮、次陳三劄、以及首相言官、皆時所深諱者也。又一疏尤為人所難言、當時若得俯從、可省民財力數百萬。覧其疏者、當自得之。其序記書傳、公移家訓、兩廣事宜等作、吞吐六經、馳驅兩漢、用之一家則家道隆、用之一國則國勢昌、用之天下則天下平。至其僞棄周禮、禪視象山、遠宗孔孟、近守程朱、道德性命、究極精微。雖詩律非其所長、唐荊川所謂寒山擊壤、別有一機。而奏疏則質、桂、張、夏之外、少見其比也。集外他刻及未成者、又有書解、春秋解、西漢書、程朱訓、象山學辨。詩註止缺大雅、魯頌、其已成三冊相示、一覧即還之。公驚訝、以為頗費數年心力、何以不當君意耶。予曰、此又為朱註輩下一番註也。且詩果時代相次耶、得其意、斯可矣、何必定擬其時。解者無論漢唐宋儒、如王氏總聞、歐陽本義、李黃集解、錢氏詩說、嚴粲詩緝、呂東萊讀詩記、有高出朱上者、有至相發明者。古人於詩之山水制度、魚蟲草木、詳為之釋、而意則欲得之言外。故夫虛心涵泳、斷章取義者、讀詩之大約也。譬諸聞人之言而又轉述於人、已不能無訛、乃又強定一主意、是豈逆志之道哉。詩之柄者、詩之病也。不小序而詩柄焉、此世儒之拘見也。公是予言、不以為忤。公雖極蒙寵眷、性本恬退、常存去志、不但告疏、觀其家書亦可知已。方圖歸計、值汪公去位、次年即有南部之權、謂非牢籠鬼坐命耶。廉讓姪與球、不以私其子。子姪不許食精鑿、衣羅綺、三十上方飲酒食肉、餽遺有應受者、分給族人、勿得私用。天子覲耕、皇后覲蠶圖、寄貯書樓、嚴立戒約、我家不力耕蠶者以不孝論。家長聊試耕耘、以為一

家勸。家擻須嚴、家長所屬或未盡善、亦當委曲聽從。有抗拒師長者、會衆在大宗祠前戒飭。其自然曰、率性任真、悻戾偏執。固亦有之、但謙亦過矣。大抵殊質天縱、壯猷夙成、腹笥百氏而品藻無差、氣凌萬夫而淵沉莫測。松皐薦詞、更得其真、剛正不阿、忠直有識、志守　祖宗成法、力排後學穎風。惜乎志大而用未盡、往隆而功未顯、雖由公遜榮寵而不居、亦以嘗讒忌而難用、實則天之所以全公也。人有持質款者適市、人莫之奇、謫巧無益之物則爭覩而競當之。何者、物固售於有識、人亦貴於通時。即公見用、未必能成其志。良賈備諸貨賄、以善藏也。鏞鑄未擊而發鯨䲠雉之聲、究然徇展、以體設而用未嘗也。韓昌黎送廖道人、嘆嶺南瑰犖奇偉之氣不鍾於人而鍾於物、一或有之、又出於異端方外之徒。公乃鍾山川間氣而生者也、使昌黎見之、必不為一黃冠興嘆矣。公蓋繼張曲江之後者也、曲江既相、不能免於李林甫之猜忌、功業弗

究、識者大以為憾。公之蹤跡殆類之矣。獨西樵方獻夫得時行道、克全始終、而迂岡倫文叙父子雖魁一省、魁天下、官止四五品而已。善乎、涇野呂柟之贊及右溪倫以諒之叙曰、抱康濟之才、探經史之秘、淵乎其無窮、確乎其有執。當其志猶欲求有裨於大學、無不倚於中庸、而不能自已者乎。明敏之識、弘博之學、峭崛之氣、昌大之才、出其緒餘、而為雄辯。痛切時弊、指摘瑕垢、發揚蹈厲、舉天下而鼓舞之、如利刃出硎、光芒炫怵、其鋒不可當。又如大河廣漠、一瀉千里、沛然莫之能禦。用以孤忠直節受知　當宁、推於權奸而不動、憎於衆口而不惑。倫叙尤為切當。子出母多。所生九男六女。男與璞。次與瑕、進士、知慈谿縣、酌取鄉士大夫之言、而為善政、有父風、乃令被論、何也。又次珉、琦、瓔、貢士。瑩、瑞。內珉、琨早卒。女長適同邑舉人陳萬次增城湛淶之、餘婚嫁多不棄寒舊。萬父原忩友、瓔妻父甘學乃貧交。人有謂仍須考命書者、公言志定即命、

從白山倫以訓之言也。自七月染留連疾、漸身腫而溺難、自疑夢兆不祥、手不能作字、遣人代筆報鄉、惟欲以家訓保家。恨兩兒遠去、不得口授欲言、惟曰死斯已矣、惜不千百歲耶。予聞其疾革、約御醫王瑛候問。王曰尚可藥、但會辱吾家、華吾弟監生、藥如不效、誰任其咎。議用生脉散、未決。旁中火多、令人氣微、予遣其家僕移出。公甦而張目旁視、口稱天地間道理五字、至次日不起矣。公生成化丁未四月二十一日、迨歿年僅五十四。志成讀之、不惟一不能詳其事、且不能似其人、尚慮蒙人之疑。司馬文正公在元豐二年得見文忠公所為孫待制墓志、猶恐如世俗虛飾以取悅其子孫。數日前有奇遇、知非過慮矣。提學副使馮惟訥過予家、時方為公作志文、將脫稿。鄙性作文不論長短、只一筆書成、有人衝斷則閣筆、須待再有興方為之。馮來、自念此文又不知更待何時。喜其惠公文集一部、正可為助、但文之大勢已定、增益不多。平日為文不但

一筆、且不甚改竄。見集中與瑕、與珉兩兄弟與洗禾齋辯書、止予之事也、特明著之。洗之日程錄中有謂公惡南部胡員外、考察當首黜之、以其同知溫州時不跪羅峯、且以法繩其家、至託京備述惡狀於予。予稔其賢、慮其中禍、亟陞山東僉事、不三年再陞參議。胡亦見幾乞休。兩兄弟辯曰、黜百官者、南吏部、都察院也。于時爲官正得人、堂上雖中之亦不能。胡而果賢、先君雖不改此、亦可無事。脫使有言、烏從聞之。世中鑑有報書曰、文敏入京、他事未及、首詆胡耶。李一文選郎中耳、尚昔不有許松皐耶。不告之堂上、偏告之司屬。李乃己丑進士、先君不樂為擧主、而執弟子禮甚恭、豈有不聽其言而反遷其秩耶。慮其中禍邀之、遂無禍耶。己亥秋、先君自南之北、至庚子十月七日捐館、明日僉事一年矣。若三年陞藩參、則歲當壬寅、而先君墓有宿草矣。解組棲遲、畏誰逼耶。胡不跪羅峰、予殊未聞、恐倣此歸罪而已、身後則凌辱不可當、鄉人多

快之，而公則甚惜之。如周御史奏詞皆出夏相予，曾爲其夫人用行在印璽本，而羅峰辯詞未及上，夏死矣。彼得時者只知報復私讐，今已身誅家破，而國中奇石且被讐者取之盡矣，他勿論也。公不忍坐觀，以一疏慰其靈，以一書教其子，不得已則同西樵聞於　上。公亦有書寄予，稿今尚在，止言待張之薄，并未言胡之惡。陞在書前，乃遼東，非美遷也。相見更無一言及之。公之下獄，被誣於汪家宰，皆羅峰主之也，不惟不計，死且護之，真能以古道處人已之間者也。雖千百人毀之，難以掩蔽其高明。同鄉至戚，一時誤聞之語，何足深較耶。銘曰：治生不屑於牟利，而能孝於其親。議禮不恤於遺衆，而能忠於其君。制行不拘於小節，而能修於其身。爲學不專於工辭，而能昌於其文。敷政不悼於矯俗，而能宜於其民。垂訓不主於從寬，而能傳諸其子與孫。譬則藥用攻擊，味尚酸辛，亦足以速濟飢渴而立起沉淪。其得君也，蓋千載而一時。其在世也，真歷代而一人。其德業見之者有同朝之臣、服之者有同鄉之親，聞之者遐陬僻壤之所均，存之者國史野記之所陳。惜之者又以爲當時過於毀譏，亦不得掌王言而秉國鈞。菲後光陰有如逝水，生前蹤跡，不逐飛塵。銘辭[illegible]樂素發，鐫此深刻玄碣。萬里今酬宿諾，千年傳頌無垠。

李開先撰　《李中麓閒居集》卷七

校記

①輒：當作「轍」。

明儒碑傳集卷四十八

南大吉　王道　薛侃　陳交
林希元　徐愛

南郡守家傳

紹興守南公名大吉、字元善、陝西渭南田市里人也。父金、爲蜀傅士。母焦宜人、禱于泰寧宫之神、生公。少跅弛不修小節、時與群兒戲、列行伍、號召指麾、讙聲動地。焦宜人惡之、安得此不才子。其大父心獨喜、是非凡流比。長通易、禮二經、弱冠舉鄉試第四人、尋登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遷員外郎、郎中。前後司御馬天津倉者一、司下糧廳漕儲者一、司保定邊儲者一、司京坊草場者一、會計嚴審、諸猾不得侵牟。嘗犒師雲中、上郡、師交口誦其廉惠。而在本科獨久、部事無大小、有所興罷、尚書輒屈厲公草奏明辦朝章、亢疏敢言。所條上便宜、若督漕大臣歲赴京師會議、至今施用之。

肅皇帝即位、賜七十二宿衛士金、中貴人意在掊尅、公持不可。諸內京營卒食糧者汰斥殆半、更煽蜚語撼公、公不爲動。或遣火焚所司草場、計公當坐、尚書廉得狀、卒不能奪也。久之、擢知紹興。郡丞靳塘者、歷年多、得郡事、藐公以所不知、公佯不省。既三月、一日召諸吏集庭下、數之曰、若皆何面設人乃爾。其事可、若以爲不、其事不若、以爲可。取故案剖決數十事、如流、悉中情理、丞乃大服、吏震讋汗下。已飭條教行屬邑曰、稂莠不除、則嘉禾不生。古未有養奸而可爲治者也。今與諸長吏約、如農夫之去草、芟夷蘊崇、無使能殖焉。石天祿、戴顯八者、劇盜所窟穴、吏倚大姓爲庇、有司莫敢問。公立捕論殺之。每臨重囚、朱衣象簡、秉燭焚香、闢重門、坐堂上、令衆見之、望者以爲神。然稍傷苛急矣。當是時、王新建方倡良知之學、公故出其門、間以政請益新建、曰人言不如自知之明、自悔之篤。君乃問、我中得無有不足乎。此即良知、顧力行何如耳。公大悟、於是齋戚嚴務、以和得民。乃葺稽山書院、創尊經閣、簡八邑才儁弟子肄業其中、爲新建刻傳習錄、風示遠近、四方從新建者麕集、公爲都養焉。又濬郡河、闢上竈溪、埋出彭頼丁夫。復謝太傅、王右軍祠、奪所侵祠墳地、皆不便其部中豪。甞有大計、遂以考功令中之、罷。妻挐尚在郡、買舟東下、挈與俱歸。士民涕泣送者不絕于道、祀之名宦。其後御史唐愈賢論考察不當、舉公爲證。更四十年、張宮諭元忭修紹興志載其行事甚詳。公蒙乘善詞賦、故與康武功、太史胡秦安、中丞齊名。甫強仕歸田、怡然無怨、內行益飭、其視母

弟憲副逢吉與諸女弟子姓、脩喪思禮。三原馬光祿綏德、馬宗伯爲志表其墓。二公篤論君子、公執友也。所爲詩文與紹興、渭南志、關西人誦之。今祀公鄉賢祠。長子轅仲子軨季子轔、俱諸生、蚤卒。獨仲子有子企仲、舉進士、爲吏部郎、以文行禪其家。李生曰、天下爲新建學者不少矣、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深切著明、則公其人耳。余聞嘉靖初當國者忌新建、禁僞學、嗛公行其傳習錄語、因是得入。今新建配食孔子、公並受祭越人血食學、何負人哉。公繼室范宜人以節孝聞、余自有傳。

李維楨撰《大泌山房集》卷六一

紹興府知府南大吉傳

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正德庚午舉人、辛未進士、歷官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紹興府知府。爲人幼穎敏、知學、稍長治禮、兼通易。初以古文鳴世、入仕、尚友講學、保討日遂、爲儕僚所推。攝部中章奏事、嘗條保定釐革便宜四事、及除京營士冒支糧弊。十庫宦官以惡金充賚典、大吉折以法、卽懼而易之。在部、所蒞有聲、章疏復逆得體、上下賴焉。守紹興時、政修廢舉、肇造聯翁稽山書院、萃屬邑髦士敎之、成者什九、紹興科目由此更盛。死囚多、官不能決者、一鞫卽得其情。屬吏有被誣停官者、特爲洗雪。盡力陂塘、備旱潦。運河爲勢家所侵、疏而復之。郡有越人大盜、數爲權要所庇、悉箠死。有學士侵王右軍、謝太傅故地、悉刮歸其主、竟由是罷歸。紹興士民垂涕、若失父母。歸構習院、以敎四方來學之士、出其門者多位至方岳、文行名世。與人和而有容、當官任事、則毅然有執。且性孝友、居喪執禮、弟逢吉、姪軒皆所敎成立云。所著有瑞泉集、紹興志、渭南縣志。

《國朝獻徵録》卷八五

瑞泉南先生　雲林尚氏附

先生名大吉、字元善、號瑞泉、渭南人。正德庚午舉人、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浙江紹興府知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有五。先生幼穎敏絶倫、稍長讀書爲文、即知求聖賢之學。嘗賦詩言懷、有誰謂予嬰小、忽焉十五齡、獨念前賢訓、堯舜皆可升之語。弱冠以古文辭鳴世。入仕、尚友講學、漸棄其辭章之習、志于聖道。然猶豪曠、不拘小節。嘉靖癸未、知紹興時、王文成公倡道東南、講致良知之學。王公乃先生辛未座主也。先生既從王公學、得實踐致力肯綮處、乃大悟、曰、人心果自有聖賢也、奚必他求。于是時時就王公請益焉。嘗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王公曰、何過。先生歷數其事。王公曰、吾言之矣。先生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王公曰、良知卻是我言。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來告曰、與其過後悔改、不若預言無犯爲佳也。王公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王公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別而去。于是闢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而王公之門人日益進。已又同諸同門録王公語爲傳習録、序刻以傳。越丙戌、先生入覲、以考察罷官。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當事者以抑王公故、故斥之。先生致書王公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略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之間。王公讀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同門遞觀傳誦、相與嘆仰歆服、因而興起者甚多。王公報書、爲論良知旨甚悉、謂關中自橫渠後、今實自南元善始。先生既歸、益以道自任、尋温舊學不輟、以書抵其侶馬西玄諸君、闡明致良知之學、構湭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其示弟及諸門人詩有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踪班與揚。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

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公跡、後竊橫渠芳。願言偕數子、教學此相將。而尤惓惓于慎獨改過之訓、故出其門者多所成立。蓋先生之學以致良知為宗旨、以慎獨改過為致知工夫、飭躬勵行、惇倫叙理、非世儒矜解悟而略檢押者可比。故至今稱王公高第弟子、必稱渭南南元善云。所著有紹興志、渭南志、瑞泉集若干卷、行于世。時有同州尚公班爵、字宗周、弘治甲子經魁。父衡、為浙江參議。公隨父任、亦從王文成公學。後任安居知縣。谿田先生誤通誌、稱公作縣、剛果勤勵、政舉民安。著有小淨稿、雲林集。

馮從吾撰　《馮少墟集》卷二〇

明故吏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

吏部侍郎王公諱道、字純甫、山東武城人也。公之行義孚於鄉、而聞譽重於當世偉矣。昔在正德辛未之歲、舉進士、選入中秘。時山東寇亂、欲奉祖母避地江南、上疏乞補學職、詞極懇切、得應天學教授。居應天學二載、陞南京儀部主事、召改吏部驗封、歷考功、文選。中更憂制、前後在吏部十年、雅操端絜。大學士西樵方公上言、王某學行純正、識度宏遠、可備宮僚勸講之職。乃擢春坊左諭德、公引疾固辭曰、朝廷以名器為重、不輕假人以不次之官、而人臣惟義分是安。當致謹於非分之獲、伏望收回成命、庶大臣所薦雖不得經明行修之士、猶不失安分知耻之人。於是得旨允以病歸。公雖去、而名益高、士大夫日跂其復用。居一載、起為南京國子祭酒、未幾又以疾乞歸。自是一意家居、屏迹城府、讀書講學、種樹灌園以自適。蓋不通仕籍者十有三年、而當是時、自公卿以至臺諫、薦疏日至。嘉靖丙午、起為南京太常卿、未至、遷南京戶部侍郎、尋改禮侍、召掌北雍。履任三月、改吏部右侍郎。然僅閱月、公以屬疾、遂不起矣。公貌厚而氣溫、學篤而志遠。始也馳騁詞翰、既而嘆曰、此無益也。乃

遂研精於義理之學、取宋儒程朱書讀之、旣又取論語一部、反覆潛玩、有悅于心、曰、聖門平實簡易之學固如是也。公雖潛心理學、而見世之立門户相標榜者、則深耻之。嘗言漢以前無名道學者、其人品如張文成、曹相國、黄叔度、管幼安、皆眞道學之流。雖老釋二氏、亦各有所見、不可厚非。凡其言議不隨時苟同、故能表見輩流、大自樹立、不爲利害所動、進退從容。累遷銓曹、兩任國子、執法端教、表率人才、期於俗變風美。入官雖久、自奉如寒素、是以君子察其行而考其言、推其用心、而需其柄用、以福生民利國家。而天不憖遺、遽云以歿。嗚呼、夫豈斯人之不幸哉。公所著書、有大學億、老子億、易書、詩春秋等億、諸史論斷、大學衍義論斷、批點六子書及韓柳歐蘇文若干卷。公於書無所不讀、精擇強記、妙契疾書。其所論著、義理深到、剖决明當、自陰陽、律曆、醫卜、農桑、刑名、地志之類、靡不通貫曉悉焉。曾祖諱復禮、祖諱綸。考諱琮、贈吏部郎中、配李氏、生公。公生成化丁未、享年六十有一、卒嘉靖丁未七月二十一日。訃聞、詔賜祭葬如例。元配李氏、封宜人。繼張氏。子男三人、長幼康、舉于鄉。次幼廣、幼庚。女適曹珮。徃予承乏吏部、以侍郎掌部事、時公爲驗封郎中、特越常序奏改公爲文選、予以此忭用事者。至是幼康以神道之文爲請曰、知先人者莫如公。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世每遷誘羶利惛見、所可赴若湍奔。往往競取以爭喧、有篤君子視浮雲。避遠聲利耳不聞、退然雅志樂丘樊。玩心高明究典墳、卓爾大雅寔不群。成均銓署楊令芬、貪者可廉薄使敦。翩兮謝世遺垢氛、有考其不在斯文。

嚴嵩撰《鈐山堂集》卷三七

行人司司正薛侃傳

黄佐

侃字尚謙、丁丑登進士、疏乞歸養。師事陽明於贛、四年而歸。汲引後學、議行鄉約。佘氏、李氏婦皆雙節、已葬者表其墓、未葬者舉其喪、閭里稱之。辛巳赴銓、授行人。聞母訃、殞絕復蘇、五日始食。結齋中離山、與士子講習弗輟。遘　聖節、正旦、冬至、預期齋行禮。戊子入京、聞陽明訃、率同門友歐陽德輩爲位、朝夕哭焉。使山東、過兗謁孔孟廟、刻杏壇講授儀以紀其盛、多士從之。歷陞司正。張孚敬方用程篁墩舊論改祀孔子從祀、侃疏請祀陸九淵、陳獻章。議上、允陸罷陳。已而復疏建　皇儲事、詔下廷鞫、上躬聽連日、刑

究不一。詞曰、明有　君父、幽有鬼神、頭可斷、此心不可欺。觀者嘖嘖、以負鐵漢稱之。先是、侃有同年彭澤者、以吏部郎考察降運判、張佳蘍爲春坊諭德、每謂侃師生得道學正傳、蓋以此言動之也。侃出疏示澤、澤舉手加額曰、此天下大事、九廟神靈聞之、喜何如也。第須機會耳、盍俟時乎。及澤爲太常卿、會張與夏言爭勝、乃喜曰、此可以中傷夏矣。遂陰使人先告張曰、夏言欲托侃進本、取親王承繼、罪不容誅。澤乃往詣侃曰、昨見張羅峰言　上近有此意、此機會也。力勸之進。侃許諾、澤遂袖疏草而去、歸即謄出送與張。張收之。越日晚、張以侃疏草封進、次日澤往促之、侃乃進焉。比疏入、　上覽之大怒、召夏及侃於午門。先令夏入、示以侃疏曰、此忠謀乎。夏對曰、亦是忠。　上由是疑之。刑部尚書汪鋐被劾爲罪、有旨廻避聽勘、張力薦鋐當視事、遂起鋐。比廷鞫、　上御奉天門、聽斷便殿、使奏其語、因併逮夏。夏辯實不與謀、先得釋。侃因言澤嘗主張此事、遂逮澤。澤至、甫加刑、即垂首丧氣、招認與謀。　上方欲刑侃、知其冤、遽釋之。於是罪澤撥關是非、往來搆禍、謫戍平虜衞。侃獲放還、買小舟出潞河、適遇　聖壽節、都舫有叅議項喬、方欲行禮。有報喬曰、小舟有民服具香案叩首祝　聖禮節甚恭者、莫測何等人也。喬曰、此必薛中離。訪之果然、因嘉歎其忠。侃歸山、從遊者百餘人。丙申、遠游江浙、會羅洪先輩於青原書院、乃歸羅浮、講學于永福寺。乙巳始還家、十年　十。所著有研幾錄、圖書質疑諸書。

《國朝獻徵錄》卷八一

興寧令陳公文墓志銘

嚴訥

訥之姑之夫敬軒陳公諱文、字汝同、今之古人也。父曰知足翁、封兵部郎中、諱克讓。娶於劉、封安人。側室曰周、曰章。長子東麓公諱言、仕至撫州知府、周所出也。章孺人一夕夢吞手間一星、遂有娠、以弘治丁未十一月十一日生公、而行居四。公生而穎秀不凡、知足翁鍾愛焉。既就傅、卽儼然自持、舉止不苟。其所嬉戲、惟密書先聖賢名號、日禮祀之、而尤獨繪陶靖節像佩焉。同學姚生私購淫書、其流蕩竊玩、轉相手錄、公奪而火之。衆皆懟且大恚。公曰、吾恐壞人心術耳。郡倅桑滄齋公聞之、語於知足翁曰、此盛德事、不謂兒童能之也。年十七、遊鄉校、所相與論文講學者、皆一時豪雋、而浮薄之徒則絕不與處。學既自得、文采

炳蔚。部使者每試、輒置高等。旋食餼廩。　世宗登極之初、舉于鄉、屢試南宮不第、而苐孺人冉冉老矣。公重違親志、遂謁選、得浙之永康縣令。永康舞智難治、而公一以誠待之、不事鈎距、士民相孚、不忍欺公。道通五省、冠蓋相屬、驛傳供億、往往告匱。公一切裁抑、緐費十四五、民得安堵、而過客則不便之矣。有以毁言告公、公不爲動、曰、吾寧解吾職耳、何忍趨合於時、務以悅人而爲吾民病哉。俗産女多溺不舉、公嚴爲之禁、活女甚衆。巨寇湯民範烏合爲亂、公挺身往諭之、立散其黨。疑獄淹久、公悉爲剖決、多所平反。有干請者、公據理執法、一不阿徇、竟以此爲權貴人所媒孽、而調知湖廣之興寧。猺獞出沒爲患、公單騎禦之、渠魁十餘人皆歸降。號之曰新民。歲大旱、微服步禱於江濱、諸邑不雨而興寧獨雨、民胥相謂爲陳侯雨。上官亦異之、命建靈雨坊紀其事。先是、積穀數千、悉發以濟民饑、而民多賴爲。故事、率三十年一伐山木、而巨商汪姓者欲賂公如往例、公固却不許、竟移文禁之、而民得不騷。邑枕巖穴、民被虎患、公令民編竹爲戶、禦以藥弩、虎遠出他境以去。當路剡薦擢襃、行有崇陟、而公忽浩然而歸、民爲遮道攀轅泣留、數日始釋。蓋公兩任、其所自奉皆取諸其家、而一不以煩民。其在興寧、憫其地磽瘠、即俸金亦辭不受。永康庫吏餽金五十、興寧巨室以金紵雜贈之、皆以資公路需、公弗納也。行李蕭然、惟有圖書數卷而已。興寧人謡曰、須臺月雖好、不若陳侯明。楚江水雖深、不若陳侯清。宦游十年、田廬不益、家居清約、不異布素。不輕入官府、不妄接賓客、獨處一室、澹然自守、門以外事不惟不預、且不省問。始公筮仕時、人有勸公儀乞美官者、公曰、將欲事君而先欺之、非臣子之道。況位以賂得、則名器濫而吏治不振、豈清時所宜有哉。其蚤於掛冠、亦坐無所藉爲先容者、享其志之不伸、而不肯佷焉以輕失其身也、噫、狷介矣。公事知足翁甚孝、知足翁疾、公籲天願代。知足翁恍然夢神與語曰、念汝幼子懇告、姑假汝數齡。周之遇苐孺人也、凌蓍少恩、而公處其間、亦多難堪者。公含忍委蛇、孝敬不衰。周後悔之、而竟得其心。公惻苐孺人之劬辛也、先意承志、務悅母心、不但滫瀡之供而已。知足翁念公少不能事生產、僅授田百畝、以其貲屬諸伯氏、命之同居。俟公之長而後畀之。語公曰、吾非薄汝、欲不汝累、以圖大齊耳。知足翁既逝、公以田讓伯兄、而亦不請

歸父所屬者。大中丞庾山陳公爲作傳以表之。公事伯兄恭謹無失，時節致饋，必精必腆。伯兄有無妄之訟，公曰：同胞之難，甚於同室。徧訇救之，不避險艱。伯兄欲托孤，以金委之。伯兄亡，旋還其金，而不令其母子知也。扶植其子，愈於伯兄存時。曰：冥冥之中，吾豈敢負吾兄哉。處父母之喪，哭踊踰禮。歲時蒸嘗，必爲流涕。纂述知足翁懿行，作先德錄，以志不忘。吾結提身覲重，公敬之如賓，燕處不昵，教子以義方，而亦不失其和。公端肅方正，性本天植，平居雖見諸子，未嘗不冠。雖届盛暑，未嘗不衣。雖當急遽倥偬，而此心不擾。卒業南雍時，有鄰女奔之，明日爲徙其寓，而亦不以言於人。鄉人有冤獄，公白於當路，脫其難。後以女爲謝，公正色而拒之。閨閫之中，絕無媵妾，見人畜嬖倖，心惡而斥，不少假貸。平生惟好道，潛心爲學，宗上日置經籍，展玩之，而諸子百家，自非詭於道者，無弗閱焉。所著有五經註釋及心說主一稿，皆其所心體而得之者。公年八十餘而疾作，二子請禱，公曰：修短有數，何以禱爲。日惟誦韓子佛骨表、程子定性書、文山正氣歌以自怡。疾革，其子泣請遺命，公曰：吾使若等爲清白吏子孫，斯吾之所遺乎。且若等知反本乎。吾陳始於漢太丘氏，七世祖存一公自金陵來教授蘇州，遂占籍常熟，累代業儒，而世善相承。至汝祖兵部公恢弘雅度，爲名公所重，號倬男子。若輩做人，慎無隳厥家聲，思益光之耳。因命啓篋，視有簿子五，皆平日手錄名儒粹語，曰：此以付吾孫，可令熟識之。而他則自數倣屣外，一無有也。言畢而逝，是爲隆慶己巳五月五日。

《國朝獻徵錄》卷八九

雲南按察司僉事林公希元傳

林希元字茂貞，自幼嗜學，誦書逆而甚刻苦，其寢處衣食有人所不堪者。其於研究義理，辯析文字，尤極其精。以儒士中正德丙子鄉試三場，巡按胡公文靜得其卷，命特給以燭。宴鹿鳴之日，布政伍公符謂曰：公異日必大用，以其感異夢云。連登丁丑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左寺評事。執法不阿中貴，決疑讞十餘事，不可盡述，皆人所不敢爲，而公獨任之，咸稱稱其。至畱都有鐵漢之謠。世廟登極，公應詔條上新政八要，有君道急務六、朝廷大政二。八要皆深切時弊，中清言路、革鎮守二事，最爲人所難言，言官以是切嫉。旋遷寺正。有巡城御史評曾者，有所私問斷，不闕法

司。已而問者家訟冤法司、法司過寺、公詞故事凡京圻有獄、自杖徒以上、無不移部寺問理平允、非成決有駁、譚請史詹林三御史爲解、不從。蜀堂官爲解、不從。遂誣以抗拒罪、謫泗州判官。堂卿陳琳同僚餞君雲瑞求贈言、祭酒崔公銑作說餞以相贈、皆以聖賢事業相勸勉。而舒公芬亦謂今日道喪之時、惟所論德義之勇、日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足可救時。公至泗、盡心職事、竟以抗節不屈當路、遂棄官歸、家居三年、以讀書解經爲事。值 世宗皇帝銳意中興、挍羅賢俊、少宰方公獻夫、詹事霍公韜列故刑使莊渠魏公校并公十人以聞、奉 旨推用、公起北大理寺副。未至任、尋陞廣東鹽屯僉事、陞南大理寺丞。時正 上特點公、蓋有意於大用公也。公自爲寺屬已有聲、至是益練習、法所當加、不少假借、事涉權貴、無所迴避。然或獄事有難決、必與屬官反覆辨論、至停允而後已。時國子祭酒王公道、司業歐陽公德並以理學名、公往復其間、不專名已見、而於二公之說亦有所折衷、不盡從也。四書易經存疑於是再更定、而古文類抄出焉。適大同軍叛、公連上二疏、詞極懇切、竟爲當道所阻。秩滿晉北、會遼東軍士以都御史呂公經

清屯田不便已、窘辱之、朝議差官體勘。公上疏極論姑息之弊、請用兵。且曰、人臣有出力以定國家之是、而不係乎疏與戚、犯忌諱以決天下之大計、而不計乎利與害者、臣希元是也。天下聞而壯之。疏入、忤旨、遂落職知欽州。會安南事起、公議復四峒、上言安南可取狀凡六疏。 上覽奏甚悅、命四省臣調集兵糧以待、而特遣本兵毛公伯溫、咸寧侯仇公鸞往徂征。未入其境、而登庸子方瀛已爲其民所殺、登庸計窮納款、終始悉入公策、意必欲如國初郡縣設也、奈夏公言素不悅公、因排其議、以保境息民爲詞。 天子竟不懌而罷、姑以安南國爲都統司、登庸爲其使。其實安南未嘗爲司、登庸使號亦未定也。千載之功、竟以一言阻之、良可惜哉。公旋推海北道兵備僉事、竟得罪罷歸。乃著太極圖解、春秋質疑、讀史疑斷、訓蒙四言、考古異文、批點四書程文、宋絕尺論表策等書、行于世、學者稱爲次崖先生。年八十五、終于家。死二十餘年、乃祀于鄉、蓋特出于督學太倉王副使之意。且有特祀之議、時詘未克舉也。

《國朝獻徵録》卷一〇二

南京工部郎中徐愛傳　郡志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正德戊辰進士、出知祁州、遷南京工部員外、歷郎中。愛娶於王、蓋文成之妹壻也。弱冠領鄉薦、適文成謫龍場歸、論學於稽山、愛深契之、遂納贄稱弟子、奮然以聖學爲己任。後數年壬申、文成自考功遷南太僕、愛亦自祁遷南工部、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愛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傳習錄即是時所編也。其自序云、愛因舊說汩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既而與文成同官南都、愛性最警敏、聞言即悟、又善發其旨。時四方同志雲集、文成至不能應、每令愛分接之、咸得所欲而去。文成有南贛之命、愛亦請告歸、方與諸門人謀耕雲上之田以待其師、而竟以疾終矣、年才三十有一也。訃聞、文成哭之慟。愛嘗遊南岳、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文成每語輒傷之。在祁值劉六、劉七之亂、有保障功。嘗疏陳十事、多見采納。居南工部、廉勤克舉其職。其墓在山陰之大峰山、而子孫微矣。

《國朝獻徵錄》卷五三

明儒碑傳集卷四十九

薛蕙　徐袍

吏部考功郎中西原薛先生行狀　王廷

先生姓薛氏，諱蕙，字君采，西原其號也，晚年又自號大寧居士云。其先河南偃師人。國初有諱彬者，先生高祖也，以從軍隸武平衛，因家于亳。曾祖諱森，字茂林，倜儻有義行。祖諱琇，字廷瑞，爲衛主文，能以文法活人。考諱鎰，字大用，封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寬簡質直，不與人校，衆推長者，尤喜施與，振人之急。里人徐剛病，一方士鍼之死，其子執之將愬于官。吏部公語曰：此誤耳，且又貧，即愬之官，終無以給爾之望，吾爲汝備棺木，汝其釋方士。由是方士得釋。每歲荒歉，捐金活民尤多。妣楊氏，封安人，庶母侯氏、某氏。先生自幼穎異，始生三月，偶見芒神，遽呼曰：芒兒，芒兒，家人驚怪，亟沃以冷水止之。稍長，益聰慧，不類群子弟，郡之老長相謂曰：薛氏其昌乎。七歲，習舉子業，即能舉子業。十二即以能詩名，題郡舍三教圖曰：斯道有三教，聖心無二天。陰陽動靜機，活潑一團圓。試問一歸何處，此理玄之又玄。識者已占其不凡矣。十五補郡學弟子員，十八應鄉試，不偶，歸。于時大中丞浚川王公適判亳州，一見亟稱之曰：天下奇才，可繼何李。蓋是時信陽何子仲默、慶陽李子獻吉並馳聲藝苑，天下學士大夫多宗之云。先生自是窮探載籍，捄擷英華，程古摛詞，名聲大振，傳于京國，人邇其至。適正德癸酉，領南畿鄉薦，偕計入京，時仲默猶爲中書舍人，即乘夜造之，雅相欽挹，遂成莫逆之交，一時名公兢爲卜鄰，投刺納交者踵相躡也。明年甲戌登進士第，授刑部貴州司主事，尋以疾在告。丙子起于家，復除刑部福建司主事，直本科。凡諸司章疏，率經手筆，既敏于文而又引切法比，省中咸伏其能。十四年己卯，值武廟南幸，抗疏力諫，禍叵測，處之甚裕，不爲動。頃之，調吏部驗封司主事。嘉靖元年壬午，今上繼統，錄用儒碩，布列有

位、彬彬皆才德之士。先生在部、一以揚賢俊拔淹滯為已任、而曹無濫吏、門無私謁、人尤稱之。適又自文選司主事陞驗封司員外。明年癸未、為會試同考官、其所識拔悉一時英彥。又明年甲申、陞考功司郎中。時太宰白巖喬公以考功甄别之司、責大且緊、擇先生任之、甚倚重焉。會議獻皇帝稱號、朝堂如訟、先生乃稽參墳典稱述古今、撰為人後解、為人後辨、凡數萬言入奏、下詔獄。時部院諸司亦各具疏、伏闕哭以聞、上震怒、杖譴有差。先生獨以先繫獄、不與詔令復職、然竟以是忤權貴。權貴人常欲得而甘心也。而給事中某者、故附權貴人、累陰使誣奏、有旨奉勘回籍。丁亥、丁母夫人憂。己丑除服、其誣勘事亦明、吏部復移文促起之。時權貴人勢焰正盛、先生曰、斯尚可俛首以就湯鑊哉。遂絕意仕進、不復就。而權貴人亦卒不可得而甘心也、可謂明哲保身矣。癸巳、吏部公亦卒、先生兩丁家難、又素孱癯、哀毀骨立。既襄事、仍廬墓側、其家人慮因為病、請親友勸諭、不聽。

服闋、辟小圃營廬舍于塋墓後、與得朝夕拜謁、且以自適也。扁曰退樂。中丞柳泉馮公易曰常樂。中鑿方塘洋以芙蕖、緣以竹樹、稼蒔花藥、搆亭其上、白巖喬公題曰瑩心。先生乃優游于中、誦習不廢、或對客論文、臨池自得、暇則曳履田次、蔭樹臨流、與漁叟農父相答問、意泊如也。先生雖含章在野、而譽望日隆、天下士人無問識與不識、談及先生者、皆為屈伏。臺諫論薦、殆無虛歲、咸冀顧柬用、究竟厭施、而先生不可作矣。嗚呼、傷哉。先生性溫良坦直、高潔自尚、一言一動、一取一予、必依裁道義。雖在隱微、畧無苟且、且孝友兼至、終始不渝、蓋其天性然也。癸酉歲、與郡庠士同應試、行至長清、先生嚴祝曰、某在此、河伯無供餽、何也。須臾、一大魚躍入舟中。家驚異、傳視畢、復投于河。是年領鄉薦。里居十七年、儉約自將、常如貧士。雖村翁野豎、接之盡禮。人以非義干者、卽婉言卻之、人亦無怨。嘗自書曰、雖小事不可為人囑託、縱能救人于患難、而自損廉恥已多矣。己之德與他

人之事、執經執重。此事當銘之于心、不可忘也。誓之以死、不可改也。其介如此。循嚴于好惡、見人之善、中心好之、其不善者、雖與之謏、不甚洽也。人有疾、親為捻合方藥、常脫綿襖施貧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先生曰、但不負此心耳。聞者嘆服。讀書輒數行下、後不再讀、以是沉酣六籍、淹貫百家、雖星歷岐黃之術、大藏二宗之旨、皆能究其歸趣。早年工意詩文、超入魏晉、遂為藝林宗匠。晚乃刋落警華、潛心性命、人徒見其鑽研佛老、而不知揀金于砂。蓋自二程氏而已然也。是故其學以自知其性而養之為主、以慎獨為要、以居敬為務、卒乃造詣深邃、窅不可測、而自得寔多。然今之人但知先生為詩人耳。所著有約言、西原集、老子集解、行于世。大學齋日錄、五經雜錄凡若干卷、藏于家。先生于去年冬、忽感疾、比至後漸瘥。今年正月一日至六日、體復如常。越明日、謂家人曰、備後事。比九日夜四鼓、據几端坐而逝。鄉里遠近聞者皆傷感垂泣、可以考見先生之德矣。卒之夕、鄉人聞空中震響如雷、咸以為天鼓之鳴云。以弘治二年己酉十月初六日生、年五十三歲。配趙氏、封安人。無後。昆弟三人、伯曰蘭、仲即先生、季曰螢。姪一、曰存、即蘭之子。蘭將以今年十月十八日祔葬于考塋之側、乃以書來乞為先生狀、將以徵銘立言之君子、以圖不朽。廷最庸劣、往為亳州判官、嘗先生一見契合、遂忘年而友之、朝夕討論頗深切至。因于先生之行已大節知聞較悉、求之古人、信亦鮮儷。乃因國子生汝清所列事行而序次為狀、伏冀採錄而為之銘、以垂不朽、寔斯文之幸。

辛丑歲四月望日、廷謹狀。

吏部郎中薛西原先生墓誌銘　唐順之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溺於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為養生也、世儒泥象於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為之為有為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

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絶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虚静慈寂之説、不逆於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説、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奥、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若之於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二人焉、倡爲本心之説、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於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詩、世絶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絶不復較工與否。然而西原集世爭効慕之①、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貴州司主事。病免、起爲刑部福建司主事、以才調吏部驗封司主事。嘉靖初、先生在吏部、歷考功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於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爲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適譔爲人後解、爲人後辯、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主給事中陳洸搆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搆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塞衆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臞氣清、與之接、不待叩其學而知其埃壒之外。其行已素峻潔、表裏皦然、一無所緇、好惡無所假借。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崖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衆亦無嫉者②。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如也、而當世咸共惜之。先生居鄉、絶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病、輒爲之檢方劑參藥、常脱綿襖施貧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先生曰、吾不愧此心耳。先生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

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氏故隸偃師、國初以戍武平、遂為亳人。祖琇、父封吏部主事鎰、母楊氏、封安人。薛氏自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主事三子、楊安人實生先生、仲子、與兄蘭雖異出、而友愛特至。先生配趙氏、無子。蘭為之經紀其喪、將葬先生于亳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文、因蘇州守王君子正請銘於予。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歲十月十八日、近矣。曩先生常寓書於予、叩以致虛極、守靜篤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言中則虛實動靜貫之矣、言致虛則遺乎實矣、言守靜則遺乎動矣。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常有、吾儒之所指為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子之所指為虛靜也乎。以是復于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乃竊取先生之意而為之銘。曰、

在昔老聃、握玄化樞。人皆競巧、己獨若愚。吾師嘆焉、其猶龍乎。犖犖末學、枝葉日繁。豈不芃然、而撥其根。維聃之生、寔自睢亳。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千。參諸孔庭、獲我同然。孔曰未發、聃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是反躬、精思力踐。默然一悟、與天游衍。亳之南墟、有鬱其墳。嗚呼西原、今尚何存。

吏部郎中西原先生薛君墓碑銘

文徵明

嘉靖二十年辛丑正月丙申、吏部考功郎中西原先生薛君以疾卒於亳之里第。是歲十月庚午、葬城南一里祖塋之次。其友蘇州知府王廷伐石表其墓、長洲文徵明書其石曰、嗚呼、先生天下士也、今而已矣。有如斯人、可復得耶。始弘治正德間、何大復、李空同文章望天下、摛詞發藻、軼轢漢晉、一時朝野之士翕然尚之。先生雖稍後出、而聲華望實略相曹耦。又皆感慨激卬、有志事功、天下之士所為望之、非直文詞而已。其後二公以提

學副使先後死。先生仕嘉靖初為吏部屬、寖顯矣、而用腸疾惡、與時牴牾、竟為小人所棄、迄又廢死。是其經世之學、卓越之才、與凡有為之志、皆不得少見於世、而今已矣。嗚呼、余所為致慨於此、豈獨為一時一郡惜之、固為天下惜之也。先生諱蕙、字君采、號西原、晚稱大寧居士。其先河南偃師人、國初以赤籍隸武平衛、遂為亳人。高祖彬、曾祖森、祖璘、世有隱德。父鎰、封吏部主事。母楊氏、封安人。先生舉正德甲戌進士、初授刑部貴州司主事、病免、起告改福建司、尋改吏部驗封司、進員外郎、再進考功司郎中。卒年五十有三。先生生而靈異、七歲能屬文、稍長出語已驚其里中老長。十五補郡學生、試應天不利、益歸肆力於學、賢義揚推、雋味道腴、經義之外、尤攻古文詞。亳故偏鄙、學者鮮所承藉、先生掘起齊民、能自得師、不階梯級、徑造作者之域。今大中丞儀封王公判亳、得其文奇之、曰、是固何李之流也。亟延譽之、提衡引重、俾益有聞。故先生未仕而其名已隱然動京師。

及舉進士、雅游諸公間、益精進不懈。初官法比、文法章程、披抉窾挫、而先生不忘問學、羣經史籍、讀之幾遍、見諸論撰、精深典則、不為長語。爲詩溫雅麗密、有王孟之風。樂府歌詞、追踪漢魏。然先生不以為能、直欲見之行事。其治獄精審、不為骫骳、而析律詳明、所當必允。嘗蒞本科、凡諸司奏讞悉從詳定、傳爰論報、既靡錯漏、而又緣飾以文、條列燦然、一時法家咸推之、以為能。在吏部、尤事甄別、公清介潔、銓敘維審。故事、曹務惟長官關決、貳佐漫不得省。屬時曹長皆先生相知、事必集議、先生審畫緒正、每公言之。在考功未久、而展采錯事、已卓有端緒。性彊執、遇事直前、無所覬望。武宗南狩、先生抗疏諫止、同時諫者或標表示直、或解嫚恐訹、而先生不訏不隨、直申其志。雖聖怒叵測、而履坦竢命、不為迴折。今上議追王之禮、廷臣論奏紛然、上意初無固必、而主議之臣持之甚堅、故諸臣往往得罪去。先生曰、是不可空言奪也。乃著為人後解、大要謂大宗不可絕、而義變則

適子可以為後。又若為人後辯、謂繼統故繼嗣、而繼嗣所以繼統。且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其言出入經傳、援據精核、而詞旨顧激、人為傍懼、而上不為甚忤。甫下獄、尋即貰赦、而主議者銜之。會陳洸者以給事中補外、中道上書議禮、得復召見言事、因附當路、盡擊異議者去之。先生時已被原、無可刺者、遂起顧木之獄、而先生去國矣。先是亳有武臣詩護陰賊、為暴於境內、從横圉奪、漸不可制。顧守亳、盡發其姦私、深探其獄而寘之法。至是稱冤、下有司推劾、洸以先生亳人、顧其同年進士、於中疑有奸利。有詔勒停聽理。已而事白、而先生乃無所坐、例得韋復、然先生荐罹跋疐、視長途如棘、縮欲自愛、不復有當世之志。臺臣論薦歲無虛則、四方之士日徯其用、而先生不可起矣。先生恬靜寡欲、舉天下之物莫有動其中者。所與遊非道義不親、紛華勢利之言一不出口。平生未嘗以私干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晚歲自謂有得於老聃玄默之旨、因註老子、以自見、詞約理明、多前人所未發。又喜觀釋氏諸書、謂能一死生、外形骸、將擬其腹以求會於吾儒性命之理。蓋亦閒居無事、用寄其淵微深寂之趣耳。或以為有所沒溺、而實非也。所居之西隙地數弓、即所謂西原者、故有水竹之勝、至是益加樹藝、室廬靚深、松竹秀列、陂魚、養花、日游衍其中、著書樂道、悠然自適、遂以是終其身。所著有約言、老子集解、五經雜録、大寧齋日録、西原集、總若干卷。先生事親孝、喪之易而能戚、與兄蘭雖異出、而事之極恭、家事巨細悉主於蘭。同居五十年、友愛無閒。先生娶趙氏、無子、蘭寔主其喪云。銘曰、

維薛之先、偃師其奕。別籍于焦、世載厥德。顯允考功、展世斯宏。載言翼之、奕其英英。英孰不有、言我掇其雋。內濕玉融、亦貞其踐。踐德以升、列于周行。爰飭厥躬、弗挺用臧。司刑則明、官人維敘。以比以備、以莫不舉。顯允考功、直躬弗折。亶攄厥誠、罔私以訐。天崇地卑、禮攸有定。匪

無經權、我惟其正。蹇蹇揭揭、執謙以阿。豈天則高、壬人孔多。彼壬則多、我攸有適。向晦而明、迺晏以息。言考于槃、履貞用恒。若昔瀟家、身否道亨。豎毫之南、有原維壇。我銘君藏、以俟千載。

以上三文并見《考功集》附録

故孝廉贈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晉贈福建右布政白谷徐公墓誌銘

故孝廉白谷徐公年未强仕、卒越嘉靖丁巳、以子水部貴贈工部主事。又萬歷癸卯、以孫中丞貴加贈福建右布政。君子曰、公積學砥行、困公車沒。一發水部、為世顯人。駿發中丞、為世名臣。乃知公結為大年、藏為大業、自有在天之報。施明德者、原非爰爰取必目前者能測識也。中丞嘗令文江、習鄒子愚公學術、以石上銘見委。元某不敢辭。按狀、公名袍、字含章、别號白谷。先世衢州柯山人。國初祖玄德以人才從正授麗水尉、領兵鎮金華、遂遷蘭溪德里荊溪。居士凡五世、世以孝弟力田閭居士名某、即公父。生子四、公其仲子、性最敏、十二為邑諸生、甲午登鄉薦、計偕未幾卒。早年嗜古文辭、所排纘通真名家。既而悔曰、彫蟲小技、壯夫不為。頴頴慕尚正學。當時學濂洛者矩範有章先生在、不敢越步武。新建說出、舉喙爭鳴為異端、公幽探密証、獨嗜其旨。手傳習錄、為贊稱說、以自迪迪人。常恨不得親受業門牆、稱私淑焉。維時尊新建者、又高步吻譚、多遺行、而公內事兩尊人、志物咸備。私以其躬行有得者訓子水部及猶子奉常先生、朝夕娓娓。水部早世、今奉常為世宿儒、譚及公輒為淚落、其入者深矣。年未三十、例應貢、更以讓其次者趙生、以生食貧故。督學文貞徐公標其行為士林鵠。衷敏李公時守衢、延為弟子師。衷敏不以諸生禮見。凡郡邑出公門牆者、多為名士去。夫視躬者蔽一隅、譚悟者眇實際、以觀於公内外純白、何如也。公常言曰、儒學不失其自然而已。自然者天、天即理也。理本如是、學亦如是。故君子順天。噫乎、即起新建譚說、有能易公隻語

乎。新建高足紹興有徐公曰仁、所述傳習録、皆以爲新建顔閔。公雖未覩聆謦欬、造詣見地、江左以兩徐稱。然曰仁不聞其後、述其學者何若、而公有水部以繼其志、奉常以衍公傳、中丞以宏公緒、濟濟名儒、海宇家傳徐氏學、不以誦水部奉常中丞而咸源源本本於公、以傳無盡、又非曰仁可比擬矣。公所著有誦餘稿、意求録五經旁註、洪範圖、楓山實紀、仁山年譜。紀仁山不仕元一節、尤識其大者。子二、長某、次即水部君。孫某某中丞公聞孫端亮懿恒、所至風猷卓茂、它日史臣傳中丞、必能爲公續儒林傳、元某腐儒、何能誌公萬一哉。系之銘、以寄仰止。銘曰、

天祚名門、必開其先。慶鍾源遠、挺生名賢。
名賢維何、瞻彼白谷。有斐君子、如金如玉。
是言必偉、是行必卓。學通自然、德行有覺。
良知默契、能自得師。影響擬議、陋彼世儒。
語文默象、規矩準繩。前輩流風、後學典型。
一傳水部、再傳奉常。桓桓中丞、世德愈光。
宸音屢錫、永賁重泉。天日爲明、昌以得全。
赤溪之陰、是公玄室。下有真儒、過者必式。
公年不永、公學千秋。琢辭闡幽、我思悠悠。

鄒元標撰　《願學集》卷六上



校記

①劾慕：《荆川集》卷一〇作「慕劾」。

②無：右引書作「無所」。

明儒碑傳集卷五十

周思兼　汪禔　方重杰　朱健根

貞靖周先生傳　王世懋

嘉靖間、雲間有賢大夫曰萊峯周先生。既沒、而其子紹元、紹節尚幼、未能悉闡其先人之媺行。已垂廿載、鄉曲父老時時為二孫道其遺行、及齊楚義故往來者、咸能稱説官蹟、以是日聞所未聞。紹元乃泣而請於同志曰、吾今而後知先人之賢。誌十之三、狀十之五耳。吾聞之、謚以尊名、非獨國典、亦有私謚焉。黔、婁太丘而後、代可考也。倘吾先君子之行不媿、願徼惠於二三子。於是徐君益孫、華同龢而獻議曰、謚法、清白守節曰貞、恭己鮮言曰靖。説者曰、貞行清白也、執志固也、靖恭正己身也、少言而中也。維先生好遯食貧、易簀不變、可不謂貞乎。力學躬行、功德並濟、可不謂靖乎。維是劉瓛、陶潛之美、先生實兼之、請以貞靖為先生謚。議成、以質於外史氏王世懋、曰可。為作貞靖先生傳曰、先生姓周氏、名思兼、字叔夜、號萊峯、松江華亭人也。祖禋、某縣簿。父雲鵠、以先生貴、封工部員外郎。先生生有異質、少為大父母所器、恒抱著膝上、曰、此我家千里駒也。大父尉興國、先生年五歲、從尉所視獄、從旁輒能解曲直。歲時知故有聞遺尉者、循故事或未卻、先生抗言曰、此不當受。大父益奇之。歸而令受業於外舅楊臨江之門。臨江公試以對偶、輒應聲屬以詩、有范寗王忱之句、因命與其子豫孫同學、即朋石中丞也。中表競爽、范藻流聞、時人以為機雲復出云。年十七、補邑諸生、才氣横溢、下筆每千言不能休、大為督學使者楊公所知。嘗為古詩歌、屢事陸文裕公、見之、謂其子曰、吾年二十發解時、不辨生此語。爾善視之。先生乃從陸君所益窺覃籍、同里高才若陸范諸名輩、咸自謂不能及也。兩試南畿、皆預選、以文體踰格為監試者所抑罷。先生益力學弗懈、因抱羸疾幾殆。

癸卯秋試、疾聞入闈、始稍斂就時、遂捷。丁未計偕、竟與楊中丞同舉進士。謁選、得山東平度州。州故凋敝、歲屢祲、守皆以不善去。先生至、亟下令曰、救荒莫若省事、凡諸政令不便者悉蠲之。而身自巡行阡陌、不從輿隸、歷縛一籃輿、置飯一盂其上、令其鄉民以次舁行。民皆歡呼迎曰、吾父來、吾民更生矣。居一歲、州大治。父封公嘗携家就養、潛行宿東萊民舍、試問守何狀。曰、往太守理一訟、輙經歲月、亡論枉曲、即理民亦坐困。今守神明、一食頃可立決。乃吾民感德、終不忍訟。吾知如是而已。晨起、見其家一塑像、民率妻子環起而祝之。廹視、則守像也。封公以是知先生真能得民云。藩府閹縱莊壯奪民産、民訟之分巡僉事、僉事捶莊奴斃之獄。閹嗾王奏之、下所司鞫、選懦吏惕王威、久不決、竟擬僉事大辟。撫院彭公疑其事、檄先生往。王召先生宴、衆虞有他、先生攝衣竟往。王身自陪宴、先生為飲酹危、竟席王不敢吐一辭。先生出則閱成案、對衆歎曰、是胡難決、僉事亡意殺人、決杖不如法、當得杖。曰、今為宗藩故加罪一等、閹詛告、法當戍、以宗藩故末減足矣。卒據以請於朝、僉事者竟得復故職。旁郡饑民掠食民間、卒持之急、且作亂、幕府復檄先生治之、將加剿焉。先生曰、此輩皆赤子饑求食耳、奈何激之使為變。亟作小木牌數千、為招戢語散四郊、令饑民得執牌來就撫。民得牌、雲集城下、吏恐不敢納。先生大開城門、召之入而諭之、給以錢穀、皆復業為良民。兵罷不用。幕府益奇之。先生居官廉甚、即所得月俸、又割以贍士之賢而貧者、往往不能具朝夕餐。忽有野鴿來巢、種類甚繁、因取膳二親。州人以為天所恵廉吏也。庚戌入覲、時分宜用事、而墨吏多有餽遺、先生僅持銀一鏁、詩而贄之。分宜亦知其廉能、歸其一鏁而報以詩。吏部考先生治行第一。辛亥、擢膳部員外郎、悄厰清源。州人遮道哭送、擁車不得行。清源去平度不甚遠、其人思先生、輙往訊候、至則嗚咽不能返。先生人人慰勞。或曰、賴公恩、妻孥幸飽食。先生為色喜。或

曰，不幸受某官虐使，公在，吾豈至此。因大泣，先生亦大爲泣。同年生李姓者貌類先生，使經平度，州人爭傳呼先生至，皆踴躍來奔，比見，各太息去。李初不測所以，繼知之，過清源爲先生道其事云。去後十年，民竟爲立生祠祀之，事見崔桓碑記。中室廠故多羨利，猾民饕食其中。先生至，則以常例獻，怒卻之，已摘其姦狀尤著者，杖而戍之，蠹弊盡剔。嘗坐堂皇，時呼吏卒爲擔水濯階，曰毋汙我階。故事公私船北上者，皆帶磚，獨中使不肯。先生在清源，中使惕，不敢不帶。時河勢將決，先生爲禱於神，募民囊土築隄，身立赤日中督之，蓋隄成三日而秋漲大發，萬井免於魚鼈，先生之賜也。州人方元煥德之，爲序以傳。先生居清源，雖不治民，其頌聲不減平度云。比先生家居時，親故至京師，道出清源，清源人爭問先生，多泣下。有張某者過廠中，偶昏，知爲先生至親，即率妻子羅拜具飡，問先生子嗣甚詳，聞有二子，復率妻子仰天謝，其所至得人心類如此。甲寅，晉水部郎，巡通惠河，政如清源。滿三載考，得封父母，先生望闕拜舞曰，吾藉是稍報二親矣。時倭難大作，先生因力求外補，得僉湖廣按察司事，奉二親之官。先生既夙著康能聲，至則臺使倚爲所事受成。墨吏豪民望風屏跡。武岡州有宗庶將軍五人，藉藩封恣爲奸利，糾集亡賴，白日探丸殺人，莫敢誰何。嘗持刃入王宮，王亟走匿，斫柱而出，州倅而下悉奉其指使，監司爲不入境者垂二十年，民積怨氣，無所控訴。公聞而命駕之州，民遮道迎訴者千餘人。先生度非遊徼可辦，即聽民自捽捕，去城十里，守備祝明來迎，先生知其人可任，即與密謀，盡得諸奸狀。五將軍者氣盛而入爲揖，公不動，項之，群姬戟手呼噪於門，公又不動。已而民各縛其黨至，先生悉置之獄。五將軍無可奈何，則臂匕首而入。先生逆知之，佯爲揖而搦其臂曰，毋妄動，吾爲足下百口計，足下乃爲此曹死耶。五將軍計沮而退。先生乃密條其罪於撫院，馳奏聞上，詔即訊逮，得旨竟械置高墻，所奪田宅子女竟還之民。自

是吏得為治、民得為生、皆焚香扑舞、為先生塑像立祠、先生非不可、則使人毀像仆碑、民爭异碑藏之。擒袁江防、有巨盜劉某者、其黨扶妖術、積不能擒。度無可自容於先生、暮夜密投千金。先生怒、廣設方畧擒捕、竟殲之。江黄之間、咸息流聞、聲稱藉甚。一時藩臬諸公皆民譽也、爭媿歎、自謂不及云。而臺薦疏皆極揄揚、而先生已丁內艱去矣。初、二親就養、先生雖不在官舍、朝夕曉問起居、孝謹備至。已聞倭寇稍平、思其幼子、堅欲歸。先生不得已、送之過九江。備兵使者駭謂先生胡至此、先生曰、坐吾親得罪、亦復何恨。使者退而服其言。母夫人歸、未幾以訃聞、先生慟頊於地者再、徒跣而歸、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終三年、使親故勸之出仕、先生嘆曰、吾安得復抱前悔。日具甘旨、百計為封公懽。庚午、封公患風痺、復不起。先生哀毀雞骨、如母夫人喪。服除、竟不復出、優游林泉者適八年、足跡不入官府。屬歲饑、食指不給、闔門食貧、終不為人關說一事。時或操小艇、攜圖書數卷、遊吳越佳山水間、嘯詠自得、終不令人知。侯公東萊守嘉興、先生門下士也、遣小吏持幣候、且訂謁期。先生峻卻之、毋以我故賂嫌疑。已聞唐公樞講學茗溪、買舟訪之。聞先生至、出迎、偃僂舴艋間。侯甫别去、而先生已解維、不可跡矣。已至茗溪、訪一學博士、亦故滕東弟子、戒勿言有司。已竟洩之分巡、其人先生故吏、乃迎致供張。先生變色不語、趣棹歸、其狷介至此。先生雖厲於士節乎、然其居鄉和易、慈愛藹然。嘗養疴南禪寺、聞鄉人金姓者坐官逋訟繫且死、亟徒走歸、捐貲為贖之。其人踵門謝、則拒弗見。元旦肩輿出市中、亡賴少年指先生曰、夫夫名為善者、吾試衆辱之。乃呼其名、先生歸而使人召之來、其家叵測。先生好諭之曰、若幸遇我、毋為犯他冠蓋、恐不汝宥也。笑而遣之。有市賈貿木、誤遺數十金而去、先生覺之、亟令歸其人、而終不自言。先生沒二十餘載、其人始自言甚詳也、乃知其隱德不可勝紀云。吏部郎家起先生為浙西僉事、時徐文貞當國、絶重先生、

書來以古人許之，且促之仕。而楊中丞亦移之書曰：翩堂方以兄為學問中得力人，奈何不為蒼生一出？先生猶堅卧不起。未幾，復召為廣西督學副使，實有意大用之。而先生已遘痺疾，竟不聞新命，卒年僅四十有七云。疾革之辰，妻孥環哭，先生晏然謂宜人曰：吾生平兢兢常恐失墜，今幸歸全，何恨。謂二子無荒學問，吾以清白遺汝，搢紳能念我者，汝不孤矣。訃聞，朝野惋嘆，遠近奔哭。諸生屢議請祠學宮。督學耿公教曰：周先生清修博雅，毋煩再議。而直指孫公以師生義撫卹尤至。若平度父老謝禹氏、單、牟、其弟子百餘人，為文醵酒，頓地長號，握手二孤，泣不能止。蓋先生宦蹟所至有聲，其在平度，人以為朱邑桐鄉云。先生少褒於文，駕軼蘇氏，詩歌類太白，已稍出入歐曾，博宗王孟，善行草，兼工小畫，評者謂得趙承旨、米南宮之趣。晚年悉斂而焚之。凡世俗所慕宮室輿服聲伎珍玩之屬，都無染著，而一意靜修學道，聚宋儒理學諸書及當代名儒口義，辨析參互，手綴口占，略無停晷。間與同志往復質疑，然終不集生徒，標道學名，故人莫得而窺也。所著有西齋日錄、道學記言若干卷，行於世。其為詩若文，往往不留稿，以故多散失。二孤從殘剩中輯之，為周叔夜集，要以見先生之不屑意云。病中嘗語門人曰：蜉蝣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鹿山此言，殊有意會。又嘗嘆曰：大丈夫當為百世謀，若偷為娛悅耳目前，釜魚幕燕耳。此豈其深意所寄耶？嗚呼，若先生者，於人可謂通才，於才可謂完人矣。而降年不永，天下咸悼其施之不究。然漢郭林宗聲垂千古，其年尚減先生五歲，人似不在長年。藉令天假餘齡，出而用世，亦事功粗迹耳。倘所謂精意流行，性靈常在，亦詎於今日有加損哉。紹元兄弟以先生懿行實繁，恐久愈湮沒，故余為總集所聞，以比於家乘周志也。後之覽者，其毋罪於蕪之不剪乎。

（《明文海》卷三九八）

檗菴汪先生禔行狀

王諷

先生姓汪氏、諱禔、字介夫、別號檗菴、又號古心子、徽郡門人。其先七世祖諱仲雲公者、由十四都武山鄉徙縣治之西、遂世家焉。高大父諱善祐、曾大父諱斐、大父諱濟、父諱德淵、世有隱德、稱鄉閭令族。先生生弘治三年九月十一日戌時、方週歲而失父、母廖氏邑廿廖社女、年方二十四而孀居、矢節撫之。先生生而岐嶷不凡、為兒時穎悟絕人。嘗抱嬰中、客以對戲之、輒應答如響。七歲就學、群兒為戲弄、先生獨莊重如老成人。稍長、能自解讀書、日記數千言不忘。嘗屬文、尤好吟詩。嘗題梅花、有自是天姿異、何必要占春之句。葉逸齋君一見奇之、遂許妻以子。先生年十三、聞我　明理學薛文清公、吳康齋為人、心竊慕之。既誦濂洛關閩諸子書、有感嘆曰、古今一流人物、謂是已。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因為持身箴以勵志、自是言動不茍於人、人徒羨其記誦詞章、不知其志也。家貧母孀、無以養活、因就逸齋君授舉子業、且半歲、體漸羸然、母恐之、歸其筍不令往學、祕其書不令染目。先生一刻不覩書、即心益病、母袖書於屏處觀之、或伺母寐、即燃燈起誦、其心嗜學如此。

既冠、補邑庠弟子員、即以學行知名、遠近多執經從游。然屢試有司不利、士夫深惜之、先生不為動。已而惕然曰、吾年三十有一、夫仲尼而立之年則漸遠耳、乃悠悠然以舉業累吾幼志、何為乎。於是并心聖賢之學、揭箴銘墻柱、悉摽先哲格言堂壁、懸夫子像、晨晡焚香、如聆群欬、坐立不敢少背。嘗悟齋明盛服之說、製先正冠服以嚴心。患心難持、製敬恕木簡置袖中、出入手握之以自提省。患坐不直、體難斂束、倣古人置劒椅旁之法、製木板繫之胸臆。患體疲好睡、寫處備鐘鼓、時令童子擊之。其堅苦刻厲多類是。時吾郡理學自汪環谷以來久為湮塞、於是先生特起倡興。人方目為怪物、誚議沸騰、笑排叢至、先生志勇氣屹、風力獨持、如逆流挺柁、抗狂瀾、犯颶風、奮迅直前、左右不少顧避。時吾鄉俗尚浮屠、先生考訂朱文公、丘瓊山冠婚喪祭儀節、參之祁俗、著為砭俗編、欲俾一色之人相率於禮。設館各所、揭白鹿洞學規、成童學則、復自為規、灑掃應對、行立坐臥、答述議論、居處交接、存心踐履、以及讀書作文、會講擊板、其不有教。有來從者、不問賢愚、咸諄諄以二業誨諭之、質可進者、尤加誘引、進則色喜、懈則愧若己病。或貧不給衣

會者、先生雖寓於用、猶時惠恤之以勉其學。更約朋儕可挽者立會、冠數日相聚一所、將古人爲學大方細繹論難、期在觀感從性、講習義理、明之於心而措之行、未嘗專事口耳已也。友朋賴之。親舊患疾、先生欲往視、人危之。先生曰、吾體疏、以數酌壯吾神魄、雖旦夕臨病、吾自計無虞耳。既而疫者卒、先生躬爲襲斂、撫恤其孤、其家德之。先生終無恙。先生於一邑利害無所不關心。其於朋徒視故、或德業勤惰、或罹患使尋尤切眷注、視若一體然者。家遭回祿、宗祠未建、先生率族人庀材、即舊址樹祠、祀先祖以下及衆子所同出者、禮儀條式、巨纖備具。立春、先期榜示齋沐、臨祭、子姓勝冠以下莫不戒嚴、肅如朝廷。祭畢餕餘、男在外、女在內、有功德者賞、違禮者罰。人或異之、先生曰、身心家國天下一也、處家猶異日處國與天下可知。宗族戍籍機務劇繁、先生獨力擔當、各具經畫、爲子孫世守計。即汶濤立規、以訓後人。嘗曰、從聖賢道則子孫貧富皆可爲、否則富或可守、貧則墜家聲矣。於私寢立四親祠、歲時祭祀、朔望謁告、一如事生者。奉母孀居三十餘年、承敬兼至。嘗揭古人事親規於壁、俗雖行者、亦必竭力。每進見有禮、每朝夕雖

貧不欲肉食、每外出經宿、返拜家廟畢、即再拜揖。戒外內子姓、八歲以下及僮僕無得窺中門。遇妻甚嚴、微小不然則厲聲論之、或經歲不入私室者。遂羣從兄弟十數輩、不問性梗順、悉諭之於道、必欲其委順於身敬而後已。伯父病、率從兄弟臥牀下、不解衣帶。既卒、葬功長幼守禮教、寢不離喪次。先生雖寄迹庠中、然於科名失得恬如也。但守古人二業合一之法、二日看道理、一日做舉業。嘗語予曰、吾越數歲後當并謝儕泮之跡、一味述作事。又曰、著作出於有心者不可有、發於無心者不可無。或觀其出游、與世儒一接論者、先生曰、吾學誠敬爲入門、踐履爲實地、正容謹節、窮理盡性。吾自信吾所見不差前人門路、顧憾吾所造未能充吾一息不死之見、即入山恐不幽耳、奚出爲。先生於古今子集諸書無所不考究、尤雅意經史、窮年探討、雖盛暑不輟。講誦有得、則筆識之、或病中猶不懈講書作文。朋儕怪之、竊謂其不知脩命者。先生曰、吾性樂是耳。一開卷撣筆即得吾心、吾雖病、不自覺勞。先生莊恐警敏、天分既高、加之養深積厚、發爲文章、純粹冲淡、不落詞華格。對僮僕終日無疾言遽色。居處几案必整、諸物莫置必有常所。端

生一室、自晨起以至夜寢、無或惰容者。及接朋徒、款親故、即温温有古人風、從容周悉、各盡其情。或辨事論議、英發横授、縱辯、動輒千言、能使人色聽心受。或變故難處者、先生教之處分、因而排難息忿、解箸舒困者屢矣。時郡庠士氣因屢遭損抑不振、先生奮然上書提學、欲其養士氣以爲他日事君之本。宗法不立、倫敘無定、昔賢亟稱難行、先生不謂然、稽考綜今古、裁爲宗法議、以詔夫人。或曰、即此二議、亦微先生之學、識脩齊治平之大者。先生行道既久、鄉邑漸化、士論翕然、道其德成、行尊、望重、遠近從游日衆、有以文懇者、以事質者、以學資者、以禮叩者、日不遑處。出入坊市、整容徐行、不問老穉、咸知指稱先生、遠望而敬之。掌教高敦古葺屢以行學薦聞、郡守臺司鄉士夫苟有崇德右道心者、無不願通姓名接顏色焉。以其年月日侍母疾過勞遘疾、或有傳術者言、謂先生是年數當盡。先生曰、天生予中正之見、意或在也。顧使我止是耶。已而卜神光黑色、命諷取書笥中著作稿改録之、用防不及。諷飲泣改録畢、先生隨語諷曰、吾後事有吾二三從兄弟及汝輩在、吾不爲憂、所憾老母不能終養耳。彼[illegible][illegible]許時、竟亦未敢聞於家人也。越明日、先生度病勞弗逾、令童子具木沐浴、服冠服、正襟端坐。俄而氣垂絶、口噤不能啓、乃以手作筋度、令以筋楔齒而後終、時年方四十一耳。嗚呼、先生自聞道以來、内自幽獨、外自應酬、近自宗黨、遠自鄉邑、無一行不純於道、無一創㭊不可爲後人法者、況其充養完粹、德性安成、垂絶猶不忘櫛齒之禮、則其氣象視古易簀何以遠焉。鄉之人聞而弔之、識與不識、無不歎悼吾郡氣運之否、失此人物。門生朋舊如喪骨肉、製服哭之、士從遠宦致弔賻焉。所著有易本旨、詩吟意、春秋纂略、讀史大綱、名臣傳斷、俱未卒稿。惜其欲訂定周禮、纂釋禮記、立論羽翼宋儒知行之典、欲爲講析中歐蘇二氏之法、皆其平日面以語予者、亦卒未竟其説之誰何。惟家禮砭俗、投壺儀節、槃菴文集已爲成帙、可以梓行。

《國朝獻徵録》卷一一四

方孝子重杰傳

鄭志

方重杰字思輿、世居後塘、尚書謚簡肅系子也。少奇俊老成。侍父仕粵、值黎人、符南蛇搆亂、父在軍中歷三年、所母陳氏病劇、徧叩諸華扁弗効。重杰心皇皇、

一夕焚香籲天曰、母以父憂子恃母育、願毋生、即恥躬奚卹哉。乃密七首割左臂肉和粥以進、母啖之止、疾尋愈。嗣有訛傳父遺兵𠏉者、母輒驚怖卒、重杰殯殮弗衍於禮、哀毀隕後蘇。年方十五也。母諸父老癃弗咄咄嗟異。扶櫬還、遇夜、雖風雨露次弗離。遇荒林野藪、聲烏孺慕使人不忍聞。當其父與叔左方伯良節一時並仕應顯、重杰獨閒處、對古聖賢、戶外事若不聞、足不踐公庭。父清白吏、倅入不足庇其家、重杰能同苦節、葦布糲食、奚啻蓬累然。父殁、廬於墓側、時有朱蛇盤旋廬舍中弗去者旬日。臺司行檄獎扁其門。重杰嘗受業於東所張詡、探賾漸充、正德己卯舉於鄉、再上春官不第、遂脫跡名場、卓然心性之學。其淡薄絶嗜好、以顏子淵、程明道爲矩矱、妙契疾書、根極要領、著希明錄以見志。後病嘔血卒。屬纊之日、令其子講疏食水飲章、歌歸去來辭自挽、有心廣體胖之句。論者謂其充養靜定、以至死不亂云。大理卿黃鞏嘗曰、簡肅之有重杰、猶張忠獻之有南軒也。學憲江以達檄送孝子祠、與唐林攢、明陳茂烈諸公並祀。　世宗廟、巡按御史曾佩疏言其孝行、詔立坊旌表。重杰子夢升字君衍、郡庠生、因父羸疾、亦嘗舐糞割臂肉、願以身代、孝義彰聞、屢經旌獎。督學田汝成待賓於侯等廩食之、將貢、卒。人稱世孝云。

《國朝獻徵錄》卷一一二

奉國將軍健根

奉國將軍健根、魯鉅野順僖王諸孫也。博通經術、能文詞、多所延納。凡宦遊兗中者、無不知將軍名。每會、坐客恒滿。將軍據上席、握鐵如意談理、亹亹不勌。嘉靖中、魯王以將軍賢孝　上聞、下詔褒予。年七十有八乃卒。子觀熰、字中立、爵鎮國中尉、被服儒素、雅好著述。執母孔淑人喪、蔬食移年、哀毀骨立。嘗繪太平圖一卷上獻、　世宗皇帝嘉獎之、　賜承訓書院名額并五經諸書。所著濟美堂稿、書法權輿若干卷。又輯齊魯名士詩二十一卷、名海岱靈秀集。弟觀鉷、亦以詩畫著名。嘗訴辭祿、恤文墓、未允。滋陽志

《國朝獻徵錄》卷一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碑传　10
作者=杨仕文，舒大刚主编
页数=712
SS号=12315584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7-5614-3053-1
SSLIB-JPG=http://image2.5read.com/image/ss2jpg.dll?did=n21&pid=969CED133CAD6B6ED746D969004F2AECA91332C28074BDE56F63794F5E561477B9BE44E58AD7DF41AB8F59748E0EECDF9D072D138C702B4D78AA64AFE2967220D8344F48816847664BF0319D5620681DDB824853904108571B9E4290&jid=/
PDG=